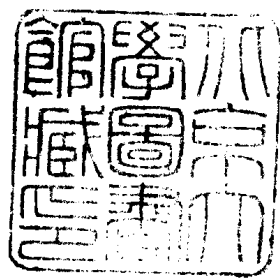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五三册目次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十六卷續一卷甲辰一卷

〔明〕沈一貫輯

明萬曆廣慶堂刻本

以上原缺

之所以明行之所以修者則一
譚吐間皆六經之窾奧也一揮
灑間皆六經之心印也一指顧
籌運間皆經綸康濟之謀猷也
且蕩蕩乎如圓蓋之無不覆也

如方輿之無不載也洋洋乎如
吹萬之無不披拂也瀼瀼乎如
醴泉之無不霑漑天酒之無不
醺醄也

二師相奇之更為世道重之爰
舉肇科以來諸秘館課業千伯
中摘其什一類而編之名曰經
濟宏猷編首自詔勅而外類有
聖製必弁錄之明我
朝文物之盛得於

以下原缺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目錄

卷之一

詔類

卷之二

冊文類

璽書類

誥類

勅類

卷之五

表類

卷之六

箋類

卷之七
議類上

卷之八

議類下

卷之九

論類

卷之十

論類下

問對類

卷之十一

策類

卷之十四

七類

志釋　宋濂

郄巧　劉孔當

巢雲　貝瓊

翰墨林　金寔

卷之十六

騷類

賀武宗南巡回鑾帳詞　楊廷和

懷龍門詞　劉伯溫

招游子詞　王子充

竹坡詞　劉定之

辭劍詞　胡儼

泝憤詞　宋濂

銘類

原心亭銘　董其昌

九德銘　顧秉謙

蒼雲軒銘　宋濂

座右銘　趙志皋

銅雀硯銘　唐順之

碑頌

歷代帝王廟碑　宋訥

神功聖德碑　陳經邦

平虜碑　康海

精忠廟碑　徐有貞

關王廟碑　方孝孺

張翼德廟碑　傅新德

樂章類

天命有德之舜六章　王景

明德新民之舜六章　王景

目錄全

續卷目錄

擬漢武帝罷田輪臺詔　王宗植

漢興以武功定海內朕纘先緒日夜在心乃白登馬邑之役幾為虜所輕誚朕寔恧之憤之性詔下郡國舉將帥異材及可使絕國者蓋每飯不忘金微寘頻下也會大將軍驃姚將軍屢出塞頗得其要領議者復言匈奴右臂寔惟西域朕之不明輕為道譯置傳以綏遠方西域既通遂事日起大宛車師數遮殺漢使者鹵掠行李持兩端前年貳師廣利將望侯騫曠日持久僅得蒲梢數騎苜蓿苜蓿之屬數十種匈奴強獷悍鷙首如近邊隴上羽書貳師失利遂為翕侯中行之續士卒何罪朕寔輕動欲為高皇帝所不能豈曰量力朕用是痛心疾首而搜粟都尉弘羊復以田輪臺請吾誰欺欺天乎師興以來行者癉瘃重繭居者無休息緡錢計算偏及舟車繡衣持斧督捕盜賊虜恥未及雪而孤兇之旆泣無時遊魂之驚惶未定皆朕貽之何忍重困而令鬱怫無已也渠犂城側誠善水軍去玉門甚遼邈又酒泉張掖苦罷已極田與戰不可兩舉也朝修棘矜暮講服鏄此當留數十百人虜將而擾之權而卽之是虜有外府也流離載塗

饑饉難必而制虜死命抑已難矣烏孫雜襲寇終屬異類若屯田以護視之此與從井之仁何異且秦皇備胡五原雲中之間若金城烏而亡秦卒不以胡則天下大防何獨胡也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朕已適聽太史令以坐致鄯山之敗玆今輪臺何異鄯山搜粟之見豈有加於太史太卜朕譯之甚熟其罷輪臺騎士屯田俾吾中原疲憊之衆少獲甦息稱朕意焉以旌吾過其郡國刺史二千石循行勸相風以力田諸春馬牧苑及備邊自守狀乘傳以聞凡亭隧校尉若南粵東甌夜郎邛筰不在令中者具推詔書從事

上安邊禦虜疏

王家植

臣聞王者之治夷狄也。使掌與治之。不若使强悍治之。使中國治之。不若使部落自治之。使其以羣相和。幕相統治之。不若使互為猜。互為弱治之。夫惟能為我治者。則我之所役使也。他可不深論也。陛下臨馭以來。九塞停戢。絶無虛歲。頃者五路台吉入寇。邊臣失律數月。後渺馬羽書。議者曰。虜王拾之歸巢。聽我處斷。或曰殺傷相當。短氣而走。或曰擺腰比冏侍寡而動。此邊臣粉飾。道路訛傳。良不足信。夫五路者。虜王支族。雲中塞以外虜也。今不經寇大同。而突犯宣府。又闌入。障塞即去。此蓋故見其能。以不意嘗之虜王。西鎮自肥。駕言不知。以掩其臣。測故五路之來。虜王三窟之謀也。彼即弭首聽罰。不過九九。如九羊亡一毛。前捆載而歸。後尺寸而與。夫何吝乎。矧所罰不必其所出。不才將吏代為之輸。詡以名。誑以結局。鑽戰刀。持顱骨終。常事耳。大抵三十年以來。虜以欵愚我。以欵自愚。虜有內外府。我無歲月。計虜今年西掠。明年東竊。財識祁連。何日不戰。我之兵卒。半化為工匠。半疲於驛站。半困之木石。起距飛揚。更無間暇。尺籍空虛。謂戰有人乎。是影役者多。而訓練之術未修也。虜鴟張。承突犯。可蹂我兵。陣游激。怯懦不敢敵。即有叛縱請纓之志。亦唯是敗盟挑釁是惧。援兵白之奇兵。奇兵白之正兵。正兵白之監兵。監兵白之開府。待其成算下授。虜已饜飛歸。穴少有功。則歸之方略大指。失則責之偏裨。文法拘礙。而中監外制。得展布乎。各邊守貢夷人。洞入城市。不惟習我。者欲。抑且窺我虛實。點首情形。而造無根之言。貪者相貸貝而懷歆求之想。異日風塵一起。此輩腹中大有説議。是我以厚虜。重餽而養寇讎。虜無忌鏃遺鏑之賞而坐。鉤其隱也。縱貸子大當户不能盡驅北逐。搗不宜謹出入之衛乎。此皆疆埸之事。掌與不及知。亦非掌與所宜咨而不講也。且夷之彼情変詐百出。而舉世恃款。難於刱議。有目前易見而輒謾不之及者。往年史車二夷全帳南附。藩屏北方。與永邵慎兒哈喇諸營既切齒腐心。不能復合。且感我撫育。願為效死。今乃以綺紈子為偏將軍。非禮激之。慚憤而去。青酋諸子。喜為奇貨。降意下之外。防既頹。內垣彌近。此不自撤其樊籬以就兵乎。敵乎。撫膺首事。彌覺痛心。板升地

緩舉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王家植

論工作事緩急得時之說不宜急於營造傷財害民矣

臣聞治天下者在審其輕重之勢而緩急布之事若緩而寔急則風示舉行不俟終日事寔急而時不得以不緩則當破常調排盈庭酌蠡詘之數量損益之幾務期仰荅天心俯諧衆願庶財用可以漸紓物力可以漸裕諸凡創置修築可次第措辦而不至廢墜今三殿朝門之工已十餘年於此矣進言者以為鑾明臨御之地比諸紫極三垣所當司空庀役將作鳩材不日告成以肅瞻視就臣愚見筴之似為未盡臣非以諸臣之不諳政体也實竊以諸臣之不達時變也試詳少年以來霄司農水衡金錢當得幾萬萬西征甫輯旋起東師海外冞兵更誅責竹加之河伯失職漕艘陸沉一埽之費可破百家一堤之資可敵一縣搒腹析骸豈堪重困又大工所需即板杙散材非衡城萩牛不勝其任往見滇蜀採運之苦出于深箐絕巘之間挐之陡蠻瘴癘之窟率以丁壯當息[illegible]此鄧林一枝往往激發土夷招寇啟釁迨其至[illegible]以百金而致一金此皆陛下所洞烱也臣[illegible]在宵旰[illegible]土堦明主深

說出歷聲流民情狀如在目前

宮垂情露處矧以宮室不早之由而令小民若焦陛下忍之乎臣復睹九門內外流移滿道天津飢餒拮据而索半菽淮陰惡少鳴桴而狎潢池今乃群集四方流散莫可究詰之徒往來禁御奮擲木石恐大詿之儆非常清道之傳儆趕正不若是之踈且漏也且數年海內大廣莫不指礦稅為口實而宵人敢于緩頰強顏閔不畏法徒藉工程浩大為之地耳臣以為古之人君遇災避殿為下民請命也今上天之威譴彼不戒陛下乃於鬱攸之後大啟摧算之塗天念民而示儆民因儆而彌病揆之天人之際此齬不合則緩工作而寔稅使之口實今急務矣臣又嘗推諸臣建白之[illegible]蓋急於望陛下之臨御抗急於督　大工之速成而臣則謂今日朝講召對在聖衷之勤與不勤非在工程之建與不建有如陛下一旦翻然下明詔與之更始句臚傳宣宵衣辨色

勸破宵小見報朝廷心事

文華諸殿皆可以數嵩視而覲天顏亦可以閱章奏而廣顧問豈必咢建而後卜

諷視別勤政役營造工作併採時急務

居落成而後聽政哉。不然柏梁既災，建章復營，較於悔心之萌，功相萬也。臣故曰後之便。伏惟
聖明財察。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條陳馬政事宜本今日之弊端作見今日之制非泛見古之利病不能道此

天下無百年二語有許大識見方有此大議論

代岡臣條議馬政狀

王家植

蓋聞地用莫如馬。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蓋其重也。今日馬政不備。軍國罔賴。脫有緩急。茂所恃之。蜀相之機發。千古不傳。小駟之驅馳。僨轅難制。況步騎之不敵。有識者辨之。暴虎馮河之智。奈何希實營曹陳之奇哉。大約古今芻牧之略。不出

文皇帝聖算兩端。其一擇水草便利地。縣官自牧之苑馬諸寺。其遺制也。其一令比軍民之家。戶自為養。前之種馬。後之寄養馬是也。但法日久則變生。變愈多則害集。當事之臣。不默會其建置之本意而剔蠹塞竇。以濟其窮。耶至書策。弘新思駕軼前猷之上。於是後以前為不便。甲以乙為不詳。朝建一議。覆而頌之。暮[illegible]後而行之。築舍盈庭。而所謂馬政之兩端者[illegible]其故矣。夫天下無百年無事之時。國馬無[illegible]之力。廢別群孳駒之令。則孕字失其時。[illegible]行騰驗之方。則騰驤揚其腹。故種馬一變為解俵之例。而牝馬無所用之矣。解俵一變為本折之分。而馬愈貴愈寡矣。邊方請乞之派。違至而馬價耗矣。苑寺之職不修。而

祖制養馬之書新制增馬之數具見於此

邊馬愈不可詰矣廣市徒受其名而胡馬[illegible]之利矣太僕不得問內廐而內馬之消息付之烏有矣此皆馬政所由破壞也而在官言官因時救敝莫如復

祖制而變新條舊制十五丁養一馬三年課一駒倫馬之需即取諸除馬之數改買之四戶馬之內此良法也未免改而解價本色折色紛紛矣小民無故而增買馬之錢真如無田出租貪吏有緣而喧馬頭之賄無異攫金白日徒令奸商獲厚售猾胥居奇貨耳故種馬復而民息肩於解俵息肩於解俵而馬之市販當日徵種馬復而民盡力於牧養盡力於牧養而馬之生息當日益種馬復而民漸利以代賦漸利以代賦而民之安養當漸紓種馬復而民計日以待徵計日以待徵而兵之所[illegible][illegible]日振兵部所謂寄養之源在地地存則馬存或調取或追補自可因依以求用孳生之源在種馬種存則駒存或俵用或折價自可循名以責實蓋見及此也且苑監諸司茶馬諸市皆以牧馬助軍布得實用今諸邊陲乞往往免折此

同乎未應於此則馬何患其不蕃庶一旦有變又何虞馬之不給乎用哉

祖宗朝所絕無彼平日何不一言言而欲分畿輔二

萬之騎為九塞之用乎無事而推之塞上有敵而括之民間與衛虛衛擴之資詞林守款院之聚居重馭輕似不若是之蹠且略也為今之計復種馬重寄養之馬絕九邊陳乞之馬酌各省折色之馬嚴寺苑互市之馬庶免馬政少有裨也五行志曰馬大瘦死天去其備而危亡隨之是誠當圖上利病以備財擇謹以狀上

聖母萬壽頌　王家植

英英文母。萬壽無疆。甲子初周。福偕日長。緬昔
穆皇。奮龍成夢。太史弦歌。彤管獻頌。勞謙善下。曲
体冲心。
夙峙慈軍。功揆太妊。旦夕勤渠。敦仁勵翼。坐鎮六
宮。宵人屏息。幸壬之際。化洽周南。官守朝常。人罔
間言。怒不変容。喜不失正。百度惟貞。一人有慶。女
中尭舜。
慈訓洋洋。節損外家。何用不臧。我
皇上孝聲。聞四海。百順翕如。三朝罔怠。損金轉粟。
錫類寔弘。
聖后撫之。其樂融融。賜劍擁旋。安民是賴。
聖后臨之。其樂藹藹。青宮主鬯。赤社分符。
聖后涖之。其樂只且。蘭兆曾孫。帝姬下嫁。
聖后御之。其樂無暇。惟孝承慈。惟訓啟帝。惟樂貽
神壯。壽永。匕我
皇覃。慈尊。養躬。晉瑑。觴昂。祝嵩。呼徧于萬方。
聖壽彌高。聖德彌邵。反始樂生。命蓂
九廟。聖謨愈遠。聖衷愈虛。避席辭尊。免賀玉
除我

皇孝思先意承志。喜切雅恩。情深愛日。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
馨鑒斟集。億萬斯齡。坤德如輿。博厚悠久。小臣晉
辭拜手稽首。

上賑恤灾民　矜釋　詔獄紀　王家植

紀述聖德不宣况然此作得体

皇帝統御六合恭默思道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
生罔不乂安嶽瀆之靈五行之吏恪恭廼職會歲
甲辰孟夏雨溢而爲霖四旬弗霽都城圮若干丈
有奇官廨廬舍頹者以萬〻計已諸陵園橋梁堦
圮緯楔隄防次第蝕齧于水雷火起
文皇帝陵頎成之樓灾不及救京師内外壁立灶
沉薪米騰踊西山煤窟浸假水宅
天子憫然慮之命司徒曰民罔寧居生〻安厝朕
痌瘝乃心其予罔金十萬俾無露處野棲命司城

罷稅停征此賑卹灾民之第一策

侍御史曰爾其循行周視毋俾荼苦爲朕勞諸災
民命司空曰爾有常職其徧察以聞諸閭架之稅
窰戶之征其暫罷之
命下都民大悅諸執事奔走朝夕冒風雨魚貫麕
集宣布德惠都民益悅先是大内火諸常侍以助
工名爭扼腕言利事出都稱
敕使行部中與從甚都出入甲士執兵辟行人諸
市儈廝養假武弁冠服怒馬錦衣與郡邑吏坑坐
闤闠津隘間如官府率十一自肥以其餘啖中使
中使擇其十一以其餘供

上里中封君烏倚之屬惴〻不自保又群怵之曰
某甲寶玉若何或其墓埏中朝夕見金銀氣也不
中分其貲不已郡邑吏爲之理解不應持之急則
走
上白阻撓狀又其黨竊〻微語以動
上往〻被逮至輒文致獄辭或道中榔揄困苦之
使自誣服至是孟夏朔日有食之客星見箕尾之
間
上感悟詔破械出之都民愈悅臣聞王者之應天
也以實不以文以臣所睹

破械出囹圄此矜釋之極仁處

賑恤矜釋兩大政實耶非也成湯之禱桑林文王
之賤震妖如是止爾又是晉魏大水楚越暵中州
河決諸郡國上灾異者以百十數
上不難假以便宜付以寬卹諸大辟暫予一歲不
刑諸礦人稅人相繼伏法此
仁恩覃暨宇内何紀極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又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感
主上側躬脩行轉圜受言敬天愛人於是爲至恭
紀如左

合宇宙置一通于座右

比皆根本為上計將衛之而謂經於其實切要者此救賑恤實不可一刻少緩

賑畿輔災民議

王家植

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畿輔者。京師之外府也。畿南者。三輔之綰樞也。一穀不入。四民枵腹。一郡無歲。輦轂待哺。且災民展轉而為流民。流民迫急而為盜民。盜民呼召而為豪民。恐外扞圉。以希半日之飽。而良民魚肉。災民刀俎。甚不可令衆庶見矣。今歲畿輔水災。無郡不有直指之牘。部使之告。業已山積。當事者不難于賑恤之言。而難于賑恤之具。飢寒者蒿目于賑恤之實。而疚心于賑恤之名。夫賑何可以易言。找無其資不可行也。有其資無其術不可行也。有其資有其術無其人不可行也。

說當時切中病洞見也火

鬻爵者濫名器。鬻獄者亂法紀。鬻僧牒者倡異教。權宜苟且。殊非宜行。即風之以勸借。而勢同抄沒。寬屬勒取。所得錙銖。所損鉅萬。悖也。即課之以設處。而額外科罰。巧於搜括。剜此骨髓。醫彼瘡瘍。刻也。即率之以移粟移民。而那東補西。左支右詘。露根露肘。罄懸磬窮也。往見有司散賑。或煑粥于場。既憑里胥之上下其手。又任豪猾之竄易名姓。往往空腹躡屩。奔馳而來。淹迷不均。真偽莫辨。既無所復。又無所往。奄奄餅集。陷於鬼錄。賑地

此以下方議救荒之政

場多枕籍。而為溝中瘠者。皆此弊也。夫國家郡縣錯列如繡。前後建立預備水次保赤社倉并積穀諸法。非不詳備。一旦天災流行。鮮終日之計。立視其死。而束手無策。有識者不為之寒心乎。計今開賑事宜。莫如核其幅幀廣狹。戶口多寡。災傷輕重。府庫虛實。細察而斟酌之。次第頒給于下。務使人沾其惠。不至積累凍餒。有干天和。且見徵貯庫。不妨便宜留用。而稅通賦。不妨便宜蠲免。礦稅所積。不妨便宜借支。隣境有餘。不妨便宜接濟。如是而復擇慈惠之長。遴仁明之吏。嚴舉劾之例。重曠瘝之罰。中閑糴之誅。廣平糴之令。俯仰數月。青草漸生。農工甫興。野菜可食。庶几更生有望。不為烏鵲螻蟻資耳。不然窮冬無聊。蒙袂輯屨。跨躋等死。揭竿強呼。豈不更煩前箸。找嘗讀周禮。遺人廩人。各為凶荒之備。而荒政十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譏。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其於盜賊。愈更嚴急。周書糴匡所紀。如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鍾鼓。凡美禁書。不早民利。不淫征當。商旅無古今難易之異。皆鑿鑿可行。彰彰明效。有治人。不患無治法。有賑法。不患無賑資。是在司牧者計焉審曹

引據周禮說令古義而行之此尤見大議論

筆之言曰遭非常之變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賑彼尋常簿書期會必其安民濟衆之具也豈區區一縣令一郡守之所能獨運乎謹議

普施之仁獨注之愛一篇綱領此二語

天地為大父母論　王家楨

天地之於人也有普施之仁而尤有獨注之愛普施也無不覆也無不載也而其獨注也於無不覆無不載之間專寄其無已特致其難盡蓋億人兆人中惟此一人若應求之通氣息之屬原覺捷於影響不可以形體隔閡為喻而況此億人兆人者祁寒暑雨山澤原隰無一不仰給求多于造物而造物者雕刻之不能應接之不暇且深藉此一人者為之上綰轂而下瀉注之故其愛億兆也爰一人也無厚薄也而其愛一人也所以愛億兆也

望之厚而責之周此正獨注之愛

不能不望之厚而責之周也故曰天子曰宗子曰元后為民父母知君之為君又知天地之為天地而父母之大小見矣嘗試論一家之中侍主人而爨火者數百指待主人而寄生者亦數百指凡窯其燠寒時其起息忖度其欲惡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於其中[illegible]為家[illegible]以家政向所謂燠寒起息欲惡之繫且[illegible]又[illegible]而付其手益有父母以經紀而又有大父母[illegible]下上而相副託即兩相繼述何獨至天[illegible]之常人世見目捷知屬毛離裏[illegible]不[illegible]至于輕如尚枲[illegible]如鴻

名理名言整整可據

視不天地為大父母

毛紗不相涉如秦越則推而通為分別即不然亦強收為經綸之緒若可已可置之事視之為一家者少豈能通若一人視之為一体者少豈能比若一氣抑豈知天地之大且親有息息相吹相注者乎肖翹蠕動無微或遺重宮襲室無容或漏栽培者天全神旺若鍾其愛乃傾覆者以息机因生机亦不傷其愛戕殺者和氣致祥若寄其愛乃譴告者以激機啟悟机危曲證其愛試思父母之於子姓愛與勞互用憂與樂相成又試思大父母之於子姓責備于賢者而重托于冢嗣奈之何取天地庶物而二之且漫然於天地之喜怒震驚已哉夫父之於子也下無能尊而不能親母之於子也憐無能親而不尊父母之於子也顧復周膝下卵翼逮庭闈施不逾咫壁澤不越五世亦尊親而不大孰若造物之龐不包羅[illegible]豈弟而更以包羅豈弟屬之能者以[illegible]故曰父母則不得跦視之曰大父[illegible]之以先意承志為對越以繼志述事為[illegible]翁且就為敬威以承歡聚順為時保偶還風[illegible]是孝之宗不啻明睽不寐而以微色發[illegible]幹發繼緒承之真

大父母之所當責任者不出此數語

大父母之在上在旁矣善事者親之支子老親之後吾與民固天地之支與後也可不慎歟嘗徐廣帝雷雨弗迷而玄德徽于底豫周文震妖可殘而敬止露于三朝益備者百順之名而允當于父母者未有不允當於天地者也故曰父母為小天地

又曰人若天地之心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一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叙元入主為之天命自叙布衣不忘庶民祇緣彊土分爭以求逐鹿我太祖無利天下之心[illegible]

已叙前事已戡寇攘曰民安田里曰勉徇輿情太祖之師一湯武應天順人之師矣

高皇帝即位詔　宋　濂

皇帝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甸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冦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皆已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輿情於吳元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元年為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於戲上體天心俾萬邦之咸乂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為家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原正統之說是太祖旋乾轉坤之心得統之先[illegible]者

太祖始定天下即循古禮其曰古今通誼曰賴中外鄰成更得傳世之体

封諸王詔　王　褘

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為秦王第三子棡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橚為吳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乎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俾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大赦天下詔

劉基

皇帝詔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昔者元政陵夷、民失安養、羣雄蜂起、疆宇瓜分、朕以布衣入戎伍、憤生民塗炭、提孤軍與豪傑同志者、思所以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利、干戈所至、強陵弱服、大河之北、以際南海、罔不來臣、重念推戴以來、軍士勞苦、農民罷弊、未有以安之、賢人君子、逃匿岩穴、未有以來之、刑亂重典、未有以平之、供億煩冗、未有以紓之、是用陰陽差謬、水旱不時。天災屢見、朕甚懼焉、爰布溥恩、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自洪武元年八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強盜、蠱毒魘魅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罪以其罪、於戲、民墜塗炭、十有七年、蕩析離居、光嶽之氣、於焉始復、繼自今、各厚爾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不其偉歟、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王禕

皇帝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于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而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体予至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求賢詔　宋濂

皇帝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干戈擾攘彊宇怆惶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頗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豈政令廱常而人無所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尭舜君民者豈固汩没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齊民者當不吾棄

定功臣將士爵賞詔　宋濂

皇帝詔曰朕本農夫託身緇流因有元失馭海宇瓜分遇時多艱入於軍伍覩羣雄之無律遂率衆以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東征西討幾二十年荷
上穹垂佑
祖宗積德山川百神之助大將軍等運謀竭忠六軍用命遂使強頑弱服疆宇奠安諸番入貢華夷一統朕自愧德薄上無以答天心下無以答神貺恐貽
祖宗之累其何以謝諸將六軍委身暴露之艱苦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欲加以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內外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薄取輕收非古人中正之道厚斂則有損於民故遵前代之法取之以中用倉庫錢粮均其等第以謝軍士崇爵祿須金帛以勞功臣朕本誅愚務從古制今定勳爵高下俾其子孫世襲言通天地詔布中外民庶咸知

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說山川之神與忠臣烈士之號足破前代之非

神人之封號尽革而孔子之封爵獨仍其[illegible]太祖[illegible]不服矣

與宋四書超卓百代

正定神號詔

吳伯宗

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蝟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已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攷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既同其分當正故玆詔示咸使聞知

[illegible]之一視也

作屏翰以[illegible]得勅體之意

封高麗國王詔

王禕

皇帝詔曰朕肇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遵中夏通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仞衷情益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于臣職況爾三韓之眾世皆慎始終僞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貞封今遣其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業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冊立皇后詔　　解縉

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神靈
祖宗數佑繼承大統華夏肅清稽于古典夏殷周
之盛亦資內助以致雍熙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懔典庸禮臻茲治平
薄海內外宦家相慶功德兼隆與天同運亦惟朕
皇妣孝慈高皇后效法承天肅雍顯相德配聖神
化家為國朕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
達之女達佐朕
皇考咸有一德格于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
慶棠裕始終毓茲貞淑嬪于肇封家政攸寧朕恭
行天討無內顧之憂厚德嘉貞姆儀懿範同朕恭
勤保茲天命君臨兩萬姓之上是用于洪武三十
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命使奉金冊金寶立徐氏為
皇后正位中宮共承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武宗皇帝尊謚詔　　毛紀

皇帝詔曰自古人君德施於當時咸有顯號隆名
以祔于廟享傳諸萬世我朝
列聖相承率由茲典有不可易者恭惟
皇兄大行皇帝以英武之資剛健之德嗣登寶祚
十有七年于茲矣任賢圖政節用愛民克詰戎兵
屢平僭亂淵慮弗遑于寢食威聲布于邇遐真
有安不忘危持盈保成之志用是宇內咸寧蠻夷
率服邊陲晏然治平之興方有望于今日夫何不
幸龍馭上賓天下臣民攀號莫逮顧予涼薄肇纘
鴻基允惟付託之艱方深在疚之痛追慕遺烈率
遵舊章謹命在廷文武羣臣恭稽禮文議薦謚號
博采衆論協于至公乃于今年五月八日祗告天
地宗廟社稷奉冊寶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昭德顯功宏仁思孝
毅皇帝廟號武宗嗚呼盛德綏乎乾綱寔揄揚之
莫罄徽稱薦于殷禮尚昭顯于無窮布告萬方咸
宜知悉

嘉靖登極詔

楊廷和

皇帝詔曰朕承皇天之眷命賴
列聖之洪休奉
慈壽皇太后之懿旨皇兄大行皇帝之遺詔屬以倫序入奉宗祧內外文武羣臣及耆老軍民合辭勸進至于再三辭拒弗獲謹于四月二十二日祗告天地宗廟即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寔切兢業之懷惟我

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洽勵精雖切化理未孚中遭權奸曲為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凶威
朕昔在藩邸之時已知非
皇兄之意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事皆率由乎舊章亦以敬承夫先志自惟涼德方在沖年尚賴諸賢共圖新志其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嗚呼君人之道在昭德以塞違繼世之規惟更化而善治特頒渙號用慰輿情弘施大賚之恩永錫太平之福四方臣庶咸使聞知

平寧夏詔

趙志皐

皇帝詔曰朕纘承丕緒君主華夷內安外寧茲二十載蚤夜兢兢惟敬天勤民是念端居靜攝毋敢怠荒祗圖邊境乂安與民休息何期變亂之事忽起朔方之間逆賊哱拜哱承恩父子者本以夷種冒濫冠裳包藏禍心素恃強很乃搆叛卒劉東暘許朝土文秀等借言撫馭乖方糧餉虧扣乘機煽禍羣造反謀戕殺命官據城負固妄意祿山之故事敢萌元昊之邪心辮髮從夷僭稱王號傳播偽檄擅毀勅書奪庫放囚搜金括帛燒毀衙舍逼脅

親藩勾虜為援毒民肆虐欲奪靈州以成犄角謀窺關陝而犯中原九塞因是驛騷三秦為之震動誠神人共憤而罪惡滔天者也幸賴
皇穹厭禍
宗社垂休大小臣工効謀於內文武將吏宣力於外兵摧強虜水灌堅城犬羊膽寒豺狼氣奪既羅之畢集乃晝夜而無攻釜底遊魚尚思奮鬭中逸獸無計逃生衆士咸賈勇以先登羣兇遂就擒而梟首三旬逆命未騁干羽之來六月興師竟奏膚功之捷遂使露布譁動雷聲解一方之倒懸

垂戒將來懲[illegible]三尺

開三面之密網論功行賞弔死扶傷借寇掃平地方寧靜除劉東暘等臨陣先誅閻門受戮今檻致哱承恩等獻俘千里傳首九邊近足以洩忠義不平之心遠足以垂叛亂無將之戒逆天者孰能逃於憲典犯法者果何益于身家生靈不幸以至於斯天地至仁豈容有此茲特宣示薄海內外九邊四夷軍民人等安分者為良民保身者為常道恪遵王法共享太平嗚呼除殘去暴赫彰天討之公鑒往懲來俾聽皇綸之播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克自振勵易危為安六詩伸天王戒諭之体

擬諭朝鮮國隷飭戎備自禦倭酋詔

盛以弘

皇帝詔曰朕聞戡亂興邦者惟克厥自振厲斯克易危為安轉弱為強惟爾朝鮮介居東表世為我不侵不叛之臣我國家嘉乃忠恩禮倍敦爾亦籍我明威稱雄海外形勝阨塞士馬芻粟跨一大都會乃一中千倭而守宇幾千不保夫倭國封豕長蛇也寧不亦淫縱其欲以肆螫爾抑豈不可捍禦爾一矢不相加遺遽震蕩播越毋亦爾君臣狃宴安而忘國恤深實而長寇仇是用至此朕不貫

發救國底更得養追之仁

不忍命將出師為爾除螫賊懲淫慝不遺餘力天誘其衷倭奴授首是以不克逞志于爾今爾之土地漸復人民漸集兵氣漸揚是中國之成勞也顧越國攻遠者可以疾鬬不可以持久且餉由海運

發斷兵之費重困邦鮮見得自給用帶矣為者便

風濤叵測若取給于爾爾人民辛苦墊隘不遑啟處又益以數萬人之資粮扉屨是重困也中國誠不難徵發輸輓以濟爾艱顧此師豈能長為爾衛乎朕聞定傾者與人爾國兵衆生其水土而知其險夷安其命令而服習其道生聚教訓惟所納之無不如意其與仰藉中國之兵力以遏亂略者相

去遠矣爾君臣其尚念天威之不易假倭酋之不可億逞戒惧之不可以怠荒是之為目惕而思救傾以時秣擇股肱爪牙之士簡練甲兵鳩其流亡廣其畜積利其器械完其城守險其走集為之閑禦藩籬而遠偵開之戍然服士以可敵鬪使彼寇進不得攻退無所守勢孤援撲之溝壘躡其後蹙之海濱惟汝之績古有一成一旅布其德而兆其謀遂剪滅寇仇光復舊物國無小惟在奮其謀勇且爾君臣其善自為計嗚呼分災捍患式昭字小之仁弭亂持危尚慎保邦之道故此諭詔毋忽

擬春和賑貸詔

劉綱

皇帝詔曰蓋聞古者篝車滿於野粟貫朽於庾家給人足元元懷樂生之心故民重犯法風俗淳茂君人與享清平之理朕甚嘉之然豈其自生自殖以至於是毋亦上之人所為順時補助者有道也今國家張官置吏人臣奉法守職以綏氓耳往者中原罹災朕不愛帑金漕粟鉅萬下所司賙賑業已四年往矣乃比歲旱魃騰殃于西北天吴挑釁于東南重以地中之寶藏未興而潢池之干矛已兆吾百姓顛連無告阽于危亡者以合量諸部使者或以聞朕輒惕然愍憂不忍竟其狀何以致此意者朕德不明而行有闕歟抑所以駿奔悉若其衆者未之省歟將奉行者靡得其術而無以佐百姓之急也方今春氣奮發萬物怒生草木昆虫之屬皆有以自育而吾民居者懸磬行者枵腹轉徙溝壑者曾不得自附于孳尾之列郡縣長吏坐視而莫之省憂豈稱為人上者之任朕方身視天下一隅呼癸吾氣弗流一夫向隅吾神弗貫諸可減損以甦民瘼予一人豈有愛焉其以歲課少府金及郡國常平所積貯分賑貧民仍聽其量貸歲西

飢寒死生之說又以保障勤恤保之心夫[illegible]

罄而後收其入夫飢寒至身慈母不能保其子死生呼吸易骨當前豈顧名分哉宜調停給散務使均沾毋俾揭竿之徒得為興俗惡社之得得為僥倖補助之績且將適觀厥成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冊立東宮封諸王詔 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沈一貫

皇帝詔曰蓋聞帝王久安長治之道莫重于崇建元良我祖宗家法相承惟長是立所以厚國本定人心也朕長子某孳孳敬寬仁天鍾粹美夫朕諭教特欽厥修今德器日益端凝學業日益精進允堪弘受朕至懷欽入奏于聖母輒詢今十五日吉授冊寶為皇太子仰承廟社之靈俯順臣民之望爰封第三子某為福王第五子某為瑞王第六子某為惠王第七子某為桂王俾守宗藩先[illegible]大叙典禮既成普天同慶丕覃恩隆何于後[illegible]時長男主器益綿有道之長衆子分封茂衍無疆之慶敷于德意咸使聞知。

新刻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二

建極殿大學士　姣門沈一貫　删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懿祖尊諡册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肇基
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
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爲國攷文在古追謚於今
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
身永建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丗裕昔陶
唐上崇於少昊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
本源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
思推號錫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
謹奉册寶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
曾孫啟土建邦永賴在天之
祖謹告

懿祖妣尊諡册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
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
今日之光華皆重闈之積累嚴修禋享歉上徽稱
伏惟
皇曾祖妣坤道順承靈儀雍穆儉邁於澣濯德音風
著于宗閫禮備溫恭爰遂延于孫子宴游中勤
丕顯前聞惟種德者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
後遂令眇質獲侍至尊若考彝章式崇謚册謹奉
册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褘衣莫遂生榮
之願關雎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告

應制擬撰皇天上帝册文　陸深

伏以浩蕩難名萬物被生成之德高明在上一人嚴昭事之誠盖神莫尊於天而乾實稱為父適伸曠典適當眇躬恭惟

昊天上帝一氣感通四時成歲佑人家國毎形仁愛之心福我邦圻益致聰明之助左右

列聖陰隲下民迨于冲人特除大寵爰自宗藩入纘臨御十有八年迄今恭命維新坐受四夷萬國全付以君師之任究同乎父子之傳毎荷元慈深懸克肖陽為賞陰為罰想成亭毒之功日運輝月重輪廣運中和之德勉圖報稱思崇名言惟是尊崇載揚大美彼清虛一大之說已涉不經況郊禘六天之文僅成巫史概自周家制作之後沿於漢儒傅會之餘魏晉隋唐迭相因襲以降曾何足云欲章無二之尊顧法千古之陋惟我

祖考若未暇于一朝顧此典禮如有待於今日是用請之

先聖告于百神恭上寶冊曰

皇天上帝庶明主宰之大義用極尊親之至情裕後光前郁郁之文斯在居高聽下恢恢之量維容

伏願

穹顥居歆羣黎徧德精誠仰達永承黍稷之馨香明照俯臨尚冀千年之佑某敢昭鴻號欲藉休光

昭嬪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嚴嵩

朕荷三靈孚祐九廟居歆誕降元祥篤端國本駿盛之慶發於宮闈無疆之休貽於宗社攷古之憲毋以子貴宜茂懋典冊進峻封稱以對揚天休增重震器咨爾昭嬪王氏生有淑德侍于皇穹稟乾坤之淑哲淵懿可度鍾日月之明潤柔嘉有章頃者授弓矢於禖祠占熊羆于吉夢翊軒龍之秀聿開樞電之祥惟天佑于朕家迺爾集於大命膺示寵靈之渥用升位序之崇特遣使持節進封爾為皇貴妃錫之金冊金寶於戲品冠六儀協輔星辰之位名超九御峻升褕翟之華爾其益懋恭勤迪祗畏往昭朕命永固遐禧欽哉

擬冊立中宮冊文　嚴用和

皇帝制曰乾坤列兩儀坤順仰承乎乾道家國通一理國治先本於家齊歷稽古昔帝王率以建后為重用翊輔陽教而奉祭統豈惟聽女順而總宮壼誠哉風化之原展也紀綱之首朕祇受

昊天成命嗣續

祖考丕基成憲是監冊典宜舉咨爾某氏慶源有自淑德具全溫惠安貞恭懿素閑于昔端莊淵懿母儀允稱于今謀協臣民吉偕筮卜茲特遣使持節以金冊金寶立爾為皇后椒房蘭殿表正位于中宮褕翟褘衣彰等威于象服於戲人倫伊始治理攸關

宗廟蒸嘗賴精禋之克贊朝廷宵旰資儆戒以相成懋倡勤儉之風蔚為比德益廣邦家之助螽羽呈祥祉萃爾躬祜綿有秩欽哉

擬冊立東宮冊文　　嚴用和

皇帝制曰朕纘緒承家臨馭海宇仰思
祖宗付託之重俯念生民屬望之殷惟早建儲貳
斯可定天下之大本圖萬世之治安自昔帝王相
傳率皆先務乎此厥有以也咨爾皇子某幼資粹
美妙質岐嶷仁孝夙成允具元良之體溫恭性植
式符繼照之占主器宜歸人心攸戴茲特授以冊
寶立為皇太子爾其學有緝熙時無暇逸辨志在
厥初遜欲盤遊罔事審幾惟其始詩書禮樂是求
遠佞親賢亟養預端于今日盛德大業敬修益擴
于將來用協于
天地神人以嗣我
宗廟社稷實惟億萬年無疆之休欽哉

諭防秋邊將璽書　　董份

皇帝諭諸將士北虜無道數犯邊疆殘我生靈掠
我畜牧朕惻元元之衆困于蹂躪無罪無辜而罹
此大殘故令爾將士荷堅執銳戍苦寒之地以屯
不解朕甚憐之朕躬自戚御諸可以救急者一
無所恡爾將士宜悉朕心去秋虜酋深入劇鎮西
入離石爾等搴旗斬將之效未聞奔北之首數至
廷有司請重責諸臾不前者於理朕以積弱陵
夷備禦之策未講恩信未孚而遽棄之不忍故後
失律之問而先逐捕之賞期曠然與之更始今朕
與帷幄之士籌畫攘禦之計纖悉靡遺行已授爾
將士爾將士其尚時與發精簡練一稟制成算奮
威鼓勇剿絕亂略即有不戒尚深計遠慮并力救
援或登埤守障以自完保俾廬井無害男女牛羊
無所失須大創虜氣絕其覬心今方秋高虜即不
來詎知無他志爾等其勿懈爾等有能振國家之
急揚威漠北即分圭析壤朕奚靳焉若來不能禦
至不能守去不能追與無將士同大非朕所以尊
顯若屬之意且為人臣義不當如是也朕必無貸
爾等其無悔

擬風異勅諭防邊諸將書

李廷機

朕纘祖宗之鴻業鎮撫函夏惟懼德不附遠方外之不寧以為元元憂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顧昔虜雖不能大舉然或瞰入內地邊鄙時聳以天之靈社稷之福我軍振吹之捷書抑至然虜心豈一日忘內地哉茲三月六日風霾大作太史候氣者皆以為兵氣是用震惕于朕心故特遣使齎諭爾等爾其徧告所部諸將飭乃器械視乃糗糧謹烽火遠斥堠勤兵固守以待倘虜入犯出兵要擊之或清野撫壘以挫之無或戒備之不謹以啟戎志爾其偕大小文武將士悉心畢慮爾紓朕北顧之憂爾所弗虔則有常罰兵法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况今天變示儆兆不虛應桑土之虞其可忽諸

擬諭朝鮮國發餉戒備自保西海書

[illegible]

皇帝諭朝鮮國王朕聞先王務修德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遠征也采芑之詩史申許於周為獫狁又去畿甸千里而遠王師戍守尚興怨嗟賦揚水焉漢武窮黷西開越嶲蘭槳之謫行道哀之已事可鑒矣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越國以鄙遠共知其難也矧聲教不加遠在六海萬里外者乎頃倭奴首難肆為封豕長蛇荐食南邦虔劉爾人民蹂躪爾郡縣幾危爾國都陪臣生[illegible]稽書抑王朕念爾國世效忠順稱東藩閒難同仇扶社而拯恤拯興師揚旋東指賴天之靈諸將努力并旗聯捷醜虜遠跳俾爾國舉其所失者仍造于爾也嗣是震惕天威請封請貢亦知計在緩兵而朕推誠罔疑擴包荒而[illegible]蓋之訓若可揭悉而轉禍曾何礙于招懷允其納款馳使虜廷無非為綏靖爾邦計耳乃清酋詐逆命違盟誓約未就狂逞如故盤據釜山鴟張海上熏之南原蔚州戰屢敗績近者泗川又復失利損兵折將燒寨沉舟殘無算于鋒鏑所不忍聞殲赤子于巨浸莫卜稅駕于時

人心淆湧廷議紛紜言戰者十三言分戰撫兵便者十五朕思懼蔡之功惟斷乃成平吳之役不決不克今勢既同于騎虎而事何拘于指鹿方存猶豫条酌機宜幸而天啟其衷而平南間命醜虜內潰授首于我我之師徒用命將士協心遂能轉敗為勝一舉燎毛攻無堅城戰皆破竹俘其名將虜其鄒頭清南望風而逃適行長係組而投降國歟齊吾斧斤聽解于車轍從蛟鰐于赤波築鯨鯢為京觀露布捷聞朕心加悅如此則我師我旅凱還本日矣第佯解兵從諜臣測其乘我之歸而再舉以乘疾于爾未可知也其津北渡出若吳之肆楚亦未可知也今我軍暴露七載不為不久師老每慮其潰蛻淹久甚為艱有如我旋而彼復來我豈能更為爾地乎且爾國箕封以後歷漢及唐宋素稱強盛豈其今日而衰弱不振遽若此甚無亦君若臣狃恬習嬉玩日愉月荒廢于詩酒惰窳于政事武備不修軍實罔討有以示寇隙而啟戎心耶昔句踐敗于會稽十聚教訓竟以沼吳夏后少康田一成衆一旅何德甚也布德兆謀卒滅澆殪豷舊物焉可見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禍福無門

唯人自召且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往十萬之衆客居爾土供億浩繁寧免騷擾之苦夫自救之與望救于人也自固之與恃人以固也相去遠矣我兵不歸爾惟倚賴于我人無鬪志反非爾福我兵撤而能惧以圖存外捍黠倭內翼天朝正爾藩屏之職分也用是諭爾君臣繼今以往務早自振奮毋仍溺息荒嬉揀兵馬時時操練城堡當築者築之屯田可開者開之有險邑足扼必一人以當百夫之敵在器械貴精雖前事而同後事之防幕燕恒惕于棟焚談虎毋忘其噬臍征繕修完靡遺餘力倭退而日鼓鼓焉常若倭之復來倭即來而豫為不可勝以待倭之可勝也衛羅狄難是城楚丘燕雪齊仇僅存即墨爾誠永維明詔之意用作薪胆之嘗亦何必不然而朕且不寧再書為爾興起之大烈矣中國之民不堪再勞[illegible]之福難以屢徼惟爾君臣欽哉[illegible]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

誥 馮有經

誥曰朕茂膺泰運肇肅乾符勝該化理維新繄爾臣都是賴劉擢宮端之偉望錢卿寺之崇班久著勤勞宜申寵錫爾具官某器深質重學邃識精史局編摩夙擅三長之興館閣振厲夙成六館之才晉佐秩宗仍聯玉署靜附銓校兼物言條教啟沃於講幄絲綸允慎語按羅于秘苑冰鏡無私式也朝賢之儀儒碩該特授爾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端允命官備儲閣之四輔貳卿居秩攝選格之九流尚其宗嚮誥抒忠獻替終乃良顯之副朕簡畀之隆欽哉

經濟宗獻 二卷誥類 十七

爵賞功臣制 解縉

皇帝制曰昔元末兵亂豪傑競起竊據土地糜爛生民天命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夷一統遂致太平卅四十年父皇賓天建文嗣位權姦擅國任姦回而作色崇陵更成[illegible]殺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奉天征討將士冒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定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於戲人君之職惟在奉天爵賞之頒豈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民之貲力有限名爵之貴無窮故茲賞典亦不以多少為輕重朕知有未盡未滿爾心者朕自陳命退有後言者於法甚不可也但恐爾等不立功耳今爾未能立功至再至三不吝爵賞朕之此言通于天地布告爾眾咸使知

翰林經濟宗獻 二卷制類 十八

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禕

皇帝制曰天開[illegible]業篤生英傑之臣丕陷仰勞載舉哀榮之典肆大勳之丕集俄上將之云亡肩錫褒封誕頒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浙閩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歸可洛而真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名為一世之豪氣蓋三軍特助人之勇近報灤陽之凱益驕漠北之[illegible][illegible]計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藎深用痛傷海宇一家即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魚錫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於戲金書鉄券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作亂踊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尚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都察院左都御史贈[illegible]制　王鏊

制曰生而効職臣子之當為殁有加封乃朝廷之異數爰敦終始用勵賢能故具官某擢自甲科翔於諫院累更任使多著勤勞以博識乎古今仍兼資乎韜略比更新化國任老成惠又浮治乎臺端爾猷具在齊斧寄分于閫外我武惟揚頑不戰以屈人兵乃無妄而來物議方貸夷[illegible]遽爾淪亡爵典已行恤典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贈爾太子太保於戲賞以功酬未盡生前之報秩由恩晉益增殁後之光

三祿曰天祿皆非朕之私惟爾群臣相朕以章天命以奉天討以亮天工保茲天命以享天祿善惡吉凶實為影響可不欽哉爾惟勍職勿謂忠為有餘爾惟盡心勿以勞而自伐為名為善善必不誠計利而動動必終怠且計利害者必避害患得失者終於失故廉不怨貧以廉為行之常動不羨力以勤為分之常事有繁簡各安其所遇位有崇卑常順其所處爾群臣所當知也勿為朋比朋比必至於淪胥以網利口利口必至于傾覆勿為姦欺姦欺必至於暴露勿為怙終怙終必至于殄絕依

阿施祿位者昧理擅權作威福者逆天貪污恣情欲者速戾讒說殄行以惑人心者自刑爾群臣所當戒也朕夫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王及朕皇考所慎重而不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輕重毫釐之間禍福生死之決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刑期無刑而殺以止殺殺一夫而天下服釋一人而天下悅至於使人無犯可也爾或無誠臨民治獄怙不加意甚至信讒而執偏言深文以誣良善納賂以亂是非作威而肱曲直自作聰明發摘瑕類法外求情致人於死鬼神所鑑甚可畏也朕為此懼勞慰日勤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懷殘忍之私欲逞酷吏之軌謗朝廷之寬揺撼上下之心所謂利口必至于傾覆者爾惟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識以才有高下智識有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為豈能無誤朕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恃茲屢造非常懷倖免不知忽微之漸豈可積乎非分之恩豈可常得所謂怙終必至殄絕者爾惟戒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衷夤緣攀結請託行私依倖圓回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惟感權臣寧負公門而不負私室同惡相濟

同勢相保同邪以惡正直同讒以陷忠良同為姦宄以匿其非同幻譸張以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以相悅所謂朋比姦欺必至淪胥暴露者爾惟戒哉亦有而執法賣直沽恩人惑眾起愉言以眩聽公議以濟私所謂讒說殄行唐虞所堲者爾惟戒哉亦有愧赧于中自懷疑貳本無勞績妄自驕矜居寵弗畏任情納賂因人毀譽縱已喜怒殺生予奪陰很自專所謂擅權作威福貪污縱情欲者爾惟戒哉旅進旅退從違之間候朕頤之圖進諂諛甘言遜詞無所建明尤朕所惡所

起語諧切情理兼到

勅致仕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毛紀

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建功立業者固難而退處其鄉壽考康寧完名全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為不易卿性資端方器識宏達早自弱年潛心正學遂以文章大魁天下遴登翰苑歛迹彌隆遭我孝宗皇帝問在行素友同心端謹可以朝夕獻替不激不隨罔匡[illegible]人材護惜

叙事有倫入情理

善類廷諍于便殿講問于平臺居安獻論禪益弘多當時政化清美實惟卿一二大臣佐理之功暨聞末命付託諄切益感知遇哲詒悃誠故當武宗皇帝踐祚之初[illegible]納忠協心匡弼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形于詞色卒為宵孽斥逐群小直道雖容吾道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奸構加誣抑旋復昭明人咸欽仰之不置及今年踰七表纔[illegible]安康于[illegible]茂全德令名求之前代亦不多見焉朕嗣承天序圖新治理願諮尊賢優

舒徐容暇之談亂自別

老之典誠不可緩惟卿累朝舊臣宴勞朕懷到矣公論明揚至再至三亦可以見卿之賢於人遠矣茲特遣行人齎勅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餽官稟八石歲給役隸十名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

寫頤望之情皆出至理一字不可增減

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則非特鄉一鄉一邑之光而已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行將起卿于家庶幾仍圖猷告以輔朕之不逮惟國家有無窮之休而卿亦有無窮之聞矣欽哉

擬朝鮮倭退後戒諭本國君臣勑　高克正

高皇帝封殖爾國，介在東藩，襲冠帶而稱外臣者二百餘年。以歲之無時不虞之，不戒倭奴，以窺蹦苴減爾都邑，爾君臣越在草莽，是用疾首徒跣，來告朕。朕不忍祖宗數百年卵伏屬國，一旦使不血食，以趣命大將軍治餘渠，渡師以與倭毒逐，天含其衷，武臣致力，倭奴宵遁，則惟爾祖若宗之靈，得有寧宇，爾君臣定馮式之，朕豈敢自多。抑朕願爾君臣鑑于前而修其後也。而不聞而之先扶餘故居也，以是遼爾，尚能嚴除勁以抗唐全盛，蓋渡遼之師老焉，而廼今並一島夷，能魚肉之也，非加憊，民非加少也，毋亦爾君臣狃于安晏，修國容而忘後患，以至今日。朕聞釜山之役，業已數年矣，倭焉思啟疆者何國蔑有，惟多備固，故鮮及焉。今廼滋他族，寔偪處此，以與我共此土也，不亦難乎。王自有國而自棄之，非繇國之福也。爾將士事而主，君而年受恩非薄，顧倭一內訌，不聞一矢相加，遺而望風奔竄，恐亦非人臣之節也。朕念爾世為東藩，不督前過。爾君臣其思自今日更始。始倭于爾國地形尚未素習，鼓行而前，已無為堅。今已入王京，壁開城，抵平壤，備知爾國虛實，即退居島中，計未能一日忘爾國也。夫倭亦何厭之與有，而廼忘倭之沼而國乎。禍難之作，天所以開國緒也，越句踐嘗之矣。今爾國禍新，衰恐其上下內外皆知其資力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其亦大有儆心。王其及此時善為拊循之。爾諸臣其為王繕城堡，治器械，討軍實而訓之，於禍至之無日，毋生戎心。雖有後事，予一人毋曰不與知。第中國不能歲為君備，而倭或歲至矣。其至而始議援，而爾國已墟矣。爾其善自為備，毋再以國僥倖也。倭之不來，備之何害；君其後來，備之為瘵。朕所以告君君臣止此矣。君倆縱其心而修其欲，忽已事而藐亡微，後越王之計而忝爾先世也，禍之至也，何日之有。於戲！宇小卹亡，余一人不難于再，德定傾節事，爾君臣尚有鑒乎前車。爾其欽哉，毋忽，故勑。

大菴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惟良顯哉。臣謂成王于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
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
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克昭不[illegible]載爲盛美。
昔人有譏魏徵于唐太宗。[illegible]爲此條[illegible]以
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illegible]足垂世
臣主同休停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
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illegible]與魏徵同
列。則臣之感恩服義[illegible]
陛下毋自使小誠萬世[illegible]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illegible]以放勳也。得
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illegible]取天下于群盜。
拔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
[illegible]言佈徐定蕭[illegible]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
[illegible]月法。朕兆不萌。不通聲色。

不爲進畋。既遠過于漢宋。又何讓遜于唐虞。惟
陛下篤恆信之本。加愼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
加不睹不聞之地。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
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從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
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
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
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不宜于
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于不經。故令數改則民
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
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
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
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
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翦蔓[illegible]未聞詔旨褒一
大善。賞延于世[illegible]始終如一者
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
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於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失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詼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蝇集一時，兎園寒士抄集䄂珍，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

翰林經濟　[illegible]二卷封事類　　　　二三五　　　　廣慶堂

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特類別，以備勸戒，删其無益，莫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欲令又六經缺，而禮記出於漢儒，䙝駁尤甚，宜及時删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illegible]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

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覆于淫巧，易制寺閣，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illegible]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乂，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于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侯臣于一休，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illegible]而土木

翰林經濟　[illegible]一卷封事類　　　　二三六　　　　廣慶堂

之工多起，[illegible]役于人[illegible]者驅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迦之說[illegible]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illegible]一處刑，不平京城之工役，流十[illegible]而[illegible]八十以無加，歸女帷薄不修，毋令逐[illegible]臣[illegible]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illegible]之宜，何用建除之說，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

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陛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但于要害隘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遂郡至望風而靡。良于不暇累肯不暇閲武備隙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眾。但勅有司以時葺補繕完之。以嚴月守之。以里胥顧設弓手課之。以弓弩無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負士有庄義田有

存皆官與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漢。于偽書令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男子必隨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禹不以為仇。舜不以為嫌。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令之于不義。則又何取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縣守令不憲田遊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

內外百司挾其屬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擎跽曲拳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贓惡罪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勵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譽說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命村道急于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擇。惟

陛下幸垂鑒焉

上中興正本十策封事　　　李賢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乎
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略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為
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勤聖學二曰頋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絶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頋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于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機之暇時賜省覽于
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頋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為之時求其所為要道先務今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杭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勵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以通下情[illegible]致治之時皆
陛下之能事也伏望
聖明深加省覽果斷而行以幸天下以光
祖宗以慰生民[illegible]延頸拳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誼辟之蹤焉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寒嗟夫言之逆耳者惟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奏事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事君者乎有犯無隱也臣覩
陛下即位以來雖疎遠之臣芻蕘之賤皆得効忠況臣職居郎署日近　清光噤默不言可謂忠乎噤默不言者臣之罪也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

何者
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
陛下不以臣卑鄙僭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于尋常萬一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寔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進言

一曰勤聖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于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始終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于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艾不休或留意典謨採為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

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惛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致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矣且[illegible]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盥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䙯御之箴[illegible]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illegible]無逸一篇列于講閣前代還逆為鑑圖書[illegible]于屏障此皆宋之人主也[illegible]之前代聖賢之君以箴戒為規鑑以寅畏為臨[illegible]內外交養而表

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儆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虛文略不省覽是以盤遊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作爲規儆戒之助摭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銘之座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存凡朝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微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心無不誠心無不正以由是而修天下自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二曰戒嗜欲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欲為戒蓋亡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皐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田于遊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于情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遂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絕去嗜慾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世未被其澤為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為念講周孔之遺編攷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念以慰

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不能為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屏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役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于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于此必不能專于彼矣

引內侍責諸左右恐非盛世所宜有也此言失矣

陛下于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游覽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耶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耶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
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
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明君而不法堯舜之道者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
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為
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未之信也

舉措失則窺探生此言有理

五曰慎舉措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皇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邇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慎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為圭

[illegible]

以與虞叔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于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即錄甚亦懼于自防矣是以古之明王愛一嚬一笑夫一嚬一笑尚不可輕況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
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于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于理而即止焉人望
陛下內則親夫宦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弼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
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此條論可稱當

六曰崇節儉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堯舜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孝文帝欲作露臺而惡百金之費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illegible]已具[illegible]泰而

此言節儉則海內富庶臣下豈敢奢侈亦舒要矣

上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忍飢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珍珠遂目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于漆素衣裯止于黃絁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君之時盖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華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況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諸司諸色買辦倍于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必須查究今日之費比之

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務用省減以蘇民力則

天下幸甚

畏天變引商宋四君遂成中興之治

七曰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灾異以譴告之為人君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変灾為祥轉禍為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并生于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于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得雨蝗死仁宗霖雨為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格天心変灾為祥遂享壽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

[illegible]

決地動殿灾蝗旱相仍天象交变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特廢黜奸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荅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于難由是観之灾異之[illegible]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illegible]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年冬奏来灾異之变必早夜修省以答天[illegible]以弭灾変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為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叙近侍之賢者俾其功不泯滅矣

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于國家者不為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illegible]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倹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illegible]奸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排人主之難或辭[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illegible]作威福恣快一時不旋踵而遺大僇者一萬[illegible]矣今

陛下左右內外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illegible]
慎恪勤匪懈守
祖宗之法絕外人之交蓋能以晉秩轉為戒也猶望
陛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群臣之時必親左右而近
[illegible]能[illegible]成今日中興之治皆臣功也可不勉
哉果誰取法乎前人與[illegible]理[illegible]存正直忠
良之人以載之方[illegible]之萬世後之人[illegible]而為之曰
當時[illegible]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令
名于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
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
不同而亦非矜行[illegible]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
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于清談虛曠放達而士
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
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世少有二代之風詳
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誤之
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漫然頗舌湧如泉士風安
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
法馳騖尚進何[illegible]取士風安得不恬[illegible]

士不與[illegible]實並進錄廉吏後以[illegible]之徒宜乎
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illegible]如護元氣
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illegible]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伏願
陛下取法于宋以振士風戒欺[illegible]以勵誠實疾奔
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諂
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
宋之可追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
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
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
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
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
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
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
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鼂錯
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

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
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
欲與聚所惡勿施此開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
代之民如以膠博沙雖散猶聚故也五伯之民如
以水博沙一日其聚散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逆禮
祖宗撫民之心發於惻怛之念于九重之上播
春風和氣之仁于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
于置郵而傳命蓋
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
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
下民樂歲
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摶沙而不散或遇
寇賊奸宄之變必不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于永久雖歷億萬年
斯可也惟
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上　高皇帝盛德封事　　陸可教

臣伏見
陛下遠覽千古動稱二帝三王之治雖英主如唐
太宗猶以為不足法可謂大有為之志每讀傳宣
批答及累次輔臣召對之語皆動引古証灼見時
宜雖深情廣計隔絕萬里之外控制撫馭動合機
宜可謂有大有為之才私自竊嘆謂有君如此斯
世斯民亦何厚幸乃今者朝講輟稀論奏留中
并無知藉藉生謗
陛下有聖人之實而不獲聖人之名臣竊痛之近
奉
手勅輔臣前者所進
聖祖御筆朕躬睹其睿藻弘謨真乃天授非純聖
至仁而何因思
祖宗訓錄乃今朝之實鑑豈可不得而知之命卿
等將在閣累朝訓錄副本謄寫裝成書帙以便朝
夕觀覽庶可以知我
祖宗治國齊家之法修身勤政之要是知
陛下心神所注常在
聖祖臣謹恭擬

高皇帝盛德頌十有二章章十有二句各為小序。
首述
聖祖明訓然後迺致愚意皆閑係
陛下身心庶幾便於修省願借數刻燕閒省覽一
過區區之心無他惟不勝一念犬馬愛主之忱仰
冀
陛下歷思祖德動相效慕以長享聖人之名永保
萬萬年無疆之壽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謹身頌第
一
高皇帝嘗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最難檢點我嘗
檢點此心與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
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臣愚
聖祖斯言非特肇建大業之本抑亦保泰壽命之
要故四十年間櫛風沐雨經營創業宵旰不遑而
精神强固聽斷彌勤年登上壽者此也夫人情欲
之所注皆可傷生而酒色為甚二物轉相助濟昔
人比之兩斧伐孤樹非虛言也臣願
陛下深思
聖祖身心兩敵之言日加檢省日加節嗇縱有微
恙不治自平矣頌曰人心出入乘厥氣機。

皇祖有訓默契危微防意如城則身吾敵嗜欲弗
侵內外純一不惟致治亦養壽元皇克欽德身範
具存嚴祀頌第二
高皇帝以存心錄成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
事神之道罔不誠敬故百靈效祉休徵數應朕為
此惧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
書欲示警戒俾子孫守為永法今者南北二郊及
太廟歲時饗享每令臣下攝行豈以
聖躬有恙起拜艱難不能成禮則請
齋別殿或勉行一獻令臣下終事則四遠聞之謂
陛下致敬祀事雖疾不廢彌足以彰聖人之孝矣
頌曰禮祀之禮明德惟馨必誠必敬乃格神明。惕
若皇衷克嚴對越上帝式臨盼饗若荅事先曰於
事天惟仁我
皇蒸哉
祖訓是遵講學頌第三
高皇帝與侍臣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
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
驕則惰小則陋即此仰
聖懷虛廣欲善無厭也

陛下臨御以來三日每講非祁寒盛暑不輟。臨古
帝王遜志時敏何以加此。邇者經筵日講暇歲不
聞。然怠之娛恐漸沉湎非所以為社稷也頌曰於
赫
皇祖天縱之知不自滿假典學孜孜先聖格言列
之兩壁若鏡對形鑒我晨夕
皇綿厥緒□□日新小臣作頌敢告楓宸勤政頌
第四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
怠而衰者天命人心大都向背皆決于此甚可畏
也

陛下臨御以來三日之朝寒暑不輟後乃漸多放
逸比來動隔數旬或曠然累月至于諸司章奏多
所淹閣豈以聖體未平之故耶寔由奪于多娛不
盡省覽又非所以傳遐邇為他日史冊之累也頌
曰安危之判惟逸與動
聖祖慈慮重戒諄諄如天斯運純一不已旰食思
艱宵衣致理
皇念祖德允迪廉懃光我大業億萬斯年家法頌
第五

高皇帝謂學士朱升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
為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
可使與外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
若寵之太過尤恐紀分上下失序近者竊聞道路
之言皆謂
□下□宮閫禮日漸衰薄臣誠不信然亦不可不
慎□□也頌曰妃匹之際人倫伊始王化根原寔
□于此翼翼
聖祖家政孔嚴去讒遠色寵非無偏嬖寵之禍甚
于□□何以示後女戒有錄身教頌第六

高皇帝諭皇太子曰吾身起田里凡治民旅理民
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爾生長宮掖未涉世
故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又
諭太子諸王曰吾平日持身謹行皆汝等耳目所
親見言無偏聽政無阿私必勤必謹惟恐不及汝
等知之否臣謹按
聖祖以身為的萬萬年聖子神孫所宜則效者也
今皇太子年且十齡皇次子亦六齡矣
陛下念及此一舉動一修省一喜怒可不斤斤自
飭為家庭觀法之地哉頌曰帝王盛德以訓于子

社稷之本。繫彼承華。惟我
高皇。動而可則。謨烈相承。敬承無斁。皇懋厥家。細
行必矜。繩繩萬禩。允為法程。御臣頌第七
高皇帝諭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
有壅蔽則耳目雖寄天下之事。俱不可為矣。又曰
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蓄毒藥。非急去之必為身患。
陛下聰明炳如日月。亦爲[illegible]。無奸臣得其間而入。
設為必不然之詞。以投其不可窺之隙。惟
陛下留神頌曰。疇謂大聖。而畏孔壬。孰忠孰佞。必
同厥情。好惡無頗。回邪屏息。濟濟衆賢。後先承翼。

我皇秉鑑。如日斯明。願謹用舍。以杜奸萌。納諫頌
第八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
機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然。爾等以
言為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于天下國家耳。往
歲元旦。
陛下面召輔臣。手出雜于仁疏。數其枉而直赦之。
廷臣喧然稱頌聖德。而以于仁為戇。顧先後建言
諸臣。皆有以罪之臣。願
陛下擴然棄過。將前後諸臣。槩從滌洗。庶不為

聖明。虛受之玷矣。頌曰。從諫則聖。厥訓自古。屈聖
從忌。惟我
聖祖。宣惟從之。行健庸之。執戇旒罷誘而容之。爰
作[illegible]大業。貽我後人。咸正罔缺。崇儉頌九
高[illegible]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于勤
儉[illegible]主。驕侈淫慾。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
亡隨之矣
陛下恭儉[illegible]然獨繼[illegible]造。可謂[illegible]月輸
未有止於[illegible]王節儉之名
陛下[illegible]頌曰。小費弗禁。導奢之原。抑抑

皇祖。炯戒其存。雕刻勿庸。淫巧必斥。匪費是靳。民
膏是恤。亦有明訓。藏富于民。我后聿思。是則是存。
恤刑頌第十
高皇帝嘗諭刑部官曰。民之為惡。譬如坊衣。滌濯
可潔。且求生于[illegible]。欲其得活。雖
矣。故凡從輕典。雖[illegible]其生。自然[illegible]之道
陛下優降滌冤之旨。特嚴酷吏之罰。一念仁心。上
通于天矣。而邇聞宮掖之中。殞命相望。則非所以
示恩也。頌曰
聖祖大德。配天好生。法所必罷。惟恤惟[illegible]。不忍之

□寔保四海皇極萬年于栗馬在一人愁嘆上干
于天。喜怒不渝帝德罔愆徵災頌第十一
高皇帝諭輔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
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殃以儆之可不畏懼
往者災異奏聞
陛下惕然動心諄切適乃少疎少玩似不經聖念
者星變日蝕比歲再見可不瞿然務修省之實乎。
頌曰天何言哉災祥示儆仁愛人君俾悔而省。
皇祖精誠上與天通屏斥儆異聖心冲冲箕範庶
徵在修五事翼翼我皇念哉罔從慝危頌第十二

高皇帝諭侍臣曰古之賢君嘗憂治世大哉王言
萬世治安之炯訓也
陛下當太平全盛之時機至易其逆之勢雖可坐
享治安而適來天心人事種種可駭積薪厝火正
可憂可慮之際而非安意娛志之日也惟
陛下留心省察頌曰安危轉轂天道之常未兆而
圖乃克永昌抑抑
高皇朝乾夕惕治定功成殷憂無斁創業非易保
治惟艱哉
皇念哉罔忽其安。

上講學親政二事　　王　鏊

臣竊念古之聖君所以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
上下之交而近世上下之弊多起于上下間隔所以為
上下之[illegible]者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
陛下即位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慮
[illegible]而不洽所望燕之間廣廈細旃之
上[illegible]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為治之
[illegible]日進于前萬幾之暇雖[illegible]與龍言之
[illegible]之要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既高宗
所以[illegible]學[illegible]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

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懸
絕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
從臺諫迭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
使得日陳于前總攬乾綱不[illegible]細務則思良不
隔疏遠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
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聖心日
明親政則聖政日修君臣之[illegible]開泰于一堂之上。
又安有闇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于今
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效其愚
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休焉盖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而宗成王不得專美于前矣

講學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盖上之情達于下下之情達于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盖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諸大臣在焉路門之門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盖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盖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盖亦三朝之遺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皇極門即古之正
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
焉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
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
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於
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
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誰或窺焉故上下
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深有慨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
下大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美
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劃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
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
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
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
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
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
豈獨除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
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二卷全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删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陳講學聽政奏　楊守陳

此奏勤直尤回本領董生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因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况逢天王之聖者乎臣請陳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熙為而天下治也今

翰林經筵宜獻[illegible]一奏參看

得於之內資於之外用字俱有斟酌

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良躬覽題奏而日勤於務若此不懈可為堯舜之君故天下皆忻忻踴躍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葢事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寔難

末段持久二言含蓄深而政論

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宮寮伏[illegible]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illegible]問以窮究聖賢之與旨儒臣肅然退略陳訓[illegible]不當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若從而[illegible]臣恐

講讀不下問說訓詁不詳於言其含蓄

陛下之得于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朝時之所接見者輔[illegible]臣之風儀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聞見者有官之退奏而已至于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官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

翰林經筵宜[illegible]一本參類

接見聞見所聽信三段論邊肝膽

陛下之資于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illegible]植[illegible]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illegible]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召而親之[illegible]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遠者異時將[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illegible]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illegible]勤覽者異日

此一段規諷而直反覆

將爐而歷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
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
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
筵則必擇[illegible]介惇雅之儒臣作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
加詳[illegible]講官或吶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
旁引曲喻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
言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

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
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為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
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
而無懈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于文華
殿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
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
政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與言則錄示講官或
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
而心清感少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際虛靜清
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
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illegible]一念之萌
一事之作惕然儆省必務去人欲而循天理使小
人[illegible]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
正事常執其中則
陛下之學于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
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殿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

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
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其[illegible]巡撫巡按
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
之事亦略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
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
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或
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

這一段曲盡政體

[illegible]先朝露……勞不敢……有此……方敢以……奏……之言可以……垂世矣

忠言，遂為此奏。然以

先帝梓宮在殯，初政最繁。

陛下方憂勞不暇，故此奏不敢遽進。尋蒙

聖恩擢居吏部，非復論諫諭思之職，故此奏不敢

冒進。今念臣當六旬衰老之餘，三年疾病之後，精

力方憊，神志且頹，誠恐一旦病不能起，遽先朝露，

則臣々忠款之心無由得盡。抑恐

陛下雖有堯舜之資，而無臣與陳堯舜之道，徒襲

近世弊政，而無以成唐虞之治也，故敢以此奏進

之。伏望

陛下恕其冒越之罪，察其忠款之心，俯垂聽納，則

非徒為臣一身之榮而已。

奏[illegible]世……激烈……忠相一無……所隨……義理……利害……所能出此

陳扶植綱常奏　　羅倫

臣

朝廷援揚溥故事，起從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

粗疎，[illegible]對大廷，猥蒙

聖恩親置首選，自感勵，思酬獎遇。凡聖學大要，

君道急務，朝廷失闕，綱紀廢弛，官吏貪酷，生靈疾

苦，風俗弊壞，士氣披靡，兵戈擾攘，飢饉荐臻，提其

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為萬言書，獻

於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報

陛下之恩。顧策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

百寮庶采，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

臣之所欲行。臣以踈遠冒進之人，[illegible]越職

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及

暇。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

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

常所關，風化所係，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

給舍臺官，有知禮義，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

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

若緩，所係甚切。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

即義之……昔……義吉……死……之言則……流……常之……矣

非

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

聖人不與。然先王之制、時政有失、庶人之議、猶得

以執諫、況臣備員近侍、蒙

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愊、臣之忠也。

惟

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

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

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焉非此不可以為國、家焉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代之故事、金革之舉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史筆書之、以三年之喪從其

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金革之事起復之、欲則賢所未聞也、

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欲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

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似與

陛下策臣之詞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欲

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擬先

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

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何以違故事以遂

前代之非、但當據理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

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

草廬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雖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節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

禮優二字直而又厚矣

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而移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

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親為當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優賢為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臣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次則仁宗之時邠州猶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強甚未為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内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

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感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事知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必欲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員則水隨以員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諫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

此段論賢之進言由不起復亦可當用其固將有外患也

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放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已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已之言則

察而遜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

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循誘之曰負天下之重任

惡

忤旨順旨之說雖然生亦有為矣筆端也已於忤哉

言亦能言不必違禮經損名節虧清化而打一分曉處

先朝之故事比年以来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稲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

厚澤足以洪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預為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諛悦上蒙天聽不曰此人雖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略為虛詞一有俞允欲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

[illegible]復於父初無與其子今或合館如故妻孥不動乃歸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之喪時方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之高風[illegible]其太學

生蔡攻之至數百人而富之竟亡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預為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預為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懲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謝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考[illegible]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

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愛
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
之列聞聖賢之道肯于其親無三年之愛乎持以
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
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法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
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
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
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
至也特在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
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
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
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
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
於外盡心喪于內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
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子靦顏為不
忠臣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
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
矣臣言一出化者皆忤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
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
曰矯激於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碍難行
近年以來類為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愚昧
豈不自知言忤于人禍及于己議出于今禍貽於
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
死為
陛下言之惟
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
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
天鑒臣謹奏

箴規違持養之方而無從諫止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

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文臣引之侍坐講論經術咨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以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辨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其于

聖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正德之先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子贊其達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子稱為難能則為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于繼述也昔我

太祖開創之功比迹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于後人者至備

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其盛德大業之增光於前烈者尤盛豈非

陛下之所當繼述者乎

先帝在位之日尊養

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游畋皆其善行之可法者

陛下所當遵守而不失又嘗念戶口之消耗而議撫卹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振舉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沙汰冗官以節濫用皆其志之欲為而未成者

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修會典則欲舉

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行其節修通鑑則欲攷前代之成敗以為法戒尤

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當取

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左右日與大臣議舉其彝典而施諸今日則為能繼述之道而見

陛下正德之實矣昔啓能敬承禹之道而建四百年之夏成王能式刑文王之典以衍八百年之

一

周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三曰謹大婚臣聞天子之於后猶日之與月陽之
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為重自古聖王
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
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於公宮有師傅
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後以成
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
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
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此節純則
言當求德閥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
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早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
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
尤不可不正也伏惟
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
偶然也今
皇上聖德英明齊質純粹天命降監必鍾聖女以
佑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召募采擇所得必非一人
伏望
陛下遠尊先王之典近取宋臣之言上思

宗廟天地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乞
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曰德
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
祥禫以成嘉禮仍照依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處
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儀擇師傅保姆之賢
修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除閑史之戒凡寢
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於邪教
之既成又以兩宮之命有關雎鵲巢之德當璽
樛木之行以母儀天國來正六宮然後設帳於
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
上天之不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詞非惟古
訓不違抑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垂法萬世而文
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
陛下之正德甚有大於此者乎臣老且耄不達時宜
而惓惓之愛
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萬死冒進狂言惟
聖明留意天下幸甚幸甚
四曰重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
令而詔令所以行天下者在乎其信必所謂大哉王
言者也苟發之不妄而持之以必行堅如金石信如

四時則數天之下莫不聳聽而歎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乃者

陛下登極之初渙頒

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局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塩粮為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勢要與上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為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歡踊

聖德以為軍民國害庶其有瘳今已朞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政塞不行而詔所載盡為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留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

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臣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讒某而姑息從[illegible]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五曰儆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之變以儆勤其心使之憂勤惕勵修政立事以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宣王之雲漢之虞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儆予為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以其能致敬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倫書所載我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而

聖諭以為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故減膳素食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既嘗素服徒詣山川壇[illegible]露處晝曝於日夜臥於地三日而大雨霈足又嘗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責宜加朕躬毋為民災其罪己修德若是故能開創大業垂致隆平而萬世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

皇上天生聖智勵政清明求言圖治孜孜不倦固宜其治效益隆而休徵畢至奈何即位以來星文示變霪雨為災天鳴於西土地震於南京而陝西

又有災傷之患生靈嗷嗷有識寒寒深懷不測之
虞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
皇上勵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
人但當合乎衆情即有違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
無功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
勢要陵持而百司不能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
愈急財已匱而修奢之無節若此類皆天心之所
不佑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
陛下法師帝王之法
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
言之意數告下土日與左右大臣講求致災之由
以盡弭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于天意者悉
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
庶幾精神流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
陛下之正德不為虛文矣惟
陛下留意焉天下幸甚

用忠言疏　沈一貫

臣聞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於用而難於言寬仁
之主其諫也不難於言而難於用何則上有雷霆
之威則下有權折之慮自非忠如龍逢勇如賁育
孰誰以言博危者然而一有所中若怒觸其機戶
捩其樞未有不從者矣寬仁之主上以藏汙納垢
為心下以批鱗料觸為志非特紆奇拖紫者後有
所建白以無負於明時雖岩穴之夫藜藿之士亦
莫不揚眉吐氣束帶結髮稽首于闕廷而願進其
辭識然而言者衆則疏牘日繁聽者久則情思日
厭寬大則從義常緩仁厚則不忍有所拂抑以日
厭之情而應於日繁之牘以不急之義而乘乎不
忍之心則天下之言有所壅滯於閽而不用嗚呼
盡忠竭慮臣之分也固不以難言而卷舌從事轉
圜君之盛也亦何可使有不用之言哉臣觀于
往古言之不用其弊有五而濡慢捍拒者不與焉
上陳五帝下述三王以為是耶則安于習而不能
變以為非耶又聖人之道也故優詔答之而實以
為迂遠不用其策其弊為弱率循常式下無求言
短刻長章受以飽蠹其弊為故論說齟齬以為太

此非一更其轍而屬之專官
朝廷有後時之恩宗室無參沾之望則省去煩苛
而令撫臣以時具奏之議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
封襲有據報孕明則報生之情易稽是報生報孕
之議是也宗室請婚多以結勘延請怨曠無聊遂
至觸禁乃并其世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亦不能
必夫從儀賓例業已奏准而以撫臣勘詳許之成
婚之議是也庶宗雖為疏遠然其初一脈耳以一
脈之親而坐視其飢寒而不為收卹則恩薄且有
意外之虞欲為制祿則於何而取之然則取絕府
之業為分贍之資而并諭諸王以睦婣大義令其
各出所贏以賑之之議是也宗室聚處太繁既難
為生又難鈐束動輒圜視而起有司莫敢誰何衆
則易譁分則易處其勢則然矧夫有如此類初封
之時禮官為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王官類以闒
茸不勝任者處之人自以為左遷無復顧望依阿
媕婀一切奏報輒以賄成胥濫滋多端在於此則
夫稍用才望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遷擢而
否者亟行罷斥之議是也臣所謂未盡者有七焉
通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號相懸威權自別上令

自天子即少有未愜而人亦安心服之藩王即通
融得宜而衆猶未服矧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不
知體
朝廷均公平溥之意而以私盈縮其間終恐萬目
睽睽衆口嗷嗷奏
請之擾安能無越關之禁安得施故臣以為必出
自
聖天子為之主張據王牒之數仍舊祿之額各隨
藩封欽定名祿而後可以杜弊端一衆志此其未
盡者一也爵秩之班本自相準爵然而祿亦然則
人各安其分而無所覬爵然而祿不然則彼將曰
主上授我以何爵而食我以何祿也且悻悻然有
觖望之意矧爵漸限而漸降漸降而畫界今既畀
矣今就四民之業必欲然而樂不然身叨封爵而
業同編氓體被冠裳而手操雜作非獨彼不願為
即為之而不足以資生不徒以體統亦為甚褻臣竊
以為封爵終不可不限[illegible]未盡者二也許其仕
進是[illegible]而以為鎮輔品秩既高改授不便欲止于
奉尉[illegible]軍似亦太狹夫吾非強之從也從其好耳
彼其好不在原封而在仕進彼自有所利焉今有

自[illegible]晉防臺省者六品或七品也而人無不樂於
防
[illegible]
朝廷亦聞行之在宗室猶獨異乎貴臣以為無志
者不強使為而有志者不論親疎遠近封之崇卑
一聽其應舉試官無所限制不獨於情為順於費
為省闕之羽翼將在乎茲此其未盡者三也夫業
已聽從為民之例即與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馴
良或親野而農或出境而商無所不可而獨於宗
室厚為猜疑嚴於防範毋乃過乎出城之禁不弛
即善謀生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之利而荒頹

驁惰寧不肯就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孰
與曠然一弛諸禁令與四民自便之為愈乎以為
任意出入虞生意外則令有司奉三尺制之彼亦
將有所畏此其未盡者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所
愛惜往往作奸犯科有司不知其為民為宗一譴
今有則宗多得管理尚寓稱宗學又爲化科一又虛設
訶之輒藉凌虐為辭謹不可禁徒責之長史教授
輩啟王戒飭終於虛應故事互相容隱而已臣愚
以為竟當隷之有司降之
勅旨令得引繩墨行事夫奉
旨而用刑則非有司刑之而

朝廷刑之也刑設而不犯則非薄宗室也何為吝
有司之事權養宗之費而至於罪見遐棄而後
甫焉所失多矣此其未盡者五也學記曰相觀而
今試宗中學者並入膠費亦爲刈摩之意
善謂之摩古者太學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者皆與焉夫元子
之尊俯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為齒豈其不
自貴重哉夫亦以作其觀摩之意而消其高亢之
心故曰其成也恭敬而溫文則入學之效也今宗
學中所與游處者不過其宗之人爾相與溺於紈
綺之習惡知有制節之風相與安於愚昧之資惡
知有習誦之益如是而望其有博極羣書之劉向

精曉雅樂之獻王出乎其間難矣臣以為第令肄
宗學以後李之官量之例官不貴祿者亦可行也
於學官與公卿之子弟並受一經而令督學憲臣
試其優異者並得應舉並得廩食而於其所在增
設廩額以待之以得以次而貢乎
天府漸摩既久性亦化而翕然不禁而自消濯磨
進取之心不誘而自勵即宗學可以無設此其未
盡者六也儀賓欲其習學曉之應舉似矣而循議
不絕其祿者得無以舊制難廢寧從其厚耶臣以
為儀賓家溫飽者多彼其志固在聯婚

議者之擇斷斷可守準亦順情亦妥也

王室以為妻壻不為行誅也使直庶民子耳有如
與庶民姻也者何祿之有祿既不設人皆昭知既
無所覬而來自無所觖於後可以省費而於人情
事體亦無所傷臣終以為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七
也抑臣又有說焉方今事大而難處者莫有過於
宗藩而其不可以不亟為之處也亦莫有過於
宗藩臣自睹正嘉以來下之所以游談聚議
上之所以咨諏采納以求濟急之方善後之計者
數十年於此矣而竟未有所定則毋乃議論多而
決斷寡乎盈廷之言誰執其咎道旁之築安睹其

緣中皆至議論到此似宜從更一紛

成竊計諸宗之生有在建議之後而壯而老而傳
而議循然懸而未決也失今不決生齒之繁日不
同而月異其勢愈重議亦且愈難書曰惟克果斷
罔有後艱此在
皇上奮然獨斷而行之耳臣聞之王無全瑜事無
全利必全瑜而後收王王終不得必全利而後舉
事事終不成瑜掩其瑕則收之利多於害則為之此
哲后之卓識通士之嘉謨也甲可乙否漫無取裁
臨道築室坐決千里即使子房借箸賈誼太息亦
祇為空談而已伏惟　陛下裁察宗藩幸甚

正紀綱厚風俗疏

高克正

臣聞之天災地異不必為人國患國有大患二紀
綱陵遲風俗[illegible]頹勢敝於偏微寖流於鉅衍漫淫
衍決非災非異而患加損焉此撫化存亡之士所
為明不再計而方不餘挽者也今天下災異不為
少矣天鳴地震大旱川竭物孽[illegible]常世屬搖動所
至[illegible]然臣以為是發於有形同聲而共[illegible]之達
上[illegible]內外發戚之資也乃若紀綱風俗
[illegible]之漸非從天降非從地出[illegible]若
[illegible]其[illegible]乎不知底止也賤妨貴少陵

長[illegible]親新間舊古所謂逆也而今倪焉之[illegible]衰
淺比說訐[illegible]族士人之巧今怪民之[illegible]大
防極禁也而今方恭表於世[illegible]可謂月異
而歲不同矣夫齊俗之人[illegible]者也不能為
倡能為倡者皆喜新好奇辯黠而強有力者也辯
足文姦強足脅旅而用濟其新奇之好新之積也
日益為故奇之積也日益為常而今所謂[illegible]者
日益非前之故常矣議論詖僻是非揉亂陽託於
公而陰利其私讓其諱名而掇其默實使流俗之
人耳目漸化恬然而弗怪在事在前却左右皆虞

之見之徒慨然持議破疑惑起危殆酌寬嚴之宜。使大臣得為

陛下守法天下幸甚臣不勝惶恐激切之至。

公理精深揭詞激婉處置切當有用之文章也

正人心定國是疏　　劉孔當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有變而不可殽者人心也有公而不可撓者國是也兩者倚重而其勢亦相因以成世之治也以國是維持其人心而其衰也以人心搖動其國是故程治於承平之日則國是重而株幹於壞亂之世則人心重何則人心者國是之所出也蓋昔者孔子相魯而誅正卯夫祿去政逮魯之國事非矣正卯故聞人疑亦時所托重孔子即不引之同升以紓魯衰已矣若之何其以僇也蓋曰祿去政逮其患在國是而卯之偽言

引誅正卯事重在人心上說出國是甚洞林時一意

偽行其患在人心患在國是者迹之可據吾得徐脩其壞而振刷之而患在人心則即之無端而隨其所入其禍不可勝言且正卯而非聞人則可正卯而聞人其登高而指嚮之益烈使其奸得售禍當不止如祿去政逮之僅僅已也故斷然誅之而不疑乃今之人心視正卯又何如矣臣不敢毛舉舉其大者略有五嫉蛾眉之善淫笑瑾瑜之有纇過信拾塵之疑攘擗機蜂之迹其為心也娼而多忌攟摭齊諧以肆雌黃剽拾塗聞以為左驗使西施以善毀蔽妍申椒以逐臭縱芳其為心也狹而

五者人情之所必至處[illegible]工巧大弊風化矣

之賁欲而如議躁而如靜邇終南之徑途修深源之大智其為心也鄙而多飾將有所毀而佯譽之將有所擠而佯睚之匿怨而論交外合而中離其為心也周而不淑喜出位而生端好盡言以指過批捩而捷纖介之欲鼓頰而爭棘猴之辯其為心也直而不衷故此五者至亡等也至罔上也而其人方自以為得計世且以其多端而才之以其遺榮而高之以其不避而壯之遂使後生末學轉相麵附人聞令下則各以其私議之言不期中實期于營名事不期當机期于標異其究至上不能以

今日人心之操出于才智華十九而浚焉勵亢實行衰言之士不日為迂則以為狡矣其畏至存也

一令行于下而下不敢以一事呈于上議未定而復有議者焉未定之中復有未定者焉彼此相睨以為不可控摶之物謹積而藏之以俟議之徐定而已嗟夫國事至此是於何有而議者猶曰無動為大耳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當今人心不啻什伯正卯而世無孔子若銳然一正之

陛下又恬不自念誰復領此蓋自古人心之不克正有二有以因循而不克正者有以操切而不克正者平居無事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惧其多

因循操切[illegible]

口可而勉徇之惡虛其意也而兩存之此以因循為政也因循之極其弊為激憤其躁也而不勝束溼之急嘍其勢也而不勝決瘻之私悁忿而不嘗其後[illegible]而政遊其中此以操切為政也操切之極其[illegible]非所以正也激又非所以正也臣所謂[illegible]不主因循亦不主操切其要在鎮之以靜而鎮之以實而已臣請得終言之凡人主之欲振國是者必先以言犄當塗當塗一不察而稍動于氣彼乃得因其動而搖之是故上之自辨愈明則下之煩言愈嘖下之煩言愈嘖則上之持法愈疑

以鎮靜窮人之術則何動之好矣

夫上之自動下之資也莫若默操其衆之所不言而然者而固持之所當雖百詆莫易也所不當雖百贊莫徇也其勢[illegible]者無不敢與之爭徐為之漁其羣惟是簡公忠者以風其陋簡惇大者以風其詐簡易直者以風其隱夫彼惟幾卒于一動而以持吾彼以簡若此其術宜有時而窮此所謂鎮之以靜也人臣苟恪其位[illegible]以勤其官雖辭御攜僕是寔有業而好事者務出位以營名上之人每不程其業而名是徇彼知虛名之可規實[illegible]也其誰不動行之令誠申明其制凡大小臣工[illegible]

以嚴責實人之名則虛張之弊矣

其官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官雖無咫尺之與必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官雖有赫奕之名必斥黜陟之道如此其明也其誰敢以買鬻之故越職而干大位此所謂嚴之以實也雖然猶未也苟上好而下不止始乎靜卒乎動矣上責實而下冒之不止始乎實卒乎虛矣臣以為本在
陛下之國是
陛下之國是也威福者
陛下之威福也
陛下親決而羣臣受命焉則人有啟沃之益而美常歸上
陛下深居而羣臣受讒焉則
陛下有獨斷之實而疑常在下疑生謗謗生惧如此而欲其鎮之靜而責之實必不幾已
陛下誠為人心國是計何不日御便殿延見二三大臣日討萬機而申儆之其福也唯命其威而劓之也亦唯命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鄉而各釋其釜鬲之疑定則不摇靜而自靜不期實而自實又正人心定國是之本也雖有正卯百輩何患之與有易曰正其本而萬事理惟 陛下留意焉

繫尾精析獨斷聖心樂君也歌服

區分甚切世風稱適大神大救

明學術正人心疏 沈淮

臣聞天下有無位而至貴者其權莫重於學術有無形而可憂者其害莫甚於人心人心之相入也其相傳不以口語其相視不以形影及其浸淫而既至於成風也雖有爵賞不能勸雖有刑罰不能威而惟學術可以挽回之挽回之有道則爵賞刑罰所不能得而此能得之不然忽其可慮之深而安其已成之俗炎炎而生莫知底止其究也爵賞刑罰絲歸於無闕而闕從之甚矣經世者之不可不熟慮於斯也以臣觀今之人心則竊意其可憂者
朝廷有不能全之體統而下又苦文法之繁大臣有不可言之事情而人尤嘆沮遏之過持議者人一其言而其言又未必顯出蓋有言若此而意在彼旁觀者人一其心而其心又未必常然蓋有始謂是而卒謂非未事而可與否相疑既事而功與罪又相疑在事內而人與己相持在事外而意與勢又相持凡此數端恫疑恐惱沮任事之心銷公忠之慮隳順治之實啟覬覦之萌陵夷衰微大率由此宜乎

義雅中要見精要無一言不動破事理

說理透入心髓

說氣節[illegible]情

說躁進[illegible]中[illegible]

聖君賢相之愁然深憂思所以勸之威之而莫知所從者也而臣以為此學術不明之故耳何者今之言學術者愈多而人心愈至如此此以知學術不明之咎也夫學術亦人心之所為也惟人心不正故以其非學術者為學術學術不明又以其憂人心者禍人心固不可不辨也今學術之晦者有四而其原皆起於躁進臣請得悉數而陳之學術有在於氣節者然古之氣節意其身家而今之氣節未忘其利祿學術有在於功能者然古之功能隨事而效之今之功能必出位以求之學術有在於道德者然古之道德微之君民親友之交今之道德課之虛無寂滅之地學術有在於議論者然古之議論乃天下萬世之同辭而今之議論乃數千百人之共見若是者何名何習也是人心不安於無事也不安於無事是幸天下之有事也下者厭苦階級覬覦捷徑而欲倫取富貴高者惰窳日久不見艱鉅不知其不任而欲輕見情實一人唱之十人從而和之躁進之心人孰無有炎炎附之浸以成俗遂自命為學術如是矣而不知其果是耶非耶且夫三五為曹。已足抗尊而況舉天下而

立大之詞令人興起

風化帰里君相千古不易之談

為曹乎臣甚憂之臣以為學術者亦古仁聖賢人之所立也謂其佐天子之教化美天下之風俗也如其害天子之教化傷天下之風俗則不可為學術繼自今乞申飭功令廣厲正學勤宣德意示必行而明所嚮不取詭隨亦不必尚氣不容偏陂。亦不必急功不離閫域之規不必異趨以為高不遺邑里之言不必挾舉以為同夫人心之同極也爵賞有不勸而勸於鼓舞刑罰有不畏而畏於譽議勢固然也亦在因其所固然而洸同之使是非枉直之途顯白而不敢惑乎人心正而治法行矣或亦可以助爵賞刑罰之所不及也雖然學術者下之所明也紀綱者上之所明也惟明恕之官能以學術佐紀綱又惟仁聖之主能以紀綱持學術是故喜怒時而下不敢負氣節綜核審而下不敢炫功能人倫明於上則國無奸民公論出於朝廷則士無巷議賞罰不濟人心自定世變不足虞矣夫水之在江河也其平中衡而其流注於百川故不溢也上化而為沮洳則下生其波濤此為政之善喻爾臣竊惟 陛下勵精太平而圖其不協所以愛人心者甚至臣敢剖明學術用助聖思 伏惟[illegible]擇

正士風疏　黄洪憲

臣聞世道之汙隆係士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政教之廢興是以聖王觀時世之變權化理之端以丕變人心釐正士習自由之也皇上紹天闡繹布政頒常一二元老若吳撫事起弊維風天下回心嚮道滌瑕蕩穢而鏡至清矣然積習既久而一時之明作猶未能力挽其頹波詔令雖勤而有司之奉行猶未能實宣乎德意則士風之敝溺焉而莫反也臣目擊流風心懷杞慮敢摭拾一二有裨于士風者敢為皇上陳之一曰去浮靡今之綜覈嚴矣而勤慎之風未著凡以浮靡未盡去也去之當自京師始今為京朝官者率多玩公務而急私謁怠職業而尚靡文或飛刺而投報或馳驅而祖送自朝及夕大半于車塵馬足之間職業不修恬不知怪而人情稍或失撿一似重有負者至于途遇卒遇右揖則轉而在左左揖則轉而在右煩文縟飾此于國務何纖毫補而衆且皇皇不憚勞者謂非是則無以獲譽而弭謗也以故郡邑承風趨走伏謁而公移置于高閣民瘼等于越秦矣臣愚則以為國之政

務無窮而人之精神有限使以投謁之勤勤其職業何所不修以畏謗之心畏其職守何所不立請勅諸司自公務外凡刺謁祖餞靡文之類一切禁止則精神自倍靡費可省職業專而事功興矣或謂此非人情也而不知奉公守正惟益于國而已何兜鄙哉二曰止奔競夫今之苞苴不行矣而奔競之風未息凡以趨向未定也蓋今之趨勢者以趨市門貴顯則踊者為僕貴踊則僕者為踊單庇而前儀於而言比周為黨以求尊與或勢入相軋則貪緣為閫甚或驅輪之徒造為関說以示邀衆而躁進者爭相奔走雖銓曹屢申戒諭而卒未能息者以習之由來有漸也請勅銓部奬恬靜之風勵高尚之節須示天下明知意向使位于下寮者一如大臣羔羊之節處于臺郡者一如朝堂素絲之風則奔競之習不期而自息矣三曰明是非今天下之士瑣尾因循者多慷慨任事者寡良以毀譽失真趨向無定以致任事者多欲顧之虞善官者多巧藏之計一事而善非不心知其當為也或以庸衆人所不與而不為一事而不善非不心知其不可為也或以庸衆人所

與而冒為之沾沾首鼠于國家何賴焉請
勅下諸司務崇實意誠心任事者勿以流言見阻
因循矯飾者勿以衆與被徵則公道昭明人知自
奮而國家不患其不修矣四曰禁佞諛今之為士
者率貴取容而賤正直高口辯而侮木訥介立獨
行名之曰愚奔走馳騖名之曰通竅一云不黠名之
曰鈍天下大抵衆患皆事佞
諛矣即有一二敢言者一旦鳴輒此去欲士風之
振也得乎請於今更啟言之士而剌口者不容旌
直節之臣而快望者必黜凡建言得罪諸臣一一
召還量者諫不使終置則士氣作而諂諛之風息矣
五曰禁黨同今之為士者固多同道為朋者也抑
或有和光同塵者當其同官而家同閈而居也其
甘如醴其膠如漆竊險利于坦夷藏机緘于恢詭
煦煦愉愉衆且目之為和道也及其利害相傾慘
于五兵聲名相激戕于百戰官位相取利于机弩
或起事于此而嫁禍于彼或陽與乎彼而陰助乎
此非惟自相矛盾而國事且從隳矣請
勅諸司勵同寅協恭之風黜脂韋澳涊之習視人
猶我視國猶家毋循私而悖公毋黨同以伐異則

平康正直而雷同之風息矣六曰禁清談昔孟子
距邪說放邪詞清談成俗典午中衰此不可不慮
也今天下之言道學非無一二清修之士然多有
盜跖其行而孔孟其言者創書院以聚徒著語錄
以惑世使學士薄舉業而不修縉紳棄官守而不
務覩望遊談以希終南之捷及其終也或敗節於
貨賄或毀名于無檢皆此輩也今世雖少息而餘
風未殄請
勅中外諸司及學校憲臣學者務以實行相勵而
毋襲空言以廢時仕者務以實政相規而毋恣清
談以荒政如有不言而躬行者得以不次薦擢則
人爭自濯磨以崇實學道德一而風俗同矣微臣
戇直罔識忌諱姑述見聞條為六事伏惟
聖裁

重爵賞疏

許國

臣聞周官八柄爵以馭其貴賞以馭其幸爵賞者人君奉天之大權非以一人之私用也故匪德匪功不得濫及然後爵加而知榮賞行而知恩爵賞及于一人而千萬人勸自唐虞以來未有能廢爵賞而治者也顧重用之則爵賞重而臣下勸輕用之則爵賞輕而臣下玩公私之用不同而理亂分矣今

陛下踐祚之初乃四方仰望之日左右以私事

陛下者固將幸

陛下之推恩而君子以公體國家者尤將與

陛下之謹始今潜邸舊臣内自閹官外及衛卒兢非覬覦于

陛下者陛下既為天子則爵賞皆自己出况此輩服事既久即念其親近而錄其功勞在人情似不為過且累朝相沿習以為常使盡抑而不行彼且觖望臣不勝區區愚慮竊欲

陛下重之而已昔漢文帝施惠天下遠近和洽然後修代來功唐太宗官人必視其賢才而于秦府舊人雖後之而弗䘏彼二君者去古帝王遠矣尚

近年說話不獨人亦不禁近人

備重爵賞而不輕于其所私如此今

陛下之爵賞非

陛下之爵賞乃天之所以授

祖宗祖宗之所以授陛下縱欲輕之如天與

祖宗何且後世之賞非一端有以官爵賞者有以華服賞者有以恩蔭賞者有以金帛賞者夫金帛猶之可也而前二者則必不可以濫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繁纓不可以借仲叔而郎吏不可以私館陶蓋誠知所重也至于金帛雖若不足甚惜然内府之一金民間之百金也内府之寸帛民間之丈帛也國家之用度方詘而閭閻之脂膏甚艱取之錙銖用之泥沙

陛下其忍此乎臣故昧死請

陛下日御文華與三四輔臣府部科道參稽舊制酌其當否于不得不行之中而調行其所當行之節無已則寧以金帛無寧以名器寧使昔浮于今無寧使今浮于昔即講讀侍從諸臣理宜加恩亦必量其才德高下而勿槩為超擢則恭顧之仁旌别之義蓋兩得之至于錦衣之冒濫中書之繁冗光祿鴻臚之猥襍内官各監之橫溢料匠坫衛千

近年說話聖天子繼有私恩亦當深願

精到此即金石之言亦不可不

謝之謹繳之耗亦住可並矣

工部黄冠墳迹于太常凡若此類不可勝數又兩宜清查于既往而禁止于將來者也如此不惟激勸之典可明而耗蠹之弊亦革矣其于新政不無小補伏惟

陛下留意垂察

條陳銓衡書疏

許國

以公心發公論堅可行非徒為胡說也

臣聞皋陶陳于帝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夫安民惠而先以知人之哲則天下之急務可知已矣總在庶官而簡任在吏部故吏部注選是曰銓衡夫衡者持平以權物者也其為鈞為石為兩為銖隨物低昂而輕重不爽焉天下之治自米鹽瑣屑以至幾務鴻鉅孰非人為之者各部所司治法也而吏部所司則治人也傳曰有治人無治法人之才品不一譬之梁棟桷榱短長大小用各有宜適其宜而用之非直曠事抑且為棄人矣故善用之即樵儒奏功不善用之雖楩楠無以自效何則枉其才也然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古之治天下者在知其能知人者而用其能用人者故知一人而人各進其所知用一人而人各當其所用天下治矣後世不務能故知而用之難乃一切取辦于資格稍稍出于資格之外輒自以為嫌疑而人亦共嫌疑之苟資格而可也則按籍叙名一吏之任耳惡在其為銓衡之重哉今資格既定誰敢紛更臣竊以為一定者法變通者人假令吏部者漫無可否而惟資格之循是衡

知其能知用其能用矣破資格之偏蔽也

有權之通而權衡之平不得與何得何異

所無權也徒破資格以徇其私而可否倒置是持衡不平也持衡不平則有國典在若資格之外或有可變而通之者要不當以一人之嫌疑規避于其間蓋非權無以平其衡也謹摭愚見條六事以備採擇一曰止棌例夫棌例之興始于何事在洪武永樂中未聞有此計事之臣不為國遠慮而徒苟且目前之策遂使鬻爵之令行于清時臣竊悼之周官生財豈無其道奈何以時詘而輕名器且官以命賢非為富也科貢吏員三途並用歲有定數其所進之人與所缺之官相等故仕無冗濫而

翰林經濟宏勳 卷三 銓類 五十三

選法不滯自棌例繁與胥監椽曹徃徃率以貲進集而需選者動以千輩于是正途反壅貢生典吏至有白首而不沾一命者夫此輩皆富豎為商賈而牟利者也既彼以利博官必且以官征利而國又資其俸給復其戶丁益倍償之矣然則國何利焉甚者中書英選府事清銜今皆富民與任子盤據其中羣然坐耗一無所事臣以為棌例不止而欲銓選之得人是濁其源而冀流之清胡可得也二曰先保舉國初用人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等科或從者民稅戶人才多出

以利博官以官征利以子母權其什伯而千萬之矣甚則隳職

上所親擢故得人為盛其後並罷惟重進士一科及第三人既躐而居清華之選矣至于二甲與部屬州守三甲與評博行人府推縣令資格一定若其固然者選法則視缺多寡先內後外以次而銓果賢當其用乎故偶值其內雖有龔黃之才而絕望于州縣偶值其外雖有汲黯之志而違願于廟廊臣以為人之所長固非旦夕之所能辨也其德行政事文學言語著于鄉閭者必有素矣故釋褐而後宜令同鄉而仕者互為推舉無令保任吏部明著其等量才銓授勿以資格拘焉其推舉所不

內外先後拘於一定此資格之弊所由起也

翰林經濟宏勳 卷三 銓類 五十四

及者然後以次而銓庶于注選之中稍寓辟舉之意三曰崇推讓臣聞虞廷命官濟濟相讓而有宋盛時因其舉官自代之制凡官授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所司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此其法固善也今誠倣其意令陞秩而去者及老而致政者病而請告者並舉一人以自代而付其表于銓部雖不必一一盡令代之然異日不次之擢固可按籍而稽也且賢才不蔽而禮讓風行唐虞之治豈遠哉因以廣咨訪古之名臣吐哺握髮以下白屋此其心非徼惟納賂也思

自代之事恐亦無不避嫌之人也似亦難行

銓部之選與心開舉殆不

為天下得人而今一官吏部即閉門謝客深居眷高詞色不少假于人曰体固當是不爾無以避嫌遠疑夫人患其心未公耳心誠公矣人固諒之何嫌疑之有

天子既付以簡别之義乃不思吐握自效而一切務與外人隔絶將何以審察人之才器而盡其所長臣以為宜弛滊幅而集衆思庶名實不謬而注選咸宜矣五曰均外任夫攬天下之才俊入使長之出使治之皆王臣也今士大夫悉輕外任一捧吏檄輙快快以去而銓衡亦自輕之盖其禮遇殊

州邑長吏必以歷練者處之庶土俗民情可得而外無不治信此任不可輕也

絶焉且夫擁百里之地膺民社之寄其德意朝夕可及于下而一方休戚關焉視内任尤為近民又其勢得自為胡可輕也臣以為一州一縣之長且勿遽以書生試而初任者第處以内屬外佐俟歷任有聲然後遷焉即自内出可也至于教職乃人才自出之原而令之選任亦太輕矣遂使乙榜舉人亦不屑就而往往以衰老庸流當之尚安望其為

國家尊師道而育人才乎故教官與州縣並所當重其禮遇宜視部屬相等而後久任超遷之法可

[illegible]

行六曰嚴吏胥夫銓司非久任素練法書條來必盡諳故吏胥得緣而為奸臣以為銓司非獨官宜得人而吏[illegible]亦不可輕也今辦事吏類有頂頭而銓部吏循習[illegible]六至千金此何為哉則其弊端可睹已且吏胥多端而官亦或為把持至于方面入覲而銓部亦有需索意稍不得輙加淩轢焉若此者[illegible]即知之亦或有不能禁若其非所以重[illegible]而尊體統也臣以為此等皆當嚴禁而銓部之吏尤宜慎選有鄉行者以充然後弊端可革而銓衡可平今之處吏員者亦甚忽矣夫人之可

札得掾非上激勸[illegible]

任而使者為其有禮義廉耻也吏員辦事為將官之非以為役也奈何分撥各衙門使執僕隸之役若此者可復令在民上乎廉耻既亡將何不至古者用人周先以禮知[illegible]可勸勵今舉人尚令投牒自進何有[illegible]而欲吏以廉耻自持[illegible]而尤當稍遇以禮乃有仍前為弊[illegible]法不貸盖不惟銓衡可平而吏[illegible]臣所條六事計涉迂疎知不適于用然[illegible]

堯舜在上得竭芻蕘固不必謨合臯陶而後可陳

于前也，况知人安民之訓，亦臣々生平所誦讀者。惟

陛下留神采察，

特勅該部議其可否，量賜施行，不勝惓々，謹疏。

考民務以定陞遷法疏　何宗彥

臣聞海內所以承庥保乘，玄德之風，茂太和之理，惟臣愚賴而明主所以嚮世磨鈍，較月旦之衡，鼓作忠之氣，亦惟法是賴。法也者非然々。然操三尺之法，吹毛索瘢，令豪傑之士胸次結約而不獲展也。盖詳者詔賞之公器，而綜核者馭世之大權也。以公器而戡彼於猾胥之積猾，則使才臣不進；以大臣而試，悞於勝虞之所，則則使爵命無章。是故古之帝王試功考績，黜陟明斷，々然不敢假貸於法，誠重之也哉。

國家建官之制，上參虞周，郡邑之吏，統於二千石，遞而統於監司，又統于撫按，大小相維，尊卑有等，法制然具矣。顧邇年以來，官方漸異。上之臨下也，以簿書期會為首務，以造請勤恭為恭謹；下之事上也，以奔走應對為職司，以蒞政臨民為餘力。故其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饑八之奉、素修之饋者，往々擯抑而机圖；如丸才決如弩，伺上旨集権下者，輒露章薦剡，致位通顯。天下之波流茅靡，非一日所致矣。夫吏為民而設也，非為吏而設民也。一人愛之，一人之吏也；千萬人愛之，千萬人之

幽王直而鈍國皆亂，世風之所以日波也

愛人者必不媚人然以一人之不媚而奪千萬人之所愛也世風民生[illegible]矣

吏也今柰何以大吏一人之愛憎掩小民千萬人
之愛憎乎棄周鼎而寶康瓠駕罷牛而卻騏驥乎
是而幾在宥之化吏稱民安之效何可得也愚臣
伏而思之則亦不定法之過耳夫法也者人主與
天下共操之者也法未立雖上知滔俗而阻法既
立即中材渴跂而趨伏乙

皇上與二三大臣酌定民務之最重者列為五事
以考功能而樂指之非是族也不在樂典一曰除
敎化益風俗理亂之原也今士競於庠序譁於伍
在位乏羔羊之節閭閻多珥筆之民日漸月靡長

此安窮有能躬行化誨如古蜀郡栾城之遺乎必
核其條章謂何毋使襲教化之名而鮮其實也一
曰勸農桑蓄積貯生民之大命也今力本者寡逐
末者多江南有不耕之人河北有虛曠之土日般
月削行且坐困有能躬行勸相如膠東南陽之輩
乎必核其露積謂何毋使襲農桑之名而鮮其實
也一曰戢盜賊盖人心思亂憂在土崩今困於征
徭迫於水旱萑苻有庚癸之呼市井有赤白之丸
此非細故矣而綏懷之略捕緝之方今百姓賣刀
劍而安井臼也豈無安堵之實蹟可核耶一曰重

今之勸農[illegible]盜賊甲令中春秋事耳[illegible]

士未遇報曰[illegible]

刑辟盖人命至重得情可矜今法比秋荼網同凝
脂肺石少不冤之人棘木多夜哭之鬼此不非細
故矣而明察之官忠信之長令民自不冤而刑可
幾措也又豈無囹空之實政可核耶一曰嚴操守
蓋六計考成察廉為首今黷貨風成肥家念重慕
鄧通之銅陵營郭況之金穴所謂浚民以生而非
生民者也夫天下非乏賢也豈無卻姑臧之潤而
以清操自樹者乎則核廉之法又不可不熟講矣
之五者民務之最重最重者也上關國計下係官
箴唯是著為令甲懸之象魏令撫按據此以列薦

劾銓部據此以定陞遷語曰一夫善射百人決拾
有不濟然矜奮自効於綜核之朝者非夫矣抑臣
又有說焉薰蕕不同器宮商不同調故使跖而舉
夷跖弗能也使史鰌而售知於彌子史鰌亦弗能
今撫按果皆賢者乎為賢者舉則洵賢矣為不賢
者舉則又疑於不賢矣傳曰惟賢者能舉其類詩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臣以為舉主而賢則所舉
者久任而超遷之可也舉主而不賢則所舉者廢
格而不行可也一以抑豪傑躁進之思一以杜奸
雄奔競之路此正本澄源之術而閣部大臣之任

惟賢知賢[illegible]

今之仕路展轉遷移於孫立衡行之八累九重之弗知耶抑聞稱者之無人耶

也雖然猶未也賢者之未進考不厭詳用不厭慎
賢者之既進信之宜篤愛之宜周今
皇上瑩精理道延訪嘉猷蒲輪公車之懿軌貫相
望於岩中矣夫何靜攝日久泰道弗交釜鬲之勢
成宮府之情隔今日信明日疑今日進明日逐言
及穀康見謂賣直言及忠耿見謂樹黨錫帶之命
方中削籍之詔旋下賜玦之意甚確請環之期無
時坐令智士伊構才臣遠遯養交安祿比比皆然
即有卓然自命者而進失君心退拾衆忌碎結綫
之鴻輝殘縣𦣻之夜色隆理遜於古初非偶然矣

核循良六言精不時舉亦不舉賢公論

天天下賢才止有此數未有擢才於后土降佐于
蒼昊者今以千將求之而鉛刀畜之而泥沙棄之
則相靡以盡耳可不慎與
皇上倘以臣言不謬與三二大臣酌定陞遷法非
閑民務者不得最于以核循良之實甕俗吏之非
定舉主之品塞朋黨之門而又博選於前愛惜於
後則岩堪之秀皆慶拔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國家金甌不拔之基永永奠矣吏治幸甚臣愚不
任主臣

經濟語一一切實可用

處內外官久任之法疏　　許國

臣竊惟堯舜在上百揆四岳九官十二牧類皆聖
賢然水土刑教禮樂工虞終其身各專一事而考
績之法要以九載益其任專且久矣唐虞以來立
賢無方往往有自下僚超上位者士或起布衣即
卿相何資格之拘縣雖方命尚曰試可遏或在辟
尚曰議能何苛細之責拘資格者苛細未有能久
者也官不久任雖堯舜與治令特遠之臣孰不曰
久任然而任竟不能久者其故何也臣愚以為咎
在此二者今內外官循資而升其等級太繁等級

三段勢不能久張尽拘格奇奇之弊

繁則歲歷不給其勢固不能久又資及矣或有人
而無其缺勢且逼上資未及或有缺而無其人勢
且遠下其勢亦不能久故官者如郵傳官人者如
行簪是以官猶人非為官擇人者也人各有所長
全才者寡每事盡善雖堯舜或猶難之而今以苛
責于人舉一事未見端緒[illegible]之臣伺察之吏已
交目而視其後故其勢亦不[illegible]臣愚以為不[illegible]
苛細不拘資格然後久任之法可得而議也究之
任者在超遷而責效者務持体臣不敢遠引請[illegible]
近事論之

我朝先後遷任之法其得宜者惟賢者當之惟能者當之今時亦多係耶

祖宗朝仕者或先超遷而後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周文襄以長史于甯懲以御史俱遷侍郎王端毅以御史遷都御史此先超遷而後久任者也陸布政諭遷尚書何知府文淵遷侍郎陳知州璉陳知府知府遷按察使已又遷通政司此先久任而後超遷者也夫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則不負其前之淹正德中言官論列其已事可考已而皆希諫以風聞言事自大臣以下毛舉細過摭拾奮擊即老成長厚務方且重足屏息噤不得施用深計未效而指摘已及朞月未報而程督

遽加何況州郡之吏得假便宜寬文法舒徐以俟其成安位而行其志乎如此而議久任是猶車之安行而策其駟也臣愚以為持大体而後可以責實效無責備而後任可久矣然臣竊又有惑者今之議久任是而其所以久任者非也何則內官莫要于九卿外官莫要于郡縣之長邊鄙之帥故任事者宜久親民者宜久理煩治劇者宜久控扼要衝者宜久今則不然文學侍從之臣獨久鮮有出試吏事者此輔弼無儲猶有說也至于中書舍人獨久而部屬或否王府長史獨久而郡縣吏或否

久與不久之戒一無於宜此今日之事所以不治也

文學博士獨久而守邊將領或否又京朝官獨久而外官則否此所謂外也夫銜清秩美官者之所愜也則以愜而久地閒職散官人者之所忽也則以忽而久至于任事親民關利害係輕重當煩劇處要衝則人多厭苦規避覬于速遷官人者以官徇人不為官擇人願宜久而反不能久不謂之外可乎臣愚以為宜均內外之勢斟輕重之宜庶正任專責重此不可不久者無論內外令超遷而久任以待異才庶僚任分責輕可以久可以無久者無論內外令序遷而遍任以容常才容常才者有

久任舊事十年宜守法稱久

缺則遷待異才者苟未得其人姑令參佐署事而虛缺以俟焉如此然後可以行超遷持大体而議久任矣唯

上裁察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四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删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請補閣臣疏　顧起元

臣聞神龍驟首天衢雲霧成集風雨奉之然後可以潤九土而洽六合使雲霧集而不奏風雨奉而不從即神龍不能以霈雨天下亟知閣臣者亦人主之雲霧風雨也斟酌元氣持衡國是則為調鼎之司潤色皇猷秉撥綸綍則為喉舌之寄溫樹密室遏巷納誨則為心膂之托閣臣之所係亦重矣故員有定額額有定設缺一不可者也

國朝自罷丞相中書省以來事權分隸于六部而獨選老成端亮之臣參贊密勿啟沃君心遇缺即補三旌之列代不乏人如

肅皇帝英明天挺太阿獨持而諸閣臣聯翩彙進以翊中興之運此有先朝故事可聞未有若今日之寥寥待補也哉

皇上從諫若轉圜前後允諸臣之請台省之

命下而耳目通矣部寺卿貳之員補而大臣幾備矣獨閣臣曾推再上而簡命尚稽夢卜疑于久虛金甌焰于再筮夫亦以樞機之地所當慎乎夫枚卜象求諸銀歷試自古重之想棘崇階仰窺

陛下之注意深矣第諸臣立朝久則品格心術無逃洞鑒非溫綸進登大拜雖萬幾宸斷思之豈以已安已治即前缺不補非[illegible]乎乃天下眷眷多事而閣臣者又大利大害之所關也何可缺也又[illegible]以[illegible]阿獨持即官不必備無廢事乎乃六曹動稱叢脞而閣臣者又提綱挈領之所係也姑無論寥寥數[illegible]以調停撫輯以鎮定即上下議論而羅入紘于胸次獨仰若勞而衆舉者易亦無論盤錯頻以解[illegible]閣[illegible]以[illegible]納即勞畫幾務而漸入恭于掌上[illegible]臣者[illegible]而衆覽者明況元臣夫閣[illegible]利之[illegible]之綱金牆填饑虎之蹊貔貅臨封豕之[illegible]若之何而可以寢淮南之謀若之何而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祖宗在天之靈寔式憑之不乏一二乃其左畫圖而右畫方指揮亦甚勞矣將操上而又操下用心亦甚苦矣況精神有限勢至疲耒能保無誤頃刻而禍無窮乎能保無差毫釐而謬千里乎臣故曰

援祖宗而立論作一轉折啟請之法密矣

不得不補而亦不容緩補也且臣又仰窺
祖宗之意矣內閣之設原以備顧問資啟沃每欲
其輻輳而並進矣上之倚辦于閣也畸重而反煎
其翼下之責望于閣也愈苛而更怯其輔如天球
一擊而響莫隨能免淫哇之雜如繭絲一引而繅
不繼能奏七襄之章是
祖制本善而反壞之也臣又竊窺
皇上之意矣閣臣之緩急進退政本矚天下要以
慎重故令廷推慎重之至故又令屢推乃一推之
後動且踰年是轉石之艱也屢推之後毫無臧否

翰林經濟宏猷 內奉敕撰

是騎墻之見也究且一本之廢而力啟慮其難之
一絲引鈞而鈞重難于雜撓是
上意本善而反失之也伏惟[illegible]
門于啓[illegible]率由舊章而[illegible]
德音而速俞所請則[illegible]
臣愚不勝悚悚仰祈
陛下裁察

請檢發章奏俞補員缺疏　劉綱

割斷不阿足飲[illegible]之象

臣聞從諫不咈決發如流明君之盛軌也用人分
職因職課功明君之先務也故言路不可一日而
壅壅則臣下不能關其忠不能關其忠則利安從
興害安從革莫究也上下相習以為常玩惕疑蒙
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官位不可一日而虛虛則
庶事不能就其理則廢弛日甚[illegible]叢脞頹
靡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矣[illegible]之章無慮
數十上矣中外之銜無慮數十缺矣以批發章奏
允補員缺請者又無慮十餘疏矣而

翰林經濟宏猷 四本敕撰 中

皇上不見俞也聖慮淵微匪愚臣所易測然豈其
慮臣工之喋喋者多狂率而出位者衆故一槩留
中不報乎夫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諸論列者未必
盡輕言者即[illegible]亦宜明示其也越位而言今
其人知所懲創[illegible]不可其間可行與可再議而
行者似未可槩從不報也[illegible]其廢臣工之闕員
者多尸素而溺職者衆故員缺懸而不補乎夫
百工之事勢不相兼諸候補者未必盡闒茸者也
即果有之亦宜明示其為不當補其之不當補者
何在令彼心服而人人稱公無所不可其他[illegible]

經國大計疏　高克正

陛下以歲比不登時有所觸賑而帑藏不足支者
歲費惕然于司農疏令耳目之官議便宜條奏臣
至陋無識豈有以佐末議顧痛念國計至此因竊
思之今之弊大抵坐虛而無實而今之計無出乎
責實責實之道其具在于賞罰明信而其本在
陛下常存此惕然之念以返極重之勢更既弛之
絃還
祖宗之初重建萬世不拔之基不為近習所間阻
如此而後可為也試為目前計縱令管葛借箸奚

孔握算有出節浮去冗者乎而節浮去冗之言愚
者能言之即智者能行之乎此亦所謂虛而無實
者也所謂虛而無實者無往不有而轂下為甚所
謂節浮去冗者無往不宜而
陛下為主
肅皇帝汰政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
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至十四萬餘歲省
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陛下欲繼祖武此其最切者也今京師冗食視
世宗末年以前不知增幾何矣剩養一僕日飯三一

歐歲計千臨以一歲計之可立于千兵王者歲率是
享則必竭民膏而干天和病在于增不在于減惟
陛下念之臣聞
孝宗皇帝與兵部尚書劉大夏議去冗食而大夏
謂當自輦轂始管紅盔都尉因上視朝故給撒侍
衛將軍以激怒上而上果逐大夏以
孝宗明聖猶然墮其術中百官無肯為
朝廷任事又何足怪頃
陛下念之或謂是不能驟去無救目前之急則嘉
請初政不嘗驟乎乃逐年倒起于嘉請中以俺答

桀驁之故今業已順義矣而軍興不損則何貴于
款曰吾已得馬也以馬當益多養馬之費當益損
而天下起解備用馬定歲二萬所司收買之費亦
不貲皆不問衰止何也今馬價之儲部等數百萬
矣謂宜借以舒急而取償于市馬是亦一策也古
有以興作濟荒者而今莫能行矣
朝廷興一事用一錢貂璫家于是胥吏家于是官
之墨者家于是氓之黠者家于是而
朝廷之所有獨虛名耳壽宮之役聞有兩夫竟日
而不畢一甎功者諸如此類何限今舍將就緒臣

止于作亦權時之計

謂宜且已之已之則節慎之所儲者庶可通融以舒急也是亦一策也然其特苟且以支一時之計耳經天時已順國計已充泄泄然仍故習不大振刷之猶大可寒心也夫財之出一而用之什百而不止主計者爲縮而莫知畫所出世謂無如溢祿矣臣則謂

宗藩一條有常祿且有選擇任非冗

祖宗一體而分有是人食是祿國用至貴而不虛者僅有是耳何言費哉惟內而三公九卿百執事皆苟安旦夕而鮮經久之爲計便身家而輕社稷之慮賢者不足以化不肖而其勢不能不與不肖者同浮沉如是而祿之是虛費也外而郡縣守令監臨之者大衆心胸紛結即有才猷末由宣展爲之上者體禁則情不接權分則志不行計功效于簿書信耳目于影響若是止矣故吏治日瘵情而民生日蹙如是而祿之是虛費也

內外冗官虛費甚多如此真有實情者也

高皇帝爲屯政而設軍衛蓋古者寓兵于農之意厥後屯政廢而稗農之脂膏以養兵一二有事又募民兵以衛之故兵怯于抗敵勇于犯上如是而廩之是虛費也當時虜市持議者謂得息肩而議武武益精詎意因而忘馬虜益習我虛實每溢例

財用之術虜無饜傳嚴切

以請不即以戰彬我而我故曲徇之至括兵糧以充矣有如萬分一渝盟而入胡以禦之且用財犒軍猶周流我國而用財賂虜則一往而不復犒軍可以作士氣而賂虜祇以齎盜糧開門戶而納之輸要領以示之將士習于選懦內外習于偷安如是而撫之是虛費也夫宇內無一非行財之地臣民無一非用財之人而出于實費者蓋少則國計安得不匱民生安得不困也吾吏治兵情一歸夙弊而徒欲節一二浮冗望國計之充厥路無繇故臣願

陛下責實夫上之所以御下者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故下競飾其文與名以應之而上之所得影響耳賞罰安得明不明則不當而吾惟自知其不當也則莫能堅執而不得不變通遷就其間賞罰安得信不信而吾所以詠鼓舞操縱天下之柄窮則不得不歸于虛也故臣謂責實之道在於賞罰明信也

陛下間有所權震欲借一儆百不可操奪似明且信矣然意在懲貪而貪者如故也意在懲欺而欺者如故也何

陛下之所得者無越乎文與名而未見其意與實
也故臣謂責實之本在於
陛下也嘉靖之季臣雖幼猶竊記之向南倭北虜
蹂躪我中原無一日而不用兵然而百姓豐樂若然
洽之象可寫今海恬烽熄而皇皇常若有亂離之
憂而賦役不均有一日供應蕩千金之產者然猶
家有蓄藏時溢而為驕奢今條鞭法行人無偏累
而貧與富皆汲汲有朝不給夕之嘆譬之人元氣
素強而偶中于霜露之疾是可剗削驅之而已至
于起居食飲無恙而精神索然此常人之所謂無
疾而秦越人之所望而走者也則今者無乃類是

故臣願
陛下常存此惕然之念以反極重之勢更既張之
絃也臣攷弘治間總天下田土較
國初失四百二十六萬有奇天下戶口較
國初減七百一十六萬有奇萬曆間雖稍有增益
然有司多報虛數迎上意非賦實役舊額也承平
況又開墾日廣生聚日蕃宜倍浮于昔而反不及
至費用則又不啻十倍之不清其源而務廣其流
然而不困天下有是理乎宋臣曾鞏謂天下之費

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者其
浮者必思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
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庶幾可以不困得求
保治安不然臣未知其所稅駕也故臣願還
祖宗之舊重建萬世不拔之基也周禮王府內府
之職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
賜此帑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褻者然而為冢
宰之屬列太府下而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廢
置誅賞皆得而及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如此而
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也若以御府禁錢捐諸

親倖之手省闥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核
所不逮其傷財害民豈細故哉
陛下以天下之財為財以天下之人為人安得有
私財私人以示天下不廣倘損殊從壁擊　內帑
而付之持衡司計之臣俾得鉤校其數而節縮其
流不必加賦可以足用矣[illegible]之管而無當天下
不能滿半石之缺五斗而[illegible]矣今國計至是而當
可無立哉誠知近習之為同[illegible]盜防之如盜賊之
如仇然後可以達吾惕然[illegible]而財乃可治此劉
大夏所不能得于

孝宗者也故臣願
陛下毋為近習所鬨阻也凡臣所陳利弊人人得
而知之顧悠悠之議謂當為之以漸夫漸者如撤
壞屋朝抽一椽暮易一瓦至于盡革其故而不覺
如是可也豈有任其傾圮而莫為之乃所謂之漸
也哉此
宗社安危所關惟
陛下留意

請改修曆法疏　鄒德溥

臣讀尚書而知帝王之欽於曆也堯典約四百餘
言論曆象者半箕子陳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
益係之於國也尚矣百官待焉以修政庶民待焉
以服事善乎班固之志律曆也曰列人事而因以
天時夫使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即欲釐百工而熙
庶績何繇也是以聖王欽之
國朝所定一統曆積分益仍授時法也許衡郭守
敬故稱理數兩精其法用二線推測每度分最
簡且密而當時四海測景之所二十有七東極高
麗西極滇地南踰珠崖北盡鐵勒斯容成以來未
有也故以
高皇帝之精於天文而采焉則臣豈敢輕議更哉
然以其法之精絕而必今曆之無毫髮不爽則臣
之所不敢信也自黃帝考定星曆正閏餘五官各
司其序矣然至於堯則又合羲和之官四宅而稽
日星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至於舜則又察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非黃帝之曆不足以俟堯而堯之曆
不足以俟舜也曆之不能久而無差固也聖人者
能因時而定之以不失乎天之度而已杜預之論

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臣以為非獨天之不能盡如曆也曆亦不能盡如天何也夫數若舉一絲而三分之窮之而至於忽微纖渺則必有一之不可分者焉論天度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舉一度而四分之此於積分之極必有所窮矣以不能盡如天之曆而推不能盡如曆之天顧欲以一法而必千載之可守不亦難乎臣稽自古曆法由黃帝而訖秦凡六改由漢高帝而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而訖隋末凡十改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改由金熙宗而訖元凡

三改許郭雖絕智巧當亦與古人不甚遠而必其歷三百餘年之不爽此臣之所不敢信也蓋臣竊跡前事而疑今曆之不能無差焉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晝夜六十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此其可疑者一也鄭善夫記正德元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乃諸日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則日官周濂亦疏之此其可疑者二也即今欽天監所奏日月食輒曰監曆云何回回曆云何彼自二說且不盡符此其可疑者三也往年請修改曆法者衆矣

而獨楊廉任以為日食足徵無差也臣不知廉云無差者特謂報食云爾抑能任其時刻分秒起復位分之盡準乎廉嘗稱歙人鮑泰布曆書以為妙傳而鮑書乃謂守敬曆非是此其可疑者四也即令許郭所營萬無一之可疑臣又不能必疇人子弟之盡通其意也以株守不通之人操歷世久遠之法倚以曆不可究詰之天而曰無爽臣竊畏之臣之所請者非欲舉許郭所營者而更張之也臣頓

陛下下詔延訪四方通知天文之士及選疇人子

弟內諳曉本業善於書算者令於冬至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遲離之差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類視元至正以來有無舛錯又別延能知曆理如楊雄者立差法如鄭推定纂轉歷如洛下閎其人參校同異萬有一之或舛得及時釐正以授人時而無外可永守亦使司曆者因是知立法之意以不失其初臣按月令載孟春之月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

行宿雖不貸毋夫經紀以勸農桑彼且於每歲之
正而命申考矣今獨奈何歷二百餘年而難一舉
哉。
陛下冠德履仁昭配天地四海之內沐浴玄化歌
頌太平臣又為宜考天地四時之極順陰陽以定
大明之典。以為萬世則此乃天之所以待
陛下以請惟
陛下察

議處京操班軍疏　　何洛書

臣惟中都河南山東諸處京操班軍國家所以衛
京師固根本至重務也但沿襲既久玩愒滋生有
不可不亟為振飭者請以玩愒之弊言之各處春
秋二班原有定額近年每遇上班下班亦多報完
其實十不滿其八九而已大率由於領班官之包
折而逃亡不充者亦間有之夫十既不滿其八九
而常多報完者何也蓋領班官之虛冒也如每歲
當起行時各該巡撫及部司官嘗點驗之矣則募
人以充者必此至京也兵部及團營嘗點驗之矣
又募人以充其數時乎入營隨操巡視科道官嘗
摘隊點驗之矣復募人以充其數或撥之工作其
募人以充數者如故也諸非點驗非工作而問其
實頒何有焉夫若此者待逃于罰不當辜矣逋往
往因而得獎且有[illegible]則以[illegible]遣折偽得計而核
實之政不行也彼將何所[illegible]班軍之說本以
居重馭輕無事則隨營操練有事則禦侮折衝今
特以應文具而已豈
祖宗立法意哉臣謂欲革此弊有二一申法制而
已何謂申法請下巡撫兵備衛所官員遞相責成

務使賤吏者必揣其領包折者莫容其奸。而又務以年貌防以互察嚴以虛冒之舉其行糧預支等銀至部即委廉正官換官給散如冬衣布花例毋許都司及領班官得侵漁而扣減之。此法之當申者也。何謂簡帥。夫領班之役衛官中有身家知自愛者多不願行而或以付諸無賴之輩欲責以無虛冒胡可得已。自今宜慎選其人且令衛官必經領班効勤始畀以司案僉書之任若都司之統領者尤須精擇以充之苟衛官一有包折都司一有搭赴即加按治而易置之不徐徐焉庶乎人情知

警而積習可釐此帥之當簡者也。然臣猶有說焉。夫軍士至爲苦也赴班至勞役也乃徐察其情率不病於操練而惟病於工作蓋工作之事非宮府則山陵往往中官監之彼不利於役之來而恒利於工之折貧民困以不給而復加以誅求方稍發未已而子錢旋責其負焉即欲不逃亡何待也領班官盡習成矣都司官即欲不因循苟且何待也。方今

聖主在上紀綱肅清所未盡滌若獨有此耳。更望

宸斷有不得已工作務勅巡視官嚴行稽察苛斂若此者毋論中外必罪勿貸則官軍不致重累而督責之法於是乎可施矣伏乞

聖裁。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黄仲昭，檢討臣莊昶謹奏為
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賞玩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内開烟火花燈等項，而帖詩讚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其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所為。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温詔，放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為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勑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

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為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為，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于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
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暴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孝也。臣伏覩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為樂哉。況今兩廣弗靜，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閒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為寒心。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

今之監司皆幕府休沐之所有以從官而尚不為也又以無避忌者先之矣

也。吏治賴激揚焉。按部所至。其外神明也。其中則
不啻非神明也。非無賢者也。勢使然也。門一日而
闢析聲諾然。屬吏偻而入。屏氣肅容以趨。吾烏乎
辨之。且有舉使不賭而者矣。其人賢奸不知也。藩
書期會辦而已矣。其職修廢不知也。則不得不遜
寄其耳目而至于與臺握舉刺之權。是監司守令
之情不交也。守令者民之父母師保也。今家視郡
邑而予視民者不亦尠乎。善為治者即絃誦淵稀
來薰四境不啻設矣。故多雍氏撰全以偉聯遝夫
堂上百里。堂下千里。門庭萬里。寧獨九重哉。是守

令與民之情不交也。將帥者國所賴以禦侮止爭
者也。古名將皆以絕甘分少得士死力。故所向無
堅敵。今乃朘削其下以外款虜而內覬遷擢。將卒
離心。何恃以抗勁胡。言邊事者每危之。是將卒之
情不交也。情不交則精不相往來。而澤不相照濡
無所摩盪而成涸也。即膝巫尾蒴爪髮亦益于致
而故巨頹
陛下交之而已矣。欲望陛交則莫若亟
御朝講。召見大臣。究今俗弊處國所以實補救之。
如天順弘治故事。欲察案交則莫若明是非綜名

欺交令上危甚樂擊不得以巧日之

信賞而必罰。令福不可以倖得。禍不可以倖免
百僚競競奉法修職而無越分之思。欲監司守令得遂
交。則莫若慎擇其人。而久任之。假以便宜。令得
行阡陌問民所不便。延見父老。用[illegible]得問。使無懷
不盡。因以知其賢奸修廢。然後舉劾之。欲守令與
民交。則毋以文法束其[illegible]。得失休其心而令意
于撫字其城。[illegible]廢於閭閻。啟耗是視。不問簿書。欲
將帥[illegible]交。則當清問邑法令。銓與選。毋得以私干。若
而綏邊師。甚于[illegible]吏。取于同卒。惟能結士得士心
者。陟之否必黜。此其本在

陛下矣
陛下誠齋祓志意。陳奮精神。以與公卿大夫日計
天下事。如
二祖締構時。可以養身。可以習事。可以知人。可以
使此身與天下。如一氣之貫。如百脈之聯。則監司
守令將帥豈有不得其人者。而又何不交之足患
哉。故曰其本在
陛下矣。今天垂陰欲雨。而風輒散之。風之于卦巽
也。其在人君則命令也。
聖諭恐有濫獄以干天和。而輿[illegible]言[illegible]者頭屢

引洪範作緝不…大旨

識而不得請是令不信也且堂陛不交則上下不得不泄泄然相蒙以文具而名实亂邪正淆故人多越分之思是因蒙而得僭也洪範曰蒙恒風若僭恒暘若是亦因風致旱之故也夫志士耿耿一念裕天地石可飲羽日可隨戈何況聖主倘以祈禳付有司而曰天之見譴百僚當分任焉恐非端本澄源以六事自責之意惟
陛下財幸

忠懇之念誠惻之詞具溢額表

應詔陳言疏

何宗彥

臣聞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怒人主而亦所以仁愛人主也人主應之以實則震怒究為休祥府之以文則仁愛終為譴責何也天之鑒下也洞見於幾微而主之回天也轉移於呼吸故堯咨嚳坐而禹感陽紆湯禱桑林文踐宸妖皆側身應變修德迎祥而後天心悔禍福祚靡既未聞以尺一之詔輶軒之使為足以承嚴譴而召玄祐者也臣伏見上天保佑皇家示變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引躬告廟修禳之文畧具矣而至於補闕侍從之臣或言郊廟之當親也朝講之當御也皇儲之當立也章奏之當發也臺省之當補也遷臣之當召也貨賄之當戒也黏御之當軫也陶織之當罷也倭虜之當慮也勤勤懇懇不啻再三而
陛下一切留中姑以塞耳即此一端足召災之室而非禳變之術矣何以明之火之為象外明而內晦外明者以象
陛下前察之鑒內晦者以象
陛下蒙蔽之漸蒙蔽之來皆始於上下之睽而上

下之睽又始於君心之宗臣思其意
陛下因察而激疑因疑而生忍因忍而致隔因隔
而成廢因廢而萌奸而社稷將不可復振是豈可
不慎其心哉何爲因察而激疑蓋人主聽說設
績而後動則之用廣摘智去故而後忠示之議行
令
陛下智周照者明類察淵因一事之中而意其餘
摘數人之非以中其以將謂在廷無可信之臣通
國皆背公之士不勝察則不勝疑而憧憧焉莫之
倚任也此臣妄意

陛下者一也何謂因疑而生忍自古人主信輔任
弼則寵渥之有加置腹推心則保護之必至今
陛下見惑於拾塵情移於掇杼禮貌疎於端揆而
坐令轉伊霍怒焉於省署而屢見摧折將謂兩露
非振世之方雷霆實箝口之術不勝疑則不勝忍
而斷斷焉不少愛惜也此臣妄意
陛下者二也何謂因忍而致隔蓋君臣雖同一堂
堂陛迥若九閽泰交猶俱其睽去絶終難於合奈何
陛下果於賜玦斬於錫環諭思莫効而宮府間於
益驕斥逐時行而手足視爲胡越君遠臣臣亦遠

君忠盡扼腕於下人主孤立於上甚非國家之福
也此臣妄意
陛下者三也何謂因隔而成廢蓋人主日有萬幾
代終屬於百職賢臣進者與之機賢臣退者廢之
漸奈何
陛下從鱗難攖重閣莫叩章奏壅而不發則廢閣
者多耳目虛而無人則糾繩者少淑今日弛弊實
日益官有掣肘之譏民無畫一之守幾以天下戲
矣此臣妄意
陛下者四也何謂因廢而萌奸蓋神明之器衆所

竊窺肘掖之近尤多奸宄忠臣廢其政寵宵小材
於叢挫此定理也今
陛下既闕魚水之歡必開城社之隙左右朝夕之
時已窺其旁落醉飽嘆談之頃遂竊其威權倒
而授之柄煬灶以蔽其明小則爲楚之昭奚大則
爲漢之莽操其流禍安所底止也此臣妄意
陛下者五也此五患者皆上下不交之所致也上
下不交則忠賢奇傑之倚心有懷瑜而不售抱鬱
而不悲者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況擧朝之賢士
大夫哉

陛下既蹈此轍以召災而又不返此轍以弭災所
下者罪已之詔乃責臣浮於自責所上者敬天之
疏類逆耳而不寤心君自君臣自臣否德已成戾
氣四溢吾未見災之果可弭而否也夫不弭災而
災仍至是天之愛
陛下終無已也不弭災而災不至則天之愛
陛下亦有時而怠矣彼之所叔怨之已非降釐錫
瑞之帝怒之而終怠之上帝亦解之意況臣
所稱五患者又足以携厲心而伐根本耶伏乞
陛下破苛察之私心維社稷之長計翻然悔悟曠

然改圖過大臣不難從膝而論心過小臣不難疏
流而起廢凡即群臣所獻納者一一酌而行之則
上下一心綱維自振和氣充塞瑞祉駢臻不必考
京房之書修五事之救而皇極之論不奪泰寧之
休自永此真應天以實之第一義也若曰尺一之
詔輶軒之使徒切責天下之為臣工者以修救修
禳之方是父母方督責於其子而輒引減獲以自
解也雖慈父不愛傲德之子雖大造不佑怙終之
君理之固然亦足怪者伏惟
陛下財擇

引咸通自解至應詔遣使之非

西夏討逆疏　　劉孔當

臣惟天下未嘗無意外之變而所以制變有難易
制變於外易內則難制變於內之內易內而牽引
於外難制變於內外之牽引而在清明之日易在
惰寙之日難夫今西夏之變釜潰於內引於外而
又適當惰寙之會也此臣所謂難也然嘗反覆思
之未有變至而不可為之所即如漢景時吳濞親
以白首舉事內連山東諸道而外通匈奴以為援
當時所不反者一梁耳而梁悍掣而付之一亞夫
始未嘗與列國爭鋒而卒以芟夷反孽再奠漢室

夫反者半天下而戡定若此矣況今以全盛之天
下而么麽數卒乃欲以孤危宕著挾不可知之虜
而欲與王師為難此何為哉臣謹稽之時勢條為
九策而
陛下試垂聽焉夫名其為賊敵可以破此漢帝之
所以戚項也項者變龍倉卒嘯亡徒以削股為名
朝廷即未知罪人所在故且姑約其詞以慰藉之
夫事發於軍則從討者不無傷類之悲而戴惡者
莫解市賈之濟今既知為哱賊父子所煽則是以
夷殘夏也夫窮荒我州翼之惠而飽肆其擊噬之

九策大意外交懷遠內嚴法討根本之圖

以正名激忠義覓人心之天未泯也

條乃至於殺我撫臣僇我鎮道辱我宗室虔劉我
人民斯不亦中國涉肝茹血之仇乎哉以此正告
三軍三軍之士必有嗔目發憤銳然出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為中國雪詬耻者故以正賊名而忠義
可激第一前諸軍之譁然從難者豈真人懷怨心
大抵吠聲從竽而其中固有欲弗從而迫於無可
奈何者亦有既從而中悔非是者亦有朝夕在叛
而其心猶時隱然不安者今大兵臨城欲剪此朝
食而不開脅從之途則宜有人懷必死之心以致
疾於我者矣似宜特遣信使持方尺之詔登諸樓

車而諭以天吏之不濫誅也其有能斬賊以自翦
夜縋以情輸倒戈以迎虜俱如賞格不則按部勿
動以俟王師俱赦勿問大兵自轅賊首外秋毫亡
有犯夫民得自安於不必誅彼將傷其前事而悔
過其行翼其更生必多牟利以深下我而賊益窮

寬脅從之誅是消賊內潰之術

於所攜故以開脅從而內潰可期第二昔之遣將
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豈不虞其專制誠謂兵家
勝負捷於呼吸或有爭之而將服或有欲擊而
佯敗或有外羸而中堅其機何可預設若必待一
一奏報乃行大事去矣且夫人之耳目手足使之

寬然而有餘適乃得一心營職以盡事變一以文
罔持之則欲進而禁於鈎飾欲退而束於錯鍛彼
方前後不自必何變之能慮頃
陛下責成撫臣得便宜從事而當事者不勝甲可
乙否

重將權是今日之務

陛下不能無動誠恐撫臣之不能自必先自固而
後圖圖也故以重將權而後効可責第三夫兵死
地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冠一旦鬪戰
損蕩斷𣃔於前者為重賞使也是故施其所樂自
下而上施其所畏自上而下賞罰之道如此其明

也今之戰勝程功其爵之嘉之督撫而已總祭而
已褊裨而下亦罕聞見其它徒步之士即或親斬
首虜身經血戰霑賞不過數金名不一聞上夫厚
馮其死力以創敵而薄予其酬賚以旌功宜下之
扼腕而不能平也既自今其尚申令幕府即廝輿

功不遺微賞不靳厚激功人心之要

養卒微功足錄必籍其名以上天子時差次其功
旌異之至得破格取通侯之印夫下得以微功錄
則前死不還踵矣而又以芬華耀其儕伍亦前死
不還踵矣且非獨能使死敵也而又可使之死法
何則彼晝曰上寔以醲賞誘我而我自負也故以

發功賞而士心可激。策四。夫世故不乏䟦跎士也，當其無變，褒焉休休。耗弊於將，欲聞其集者。至發憤於椎埋剽劫，終不能槁項黃馘以死。一旦有事，莫不翹然有自效其奇之意。當事者不務蒐而羅之，使之效於一割，而顧以無用斥之，彼若逃於於外，以害我國，豈有瘳哉。且夫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伏下者將埋首矣。試將而限以弓馬一夫之技，則學萬人敵者將遠跡矣。山林奇傑之士乃而致者，以其圭蓽濩之，則屑鈞販繒之傑皆裹足而不入矣。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易其舊，凡言邊事，欲自效者，詔令當事試問可用，與其所宜居。破例優之，以責後效，要以疎網目以羅天下之奇，不務繩削而毛舉之如此，而人不自效以當上指，非夫也。而又有以塞逆賊招徠之途，故以蒐逆材而屈策可舉

策五。今天下動稱無兵。夫所謂無兵者，非籍與人亡也，技藝弗精而見敵靡也。夫兵亦安能盡得天下之精悍者而用之，惟得精悍者以為之倡，則有以動其翩然勃然之心，而先鋒銳。故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今九邊之兵，其最勁者，稱榆林。而寧夏次之。榆林地瘠而民貧，其民多四出，為人傭保。然虜亦不敢攻而爭先者，虜至相戒不敢近。今誠捐數萬金募榆林敢士數千，部分各將，而訓練之，推以為鋒，竊料榆林以瘠民而應厚募計，必趨之。以新募而樂見其技，計又必趨之。如此，不惟兵精足用，而先聲亦足以奪敵，以與夫驅羊豕而入屠門，殆相萬矣。故以廣召募而兵勢可張。

策六。夫兵之攻守，皆以財用為強弱。世未有饑餒不給而能使士枵腹以攖敵者。頃調發鎮兵不下數萬，南一西渡，輒稱乏糧，假設賊不即撲，兵露堅城之下，動踰歲月，於何而給之。臣料關西之地，物不加多，而其宅遠郡灌輸，未易卒致，山澤酒鹽之利，往時既已盡權，遽欲括錙銖，官摭飾目前，而下未必應，是數十萬之眾，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胡得不困。困而不起為亂，直俟時耳。內者吾甲兵頓，士民困，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賊虜皆比意甚固，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臣愚以為

祖宗帑藏之積，要以備國家旦夕之急，今誠紓滯數十萬，以奉戰士，民不罷病，而軍饒足，且以明尺寸之利，天子無所愛焉。夫盜息而民安，四海皆吾

帑藏何患無富若其援、即敖倉洛口。牴敵資取
安得有富此亦已事之可鑑者也。故以發內儲而
軍興可足第七語曰器械不精與亡器同然所謂
精者必出於我之所獨長而敵所不及倘今中國
所恃以勝虜者火器而已而賊方與虜併且得以
中國之技自相靡而技窮臣聞先臣曾銑志復河
套常製有火器今固原諸鎮多有之其器視攻守
所宜而異用而又準之遠近酌其俛仰曲盡其妙
自套議既罷而其法遂不用然當時一二殘卒尚
有能道其事而得其用之之術令誠購問遺器而

精其法付之驍士另為一隊攻則出其不意戰則
援其中堅倘亦克敵之助乎故以精火器而軍勢
可壯策八今之窩目而憂而事者曰吾獨無如虜
何耳寧交賊哉此非知變之言也夫虜闞賊斷道
利而來然卒不能絕意於市賞其非有闚志明甚
且虜誠欲併力合謀以攻我必不肯矜以見所長
故當此遲回之時正兵法所謂伐交者而議者必
曰虜謀已素具我成師而輕赴之未可以得志誠
令今日能不血刃而罪人可得則不出兵可也苟
非然者乃釋必勝之謀從老匱之勢久終不見利

空內自罷露非所以赴機宜也故以撓虜師而賊
交可牴策九此九策者或補葺於目前或要效於
永久或決勝於行伍之間或定算於帷幄之內此
皆兵家之常談非有奇謀秘畫足駭衆聽者然惟
常而後可以盡變是在
陛下設誠而行之以責實效而已抑臣猶有獻焉
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
之笥則手與器不相習而腐敗因之矣
陛下深宮靜攝萬幾親裁而遠近吏民不深曉其
恭默之思過謂

陛下懷酖毒之安而忘祖業之懷法令日以玩弊
人心日以懈弛此其為患當亦不淺臣愚以為宜
一大賜飭勵日御便殿召見二三大臣造膝而籌
移日而退務以熟計其宜而徐責其實使天下明
知
上意所嚮而毋敢苟且以塞責一舉而將不致畏
師不用命糧餉不足以給軍器械不足以制敵教
卒不授首於藁街校虜不繫頸於屬國請
陛下治臣以罪以為主謀不忠者戒

東征安攘之策疏　張鳳翔

臣聞自古帝王之制夷狄大要不過安攘兩策安者從一也國是一而不搖事權一而不撓人心一而不亂如是則安攘若從安也我靜而安于山我動而安于淵我堅而安于鎮如是則攘故舍攘無以議安舍不安而求攘是止沸而益之薪也臣觀今日之東事病豈在不攘哉在不安耳夫朝鮮之蹂躪于倭非一日我師徒粮餉用于朝鮮而弊且涸于朝鮮者亦未可更僕倭一日不歛我兵餉一日不撤如此歲復一歲于朝鮮之刓瘡未去而腹

內又梨癧已此誰非中國之生靈其殲之也此誰非中國之膏血其括之也其前之已殲已括者計不及收乃將來結局策將安出故臣以為攘之莫制節檢察則督若監主之進伐升潛指揮縱發則帥主之督監若帥衡決不生師徒用命滅此而朝食會須有期臣所憂〃在不安耳盖將軍制閫外推轂而遣誠重之也今既不聞有築壇廷拜之典則將權已輕而又束于文網持于格吏周張循隙而不及一展布則將心不安唐以李郭之材一制于觀軍容使而九節度潰今設一督監非古矣猶度武弁之不盡李郭也乃制之中又有制焉隳戍笄而矢同心莫此為甚則監督之心〃安樂乎伐中山魏文侯置謗書不開乃始成功今亦不必三虎狩不必三投一面鍰而褫魄以去一語合而假翼以噬人人自疑相頑駮騁則大小軍心又不安夫內外上下盡屬不安而得輕議攘乎與倘就我圍言也尤不可不安者在朝鮮則為我兵為救朝鮮苦朝鮮甚近又從疑于撤兵之說一朝鮮耳外窘于倭內苦于我兵又聞疑于中間恐亦有甘心聽于倭者此雖事理之必不然亦足慮也然猶就

屬國言也尤不得不安者在中國人心東南財賦半以輸遼閭閻蕭然而又所在安傳開採榷稅之使恣行剝削一旦不與思亂勢不得不緩朝鮮而急腹裏然而朝鮮治兵此在事勢之必然甚可慮也臣所謂安而後可攘者此耳國是一則安事權一則安人心一則安于是閫方昭于帶甲則也用足用先令行反間于乃朧則惡革足疑楚子縱虜出入時擊時伏豈無鴈門之李將軍投石超距揮戈鳴劍豈無願戰之秦士卒夫食卒而兵強間行而威震以策東事過半已臣伏睹

胅苟譬諸物若契以符是以胛析一停庠牛即作中夷既洞鏃刀成枯

拔妖才

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龟蛟畏觀天淵殊途是以陰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甚方鈍其妙苟徒妄驚而昧抜易若藏音而收耀

決文集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関治化黄馬碧鷄之辭頗類俳優哀痛文之喪質致其倫之敦危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炎漢三織其言銘式播於成周

拔賢書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挟智自私者恒懐賢之壓已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臧否是以五

翰林經濟 卷之八

弓之陵莫森春華之圖一蹄之涔難蛇滄溟之水

拔經術

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摘埴以索塗咸履矩而蹈繩是以秉箪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由此藉是以修明

拔直諫

蓋聞正色在廷固資於□□婉容而諫尤貴於便之姒怒無逆鱗之批易忌有觸胭之休是以叔向善辭故不殺搏鷄之豈奚嬰瑕飄故卒出斬竹之因

拔求賢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革姦人依之而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如得千乘之國

拔心學

蓋聞至道玄妙非器象可局靈化潛融非軌轍可制若魚兎之已得則荃蹄之可離是以叶三才而貫十端宰一心而統萬象

人　　　　　王禕

拔君術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帝圖

拔聖化

臣聞人之於物最為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抜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

翰林經濟 卷之八　廣慶堂

人之能位天地道有隆汙惟聖人易汙而為隆世有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為治

拔聖學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詞是以廣厦細旃引文儒而進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拔國祚

臣聞制器者兢兢業業用訖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子孫蟠壞一日而有餘

拔求言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忌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

篇是以克開衢室及陋之謀，足當帝訪總章。紛光之語俱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談總綱

臣聞以寡就衆，察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以居人上者，雖獨必慎，御群下者，無微不親。

談法心

臣聞赤子無亡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談賞民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

論林經濟策　卷四　通珠類　四一　厝慶堂

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為惠；鰤之以德意，不知其為刑。

談順性

臣聞事以順為便，物以適為安。為損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為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竊冬餘，民不以為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為恩。

談敬本

臣聞網以綱為總，服以領為挈。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裔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談政權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旋泥於古。

談政理

三王殊事，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覆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璣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談擇士

臣聞以色物毛，澤質焉而不論其足力，則廐無絕地；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以德求士，致士之實效；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談用使

臣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則天下無全才。錄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筲，英布刑墨，其質本

策林經濟策　卷四　通珠類　五一　厝慶堂

可都將相；伯夷蹈義，楊朱履善，其能不足位公卿。

談易宗

臣聞易重咸恒，詩首關雎，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內治者王化之樞輿。是以周家致理，太姒之德既盛；漢室搆亂，呂氏之行充汙。

談直道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彝之秉。

談風教

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之隆汙，視文章為準則。和平渾厚，質實瓌瑋，驗治道之方昌；夸浮纖靡，詭怪支離，察政理之斯斁。

又　王衡

臣聞澤水九年堯咨而庶茂暵旱七載湯禱而盤
昌是以鞠凶降而仁愛昭毋私晉度敎畏弛而感
遇絕豈在祈禳分當崩剝告凶莫曰于聖朝謂
氣數之偶值多恐天忘

臣聞栽舟覆舟水至柔而難犯撫我虐我民至弱
而當觀是以慄慄隕淵高基是造兢兢馭朽夏祚
復新故群策載金宜動矜人之念豐厓蔽野必先
勞來之仁

臣聞蠱治蝗蝻伏而不見女戎挫銳蒙誦
而不聞是以祭龍燕尾莫侵貫魚之序衹戈彩
務渙壓紐之犀

臣聞千金之裘非一狐一駱之腋萬間之廈豈一
棟一柱之求是以虞廟四門俯孜孜于側陋周堂
髦士尚汲汲于[illegible]偏虛缺不嫌于亂代將抵傾
或致夫罌蕃

臣聞猛虎在山狐狸不敢跳躑神龍在水鮫鱷罔
肆縱橫是以朝陽儀鳳實惜其驚人之喙棘木鳴
蟬嘘吹其振羽之聲倘薪積漢廷雖賢士能無結
嘆更鳴斥仗下縱哲后何以迓衡

臣聞投珠抵璧聖治所以稱隆鑿山治銀誤臣所
以崇戢是以朱提雖貴不易蒼赤之埃甸邇縱
珍豈膺墳墟之米穀

臣聞象齒焚身賦民衹以削己鳥窮思啄盡下適
以虧盈是以說而不征周文播惠畔之頌三十稅
一漢皇著恭儉之聲

臣聞千丈之堤蟻穴或基其潰百尋之木蠹孔每
披其根是以杜漸防微無或利緩長該之蠱絕國
去誘宜嚴駱蒸黃子之移三月假紫黃神福矣一
人煬竈灶火蔽之

臣聞渙汗雖反吞吞指之在弦綸綍相因如涓流
之必駛是以四時金石明王所以一民從木退合
伯主假之托始倘朝三暮四但獸虞衆之心惡無
羝無靦雖得欺人之暮

臣聞尺霧障天霧散而清虛自在寸雲掩日雲去
而朗照仍臨是以桐宮克終千古頌德輪臺一悔
後世快心法不吝而改王式王度以如金

四卷全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宋猷卷之五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删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高皇帝混一功成諸文武羣臣勸　進表

蘇伯衡

紀事有條次敍得體且敍聖朝滾滾不竭矣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奠大乎宇，學得萬國之懽心，宜先於建極。簽惟體元而居正，斯足順天而應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即位於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於郊京。雖遠略之不逞，而丕稱之

是講義有攸當，道在隨時。欽惟

皇上躬膺曆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黃鉞再麾，滁陽遄定。僭偽兼收於漢；鹽提封奄奠于樊襄。来享来庭，南交廣西。隴蜀于疆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傒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惟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羣師之內附肩摩；仁聞所孚，連城之款降踵至。惟師出以律，故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胥大悅而歸已。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會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永櫜，輿圖載闢。此皆二儀協贊，以

聖祖之逵征心別藝紛分

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雖

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等竊念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悃，冒瀆

宸聰。伏望

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

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夷蠻貊億載得以承休。

自皇功以係其得勸進之体

擬冊立皇太子廷臣賀表

史繼偕

伏以龍庭日燦，東開出震之光；鶴駕星高，北極正重離之象。統一而大寶惟堅，永建符於漢儀；元良協乎周訓，品時乘冊御。海謳歌，恭惟
皇帝陛下纂
二祖八宗之陰基，受兩儀萬萌之美報，用致姬圖
廣運，以雍以肅，而兆百男；堯鏡長輝，為富為壽而
宜多子。雖仁均於物，宗而表重乎滌旭，謂長衆者
若惟元，慎遠猷者在孫謀。詒
冢胄是曰宜君，慶表龍姿，發祥祖德。金枝玉牒，
祉仙源，蓋自十一載之振藻，芯英際嘉百千年之
蟠根。強幹分名有定，久矣，煥成命於日星；詠歌協
從，遂爾嶽稱于郊廟。全根防弊，宕徒迴宮，歡順鄉
士之心，謀出
聖神之斷。潛龍奮躍，何來青蛇於侯沖；斷撻豈不
假黃圖。傳翼福惟社稷，決自
祖宗。臣等敬效倪傷，忠存溫管，忻揚海中之重潤，
須念山下之始流，雖質本生知，而禮樂詩書，循期
於習慣；必功圖作聖，則僕攜侍從，宜慎於數求。斯
為斧藻之規，逋章琢磨之器。伏願
百加之意，更以句為之節，一話一言，成惟成德；
好名惡建，用大中庶夷夏諒晴，識照朝之立教，
宗祊景福，進住蹋之作猷，勢可屹乎大山，呼承騰
於嵩嶽。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忻忭踴躍之至

建儲賀　皇太后表　董越

伏以厚載同坤風仰徽音之有繼重明出震定寅
合德之無疆前星拱帝座以流輝下土望慈宮而
稽首恭惟
皇太后陛下仁慈恭儉光大含弘作配
先皇密好逑於伊昔母儀天下陛大孝於當時螽
斯衍樛木之仁麟趾應關雎之化天錫立子有殷
斯勿替其歷年帝賚造周啓發乃誕彌於厥月翊
出軒龍之正位允符祺祉之休徵喜溢重闈宜伊
含飴之有日慶流九廟冥維宗祏之得人是皆

聖母垂休昌後之嘉符
皇上純仁至孝之丕應而非偶然者也臣等躬逢
盛事叨列清班當誕告於多方已不勝其懽忭適
渙汗乎大號敢獨後於蟻誠伏願
薦祉百靈發祥萬世陟降於周雅地與久而天
與長歆斂福於箕疇星重輝而日重曜臣等無任
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擬大婚禮成羣臣賀表　陳沂

伏以天行至健惟用地以弘功地道無成必代天
而終物故大禹以塗山而興夏高辛得簡狄以生
商道切綱常事關廟社宜隆大禮普暗曠儀朝野
同懽神人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乾元資始天運更新首上聖之資而潛
心恭默承大君之統而體道謙沖儲位昔居孝友
早聞于中禁御歷繼倚明昭即鑒于先王顧此大
婚尚稽遺命未遑圖于時夏允虛位于長秋迺者
邊重慶之慈闈洵羣臣之固請乃求閨壼用御家

邦靡及咨詢道上謹皇華之選不安寤寐宮中贊
荇菜之思葛蕣發祥淑媛預生於初載黃琮納吉
聖配已行于大邦六禮修陳三辰允協舟梁既造
遂親迎于渭洛之濱車輅相輝乃釐降於溈汭之
所儀昭璽綬容儼褘褕齋捧金函弘開寶冊淑氣
來乎黃道喜亨運益盛于
先朝祥雲靄乎紫微知前星已兆于今日椒逵正
位胥谷刑家徽音克嗣乎姜任內則允閑于向孟
人倫以叙王化攸存託關雎正始之風具鳥鵲太
平之福

祝願有無方之恩

明庭化理藉陰德之無虧法廟清標賴家事之有
主臣等與瞻儀典俯聽册文祗恭
二聖莫伸萬慶伏願
至德符於元運永賀清寧仁恩及于海隅不閒怨
曠風教有本遠麟趾于萬方嗣續無窮衍慶斯于
百世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擬欽賜各王府負宗謝表　王圖

伏以
聖德春涵念軫宗盟之重
皇仁天覆寵分御帑之珍譜牒生光本支增慶臣
等中謝竊惟緊古帝王有作咸以敦睦爲先堯舜
已然商周未改雖視民如子湛恩普被于多方然
由親逮疎真愛獨隆于同氣沿及叔代漸廢芳猷
白馬尋盟終掃禍亂黃臺申詠莫救危亡逮驟頹
風疇敦盛典洪惟
昭代獨重懿親桐圭崇帶礪之盟竹箭侈珩璜之
賜頒爵有等封祿以階雖降而中尉之稱亦居然
素封之富綢繆久固磐石爲宗豈意方今漸成不
棹天潢日衍爰生齒之難供明例時頒恐盈庭之
莫效而臣等[illegible]于三尺之
嚴糊口無資謀[illegible]千箱之空歲
環居杞菊嗟八口之何依[illegible]有年叩閣無自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應籙統天握符御世以天下養隆純孝
于

今日宗藩之弊信如此言

兩宮先斯民憂軫宵旰于五位謂旱魃為虐凡茲
版籍均罹其災而澤雁與哀顧我宗支尤叢厥苦
擬救倒懸之急宜弘錫類之仁乃渙溫綸載施大
賚命度支而精算遣精吏以遍頒少府宿藏不靳
萬金之畀諸藩槩錫恩分九苑之光
丹詔鸞來敘斯振羽黄封音處爪絲田春在
陛下旒黈尊嚴豈意燋歧之仁悉煩
睿慮在臣等支流疎賤何幸浩蕩之恩遍洒窮簷
坐啟狩筆之風盡泯角弓之怨臣等敢不對揚休
美感激恩私鼓腹充衢祗效華嵩之祝輸心天保
少酧雨露之滋伏願
聖治靡虞皇仁彌究念貨財之易竭務節儉以為
下先恐[illegible]時[illegible]明信以恤民命庶幾
天心鑒[illegible]荒野為[illegible]以見
帝治維熙[illegible]民而祈原宗子有維城之固藩封
無圮基之[illegible]任[illegible]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萬壽聖節表　袁煒

伏以
皇天貽特眷開貞元妙合之昌期
聖主握靈圖會曆象布逢之奇數際中興而臻
誕節適同日而遇景躔應神聖永命之符洽臣庶
齊天之祝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道貫重玄以日月為光以雨露為
澤以雷霆為威二曜總歸於闔闢以陰陽為瑞以
四時為柄以星辰為紀萬化咸屬於綱維啟授人
時順五行而調六氣欽若天道齊七政以敘九功
甘雨屢祈而應祈靈貺昭孚於夏序太陽當食而
不食休祥迭現於朔辰至德卓冠於無倫斯玄札
聿彰於曠世談者律諧南呂瑞啟上句扇衆風之
期協休徵[illegible]在酉而月亦在酉候正金衡誕
輪丁而度[illegible]聯王緯電虹煥彩清秋耀魄
聖之祥本[illegible]明崇極注常生之照雖巧曆莫窮
其秘寔上帝默運其樞自生民以來未有妙於今
日惟
聖人首出獨能合乎先天是造化千百年之禎久
儲而始發我

皇上億萬載之紀不占而有孚矣仰
誕辰之屆見知遐齡配二極以長存瞻
景度之非常
聖算後三光而難老集衣冠於萬國共稱北斗之
觴率拜舞於千官永獻南山之頌伏願
佩珍符而久視御玉曆以常安格太清真太寧不
顯太平於有象鍾萬福享萬禩論昌萬壽於無疆

御經筵謝表　楊士奇

伏以天清地寧昭
聖皇之統御時康道泰美文治之隆興日月光華
中外忻悅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廣大寬仁尊親崇
兩宮之至養推恩布德得四海之懽心是以三光
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益勤稽古之學益
弘養正之功謂易書詩禮春秋之文皆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
萬幾有暇恒親御於經筵多聞是求肆詳延於儒
雅用資啟沃用致進修上以承帝王心學之傳下
以錫臣民皇極之福光
祖宗之鴻業撫海宇之隆平臣等猥以庸才忝叨
榮命荷絲綸之飭勵繼宴錫之駢蕃於緝熙單厥
心允協周成之德念終始典于學敬陳商說之篇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字句甚工對待亦整

駕幸文淵閣謝表　楊榮

伏以日月光華當
大聖龍興之運車書混一正文明天啟之時
鑾御幸臨儒紳遭遇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錫剛健日新典章法度之弘修
功成治定華夏蠻夷之率俾近悅遠來
萬幾餘閒怡神稽古六龍捧御寵顧延英上深軫
於天心頒賚矜於寒士廣其室宇遂涼燠之攸宜
給以饔飧兼什器之咸備凡百所用靡一弗周同
乾坤覆載之恩踰父母生成之賜是皆
皇上聖仁廣大明睿照臨溥德澤於萬方施由侍
從昭禮文於千載高出古今所以致海宇之雍熙
所以隆皇圖於永久臣等深慚末學幸際明時被
沐
恩榮匪名言之可罄策驅駑鈍豈報效之敢忘謹
秉寅誠恭陳申謝龍翔鳳翥瞻五彩於中天春育
海涵祝萬年之
聖壽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駕幸大學謝表　胡儼

伏以明德建中立百王之大法崇儒重道開千載
之宏規
綸音煥發乎九重士氣聿增於六館懽均朝野慶
洽天人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溫恭剛健中正仁義同於堯舜功
烈邁於禹湯闕里詩書欽仰先師之如在寰區聲
教啟迪後學於無窮式崇舊章肇稱殷禮
鑾輿幸臨於璧水縉紳圜集於橋門惟君惟師以
教以食衣冠之美籩豆之序秩秩乎有容鼓鐘之
音絃誦之聲洋洋乎盈耳自唐虞三代以來未有
盛於今日者也臣等職忝成均叨承
寵遇敦言是訓永依日月之光華造士登崇願效
涓塵之補報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巡狩及平胡回鑾百官賀表

楊士奇

點頌得体

伏以巡狩省方舉帝王之盛典回鑾振旅煥功德
之大成八表清寧萬方推戴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廣大寬仁奉天勤民秉至誠
之純一繼志述事溥德化于雍熙尚惟親歷于撫
綏肆用肇稱于巡省兩京弘建曉日馭之輝煌萬
衆告行沛天恩之洋溢

巡狩及平胡詩有體格

聖仁篤邇而舉遠神武除暴以安民天討用彰奮
風雷于瀚海
皇威所至廓氛翳于陰山神靈煥發於嘉祥犂虜
莫逃於遺類盡滌漢晉唐宋之耻永隆
國家宗社之基六師咸奏于凱歌四海遍騰于歡
頌雲承翠輦迴
龍御于九重星拱紫宸上
天顏之萬壽臣等忝班朝列喜遘遭逢
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謳謌賡祝悠久以齊
天臣等無任云云

氣象軒豁

世宗肅皇帝升祔禮成奉慰表

林景暘

伏以閟寢弘開爰安神靈于如在彝章聿舉式隆
孝享于無疆肆昭穆之有嚴乃愛敬其兩盡萬國
之懽心既洽
一人之哀慕以伸敢撰蕪詞用攄芹曝恭惟
世宗肅皇帝堯德配天舜華協帝承八葉而繼統
丕延日靖之休秉一敬以宅尊大闡心傳之秘功
成治定禮備樂和方垂裳以致太平奄脫屣而超
萬乘神游漸遠仙馭旋歸

深體揄揚更多典切處

玄德昭宣永貽豐亨之燕翼英靈駿發宜修莽假
之鴻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儉符夏禹敬法殷湯親祀南郊荷天心
之純佑日臨講幄探至學之淵源大寶嗣登諒陰
終守撫鼎湖之弓劍莫罄千載之悲睹原廟之衣
冠倏屆兩期之慕爰遵古訓誕啟新規肅肅彤闈
共仰珠璣之冊煌煌翠座咸欽黼黻之文圭璧庶
而百禮森嚴鏞鼓陳而九成詠間羹墻如見對
穆后以駿奔安佑無修率羣工而虎拜制已終于
素繹典雅重乎

講升祔有典有文

宗祧，章諏日以告成，敬致詞而奉慰。維茲在疚，
難忘罔極之思；然業業萬幾，貴勑維時之戒。矧
聖政新作之始，寔民情傒戴之初。伏願
少抑餘哀，期世德之善繼；益寬
宸慮，俾先烈之對揚。用賢去邪，奠蒼生于有永；柔
遠能邇，肇
皇祚于不搖。臣等無任云云

擬聖駕再祀山陵盡蠲昌平州今年田租

守臣謝表　李廷機

伏以霜露興思，游舉明禋之典；乾坤布德，誕昭錫
類之慈。當神人慶悅之時，睹
朝廷寬大之詔。恩覃黎庶，感切臣工。恭惟
皇帝陛下重明丕顯，盛德淳將。日御萬幾，近守
二祖七宗之法；天通八表，遠追三皇五帝之風。祇
養宮闈，孝允隆于繼述；憂勤閭里，念每切于痌瘝。
告祺瑞而并貸行刑，藹藹好生之德；賑飢荒而蠲
積逋，油油保赤之仁。洽徽化於登三，煥鴻猷於
襲六。圜丘方澤，肅崇殷薦之儀；古聖先師，咸秩無
文之祀。孝思維則，時薦有儀。吉日再涓，上儀徑舉。
感松楸而懷慕，悵然悽愴之情；撫劍舄而興思，儼
若著存之想。憂既深於祖構，慮因及于民嵒。惟茲
昌燕之郊，舊是園陵之邑。道經車駕，寧無草木之
傷；地切陵宮，宜動枌榆之感。爰頒尺五之詔，盡蠲
什一之征。假寵過優，霡霂沾濡于下土；拜恩知自，
陽春盎溢乎中朝。野忭途懽，惠已深于挾纊；里歌
巷頌，誠共竭乎呼嵩。臣等才忝旬宣，謬叨牧職。
多瘝曠，濫典邦圻。氷蘗是將，粗謹酌泉之譬；繭絲

自陳與頌感更起伏有箭

是戒少寬踢澤之哇　芊逢
在宥之弘仁大溥烝黎之福澤味毋曷既踊躍奚
勝敢不仰奉
詔條敬宣德意職當自效敢期頴川北海之私志
或得行詎有禁闥淮南之問伏願
宅心宗祐加意閭閻家日之明流祥光于有截
繼天而治兼弘覆于無疆十日雨五日風陰陽無
愆伏之咎九年耕三年積國家成富庶之安臣無
任云云

机流而[illegible]字句皆工偶律皆自然將合[illegible]暗叶者

狀元率諸進士謝　恩表　舒　芬

伏以書獻賢能方待公車之詔言揚數奏遽登天
府之名哀然達漸之高倏爾泥蟠之陽遽逢過分
忻忭奚勝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泰運大來謙光下逮睹人文化成天下
賁飾匪崇升聖治宜照日中豐亨永保合宮備室
百僚方慶於師師土陛丹墀一士不遺於諤諤繼
則細流寸壤諒無補於高深然而葑菲芹心敢自

叙謝至此亦有條理

盡於側陋各陳膚見庶助多聞聽徹先聰幸而陳
於諷諫明分辨目勞手筆以標題臚句聲傳雲外

蕭韶並下恩袍物色禁中草木同輝京兆引騶儀
曹致享衣冠在筍鑣幣分珍禮數便蕃知儀文之
循舊
聖情滋眷感寵遇之維新[illegible]樗櫟庸才駑駘下
質荷此難酬之大恩[illegible]微軀德業期

自陳感恩復勉一無浮誇

共保終身之遇[illegible]進之心臣等無
任云云

賀平胡表

鄧繹

伏以御華夏以安兆民紹續百王之正統恭天命而討有罪掃清萬里之殘胡方旄鉞之一麾遂妖氛之頓息惟騰寰宇慶洽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道合軒堯德兼覆載仰觀俯察極夫天地之彌綸内撫外綏同于日月之臨照雖域中之大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而荒服之遠咸並育而各遂其生普天同戴於皇仁率土均沾於聖化惟茲索虜敢抗天威阻窮朔以跳梁與同類而讎殺錫封頒爵

朝廷既盡於懷柔結雾怒鄰醜類益深於狼突不揣已而安分輙背義而辜恩逞欲無厭稔兇滋甚由是
皇心震怒天討肆加大集六師躬駕萬乘揚旌絕漠風霆馳迅擊之威斬馘北庭犬羊成傾覆之勢一鼓而虜兵摧折再進而種落奔亡如建水而走鐃如摧枯而拉朽[illegible]淼沙漠為之肅清
大明無照於遐陬[illegible]碩旋師飲馬撫順附而[illegible]斯皆
聖謨之宏遠

神斷之剛明建國家永世之功為社稷無窮之福臣等職居留守心切傾馳仰
綸綍之渙頒效嵩呼而進祝抃舞同於兆姓上期
聖壽之綿長頌聲播於萬年永賴
皇圖之鞏固臣等無任云云

賀交趾平定表

黄福

伏以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聖人以安民為德一視同仁干戈戢而海宇清平禮樂修明而
神人歆慶。恭惟
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華協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顧德威之所加惟戡巡之咸服聲為律而身為度事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阯之炎荒敢外中華之聲教爰稽厥土定古顓頊在漢唐僅能羈縻至宋元尤為叛服達乎黎醜仍踵故習負井蛙之見而自尊致涸魚之

禍而莫悔奈何簡定之餘孽復效前尤能而李擴之佼童再循覆轍逞孤鼠之威而蹂踐疆域恣虵虺之毒而吞噬邦人遂墮沉漫蟻聚蜂屯之是措田里蕭索雞鳴犬吠之不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
神人之怒。
皇上每垂戒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為不道爰興廟算用命䦨帥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帆再舉而鯨濤頓息渠魁既殄遺孽悉除共惟拯救之勤式慰傒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行賞錫封睹武功之載戢卿臣有守令以楝保衛

所有士馬以隄防千年草莽之區変為禾黍之地累世雕題之衆化為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生絃歌足以易俗興圖舊物于以光復山川精彩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化均萬里遂踰銅柱之功氣祲廓清雨暘時若寔由楙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之遺恨也臣礪慚微賤幸遇
聖明垂憫愚蒙有罪特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寔荷深洪始
詔開百粤之新藩遂令掌二司之重寄拜

命惟謹。棋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癉惡誓激濁以揚清。遠慕皐夔之良尚隆唐虞之治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沾雨露之民室家相慶蓂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咸欲睹照臨之清光于以訓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率領以来朝天闕遥深徒切瞻仰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
聖壽於萬年。臣無任云云

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黃洪憲

伏以昊穹眷德示仁愛之休徵后祇效靈奏平成之偉績千里息懷襄之儆九重紓宵旰之勤喜溢寰區頌騰朝野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竊惟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粤九年之洚洞常微兒時八載之焦勞僅成禹志迨漢歷宣房之塞迄今興瓠子之歌維淮陽徐沛之間乃縮轂咽喉之道在

聖朝為最重非往代所可倫豈曰灌溉之是資蓋寔轉輸之攸繫自奔騰九折漸東滙以入淮及澎湃兩源遂橫出而溢海崩弛則陵沿于谷浩瀚則閭殫為河浪勢粘天憂列城之將沼濤聲撼地惧萬姓之其魚疆臣孔棘以上言

明主疇咨而渙命謂隨山濬川之大計難徼近功知樂成慮始之異情不搖浮議既慎選以俾乂乃專任而責成晝可伏則必行用有經則不惜司空授算百職趨時始分疆以受工繼巖程以倍餉圭表樹而淺深測畚挶具而輸運均濬鑿開導之異施隄障版鍤之畢舉轟萬杵以雷動合庶民而子來役不踰時工已克就兩堤蜿蜒猶龍之游百川

灌盈若瓴之建郊壓氓昏墊之患轉輸免飛輓之勞職貢重譯以来王舟艦連檣而競渡非帝德下蟠乎地暨神工上格于天焉能俛仰而成以致神速若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勵精圖治虛已任賢澤物罔間于幽遐官人各當其器用視民猶己之溺以禹不得為憂翕受敷施長策悉收于二費廟謀宸斷投杼不変于三人川后用是以廻瀾波臣因之而受職爰浴爰度方軫洪水之災成允成功已告玄圭之錫河道通海道障萬里而東之人謀叶鬼謀不崇朝而集矣勛允符乎鑄鼎功遠休于負薪振古所無普天同慶臣等崛起常流遭逢景運快睹方召南國之烈載賡江漢常武之詩遠愧遷固良史之才莫續溝洫河渠之志伏願

上德若水納諫如流措殊域于安瀾沃蒼生以膏澤更九日而三変應馬圖龜識之祥歷千年而一清萃玉牘金繩之瑞航葦泛葉匪直滄海之無波休氣祟光永睹太平之有象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欣躍感戴之至

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莊復豈

伏以乾德方新五位資賢臣而修闕坤維永奠三河協景運以平成祥開蒼水之符禮疾玄圭之報海邦慶洽朝著懽騰臣等申賀上言竊惟黃河出于崑崙導自積石遙遡靈源之異特歸利濟之功獨其滙合者百川咸既驚于溯瀞且其放流者萬里勢易至于懷襄歷代所憂於今未息秦居水德徒事厭勝之名漢紀河平苟安溢決之患彼三策雖善莫得其中如四瀆之勤誰繼乃服綏懋孫子殫民力之苦河浪泛桃花嗟水候之蒸六[illegible]僊[illegible]續專屬昌時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徙質夙成睿謨神授德已浸于萬國憂復先于八紘禋隆輔臣正佽舟楫之助
召宣守令旁諏川瀆之才視民之痌若已之溺當黃淮之橫潰壓胥所[illegible]與謂河漕之臣一彼一此分疆場而迄無成功乃
朝廷之旨三令五申降璽書而專有委任寬之數月假以便宜搴長茭沉美玉與河伯共分其憂乘馬馭度龍門松馮夷使效厥順萬杵雷動堙禹穴今萬刃之晃千艦雲[illegible]綜歙于千頃之浪神謀

既協天眷無違復故道之已湮迴往瀾于既倒昔徐邳而上漸有北徙之虞今大海以東各循下流之信淤泥化而膏壤滄海變而桑田千耦俱興始脫魚龍之厄百堵皆作齊歌鴻雁之詩蓋堯為天子斯上巢下窟之患而不能為之災若禹作司空故隨山刊木之勞而厥易底成績歷茲一紀之久方臻四海之同至於今茲尤在昔民困告病役不踰年遂令東南還為財賦之邦而後漕輓永作咽喉之計臣等猥從凡品幸列
清朝事屬經營思王臣之蹇蹇躬非胼胝媿良士之瞿瞿徒喜切于燕私遂詞申于雀躍伏頤
翰林經濟[illegible]
聞言若決布德如流萬民益托于奠安四極咸沾其滲灑則金甌固而開天長地久之鴻圖玉階平而奏海晏河清之雅頌矣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景雲表

陸深

伏以太平有象雲呈五色之奇
聖壽無疆雷動千官之祝惟皇天景貺実由
聖人德至山陵事罕前聞人争快睹欽惟伏遇
皇帝陛下道通玄極德合神明奉三無私永為民
物之主宰應五百運達觀礼楽之會通嘗謂敬莫
大於享天乃若孝宜先於厳父爰求典則用究
精微四郊
九廟之昂新
二祖七宗之對越崇禋太室肇啟明堂配享之禮
將行感應之机先動時維季秋之月日臨己丑之
辰有雲自天浮空抱日非烟非霧氤氲璀璨以為
章如困如輪舒卷悠揚而有氣適當丙己漸向離
明戢干戈於四夷如颶露布兆子孫于千億蓋取
雲仍矧王相悉合於土行廼休滋方進於水德列
詩書而無愧寫琰琬以增輝天亦何言人皆有目
雖傾海嶽難既揄揚
皇上方且謙讓於未遑惟祈默報禮官遂竭精誠
而固請浹月始從此
大聖人之所作為而古帝王之所未有者也臣等
徒深踴躍莫效涓埃感覆載生成之恩焉知帝力
仰流通契合之妙粗識天心竟望方隆企昭回於
紛郁舜歌載續揚爛熳於風聲瞻丹陛以蜷旋下
彤庭之虎拜自天有命紀至瑞于百僚望氣成文
護真龍於九五臣等無任云云

元旦禱雪有應賀表

夏言

伏以神功丕應。數大慶于元辰。玄鑒孔昭。錫嘉祥于獻歲。感
聖心之協帝運。皇極以保民。瑞雪及時。與陽春而偕至。皇恩徧物。並天澤以旁流。知朝野之同懽。見天人之相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超邃古。道合重玄。御世康人。欲萬物各得其所。聞農重穀。以上帝好生為心。頃因時澤偶愆。既屢勤于齋禱。既而
聖衷愈篤。乃由衷于焦勞。力拯民艱。竟回天意。飄瓊積玉。帶瀾雪于堦前。霑潤流膏。珍渥于地下。農祥是兆。占萬國之有年。帝力何知。賴一人之有慶。臣等職慚和燮。望切豐穰。仰荷鴻鈞。惟同雀躍。伏願堯天浩蕩。應寶曆以無疆。舜日光華。慶嘉祥之有俶。歌萬年而薦壽。睹六合以同春。臣等無任云云

賀嘉穀表

楊士奇

伏以皇明景運。昭日月之光華。盛世嘉祥。應歲年之大有。至仁所召。率土騰懽。恭惟
皇帝陛下。德合上天。功高前聖。大一統文明之盛。建萬世太平之基。六合八紘。戴
皇恩之化育。千祥萬瑞。皆
聖誠之感通。維茲嘉穀之生。允協豐年之慶。榮衆莖於一本。垂蕃實以駢枝。雲藹星聯。茂瓊稃之彧彧。日融鱗隱。粲金穗以煌煌。三農感瑞應之懽。四海共豐登之喜。既堅既好。樂甫田之千千。如櫛如墉。詡寔積於萬億。誠本
皇上聖仁之廣運。是以昊天靈貺之昭。乎宸宇生民。際雍熙而富碩。國家宗社。長隆盛以奠安。恭瞻禎祥。切深懽忭。民康物阜。親聆
聖朝九叙之惟歌。地久天長。仰祝
皇上萬年之洪福。臣等無任云云

賀瑞兔表

嚴用和

伏以禎錫瓊穹昭紫極長生之慶雲含玉質顯彤
庭久視之徵
一人懋迓乎天休萬壽預呈于物瑞懽騰朝野喜
溢縉紳恭惟我
皇上心涵太極之精微執中為度道合混元之純
粹秉籙握乾至誠感神可致之祥畢集大德受命
諸福之物駢臻矧伊瑞兔尤兆亨嘉望皓月而孕
鍾博物之志可攷歷千年而色白抱朴之言匪誣
杵藥仙垣保合並乾坤之永和丹人世滋培踰金
石之功被素含文允稱奇于古昔久隱時出豈習
睹于今茲迺者清秋將屆適當
聖甲之初周共欣季夏方臨預睹兔禎之申錫霜
毛煥采與越雉以同鮮氷質浮光方秦狐而更麗
青唇玄鼻式秉金氣之精蒼耳赤精用符月德之
狀毓山川之靈異邁種而生當熙洽之昌期有道
則見蓋景命屬卯自今衍億載以統天故玉兔呈
祥由此萃一人而歛福矧得非他所爰從
萬壽山壇且獻自先期正當六月初吉占嘉名于
勝地基萬年有道之長卜節序于夏時來六龍時
乘之祚是誠天心仁愛之簡在有開必先豈曰人
力之網羅是求可得臣等夙叨科第曾與螭蟠之
秀枝久列清班幸處苹萊之禁地睹非常上瑞紀
汗簡以難罄睹曠世珠禎握頂毫而思賦伏願
益廣克仁弘闢湯網妙成功于穆若彌繼續于昭
明總元會運世之昌期[illegible]之
金曆無疆惟休臣無任云云

進高皇帝高皇后實錄表　解縉

布局嚴而有休，行文整而不文，誠良史之才也。

伏以聖人受命啟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昭明日月炳燿丹青俾文人之畜徵冥古今之通義矧創業垂統皆在於詒謀而繼志光前敢忘于紀載呂爰有勤聖哲相承鋪張極盛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績歷述前聞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惟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

聖祖德業陳頌並遺且無溢美之語

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年已定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夷罔不率服日臨月照而山川神鬼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功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順不戮一夫元主遁荒禮還其嗣[illegible]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illegible]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言罷黜百家[illegible]闡[illegible]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謙德畢臻而謙讓純

並漢唐宋元太君比擬聖祖洵莫能及

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于近古邈焉罕儔漢高年不登于中壽光武僅僅紹于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元太祖唐宗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側微德邁於嬪虞開創功超於胥宇來協坤元之吉夙開文定之祥鳲鳩均眾子之恩螽斯衍百男之應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蓋莫盛于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輔運之績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于邦君

誕聖輔運之言盡聖母之懿德

兩起布衣一段盡聖母實錄

或克成其世緒降自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為國調元翊運恭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年慈訓昭明文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
膺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
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日月
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纘武王之繼述孝事
太祖有見而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抽金縢石室之秘又孜于世家之藏[illegible]詔[illegible]

之初首領修史之詔臣縉總裁臣其等纂修慎選
多士宴賜便蕃即開館于禁中屢繙閱於幾暇以
百人之衆歷期年之久惟務校讐之事實無黼黻
之能巍巍道冠于百王蕩蕩功起于千古是知禮
樂征伐所自必有訓誥之文雲霞華卉之生何勞
繪畫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緯尚奚馨於名言開王
府而見瑞璵惟自慶其希遇因文序次莫抽一詞
之贊揚據事直書永示萬年之大訓謹譔述
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冊
謹伏闕上進臣等無任云云

憲宗純皇帝實錄成進表　董越

伏以堯德難名允賴文章之著禹功惟叙寔昭典
則之詒矧鴻休必待乎鋪張故燕翼莫先乎繼述
古今一揆先後同符欽惟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
皇帝聰明睿智文武聖神一統華夷樂堯仁之天
覆萬年郊廟昭湯敬之日躋聲教訖于海隅人文
化成天下
兩宮至孝備極尊親一日萬幾憂勤宵旰寅絕
以緝熙聖學重科目以丕顯皇猷隆儒增入佾儀

文閱武作三軍銳氣詒謀
聖子文華之大訓是編監觀前王宋元之綱目云繪
乃若復恭仁康定之歸于
景帝寄藩垣屏翰之重於諸王興滅繼絕而四方
歸心壯伐南征而羣兇授首每哀矜乎庶獄恒優
禮乎大臣出內帑以益邊需發太倉以賚荒歧二
十四年無日不朝
宸極百千萬國無地不入版圖是皆古昔之所罕
聞豈直今時之所未有不幸金根晏駕玉几忽憑
萬姓攀號痛遺弓之墮地八音遏密傷[illegible]之在璇

肆惟

對待森然

皇帝陛下膺曆數以握乾符繼大明以照離照叔
承禹道咸歌夏啟之賢丕顯文謨共仰武王之孝
維新渙號求舊用人仰聖神之於昭孝思無已懷

從皇陵來錄一念怵此足以發之

庭止之陟降著存不忘欲大彰聖德神功爰命故
木天金匱晝分內禁札給上方若繫日若繫年雖
繁不厭若記言若記事雖小不遺下至善惡之監
戒攸存今古之綱常攸繫罔不羣分類聚博采兼
收付史職以効編摩屬總裁以公去取肇自戊申
三月訖于辛亥仲秋恭成

憲宗純皇帝實錄若干卷寶訓若干卷凡例一卷
上進臣某等才輕機線見小醯雞素乏三長若

與詩亦見精練

窺天而蠡測海庸抒一得庶山藪垢而川納汙雖
莫罄于名言寧少[illegible]乎
睿覽臣等無任云云

續修大明會典成進呈表　王錫爵

呼吸千天風雨滿紙滿眼星辰四六之伐山詞窠之獨步也

伏以治本昭[illegible]萬國仰謨烈之盛功除纂述百年
興禮樂之期非天子則不考文唯聖人乃能作則
豈曰小補爰集大成臣等中謝竊惟一代之興必
有一代之典章程懸于象魏法守信乎蓍龜自唐
虞以来有典謨有訓誥而惟周之六典為詳由漢
晉而降有故事有會要而惟唐之六典為約析
唐制兼總周官則在會典一書寔出
孝皇之志仰稽
列祖上遡

累朝以諸司職掌為綱以歷年事例為附監于成
憲幸文獻之足徵佑我後人信典刑之無缺顧蒸

叙歷朝之常及編修之條信口說來不對而對細玩之久莊嚴山老莊家法也

繼世沿歷之久或有因時損益之宜道與治同故
由俗革宜加重輯以示率行故自
世祖之末年業有纂修之成命編摩伊始刊布未
遑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資天挺聖學日新敷求哲王成功遠
期乎堯舜率由
祖訓繼訓無忝于成康遂從訐謨肇求闕典遠紹
弘治壬戌之舊籍近追嘉靖乙酉之新編開局分

曹萃天祿石渠之彥旁搜博采發蘭臺芸閣之藏既挈領以提綱亦芟蕪而舉要体之重者雖微必錄令之善者雖寢亦書

國家二百年經制紀綱一按圖而光若琬琰嘉隆數十載文章謨訓一開卷而燦若日星変則通則久斟酌俗一代之規尊而信而從文明同四海之治袁集初完翻謄上進藏于天府副在有司臣等學本局于面墻見有同于窺管躬承

睿藻幸睹成書即潤色未工或蒙漏萬之誚而規模已遂將興畫一之歌伏願

主善為師建中封素毋恃德澤而自逸毋輕法度而屢更盡制盡倫定千載不刊之典同文同軌臻萬年有道之長臣等無任云云

翰林經濟　文表類

進文華大訓箴解表

沈懋孝

伏以寶訓陳常燕翼總圖書之秘明規析義鴻文發琬琰之藏必師古乃可無愆非法祖奚能有獲事存龜鑑道炳丹書臣惶恐上言典則詒謀萬世之遠猷斯在明徵定保一王之憲式攸存自古思艱保大之君誰無著訓詞以廸後當時識徵正本之士亦不吝啟沃以抒忠世子有篇保傅有傳尚能粗述源流帝範作訓承華作箴久矣漫無端緒聿稽儲教莫準

熙朝立圖規模建宏綱于

翰林經濟　五卷表類

祖訓正心機要闡聖學于全書當其地闢文華已識青宮之講幄及乃書成大訓允陳丹府之微言慮周億萬斯年指示不嫌于諄復道寄二三方冊發明須極其精詳謂有訓非箴觀省不切而有箴非解旨意不彰備諸體以陳規恍睹天球之瀲越擬義疏而句繹煒如和璞之披擒言有盡以丹中意無微之不燭彝彼伊訓一德咸以育元良而正萬方比諸無逸幽風要在養聖功而貽後世此所以君模治矩演繹無遺而懿則嘉言後先互發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仁明天植英睿夙成丕曆以當陽撫寶籙而御宇承前裕後覆十葉之隆平建法垂常紹萬年之秩祜體漢儀而登建華渚徽虹法周典以正蒙前星在震雖傳經有待於他日而養德貴及於冲齡如以論語尚書竊恐義難遽曉証以近言難記似非學務聖修敢陳訓典之昭回無錄箴言之解釋望丹扆以敦進脩書成之編摩義正辭明信乃經書註脚文從字順宜爲蒙養金篩道德仁孝固有勿該允矣

祖宗之成憲治忽存亡靡所不格卓哉賢聖之貴

言臣誠謂賛

一人之元良貽兆民之永賴莫有踰於此書者臣伏望近法典章遠稽統緒少留乙夜之觀俾作日離之助念終始以典學宜緝熙於光明洋洋

聖謨倘能自得于言語之外赫赫

祖烈或當有資于論贊之中丕顯丕承茂嗣無疆之緒朋簪繼祉有永之晶圖臣等無任云云

進承天大誌表

張居正

伏以王業始基而弘一統丕昭長發之祥

聖人受命而撫萬邦茂應中興之運勳華協德熙烈重光爰哀輯以成書用垂貽而作範竊惟帝圖

崇啟固錫祚之自天王氣獨鍾必毓靈之有地黃帝本軒丘而立號神農由姜水以宅尊姬籙將昌澤隊培于豐芑漢基既建念乃注于枌榆振古如茲于今爲盛惟承天之封域亮南土之奧區爲別荊州躔翼軫而懷員斯疆熙開甸服擁橋木而疆宇滋雄川嶽儲精貞元運會我

睿宗獻皇帝聖修王度邁至德于周文

慈孝獻皇后內治母儀嗣徽音于太姒肇之赤社王此大邦式國刑家根本布二南之化積高累厚謳謌繫四海之心乃基駿命以維新奄鴻休於有徵恭惟

皇帝陛下慶承燕翼期應龍飛握溫浴之貞符嗣膺寶曆協大横之吉兆入御瑶樞適懷佑啟之洪恩特舉尊崇之曠典覲耿光而揚大烈丕振先猷

建皇極以叙彝倫適追大孝造

壽宮之南祔。勤御驛以躬臨。卜吉壤于純山廓新

承天一慈孝道章昭校之汾沛之歎信爲遥遥

規於舊邸帝暉下矚騰周詩夏諺之歡天藻昭回
軼過沛橫汾之詠
聖澤溢江而洽漢皇風動邇以及遐至若禮文樂
器之掌在祠官及夫靈囿甫田之詒諸世守閟謨
偉績皆古昔之稀聞大賚隆施蓋臣民之殊遇匪
表章于今日曷炳爍于將來顧守臣纂述之初雖
塵
御覽而紀事體裁之謬未當掛衷豈謂無徵寔將
有待屬以昊恩伸佑降瑞潤于山陵緬惟世德彌
昭切孝思于岵屺遂頒渙號俾闡賁文爰館宏開

不離郡國之誌又不失朝廷之体大有出色樣

簡儒臣而載筆嘉言煥錫勞
宸翰以標題惟誌之爲稱其義本屬于郡國而此
書所載其事則繫於
朝廷旣不容盡同左右史之文又安可仍襲志乘
家之體乃加斐定載用討論志在尊
君分十二紀以識其大言皆摭實列四十卷以總
其凡父作之子述之聖而繼聖盡美也盡善也書
不一書藏名山而副在有司垂百代不刊之典遵
先王而監于成憲慰
九重罔極之懷顧臣等學本面墻見同窺管繪乾

本聯二字當遠勝人一篇

坤之廣大曷能擬諸形容瞻日月之光華何以加
其潤色僅効編摩之職莫殫揚厲之忱伏願
治普文明化成孝理神祇篤祜三都鞏磐石之安
宗社綏休億載衍蘿圖之慶臣等無任云云

不拘之近綿而能化自然不覺必音声而律呂自合不待意氣而發之自閑有從也

重寫　累朝訓錄進　呈表　　焦竑

伏
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不聞于王謨英聖
先繩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旦述周王
之舊章魏栢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
七畧九流而惟寫近事于丹書奏時王爲著懿益
次第紀遠則聽睹爲難而於耳目新斯嶽承尤切
矧于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謨緊聖賢
六七作子燕孫謀無非不世出之英共成大有爲
之業雖允文允武各馳騖于一時而紀動紀言垂
貽垂于二史號寳訓者幾卷爲實錄者九家勒景

鐘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巍乎配天球而軼
圖書抑亦追倣三代之作者允茲
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校鰥
于三餘何以備覽觀于乙夜恭惟
皇帝陛下纂大含章執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
嘉樂時彰周禮之三百三千仰鑽益力尚謂
累朝之憲典寔爲一代之師資深
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非安世默識未能學
異子雲湛思何補謬執西崑之銀管俾裁前史之
金根牽竹批烟聽蚕聲于筆陣芸蒔吐潤散雲氣

于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之媿拂塵掃葉彌知
是正之難幸備承明廣内之觀稍爲虞哲登閣之
助敢呈
御覽附進瞽言惟統天莫盛于本朝而立國得延
于
世廟碩其智者千慮之失不無脫節一簣之虧大
祭弗承乃留情于祠禱正朝稀御又晚建乎元良
獨以規畫晰于一心疇咨偏乎羣輔剛能制下明
足察微是以彌縫四十五年之間庶幾佑啓百千
萬載之盛伏冀

與治同道舍短集長觸目儆心加之意而高明光
大因言孜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擬
祖德于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匹聖謨于文字簡編
之外王猷允塞
帝德無愆臣等無任云云

此作妙在以敘為點綴以汲字當關以流對審人之字對而轉折究而九其所長

擬纂修玉牒成進呈表　劉孔當

伏以
王者父天母地，國合萬姓以為宗；而
聖人敦本厚枝，必先九族以篤恩。故於天潢之派，每重玉牒之修。非徒侈瓜瓞之日蕃，寔將使萬蕃之有茈第。當始封屬近之日，雖有不億之衆，而紀載易周；迨夫重熙支衍之時，即在五世之間，而昭穆易混。非更十載以一輯，欲傳萬禩，其何由？是以我
皇臨中之四年，詔命儒臣纂修於乙夜。顧

長敘作點不見其冗一敘一過不見其重是機局高處

高皇之功德，亘終古不磨；其卜世卜年，大撓不能窮其算。而
列聖之休嘉，與
祖德罔極。其宜孫宜子，螽斯不能比其蕃；加以世年之寖思，何翅百千之滋熾。事之有待，究在於今。頃
俞禮官之言，遂開史曹之局，發揮昌緒，見太宗小宗之源；丕顯皇支，著三昭三穆之盛。以統則宗
帝系而尊，不以卑先；以序則承
帝統而存，不以殤掩；以名則致嚴嫡庶之辯，以秩則倫疏厚薄之宜。義例悉仍乎舊章，倫要併收於
新紀。蓋藏之金匱，永垂
帝子天孫之符；而副在有司，可備詔爵班祿之制。
幸編摩之已就，謹什襲以進呈。伏遇
皇帝陛下，繩其祖武，詒厥孫謀。孝治
兩宮，已篤不匱之念；恩隆一本，因得善推之方。是以如臣之愚，皆得徼天之幸；汗青班固之譜，仰替
鴻摹；藉手柳芳之圖，俯垂谷緒。而臣尤於牒成之日，有感宋臣之言，惟孝欽之念宗，故祖宗之靈慰。方今宗齒日衆，封爵逾分，富者至餘稻粱之食，而

擬玉牒字本經累表有斟酌

擬玉牒以為宗廟之

[illegible]

貧或不飽半菽；豪者至連都邑之駟，而弱或不容卓錐。年復一年，困而愈困，不識
高皇至今而在，何以為情？假使
陛下按圖而觀，伊誰之感？所願施由親始，恩以序推；或準之法，以坊其淫；或急其私，而通之惠。要使
本支百世，長無萇楚之悲；
天子萬年，永珍角弓之怨。則方冊之具，不為虛文；而謨烈之垂，允為美政矣。臣無任云云。

萬壽聖節致語　　費宏

五霸王大　精潤致物

伏以五百年而生聖哲，丕承莫大之基；八千歲以
為春秋，茂衍無疆之慶。方當於鎬宴，共追聽於
嵩呼。海宇均歡，神人胥悅。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齊聖廣淵。應符候上，有電繞
虹流之瑞；受天眷命，協龍飛虎變之占。屬際豐亨
年，方昌盛誕敷聖德。舞干羽兩階，盡遵周邦；執
玉帛者萬國，維此長生之節，當無疆之時。卽：
祥雲常盤旋於紫禁；：佳氣每簇擁乎彤闈。大
開錦繡之筵，彷彿瑤池之會；龍笙鳳管，頻催萬壽

之觴；火棗交梨，迭獻千年之果。欽承晬之五福，應
華祝之三多。純佑永隆，綿延不替。家家戶戶嘉
域之弘開。歲歲年年保
聖躬之康泰。臣等幸生清世，叨與從除。仰奉
宸歡，傾北斗以酹奇酒；被陳俳句，續南山而采民
謠。秋來南極，麗宿垂光；歡聲雅
聖朝壽算彌高。樂奏協蕭韶，壽添海
屋。應無算茂比椿齡，永可同四海人人，沾福澤，華
封隨處祝神堯。

三壽表斯　聲不凡

收拾處亦　稱卓

餘韻亦好

慶成宴致語　　陳于陛

致語出自　郊祀桐敬　將解揮隸

伏以漢祠太乙，休符丕集於瑤壇；周宴鎬京，睿澤
渙頒千金闕。洪恩被鴻禧之筵，需雲臨爪胥之筵。
慶與人同，祉由天錫。恭惟
皇帝陛下凝神淵穆，受命溥將。虎變龍飛，纘
宗社無疆之服；鳳儀獸舞，衍邦家有道之長。信至
治足以配天。惟
大聖為能享帝。茲者時當陽復，禮重郊禋。前朱鳥
而翼翠虬，廷焜輿之五止；薦黃流而陳蒼玉，邁越
檢之登封。牲燎昭升，明禋共衛。珠星璧月，叶景

運于千年；瑞氣祥雲，紛靈文于五夜。
九宮申佑，萬國騰懽。肆舉熙典之告成，乃補廷之特
舉；備三靈之闓澤，布在明廷。錫五福于寰區，光茲
近采。銅龍曉闢，宸極與鶴爰交輝；金馬晝趨，宮漏
並環聲同韻。當此際，醉太平之日，沐宴游第之恩
履。聽星辰，聲嚴上夔龍接跡；旗翻日月，綉屏前鴛
鷺成行。玉露坼朝紫霞，觥分從仙掌；捉啟麟脯，赤
瑛盤擎出天廚，紛來水陸之奇；曼衍奏魚龍之
[illegible]聖[illegible]天風管鳳簫似寫仙
[illegible]影[illegible]徑百合飄香[illegible]中璀

宴居悟慶　書則方尔　可知

[illegible]

高皇帝傳示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華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華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寔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又加以宰臣擅權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豈不信然朕意天運循環中原氣盛當必有聖人者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嘗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寔生民之巨害皆非

[illegible]

華夏之真主也朕本淮右布衣能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兵稍精食稍足視此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朕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故先諭告爾等兵至所在民人勿避朕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欲遣兵北逐夫狄仁義之師與古何異

華夷一家自是帝王氣象

詞氣雄壯筆勢縱横

廟堂布神威于蛮貊，是以臣工用命，疆土肅清。臣等叨任師中，愧之極之。之氣濫竽閫外，勉圖赫赫之猷。南粵来庭，少慰終軍之夙志；夜郎通道，何論司馬之立勳。

主上自英，臣能寔泰，河清海晏，必令朝物阜民安。将永逸，臣等不勝欣忭，謹具露布以

聞。

閩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

臣聞匹夫造逆，天之孽；将則必誅。上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為之治，亦多不戰之征。伏惟

皇帝陛下具神聖之資，纂

祖宗之統，陰舒陽惨，不言而功行，文德武功，洧作而萬物睹。五兵不試，衣冠日□□□□，九譯來王，

玉帛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土之毛？居然有窮海之邦，叢爾起潢池之盗。妖賊曾一本等嘯聚兇徒，首萌亂略，聚為起瀸之物，腥彼寔池；散作旬始之妖，孛於南陸。始而倡舉網張颿之侶，沐梟鳥之波濤；既而混雕題斷髮之夷，依狐鼠之巢社。逮梟風之殄痒，循蠆尾之連䑸，鼓惑我人民，搖蕩我邊境。荒陬絕島，人鏤摧劍之麟；白晝大都，滌灑吞航之浪。遂使烟迷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舉番禺，估客棄桃椥之業。損天地和平之福，傷

朝廷玄默之風，既成必戮之凶，可緩鯨鯢之戮？是以臣等仰承

聖武，祗奉

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討。碧幢紅旆，飛蔽海之樓船；犀甲熊旗，□□□之将士。未鼓而人

雄壯激烈行陣兵法展之軒宕馬上下而劍戟交鳴也奇觀哉

經畧平倭露布　　翁正春

臣聞天道舒慘以成功，春生秋殺；王者恩威而並用，武緯文經。堯德罔數，必靖青丘之梗；舜仁廣被，亦芟丹浦之兇。蓋揖讓不可勝殘，而征伐所以禁暴。歷稽治世，誰能去兵？誠非黷武以示威，寔欲安都而布德也。恭惟

皇帝陛下，神明馭世，智勇當天，辨邪正於松蘿，文治慶彈冠之盛；易衣裳於鉾介，明威寔戴十之遙。是以北鄙跳梁，已款關而解辮；西陲跋扈，尋授鉞而告俘。氛淨祲銷，內寧外謐。詎意海隅之醜裔，敢為榻外之旁窺。蘭向者，以中國亡命之徒，纂日本雄據之業，大驅島寇，肆螫朝鮮。倚陸陽侯，聚散乎黿穴鯨宮之內；鼓藏河伯，出沒乎龍堆蟒谷之間。燬燼王京，噴虐焰之燭；洗蕩平壤，嗟臣濱之嘯。天宮闕化為禾黍，縉紳之屏在中露，草茅失險，既成捲席之歲，匕圖為肆虐之資，包禍心而覬，挾盛氣以憑陵，冀有不測，僥倖一逞，騁茲道，寧後誅夷幸而

皇上憫屬國之瀕亡，恬倭奴之犯順，赫然震怒，爰命興師，臣某謬以迂庸，叨經略仰奉

王靈有赫，誓不與賊俱生，廼以某月某日選銳發舟，競渡鴨綠之險，乘潮鼓枻，直搗漢京之區。先命偏將以批其中堅，隨出奇兵以斷其歸路。司韜鈐者，効力爭先，有斬將搴旗之勇；諳韜鈐者，星馳雲輓，有投石超距之雄。臣某等大鳴鼓前進，然入陣，叱咤而瀚海為飛，草木皆兵，而山河變色。遂於某月某日一戰而破平壤，威若迅雷；再戰而取開城，勢如破竹。旌旗蔽日，艨艦蔽江，倏見長鯨伏誅，於是入國王京，而合圍猛氣，天橫鼉張，昔已就，疾呼地動，虎嘯者竟作狼奔，游魂驚夜，月泣悲啼，殘喘望下風而羅拜，願徼天覆地載之德，誓輸稱臣獻贄之誠。沙漠霜消，塞草回閑，河細綠邊，城月白狼烟息。斥堠遠，紅遂使數千年舊國，鐘虡不移；二百載宗蕃廟社，如故。華山歸馬，青海洗兵，孺子歌滄河之再潤，舟人栖網，喜旭日之重光。彰我

皇上樂天之仁，慰彼遠人來蘇之望。請封請貢，知中國為尊，格而格心，共悔倔強，莫益化流，窮髮夙偃雕題，昔獫狁起周家，曾煩師于六月；鬼方在殷世，猶致討于三年。何如今日，討出萬全，而功收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七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郊社

二祖並配議　夏　言

先引郊祀後斷議可得納約之旨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覩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
慶幸以為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
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
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
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覩
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
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
我
聖神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為夏殷周四
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家醫分祀而一祭亦誤
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
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蕩然而
陛下今日獨覩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
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

米慶宗並制足礼制之大分正不可易者

天地祖宗不容分合解此大礼之所以常明也

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
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
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於淺
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
聖人之所以難遇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為此度
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
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
會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
郊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　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
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　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上帝正是尊崇其尊天與上
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
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擬議宜從
聖制萬一遷就猶為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
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哉

既曰其說不肯其成果信禮之未審乎

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然
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各
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
請議上以從
宸斷羣臣次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
官議參亦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蒙明旨連日
外間傳聞少傅璁大學士鑾翮上表必欲
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喋喋矣又候
明旨不下竊恐

李序子敢遺兩之番分祀分配決本

聖心亦不免於疑之則不免於變[illegible]爲一[illegible]
則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爲
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
正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
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地之
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
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
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
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二祖同配之禮開元

唐明皇宋嘉祐上下兼治其宗

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二祖同配宋
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
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辯崇配之序仍以太祖
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
院亦言二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
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亦無二主
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帝非所
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
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
者皆無配天之禮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

並坐之說足證並配之非

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
祖宗也先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故唐宋之故事
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
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
太祖父也　太宗子也然則
二祖在御之日我
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
命之祖我
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
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殄夷虜以復我

安心之說實應上非尊卑來見配之必不可並也

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之
聖子神孫者則
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
間連祔並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
以安我
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
聖諭曰朕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當遵復
皇祖之始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

先引程子次及陳氏議礼以礼之家先正確也

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
眞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
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豈有二本乎哉是
以
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
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
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
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即帝也
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

引明堂之祀嚴父配之不可稱避稷之意經並配之不然聖上主不敢淨之安心之說

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
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
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
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
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名合於宗周之典是
故奉我
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
以尊
太祖也奉我

並配各失其尊分配各全其尊

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
者也所以尊
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
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
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
人復起不可易者也是百王不易之盛典垂萬世
無疆之令名則是與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
靈我
太祖 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歡說

下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及我國傳之禮諸侯從[illegible]
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illegible]世幸甚

孔子廟堂議

宋　濂

世之言禮者咸法孔子，然則廟而祀之者可不從於古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是皆主人之正位也。奉爵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闕里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礼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上而肖像焉，則失神

學變礼之祭失之甚前見古礼之當是也

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求神于陰陽也今用蕭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憒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

非師不學非學不祭孔子開學世子於之師古之祭安可不[illegible]礼乎

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illegible]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子[illegible]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學之以為先聖先師而[illegible]於天下國宜其僻當各反其邦之先賢雖[illegible]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古[illegible]今也雜霣而安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

堂廡之層列今未改亦缺礼者之遺憾歟

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

礼合天理自协人心曰人心不安則变礼之非也

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惮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宗昆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知此類甚

孔子為世之道本則當宜為世之通祀萬世在天之靈非孔不享

多。雖更僕不可書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扶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于醫師太公不厠于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

考正孔廟祀典議

程敏政

議孔之言不僕彫琢而敢舍其浪斷皆至理永可作從祀公案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褻瀆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數為子弟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悍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于心不敢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

聖覽。

[illegible]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

論馬融之素節融後起而有云滿世宗下之所非終得夫

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俗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俯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書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外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無關王曾。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益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

以左道亂政詐懷詞向頌可冀斛

評戴聖以下九人推見至隱亦權衡家

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惧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成此之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長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况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

以殺人註疑亦有功于經季之立存祀

批究至此則人品之于本術大懸絕矣何可以不端之本蓋人品之平也

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怯妄之迹將自并于放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議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

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之本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故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若今一祀是千古公心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

以聖賢之祀尚有僭与之混列名實相違之亦非宜也

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識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外于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二君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若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

荀揚惟悅所臨世之公心

通文中子與董韓並祀萬世業之不易其公

為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云而臣猶謂之[illegible]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許其粹處亦[illegible]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誠則程子豈欲[illegible]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又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其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誠然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念若見觀今之變指[illegible]事業恐未若通之所到然切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遂令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誠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遜[illegible]而不得比于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嘗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illegible]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如瑗者則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信矣況宋端平二年

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者使教于學者歿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庶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illegible]之所以為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于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間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illegible]賢之意[illegible]

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以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椽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秦檜予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宋[illegible]伯程珦[illegible]從祀啓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皇明經濟文錄 卷[illegible] 議類 十九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深

臣謹按祭祀之義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為傳道。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蘊之身心，措之事業，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經世也，言以垂訓也，凡有一于此，皆可以施於今之義，故祭其屬焉，類其能焉，覈其實焉，神斯享矣。若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彌文為也，顧世儒之論從祀者，每以責備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蓋有見於今之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地，故爾。臣則以為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時而出，初無意必于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為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一家，抱殘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排斥異端，皆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來，聖學蓁蕪，故專門訓釋，皆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于重

皇明經濟文錄 卷[illegible] 議類 二十

信之至是評論人物張本

語矣其將謂白沙恬退矯節一時未必實能肩鉅耶則周程二先生在當時有日矣且彼既不能信其必能為又安能信其必不能為愈不通之論也愚謂聖道不絕如綫不可不重為維持又如日中天不可以一毫私意干之者總之兩君子無間然矣頓

當宁奏可勿為人言所格若曰宋時從祀幾許人而我

朝止薛文成制度甚徒請加益之則又粉飾太平之說不可以語大道

奏　進樂書乞興正樂議　　嚴嵩

本部從禮科抄出新選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奏臣聞諸周禮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聞諸詩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聞諸書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何古聖帝明王未有舍是而能以化成乎天下者矣

陛下之聖德復古樂于今日正所急先務也故敢將順其美于樂記而有補說之作以見陳澔集說之意所以明樂理也於律呂新書而有補註之作以發蔡元定之蘊所以明樂聲也於伏羲卦圖文王卦圖夏禹九疇圖箕子洪範圖而有解說之作所以明樂理之原也于典樂而有要會之作所以明古樂必可興于今日也又採[illegible]表獻以為興樂採擇之條覽且四[illegible]圖中非[illegible]乎樂理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有[illegible]身之術焉有正心之方焉有修身之要焉有立[illegible]之道焉故臣又作四圖用說第一圖用說所以保聖躬也第二圖用說所以明聖心也第三圖用說所以一聖動也第四

圖用說所以直聖政也為此將臣所撰四聖圖解
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
論三卷共二帙親齎進呈奏聞[illegible]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illegible]欽此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illegible]以復古樂為念但時
當草創欲為未就仰惟
皇上以羲黃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
年聖[illegible]作既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
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
明而其所謂制度者亦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
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
能言其義況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
奏進樂書乞興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
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原亦有前人
所未發者其議於人聲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
之本其法似為徑截昔宋人楊傑議曰八音皆不
能無失惟人聲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
呂皆以人聲為度且人言人意詠以為歌五聲
隨歌是為依永律呂協奏是為和聲此皆取之虞
書者也李文察所議似與此合惟我

皇上聖德居位[illegible]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
考定元聲興復雅樂今日實惟其時也

東宮官議　　王鏊

真切之議 敎之中理 鑿鑿可行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慎選左右今夫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以教導之而況神器所寄係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游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擇人備學 新御下交 作惕尤為 一猛也

國家東宮之官師保而下有賓客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祈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安游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于君今也

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人況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也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則[illegible]授書[illegible]為天子矣孰肯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鑣寢則對榻

齒讓一節 非上下之 頻交不能 有此

國初儲朱之教如 上之世何 以加於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十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于潛邸臣嘗代覩其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則

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

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敘師友之分使宮僚[illegible]
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
旋其間至暮乃[illegible]遷善諫止游戲
翰墨端其所習[illegible]不法從二師糾正之甚者
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
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皆用此道也漢宣帝時欲
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太子師友必
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
舜監護褊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貞觀中
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

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
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
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
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
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
宮閤講升殿賀謝[illegible]儀依[illegible]僚講讀當依倣講筵
稍從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并用賓禮參
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
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
以下參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辭復位

就坐茶湯罷詹事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illegible]初
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乃講讀雖有坐受
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侍以[illegible]朝賀雖
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群臣朝賀東宮行
四拜禮皇太子答拜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
近代答[illegible]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
凡大朝[illegible]生于大本堂設答拜褥位
于堂中三師賓客拜位于堂前至日太子常服升
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
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裁定宗藩事例議　張居正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勅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
經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開館纂修間臣
等看得各衙門事例惟禮部為繁
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為重乃該部修官先將禮書
纂定送副總裁官看改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
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書事例
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
次其年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
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
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
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
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
[illegible]徒以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

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illegible]滋多不得不曲為
隄防嚴加裁抑頗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
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妨敦睦或議擬不
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
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
當徒使奸滑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
可知其槩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與
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為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
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既許為之繼封以重大宗
又云必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
不由親弟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
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疏以為差等今施
呈等項一槩停給此親疏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
也又令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濫[illegible]
親[illegible]乃身後墳價[illegible]停給此[illegible]亦事例
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
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illegible]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擡婚庶人滋擾
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
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
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
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襲鎮國將軍此事
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
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於法不可
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整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
者也又如郡王故迫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
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
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
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者宗室通革奪長史等官
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
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
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
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褻法所以防奸二三則
玩見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悉用此為準因時
救弊似亦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
必考求
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

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裁並適宜乃足為經常
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
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於事理不順有礙施行欲
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為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
月內該禮部題為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於例之不許請名請
封乃至令改姓易籍殊為編氓殊非情理之當見
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
此合無
勑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　宗藩者悉行彙集分類編
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為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入　會典庶法
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
無弊矣緣係條陳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illegible]

審舉劾議

王錫爵

臣嘗讀史而嘆齊威王得御臣之術也齊威王委政以來國幾不治矣當是時即墨大夫最賢而左右乃日毁之也威王使人視之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賢也則召而語之曰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令封之萬家阿大夫最不肖而左右乃日譽之也威王使人視之田野不闢民貧苦趙攻甄不救衛取薛陵不知不肖也則召而語之曰子其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今烹之與譽者烹之於阿者即毁即墨者也於是群臣震恐莫敢飾詐務

[illegible]

盡其誠齊國大治夫即墨賢封賢阿不肖烹不肖可矣而私毁私譽之必誅豈非讒妒者即壞政之原朋淫者即假手之道哉驩兜之放於崇山也其罪不可考見獨攷嘗舉共工耳而舜亦言其與讒說殄行也由此言之威王之所以奮其飛鳴以驚動臣工者其即舜之術與今夫倉公之用藥也將欲使之去邪而保正則必先制其性炮炙浸漬療不偏正苟不制伏而惟其性之所為則將横發燜縱邪氣益張正氣益耗幾何其不溘然以斃也君之用人何以異此天下司府州縣官吏賢否獨

[illegible]

在撫按臣嘗聞邵報矣其舉者必方面大官也不然必進士州縣也不然必其夤緣者諂善為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一耳其劾者必州縣小官也不然必舉人方面也不然必其倔強倨亢不善為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一耳是故東方明矣卑疏而候於門屏斥益與擯棄錦繡為行避影鵠立臨廳佝僂唯諾口吶吶如有吞則大官莫不皆然況小官乎何者祈舉而免劾也使車至矣喘汗而迎於途抱抗視膳望塵屋拜羞品極水陸供張擬王者凡所以悅耳目娱心意者纖悉備具則進士

[illegible]

莫不皆然況舉人以下乎何者祈舉而免劾也大官進士薰灼未[illegible]舉者常在焉而又速之以媚小官舉貢止有所畏之劾者常在焉而亦繼之以媚是以[illegible]邪正雜揉公道榛塞人心幾幸此國政之大[illegible]時俗[illegible]深痛也夫天下如此其大矣賢人君子如此其不少矣而臣安敢妄有以訟之哉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臣嘗求其事矣當權成扶倉庾之歷田野未見其闢也耕擁不厭祖褐不完民未見其給也官怠而不勤吏殘而佚賭事未見其不

戶部出入揭帖議

張居正

[illegible]文[illegible]海

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核實考成，有司徵輸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羸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又節年追賦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二十餘萬，皆額

第一出一入之數精覈剋出者俗之根

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比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財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 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 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聖明留意。

[illegible]

綜覈經畫一毫增損不得非已涉世事不能道此

鹽鐵議

何宗彥

文思縝密，持論詳義，剛斷之詞，令人唯伏

漢昭帝始元六年，詔問賢良文學以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毋與民爭利。御史大夫桑弘羊反復辨難，而茂陵唐生、魯萬生輩極詞抗議，稱廣利之非，明教化之是。愚每讀其書，未嘗不壯其言，而猶惜其詞旨之未暢也。夫自古人主食租衣稅以育天下，豈其擅山澤之饒，競錐刀之末，孜孜焉如商賈為？自管仲官山海之說出，而人競譚鹽鐵矣。桑孔之徒即起自賈人，予寧不引管仲自解，兄豈知管仲直為陰王計耳。其意謂吾起東海而御王諸侯之盟，非以我之虛蕩彼之實，誰肯俛首而出吾下？故鹽鐵者，取之山海而亡竆；貲財者，括之鄰國而愈削。尚利吾國，何知其害？四封以外，肥瘠勿問也。假令齊桓據有天下，而以仲相之，仲雖霸者之佐，豈盡闇一體之誼，而為割肌充腹計哉？漢興，自高惠以至文景，休養生息，海內殷盛，凡天下鹽冶不領于天子之經費。武帝以雄才馭世，封禪興作，無歲不書，而又北逐單于，南通邛筰，兵連不解，縣官大空。于是言利之臣巧其說以中上，而鹽鐵之議起矣。大指謂蓄貨長財，可以佐助邊費，而與其

說仲之陰王之謀，勘透孔桑之術

為朐邴吳王所借資，孰若收之縣官，塞私邪之門，奉戰士之用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管仲是已。其言豈不甚辯，而要之一隅之國與競霸之世，其時勢異；取之隣國以封殖于己，與取之百姓以結怨于下，其休戚異；取之隣國則隣國困，必折而為我取之；百姓則百姓困，必起而抗我，其利害異。賢良文學倘以此言進乎人，孰不洞燭其是非，而心計之臣且縮口退矣。計不出此，而廣述先王，泛稱道德，曾不引齊漢之事一提衡較之，毋怪乎言之鑿枘也。且仲之論鹽筴，自大男大女以至吾子，罔不計口程量；其論鐵，治農夫之一銚一鉏、紅女之一鍼一鉥，亦不憚娓娓及之。此細民之行，而廉賈之所羞也。武帝以英茂之資，馭海宇之籍，其見豈出廉賈下？毋奈其雄心猛氣，橫于胸中，致刀斗徹于狼胥，轉輸竆于塞下，以為非此計無復之耳。昭帝初年，霍金為政，賢良文學宜及此時說大臣以格心毓德之誼，使君德休明，閉關却貢，則出之孔既杜，入之途必隘，貫朽粟紅，捐天下鹽鐵而與民共之，無難者。乃賢良文學見不及此，愚故以惜其詞旨之未暢也。嗟乎！漢言利之臣在桑弘羊極矣，自建

三異判盡齊漢時勢休戚利害，備諸儒所〔缺〕，亦欲排已

漢武之雄，桑孔雖好大喜功之所致，亦有異武之資而用之不善耳

武以來尊寵用事而又儼然列在御史大夫之位豈不能閉天下之口而箝吾充頤便便烏聚族而謀使賢士大夫浮以畢其忠而獻其慮嗟乎弘羊豈倘然知畏與論已後世知王安石之流高自標引寧肯以弘羊相況而詬詆一行言者斥逐卒之利析秋毫而害貽社稷九原可作豈直為弘羊所姍笑哉噫國家不幸有言利之臣尤不幸口言利兼愎諫如安石者愚每三復鹽鐵論未嘗不嘆世道之趨下也有國家者可以深長思矣

備荒弭盜議

王肯堂

周禮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始乎散利卒乎除盜賊則備荒弭盜蓋一事也夫言荒政者不能越乎蠲與賑之外而別為奇今者肥饒示儆大江而南野無青草

天子惻然下德音發

內帑命侍從以便宜行之凡可以佐蒸庶之急而修其和者亡所愛意甚休美然大司農猶重在

國計而遲回乎曠蕩之恩是謂且不可使賑久安可常乎脫天不厭禍而歲數祲一二奸宄鼓數數之衆而毆之揭竿以逆兵吏如近時處粵湖盜事為憂不細今胡以備而弭之也夫備荒無急于委積而弭盜無過乎明保甲而練兵此不待深計之士而後知之且無庸議矣夫賑者以待已荒而備者以待未荒備與賑皆以待民而弭者以待奸民今有道於此於賑之中寓備之意於備之中寓弭之意是不可為乎則令所[illegible]而有待於賢長吏者蓋閒遂人治野[illegible]一夫百畝畝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

興工作是救荒首務

達于畿而諸既淪之法漕輓之便蓄洩以御歳封殖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於是乎在今古溝洫法既壞而不修以易盈易涸之水道待命於天故小旱澇悉為田菑近雖有水利專使徒為文具無益於民功今宜廣歷而博諏之視地高下略倣古法多為溝洫募飢民之廩而俾即功宜可成昔范文正公當飢歳率民燕遊新佛寺大旨在散有餘之財以賙貧者而杭民以安况用之於疆理乎此今所當亟行者一陸子静先生為令將代去俄有報殺人者先生曰此必某都某人問之果然安有為

救荒之念出于至誠救荒之用歸于至公即不盡實察民食亦可均民奸亦可杜矣

人父母其子不肖不執而莫知為誰者先正賑救待哺之衆必戶籍而人記朝夕燠咻之其飢飽有無上下瞭然于胸中或不得已聚而廩之則以兵法部勒隊伍肅然恩向年行糶鄰里中嘗行是令在在皆爾何憂擾亂昔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勝數富鄭公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勸所部民出粟以佐官廩而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夫處流移不可詰之衆且備截然而何有於境內既活民矣且又足兵而何有於弭盜彼豈有異術奇數哉法紀明號令信耳此

擇鄉士大[illegible]以董其事則凡所措用必無乾沒是亦救荒之長策

今所當亟行者二古之賢守令有事賑救非得一人辦之必屬其鄉之士大夫賢而才者如富鄭公於官吏自前資待鈌寄居者皆賦以祿而使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請受賞率五日一慰勞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足故衆集而不譁功成而不勞今釋此不任而任吏胥伍伯不問有所漁獵即抱牘而告成事豈問百姓蒙實惠否也今誠以屬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以顧指鄉之所豈有才技者何慮不集夫凡民當縮不能窮為盜必有人焉樹之標而徠之此必有過人者故秦觀謂弭盜之術莫

擇公正監司易不職州縣是亦救荒急務

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夫有豪傑之士必能羅此輩而收之為吾賑救用此今所當亟行者三夫此三者古人之所已行載記之所具列而今之所不難知者然而苟非其人徒為具文擾耳司馬溫公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蓄積有限河北流移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令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移先正之急得人如此也今宜因百姓之急倣此意行之令淳化識澤下為僕遯吏壅閼得以下究天下幸甚謹議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八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删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正文體議　　王　萱

起語括六經文字

夫學者搜圖玄覽必折衷於六經今觀詩書所稱易禮所載述政則紀注措為文章談道則闡性靈為議論歌詠發乎性情動容要諸禮義大都載理成文信心敷藻以故懸諸日月與世罔極也嗣是而降馬班雄漢韓柳起唐蘇曾跨宋罔不因才於已通變於時即文非純白亦染翰者之驪淵也我

號巧炫悍標逞騁務今之為雅者比比然矣

國初課士以文歸於實用詞不斲瑰而務適時意不斲玄而在當理彬彬乎稱盛世之文矣暨成弘之降稍稍陋近代而軼往古學者始靡然向風焉而於近日為尤甚以徑遂非以語於巧也而爭穿喻以標奇以簡辨非以語於悍也而爭繁縟以侈富以顯著非以語於邃也而爭窔奥以極深以經常非以語於麗也而爭僻詭以逞異蓋究其志意直欲與作者為伍而責之實用頗出近代之下何也競勝於奇而不務情理也愚竊謂其弊有六其

叛聖離經乃今日目病

反而正之也亦有六夫範世訓俗必徵乎聖今者祖意於玄虛師心於頓覺俾釋老常與孔孟爭塗不可也故返其弊莫若使之附聖以居宗選言建議必楷乎經今者假寵於南華乞靈於鴻烈綴淵卿之濤而蕞其陋俾百家諸子與六籍並權不可也故返其弊者莫若使之依經以作則文受命於心心受命於理今者執堅白異同之辨而不覈其歸侈移山跨海之談而不要其寔斯其於理昧也故返之者莫若使之還理而信心文以行遠非以駭世今者鑄意於不可測識之鄉而繪意於無所

躪理披亂乃今日心病

經見之語斯其於思僻也故返之者莫若使之易辭以顯旨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熏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何者末勝其本也今文之勝質也亦若是矣返之者莫若使之佩實而卸華工倕梓不過尺而結摩空之構羲和度不過管而盡周天之形何者其規矩

只圖色澤不顧休戚乃今日狂病

得也今之為文者鏤刻勝而規矩喪矣返之者莫若使之度體以定勢是數者持衡於上則形端衆指於下則比正即使文與三代比隆可矣奚啻近代哉抑人有言曰質之必趨於文也文之必趨於

文以質救質以忠救大抵人心一定則挽回世道其矣

迭也氣化之運其權懸乎天文之必救以質也質之必救以忠也則挽回世道之機不在天而在人故有八代之衰起之一人太學之體正之一時非勢極而變也救之則然耳司文衡者留意焉

考核詳明區處允當

京營兵制議

陳懿典

京營之兵所以居重馭輕示威武於天下也

高皇帝統一海內列四十八衛於南都兵制詳矣

及

文皇帝定鼎於神京則都門以內七十二衛約其兵不下三十萬畿輔以內有五十餘衛約其兵不下二十萬雖九邊之戍郡縣之卒不能過是也又於近畿之衛若山東河南中都大寧選其兵番上操以壯軍勢既以五軍營統之矣而復設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銃火器天下皆稱為三大營其擁衛

此言京營之兵一變

天闕雄示六合之勢赫然盛矣承平久而武備弛正統之變幾不能軍由是于肅愍創為新制于三大營之內選兵十萬分為五營繼分為十營每營以五十人為一隊有隊長二隊為百人有隊官十隊為千人有把總而五千則以都指揮統之楊遂菴所稱體統尊嚴條教明肅蓋一時調用之銳甲于西南此京兵之一變也天順復辟務反景泰之所為而團營之制遂廢迨八年復之而成化初年復廢至三年乃始做其原制增定為十二營其

此言京營之兵再變

法以京兵八萬。外兵八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期年而更之。益見操之兵共十二萬。設四武四勇四威統之。而布分益嚴。我武益張矣。此京兵之再變也。天三大營之制。全營操演。其兵無隱避之奸。而疲壯則無所分。團營之制。選而壯[illegible]者備操。選而不堪用者。退老營以供役。其簡練精矣。而黠者往往賄軍吏。以少壯而為老弱。避操征之役。是二者。其利弊畧相當。然其初未嘗不善。而其後多所耗蠹。其故久之不能無變。今者十二營之制弊。而復歸三大營。歸之誠是也。顧天下之治。不在于變法。而在于得人。昔者永樂之初。犂庭漠北。丕震天威。而近塞無狼煙之警。是三大營固善矣。然究其故。則非徒營制之善。而選敎訓練之際。核實至精。行伍皆熊羆之士。節制嚴而器械飭。故戰勝攻取。而中國之勢揚。團營初立之時。兵制精。國勢盛。亦非徒恃其制也。蓋以于肅愍諸臣。勵精講武。中軍無不選之將。而麾下無不選之兵。故兵威遂伸于天下。是知法制者。總攝之綱。而振擧之則存乎人。今三大營之制。固復矣。復其制而不得其意。則其弊猶在。故竊謂今之可議者有五。一曰稽數。二曰簡銳。三

成廟時兵精威壯由成祖親簡閱厭戎行知聖祖也

五款之中稽數禁役乃今日之最急務

曰時數。四曰嚴操。五曰禁役。夫京營之兵。原額二十餘萬。歲食米以百萬計。今之尺籍如故也。給糧如故也。而談其在營之數。十不能五六矣。其千夫百夫之長。互相欺隱。橋其數而沒入其糧。有勳衛以護之于上。有奸胥以維之于下。牢不可破。夫朘民之脂膏。而付之貪猾之手。有害于民。無益于軍。是誠不可以不究。謂宜委強幹嚴明臺諫之臣。立法而覈之。如百人之中。自相糾保。若所保之內。而有逃亡者。其將不擧。而其兵擧之。則予歲糧之半。革其將。不許襲。若是而兵之實數可稽矣。稽之而去其兵。則減其糧。一歲可得幾萬。或逃者隱者。捕而歸諸伍。則亦可實乎軍容。此三者。皆國之利也。故曰兵之數當稽也。旣稽之矣。則在營者。不可以不擇。夫以一當十。用兵之良。疲弩操戈。足以敗事。昔團營之所以得者。謂其簡擇之精也。今雖不用其分營之法。而但取其簡擇之意。務立標定格。以嚴選之。少而壯者。優其給。為上兵。老而弱者。削其糧十之三。為下兵。上者肄習以聽用。下者雜派以供役。且上兵比年一選。有不堪者。取其壯子弟易之。下兵之中。而有壯子弟堪入伍者。復其糧之數。

簡擇士卒兵帥之至不無私不則必知其不精而救察之矣

勇怯既分，士知奮矣。不然，而徒以竄固之，夫當操戈之數雖多，亦奚以為。故曰兵之數當簡也。先聖曰：以不教民戰，是為棄之。今沛兵知操演而不知教習。夫教不至則藝不精，操之無益也。且坐作擊刺之方，弓矢劍戟之法，天下必有精其技者，宜厚募以為教師。每應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其所教務遵會典之制，不得以九射之虛文而塞其責。重賞罰以勸懲之，則庶乎藝精而氣壯矣。否則因循怠玩，雖有壯士，不得以盡其能。故曰兵之教當時也。昔京操之法，用給舍翰林之議，以八陣肄之。今歲久而法弛矣。安營布陣，變化縱橫之道，漫不知講，而務挫舉號應演武之故事。凡天下之兵皆若此。觀之誠有可笑者。且器械朽鈍，馬匹孱弱，上下安習以為固然，何以張趨距之威，而當百戰之勇哉。謂宜申明八陣之制，若何而奇，若何而正，若何而分，若何而合，使兵將識其意，可臨敵遇險而不失其常。閱于一隊之中，取器械視之，惟犀利者有賞，而朽鈍者必罰。所乘之馬，必如古人所稱，探前鈌後，蹄間三尺之良。其以瘦馬呈者，究其調養不時之罪。如是而在操之兵始有實用哉。

曰兵之操當嚴也。夫用兵之要，貴養其氣耳。目專于旗鼓，而心志肅于號令，則其氣雄。今營兵多有借役于外者，釋戈盾之習，而從使令之用，則行伍虛而軍威弱。故必如先朝之制，凡在操軍士，並不得差撥。其有公役，則老營之弱卒應之。而將官私役者，革其俸。如此而兵氣始振。否則兵存而實亡矣。故曰兵之役當禁也。嗟夫，是五者皆本于大將之得人。苟得其人，則分之而為十二營固可，合之而為三大營亦可。苟無其人，則雖紛紛焉法制之變，秖益弊耳。夫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輦轂之下，信四方之所觀望，謀國者不可不究心于京兵也。

保甲議

吳應賓

世之議保甲者咸見以為擾俗病民而無所用之然此非法之弊也行法者之非其人也夫保甲之名雖自熙豐創之迺其制所從來遠矣周禮以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而至于五州為鄉因其民以用之于田役追胥之事管仲于齊亦以五家為軌推而至于五鄉為軍因有三軍之制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獄收賦稅游徼循禁盜亦比里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以十家為甲甲有長各鄉為保保有正鄉大者或析為數保鄉小者或併為一保保統甲甲統戶有司督之而司其長若正之廢置如繩屬綱如臂使指其與比閭有長鄉亭有三老嗇夫游徼非異意也故愚以為保甲之行有三善焉夫盜賊之所以滋者法網踈而奸宄之出入靡所稽也今使同保之中鈎校而互察之捕奸者有賞不發奸者有罰人情鮮不自愛誰肯苟容者如是則奸宄何所入奸宄無所入則盜賊不禁而自熄保甲之善一也民生無常業則縱縱則易去而為奸今保甲既行令各開其

丁男之數與其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縣書于門即有游惰作奸不得而隱保甲之善二也無事而相與屬衆讀法勸善規過足以成禮俗而消訟爭有事則守望相助患難相恤親睦之情既洽德讓之化可興保甲之善三也如是則雖熙豐所建吾安得而盡廢之迺所以行之令而不善者其弊可知也夫為一里之望者然後可以聯屬一里之人為一鄉之望者然後可以聯屬一鄉之人而今之所為長若正者則皆市井亡賴人耳強者武斷鄉曲既以恣睢而為奸至其弱者又闒茸而無能為也此其為弊一矣夫保甲為民而設非以備公家使令也而今之為有司者往往徒隸視之乃至調以他役假以別需民誰勝任此而樂于應也此其為弊二矣此二弊不去則保甲終不可得而行愚故曰非法之弊行法者之非其人也誠欲舉保甲之法而行之也謂宜慎推擇之舉重責成之寔仍使其籍在民而不在官官惟以時督舉之而已不得有所追呼以擾其下如此則庶乎其可不然是亦熙寧而已矣謹議

邊事議　張位

邊計甚詳今日長城不外乎此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為重不可偏也我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譬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

朔方之勢必不可棄河套之設[illegible]棄者[illegible]說也

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觀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二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任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安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戍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撫邊之卒以為區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奏南兵營為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為久遠之需[illegible]臺用壯阨塞之觀可矣還當繕城堡為清野之計

貢市之設乃羈縻虜酋之一術[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以為常哉

丁壯則困于修築隱于占役而取數于荷戈矣糧餉則乏于椿頭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咸服虜酋款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但貢市利歸酋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暗償脂膏已竭金繒日索豺豕何厭板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慮有糾合之舉宋時初患西夏竟苦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衣袽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焉

兵食議

李騰芳

頃自東西用兵，連年不解，司計者有涸澤之慮，而筦樞者為拊髀之憂。詔旨責切，一時大小臣工講求二著，不啻詳矣。而愚以為兵食非二策也，不可一日缺兵，則不可一日缺食，而今之為兵者食之則不可使無用，而無用則不可使廢食。今竭天下之力以養天下之兵，而邊鄙廢弛，在在單乇之虛譟張譸，無一可恃；至于京師數十萬老弱無賴之徒，上以供天子之工匠，而下以供中貴人緹騎之侵牟，而日不足也。此何

可以言兵也。蓋嘗伏而思之，夫兵有貴于多，有不貴于多，有少而足，多而不足者，強弱之故也。今之京軍畧視漢制，而漢亦不過南北羽林期門等軍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所向無敵。今之強弱視漢何如？而廩於官者歲二十萬。不為不多矣。東南之漕粟飛輓而灌之，若填壑然。而此二十萬者，歲萬人無用，則萬人為糜食矣；五萬人無用，則五萬人為糜食矣。不思去其無用者，以別求其可用者，而更為萬人以益之，豈理也哉？然則今日京營之軍，誠莫如嚴搜而盡汰之，而隨其

所汰之多寡，與之申法而更始，乃其大衆易擾，脫巾可虞，則第為之試以騎射，教以方畧，簡其能者，別為一軍，厚誘而重賞之，當必欣然從事矣。久之，能者進，而不能者退，則不汰而自盡，而由是得百人，則國家有用之百人也；得千人，則國家有用之千人也。此不為愈於今日之徒食者乎？而至於四方郡縣，拳勇秀出，在在有之，如其所謂机兵弓兵，固即食郡縣之食，而郡縣之所恃以戰以守者也。今令其人世食其食，而郡縣遞役之，執牒句攝，日譁於道，一旦有事，專恃客兵，此何為者？苟得良有

司設法訓練，五人為伍，十人為隊，百人為卒，擢其少也于二十五家而以為之兵。五日而試之，又五日而再試之，相教以技，相比以能，相勸以賞。賞者不別予之，予之以五日之食；罰者不必別輟之，奪之五日之食。其所予者，即其所奪者，則其奪者可以給其所予者。而二十五家之兵，則令二十五家共食之，而各復其役。如此練于縣者謂之縣兵，練于郡者謂之郡兵，練于省者謂之省兵。而縣五百人，則五縣而以兵稱者五千人；十縣而以兵稱者萬人。自此推之，不費斗糧，而十萬之衆可立而具。

憂民之食是當也今民食不足則民中有盜而民之兵亦在其中也

此不為愈于今之召募者乎而萬目而憂根本者則又不憂兵而憂民矣不憂兵之食而憂民之食矣夫人之為國有可為數十年之計者有不可為朝夕之計者天下無事薄賦而民饒君亦儉而用不乏卒然水旱盜賊不能為之害此數十年之計也而其不然者一歲之入才足以當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至于用之不給取之愈多而當晏然無事之時盡用哀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何以加之此不朝夕之計也今國家開利之孔既多已山澤關梁車軺酒塩之利諸法盡用

天地之生為之無涂而累世太僕太倉之蓄盡於兵興郡縣之贖錢盡於徽解至開公私之積盡於水旱漕艘之用盡於河決議賑發而內之帑藏無可措者矣議留解而外之府庫無可貯者矣議改漕而京師之軍供犖矣議平糴而國家無所以為之本矣即使管晏持籌而吾以為食未易足也又

留解改漕平糴三議近亦開行而應之者寡者歟

況今之立國已久天子之勢婚結于天下者甚遠而其情亦甚間隔而不通故上之人與夫為之下者各知有身而不知有民財賦之入其用上者一中飽者二而有司臺輿之所侵牟者三而民不與

烏虞今之世天菑人害十室九空浮煙相望焦心無法無已則獨有
天子躬行節儉加意蹤跡是有司宣布德意而已今之天下內外空虛大盈之積有加無減
后宮光祿之奉月以數十萬計即謂
皇上永言孝思而
慈慶之供止於二萬　昭德則溢至三萬幾與
慈寧等矣毋亦少裁而釐正之歟毋謂
陛下於
仁聖有所靳也況於冬官之匠作未清司農之宣

后宮之奉慎爲減之后可自裁之未則進乎其爲所矣

取不厭燒織之費半棄於中人金珠之廣復溢於障愛凡此數者沛而為惠其德無窮但以多藏亦復何用他如有司民命所繫亦宜汰其闒茸之甚以懲其餘核其懦熟之名以驚於貴上之下也毋飽於橐囊下之上也不蔽於場蘊停京運以資和糴留贖鍰以廣積貯此庶幾其萬一耳不然嗷嗷之民投命無所生不足愛死無所懼後事它郄未知釜鬻所出也天下之禍豈必盡在夷狄哉

汰闒茸未惟財用可節而所以節財用者只付其人

長城議

丘濬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

曰勞民然亦有為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羶桀驁之虜不得以為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閼順形勢之便築為邊墻以抗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為之其成雖遲猶勝于不為也

復河套議

王錫爵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虜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齎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迹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攻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卧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吝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壘無聞轉輸雖繼孤懸獨立沙磧為墟外之不足

情為藩籬内之無所以貫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
其勞豈家賢國君子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
未終其志邪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披套搗其
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
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
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
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
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當復之
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
請極言之以千

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
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
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衰短祚內
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番北此何說也漢武值
其盛強而或衰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
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
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
也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
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
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

其身然一勞以求其逸與暫危以保其體向背亦
為殊等我　國家極天下于胡元　天威所及雷
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乎來收養殘孫兼之
虜戎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吉囊俺荅諸部
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
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
年來雖賴　廟謨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歲
慮耗財用其功業也非一矣視我　皇祖之時其
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
人屋居畜牧其内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

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
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
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
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
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
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倚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
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
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
聚或佯為逃遁掎角以待開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約
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留而相守亦數萬之

設險防守難皆是矣之不在戰者欲復之信非本然不可

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粮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今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産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若之

馬入塞強但衰相持則以戰可中六人相當何中行抗敵之計

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從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據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適止利于守耶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適獨利于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

料敵甚審總是一个意利不可徼也

襲人千里之涂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

火篩據套為家則數居非所有欲既而復之彼將何居虜不得不以死爭之

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虜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卒此李陵所以沒矣也今我之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下而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彊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

若乘岩曰伺虜出套據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盡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illegible]年王昔漢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十餘[illegible]枝[illegible]者當不下十餘萬是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邊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得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勢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邊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于河即粮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深慮而熟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有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不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存遺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

（眉批）[illegible]既有分地則套地之分[illegible]看得[illegible]世[illegible]之也

（眉批）秦漢之事固可為[illegible]機之一驗然必預為戰守之圖乃可乘也

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夫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中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困于修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臣所不解者也謹議

（眉批）引知己知彼之說正見機之當乘

薊鎮請復昂酋撫賞議

南師仲

今年秋薊鎮邊臣議復昂酋撫賞上下其事所議於時可者半否者半愚以為革之是而予之非也夫長昂猶驁不馴跳浪叵測出沒幽燕上谷間為患非一朝夕矣獨以台酋之故邊臣議援往例請得撫賞使無東顧以安貢事盖是時迫于驕虜若干戰爭時許之叩關徼賞金幣之錫已有歲年其後西勾義東倚二衛陽伏陰譎又則叩關而鬨以索無饜之慾不則鼓挺而呼以挾不貲之賞邊臣奮然力革斷絕之迄今蓋五越年所矣邊臣當事者復因其卑詞款關之故再請于上願得復如前議夫非以東西甫息肩貢事方當目姑假此以示羈縻乎愚以為其不可者五而勿許為便何也台酋倚忠順夫人為媾媸言是聽彼昂酋者名雖為壻寔則一部落耳使台酋無生心虜婦無長豪則一昂酋所部能幾何假令蠢然伦順計薊鎮之兵合力足以當之矣勍敵之與有是不可者一長昂一小醜也東如朶顏諸虜西如台吉以下諸部衆又西如火落赤諸孽于我睨為九邊于彼寔為一體其旁觀窺伺者不知凡幾今許

不允舊[illegible]之請[illegible]中國之[illegible]是一正[illegible]

薊鎮之臣[illegible]足[illegible]之化[illegible]戎俗亦足[illegible]狀何[illegible]貢

一昂酋而明日宣大比例至矣又明日三衛至矣又明日而西秦至矣將槩賞之則難繼槩絕之則起釁是不可者二頻年來邊事之壞〻于邊臣請市則市請賞則賞勢已濫觴時猶補牢未晚不及此時一振刷之復滔成套襲故智吾懼難為後也是不可者三且以邊虜言之其勢遏昂酋百倍邊臣決策一鼓而襲其錙重駝馬劬其頭目無算至于今邊左獲以安枕未聞長驅報復敢于中國之顏行也矧此昂酋何物而縮首就之乎是不可者四長昂藉孛歹等綏類曰中國我撫我其軟血矢無渝志使邊庭無烽火之警此陷辭耳昔不嘗許之乎狡獪如故後不嘗革之乎慴服又如故則是非〻是判然可睹矣是不可者五夫花場牧馬等谷董宗青山等口大被詆觸雖查洗之心未遂而蜂蠆已肆毒甚矣今不討其罪復許其請雖曰見我廣大如威嚴何若夫寓不殺之仁于悔過畏罪之時示不測之怒于款關擁衆之候令
天朝之體不褻疆鄉之胆自摧神氣常凝邊閫常固此又控馭之上術當軸者之有事也愚猶然撫管耳敢漫譚借箸倡不必然之畫以斷萬一之僥

三[illegible]業[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有成效又何必[illegible]昂酋以[illegible]

肆毒[illegible]理直[illegible]撫而賞之則[illegible]斷[illegible]可也

中外獨計
神睿在上忠碩在列且一時督撫諸臣同心同德協智協誠將墜在擻一洗之刷區區之愚𦔳哉敢借為之議以備採擇

閩廣善後事宜議　沈一貫

兵家之仁敦辞之術具見于區畫中

伏見閩廣海寇近就殲滅獲醜獻功欲至嘉賚今海販遐壤之鄉識天威之遠及明化法之必誅無有遁漏甚盛舉也然大兵之後有司困于乃募民力憊于征求居者有棒輸之苦役者有瘡痍之痛觧之飢者未哺病者方起當此之時不思有以處之以善其後竊恐民不安所變將復至古人云平吳之後方煩聖慮此君為今日言者故臣敢議可行事宜以獻臣聞漳泉惠潮之間負山阻海擅沃饒之利其民喜鬭

海賊聚散不常勢不可激

作聚散有司急之不匿于谿崖篁竹之中則泛舟入海因風之所止泊而時出抄掠為患諸郡此非獨習性然也亦為吏者安集不稱之致也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顧觀戒而重離亡然而犯之不顧者以此之無以聊生而彼之可以幸免也又仕于土者大抵多遷謫羈旅之人以此之人事乎其上彼亦惟貨賄是望孰肯為百姓為久遠之計者二者相合釀成厲階上下蒙蔽以有今日然臣之愚竊謂兵不可玩威不可褻方今海寇蕩平則彼

兵玩成狎勢不可驕撫之甚易

依山負險者雖懷狼貪之心必且喪氣乘此時而

此下六便條條可見之施行於閩廣者從策也

撫之使之銷兵刃爲農器不爾則出兵剿之彼必
惕吾之威而懷吾之惠其功賢於百萬之師遠矣
此韓信收燕之策也其便一也既撫之後選温良
長厚者治之退刻薄之吏開生息之塗節賦歛之
用堅樂生之願使民重親戚而重死亡其便二也
又事至則怏事平則玩人之情也今能勅閩廣諸
臣所在撫戢之處詰戎兵時簡練以備不虞雖境
安烽息考足資滿不得數易特增其祿秩以褒之
使民安其上官習其俗其便三也古者鄉有長閭
有師黨有正故什伍相維民用輯睦今倣此法立

議論宏而識見亦到

之保伍糾其習業稽其戶口則雖欲爲亂而不能
矣其便四也君子欲立功名以自效于上甚于上
之求下願爲之未見其成撓以衆議惑以浮言則
誰肯以身博死者皆襲逐沿渤海亦曰願陛下少
寬文法今欲閩廣久安而無事莫若聽將吏以便
宜治之不效然後治其罪毋從中而阻其便五也
鄭桓不倍曹沫之盟晉文不趍伐原之利非獨示
信亦以勸來也今閩廣既殺其黨以降非獨冀生
亦以一人嘗我也如使懸賞以來之又羅織其■
而殺之則他負固者曰

平蠻

朝廷之不可信知此此所謂禁之使歸而教之使
叛也後無降者矣元至正中張瑄朱清寇海上後
降而官之子賴其用安知今日無此等輩乎其便
六也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惟因循以養禍
故至此今幸決其癰矣不大參之何以善其後哉
傳曰聖人防患於未然書曰事事乃其有備有備
無患今閩廣甫寧所以望
陛下之撫綏者其機正在於此竊見
陛下賞予將士既懋官而任子矣恐有忽成之患
荒善後之策也故述斯議焉謹議

西鎮善後事宜議　陳維春

西鎮醜虜陸梁為禍已甚頃雖少退猶盤桓內地而邊臣泄泄然以出境自幸何其僨也意所以刷國耻快人心者非選將用兵大驅除之莫可而欲退者以火酋內訌必撦酋爲合而後成撦酋西牧必衆酋獸居而後動故欲衆酋以涣撦酋之黨覓撦酋以斷火酋之援此其施為甚有序而為慮甚詳也顧悖綜夷情詳核始末則今日之可憂不在西夷而在東鎮朝廷之防禦不在火酋而在克力何者匈奴黠桀種類乖殊壞斷土隔不相侵涉自

俺荅欵關以來請建寺則許之建寺請掠番則許之掠番彼之為謀甚狡而我乃井墮其術中而不顧遂令遺種於茲則邊臣誤國也昔趙充國徙先零于塞內馬援遷燒當于三輔識者猶謂啓封內之地無障塞之隔狀散埜之積掩不備之人為禍滋蔓兵害不測況智不及馬趙而俺酋桀猾非先零燒當之比竟不思塞潰堤于蟻漏絶蔓草於萌櫱何為也哉談欵市之功者謂累世鷙鶩之虜一旦欵關稱外藩不但唐宋即漢以前未有也第夷狄之性困則卑順強則驕逆非可以禮義忠信化

誨懷服也今且明目張膽蹂躪我疆域虔劉我蒸黎鹵掠我畜產直助火酋之燄而訟言不復與天朝通矣我猶唯唯然奉之惟謹欲因掠聽其鹵掠欲欵市之聽其欵市始也虜以欵愚我而我以欵自愚固也今虜以戰至而我猶以欵應是何異開門延敵而助之攻哉方羽書促至有為大同擣巢之議者斯時也在東鎮牽其內顧而在西鎮擊其惰歸宜可以一得志當事者輒曰一酋未殄而衆酋合一鎮不寧而七鎮搖久羸之士馬何以當之告匱之司農何以餉之且

陵寢神京相為密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莫若勦火酋以示之創耳殊不知建寺掠番中國已許而不問則狡兎之三窟已成虜以犬羊之性豁壑之欲寧能禁其不復至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闌入邊地言語相習嗜欲日生自今以往恐其為患不獨火酋而已嘗思漢武帝得一張騫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厥後襲其威靈者二百年桓靈之世人不知兵段熲持義降羌萬二千人國用不足勅中藏府調金錢采物增助軍資竟成谷靜山空之功今之西郡即漢之所開四郡而張騫段熲成

夷入邊地語言相習彼熟知地險民情為患不小當時許款之人信誤國也

功之所也極蠻削弱尚能大創夷狄為稽古者所快況以全勝之天下謀臣如雲甲士如虎反出其下哉有自西鎮來者言諸番苦虜憤憤然欲食其肉而寢其皮皆可撫而用也而庇刺乃其深讐又可指為一臂之助二者合獨不可當漢義從降羌乎此晁錯所言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且選將蒐兵最為急務而諸司為憒乃局于身格之貴賤經歷之南北則衛青人奴淮陰降虜蕭樊英越來南產皆為特所擯而不收謀國如此將焉用之閫邊陲習虜事饒勇方畧空室家畜產歲為虜得亦有奮力而與之戰者亦有戰勝而奪所函以歸者邊臣情存苟安與虜外市名之開釁也而累沓至死此輩選懦容頭過身挫我之勇氣增虜之驕心罪不容于誅矣人情乘其憤激而思騁也則可用乘其賤貧而思奮也則可用乃取士必以貴胄練兵不于土著愚誠未知其可也為今之計誘虜東歸先攜其黨取火酋首竿之藁街而又盡驅其餘令二川之間無復寇孽夫然後杜掠番以樹我之藩屏絕迎佛以塞彼之詐謀七鎮諸戎一懲剏絕赫然下

明詔示邊臣令其無媚虜而媚
朝廷無飽虜而飽戰士無保官爵而保首領此在
我一振之間耳漢人言欲立威者始於折膠故虜之跳梁非一大治不能創也而成虜之跳梁在邊臣非一大治尤不能創也倘傷敗踵係欺玩日聞猶復徊遑疑慮韋姑息之弱情忘經國之遠畧未至之禍有不知所終者此所以江統寢心于肘腋幸有浩歎于伊川也吁可畏哉

倭播善後事宜議　　伻　祺

頃歲東憂倭南憂播當稱靡寧矣賴
天子神聖至公卿協謀倭以乞封求退播亦俛首聽勘正邊境息肩之秋而海宇帖席之候也復何說之辭第未雨而桑土則先憂當亟也亡羊而補牢則往轍宜更也乾鵲占歲之多風也去喬木而巢扶枝至童子探觳取卵而不顧則不可慮遠而忘近也燕雀之處堂也仍之然自以為樂乃突決棟焚而顏色不變則不可狃近而忽遠也故據其迹則今日之倭與播平不謂妥要其後則夷性之

無常實未可以逆料者請先原其起事之由而後及其善後之策焉夫倭奴之長曰關白者不過一亡命之夫耳非有爵位名號之相沿也特以其機智巧猾足以雄長于諸倭故既吞食乎日本又虎視乎朝鮮頃復聲言內犯屯兵釜山屬以乞封為請者蓋欲假
天朝之寵靈足以號召乎島上之眾耳今業許其封則彼焚栅而退矣然受封之後或藉口謝恩而來乎息之數年或以請貢而來乎關白且封而諸島復有效尤者將何以應之乎故封之近救旦夕

之安而備之實為不易之策今之議者曰冗役有禁訛言有禁沿海之姦報勿聽朝鮮之再請勿聽此特行乎初封之日耳而非所論于數年之後也其必為練兵計乎夫有事則召募無事則撤回此驅市人而戰也謂宜擇要害之地簡精壯者留之時其訓練教其戰艘使之水旱相均有無足恃固上策也然兵若無食聞利津一帶延袤千里皆沃壤也誠令附近居民自佃限多[illegible]五十畝以上出兵一名免其催科或令窮戶貧丁開墾荒地每頃納鹽四引而又遣官疏其水道助其種具不五

年間轉餉不煩而兵食有資矣漳泉寧紹之間往往有貪利而為彼嚮導者以私通之罪未嚴也自今有越海貿易者亟殛無赦則彼無以知有虛實而豈敢輕入以嘗之乎倭之來也每以有利而去益長戎心而我或單弱寡援且遙觀望徒尾其後未能面敵誠令屯兵之地彼此一心互為犄角每遇有警協力大創則彼將有所懼而不敢至矣夫練兵墾田申禁明約議之今日若以為迂然視之倭警燕居而後補其罅漏者其功用固相萬也至若播州之酋曰楊應龍者自唐宋以來于今素朝

疏通錢法議　　韓熿

國法昉於周也而用不始於周太昊氏名之金高
辛氏名之貨陶唐氏名之泉其後曰刀曰布曰錢
蓋與宇內相終始矣秦漢而下代有利亦代有弊
而至於今則弊減於昔而效曾不能以銖兩夫成
法以行周利是圖利不可知法于何有此當承平
紅朽之秋猶曰非計而況今之脊脊乎且
今國家之所以制用者何也司農按籍而徵縣道
繮輸而至歲所經費其數不勝重以歲之不易不
虞之不戒當事者蒿目而計無所出則不得已而

議采礦議括鍰金議屯田議塩筴議當告身獨錢
法置不論聞一決起圖利之矣而旋行旋止竟不
能推見事情求一當以為經久計夫財之生止此
耳溥海之蓋藏亦至此耳多方以盡下而不能通
變以宜民我有利柄而我自棍之毋亦有遺筭歟
故錢法不可不通也乃今之為錢者我知之已
輦轂之下倏低倏昂而莫能平其衡南北諸道舍
今用古而莫辦齊其售至關隴汾晉諸郡縣則盡
格不行矣夫其壅閼而留滯也必有所自來起而
承圖之亦必有所自始蓋嘗概觀今昔相提而論

徵實於僞變者人所云于此再見其何以通商賈
[illegible]有無乎謂宜嚴諭各省會一切貿遷悉聽收受
以彰同軌之風而人亦各得以出入不相齟齬如
[illegible]務省將鑄錢總二十六監歲鑄五百餘萬以充經
路支用更相灌輸不限封域此其當議者一也且
[illegible]務[illegible]流行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救
民乏泉布之設匪直經國而實以息農民也農者
動諸直省併得設局鼓鑄與所在[illegible]並行當其
務非不稱便而後稍稍阻矣阻之究自農始夫農
之穰穰刈穫以易金錢為官家租稅計今縣吏催

租一切徵銀以錢不能輕齎耳獨不可少為調劑
乎謂宜設為邸肆銀錢並收不距而役以所徵錢
易民間百物截計存留諸費如藩封之廩祿官吏
之餐錢間收錢十三以充之亡不可者故上下兩
利之術不宜以出納為異同此亦一說也且[illegible]
為下與下之自為固欲施之世世無窮極也[illegible]
奕葉鼓鑄不可億計今其存無論洪永即嘉[illegible]
物亦銷而為鍾鏞富家殷室積[illegible]鉅萬彼其[illegible]
曾者固思遺之雲仍而未幾輒擯不復用[illegible]就有
固志乎謂宜令累朝諸錢與前代及新鑄並行[illegible]

今之為錢梗者其弊有三而古之盡不與焉今夫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漢孝文時除盜鑄令民間得自鑄而吳王濞用之富埒天下遂生逺心賈生慨然請嚴私鑄令編氓毋得操造幣之勢慮至深切

今國家惟寶源局職司鼓鑄若周之少府泉府漢之上林三官外是誰復有隱屏而鑄作者故私鑄可無慮也且其工大奸以牟利耳掄筴行業十萬一掬綖環鵝眼入水不沉即尤而效之其費幾何而利且倍蓰以故南齊孔顗灼見其弊而有不惜

銅不愛工之說國家自大中洪武通寳凡五等下及累葉所鑄周郭肉好絕無排斗沙澀之患無青薄鉛錫之別則惡錢亦可亡慮也乃其所為三弊者其究安在夫今之弊非憂々非甚難言者也亦非穀々其難行者也指陳不越目前而轉移不煩餘力在一加之意爾盖聞錢者泉也如水行地無之而可壅也今各省直都邑行者不能以十五夫商賈之往來有無之貿易兩有之以為利哉也今使燕賈居錢數萬而以易關隴之貨必不售彼謂其無所用之耳利京邑者不入於滁揚便荊郢者少為差等相權為用且著為令埀之永久人太肯不樂為積者故錢為永利不宜以世代為變更此亦一說也凡若此者其事明白顯見其筴平々無奇而補偏救弊之方舍是無可談者誠能先期下明詔曉諭諸郡國開示便宜揭榜通衢而又定為必行之規嚴為不行之法小民見利而不見害亦何所不得哉民利而國家之何所不足哉推而廣之

夫費歲增日若不給漢賜館陶公主以百萬計其制可倣也陛王欽閱金繒不返宋建隆中欲積錢

贖山後其意宜師也狼烽鯨浪浹歲不息熇蠹甚秆訾給時絀宋康定中有事西夏又賂契丹動以數萬此其筴可行也蓋管子曰刀布者先王以守財物御人事而平天下夫當公私交匱之時而為上下兼利之策舍錢法其何以為當國者奈之何泄々哉其以為利孔而諱言之者則名未見其疇之八政周官之九府五帝三王之所不廢者今與研桑心計之徒同類而譏之也

修治河堤議

陸[illegible]典

古人治水皆稱禹而皆鯀禹主濬其用順鯀主塞
其用逆乃相傳有鯀堤而無禹堤則治水而用堤
自鯀始也後世白圭之徒皆宗鯀而禹功迄千古
燦然嗣若自漢武皇帝親沉璧馬從官負薪築瓠
子則後世之不能用禹法蓋自漢記之矣賈讓三
策置莫能用歷唐宋而元旋治旋決卒無長策至
我
朝而治河之難視前代更倍則以河通漕而逼
陵寢當事者并計漕則虞　陵寢并計
陵寢則虞漕於是行河使者日夜冠蓋不絕大司
農水衡金錢日夜輸河上而計所以為河計者
不過以築堤為事於是深計吊奇之士扼腕而談
曰治河而專恃堤非策也而過之其傷愈多以
堤防河如以墻防虜尺寸暇而數千百里皆暇累
歲之修數年之築不足以當河伯之一怒且河性
猛迅非人力所可制獨奈何與河爭尺寸之利而
不講于大利大害也且河歲淤而堤歲築堤歲築
而河身益高積尺累丈登堤而望水且駕出民屋
秒甚且與城郭並而徒恃數丈之堤為防禦何怪

乎一朝決裂而漂廬舍摧城郭民人魚鱉莫可支
乎勢不如棄河不治而別開河以通漕此其言豈
不堪動聽顧未深思之也夫會通河之開也以陳
平江宋司空之才智
成祖全盛之威靈財力經營數年費帑金億萬且
其時尚有海運陸運以須其成故可待也今六軍
百萬之命係于漕河棄不治不可漕新河未成不
能漕安所仰給乎抑言何容易也七百里之河而
言費以十五萬是百里所費僅二萬十里所費僅
二千一里所費僅二百夫一里計二百丈每丈計
廣五尺深三丈是一丈總深廣為方十五丈也十
五丈之功豈一金之所能辦乎此其為說鈴而孟
浪于事情也何疑然則為今之計舍修治河堤之
外亦更何所施其功也詳攷近日河工奏報黃河
堤岸自徐州以至宿遷淮河東岸自高良澗以至
武家墩淮南湖岸自高寶以至江都先因水發衝
決無算今已漸次修築堵塞河水已盡歸漕新運
已亦無慮愚更何以佐末議哉愚則以築堤以防
決也然有所築而無所洩終必潰也築堤以束水
也然束于上而不濬于下將終塞也築堤以濟漕

舉堤閘以遏水欲護陵則築堤防河勢亦兩難者

亦以護陵也苟便於漕而不顧陵利于陵而害于
漕終兩傷也河性最強淮遇之而縮淮性較河則
稍弱較泗則稍強泗遇之而縮今歲水患雖曰霪
霖非常然推極其故則泗不敵淮淮不敵河逐至
瀰漫泛溢徐沛與
祖陵之瀕一望畝天苟築堤而不採其原委何異
止兒啼而塞其口故修河堤則出入之勢不可不
分也謂宜于淮泗之間凡有低窪開曠之所皆開
為渠塘令其退有所蓄而不助河為虐其下流入
海之口多繫水門令其進易出口而不與河爭道

如此則有所築有所濬此固堤之一說也欲修河
堤則撈淺之法不可不行也夫黃河之水沙居其
半以一升之水而載二升之沙其勢易以壅閼苟
日事版築而沙不濬此壅則彼潰堤何益乎必也
嚴掃沙之令沙益去則水勢益駛沖刷易而赴海
速如此則有所東無所壅又固堤之一策也欲修
河堤則通漕護　陵之說不可以不合也嵩以堤
治河則淮泗壅勢必虞
祖陵是腹心之病也嵩以堤防淮泗則河壅勢必
虞運道是咽喉之病也謂宜以兩者從衡而論往
者高家堰之役大司空排衆議成之堅若宣房則
淮之深口塞運道倚以無虞若壽泗水患實自此
堰成而益浸淫今固不可因衆口壞堰以紓
陵寢之急獨奈何壹意通漕而置
祖陵于不問乎愚昔渡泗水周遭于
祖陵泗州若浮杯然盎泗與河淮通前阻于盱眙
之山勢無他途可洩必浸灌于泗州及
祖陵計為泗州城郭害猶可言也為
祖陵害不可言也為今之計宜于
祖陵之前及其左方各築長堤遥堤為之捍衛其

他非州治及
陵寢之所則稍為開濬以引之旁泄或任其漫流
以殺其怒如此則高堰可長無議如此則
祖陵運道有兩利無兩傷此又治河堤之大關也
若夫遥堤流水壩減水斗門閘座及假便宜擇任
使嚴稽覈皆治河之吃緊以所常聞不具論：其
大者如此至行海運挽河使入北海與夫前所云
別開河通漕皆非常不可已之畫愚不敢妄議為
功懸鄙堤防為鯀智而畢訾之也

八卷終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九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删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高皇帝天生斯民論

二儀奠位於子丑則萬物資生於二氣闔闢之期惟人生氣之精英者也故比出萬物是類適而不已況衆乎既衆且靈互訐而不已而有吞殘焉若非天生人君以育之又何言斯民之有哉然非斯民之衆而有愚頑者非人君之育亦可也所以非愚頑不足顯人君之治非人君之治斯民亦何措安其育之之道大在人君持守斷行焉否非持綱守紀而安善良則善良慌懼而弗寧否罰惡之道不果而不罪不悛者則將何以育斯民者乎故天生人君必賞善以罰惡則惡消而善長亘古至今刑加暴亂奸頑者則斯民泰安矣若獲奸頑暴亂而姑息之使良善含冤而抑鬱則惡者日生善者日減何育斯民者哉故制以斧服以衣天子取斷以示政安斯民於仁壽之鄉餘何言哉

高皇帝七曜天體循環論

洪武十年春既暇與翰林諸儒遊於□庭叢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運行之道內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鄰考功監丞郭傅人皆以蔡氏言為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月不及天一度月遲於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為天所棄也有若是之云朕失讀詩書不知蔡氏若此諸儒忽然論斯吾將謂至罕矣及至諸儒將尚書之註一一細為分解吾方知蔡氏之謬也朕特謂諸儒門非也斯說甚謬吾觀蔡氏之為人也不過惟能文而已夫文章之說凡通儒賢智者必格物而致知然後以物事而成章其非通儒賢智者或以奇以巧雖物事可書其的而為文不順則棄物事以奇巧而成者有之或者心不奇巧甚僻而迂意在著所聽聞以為然著成文者有之吾聽諸儒言蔡氏之論甚以為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朕猶因事而罵之時令取蔡氏所註尚書試目之見其序文理條暢於內之說皆諸旨古先哲人之見詁於蔡氏自新之言頗少然非聰明不能若此而類成獨蔡氏能之可謂當時過庸愚者故作聰

以己意亂天道蔡氏上格物致知

明休咎用以足太祖知天之學

蔡辭着為為理與抗理不見之說真斷蔡氏之誤

明以註書及觀書註語纏矣所言乾旋之道但知
膚不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論天象是以〻己意之
順亂乾道之順以己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
蓋謂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
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
旋非此一日之辯〻非尋常之機所以非尋常之
機者何因與群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
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退以退
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鄰代蔡氏曰以理
若是曰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十五

度行健也次以理日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末以太
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同蔡辭
着而為理所以順亂逆〻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
辭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
道而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
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
氏平昔所著之書與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
也陰太陽〻剄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
間所行舍次盡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
昭然右旋緯列宿於穹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

太祖示觀驗之法明於格學

天行地上日行上天動靜運旋机理

大運左旋小運西行各天之度數也一年一周一月一周若日月一度數也運行之机理居矣又恐凡愚不明故本日月右旋一周未嘗西行之說以破之

驗者若指一宿為十一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
若天晴氣與正當望日則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
何以見蓋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
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
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　循環為之
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行
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之
循環是也其日月附於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
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
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

行一度一年一周天太陽從其數太陰一晝夜行
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
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
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蟻行磨上
的論吾為斷而着意因蔡氏不窮稽于理以郭傳
黃鄰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誡後人
特敕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
告故遣行焉因為之論

高皇帝雲生論

嘗云性理不明在乎講而已然非智者不詢非賢者不明若愚頑者因從講明之道則終世而愚昧若世之萬物必究其端而勞其倪斷乃善之善矣通者特出四方令有司至賢良方正於廷朕親選擢之意在布列諸州縣為牧守以利黔黎夫何至廷者衆若與之語衆口喃喃艱今付能因是教問雲生性理以觀學之盈虛性之俊陋良久較備諸儒承敕而往作焉雖然朕以己見而發問亦以己見而自明夫雲也者天地之盛氣也若亦陰陽之構而乃雲形為形則千態萬狀油然而生也在乎山蒸海涌奔騰上下縈四維斯山川之出雲成而變也出本川澤歸則絕迹此雲之化也氣之妙也又非山非川也碧天無翳倏雲蔽於兩間而不歸於川澤瞬息不知其所以亦氣之所以然者也所以天地盛氣之為雲為時蒸而節至山川有若是而興起也且天地之睛明八荒澄肅斯二氣之平和浩蕩之勢息逸俄膚寸以浮空必大化之有為特以雲生霧長消息於兩間雖結於太虛必徼起於山澤故山川出雲雲本乎山川是也

高皇帝蜂蟻論

夫蜂蟻者世間最微之命分巢居穴處之兩般有衛陣之律本類有不可犯者且蜂有巢有戶有守土者有宮有殿有尊王室之[illegible]嚴而出入有驗飛野無隊自[illegible]高下[illegible]集為食知人之集稻粮也飛野無隊皆何以[illegible]有銳鋩騰翔上下凡遇諸蟲蟻有相犯者獨可以刺破之如大將軍被堅甲而執利器有智謀而橫行天下也此蜂之能者故出無群隊也又蟻者穴居有治宮室門戶與蜂相類宮將建近于九泉其形命雖微能知寒而閉穴識陽回而關戶巡防守界抹食盤旋列陣於長堤之下出奇於草木之上衆蟻有繩如兵之聽將命也嗚呼蜂小有膽有毒蟻微群結縱行氣類相感治律過人蜂蟻如是人類犯法何無靈乎

高皇帝嚴光論

夫人生天地之間，處心有邪正不同，若有沽名釣譽者，有濟人利物者，此數等之人，但聞其情狀，不分高下所為，餘何所知？且邪正沽名利物此四士者，奚不止有二說，邪與沽名者類，正與利物者同，此所以止二說也。夫邪非獨姦惡萬狀而為邪，諸事不誠而為邪，可為而不為，為邪，邪之一說，何可數量。如昔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周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疎，致生民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于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却乃棲嚴瀨水以為自樂。吁，當時舉者果何人歟？以斷人間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為奇哉。在朕則不然。且名爵者，民之寶器，國之賞罰，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傑者是也。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古矣，聘上於朝，加以顯爵，拒而弗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罔知所報，稟天地而生，頗鍾靈秀，故不濟人利物，愚者雖不知斯人之姦詭，其如鬼神何？且彼樂釣于水際，將以為自能乎？不然，非君恩之廣漠，何如是耶？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殺未定之時，則光釣于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何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歟？今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于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則釣歟優游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首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正忠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且耿弇鄧禹之賢，生稟天地之正氣，孝于家而弟於師，忠於君而理於務，當漢中興之初，朝無禮法，民尚徬徨，其弇禹者助光武立綱陳紀[illegible]安國家，天地位而鬼神祀，民物阜焉，此正大之賢，豈不濟人利物也哉？所以名世於古今者為此也。嗚呼，千載之邪正，莫不忘朕此說乎？達者識之。

性與天道論　陳懿典

天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者。起于性天之學有未講也。夫性天之本體人人具之而人人同昧之此其獘不在愚不肖而賢智為尤甚何也性與天道非二物也性天與日用非兩截也即性即天也即日用即性天也顧人生而静感物而動動有緣于性者動有涉于識者性用事則感而無感天道也識用事則感為客惑人道也性與識天與人判若涇渭而分在毫釐學者苟能探之未發之前以觀其發察之已發之時以復其真洞乎如衲渾乎若樸日應事而此中不涉一事也日接物而此中不有一物也活潑流行性與天道畬現前皆是觸處逢源矣何待索之冥冥求之杳杳哉獨奈何本顕而深覓之也本近而遠尋之也本一人而支離破碎之也本自然而安排造作之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分文章性道為兩又分性與天道為兩以可聞不可聞對待言之遂使學者疑聖人之默象語文皆神化之土苴糟粕而別有性天之秘懸于空虛窅漠之中而不輕示亦大惑矣自子貢之論

平淡中說出精微道理[illegible]名家[illegible]皆從而作不厭者

轉轉而一步一轉理趣令人歎

出於是俗儒下士遂溺志故精于名物象數之學習其粗而遺其精徇其末而遺其本而高曠恣肆之徒又從而矯之合人情而言性合人事而談天以洪濛為窩以玄同為解[illegible]而心何有其至道落倫常指欲為偽謊性為惡[illegible]遠其弊日甚而非必愚不肖之過也吾[illegible]嘗言性矣嘗言天矣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習也者出乎人者也性也者出于天者也時行物生形形色色一一皆造化之心而天固未嘗一日而彫刻之也人性之上不加一物而二之而三之而鑿之而飾之人勝而天真喪矣嘗試逆之人生之始赤子之初美之金玉[illegible]碎之耳衣之以彩襭塗炭置之耳則何也智故不萌欲惡未生渾渾沌沌此性之端而天之倪也欲識性與天道觀之赤子之心而已欲盡性與天道不失赤子之心而已赤子之心之所以失也非皆什一鑿者什九[illegible]皆因有[illegible]以智[illegible]是故見孺子而惻隱天性也出于[illegible]矣受爾法而羞惡天性也出于立名飾[illegible]故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于良知[illegible]

[illegible]

把赤子之心來形性天之道更使元混沌鑿

澹語精不可測不可聞之說皆從此[illegible]爽

障也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於良能上添一學即賊也易曰何思何慮非無思慮也所思所慮皆緣于性非涉于識者也即謂之無思慮可也然則性與天道豈在文章外而舍人情日用亦何以盡性而知天哉夫子他日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蚤深破可聞不可聞之說也子貢神太露而未沉見太顯而未實夫子以一貫為的而以屢空為証賜其終窺性天合一之妙乎嗟乎性學不明異端並起玄者論性于落地時而舍孩提禪者論性于未生前而遺始生皆曰以為

觀天之道立性之宗而不知遠人生之常說之孟玄悖之逾甚矣張睢陽之言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即以之進于聖門可也

不行直秩于分際[illegible]神明[illegible]通

八角磨盤論

馮夢禎

天地之變不可齊也惟凝精存神者能齊之夫精神者流行于天地之間而參伍闔闢以成變化者也夫惟凝精存神而不眩驚于變化是故處于至一而不違其分行于至適而不離其紀安于至恒而不爭其度是故其存之而天地之精神在心其運之而天地之變化在事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哉八角磨盤楊億之說所以形容天道變化之不齊也請申其意吾嘗觀夫一陰一陽屈伸流行于宇宙之間為感通為聚散其在于天地之

變化為星辰之森列為風雷之震動為霜露之濡漸其在于物為榮瘁為開落為滋息為盡歸為消析其在于人為榮辱為得為失為夭為生夫以陰陽之感通聚散惟其所往而不可留而天地人物之禀受賦予亦如其所生而不可必如八角磨盤其輪運之出循軌之別亦莫之為而為者矣吁若億者其善形容天道之變化者乎雖然億徒能言之未必能行之也夫得失者榮辱之大機也死生者得失之大端也忘榮辱則得失不足以動其心忘得失則死生不足以動其心若億者能忘榮

一豕百步一飲不蘄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豈聖人之神則異人哉高涯與畜樊殊也夫相狗者夫養雞者夫承蜩者非神則技靡精也而學聖人也者劉剔其精支離其神亦衰矣雖然養神之道蓋未易言也外韄皆內揵內韄皆外揵羿的張發虎齒而病攻是豈不知神之為貴哉則養非其道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殆人順吾有涯之知而不以隨吾之無涯者嬰兒然目視而目不瞚日握而手不掜日嗥而嗌不嗄其于神也能勿攖之而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子輿氏之以利為本是已

夜氣浩然之氣論

黃　[illegible]

始疑孟子言養氣卒歸心志謂氣一動志何至云夜氣乃悰然焉夫消長存亡心氣混合夜氣者即浩然之端倪耳心為理主理不可見天地間安之非氣乎哉野馬絪縕喉塵決驟蹄人之在氣若魚水然氣之集也因輕為揚因走為行因長為良因長為養因智為明故煩氣生蘇燥氣生人精氣之中亦有煩氣焉何者紛紛遊入方與之混雖何暇自為醇然物氣有其至雖聖人不能爭而聖人克塞宇宙陶冶三才卒一物莫之樂與豈非至精至

神常長常存喜即陽舒怒即陰慘匪志之從于氣而或反所好惡者歟且氣無始終即無晝夜乃畢言夜者何凡生者之生也不生于有而生于無凡斂者之散也不散于靜而散于動匪昔無今匪夜無晝自夜之旦若漸滅而倏呈也若沉寂而作躍也行者不息有不能復蹊龍蛇不冬蟄不能春奮精氣不夜藏不能[illegible]發夜乎晝乎生人以為起居達人參悟悟焉刻乎陰陽夜為陰極是一小剝復也日分四時夜為冬象是一小歲序也魂浮魂越寢而為夢夢覺各不相知是一小死生也夢覺為

自宇宙之有易基之與有

玩非理非欲四字傳說雖巧亦不可以不辨

一晝作今亡瞬息之間已經歷封是一小混沌也
培養靈根致虛守靜猶虞入不給出靜不給動凝
不勝紛又况乎反復梏亡至于夜氣不足以自存
哉嗟呼奈何令人之好惡曾不距禽獸遠也儒者
論氣牽率于理乃夜氣之萌非理非欲而天地鬪
焉祥沴出焉舜蹠關焉孟子嘗言集義養氣而復
以氣為仁義之心所自來豈非至大至剛本體固
然乎哉古之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其寢無
夢非無夢也夢覺為一而神氣浩然也十一月之
令曰陰陽爭死生分君子以齋戒掩身吾以為凡
子之半無非冬至者周銘有言火滅修容敬戒必
恭恭則壽養先王之善養莫不皆然後世卜夜為
歡幸無失日耳氣奔神注百脈溺决故其好惡也
已而不人嗚呼善言理者毋以純氣之守徒歸蒙
莊而謂儒者無所事此也

三教之所以為一貫匪五可淺同關異亦可反異歸同

引三家之說以注三教作案

儒釋道三教異同論　劉一焜

夫道豈不貞夫一哉道一而修之者不一何也明
者會其全偏者守其至守則不能通也至則不相
易也其說浸淫亦可以變易乎天下而二吾道蓋
周之季世孔子以天縱之資大成之學接千聖絕
緒為後世道術之宗而老氏亦以清淨自然之教
倡于時佛氏又以虛無寂滅之教鳴于後天下參
而列之曰三教故治二氏之學者糟粕吾儒而吾
儒亦搘擊二氏為荒唐謬悠之說入主出奴莫肯
相下也夫以二氏之道與孔孟角譬爝火之與大
明不啻遠矣然而二氏之所實契而妙解者固非
有異道也不罪其人而罪其道二氏者不服也蓋
道之精微藏于人為心為性心性者道之總也仲
尼不輕語上子貢始有性與天道　孟子大
闡之曰盡心知性曰存心養性扶玄珠于象罔道
若割已而老氏亦曰修心煉性佛氏亦曰明心見
性彼不能外心性而自為一道也顧夫吾儒之盡
與知是因其自然未嘗滯之以有存與養是究其
固然未嘗荒之以無勿助勿忘儒術之大全也彼
修煉者未免開矯揉之端而自明自見未免創梏

此二氏異處皆以為明者多亦入之

寂之旨，原其心性，同；而用之者異也。其同也，道無乎不在，糟粕煨燼皆是物也，而況于二氏。其異也，若操虛就實，去偽歸真，究極見源，自利，彼此不二之教，無為之法，脫塵解縛者之所庇也。爰清爰靜，維寂維寞，環中應變，歸于自然，此虛無之教，玄玄之法，觀妙觀竅者之所業也。故有扶黃白之術以當無上之觀，則悖矣；有持出世之談以抗周孔之塵，則迂矣。然而古之人無有也，情者無足也。虞庭執中，孔門一貫，視所稱得一守中、歸一正法眼藏，其體同也。無聲無臭，非希夷乎？非蘊空乎？其妙

把三教正理歸作一團講還是不落方隅

同也。見性非知性，了心非盡心乎？存無守有，非存養乎？非勿忘勿助乎？由定生慧，非虛室生白乎？非定靜安慮之相因乎？六鑿反令，殊四勿乎？[illegible]不凝，蟬脫塵埃，非壽夭不貳乎？童耋無異，其[illegible]儒歸嬰兒，非良知乎？非赤子之心乎？五行分捐，斷識利分，入守非生安學勉乎？不減不增，循[illegible]非分定乎？其訓詔同也，亦和位育，非清寧乎？非彼所同登乎？其志願同也。惟方廣勝于西方，濮闍混于河上，與吾孔子時地既遙，符印遂阻。然要其垂世立教，神道化人之意，靡匪訓忠孝，化愚迷，不忍含生

把三教同異是非各到底說得使人之自悟悟者

之倫，有一不被其澤，雖習尚不同，內外殊方，其於不可磨滅一也。後之為三教，則異是矣。屬其教于祇洹者，愁其丘墟，枯其精神，鑿空而以身為槁屍，墨氏者流，已為釋氏異端，已況乎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簧鼓海內，而弊不可窮詰。苟非屬其教于柱下者，道人自為滅禮，居[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利，楊氏者流，已為道家者異端，已況乎[illegible]為縱橫，慘為刑名，而道德之[illegible]所滅殆盡？[illegible]于吾儒者崇論浮議，以為博物方守，同以[illegible]同伐異以為高，附會穿鑿以為雕，已為吾儒異端，已況乎突

指二氏有助化人心不得又正之足不可廢成其意

梯脂韋以干進用，罔實行以為道，以心為機肆，以身為穢府者耶？夫教之內已自為異，而況教之外哉！宜其距而為三也。而三者之流弊，恐巧隸不能得其箕矣。愚以為兩氏出世之教，而吾儒經世之教也。兩氏之見解高，而吾儒之功用切。儒家以仁義禮樂治天下，善則賞，惡則誅，誅賞所不及，則已矣。而兩氏施予之報，是以破貪夫懸忍之說，足以化彊暴；生死輪轉之說，足以制[illegible]，至關要難之旨，則修耀者秖鼓，以闡延歷之旨，則愛身者嚴文網，是其陰贊王教，裨三尺所不到，自非淺尠而耳

吾儒存天則為心性心性作用則為仁義禮樂與經世之教異出世也

食者靡起吹聲者隨之令兩氏之徒執末師之說以與吾角亦足悲矣嗟嗟今天下嗣二氏者日侈于編列其本業不日晦千岐耶將為世道害而不可收拾非得吾儒仁義禮樂以防範之不可也司世教者銷萌去甚俾釋老合符儒宗而潛收其贊教之用是一德同風之盛軌也大儒之款㶊然勝矣

[illegible]

閏月定四時成歲論

張鳴思

夫天人之際恒相動也天有時則人有事聖人憲天以立度治曆正時始矣時也者理之所天有常而未始有常者也寒暑代謝終則有始是其有常者也氣序流行遲速靡定是其未始有常者也使徒執其常者以測候而不于其未始有常者以指度則時變推移日改月化其始也差之于秒忽而其積也將舉歲月而易置之矣故時不定則歲不成歲不成則事不興故事之興也以歲歲之成也以時時之定也以月而月之所以不失其常者其

寒暑推屈伸相感天道盈虛時若一大關鍵

在置閏乎閏法者聖王之所以協時考歲以成天下之務以定天下之業者也是憲天之大端也嘗閏之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言天時之示于人也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言人事之與于天也所謂理之自然也而至于金火相革之卦則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一寒一暑既出于理之自然則又奚待曆而後明哉聖人之作曆而必置之閏也蓋為夫天道之妙盈虛消息有不可以執一窺者而假璿璣玉衡以測其所不可測也夫月與日會則為

有常之中人未始有[illegible]

一月日與天會則為一歲一月之中有晦朔弦望一歲之中有分至啓閉此其時之可測也所謂有常也月與日會則有氣盈日與天會則有朔虛氣盈六日是為小餘朔虛六日是為大餘此其時之不可測而可測以曆者也所謂未始有常者也故曰大時不齊此天道也使無閏法以定之則有春行夏令夏行秋令而氣候失其節矣則有春行夏政夏行秋政而事功失其紀矣百工從何而釐庶績何從而熙哉夫象因物生數本抄忽如之何可不察也是故聖人之定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

此閏一法[illegible]以閏[illegible]然差不[illegible]者非也

歸餘于終歸餘而閏法立焉三歲而一閏五歲而再閏十有九歲而七閏七閏而無餘分是為一章此置閏之大略也此法立而後分至啓閉不爽其期寒暑往來不忒其候時至而事起焉天運而人從焉由是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五行以為質四時以為柄而上之所以作則者有成法由是東作而于耜舉趾南訛而深耕易耨西成而築場圃納禾稼朔易而謹蓋藏務收斂而下之所以赴功者有專志歲功其有不成者哉自昔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數之來尚矣其後三苗亂

[illegible]

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而以閏月定時成歲為令以為釐工熙績之本誠知所重矣傳及後世漸失其法是故七月流火而有十二月火猶西流[illegible]蟄蟲咸俯在內而有建亥之月猶蟄者至文公閏月不告朔而春秋譏之君子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然則聖人置閏之法豈非敬天勤民一大政哉嘗聞之張子曰人之事由天之時乎天之時由人之事乎聖王之為政也既以其時之

[illegible]

可為者稽之天而又以其事之當為[illegible]之人故行春令于青陽行夏令于明堂行[illegible]令于總章行冬令于玄堂而閏月則[illegible]而又有遒人木鐸之徇有田畯[illegible]田祭之行有百官申嚴之戒是以[illegible]而[illegible]時而為而[illegible]觀上而教化與[illegible]于上之所率也此又聖人之所以善成其[illegible]也若夫占布之密布策之精特一星官曆人之事而何足以盡聖人憲天之道哉

微陽也此天地之恒經人事之定紀不可易者然
陽居盛夏而五月靡草必死陰極窮冬而十一月薺
麥生則天地之舒慘寧可以一切言哉昔夏禹南
巡當在五月而戮防風氏周宣北伐時惟六月而
逐獫狁於太原此則罪在必誅法所必討刑罰何
必秋冬也文王卜獵而獲呂尙遂尊為尙父高宗
夢賚而得諸傅巖立作相此則遇以天授歸以神
合豈問必春夏也苟執是而議五刑九伐之常
八柄八法之馭則後世之斷獄違時斜封授拜爵
又何識焉郴氏又曰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

紀舍孟春則可以為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
則可以疑乎夫周禮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
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必
如郴氏之說則聖人之布治象亦何必正月耶夫
天道地理人紀三才之大義也故春正月歲首也
舉而詔王猶懸象魏以覺民也法可示不可玩令
可舉不可瀆互舉而品節之所以新天下之耳目
使無玩且瀆耳豈餘月遂可偏廢耶季春陽痺氣
盈修心易溢故戒在淫巧塞其原也聖王制法悉
有深意寧可以淺晦膠議哉又曰聖人之道不窮

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謂其五行反戾指[illegible]
靡妖災之說為禁火之語非出于聖人也夫聖人
作春秋避災異必備舉而為占之意以變不虛生
必以類應所以為[illegible]劉向作五
行志推衍經所書徵應比合必欲[illegible]未必悉
中然其大較則亦不甚誣矣必盡以為怪誕而去
之則後世所謂天變不足畏者可深罪耶大抵聖
人作法其必以時而舉行者皆于令以彰厥有常
其不泥時而錯行者存乎人以通于變要不得舉
一以廢百也後世漢高帝命四詔者以主四時魏

相奏明堂月令皆循緯有古意亦足以致小康然
則是法寧可以盡非哉觀者慎毋以其人盡廢其
言也雖然郴氏之意猶從之而主泥時令之說信
徵應之類[illegible]中[illegible]故或偏而不該一職
不驗反以發難為[illegible]所[illegible]而力辨之也則
其[illegible]世之[illegible]亦[illegible]是[illegible]若其亦有以諒其
[illegible]哉

之病匪直紛華利欲足以滑和甚真凡立言立功
立德有一毫鹽淡馳逐之思皆道之所不載也故
君子不求日增而求日減求日減必始于寡之又
寡以至于無不但聲色玩好不欲沉溺凡于方內
事皆引為己分內事而莫有一念求知求勝之心
既雕既琢還返于璞以恬養性以淡虛神若天地
之有冬也乾坤之有翕也外則默默中則惺惺靜
則獨照動則理解精彩不露經緯自分如止水之
停可以獨覽而物去則無迹也如明鏡之光可
以燭物而照過則無染也是道也密藏以之閑

闢唐虞以之熙皞三王以之不利不庸孔顏以之
坐忘默識然則君子之閑然夫豈異端枯槁寂寞
之云而所謂日章者又豈世儒發洩英露之謂哉
三代而下惟周元公之主靜程朱之無欲庶幾近
之若甯武子之愚孔明之寧靜亦猶得閑然之微
意而功業遂爛然于天下況其從事于聖賢之學
者乎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黃汝良

蓋觀三代而下之士其負奇標雋而以文章鳴一
世者何其接踵分馳而不可殫列哉雖然其得志
于文者多而獲伸于世者蓋至有才名之高而其
坎坷于世乃益甚于是世人始得以文學之士一
切無用肆其譏詆而文士亦益淋漓扼腕不謂當
世之忌名則謂造物之妬才幾幾憤激終身窮困
而無所悔也亦足悲矣今夫士之行世亦猶舟車
之行于水陸也車之鳴和鸞飾銀黃者所以為御
容也然使輪轅不固而徒恃其和鸞銀黃以為車

則跬步必覆矣畫舫彩鷁建衛樹羽所以為舟飾
也然使檣檝不完而徒恃其畫彩羽衛以為舟則
尋常不行矣夫器識亦士之輪轅檣檝也士不先
此以有鉅致遠而欲徒恃其鸞和銀黃畫彩羽衛
之文藝以涉世之長途一旦及于傾覆且津津然
天人之咎而不知瓠觚局曲必至此也不亦謬
哉故夫受大者器也不宏則不勝發機者識也不
深則不神既宏且深然後文藝出焉乃可以善用
于天下即文藝或不足而其用亦不廢蓋自古士
之應世所號為卓犖瑰瑋者大都有三上之士

三品士皆從心上品來者有一念不達而品士者亦非士品矣

根大賓茂膏沃光燁器識高天下而亦其遠文藝種天下而忘其名焉施並運純粹无方各稱領虜几几多才多藝不動聲色而隆施一世者是已其次則器識天植暗合道妙而于文藝或不無所短若古所稱稚魯藏張多質少文雖不能如文士之拔藻摛詞而天下亦不可傾盼咄嗟而辨上之次者也乃右務華絕根淺能淺見據其文采璀璨非不足以卓絕古今包絡宇宙叩其中褊躁浮誇雖摛藻如春華無益于殿最雖煉句如雕蟲而壯夫或不為譬如桓生之木無源之水一當世故

證渾以方見得先器識

未有不兼明攉析者也夫是三者其聰明才辯皆人靈也惟其不詣本末不究先務精神蕩于技業歲月耗于丹鉛故其功業卒不得與稚魯藏張多質少文者同日而語而況上世之上乎哉故曰居其學不居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非虛說也春秋戰國以降續文抱藝之士宗握隋侯人懷和氏代不乏人而權敗拓落喪身無成者亦不可勝道屈原沉淪于離騷子長發憤于蠶室孟堅失身于竇憲子雲寂寞于投閣長卿自汙于卓氏七子蹈禍于建安二陸罹禍于晉代斯亦足以明

引這以下証王以過文藝之害

此陸敖品析裴公亦非器辯

文士之槩矣噫豈非器識之難哉盧駱王楊在貞元中號稱四傑真足以濬千古裴行儉獨執器識文藝之說懸斷終身卒如射覆亦可謂有知人之哲矣雖然裴之論四子是也至所取者乃在蘇味道王劇然一以模稜取竄一以諂諛貽譏區區爵位何足以論士吾不知所謂器識何先也特其言有合于大道故為之廣其意如此

士君子才識品養器用成濟淺深大小所以

別論　何宗彥

士君子勒顯伐于所常樹於修于天壤詎不才識品養之為重哉才所以綜紛紜之頤而識所以剖變化之宗品所以定規模之大而養所以馭偏駮之迹四者宜互用而不宜離殊者也是故器于中必用于外成于已必濟于人若影之隨形而響之造聲也其精詣也淺不可語于深其容受也小不可語于大又吾堂之異與而下之殊途也自樹者舍此無以定趨向而勵生平衡世者舍此亦無辯

錙銖而操月旦吾何唐虞三代以還率由斯就矣顧才一也或以堅緻揚之標或以觭僨敗之譏品一也或以垂模範于當年或以貽訕彈于千載豈才與品之不足重哉蓋才以集天下之事無才不可以肩任也而徒以其恣睢躁妄之氣嘗試而浸為果足以名才乎哉事固有幾非識則中幾之為言也禍福相伏變化相詭捷或以驟發無當稍遲又以後時罔功自非懸燭鑒于物先握智以千事表稱天下之神識焉庶有濟矣品以定終身之累無品不可以命士也而徒以其強項高亢之風

獨行而獨往果足以名品乎哉道固有中惟養則粹中之為言也純粹以精士固不敢與天下無相件而非混世與天下無相染而非矯世自非虛明以觀其變鎮靜以抑其浮稱天下之厚養焉亦庶有濟矣故夫才與識合品與養合則才為命幾之才品為時中之品而其器當必弘以深其成就必遠以大然真才與品者也才與識離品與養離則才為捷給之才品為偏至之品而其器當必狹以淺其成就必近以小此非才與品而涸之于才品者也今夫公輸昔絕左手畫方非目不方右手畫

員非目不員此才識之辨也塗公輸之目則方員不成矣歐冶鑄劍太剛必折必加以錫太柔必卷必加以金此品養之辨也去歐冶之金錫則剛柔不協矣夫在制器尚象者猶然況乎士君子之所以命世哉故當天下事颷至蝟起之時得一有才者則艱大不難勝也得一才而識者則不眩于幾而後不蹶于任也當天下士波流茅靡之時得一有品者則流俗不能染也得一品而養者則不詭于中而後有功于世也此其淺深大小之間亦既章章較著矣試即往事而評之古今稱才者犹過

才著

於大禹周公彼其奏平成制禮樂豈僅僅以才勝哉蓋其中實會節宣之機妙悟制作之本故其才一運千古遜烈而不直禹周然也至如范文子之計內憂張文成之銷刻印狄梁公之薦五王郭子儀之說回紇李文靖之稱先見寇平仲之戰澶淵皆神於神解不可以意度也獨見獨聞不可以衆告也遂能安國寧人[illegible]以其才而已將[illegible]無前建未有耶甚矣才之貴與識合也古今稱品者孰過于伊尹顏子彼其重取與樂簞瓢豈僅僅以品勝哉

引伊顏之品亦當

蓋其中有堯舜君民之樂有克復博約之功故其品一標千古為楷而不直伊顏然也至如曹子臧之讓國魯仲連之却秦董仲舒之辨誼利嚴子陵之輕富貴宋璟之守正不阿劉元城之同[illegible]我大物小不可以勢利加也真心寔究不可以[illegible]華動也遂得葆眞全節積厚流光知徒以其品而已恐好說之情勝失中之行滋寔能無當待則後世耶甚矣品之貴與養合也才不合識不獨無識兼亦非才品不合養不獨無養兼亦非品士君子欲其才之可用與其品之不可訾也道將奚繇蓋

識猶瑩鑑去其塵垢之累而已養猶養雞去其慮憍之氣而已無垢則識完核之所向無不洮瀲導實遊刃于間是天下之真才也不憍則養定陵之所向久無了知明[illegible]天下之真品也夫才貴與識合[illegible]才識又貴與品養合參須須焉當[illegible]不有深超脫于戈收利鈍之外若[illegible]非也揭揭焉顯[illegible]非得失之窾者也然苟非而識亦非也分之殊名合之一心其萌蘖微其究無[illegible]周子有云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

無欲而靜者養之謂也靜虛而明者識之謂也吾哉斯言其亦吾儕[illegible]繩之方而鑄鋼之術也哉

若圓行方句括盡一篇法度

愚睹夫為圓者其樸必方方而圓之乃真圓也有如不方而為圓鮮不衰側者夫君子行己立身亦若是焉故曰智欲圓而行欲方嗚呼盡之矣

述志論

王弘誨

術以編本末對終始不為瑣也精要

夫人之所以樹豎德垂休光足以稱于世曰聖賢豪傑者流豈偶然哉天之生材也雖而才之遇時也亦雖即非矣時或異而始之以根抵繼之以持而成辨不早而趨不正焉差以一念謬以千里將有不善用其材而不亦時者是故志為要定志為先也譬之射然射者挽而審正體引滿首其力也置單者其能也然而不能發也有括焉括者射之機也必省括合度則釋釋則中彼的矣人之志固行之括也昔者夫子自述曰吾十有五而志

以射机括喻志明當

于學及其誘掖群弟子則曰盍各言爾志夫聖門之學與教豈不欲躬行允迪以從事哉而必于志乎先之蓋志之所根抵者在是斯終身之所持循者在是若劍之于冶辛不出其範圍右木之有本未有本蹶而枝葉茂者也故有始志以正而且雜之以多岐之惑者矣而且繼之以中道之畫者矣固未有不正其志而能有所建立名于世者夫秉良剃肥陟膴臁華與時相浮沉而徒以竊祿位謀身家者此鄙夫之志富貴者也無論也彼殫精畢思琢肝鏤腑發朝華紓夕秀採擷摘管纚纚成

始正凡雜且继之歷與志之貫立之之資堅也

三論所志皆無弊矣用者匡志不虛空必了所注樹而後成其志也

一家言謂纔是可以垂不朽曰吾志于立言也不知自鴻鉅者視之末技耳若夫長袍緩步而高論空談各立宗旨互相標榜曰淍孔身程朱曰吾志于明道也及以之肩鉅任匡濟艱應變處如矣于國家何賴焉即有負蘊握奇立猷從衆足以理煩劇解棼難制于冥之命世　□□家可裨益于國家者尚非先之以志乎不足□之□者于亦弗尚也然則吳志乎亦志于純其心焉耳矣慎之于向往之初審之于幾微之際析之于似是之間奚之以始終之久以事君則忠也利于君亦利于身也

逕陟幽眇立志隱微非聖哲純心不能到此

吾為之非忠也其迹在君其志則在身也有利于君不必其利于身也非心之純者弗能也以庇民則惠也益于民亦益于己也吾為之非惠也其澤在民其志則在己也有益于民不必其益于己也非心之純者弗能也以安社稷奠生靈則義也人之所知人之所見吾為之非義也其功在社稷生靈其志則在知與見也有為之人所不知所不見乎非心之純者弗能也其發也吾之所自覺也其辨也吾之所自決也其究也吾之所自持也以吾心之純然不雜不息者為之主而時可以乘焉材

先極至此[illegible]

足以施焉將出其所先定者研天下之幾發其所素蓄者成天下之業叢錯紛綸賴以整葺辛甘燥濕賴以調劑震撼激撞賴以鎮定忠在君惠在民功勳在社稷生靈而于身于家于人之所知與見又奚皇恤哉吁勳著當時休垂後世績紀旂常光流簡冊逐與古聖賢豪傑媲美馳聲者亦不過自此心一念之純者始之也士方將從業文為諸生時稽古之往哲前修則知景之且從而景仰之矣觀時之名儒碩輔則知欽之且從而欲法之矣及見世之斗筲瑣尾脂韋齷齪則知惡之且從而相

[illegible]

戒省之矣其義利公私從違取舍之辨非不籌之熟矣洎于終鮮不以他念易斯志舉平生而盡弁髦之者干時之術起而巧宦之說投也前日因循顧其身于波蕩風靡中無所底止及當國家事且諉之鮮不僨者猶之挾□于縱柁□□者其括之合于度乎否也而遽發焉吾見其自發而百不中矣嗚然所謂心之純者真見其君臣上下之分為吾性中物輔相裁成之責為吾分內當吾盡吾性而已矣吾盡吾分而已矣固無所增益于中假借于外也使一念之有未純焉雖念亦私

道破戰兢事之心並稱君子處曲

之也夫亦從忽易中來逆溯視至此也故曰視之為雖其易也將至視之為易其難也方未此之謂也是以古之君子行而拱翼非淸淨也言而循默非捫舌也動如蠖屈龍蟠非以揭時也彼蓋視天下事無一可易者故其畏也若是然其微膜巨細已自戰兢時洞燭之矣其肯綮窾係已自戰兢時料理之矣是故目有所不敢視而視明耳有所不敢聽而聽聰天下事何莫非真英雄所優為哉夫惟其優為也則其謂之英雄也固宜蓋嘗觀于古昔聖人矣其經理天下也豈必待敬謹而後集然

可想于戰之所可證戰兢工夫

且戰戰業業然且亦保亦聽然且兢兢無逸此一時也至聖大賢亦若傴僂不勝衣者態視末世所稱英雄藐如也及其究竟而功福兩間澤被千載即今英雄之士所不敢睨望者又即所謂傴僂若不勝衣者也則信乎戰戰兢兢乃所以成其為真正英雄者也譬若舟然不覆于瞿塘而覆于安流世稱長年是時時見瞿塘者也鮮弗濟矣譬若車然不摧于羊腸而摧于康衢世稱王良是在在見羊腸者也鮮弗至矣吾故曰其無所于易乃其無所於難也嗟嗟今之世豈少英雄士哉顧英雄之

[illegible]

所不知為非才也而今也純尚才矣是故古之為英雄者重事今為英雄者輕事古之為英雄者任事今之為英雄者喜事夫輕事喜事焉有不憤者哉後蓋恃其才以為一世英雄而不知戰戰兢兢正所以養其才以有為也後之為英雄宜何如哉亦曰靜以[illegible]于朴涉華[illegible]其英雄之色按而可矣故曰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庶幾哉

登瀛洲論　王應選

天下之才當以天下之心用之也其或不以尚賢而以植黨不以燮理而以營私君子於是乎有遺論矣夫天生賢才固將使之為一世之用上以佐國家下以治百姓國取以振物取以興斯其所賴於天下不輕也君子知賢才之賴于天下者不輕而賢者亦不敢以其身輕為天下用故以一世之公心行一世之公典其推之於上則曰吾以致之君焉不敢私也其樹之于下則曰吾以致之民焉不敢私也蓋雖爵賞自我命令自我而猶曰奉天道而已不與焉奈之何其以私用乎賢者而以私用則天之所以為世道計者徒以供一人奔走服役之私而無所與於天下國家之大其甚也植黨以競營私以逞大奸盤據而[illegible]人主孤立而無助於是傾危之習成而爭奪之風起舉其君臣父子兄弟之倫而潰敗決裂於天下則是其用賢者乃其所以階禍也嗚呼[illegible]者其秦王瀛洲之選乎夫瀛洲之說遠矣自古及今莫不侈之以為美談彼其十洲三島之勝金馬玉堂之榮吾無暇論獨怪夫太宗之所以創茲選者為未盡也夫賢

此段說出[illegible]上私用之計

才者天地之紀國家之寶人君操爵賞之柄而非致之要以代天耳非以為吾之私人也故成湯之告上帝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以為是帝之臣而已矣卽人君猶然而況臣道乎子道乎春秋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故書曰祭伯來不係之王者罪之也而傳其說者至比於履霜之漸成周之法諸侯歲貢士于天子以當時樸棫菁莪之盛豈假之一介之外臣以為重哉則以握其權焉而已周道既衰諸侯放恣于是天下游說之士鼓橐而交於諸侯故齊宮稷下之會裒然首稱梁園之盛雖其故智談者率以為口實而不知其天下私交之習不可復禁蓋至于淮南之流為命作奸植部以抗君父而禍斯烈矣嗚呼[illegible]以太宗之賢而亦為此乎夫十八學士[illegible]一時之名流傑士當代所擬為瑞麟威鳳者[illegible]宗以一藩王而羅致之幕下迹其所以周旋[illegible]直侍從之[illegible]不可謂無禮賢下士之誠也然而非太宗之所宜為也彼其時有高祖在焉則是諸名流者高祖之臣也秦王烏得而臣之鸞臺鳳閣蓋唐之所以待文學之士者是諸名流之所宜居也天策府[illegible]

得而當之天子左右之臣。未有以令德聞于天下者東宮妙選自王瑰而外無聞一壁子惡得而望之故瀛洲之選當時以為下賢之盛事後世以為用賢之盛談而不知自君子觀之則太宗者私其賢于己而竊其賢于上者也十八人者秦王之私交而天子之逋臣也天策府者藩邸之材館而國家之禍危也瀛洲者游仙之窩談而喋血之實禍也是惡足為美哉原太宗之心豈真有意于橫經論道修齒胄之禮而希帝王之節乎蓋當是時建成元吉之隙已成而角力之勢起故收召英賢自

此段正喝上臣真于道而斷其罪

為羽翼以待他日之變耳蓋陰為陽勝公孫詭之計而陽託穆生之酒醴內寓膠東吳濞之逆志而外為河間之好文蓋總晉齊梁以來祖斯術者多矣而後之君子眩于史氏之文而忘事理之實獨以為太宗之盛舉非所謂道論也昔曹植收召名流自相標榜卒以中魏文之忌而成其豆之憂呂种私交藩王不顧馬援之戒卒以觸明帝之怒而貽赤族之慘嗚呼惟高祖之闇于明帝而建成之弱於魏文耳不然則瀛洲者是禍之招也故成而為太宗不成而為曹植幸而為十八人不幸而為

此段并推其心而斷其罪

此段是直指其心不容解說

呂种其事等耳惡足以言得士自十八人之見成而太宗之謀益決其所與日夜衆謀分遣直衛者無非傾嫡代宗之計卒不能有以父子兄弟之義一為太宗忠言者則至臨湖之變推刃同氣蔑為君父而太宗遂為萬世之罪人人徒謂有房杜不洗之節而不知瀛洲之選是為之導也然則太宗者高祖之罪人而十八人者又太宗之罪人也豈惟是而已自太宗以瀛洲之寵朝之于前而一代風聲習為故事武韋之亂以宋鄭太平之亂以李蕭叔文之亂以入司馬牛李之禍以十六子馴至

崔徹之于全忠昭緯之于幽岐盧攜之于高駢益皆以天子禁近之習甘心于背公死黨之行自底戮辱而不知悔豈非天策之遺謀固當時後世之所習而安焉者歟雖然吾于十八人奚責也子房者非世之所稱儒者哉乃商山之招苟且于一時之幾而不知植鄣拒父其悖已甚遂為後世之濫觴惡太宗者祖子房之策而甚焉者也唐末藩鎮祖太宗之策而甚焉者也噫世教之不明久矣彼宋之稱大儒者猶有取于子房之策則史氏之誇瀛洲吾何怪歟吾何怪歟。

立朝正直忠厚論

葉向高

夫君子之立朝曷嘗不以正直忠厚自期哉而鮮克盡其道者其心有所徇也徇利祿則思為全身固位之計故正直之風微徇名譽則思為矯世亢俗之行故忠厚之道缺君子苟存無所徇之心以立朝則正直忠厚兼舉而兩得之矣夫所謂正直者非悻悻自好倔強而不諧于俗者也忠厚之中而未始隨焉是正直也所謂忠厚者又非和光同塵惟務諂納于衆而靡然無以自持者也正直之中而未始激焉是忠厚也全身固位者託之乎忠厚而不知依阿淟涊其失也為隨隨非正直也然亦非善用其忠厚者也矯世亢俗者託之乎正直而不知憤忮刻深其失也為激激非忠厚也然亦非善用其正直者也嗟夫此惟世之有所徇故欲竊其似者以自文而卒不可以語純臣之道也君子之立朝也所守者道義所惜者名節而又持之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度是故既不肯以吾身利害之故而徇俗人不欲以吾名榮顯之故而戾俗其于國家之事係綱常關成敗懷祿養交者所為屏息歛足而不敢任而獨以身任之利不能

移威不能惕危言抗論侃侃然有不可犯之節焉然而非要譽也非好事也制行依于誠篤持論依于寬大不矜己之能以凌人不責人之苛以病之又怡然有可近之度焉夫其有不可犯之節也是正直也然而非激也故未始不忠厚其有可近之度也是忠厚也然而非隨也故未始不正直其視患得患失而愉合苟容務為名高而以刻覈為行者豈可同日語哉昔者皋夔稷契之立于唐虞之朝也曰吁曰咈曰异哉無相徇也何正直也至于命官錫爵則稽首相讓昌言嘉謨則都俞相與譪然有協恭和衷之度又何忠厚之若此哉立朝者而如皋夔稷契無媿為臣矣至晚近世若杜欽谷永直攻成帝而王氏之盛則置之罔聞李膺范滂以激濁揚清自任而過為標榜至于胡廣之中庸太丘之道廣則又與俗浮沉俯仰而幾于枉尋直尺茲數子者或近于正直而少忠厚之度則其正直者徇名也或近于忠厚而鮮正直之節則其忠厚者徇利也以名而為正直吾不謂之正直而謂之激以利而為忠厚吾不謂之忠厚而謂之隨彼其未聞皋夔稷契之風者歟嗟夫古之正直忠厚

其道出于一。後之正直忠厚。其名出于二。出于一者誠。出于二者偽。誠偽之間。立朝者不可以不辨。

九卷全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王者敬日論　高克正

君心天道並起早宗本之論

古之聖人秉天之紀者則必法天之運者矣天道運而無所積故歲功成焉君心運而無所息故庶事康焉天道積而不運天必傾君心息而不運治必㥘矣天之道鈞旋轂轉一日一周故聖人則焉以受時戒事常危危慄慄戰戰兢兢而日不暇給

固未有始肅祗而後稍怠慢者也於乎是敬日也乃其所以為王者與且夫歲統時時統月月統日此天道之大經也日累而為月月累而為時時累而為歲是日者乃在數累之下也然而時有甚而運有極故聖王重之彼夫䀢䀢流光隙駒易過大化者推而往矣驟[illegible]忽足不能追也君人者或[illegible]一日之間一時之頃億事兆物紛沓絲棼[illegible]轃而乃方縱恣于深宮曲房之中曰吾姑俟其大者是瑣瑣者曾何足云甚乎事愚乎倪而有大小大之剖也必細而細之積也常大其勢然也事之

累日成歲言此日可惜

[illegible]

大者寡而小者多則敬之所逮者寡而其所棄者多矣而猶且容容悠悠日復一日今日委焉而須明日明日委焉而須又日至於又日而又將誰須也夫是故事基于委羽而積成于丘山其究也委頓傍午支吾不暇而後乃追數往日焉曰胡不勤始也吁斯不亦晚乎王者知其然也夫是故法天法天必敬日其傾之也若茨藿其奉而尊之之謂也其持之也若御奔其戒而勿失之謂也其竭蹶而趨之也如追疾景其鶩赴若不及之謂也蚤瞿然而顧皇然而驚身立乎區中而神遊乎域外雖

其時既平矣世既貞矣宜若可以逾一時之暫圖頃刻之歡而君曾不得須臾焉是故夏正元日群后傍戾乃臨東除訪萬幾詢朝政恤民隱此敬乎歲者也孟春行慶仲春存恤季春禮賢孟夏習樂仲夏致和季夏祈民孟秋任賞仲秋養老季秋習戎孟冬謹藏仲冬祡祀季冬飾典此敬乎月者也而未也朔日視朔諏日而行之旬始縣象浹旬而收之其於令也可謂已戒矣而未也日出祖識地德日中宣序民事日入糾虔天刑其于憲也可謂已肅矣而又未也雞人呼旦太史奏雞鳴雖夜之

未央則必慨然而問曰夜知何乎其于理也可謂已勤矣當斷之時繭絲牛毛焦冥脟蠻之審盡無何思怵惕保任恂慄惴懼之憂罄無虛隙五色黯又不敢休也六情劍握不放暇也彼豈不能以天下為[illegible]而乃苦形勞神熱春冰之心而凛秋霜之懷哉抑其心以畏天下者乃可尊于天下勞其心以為天下者乃可逸于天下秉天之紀法天之運不得不然也嗟乎至日中昃不遑暇食周書之所以綦隆也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大雅之所以淪亡也故夫日者王者之紀而治道之統也可不敬與荀卿之言本欲以明王道其言王者敬日霸者庶幾焉乃其說又曰伯者敬時夫伯者非不孳孳也王者之孳孳也惟日不足伯者之孳孳也亦惟時不足然而意判乎涇淄而道別乎玉石者或以仁義之謀殷而或則功利一心迫也夫一之乎仁義則治之階也一之乎功利則亂之階也此王伯之辨也抑又聞之主職要臣職詳無代鳥飛[illegible]馬馳聖人執正四方來效夫虞其爾位無[illegible]者卿大夫之事也做于有位屢省乃成首天子事也故夫敬者事事而省之固非[illegible]

又論伯者功利未說透而看取于此者

也而獨不聞箕子之疇乎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夫知王者敬日而又知省歲之說也則幾矣噫此居敬行簡之意也

言聞未盡所謂見之無有偏之偏不在耶

王道蕩平正直論

李道統

人知王者用情于天下，而不知王者無情于天下。無情者無私情也，無私情乃所以公其情而無外也。此蕩平正直之說也。王道也者天道也。今夫天日月照萬物而物不願照臨，雨露潤萬物而物不荷潤澤，雷霆震萬物而物不怨震擊，此無他，無私故也。王者奉天道之無私以撫天下者也，故其道亦太公而無一毫私意于其間。嘗試觀之，王者一身而宮室廐閣環居待命者，嘻不各能其情之所欲以求遂于民，乃王者有應有不應，則曷故？蓋其所應者共求其情之所公欲者也，其所不應者獨求其情之所私欲者也。共求其情之所公欲者人同一胸臆，獨求其情之所私欲者人各一胸臆。各一胸臆者即每人而悅之，日且不暇給，而況勢有所不能通。故王者不應不應者，不徇以一人之私情而累吾蕩平正直之道也。同此胸臆者，王者直以公心体之，内外遠近不令有餘不足之嘆，乃所以為蕩平正直之道也。故照臨如日月而無所私，潤澤如雨露而無所私，震擊如雷霆而無所私怒。彼其心不過曰：民心本蕩平，吾無以偏黨壞

有此應有不應關鍵

清言微論不寄議論

之；民心本正直，吾無以反側累之。爾其渾渾噩噩，汸汸穆穆，此所以為無情于天下者，乃所以能公其情而無外也。故謂之王道。古之聖帝顯王所以[illegible]乎宮而功成[illegible]者，其率用此也。晚近世則不然，忘情之化遠而權謀之計興，尚權謀者薄蕩平，右詭詐者左正道，究厥底績，豈不足以欺人心而臻霸業？乃儒者竟置之不談，則懼夫情愈滋而風愈下也，非忘情之化也。是故談至理者獨首夫天道王道者，貴無情也；貴無情者，貴無私情也。

引前形王詞有泉路

之此萬世所為於邑也有天下者誠原虞周之所
以興鑒曾唐之所以敗決斷狐疑分別猶豫堅忠
賢之信杜邪佞之階則中外安瀾而太平丁永矣

聖王修德正事　張位

數之運也其天之所為乎古之聖王所以保天下盛治者非能勝乎天也亦恃其有承天之至而已天之與人遠矣以人而承乎天抑又遠矣然而在天之天固即在人之天也天有災祥人有敬肆機動于下而氣見乎上二者之相應若影響然明王聖主所以消災于未萌而禦變于已著者豈探之不可探之域而事之不必事之地哉厥德惟修而太和自集庶事惟名而嘉祥薦臻故惟聖人不忽天之戒而又惟聖人能承天之戒聖人惟能承乎

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天人之機若此其神也豈可視為窈冥之理而不之論哉聖王修德正事朱氏為商之高宗中宗言也雖然微獨高宗中宗凡有國者執此以為夫天人之際亦難言矣術者泥其數聖者斷之理泥其數者於休咎之徵究祥之應一切拘之象緯之說以諜占射覆不免乎億則屢中而卒之無可奈何斷之理者則謂斡旋之機轉移之術在我而不在人在人而不在天而其既也天亦為人用其精相感而其機甚微總之靈承元化奉順陰陽則修德正事之道歸焉耳夫王

者代天而為之子位則天位也職則天職也而其德則天德也事則天事也彼其淵蜎蠖伏見以為微而不可測而天之照臨寔因之其施建措置見以為隱而不可窮而天之視聽實係之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察人民繇此以制法度考禍福則身修行則休徵時序舉措悖逆則咎眖將至故曰陟降厥士日監在兹言天之與人也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言人之動天也匹夫匹婦精誠之極尚能仰召日星之變遠致水旱之灾矧于咸命寵與侔乎造化者哉是故消息相仍休

翰林經濟宏猷十卷論類　十一

咎迭至天有時而用其權盪滌濁穢消散凶邪聖人有時而用天之權聖人所以用之者無他則德耳則事耳聖人之德雖不待灾而修而德之不減曰余一人有佚罰聖人之事亦不俟灾而正而事之不修亦曰余一人有佚罰彼其禋星隕日蝕塲然其若有傷也視奇幻震動懍然其若有失也視饑饉疾疫皇皇然其若痛乃身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參其末保其情伸考其視聽其德上與太虛者徒而事日與造物者流齊戒而洗心則此心神明而德不渝矣少私而寡欲則此心純白

而德不雜矣剛健而中正則此心自強而德不息矣官人而上賢則政有業而事立矣訏謨而宣命則化有經而事成矣誅暴禁亂則治不疵而事建矣物〻而照〻靜而冥〻微而深宮顯而大庭其恐懼怵惕德與事為競〻諸凡壞天文地理循越邪陰迭勝太陽以結怨于民召灾于天者皆絕其道勿之有務是聖人之所為德所為事也是聖王所正之修之者也其修之也不出混寂之中而吞吐陰陽伸曳日月之道具矣其正之也不出指顧之間而牢範天地鞭策四時之道具矣是故天不

翰林經濟宏猷一卷論類　十二

變經地不易形怪風淫雨不作彗孛虹霓不生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各居其次動植之物小大之數各若其生太和均調治化洋溢而無有邪氣于其間者將聖人之力能制之智能及之邪抑天之氣固倏而陰又倏而陽非有上聖不能一天下之道彼于天人相與之際益權之審矣堯之水湯之旱皆是物也論治者亦能外焉雖然古所稱中興之主莫如中宗高宗中宗之所謂灾則桑穀其微也中宗曰惟德可以已之吏考天命自度不敢荒寧德何修也德修而商道復興天不愛

此言高宗正事

承天之道應上文

言□□有時當守非□振天用者

言修德存未灾而修德探本之論

祥惟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則修德之為也高宗之所謂灾則雊雉其微也高宗曰吾其克正厥事夫考其不僭不濫不敢怠遑事何修也事正而嘉靖殷邦赫然混一惟高宗之享國五十五年則正事之為也故桑穀之拱也飛雉之雊也天之變也皆非二后之所欲也然而天卒為二后所勝者則二后有承天之道也向使二后怠天變而不修實政是使以天地之戒而身不得膺壽考之福也其人盡皆以然則修德正事之效可見于前事已雖然修德正事豈一時之偶為者哉宋景公之

退熒惑也非取必于星也宋之政有先言而布者存也齊子韋之動地也非取必于地也齊之政有足致地之動者存也禍福隱于天而敬肆在乎心一念敬則何德不立一念肆則何事不敗時君世主非無敬畏天戒之心而卒之無益于治亂之數者豈不知修德正事之為急哉馳騖色之場則其心分拒忠讜之論則其志肆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其志離三者有一何以畏天之禁況兼施而並用之其於敬畏天威之道何有哉夫惟明王于未灾之先審理亂之原節宴遊[illegible]寡欲之戒毋溺甘

言悲辭之託隆儉德克務勉強大誼則無譴告之加無損致理之實而警懼之迹益彰仁愛之心茲豈不稱盛治之世哉

旨律八正而文發揮

原儆戒本于明又推儆戒至于樂此明君所以與儆戒發明意可謂曲而中矣

而息而悚然以懼曰無寵辱于同休與無權夫于
同房與無適疑物以為方石閒與而後進庶人而
問之曰無赤子失命于廷戎乎則謗我者乎進士
者而問之曰無穴傑不首名圖書乎則誹我者乎
進諸大夫而問之曰無旌旗亂于大庭而四境疲
命者乎進諸將而問之曰無蠻夷[illegible]邑壘于郊
而勞我不待穿者乎尸居而[illegible]默而雷聲考
往古之訓[illegible]如捧盈對楠猶[illegible]戰戰若臨師
保若其所自稱謂則曰小子曰孤寡曰不穀不敢
以為高而居于民上嗚呼何若此兢兢也蓋其心

明明則慮則畏若將謂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吾
敵也而吾之斯須方寸無一而不與之交相敵小
安危之機如反復乎夫身體之奉與社稷之計孰
急吾何所恃于天下而不為之儆且戒也且使其
勞智慮節嗜欲凡馳騁逸豫之樂勿為可也樂與
儆戒合而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遠人鄉風[illegible]
樂為臣子經紀本于天地政法倚于四時後世無
變故易常襲迹而長久身為明帝股肱為明臣[illegible]
聲之美垂諸無窮嗚呼夫何為而不樂也今夫[illegible]
人之治産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

治產之喻最當

此論時君不知儆戒之樂

原樂本于作樂之意尤強

之難飢寒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矣相憐以佚
食相憂以佚樂天饑歲荒流離困苦者必是家矣
故儆戒之道先苦而長利恣肆之道偷幸而終窮
明君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聖人之相忍而棄
小人之相憐也戰國氏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
其言而莫予違也秦人之言曰夫人主之所以為
尊者但以聲聞人臣莫見其面也于是乎眉越于
舞女酣歌耗志于蓬萊方丈雄圖于拓國開邊而
終其身屋其社猶然不悟吁何其愚也故儆戒之
可樂明君之所知而庸君世主之所忽也雖然樂

之為義生于樂者也蓋古昔列國之風采之謠俗
貢之太師而比為辭語以陳音樂令君觀焉而其
章副不過曰幽七月之勤康蟋蟀之憂青青子衿
之思君子風雨以陳音樂令君觀焉而其章副不
過曰幽七月之風雨如晦之雞鳴人以興亡危若
之旨乃能諧樂宣暢使其君神氣所會曉其指奏
款其極量而不復知其他此和樂之至而神明之
極也三代之禮樂不以人君一切取當時之新聲謠節
以命樂而因以蕩耳目視肌膚筋骸無復約束而恣肆
從此始矣故唐虞之治變一而足而直溫寬栗之教監
于胄子皆所以儆戒其心而養樂之原也吁此治本也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論　焦竑

天人之際果可以交勝言乎哉果不可以交勝言乎哉夫天生氣氣無定不宜以勝不勝論也夫人主志志有定可使主勝而不可使之不勝也何也宇宙間陰陽五行化極萬有其遲速順逆錯行貞勝偏氣雜盈不可謂使者誰則為之氣也天不能以自主也天不能以自主而人于其間猶得以裁成輔相之方而損益其有餘不足之用于是乎播弄化均調氣機使夫未形者之潛消而已診者之不能患則人固得操其權于常勝而天無與焉

何以明之夫世之所謂祥者曰日南無驕陽于壯無伏陰景星慶雲形于天麒麟鳳凰游于囿草屈軼充于庭九穗兩岐登于野是其類也世之所謂災者曰日蝕晝晦山崩川竭厲風淫雨恒燠恒寒太白蚩尤肥遺木㣺螟蠡蝗蟲是大凶是其類也顧之二者其遲速順逆天下之從隨其氣數之偶值而迭形紛沓于亭毒之表天固不能使堯水之不九年而湯旱之不七年也固不能使商戊之不桑穀而高宗之不雊雉也固不能使后魏之不白雉而后趙之不蒼麟也固不能使漢文之不日蝕而漢宣之不五鳳也此何以說也則天之無如氣何也聖人知其然而直以身任燮承之責曰氣與志天與人一耳吾志平即氣平吾志和即氣和安所二視之即不必取應影響尺寸乎天而奈何不講于修備修救之道徒以坐視而莫之省者是故一歲無災則曰天其忘我諸福迭見則曰吾何德以堪之諸一眚一祲輒引為痌瘝而不敢自息汲汲乎側身而修握道而理虫飛會盈辨色視朝日中考政日入虔刑而無淫于喜怒無娓于嬖幸無惑于貨利無酣于麴糵無傷于土木

無縱于馳射凡所稱愉心佚志不軌不物足以淵躍邪陰驕蹇六陽于天心而逆和氣者皆絕其道勿之有務辟則謹病疾者為之醫為之藥而不計其疾病之至否也辟則避風雨者為之蓋為之室而不計其風雨之至否也故適當其順則以志之和迎氣之和若蒼麟白雉神雀五鳳可以坐致即不然亦當令祥禎熒惑猶若而即化焉人不然亦當堯水湯旱從容以需其後而無損于時雍風動之治也夫是之謂操其權于常勝而天無與者也如必執交相為勝之說則當其天勝雖堯舜之

乾業何施。當其人勝，卽大造之六言可量，是莊上
之時爲帝者也。彼惡知天道流行不測之神，而又
惡知所謂恐懼修省之道者哉。思固曰天不宜以
勝不勝論也。人可使必勝，而不可使不勝也。是寧
非子張子之意也。

大人正己而物正論　顏起元

蓋孟氏之論大人者凡四指，互見於己與物之際，
而終以正己物正之說合之。又第其品為最高，卽
天民不得與之伍。夫所謂天民也者，道經緯八紘
之器，而不肯輕試于時，際日月而贊天功，亦寂然
有以自樹。此其勳業亦有不可勝道者，猶不得與
大人埒，何也？以其行為猶有待也。有待而行，則無
待而止矣。其可不可之形，踏于外；可不可之意，滑
于中。世隆世汚，道何由興於世哉。易之論大人也，
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
弗違，而況于人乎。夫至于人莫之能違，而正己物
正，又安有所待矣。乾之道自潛而見，而躍而飛，無
日而不與天同行也，則無日而不與天同化也。天
以元亨利貞主宰于亭毒沖漠之表，代禪而無極，
運動而不停，故寒暑噓翕也，亥子循環也，陰沍方
固，而黃鍾之籥已回，陽痺愉盈，而潛伏之案不啓。
安在夫雲行雨施，百嘉蕃遂，為元之亨，而萬物芸
芸，各歸其根，一元之生意遂有所[illegible]涸底滯而不
周浹也。大人之元亨，卽天之元亨，[illegible]人之利貞卽

天之利貞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天之運化也無
通無復無奔無後大人之為道也無已無物無違
無窮已與物一體也正已與正物一致也物以已
為宗正物以正已為的已之不正物且誰宗物之
不正的于何準故正物之道非徒有君可事有民
可使而後行非無君以事無民以使而遂有所不
行也九二在田為九五所利見九五在天為天下
所利見二與五居上下之中其位最高大人以正
御正故德施周普而性命各正正物之化在九
五而通在九二而塞可不可也且今首出之治待

可行而見則龍德而隱之時何以有樂則行之
具德博而化者何以起于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
邪存其誠哉故大人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位非君也而德則為君德宜為君
則世必且奉之以為宗赴之以為的從若風雲就
若水火彼且無時而不行又誰為可不可也昔者
大舜之聖也方其有鰥在下則底豫烝乂諧叶不
若容之化升聞于帝及其受終文祖也四門穆穆
九功惟叙國澤天下崇華至今夫由後觀之則龍
飛也由前觀之則龍見也德烏乎往而不中物烏

乎往而不正彼且誰待哉故古之大人善體乾者
蓋無若虞帝周之季也夫子龍德而隱以確乎不
可拔者周流于遯世依依沮溺之問丈人之游而
卒不敢以荷蕢之果餽人靈于鳥獸既老而猶刪
詩叙書繫易修春秋以垂憲萬世故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又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議者徒
見東周之志再詘于魯遂謂二五利見之際夫子
有深感焉故序傳有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恰
然因以自見不知夫子時中之德何用何舍何行
何藏何可何不可孟氏願學之志所以不在夷尹

而在孔子也若孔子者可謂大人也已矣知孔子
之為大人而後正已正物之道無待而常行則吾
之道混淪磅礴充塞于天地無畛域自封之虞夫
然後吾之人上下古今俯仰宇宙屹然中處而不
徒自拘于七尺之軀是故論大人正已物正者其
義莫備于易而昔人有言孟子深于易而待不言
以斯觀之蓋亦信乎其有徵也然他日孟子又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赤子之心侗乎未竅
渾乎未雕其知也以不慮其能也以不學然以慮
而知者慮之所遺即昏而無識以學而能者學之

歸本到赤子上是正旨

矣故所謂格心之臣者不急持君之過而使之激不緩置君之過而使之怠置其身于不激不隨之際而妙其用于不疾不徐之間如是則能格心所謂格心之臣者能使其[illegible]之過有所畏而不敢能使君之善有所欲而自動能使[illegible]有所畏而不知其所畏人能使其有所欲而不知其所欲[illegible]之則能格心所謂格心之臣者不惟名不自我成而功亦不必自我成不惟功不自我出而言亦不必自我出如是則能格心當其始也與人爲一我爾然衆人急[illegible]我獨徐而及其終也千人之諾[illegible]不如一

人之默千人之急不如一人之徐則其成正君之功挽國事于既去而奠宗社于維寧者固不以形用而以神用也是心也[illegible]則[illegible]誠則孚僞則間積累于[illegible]而後徐施于正色立朝之日[illegible]妙運于深宮容易之際[illegible]而從旋于耳目聲色之外則所謂格心之本也[illegible]于論格君而獨歸諸大人有味乎[illegible]矣

國以積賢爲寶

黄國用

國家之用人也與其儲材而叙之不若羅材而收之與其厚祿而糜之不若除意而遇之與其摎剔而招之不若愛惜而蓄之何也治國猶養身然國之有賢即人身之有精也身非精則形[illegible]不固國非賢則廟社不立精者身之寶賢者國之寶也上古四友十亂濟濟無論季世中主揚庭設虞樹䶵興漢常若不足而治效漸疎者豈當世盡乏財哉堂陛[illegible]絕膠心弗究積壅者衆深于銷骨鉥求者禍密于索瘢遂至一眚見棄終身弗錄豪傑巖栖

貞士結舌乎昔無[illegible]林之意而臨時不得寸材之用亦足悲矣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什襲而藏之冠冕而陳之誠貴之也國家儲材何急[illegible]尊無周召之佐則燮理爲虛侍從無批鱗之英則逆耳誰聞疆場無干城之托則戎馬生郊牧守無召杜之儔則杼軸告匱此其責重矣豈明月夜光也乃令遺逸播棄嗟夏屋于權輿思熏魚於溉釜哉故國家欲用賢當先積賢積賢之道有三亦曰羅材而收之除意而遇之愛惜而蓄之夫公輸之削不棄寸柎合扁之斲不遺湊勦自古無全材材與德亦

詞次前古　調亦兼通　倘有去來　處中不失　雅也

三代直道而行　南師仲

是非之心人人其有真乎真則古今猶是聖愚猶是不得一置毀譽於其間夫毀何以毀譽何以譽也人心不古而今不直而狂而矯從凌厲之徒出其私臆橫議以簧鼓天下天下有藉為不經者又從而揚其波逐其流將撞珉莫必其真月旦率歸于偽是非非是幾于聚訟而不解則誰為之不直者為之嗟嗟人心自有真□何能□以偽掩哉仲父之言曰吾於誰也毀人於誰也譽非吾意也三代盡然也又非獨三代能也今天下盡然也當其

如宏如從　為屬為前

時天下之蝓雖東而列侯群稱猶然托寓空名以號令海內即海內民奔赴若江河之下注而開闢好修之士未嘗不愉禮法說詩書如狐之筆湍之昌魯黨之羊雖矯之過正未近拂情第有所謂是有所謂非不知所謂毀譽之來蚤至春秋而熾矣姑言論其凡即夫子之身處濁世受世非詆者亦何可一二□□□□作訕作誦束家之對叱水之礼刪詩伐木之虛□若同聲非之者然而堅不足為聖人喜毀不足為聖人憂適足以貽世變之不古耳古之時非不□□以白泯指薰為蕕反黑

僻書所出　但其前實

以正選言　練今為古　而中有決　調一見

白離同異為辯也其心則不欲欺之也欺之而僞匪真矣失之乎真匪直矣浸及三代風稍變而世濟而是非不能遠于今日雖叔季後是則見為是非則見為非亦不能有二于三代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由鄉知國由國知天下由春秋知三代豈虛謬哉尼父欲維之不得乃托其義于春秋春秋見謂是也者而予之矣若疑為譽然其事直其譽當故其辭褒則不可名譽也又見謂非也者而斥之矣若疑為毀然其事曲其罪私故其辭貶又不可名毀也聖人之心固即天下萬

若知結綿　便似韓固　是你絕技

世之所以為心天下萬世之所以為心固即聖人之所以為心縱欲假衮斧于片言而有所不敢豈惟不敢抑又不能豈惟不能抑亦不必矣何也光天之下何事幽暖大海之洋不聞漚沫公平之世安用偏陂彼悍然而恣情凌轢挾護私以行其不直之是非無情之毀譽者皆起于梏真也真常一梏何惮不為斯民猶是斯道猶是即夫聖人猶是抑何繆盩者之滋蔓多耶其不以三代人心揆之矣昔齊人有以廉爲問仲連者仲連曰胡不以真者乎曰吾愛也仲連曰吾亦愛吾爲噫世道通于愛爲之說者是亦古之遺直哉

無朕寬之無疾即有無戰者亦莫得識其端而避其鋒矣蓋謀在戰先戰遂所以成其謀戰在謀後謀適所以鼓其戰古帝王命將出師不戰而屈人兵而奇勛茂伐昭灼史冊未有不得之爲全之謀者揆皆平之用先零其情而夸于先零之在漢即雖長驅遠遁而以全漢之功歸之不過一六部落耳而營平方推重兵尚關揚旌即欲犁其庭而撲滅之固易易也乃偏議撫謀協議也因議撫騎兵假之歲月以待其敝竟無一語以戰爲中外諸臣亦未有不病其爲迂且儒者而卒之忠心服先

零坐困剝迷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將略有振旅班師之成詢便宜之策也蓋帝王貴謀賤戰之兵于是而始售先固其實矣哉雖然戰亦不可少也粲南然王庭者自貽輪臺之悔而始終以和自愚者卒何救于滴水之禍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窮兵黷武者非也而日瘦中國以啖虜托言千羽之化者亦非也噫孰知帝王之于謀戰特貴賤之而已而何嘗偏廢之也哉是爲論

安攘要務論

馮有經

夫中國之所以常尊四夷之所以常服者何也以威振惰先于飭法夫公天聽不下任人法行則天下之敝治者無所容而任得其人則益得以行天下之法是故天下常享和平之福而永無侵猾之虞者人與法爲之維持也法者何賞罰是已人者何將相是已今之言安攘者徒見夫情愉侈餉其用易匱也則曰食誠宜足疲士弱卒其氣易摧也則曰兵誠宜強朽甲鈍兵其鋒易挫也則曰器械誠宜精卑垣淺隍其攻易入也則曰城郭誠宜固

冠卒至而內不聞者殆也則曰烽燧誠宜明敵有謀而已不覺者疎也則曰間諜誠宜密夫是數者誠捍內禦外之略人孰不知之哉而天下奇傑之士亦孰無有能之者哉然謀之者今今而事實會無衆爲之者從從而功效寔罕者何也則賞罰之法弗飭焉故也夫賞可以倖得則忠勇者無所勸而罰可以倖免則庸惰者亦可以自容如是而欲其群策群力奏者必無之理也是以愚且弱者則假當襲舊術術焉而無他而其智且勇者則將悍智遲勇挾勢負氣以撓國家之法而莫肯用

曰監於先王成憲夫尹與說之光輔其君豈不至盛歟而所言不過若此可以識治體矣且夫人君一身其位至尊也其欲至易縱也而天下之人窺伺其側而思以其說進者至多也以至尊之位而縱之欲而席累世之安彼方將其說氣欲快其心於一試而所進之士[illegible]者人從而唐役其心曰此早[illegible]皆不足言也某為利吾且興之某為害吾且革之而成法不必拘也議論紛紜而上無所持[illegible]無要而下無所守而天下始受其敝矣吁可畏哉況當成平宗德開正恬然無事

翰林經濟策類 卷一 [illegible]

之日而真宗以英資在位當是時貪功喜事之徒豈無窺伺其側者乎吾猶其所請則天下之欲以其說進者皆將掉臂而起或以興利進而利未興或以除害進而害日甚至有以一時之利而遺害於無窮以一時之害而坐失無窮之利者矣使其言誠當于利病猶懼其更張之無漸也乃皆空言無補而反以召禍謂國計何謂民生何此流之所為慮也是故持之以老成鎮重之謀而不奪于譊譊之浮議由是明主受戒於[illegible]而無好大喜功之心群臣務奉法循理之實而不敢僥倖于常法之

外天下不見其作為之迹而享清靜和平之福此豈有他術哉前人之立法其於利害之故既以講之甚熟而關之甚詳其或當世行之而後世以為不便者蓋法久而弊生非其初則然也即有所措置有所振飭要必復其初耳已苟前人之法不至于廢墜又何必舍其故以徇[illegible]談而行苛政也哉然則流非[illegible]術也惟其當[illegible]於平之令而祖宗之成法犂然在焉是惟守法而天下之治舉矣自是而後僅再傳而為神宗蓋所謂英主也安石志在有為而三四新進扼腕而談時事紛綸背亂靡

翰林經濟策類 卷一 卷論類 四十

所歸一至于民生困而兵寡開悔已晚矣使安石而守法如流豈遽有熙寧之禍哉[illegible]皆之為相者若曹參之務清淨至以醇酒醉言者而魏[illegible]翁佐宣帝於中興之日惟條奏漢家便宜故事大臣之事君固如此使後世為相者鑒伊傅之訓酌寬猛之宜無不事事無太多事一惟祖宗之法是守而無使[illegible]生於其間是不勞而致治之術也是所謂相道也

威竊柄之臣罔敢睥視寡廉鮮耻者莫得而憑藉之是謂之斷百夫同舟期于濟岍十手並射志在中鵠異議不立穆穆相濟是謂之公曲待群小感之以誠而器使其才欲將磨礪求為包容孰肯矜伐投能互構為奸是謂之和罔有所以[illegible]漸安寰區宇之務也是故上有皇極大公之君則比德化下有九二中行之臣則朋亡無前為天下國家者審所圖而已

讀漢史平準書食貨志論　徐顯卿

主意在守成之主當知儉而戒侈盈可作座右銘

愚攷覽古記其一代之始罔不號殷富迺其後則稍濫溢耗弊也耗而不已遂使帑藏空虛閭閻困之而公私俱詘持籌者雖終歲矻矻窮及毫髮竟莫得而取盈焉何者經綸草創用度未豊海內物力亦且向盛故不之涤而自充無禁而侵利者寡也厥後席昇平之業侈豫大之謀經費不常動以什伯故法窮而用愈匱禁密而弊愈滋遂令上下咸受其困蓋理財之難言所從來舊矣昔太史作平準書班孟堅襲之作食貨志咸指漢事繊悉具備愚請得而評之漢興當高惠時海宇泰和兵革寧謐土木營繕缺而不修迨及文景恭儉為理無臺榭以省百金無曳地以疲紅女正己率民而人化之故都內太倉朽貫紅粟下及齊民亦無覆運之嘆所培植者裕也至若武帝英明馭世狹小規摹彼見漢家財力豊盛七十餘年思騁其雄心久矣[illegible]迂誕之士絡繹而至環侍而中之故驕溢之志移于內干戈禪祀土木之好雜于外祠太一禱五畤通西域控東甌鑿昆明築栢梁惱心遣意省然四馳百姓殫所入而竭所出以實尾閭蓋漢力

中蜀奥至刀筆之徒紛紛言利後口而譚抵掌𠫵畫諸酷吏又以刑罰牢籠之璧之剝肉充腹罔顧旦夕之有患也故募粟不已則議鬻官鬻官不已則議鹽鐵鹽鐵不已則議告緡告緡不已則議悉筭舂自平準法行之之後而利孔漸饒供億滋擾終漢之世罔所變改延及哀平以降不但官私交誅四海困窮且至風俗漸胃人心抗敝而炎劉之祚不永矣夫天下至大也天地之所生人力之所成至殷富也府庫倉廪視𥝩業非不加贏其征歛會歛推筭之術非不加密也然交欲以受惜樽節之心守之則常盈武帝以淫佚窮黷之心耗之則常縮故曰洪河之流決于蟻穴燎原之熘起于寸煙人君之心稍一不節而天下之民力錢貨渙散決裂不可支矣曩使武帝席高惠富庶之基躬文景玄默之理頓甲休兵卑宮康食與四海安養休息其時諸臣亦殫忠極慮如晁錯之言貴粟賈誼之論足用以收拾其心而潛滌其欲庶幾群小斷消雄心不生國無漏卮之費民無懸罄之虞炎漢之業雖至今存可也吾于是乎有感

國統論　方孝孺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以守者漢唐宋也強至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弑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為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于海內者為正統邪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吾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為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秦亦不詠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烏乎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為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植民彝則不宜無辨而槩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為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

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為萬世勸戒不探其邪正順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為聖君賢主之羞乎遼章機之舍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特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莫如秦隋其亡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夫伐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唐宋均為正統猶謂孔子必作春秋用此斷之亦能雖俱為聖人而傳道統也其能以為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為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爲害聖人之道稍甚乎子然以冉求仲由為大臣孔子皆然争之者二子之才曾之諸臣不及也苟為大臣未見其為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為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道焉而不可知矣試嘗論之曰天下有

正統一變統三〻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管仲之意與若為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義如戕虐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據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楚客問月對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衆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明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盈虧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待日而光背日之半常晦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旣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體障蔽天之體沖漠無際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旣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疇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斗之一度[illegible]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衣入舟而寢

西北墾田水利對

鄒德溥

頃者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誠度地宜導水溉灌。其區計可墾田無慮鉅萬。〻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客儼然造予而問曰子試籌與之孰與無與便予應之曰茲役之不易就固也今必排首議而曰無庸有事于民則誰不能音然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借前箸為客且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雈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從洩也水利興而

已下水泉田之利者五

旱潦有備可使雈葦之場盡為便稟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為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奧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遠者利相蓰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國家可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利于騎不利于[illegible]邊地而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阻井之界[illegible]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客[illegible]班戍則奔命疲釣浦則多逋亡[illegible]水田墾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illegible]

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導津于節封鄭國漑鹵于秦渠白公借潜于涇水馬援引流于洮〻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奈何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曠水衍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稻秕麻殞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得之餽熙湖之患東南之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也客曰水利之益則吾既得聞命矣顧計其功可必就則吾有惑焉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為之則民或應或

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于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怨之騷也將擧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溪壑往者脬粟之役可驗已予曰唯〻否〻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敢謂不如子之所虞也然吾以為可不專官而集事者是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挨行郡邑計其水可濟田可墾者。彙奏而籍

拜爵除罪墾田要務

諸部因為下令田有能墾田百畝者辟何能墾千畝者辟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辟之略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為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勸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為下令曰除大辟不赦外罪當戍若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欲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為下令曰從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將帥覈奏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過後以其半之人而募民必就之此[illegible]相萬也客曰若子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害計無便于此矣遂巡再拜而退

開礦利害對

沈灌

客問主人曰方今國計告絀經費罔極宗藩之祿入屬國之繒帛屯戍月增河漕歲溢積積待用生靡給矧又加以天災流行飛蝗游魃齧畝為荒米薪是急公私匱頓入不逮出子將何以佐一籌乎蓋聞之周官總百貨之通以制國用王者襲全力而建事功必有乘天因地事逸功倍之策而後可以佐國於不貲措民於不匱吾子豈願聞之乎主人曰唯唯客將何以教之客曰天地固有自然之利出於常賦之外者下不病民上不損官孳利鹽田創貨銅山古之人皆用之今何獨不然今之礦洞誠國家之外帑也今議者多慎始事之疵而謬為迂慮遂閉其害顯辯其利宕矣于持籌握算之睹而委至寶于土壤砂石之內所可惜也主人曰唯唯礦之利害質然有之然客言自然之利出常賦之外此言不可不辨使人主見常賦之外尚可多取則將有無窮之心其究也礦有盡而求不繼使天下常賦之外無絲粟之遺則又掘地容膝不終日之謀烏可以及永利乎且吾聞之守恒業者不懷非望之福慎操柄者不啟可爭之隙今言

不啟長亂

礦之利非如耕耘蚕績旦旦而守之者也今所使開礦之人又非饒衣食知禮節類皆飢寒奸宄而偷為利者也種桑得衣種穀得食猶時有貪邪竊盜之虞況乎驅群無籍之人而開之以非望之利而予之以必爭之路欲其無為奸宄豈可得哉客曰不然利與害未始不相附而生唯在舉事以制而害自無由興今之建說有願每年納課者有願官四民六者雖云坐享其成定則隱釀其禍此非吾所敢任今若于各有礦地方設官專理即以臺近衛所官軍戍之令附籍土著之民取之而又責委各郡邑二千石長吏監督而登記之毋令流移竄入毋令豪右夤緣[illegible]利其條準[illegible]其課而又略法巡鹽之例分遣各道稽核行糾劾啟閉有時出入有程盈縮有稽奸貪有刑人皆尺籍利皆平衡則將與鑄山煮海同其奇羨何变之敢生主人曰唯唯柳客所謂[illegible]不惡其害見其小不圖其大且金之在礦將挈而取之乎抑[illegible]所費而後成也地之所生其少多有[illegible]詘而時羸也官之籍[illegible]將有辭有辭其得懲狄[illegible]

言開礦雖有利亦有民患[illegible]

懲其所得不足以償所失而又生禍源

其得勿懲狄利之所在民忘其死而況乎制乎而曰必行是為戎首也安变之不敢生是故較銷金之費于取金之利十不償一較已出之費于未獲之利百不償一較無稽之利于不可稽之弊千不償一而究論之較哨山呼谷之害于搏沙煮土之利又萬不償一是以本朝二百年來希與是役誠慎之重之客徒慕興事之功而略禍源急目前之蓄縮而遺本根蒙未敢以為償也客曰昔禹取歷山之金湯鑄莊山之幣周官大司徒有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漢唐承之少府造銅山之錢司農領鹽鐵之事本朝文廟世宗間一行之未嘗有害何子慮之深也主人曰唯唯太平之世不尚言利之臣制國者不使見有不足之形且夫聖賢舉事各惟其時老成深慮不可不思當今時而談出利之孔是抱薪傳火其誰繼之蒙雖愚不肖佐天子無狀邊鄙未寧功役繁興使度支蒿目桑孔盈庭循將獻貴穀之論壓賤貨之箴俾明主弘散財發粟之仁隆撤樂減膳之勤內通入貨外戢五兵彼山林藪澤之竅穴方將封閉固塞

言礦之必不可開以生則之大道有望于今日

洋溢充盈藏玉于山遺珠于淵其斯為積于不竭之府流於不涸之源豈唯唯如客之所云而已乎于是客愕耳咋舌不敢復言磃焉恍兮敝罔逡巡自退

十巻全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一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問聖學聖政

孫繼皐

臣聞帝王之繼天以立極也學必務乎其本而後天下之化原以端政必審乎其要然後天下之化機以運何者人君之學非徒以洽聞為也凝神於有容養邃於穆清固羲皇以來之道統所賴以衍之於無窮者也本之弗務則不過為口耳之學而何以造乎天德之精人君之政非徒以任智為也負君師之責立治教之宗固羲皇以來之治統所賴以引之于不替者也要之弗審則不過為術飾之政而何以要乎王道之極惟求端於本而不徒事乎口耳之粗則愈退藏而愈精密本以豫內而亦以利外也聖德所以同天而大化之原於此乎端矣惟專持其要而不徒事乎術飾之具則愈簡易而愈恢弘所操至約而所及至廣也聖治所以憲天而大化之機於此乎運矣學以基政政以顯學道合一而不偏學務其本政舉其要事不勞而

可據自古帝王不出衮冕之內而道積厥躬允底于淵微純粹之歸不假智術之勞而事得其理適臻於淳龐敦大之盛者此道行也況出震繼新正天命疑承之日繼離方始尤人心屬望之初可不循其所當急者以為典學之本擇其所當先者以為立政之要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躬不世出之資具大有為之畧

登極一詔萬方同愛戴之心平臺一詢百辟起欽承之念命書四箴六箴而顧諟不怠一舜典堯謨之式嘉納

帝鑑圖說而披覽不忘一湯盤武几之銘近又時經筵之御嚴覲吏之飭若學已勤矣政已修矣軼於唐虞三代之隆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首舉商周之訓次及漢唐宋君臣之事而終策臣等以典學立政之要慎始篤初之規豈意臣等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有足以裨萬分之一者乎而臣非其人也雖然臣愚學慚稽古志切攄忠敢不披瀝罄竭以對臣聞之君者天之子也民之主也其道為往聖繼絕學者也其責為萬世開

二段理明之詞然起之議且見矣

太平者也故美玉弗琢則射斗之光不生寶鑑弗拭則塵宿之輝不發聖人弗學則光天之德不耀甚矣哉學之不可已也然六曰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嗣服之始學其不容要乎六律不具則師曠不能正五音規矩不設則離婁不能成方員仁政不立則堯舜不能平天下甚哉政之不可已也然不曰能慎其初如未雨之渠不慎其初如直突之薪嗣服之始政其不尤要乎是故臨朝願學臨政願治凡為哲后者皆然而始尤重也論學以輔德論政以輔治凡為良弼者

此言有商守成之令主

皆然而始尤切也粵稽諸商太甲高宗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則有伊尹傅說之誨矣人紀肇修風愆致儆非尹之所為訓王者乎遜志乃來聽明時憲非說之所為詔王者乎臣言烏名行烏此所以終允德而靖殷邦也故終商之世而曰中興之令主必推太甲高宗也我稽諸周成王亦善守成者

此言成周繼述之賢君

也臣考其初則有周公之誨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非訪落之詩所為作乎稼穡艱難治民祇懼非無逸之書所為戒乎臣言烏名聽烏此所以覲耿光而揚大烈也故終周之世而曰繼述之賢君者

此段論勸學

必推成王也然學勤矣而所以典其學者有本政勤矣而所以立其政者有要三代以後此義不明強學之主誠代有之而誇靡之風盛矣光武夜分講經而昧三公之體太宗歲周太平御覽而失兄弟之義仁宗隻日不廢講讀而掌夷狄之禍乃鴻業之建反出于不事詩書之漢高此其故何也詞章訓詁帝王之所以為學者不在焉故學非不足務而務非所以務者固不如帝堯之稽足以有為也勵精之主誠代有之而刻覈之習興矣始皇衡石程書而卒基秦亂文帝衛士傳餐而滋漢隋亡

此段勸政

寔宗汗遂御衣日旰忘倦而終釀唐禍乃致理之效反出于清淨無為之漢文此其故何也簿書期會帝王之所以為政者不在焉故政非不足勤而勤非所勤者固不如玄默之修之足以有效也天啓休明我

此言我皇上講學講政

皇上日親講學[illegible]際討論不輟日容輔臣而細大[illegible]夫行以勵學獨超于章句之[illegible]政[illegible]探夫理道之原即商周之主不[illegible]何以加焉我

二祖八宗[illegible]陟了不墜矣顧臣

伏讀
聖制有曰論者謂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又謂王
好要則百事詳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望道未見之心也求治無已之心也夫
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此程頤之言也所謂知學
之本者也主好要則百事詳此荀卿之言也所謂
知政之要者也是故往代之臣各執其見以陳正
始之謨而往代之君亦各因其説以裨正始之治
如仲舒賢良之策析天人也王吉從俗之論正風
化也匡衡崇尚之疏與夫治性六戒勸學四儀之
陳崇德政也禹貢節儉之勸去教朴也[illegible]
頌哥之議尚寬厚也先天間則有姚崇之十事明
時務也元祐間則有呂公著之十事格論純也在
治平則司馬光以三劄進重英宗也熙寧間則程
頤以稽古正學定志之説進慎趨向也此其言則
人人殊矣顧豈無上關君德而足以為
聖修之助下係民生而足以為
聖治之資者乎然其本則未徹也其要則未明也
本何在哉闕之上學以心下學以耳欲得其本純
心之道不可不講也要何在哉闕之用人則裕自

用則小欲得其要任人之道不可不講也請因
聖問之所及而極論之
陛下終篇策臣曰典學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異
宜創守殊軌悉茂明之以副朕慎始篤初之意臣
愚以為人之一心操舍存亡其幾至可畏也況人
君之心百感伺之一念或純欲且乘之以入焉其
係于學之道豈非形小也必也主敬于淵嘿之中
研幾于獨知之地夜氣清明則有常惺之法平旦
好惡則有允執之功大庭臨御則凜然天鑒之在
茲宮闈秘密則森乎神明之旁對至善為的主善
為師不雜不息允迪為期帝王為學之本或首其
在是歟譬之水烏澄之終日止見罔睫不過一撓
方圓莫辨誠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日月久照不改
其明星辰久旋不改其度聖人久於其道不輟其
功明此以為學聖德之所以純也非博綜羣籍藻
繢是工矻矻終年者比也臣故以為學之有本也
人之一身應務酬物其事尚難兼也況人君之身
百責萃之忠賢弗任事且困之以叢脞焉其係於政
之得失非渺小也必也精其選於未任人之先專
其任於既得人之後姬旦在前則委心聽順山甫

翰林典切
亂亦宗粉

在後則改容嘉納邊廷有頗牧則授之斧鉞而不
疑郡縣有龔黃則錫之璽書而不惜不聽讒言不
貴近功惟和惟一以考厥成帝王為政之要或者
其在是歟譬之車為輪轅徒飾非人弗行造父為
御一日千里誠不可以不審也故曰千金之裘非
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
人之略明此以立政聖治之所以據也非形神獨
勞歷身從事汲汲自好者比也臣故以為政之有
要也然要而論之則純心以為學而任人之本以
端是故有緝熙之主則四友同心有敵勝之君則

二股又又
允言盡明
暢

十人乘進傳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之謂也任
人以立政而進學之資益廣是故有仲虺之誥則
湯德丕顯有尚父之戒則武德日休經曰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此之謂也於乎此天下之化原所以
端也天下之化機所以運也乃臣之所獻者抑有
進焉以
陛下非常之資其於問學之際必有求貞而弗替
者故學之不純不足患也獨患夫聰明之太過或
以為商宗周王之學為不足學而求其所不必學
者焉以

思慮該通

陛下非常之略其於委用之際必有善任而不疑
者故人之不任不足患也獨患夫英斷之有餘或
以為商宗周王之政為不足師而求其所不必行
者焉求其不必學則索之愈高而失之愈遠將有
務為迂濶之談以欺
陛下如王安石之惑神宗者出矣求其不必行則
更之愈急而行之愈壞將有尚為刻薄之政以罔
陛下如公孫鞅之惑孝宗者出矣此固臣之愚過
計則然而亦豈可以弗辨哉伏願我
皇上上畏天命下念民生以學則

智者議識
之論故詳
成案石刻
叶宮商

皇祖之存心錄可鑑也而奉之以為訓以政則
皇祖之聖政記可法也而率之以為行無以天下
之義理皆吾職也而厭其卑近無以天下之賢才
皆吾下也而待之褻綴無以安居無事而縱逸遊
無以物力豊盛而興土木無以海宇昇平而事遠
夷無以安處深宮而狎近習則道德高厚功化洋
溢內恬外熙祥臻瑞應商周不足侔矣而況漢唐
宋也乎哉草莽微臣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問仁明武

朱國祚

臣聞帝王之繼天以凝命也必全君德以端天下之大本而後可以弘經遠之猷必酌時宜以操天下之大機而後可以致綦隆之治何謂大本欽之淵微之內而達諸應感之交慈祥愷悌盎然而可親精明瑩徹烱然而無蔽剛毅果斷確然而不移凝神于端莊靜一之中而渾融無間者是已何謂大機審諸時勢之宜而推諸運量之際兼容併包不流于姑息先見玄覽不失于苛察總攬獨斷不嫌于刻覈觀變于動靜陰陽之妙而化裁無迹者是已全德以為之主則酬酢萬幾錯綜萬變一精神性術之流動而不患于出治之無本隨時以制其宜則上協天道下合人情乃轉移化導之微權而不患于致治之無機自古帝王所以不下階序而化行若神躋一世於太山之安而九圍式命鞏國祚於苞桑之固而萬國傾心用此道耳轄今為治而不本之以德則雖有所設施厝注亦將墮于私智小術而推行無準何以端天下之治本而躋一世于雍熙修德而不運之以機則雖有所謀謨智慮亦將流于偏見寡識而泛應無權何以弘天

下之遠猷而登斯世于上理也此曉近世之陋規非上聖之宏圖而極治之要道也欽惟

皇帝陛下稟剛健中正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孜孜問學寅畏不替而維皇之極已端事事講求鉅細不遺而望道之心甚切淵弘敷之澤與河海而同深廓嚴肅之威與風霆而並運固已四三王六五帝而超出乎尋常萬萬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上嘉虞周之盛王下逮漢唐之令主始之以孔子九經之言而繼之以司馬光三劄之語而於治道之所尚特惓惓焉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即虞帝疇咨之心即周王訪道之心而漢唐宋諸君無足數矣臣也竊伏蓬藋志切輸忠凡吏治之污隆人心之淳漓與夫養士興賢之法足兵弭盜之方其究於心久矣即不問願有所陳說況

聖問彰彰如是臣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古之聖王之御世也未嘗以無本之治治之故紀綱法度禮樂刑政要皆一本於心未嘗以執一之治治之故剛柔互用仁義並行要皆可適於治此智仁[illegible]

濟以有成仁明武相須以並濟宣聖所以上接堯舜之統而司馬光所以仰承洙泗之傳者率是道也是故唐虞之世天下號極治矣當其時黎民於變萬邦咸寧和氣盈於域中文命敷于四海又安用夫武哉顧無武之名而有神武之運精明果斷之意常寓於湛恩穢澤之中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堯之所以蕩蕩難名也而若時之命不以畀於咎明之術子又何嚴乎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舜之所以巍巍莫與也而四凶之罪不少假於象刑之惟明又何殺乎其仁可親其言可信禹之所以祗台

此敘堯舜禹之武在其精確

德先也而防風之誅不少貸于會稽之役至又何肅乎是堯舜禹非不用武也乃所以善用其武也商周之世天下稱至治矣當是時天下大定邦家輯寧陳師于南巢觀兵于牧野豈非用武哉顧有武之迹而無尚武之心寬厚博大之規常寓于穆清戡定之內天錫勇智湯之所以奉若天命也而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則仲虺稱之矣執競維烈武之所以永清四海也而不泄于邇無忘于遠則孟軻贊之矣是湯武非用武也乃所以善成其仁智也商是而降創業之主肇造鴻緒以開一代之治

此敘湯武明徵

者雖其德未底于純全之域而亦足以致治故漢高帝寬仁愛人知人善任則五年而成帝業光武明明廟謨赳赳雄斷則數載而克中興迹比湯武治幾成康者唐太宗也而貞觀之治卒開唐氏之業仁孝友愛聰明豁達者宋太祖也而仁厚之澤卒貽數葉之安之數君者或以嚴明濟大業或以忠厚垂洪休彼三德之用夫固各有攸當也守成之主嗣守先業以繼一代之統者雖其德未造于純粹之歸而亦足以成治故漢文帝宋仁宗世所號為仁主也而富庶之風深仁之澤至今有遺美

此叙歷代創業之主仁明武者

焉漢明帝唐明皇世所稱為睿主也而長厚之休勵精之治至今有深羨焉漢武帝唐武宗世所號為英主也而雄邁之略克敵之勳至今猶可想焉之數君者或以柔道理天下或以精勤致太平彼三德之用夫亦各有攸當也藉令崇教大之治于羣雄角逐之世則迂矣厲鷹揚之烈于四方無虞之時則擾矣任苛察之政于民風淳厚之俗則過矣徂因循之習于起敝扶衰之際則隳矣又何以開丕基而著鴻績守成業而致盛治也哉故匡衡疏六戒而太察之與無斷皆在所懲晏陳九弊而

此叙歷代守成之主仁明武者

有要法看紀律

抵掌而談不避忌諱宇洛陽少年未必讓

聰明之與威強皆在所黜蘇軾上六事。而兵刑吏
與智數皆在所界。數君子者其各有見乎
陛下臨御以來十有一載于茲矣。勵精圖治。推心
任人固宜吏稱民安政修事理邊鄙無桴鼓之警
方內無盜賊之憂以彰
陛下平明之治可也乃者邇年以來紀綱屢飭而
吏無廉靖之風田野雖闢而民無康阜之化學校
嘗肅矣而青衿之士鮮氣節而寡廉恥邊鄙雖寧
矣而驕悍之卒辱主帥而逞奸謀督捕雖嚴矣而
潢池之赤子屢縱逸而拒威命誠有如

此言擇吏治

此言恤民生

此言重學

聖制之所詢
宸衷之所慮者此何以故也蓋若有司不能仰體
德意而奉行之過乎臣竊以為吏之無良者雖别
未當也誠清入仕之途公銓選之法明黜陟之等
則奉法循理者益勵于爲善貪墨不檢者斂迹而
不肆又何患乎吏治之不修民之失業者催科太
急也誠省賦歛之條緩積逋之令寬力役之征則
服田力穡者遂有秋之望遊惰無賴者樂耕耨之
業又何患乎民生之未遂學校者
國家養賢之所本以養賢而作新無術。賢其可興

此言飭軍士

此言弭盜賊

乎誠欲剛方正直之士接踵於朝博雅練達之才
不匱於用則廣厲學官而慎選明師可也軍士者
國家禦亂之資藉其禦亂而紀律不嚴平其可治
乎誠欲三軍之士有投石超距之勇百萬之師有
搴旗陷陣之勳則時其訓練而作其勇敢可也盜
賊之起而未息者由衣食之不給也今不足其衣
食而欲以刑驅之以勢格之是趣其為盜也無乃
非計乎誠欲良民安于為善而姦民無以為非郡
縣無橫行之夫而長吏無盤詰之勞則與以可生
之途授以為善之資可也如是則綱紀畢張政事

數語收拾得

又按末君心議論一節亦非搜出泛泛者不能

修理時有所尚德緩刑而天下不得病其姑息時
有所發奸摘伏而天下不得病其苛時有所用
威克愛而天下不得病其亢猛將見四海安瀾八
荒效順又安有不升斯世於平康而躋兆民於仁
壽也哉然臣猶有所
獻焉臣聞君心者治之表也逸欲者亂之階也君
心一涵天下事無可為者臣願
陛下懋德于深宮密勿之中而不間于
大庭深慮於百千萬世之遠而不忽于微眇定計
于碩德重望之臣而不惑于憸夫毋以治平無事

蹟一世于紀綱法度之中，而措四海于均齊寧一之域，其道無繇矣。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具足以有臨之資，惕勵憂勤，存不敢康寧之意，宵衣以圖政，而鉅細必親，日新以問學，而寒暑不輟，憂旱則步禱郊壇，立致甘霖之應，納諫則躬御煖閣，不覺晷刻之移，斯固已囿天下于春風和氣之中，而震天下以雷厲風行之烈，天下喁喁然謂五帝可六，三王可四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廷，俯垂

清問，惓惓乎古帝王所以用賞罰之道，與先儒所以論賞罰之旨，而繼之以風厲督率，賞信罰必，而言欲臣有所陳說，臣不敏，其敢無辭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耶。蓋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知君者天所命也。天有福善禍淫之理，而其權恒寄之君，君握命德討罪之柄，而其道常法乎天，故潤之以雨露，天所以示恩，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賞；折之以雷霆，天所以示威，而人君法之，則于是有罰。賞罰者帝王制馭人羣之上術也。彼上古之世，其政熙

熙，其民皞皞，非無賞也，而朝野皆相率以勸于善，即賞有時而不必用；非無罰也，而遠近皆相率以懲于惡，即罰有時而不必施。斯無為之至治，而極治之休聲矣。自是厥後，皇王之政若循環，而儒者之論亦人人殊，指故稽九官之命，則知唐虞不能廢有功之賞，而夏后氏承勳華繼美之後，成周氏當文明大備之時，則或先賞後罰，或兼用，夫賞夫孰非彰善以示天下勸者耶？考四凶之誅，則知唐虞不能廢有罪之罰，而有殷氏承夏桀淫比之後，成周氏當殷頑未靖之時，則或先罰後賞，或兼用，夫罰夫孰非誅惡以示天下懲者耶？彰善以示天下勸，而激厲鼓舞之恩，固常寓于爵秩褒嘉之內；誅惡以示天下懲，而哀矜憐恤之意，亦常流于創艾誅夷之中。故古帝王賞疑則從其予，不虞其失之僭也；罰疑則從其去，惟恐其失之濫也。是所謂仁可過者也，是所謂義不可過者也。蓋政則代有更變，而其適于治則一；言則人有可否，而其宜於治則均。要之皆以精神心術之[illegible]運之慶賞刑威之中，而世底熙平，人還汾穆[illegible]

皇祖繼天立極，

垂憲萬世當夷風甫珍之秋適海宇清寧之日時
則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于中至公論
祖訓首章及載在
聖政記者大都照齊與震懼並行而矜全之意常
勝渾厚與精明並運而寬大之意常寓於所以培
十一朝之忠厚而將億萬載之太平者信有自矣
哉
皇上復承之夙夜競競日惟古訓之與
成憲是遵是式故微長必錄片善必褒即雨露之
恩不遺于此也愈夫必黜奸贓必誅即雷霆之威
不肅于此也蓋十有四年以來而淳風既已翔洽

和氣既已鬱蒸矣然臣伏讀
聖制謂德澤壅而不宣法令泥而不行則臣以為
誠亦有之故任老成獎恬退將使百官興讓矣而
朕章倖進巧宦若神浮競之風果盡戢乎華也直
班資選將使群僚興廉矣而其所塞途權臣長路
澄清之效果可冀乎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僭侈
后飾墻壁之細者所在而是紛華猶故耳刑戮究
濫示之以寬而法擬秋荼多其廥伯若隨處而有
鍛鍊猶故耳竊私賊窮

就問語之加粉飾何等懇切

詔書屢下矣而苞藏未倘適逆未復未敢謂閭閻
之困已蘇也振旅詰戎
令亦屢頒矣而韜鈐之帥心任未宇未敢謂戶牖
之防已密也蓋
廟堂之上所勸者如此而天下或有賞之而未
必勸者是雨露之恩有時而不明也所懲者如
此而天下或有罰之而未必懲者是雷霆之威有
時而不懾也蓋欲一舉而隆之其道亦豈有加於
賞罰二者而已哉蓋賞罰者人主所以飾治非苟
為具已也我未行一賞天下已于我乎覬恩而或

謂為飾喜之迹即臨事上爵圭綬任之優于幅近
而修職任事卓有成效者乃或抑而不錄則不錄
謂何而人于是莫知勸矣我未行一罰天下已于
我乎覬威而或謂為飾怒之文即櫃宜服於[illegible]
往往苛于疏下而欺謾避課其有貪迹者乃或倖
而逃誅則不濫謂何而人于是莫知懲矣故欲行
賞罰莫先于決天決天[illegible]先于核功罪之實
而行之以斷是故雖勢[illegible]而清榮若將者
黜勿予退[illegible]何不[illegible]
趨利若赴者頻弗齒[illegible]

未殄則必示等威之式嚴借索之誅而俗必知崇
儉矣刑獄未平則必惇清靜之化詘烹鮮之理而
吏必知崇寬矣欲蘇閭閻之困則奉宣德惠者陟
以顯秩而壅閼澤者罪之無赦可也欲容戶牖
之防則加志訓練者優以重典而玩惕戎行者置
之不原可也如是則風厲之術操之在上而民從
之如流水非從賞罰之法而從以心也督率之權
亦握之在上而下式之如轉樞非式賞罰之文而
式以實也又何德化之不洽昇平之不可致雍熙
太和之理卽唐虞非所尚矣況三代哉抑臣猶有

獻焉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君心者萬化之原也惟
不好逢迎之術而競進者無所不容惟不營飾藏
之積而嗜利者有所憚惟不侈供御則奢者愧惟
不峻刑戮則殘者戢惟軫疴瘝之視則民困可甦
惟切外寧之懼而邊防可固故臣亦願
陛下實求之心而已勿以左右近習爲悅而蠱此
心勿以賢士大夫爲厭而逸此心勿以物力豊盛
而或以土木荒此心勿以運際承平而或以畀弋
蕩此心勿以邊境無虞而或以戰伐黷此心惟益
務

講學益勤 顧問則淵微
容勿之內皆清心寡欲之資而沖虛恬澹之中寔
端本澄源之計故爵賞未班而意所嚮注卽爲霈
澤刑罰未施而神所凝注卽爲雷霆自是而臣工
日以式化彊宇日以寧謐卽以紹明
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又何難哉此正所謂
風厲之有本而督率之以實者惟
陛下垂神而采納焉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
下士不識忌諱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教若士人之維結法度者來氏之轡御也是惡可不行之以實哉抑臣猶有進焉語有之君行意臣行事彼禮教之不修則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飭則飭之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表正之源規恢條教之實率之與禮明法一先而皆之教成法行之後則臣之所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本也伏願
陛下一加勉焉蓋講戴記修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而務實以求之一玩好曰得無為禮之妨乎一美麗曰得無為禮之蠹乎法始寵戚而必示之田囿必裁戚始猜瑞而斜封之恩澤必節雖禮法

未備而意已孚神悅旨承流若澤之於振綱維矣風俗下之責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之禮有當因必稽其所興者何事禮有當革必覈其所廢者何蹊徑漏網之誅而毋俾有不伸之請原覆蓋之弊而毋俾有不白之冤將禮法具舉而蕩乎幡轃歸命天子者恐後矣蓋禮教法度之維天下也猶耳目形體之相攝屬也而必精神以總裁之則率作有成之謂也譬之首有所向足不令而行心有所之口不言而自對實之感人何以異此故臣始也以飭禮教明法紀為

陛下告終也以實心為
陛下勉非能有新奇可喜之論而惟以自效其區區之芹曝如此惟
陛下矜其愚不錄其罪而垂仁采納焉臣愚不任幸甚臣謹對

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鄉學所畀重寄焉而上可風矣四海之窮民十空其九非不頒賑恤也而顛連無告者則德意未宣而使乎者有以壅之幽隱未達而漁獵者有以阻之上而其十下未得其一何不重私設之罰而嚴出夫之禁乎四境之內江西之東吾非不詰戎兵也而託以夫兵者則守匹絶徼之南于無折衝禦侮之資而衆壯頭之粗才暗弛張奇正之抗兵驕其養國不得其用何不嚴選選之條廣任用之途乎務求之積是有以干天地之和而抑鬱不伸何以召祥則刑罰不可不重也

故起於人而自胃獄問詳明者待以不次之賞而刻而秋茶者置不原焉而究無所積矣天地之生財本以供國家之用而或冒不經何以恒足則安費不可不禁也故織竹頭楷木屑以支有節若旌其裕國之忠而濫耗冒費者罪勿赦焉而財無所乏矣蠹與稽者懲則百工懲有功者賞則無職勸勸懲既明則政治成理又何唐虞之不可甚乎哉而實心爲之本矣實心以任人而人不敢苟且以應我實心以圖政而政不至惰窳而弗舉不然精神不貫法制雖詳無益也而臣更有

獻焉益難成而易毀若此實政也難操而易紊者此實心也是不必於幾微於宥密不必明堂廟政也而定其志慮儀于上帝之對不必宣室齋也而約其心神齊于臨保之臨使本源澄徹如明鏡止水照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豁如空谷虛室約之而無不容一念萌知其出于天理而充之以期于行一念動知其出于人欲而絶之必期于盡愛憎也則察所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懼也則察所喜而欲爲與所懼而不欲爲者何事勿曰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之目睹注焉

勿曰非遠人不得禁而神明之降監存焉一法之置立曰吾爲天守制而不私誰與奪一職之出納曰吾爲天守財而不私爲盈縮一官之設曰吾爲天命有德一奸之勦曰吾爲天討有罪其實心之立實政繼舉雍熙之化不難致矣何言漢宣哉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為利者哉

朝固乘之靡遺即前代所甚不便者哉

朝亦善用之以成其利而無偏勝不收之患乎

此其規模真當與湯武並皆比隆漢唐宋諸君

可得同日語哉然而開闢立矣規模定矣千百世

而後不能不付諸子孫使家法不蔵則燕安衽席

之間左右伊昵之際多至嬉無窮之禍而大業或

因之以隳故哉

聖祖後者

皇明祖訓一書深示修身齊家之法⋯開易縱也

而嚴親政之戒外戚易侈也而嚴⋯事之防宦豎

易溺也而定五品之秩宗藩易横也而嚴出入之

禁凡前代所耽昵而不之覺與雖覺而不能挽者

我

聖祖皆豫見而預待之故雖當大位因革之秋而

政不内出雖貴寵驕恣之甚而權不下移雖有盤

詰睥睨之奸而戕不還踵以此為法即萬世無弊

哉故自昔開創之君其識微慮遠長顧曲防卒未

見過于

聖祖者而我

聖子神孫所宜世守而無斁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慨然以法

祖為念則莫若深計今日之規模家法而一振飭

之務以復乎其故而無使蠹生其間則宗社無疆

之慶實我

皇上引之勿替矣

問古人有小心事帝大心通物小心大心果

廢坊否　胡賓臣

心無小大也無小之非大無大之非小也又非此念之為小而彼念之為大也又非當其小即不能當其大即不能小也又非吾可得而小大之閒求其量而測之揣其界而住之也故夫小大者人所立之名而有小有大者人所意之倪也一心耳而有心小又有心大可徵之于小又可徵之于大則心亦鵠寞之物而豈心之謂哉心不可以名立不可以意倪也不可以靜〻不可以動〻也不可

以縱之遠不可以狀之近也果于其間能分何者小為可事上帝分何者大為能通萬物上帝之尊也要緣而獨臨于小萬物之賾也要緣而獨照于大而亦安得疑其小大之分與有所廢而彼有所妨乎孔子之說心而要于操舍出入無時無鄉夫無時則以何時小以何時大也無鄉則以何鄉小以何鄉大也故知心而甚狀心者莫如孔子而數千年以來析心而破其的者則惟朱子所謂人心之靈之二語是已心何以曰靈〻之為言無小大而莫裝者也嘗靜而觀之心焉其有時戰惕而不

可入語錄

敢遠去者比之小也乃即其戰惕中而八荒在矣其有時超曠而不落界鎖若比之大也乃即其超曠中而絫黍具矣是心也無不往無不來無不際無不當〻然闕鴻濛鑄萬有而不可謂心之有其首條於時元會變名象而不可謂心之有其尾觸境成之而無境非心又無一境足以滯心隨念散之而無念不露心又無一念足以窮心即謂事上帝者敬以寅畏凜以顧諟是為小然而洛乎一無所營洛乎道徹于三無獨非至大之無與即謂通百物者兆以三才統以羣紀是為大然而湛乎無

所不入秩乎緩貫于無名獨非至細之倪與則其小也大也且不知其孰為主也而又奚有于相廢相妨之虞耶世之學者必謂心宜處其小而吾以為寧即其大何者凡人之誠不可以事天[illegible]以建立皆非心之不小也率皆一切[illegible]之計纏之中局之乎得喪之場而不能脫也夫惟心之大乎則乾坤在吾把握千古屬吾經綸形骸樊籠非吾見名象物態非吾執知是乃謂之至大乃謂之至小盡性之至也立命之極也吾將與上帝配德于無窮而對越在百物耳故孟子曰收放心放

國家明經辟士士懐瑾握瑜靡不畢志受事蒸々
王國楨幹矣而藝館獨以儲養稱此其意可知也
毋亦曰士當蟄伏卽冥哲博攷寧必盡遵中行之
軌而一受成事抱職以往又兢々劾用之無暇惟
是使之優游歲月于藜杖夜照之中從容問學于
花磚日緩之域是以隊燮理于恬澹而有經綸于
渾深必且有寬然正直忠厚之度裁成輔相之方
胚胎醞釀斡旋變化此其翔用至需良殺々或已
士遭此際家養而庭獻已爲無壞理則延養而延
施宜何先留志也今夫五金範于鑪錢鋳公器各
有用也乃清鍾大鏞五文之將于用者無當而明
堂之序三秋之郊始藉以大用則器宜先之[illegible]鼎
之艘鴻艫鉅舳疑其重已疑若不堪益乃益以斛
千而艇不加咫又益以斛千而艇不加咫其量弘
也則量宜先養登尋丈之丘而尋丈以內矚矣登
百仞之丘而百仞以內矚矣試爲之矚岱岳板二
華彼中國四海之大不猶空壘之于大澤乎則識
宜先養夫惟操誠正之學密純常之心練其識志
淪其神机天性日全清淳日遠夫然後志以宜學
事以道定令以操制制于幹蠱試展錯于典章猷
斷休々而有技彥聖無不容也參伍會通而是々
非々無不照也俄頃轉盻而百世千萬世謨猷無
不定也無矜容無盛氣爲高天大地爲谿谷涵渟
其調燮參贊之用固從寧靜涵養中來歲精弟謂
館以藝稱而區々于文藝菁華之末則夫兵那摛
藻于上林子雲苦志于太玄七子樹幟于建安二
陸聯翩于晉代多論無益于從最究且失足于坎
坷大都養失其缺々之不[illegible]轗軻何惑其輕
滔滔蕩而于天下竟無補哉有志于斯世之責
者必無玩歲月而斁無矜雕兎而詭無望高華而
隱無居潛水而藏冥々聆々毋謹恐懼令神全而
不傷氣浩而能振使人謂[illegible]指彰之學侍
從之臣庶不負供養之盛[illegible]爲隱然無涯之樹
立而不與抱功修職之士較量贏縮短長者也蓋
聽見之所先者此云

問馭募兵　　馮琦

夫昔之握威命制虛爽者，曷嘗諱言兵哉。兵者，聖人所以平禍難、一寓內而戢爭奸宄至計也。顧用之者有巧拙，令之有順逆，是以成敗異轍，治亂殊歸。總之投石超距之士，不可不作其氣而振其勇；而精銳果悍之氣，不可不使之為國家用而以自用。慮其自用而併去其用，非也；以其氣之難馴而併靡其氣，亦非也。是在乎制之有道而已。古者兵不坐甲，車不徂輭，而司馬之職常存。嗣後有調郡國者，有召募者，而調發之法興矣。我國家倣古制，兵內之京師有三營之建，而外之邊郡有甲士之隸。然其始蓋間用調也。邇北虜猖狂，島夷蠢如，更戍詘於坊埤，土著怯於奔命，乃雜選顧募，權宜倅急，其後也宿遂不可去。故今之所謂馭兵者，非馭土兵難也，馭客兵難也；所謂馭客兵難者，非難之於有急之時，而難之於無事之日也。何者？土著之兵情重於內顧，自愛而難犯法；召募之卒烏合輕舉，往往恃功而驕其上。故曰馭客兵難也。有事之時，猶頼其緩急，兵驕而人安之。承平之世，鬻食蟻聚，人有

厭心而變每生於有激，故曰馭客兵於無事之日尤難也。常事皆習見，此其難，則有欲訓練土兵而漸去之者矣。夫是安可去？去之是自撤其藩衛也，卒有不測，吾未見土兵之能辨也已。又有欲柔靡制馭而漸弱之者矣。夫是安可弱？弱之是自損其爪牙也，忽有不虞，吾未見弱卒之能濟也已。愚以為馭此有要焉：曰將帥之得人也，廩食之節也，簡閱之精密也。將帥匪人，則撫綏之失宜；廩餼弗厚，則朘削之怨生；簡閱不精，則疲弱之應靡。語曰：「三軍之士，聽命一人。」故將得則拊循有方，而兵無違志矣。語曰：「畜思不倦，以十取萬。」故廩厚則棘人思惠，而脫巾不呼矣。語曰：「習而後用，一而當百。」故簡精則伉健充籍，而賞費弗濫矣。夫將背則狙詐作，使失道則狙詐作。敵兵亦吾民也，亦吾赤子也，可以兵而異視乎？所貴乎善馭耳。方今南北太寧，監銳馴伏，振綱挈裘之體獨持于上，而旁落倒持之嫌不忤于下。即有一二脇衆以逞，囂旋作旋晴，非有喧𠚧持挺之徒也，而司軸者丞慮之[illegible]終日。愚以為任法不如任人。廟廊之上，要必有壯猷之方叔、文武之[illegible]

而反側安談笑而貌然定者惟在加意一委任而
已渴思革弊也敢借前箸壽之安能如當事之計審
哉

問瀛海水患

于慎行

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其利之不勝害也則無以其利而留害其害之不能勝利也則無以其害而掩利善策者財擇于便宜而注措其方略庶克有濟乎雖然亦難矣扼腕而談其事者易於辭而當其事者難奮臂而當其事者易燭照而任其事者難燭照而探其事者易於聽而責其成者難決故計臣謀士莫能建必就之畫而成安瀾之功者難之也孰事按瀛海之地數懷滂流之多故思往時之成計悉時弊之隱情令諸生籌便宜諸生故不佞授之握筭因知縱橫然而願竭其智無循此愚

夫瀛海者益三輔之下形九河之會道也支祁為虐則魚龍拂鬱于平原河伯不仁則桑田蕭條于鉅野皓皓盱盱滔滔溺溺益自昔患之自昔難之矣然而滹沱猶未合也滹沱未合則淹滂於勝之勢未甚而疏瀹浚導之功易措當事者猶能措手足而不至于大壞常襲不可收拾今日者隆慶中滹沱為梗其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狀若雷霆疾風而莫可禦泄于滄兒灣于乾東決則金隄為之潰溢則千畝為之平無處無歲無不害益

國家所賴於三輔者今且為魚鱉之窟而主計者遂無可奈何矣胡不引孫禁賈讓之計規之也禁之言曰開通大河溢利水道水去得美田可二十餘萬頃又省吏卒治隄救水者三萬人此轉害以為利者也是一計也禁之所以著績也讓之策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勢不能濫期月自定此因害以去害者也是一計也讓之所以茂勳也此夫二策者執事能熟之愚生能言之二三主計之臣能行之而卒莫有究利害之大原追孫賈之芳蹤節

國家之隱憂者何也則以今之時[illegible]難之難且什百此也書曰惟克果[illegible]上人疑則百姓惑故疑者功之廢也[illegible]之成也今之議滹沱河者曰故道可復也[illegible]曰得無傷于漕河乎曰下流可[illegible]之而後可跡之者曰其如海口沙高何[illegible]公私異慮今日一議明日又一議而卒未有[illegible]焉夫道旁作舍三年不成路岐回車千里[illegible]此主計不力委任不專之患也蓋昔者禹之抑洪水也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當其事者勇矣

不獨談其事也北載高地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入於渤海殺其首者精矣不獨當其事也十三載過家不入君無咈命相與進言責其成者專矣不獨精其事也然後九川既九澤灑九道通九山度諸夏又安功施三代美哉禹之明德乎今滹沱之流水有宜力非傾于懷襄之勢也歲不常溢非久于九年之遠也廟堂憂慄之主非下于姚姒之明也左右協寅之僚非讓于岳牧之良也然彼則以四海而底平此則以一方而為壑則主計不力委任不專其故可覩矣是故仁人蒿目而語難智者借箸而畫策孫禁之畧可行也則二十萬頃之田未必非利賈讓之流可行也則明日入海之流未必非便得其人不以羣非[illegible]其任不以[illegible]功壞其成庶幾哉與大禹爭烈矣

國朝名臣録序

王弘誨

學自王者名世乘時間出而樹勳翊運啓理經[illegible]之佐勳功烈與昭名旂常所由來遠矣迨馬遷作世本作史記叙世家列傳而係之以論贊嗣是作史者類宗之然史兼識暇綸備法戒義不専於録善又多與于易代之後綜前世史筆蒙集成之義鮮當其時撰有成書者惟遷史所載天漢以前事然其善在西漢時亦不甚顯外此始少槩見矣至使當代宗卿碩輔賢人君子㨿勳嘉猷鴻名懿行或秘焉弗傳或傳焉弗詳。景行私淑者每病之此

紫陽朱子名臣續録元好問金名臣言行録蘇伯衡元名臣事略皆倣紫陽作也

明興天啓昌運星嶽炳靈

二祖六宗之間才賢輩出雲附風從以翊贊熙明赫濯之治其勳猷節操德學文章所以卓絶一時師表後世者蓋濟濟然盛矣即無論漢宋所載雖勒鼎銘常之傳矣多讓焉二百年來諸所記述若莆陽彭公之録贊泰和尹公之通贊豐城楊公之理學録海昌徐氏之近代録吳郡袁氏之獻實作者無慮數家大都本之耳目之見聞證以碑誌之詳述參以家乘野史之紀載。良足以敷揚宏碩。嘉惠後進矣彭公德業聞望爲時良臣其所論贊咸極一時之選。然觀者已不無闕略之憾理學録則專彙儒彥通録而下間有異同要之非成書也竊正德迄今英賢繼起彪炳後先而弗圖闡録達觀尚友能無餘慨則夫操衡秉鑑蒐稽博考綜編彙聚勒成一書以昭我

皇明純佑之盛者容得已乎頃今之臣編其大要有五一曰重本實二曰核聞見三曰總條貫四曰闡幽隱五曰備論贊夫經世匡時莫先于德穆叔

所叙誠千古不易之定論也故今之所録以德行操履爲上而勳伐文藝次之如其功[illegible]而行少迂文見名家而實未孚者咸無取焉俾取法知所尚也足故本實之宜重也欲觀[illegible]通方之論當同徇愛多阿好之詞野史雖[illegible]俾正史之闕而或多未實故今之所詮擇[illegible]因先儒[illegible]而質之銘誄與夫輿論之公無偏[illegible]俾觀[illegible]所惑也是故聞見之宜核也夫學非徒講[illegible]濟經濟之臣要以行道匡時奠安生民理[illegible]要以明道淑人扶植世教其功一也岐而[illegible]

是本宋史道學傳意也奚必然也故今釆方震所錄襄而裁之稽厥年代采入全錄俾學者知協一也是故條貫之宜總也鎮俗養望則高顧奚庸抗節致忠則一命可錄國史非公卿不立傳制也茲將備觀刑而拘以成制則遺故節點學行足以鎮頹俗而維世風者即下位必收雖草除諸臣為周頑民尚當別錄以俟釆焉是故闡幽之不容已也嘗觀馬遷述贊寂寥數語類能揄揚盡其委曲詳至今觀者恰焉興感茲博采前聞條分縷析使非綜以論述則散而無統是故論贊之不可缺也慎斯五者以紀載勳碩表揚休懿以無失紫陽夫子編纂之初意萃循陽諸公之大成使後生來學者求當世之蹟以誦法不愆儀刑無繆克覩景行私淑之懷其於世道人心豈小補哉是今日重編意也

十三經注疏序

王肯堂

十三經注疏太學故未有刻，刻自今日始或謂我二祖既以經學卷士取宋二三大儒傳注使誦習釆諸家說為大全其捐豁傳註者悉擯不用所以導士趨甚正今胡為取歧道示之是大不然漢儒承秦焰後[illegible]素功之不振擴備遺言人或各自碑其處以通一經，經或止為一家言施及晉唐具有淵源頒文碎辭咸誠一所致非苟而已也即未能驗六經之奧府窮源標宗然古文奇字時賴通析而後之人始得因而暢其理不可廢一矣前哲所

千慮而千得者秉理以照物耳至于名物度數匪聽睹所詳者雖格物如考亭時或舛焉是以山鹿澤麋謬分大小黑者鶴翮乃更為尾諸如此類何限令親見者起九原而告之誤考亭必欣然命筆而更之何者不如是不足以為考亭推此意則凡諸家之說何妨並識以當[illegible]故與其泥而不寧過而立之況古注疏乎[illegible]以六經註我而實陋者[illegible]辯為支離詆博學為玩物[illegible]論漢唐巷議溝雲霄而行洇[illegible]遠

不隨世轉獨運匠心是發人之所未發者

經據傳分決大疑施用有寔效不以悪乎而很細溥之今其風尚未殄也實可以去虛則註疏為療曲學之良劑非歟不可廢三矣今學者輙以訓詁之學歸宋儒夫宋儒自超訓詁而上之胡可訾也而訓詁之體則頗自宋儒而失何以言之爾雅之作相傳周公以釋詩訓字而不訓意蓋古文奥詞不可以意論者既非疏釋勿明而其意脉則人人可以諷詠得之故常引而不發以待夫人塞闕之自闕此訓詁體也漢唐註疏靡失焉至宋而惟釋意之為務析之愈明而味愈短意愈偏而不完君子欲返而正之合註疏参通哉不可廢四矣夫墳典丘索心誦腹藏譬倘岸鏑濟秦之除以通于漢者萬無一二所以行而使之則繫諸儒之功然秦延君之註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石渠為聚訟之庭白虎作游談之所所以通人慙為章句豪士眩於多岐乃若毛詩孔書鄭禮王易之類要約明暢學士宗之則已芟繁就簡汰猶留精至于唐宗復召名儒撰定正義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宋初諸儒苴漏補遺而十三經略備故此詁訓之尤粹者也宜為程朱羽翼夫順緘縢者成幃幔合升斗者貢倉廩弁漢晉唐之說流以塔伊洛之浩不亦可乎故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學者宜棄厭煩樂簡之習劌心乎此由訓詁以見聖賢之心于章句之表毋為俗學所誤稱

上所以尊經重古之意

擬御製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朕觀前代帝皇雖德躬上聖治臻泰淼而猶採延故實不廢訓典者匪以修觀也則勸戒於[illegible]朕以冲齡嗣統皇帝日御經筵典學緝熙考信六藝之指究其要妙矣其於宋儒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時披覽焉誠以明鏡所以察形古訓所以畜理而非稽臧否於往代烏得失於今日即目為德圖何補理道是書也體訪春秋因遵左氏編年繫文而分其流離纖悉而要其指其法嚴而正其事精而核其詞典而確哉序昭明統紀書一綱舉目悉莫不昭列誠六藝之關鍵而法戒之蔵規也夫想昭之王不忘盤盂軌鑑之君猶雖几杖彼於小物且競競焉矧如是書者哉君同炳如日星貞存堅勸懲如白黑者乎朕每覽其芳規為之油然動容竊觸往而亟暴之及覩貫轍相尋之迹未始不凜然深懼怵怵乎其戒之也是用重梓以便觀覽比於盤盂几杖之箴且欲二方大夫鑑於臣紀請恭爾惠以稱朕意焉

文章辨體序

彭[illegible]

蓋成化間海虞吳文恪公訥彙編古今文章衛語能製命曰文章辨體以程來學云粤自書契以來潰索而降太史以紀行事稗官以摭瑣論閒巷以寫性情鉛槧之家操其機穀蓋詰之士矢其謨慮孤憤之夫宣其湮抑捭闔之雄鼓其頰吻靡不挾藻敷英競號文家彪炳宇宙即異學曲說百家卮言亦往往能宣洩其性靈發抒其情素道其所獨得鳴其所不平雖其高下因時醇疵因人簡褻迭今無慮充棟迺其體裁亦代有異同人有創搆矣經生學士睹視未稱即有規摹吳訥騁駁風雲之手體之弗辨亦惡能方駕古人也文恪公師友百世掌皇鼓藉獨探奇抉隱捜遺補亡逈古謠歌逮於銘誄上下數千百禩間區分類析昭若發矇星玄珠於象罔樹赤幟於詞壇嘉惠則誠遠哉顧文章經國大猷列之不朽有一體之體有衆體之體蓋陶者尚型冶者尚範[illegible]之為體焉用文之體今捧心效顰[illegible]彼且[illegible]之辨也朝廷之文嚴以重郊廟之文莊以冀[illegible]之文雅以律是一體之體也數奏以婉[illegible]勝紀哉

以識核勝矣制以徹中勝是亂體之體也以此思辨則幾矣乃若篇章簡觧句字短長宮羽變換體也豈所以體哉夫梓慶非先有成鐻也象材而傳之已耳苟唯拾武踵餘摹剿襲褌志雖龍苦心刻鳳以自誇雄曰體矣吾辨也其不為輪扁所唾也也者幾希是刻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文章正宗序

許國

自古輯文章家杜虞而下。漢有選。唐有粹。然率採華忘實而不軌於正義及宋真希元氏總統前代哉正六籍為文章正宗廣哉淵乎上進左遷下錄韋柳劉及魏晉列為四目彪然備矣六籍不論春秋以來立言之士往往與功德並傳及其體代變末流寖淫雜乎多岐悖其本始雕鏤傷朴篸組傷素多方乎藻麗之華而漸遠乎情性之實矣言人人殊迥其所宗固已支離而失其正矣上之所托不朽者獨文辭哉要以窮理而致用也理窮而德

純用致而功茂皆千其所自得發乎其所不容已然後勒成一家言懸諸宇宙光之固極使後世循其說者修之則聖措之則王如布帛雖非綺繡弗得弗溫菽粟雖非膏粱弗得弗飽此經之道而宗之正也故古之文與[illegible]功[illegible]今之文與德功為二若希元氏所[illegible]於正故非明義理切世用[illegible]指遠有即工弗錄也此其與統鈺之用心[illegible]乎訓詁議論發乎抑俞叙事做與務之史詞賦存風雅之音獨引六籍之繩墨以折衷百家扶[illegible]其嘉惠來學甚厚

嗟乎文亡於俳。故建安以下。不一載焉詩亡於律。故五七言近體不一載焉惟猶表章偉長論啟之旨而中唐乃韋柳存耳茲其微意可識矣今綜之選綜之粹盛行而是書罕覯焉學者何自識源流之正以通六籍而闡宗歟予去希元五百餘歲時一披閱當獲我心爰為正其訛舛完其缺略以與好古之士共焉始知古人之文乃其德與功之餘緒而今所嚮往當又有進於文者若徒誦法以為文辭而已則非余心且非希元氏之心也

詞林典故序

舒弘志

夫從政者必擇令典而行之官是以能宿其業士無越俎政無離局能用典也

明興剏制踈爵諸司世世視成事按職展采無相逾唯絃承明著作之林握三寸管以事

主上雍容經術薄領文符　文皇帝以來遠諸詞臣入禁中與　上圖議政事輔翼佐命之臣皆由是起職任視諸曹極簡易而最巨

列聖假寵詞臣含朝著雖介然秩曹郎位而夷於九列三事以上長揖無少遜體貌視諸曹至貴居

而最尊尸仍者習見其簡易日娛於湛樂不復知有一切職司簡貴之士倔起家而居諸司右白鉅甚張謂他曹孰與我大夫已事故然又何異也二百餘禩時移勢易故籍多所變更東觀諸臣率無常經其誰適從一彼一此有出有入各有胸臆而逸于典制之外錯雜不可究於一夫文墨小吏斤斤踵故牒引繩墨猶恐不給況詞臣寀率作從倘不明於故而習於事將撼撼棄命廢職重為詞林玷當事者乃討故實而參以時變昔之亂制者以義正之臚列其槩為一編書曰詞林典故其職始

說典於升作有條此狀不得編閱已在門中矣

講筵而迄於為使其儀始受任迄於開館職我[illegible]
以勸講明起沃也次編摩示大業也又次試士重
選善也記注儤直以下其事殊矣其係職任一也
即任及朝燕諸儀彬彬乎詳而有體也交際服從
及庶常諸儀昭文章明等例僬僬乎辨也後來者
節未抑其政一視諸故府展四體以修業可以幸
無罪其奉職以稱

以用典故之說

上意其飾節以謹事先進而交他曹之薦紳大夫
諸詞臣以序守之侍
上則忠敬事先進則順遇諸司以禮典故足徵也

自今以往所不唯舊家是循而或有二事前則稱
在史而其可易乎夫行師者中權後勁前茅慮無
奉其與禮則師以無僨農人循畔于無越思則穡
事有成能用典者其敎固若是嗚呼

此述二祖待詞臣之厚

國家之禮詞臣有加於諸司當
二祖時諸詞臣獲賜清燕之間寬和之色時時在
上前稱說詩書論思
廣廈細旃今虎觀詞臣談經術習為己事不敢甚
引當否
起居編纂之臣亦惟紀

詔諭及六尚書故牘而已於左右史書言動之事
何有焉典故所載其大者無踰

然有古質朴雅之風

講幄
起居徒借職無當於縣官詞臣幾乎懸疣矣略
其大而多言其細典將焉用之善用典者圖其大
而毋忘其細可也書既卒業乃論著其大者而序
之

重刻周禮序　沈一貫

論周禮之行與不行漢[illegible]刻禮之害也

夫周禮非周公作之也周公參因唐虞夏商之制甄其敝而加防憂其亂而增密弊弊焉不得已而以天下為事也故蚤夜而思之待旦而行之夫而井田學校封建肉刑之制衡而參也朝覲宗祀燕紀師田行役之詳委而車旌圭璧畫繪刻摩焯植之法登魚取龍獨鱉之數高者把玄昊下者入黃壚巨者包岳瀆纖者悉無垠極矣夫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夫惟監二代而後周禮作焉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當唐虞夏商之際周禮必無作也夫周禮者周公計吾之衰必為春秋為戰國而豫為之隄當也今觀其書所以寒亂虞于杯觴梏強梗于童牛者莫不周至卒有幽厲廢報無所用其王齊晉秦楚無所用其伯六國無所用其閑秦王無所用其黍外揜而內捷左支而右吾使百庸主之才亦之所萬世而後亡也奈何陵夷[illegible]竟埶前憂然合為十二峙為七國蜿蜒綿亙歷八百而始遷則周禮之功也始皇李斯見秦得天下之難而不見周禮之不易也取先王之制而滅裂之故周禮不存而秦亦亡雖然亦勢使夏尚忠商

論千古不易之勢

論漢宋有刻前一代有偏刻之語

尚質周尚文忠修志質任事文則具矣故周禮寝而煩縟勝煩縟勝而縱橫起而禮樂不得不亡矣論者咎漢去古未遠不能從周禮或謂周禮晚出故不用余竊非之使周禮如星日存焉漢莫之用使高惠文武誠聖人周禮不可用苦秦以燒腊之法亡于鋤鑁漢興破觚而為圜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後天下蒙更生之福向使胥胥焉取天下而紛更之累三統之序駭萬姓之觀周公不為何者聖人欲與天下相忘于無事也不得已而有為非聖人有為之也救文之法莫若以忠周禮非漢所宜有也繼漢而王皆周禮可行矣而不能行雖然亦知周禮之不行哉六典之建備于唐邦自宋迄今沿求益密我

高皇帝神聖立極典制無前知卒不相而陛六卿錢穀甲兵之權犬牙相入即有大奸惡一旦在側不敢誰何

高皇帝豈規規取憲于周禮乎哉而卒與周禮左券千聖同心於斯觀之矣故知有夏有商而後有周禮有漢有唐有宋而後可行周禮於其意不於其文神而明之舉而措之而聖人之法在天下此

此叙本朝典制暗合周禮

而右荀袁詎非以編年之故與於戲史亦難言之其不槩三變矣編年一變於漢而為紀傳也紀傳再變於梁而為實録也然紀傳反乎編年而猶之乎史也是史之支派也實録數乎編年而遠之乎史也是史之謄抄也蓋實録者時日必書根荄具載乃或嫌於掛漏而未敢櫃庚則剪裁之功闕或忌於職爲而未易深言則斧鑕之義垂於是嵁巖之士達官之老槩取野史家乘稗官小説尸而祝之俎而豆之然廟堂秘密非道路之所與知則或不以目稽而以耳論先朝軼事出掌故之所不載則或不以理衡而以臆決語怪者詫尋常之外以矜奇攟摭者摹色澤之似以為工挾私者文萋菲之口以為的夫史失而求諸野而野史之失彌甚則史官謂何而公是公非知我罪我寧渠然乎吾不敢謂荀袁之下無良史而不敢謂後世之多荀袁也故刊布其書而既論著其不可廢之意如彼又慨史氏之失如此俾後之操觚者亦將有感於斯編

唐貞觀政要序

趙貞吉

蓋求治莫如修政修政莫如憲古今夫御者視故轍而趨之則驅策簡而致道疾醫之能彊病生於也多得諸禁方若夫古英君誼辟所為嫩政嘉猷驗之當世而傳之來禩斯亦為治者之故轍禁方已隆古之蘊湯毋論三代以還號一時治安膾炙人口者無如唐貞觀之際彼其免群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亭屏稱節草萊樂業外關不掩圍土為虛齊民歲增闢土日廣帝居之君并服之夷莫不內宥稟朔迴面受吏跡其致理之盛蓋亦跨暖炎劉轢軼魏晉煌煌乎異世一時已夷考當年則文皇以銳志勵精劬勞日最於上王魏房杜諸臣以箴闕采遺殫竭盡誠於下所澆漓之醫說庸仁義之讜論悍思容諫從諫納誨一時忠智之士咸得發憤吐昧於前罔不急植無用輕徭薄賦以佐元元之急內外無偏徇之私六圍無刻深之貪吏有奉職循理之風兵有居重馭輕之勢諸凡典章明密品式周備莫不可為後世法程雖其所由來方之二帝三皇不能無愿然而政事之美亦有足多者焉是以史臣吳兢撮其大略為貞觀政要如

千卷至於宣宗書之屏風行其什伍尚足以中興唐祚號小太宗曩令繼體守邑之嗣屢奮章之詩軫爾祖之念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則唐之天下即至今存何不可焉嗟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

聖天子方上咸五下登三遊意道德之淵坐致雍熙之效然尚以萬省觀備覽為萬幾之助也則是書也亦或其有取也歟

宋新法始末序

黃汝良

史遷貨殖傳有言曰善者因之其次教誨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安石以新法禍宋當時諸君子排擊詆譏不遺餘力後世唾之不敢道雖然安石剛愎偏拗其行法非也其法固不盡謬然吾嘗撫其始末鉅者有八其出於學術救弊整齊者有五農田水利保甲募役保馬方田均稅是也其出於爭者有三均輸青苗市易是也雖不得為太古因民之利亦各因時立政非可盡非也熙豐中分遣劉彝程顥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數年間得廣田千七百九十三處凡三十六萬一千一百頃有奇雖役勞擾然其適百年之利不可少也保甲之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有都保正副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捕者即以所獲賞之同保犯眾罪知而不告者依伍保法而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保授之弓弩教之戰陣以法寓兵於農之意而罷募兵雖教令煩苛時有追呼之擾然其通兵政除盜賊不可略也又謂古有庶人在官者則致民財以保之於是究視州縣應用額直多少

此一段論農田水利

此一段論保甲

歷代名臣奏議序

揚繼程

夫致治之道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故文章之妙參於二儀言語之功比之三立蓋以經緯國家揚榷今古禁飭治體宣揚物情用威廣也矧奏議者開家關以闡化伏青蒲而匡國上譬召德下裨民生制行隱而弗彰機有微而未助理有悖而相成事有失而難挽者亦賴以救揭闡發補葺而砥柱之故人臣居一職當一官其所自效非不可卓然表見於世而視彼納約自牖絕直心披陳典制畢盡民瘼者廣狹異軌取用殊緣不可同年而語也何也盡職者有方而建言者無限也結繩以前亡論已唐虞而下有天下者採諫征諫士獻箴術隨世而異然莫不資焉誠君廣聽以共成鑒錄之業者乃天威咫尺展對未詳際偏之間奏牘易達以故心所欲言托之於筆事所難言不厭連章遂使千里之遠有如面談乙夜之覽不啻咫尺此奏議所由起也是刻也自周以上以迄宋元為代有十自師尚父以迄宋元為臣二百有奇自君德以迄四夷為次六十有奇為卷三百五十其間人各一言言各一事有危而肆者有婉而微者有援古而規今有因事而起義者其遭時不同其言亦異總之皆經國之鴻猷規主之良藥矣間嘗取而讀之則其達志八方寓心萬代葑菲閎衍無經制之弗周酌稟精詳何慮深之弗究是故欲急善惡謚詞極論主德術矣定序章替婉附委陳天道昭矣五道四德詳數重人倫則表矣儲宮鑑石深言頌計正矣用賢去邪明眾發摘人品別矣它如名器[illegible]諸作必信之規理財審出入之經[illegible]臣諸所作載更僕未易而論其言固尚論其世盡臣恭忱之用心不究然可[illegible]乃言入而成魚水之歡或逆耳而蒙斥逐之禍雖諸臣之有幸有不幸哉而歷選厥辟固虛納而不興噬悅諫而不亡亦古今得失之林已雖然奏議特言耳彼其未言之先當有謀諸引衷者此孔子貴徵諫之信也如其弱質而風鳴昭心而吏口本無宗旨而僅拾[illegible]以塗所當而借穴於章牘則亦何取於言哉且無取於言而世道可知已故書成而題曰名臣奏議明臣品也以別於徒言者也

帝鑑圖說跋　　王希烈

今元輔少師張公既輯
帝鑑圖說奏
御刻其副以儤聞示烈使叙諸後烈嘗考載籍究
觀古大臣之義則歎公之所為慮至遠也自昔嗣
德守文之主莫盛於商周商周之臣左右啓沃其
著者在訓誥保衡當嗣王之初稱引
烈祖陳風愆之戒甚悉八年而踐祚公旦明勗棐
迪勞逸修短之戒益加嚴焉其大指可覩已輔養
之道與匡救異輔養之於冲年與鼎盛之年異人
主至有佚德然後忠諫直鯁之士相與隨而爭之
其幹移之甚難而用力甚倍輔養之道當止邪於
未形起善於微眇故漸漬日益而從之也輕夫人
少而習之長而安焉及其安也驟而告語未可卒
道而超虛故可乘而入與之為賢聖非難也
其而方其習也則取舍未定志意常虛未定故
少成若性慣之人皆然何況人主哉蓋顯諱
機有深淺先入後戒施有逆順格心政事敎有
博故曰異商周之大臣猶于是矣公以
顧命元輔受

上眷倚贊襄寅寀勿華々夙夜居常持議與宮保呂
公言
國家大體必以輔養君德為急其紿闇陳說皆意
所指授手所疏列精思極慮而後成之時々被
顧問質所疑及
聖哲之際未嘗不反復誦之也至覆亡已事未嘗
不惋
上深陳之也斯已勤矣
上以英妙之齡神智天授即商周令王不足侔公
輔養得其道又及其時積之以精誠而發之乎忠
懇蓋信在未諫誨在不言而海宇蒙福
社稷賴之即商周大臣不能過是圖說也即訓誥
之義何以殊焉於戲使當世士大夫知今日所以
在君德不在故事一切省談說而除文苛知公輔
養之深意益務勵翼以佐下風人人各舉其職則
主必益聖治必益隆太平可翹日而望是亦公刻
以傳之意也圖說大指具公所進疏及大宗伯陸
公叙中故不著々公之心如此

袁鏞傳跋

林環

為臣死忠者古有之矣未沾一命而捐軀殉國求之古則少也以一身死國者古有之矣而其家闔變地雖求之古則尤少也[illegible]絕無而僅有者乎然吾又疑之[illegible]二友不背同生死之盟而卒能使沈朱二僕保遺孤於既死之後而脫之於利害危急之中豈謝趙貴友之徒不可化而鏞之忠誠義氣其餘烈猶足以感動其僕歟不然天欲存鏞之後於冥冥之中或有陰誘其衷歟死二百餘年其裔方大振今其四世孫廷玉及其子忠徹皆躋華要則天意蓋可識矣抑不知彼謝趙昔而家子弟尚有延于君父子否[illegible]讀是傳為之三嘆

翰林經濟實獻[illegible]

文山先生集杜詩跋

楊守阯

公之精忠大節光于日月重于山嶽其神在天地間者固不死其言在方冊中者亦不朽不死之神夫人皆欲尸而祝之不朽之言夫人皆欲誦而傳之況其所生之鄉所死之地所涉歷之境哉公生于吉郡死于幽州其所涉歷南至廣北抵燕非特永嘉也然二王于福都失守之後嘗于此建號公於鎮江脫歸之時嘗于此開督府又嘗作宋公志有于州永嘉亦猶夏少康之綸齊田單之即墨也豈細故哉蓋非泛然涉歷之地可得而類今公之祠廬陵有之京師有之集杜之詩江西刻之[illegible]刻之而永嘉之人規公遺跡仰公遺烈者皆以不得親見廟貌家有詩集為恨是固[illegible]也義之在人心賴世祠廟為公之鄉人者哉其為此舉大有補于世教也然則謁公之祠而不興然誦公之詩而[illegible]人心者其[illegible]為人臣也必不忘

翰林經濟實獻[illegible]

孫炎列傳

陸深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也祖文嗣父顯卿皆為儒炎身餘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辯々常踞一座人元至正中天台人丁復金陵夏煜皆有詩名炎游此兩人間最深時々與夏煜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語輒拋案大譁擊缺四隣每下筆累紙可盡由此驚動江東間出游四方所與交必當時豪傑常鄙視章句儒衆中自負曰孫炎豈齷齪伍耶竟困而歸歲乙未

高皇帝渡江得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召炎炎見上陳元運將終勸上養士以圖大業克稱上心戊戌從征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改池為華陽府即拜炎華陽知府明年冬召為省都事月餘會處州降乃以都事任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表署者付之聽自辟任炎疋馬入處時賊當城外酋豪民很虎踞不皆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聽城中民跽階下諭上意在生民無自取虀粉為也語氣慷慨甚民皆叩頭流血退而轉相告以為孫使君不比舊官可玩狎矣炎又為檄偏屬縣諭之皆投兵相繼為良民又擇其[illegible]勇者為兵拔其服衆者為長時練習之以備寇罷則歸農馳一符立軍門至無敢後者姦吏豪族束手畏之雖在數百里外常若炎臨其家不敢出縣諾時上方事延攬秀民伏[illegible]山谷中咸未肯出炎鈞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遣使者以書招之當是時劉基章溢最為處士所推基人有名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炎々以為劍當獻天子作詩封還之仍為數千言書開陳天命以諭基々乃肯就見置酒與基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基深歎服曰基始以為勝公公論議若此基何敢望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苗將賀德仁李祐之叛襲炎々坐無援被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者炎降炎紿之曰若脈吾々旅成吾事叛將益疑之遇夜以炙鴈斗酒饋[illegible]以賜與公訣炎引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illegible]大丈夫々々戍爾賊奴肉臭狗且不爾[illegible]瞋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叱其[illegible]紆乾吾上所賜誰當解者乃引被而卧賊衆共[illegible]中害之年三十戊申追封丹陽縣男妻王氏祔國兵入金陵求之

贊是簡古

太史公曰語云膏粱養體金石伐病其文武之謂
與孫奭早以奇氣自負遭際草昧觀其於鎮撫民
有餘力矣卒死於兵亂何哉

太白丈人傳　　宋濂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遵王道推
明帝術今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
長安見隋君隋君不用歸息於灌木之陰有丈人
自東來經衲無表頹顏有貧東去文中子
斬十步跪揖英嬰而坐兩手據膝眼視雲漢若四
傍無一人者既已行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頭龜
背鬚垂至腹者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
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
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摳衣趨

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
不足以咸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入禛之大
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
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不當見太平之行
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所哂者
何事耶丈人曰嘻何子愚之甚也天具人之體服
人之服食人之粟便當有知識孰不欲為堯舜
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求就也文中子曰其道
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可以契和乾坤經緯星辰
樞機四時輨轄五行執天之德以臚帝明以達帝

假肖象在

奇正相生 賴知道權 知机

末路畧高

負霧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奸言而辯者耳。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銜冒風雪。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京之歌而歸。着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誚其自售。斷斷不忘。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憸母傳

王　埜

[illegible]

憸母若蜀之魚鳧人。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身馬首人。以其狀憸憸然也。號曰憸母。母為人。有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于帝。曰。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願捐吾軀。刳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愚。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火。以黼黻呈獻。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為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illegible]懸而掛于白防。后寵日甚。而后宮皆妬之。曰。[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illegible]其勞也。封為長桑君。母嘗請于后曰。臣侍[illegible]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illegible]已出。觀為之谷上陽先見[illegible]錢。既而下[illegible] 古者飼之家

闇然之光 粹然之色

述事亦[illegible]搞詼作有所謂以文爲游戲者

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于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
后諫然既視為副緯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母小
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害物多矣后怒請帝
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
母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剖吾腸以報離就
爲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賴
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為其子于遠
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
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
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

翰林經濟家獻 十二卷傳類 四十三 廣慶堂

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常禮之以為天下先及尹鐸
為晉陽欲蠶以為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
卒滅六國

贊論秀爽刻畫千古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
作為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蠶者也可謂偉矣
然母始以功見寵後卒蒙[illegible]古稱多才為累功高
不賞何哉

恭繹敬一箴衍義文　湯賓尹

[illegible]

臣伏覩敬一之箴勒諸琬琰懸如日月哉
皇祖肅祇成徽可窺于茲儕與什哉庶可得而尚
云
聖德難纂垂訓之旨可思也臣愚不敏謹繹其義
夫敬之與一果有以異乎果無以異乎敬則其所
以一也乃所以為敬也人之心不敬則不一敬則
一矣有敬有不敬則不一毋不敬則一矣且人君
一身耳所繫以萬幾億兆一心耳惟一可以御萬
而一不勝萬一不勝萬而一之中又有萬焉下共

翰林經濟家獻 十二卷文類 四十四 廣慶堂

以萬命焉我又共以萬囂嘗我而人主以其一者
之微襟試游界於萬囂之間孰紛而恬處之洗刷
而簡栽之則唯是競業一念守其欲宅六合任于
乃足術也人主之所精惟是競業之一念而競競
業于人主猶甚難則何以故天下無兩人主也今
天下無與人主為術者而人主助何所畏一心以
畏而欲利之途萬相[illegible]也業業不已以
揉心目方寸之衷[illegible]用也何事能一人不
一則萬者隨為政[illegible]何之而勝之而剋之
則奈何其勿敬也祖訓[illegible]敬則不失天下諸

[illegible]

閑術之氣 洞然命傾 故語生多 例

遊氣一乘沖靈逐眛接搆滋垢真精乃懈是謂神
眩而惰途或岐于紛逵剄或消于綿渺岸嬰之棄
前圖盡落俾成山虧于一簣條堤潰于蟻穴是謂
氣勘而惰望門而瞅掉臂而還北轅而冀於越南
頭而悵冥山境無涯而目障宫自止而神闌是謂
見礙而惰苦雖于性命之閑倦志于道德之苑畫
非求之不必得乃賜之所頒玄珠未必獲于象罔
白璧之自失于朝旦是謂解理而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在床有偃息之味飲醇慕盡一之稱託言
行所無事而心靜豈知以事鍊心而心精是謂觸
事而惰惰之為害不寧始基警而戒之勤劬罔斁
步步不郤前蹤可況方今
聖明在上治具咸熙庶明勵翼濟濟師師泰山喬
嶽之品借陰待旦之虛莫不型範服乘而消業緝
熈䇿澤之士雖疏釋繑歷金門步玉堂登台衡之
色分太乙之光將端其表儀以收攝身心而範世
俗振其精神以綱迴區宇而荷綱常頓氣易浮而
難振精難勵而易荒況乎一日子而亥一歲春而
冬一生孩而壯壯而老造化密移疾如飄風而乃
因循玩愒警惰勿滑則以賢始者以狂終以明始

議破脉 見泳字

者以闇終以潔始者以污終彼不輕不惰之士尚
鑒欹器之盈新銘盤之功維此躁弛可令怙終蓋
不必矯情鎮物飾持重之容鑑厲揮霍矜鋭進之
功第凝神定志觀理之所自起物之所自止不震
不撓而山屹是擬聚精會神洞幽探微證響今昔
不撥塗披分陰是競斎以繼之此身元嬉于坤載
而我不敢輕此徒元配于乾行而我不敢息敘匪
性生誰不待惕古用韋弦我資昕夕庶德業軼于
前修而名稱洽乎罔極

時。士會無隱情于中國，又非世所稱貞良士者哉。是數大夫者，固皆據慷朝家，照映丹青，而深請其生平，多瑜焉而不掩其瑕也，如駿馬而不勝其蹶也。才焉或窒于大用也，駁焉或戾於純白也，故置雌黃于三代以降難也。然予竊謂較用於國家者先功勳，定品於一人者先操行。夫論功而有雄于尊天王、攘戎裔、不歃血而來諸侯於股掌上者乎？論心而有純于不羞汙君、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乎？是以論功則宜首管氏，而狐趙為次，叔百里奚華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僑瑗札次之，士會士燮等又次之。蓋總列國大夫，則予所揚搉者優而訛，予所揚搉諸人，則管氏展禽尤優，而器小貽譏，不恭與諸，則其它之可知矣。故求不容於才，無詭於心，表裏兼醇，華實總粹，足在三代盛際也，難論於春秋矣。余固曰置雌黃于三代以降則難也。

蕭曹魏丙相業評

舒弘志

終漢之世所號為賢相者，蕭曹揚鑣于前，丙魏嗣響于後耳。蕭以創，曹以守，丙以量，魏以材，吝自孟堅諸人而後則並稱之矣。夫高帝自沛公而起也，酇侯首佐之，入關獨收圖書籍，追亡校而薦之為上將，斯其識遠矣。諸如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其所興刱規制，海內誦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故曰蕭之賢〻于創。平陽侯治黃老言，用其指相齊，無已而用之相天下，謚如也。蓋自遵何約束而外，無它奇績者，故曰曹之賢〻于守。少卿尚寬大，好禮，掩過揚善，不欲有案吏名，雖馭吏嘔丞相車不問也，牛喘之詰，可不謂知大體者哉，故曰丙之賢〻于量。弱翁用嚴毅甚稱上意，條故事，陳便宜，禁止奸猾，綜核名實，所以明法宣教本隆修業之道甚備，故曰魏之賢〻于材。夫世之學酇侯者，不以治宮室過度為導侈乎哉？然酇侯之意，特欲堅高祁泰之心而止其東耳，所慮國家大計，豈輕民力者耶？論者又以平陽當更新之會，不能定法度，興禮樂，為漢建長久計，以為負，不知漢興嬴秦之後，天下新去湯火，非清靜惡能寧其衆而息肩乎，

声宏論例大有斷案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乎。萬世人安適歸悔聖之罪一也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望經籍赫若日星刪述所加各有攸當知讓湯新徵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録而不窺聖意輙謂有私至所據斷則魏王日俎豆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與之集而信亂臣依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于此而祟品藻人倫勸懲來世者乎離經之罪二也夫史臚繪也甚繪者繪其人之象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摭事之故實而必存其命脈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

擬作史之精華高明史之奇趣

披簡書而千古如覩也公素亡祭牲録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紹介之詞畢載王生從襲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海之妙也而子玄剸咎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彩是猶操公輸之墨而規矩蟠龍之技執神禹之鑿而溝澮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覩之哉其失也一況夫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袞貶之辭或多誣飾之以書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孑遺之詠也今以鄴西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飧之事謂晉陽之無竹而惑

同或可因曰脉此三失之实

細侯竹馬之迎以鳥啼花咲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麋針評仙最賢之誤是必謂輶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紀篆籀之文而後書法無差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概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慕也項羽為群盜蜀漢為僭君是不覩英雄之梗概也旂書操見匈奴典崔琰在座之事是不究奸謀之詭也謂阮籍聞母喪無圍棋飲酒之狀是不關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矣

手摘此篇奇在論刑

嗟夫子玄識持達有如子玄而外若不經彰彰若是諒哉史之難也夫瑕纖毫之瑕則完璧亦之豈剖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材是故去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于世云爾

觀者勤也

韓范經略西夏評　楊繼禮

宋都汴則秦隴乃其門戶當閫閫時已不能并銀夏五州之地使李繼捧李繼遷時叛時降殆殆于其間至靈州棄則西夏之形勝盡固矣趙德明納款僅以節鉞羈縻之苟幸旦夕無事而不虞元昊之逆不可制也元昊初起莫不以為小醜易與及其狂逞中外震駭仁宗用呂夷簡議召用韓范卒伏二人之力西事就平愚觀二公之經略其始也韓主于攻范主于守其中也韓主攻而未就卒定計于守范同韓以為守因時出以為攻其終也韓

范同主計于且守且攻期破敵于數歲而朝廷厭苦于互勝互負竟狃撫于因循者皆以仲淹之持重勝于韓任福之敗雖福違節制然韓實遣之至于問諭徠說范實嘗為國以之貰罪卒之西事竟以款定猶特言恭也吁以此為二公軒輊則繆矣琦深憤宋家國勢積弱決乃久據幽燕每有輕中國之心區區元昊陷于不一大創之豈獨西土不靜將令虜益彫視我所以斷然甚發師直搗之計向令果合二十五萬之眾鼓行而前或一舉可定即不定元昊亦必震恐氣懾矣奈何眾未集而有好水川之敗遂令戰之說詘而專言守然元昊之所以卒不大肆者雖二公協力固守之效而其心固未嘗不日夜虞韓公主攻之說有時而不測也我戰固常負而彼之士馬甲兵計亦未嘗不耗消鑠計不足以當中國之財力也蓋至其納款時二公之所以待國經國整飭戎具者已無所不至機會可乘仰范公豈肯緩然而待韓公哉然則西夏之許韓公之戰正所以成范公之守也范公之守正所以待韓公之戰也二公之以戰為守以守為戰正所以寒賊膽而收底功也若令一意言守

而罷攻之策下不講元昊豈肯遽頓首而稱臣哉蓋古之大臣心乎為國雖意見不同而卒以共濟不相抵牾故韓范者可以觀矣惜也兩公之見意待經略稍定為迭出之計不過數年彼必疲于奔命然後一舉而收之夏亡則中國之氣伸契丹必不敢復窺中國此百年無事之策也而仁宗竟以厭兵從眾厚賜偷且撫納遂令西夏之勢幾與遼等二公之初心知見無論二公者甚毋循形據迹而優劣之也

有千條万根々存神處而流行從不從焉昕則所以刃有所為非淺者可到

至言昌言罪言評　周如砥

夫人臣之義未有不貴乎有言者也世乎主聖欲戒之謨與焉時逢末造皇路傾危于是乎有規回之論其居官而任職明諍而顯諫紓繩之証誠然乃位乃臣夫而操清議亦要見非忠故人臣者為言不同所以言一也雖然善聽者無擇言故往々略瑕疵取大節儒者扶策而淡古昔也將從無所短長已耶夫漢賈山之有至言也仲長統之有昌言也唐杜牧之有罪言也忠愛之忱憂危之慮經畫之略參謨之節讀者至今偉之而要之當不辣

窒不與辨也至言之作也借秦為喻惓々于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明養老之禮期于風行俗成以與不基厥意美矣吾聞臯陶陳謨世戒丹朱豈亦有其意乎長統昌言凡二十四篇慨時鬬事道古剌今如所稱復肉刑修閭井立邑長定賦稅蓋鑿々乎言之而大較歸之委任三公以挽威福之柄信恒壹以後之藥石也原自府兵廢而藩鎮橫河朔諸軍狡焉跋扈而一時謀臣方主姑息之議養成尾大之患此則罪言之所以作也故其言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

總上前題々中款而評亦徹派

以亡漢為統已其情論至奇

戰其籌策時事明矣余竊評之山自謂不悖狄亡之詩以極諫然山非極諫者也統誠憂漢室矣而亡漢室者統也杜牧自治之策庶幾知本務焉然而以末為本者也夫文帝之于禮樂雖曰未遑碩歲首存問郎署止輦恭老諸攻大略皆其已能所不能絕者獨擊兔伐狐馳騁游獵之娛耳以帝天資之美備令以圖于是之說與古帝王並驅而山第為紛紛々之云且曰與群臣遊宴與大臣方正論議是何言也毋亦度所能行毋之毋其高論之見乎一日二日厥有萬幾綴衣虎賁無

可忽焉惜哉山之未聞也培其萌蘖而損其輪囷亦見其惑也已故曰山非極諫者也長統之欲復肉刑敢與文帝相左蓋矯世之術識非通治之通理也井田之論抑迂矣夫漢至獻帝此何時哉荷戈禦獻奔命不遑而責以堂上之揖讓不亦而愚所可取者獨有任三公一語然不為過至而統已參魏德軍事矣則所謂三公者可知也見證者臨弃而教之前統其可逭乎故曰亡漢室者統也杜牧之於藩鎮也反複形勝規畫進取而尤以自治為上蓋固有遺策焉乃究竟所謂自治者法

甚陵收束處極分明

令制度倉廩財賦諸冗務而已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而已差乎當時本務即不可知乃閹寺廢立見于劉蕡所對者亦足用寒心矣彼藩鎮之冦此室內之戈也彼痿痺之虞此腹心之患也將牧之見未及此與抑見及之而未敢言與吳有李話越終不滅故曰是以末為本者也大抵諸詢欲博故率三子之言均足以裨補闕漏激昂一時若夫評品折衷袪疵類而進之純懿三子者豈乎其無常矣無已則至言乎後世奏疏托始於斯焉猶有憂盛危明之遺意杜牧憤發危言以冀一悟志

有足多長統曉曉風斯下矣大節一斷萬古淒涼他尚何說也嗚呼皋陶勸幾于風動大禹敷文于逆苗姬旦銷釁于流言吉甫收功于孝友動為哲模言為成訓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三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删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文范正大思慮為深說三公當日死節事究被若身說見之精非博本朝能至此乃爾

大忠祠記　羅倫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彝也，不可解於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不可解於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參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夫豈有為而然哉？不可解於心也。

先以韓岳諸公引起諸說客形士法

夷狄禍宋盛矣，遼橫於初，富寇諸公折之；金侵于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于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渡江，自郢入衛，上下驚潰，虜說降，斷舌磔之以死，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瓣香祝天，颶風覆舟者，樞密使世傑也。外籌軍旅，內調工役，正色侍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死十萬者，丞相秀夫也。起義贛州，烏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皁亭，奮罵不屈，被留虜營，鎮江亡歸，開督南劍，襲執五坡，目擊崖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囚

高古峻拔此等文字於字實間不多見也

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於戲！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此公之所以為心也。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於北矣；宋亡，則中國夷狄矣。春秋之大義，萬世之大法，在此也，奚啻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為心也。宋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時厥后，合尊之子，卒嗣大統，陰易元祚，帝中華，世主沙漠。天之眷宋，潰而復起，仁義何負于國哉？嗚呼！此祠成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明，而中國立，夷狄懼

激烈激揚炳炳烺烺

于忠肅祠記

黄志清

于忠肅公故有祠在浙先是董臣上言公定傾蒙難功德最鉅往易名肅愍弗稱在謚法執心決斷曰肅危身奉上曰忠有詔更謚忠肅于是建公祠京師予制額忠節廟貌言々璇題赫々拜公祠者率徘徊咨嗟有作忠之思焉嗟乎忠之言貞臣鵠矣然公以忠定國以忠犯難即兒童能道之而未知夫公之忠所以為難也人臣當國步乾碗之際患在巽懦觀望而莫適任々矣浮議在前禍機在後非大忠孰能當此而不貳不撓者乎夫不有其身之謂忠不貳其心之謂忠方六飛蒙塵九廟震驚見為遷者十八而九此何時也我鑒不遠在靖康之世矣公以一少司馬侍議擁立固守人心以安此之難々在定國及虜以得君嘗我陽通媾而陰恫愒我又何時也為舊君則忠為新君則忠公之言曰社稷為重君為輕賴宗廟之靈國有君矣夫虜自知挾空質無益引去此之難々在堅國謀既而我算勝虜益計逼歸君當此時讒人在旁不兩立之形難決公于是以戰為守以守為媾以不迎々以不取々卒還乘輿日月復明此之難々在存君安國跡公所[illegible]有擔顧君國利否耳寧利害死生有也夫公之忠于

景帝其功顯而忠于　裕陵其用微人臣易危而安國危與危忠在死生成敗之內而易見使國當危亡之形而收安存之寔忠在死生成敗之外而難知讒言高張邀功嫁禍公安所逃死哉當公決疑奮命其自顧無身耳不以死敵死守死而死于國安君存之日彼一持也卒之論定忠顯勒功旂常廟食春秋而今　天子又褒揚而光大之傳之罔極忠無不報豈不信哉抑公不有身安所有身後名夫不有名不有身而後誠忠誠忠而後任人之所不能任為人之所不能為余謂公遺事至所謂兩袖清風一腔熱血也者未嘗不流涕也曰嗟乎有以也夫々公歷中外激[illegible]嘗幾經卒其才德具足要之以忠為本正[illegible]曰節忠之屬也乃若施法勤事[illegible]係矣夫忠不必犯難安之致身節不必捐軀本之不貳今海內清夷國基磐石而綦擧亦間有之任事忠貞之臣頗于

公祠作其獨立有公之忠而不見當公之難于以
樹勸貞謁豈不章章乎哉其謹述
聖主旌忠風厲之意而拜手為記。

不傳之書惟之宋藏而仕於代聖祖所以藏書之意可謂揭得大者

內閣藏書樓記　張[illegible]

我
國家崇古右文繹天闡聖
高皇帝龍驤寓內雖未藏而搆書之令四出海
內學六抱典册而馳赴蒭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
尤彬彬焉而
高皇帝稽謀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初而熙緣
之業已見何嘗陋漢祖馬上之習即歷朝明辟喆
后號能表章者何以當也
成祖卜燕益隆鳴業而增搆遺書尤為繁盛

朝宁既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偏樓其書
而藏之
累朝承平潤色鴻著故迄今言藏書者必稱內閣
天球夜玉璀璨煌煒上與東壁西奎齊光接彩古
所謂天祿石渠圖書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麗
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阻絕無所質閱即其閎
鉅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校讎止矣以方今茲豈復
能勝之哉頃某不庭嚴密所命宗覲假二三元老春
詔入閣參為幾備顧問者惟其時邇其間秋閣上
帝之册府聆鈞天之廣樂軼軼乎皆雖言之矣臣

考據詳而核典而有則

此數段高皇帝成書之意亦不講解下段總論藏之何益焉

惟
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方輿之圖籍鱗次川委隸
首不能舉其數凡庶府之珍儲百司之淵蓄豈不
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內閣藏書若斯
之秘環以青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賢聖英哲
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帝明王之治亂興亡所
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
聖明啟啓神智而輔臣者尤日侍帷幄朝夕納誨
俾得優游縱觀庶可以對揚休命佐成緝熙之學
而宣文明之德化哉我
皇上天授睿聖與道凝運即今
文華之所進講法宮之所習益學學不倦矣至于
逖稽曠探討論紬繹以悉天人之變至參伍之實
謂宜在茲臣嘗繙閱故典推效千古竊念天地秘
藏待聖人而有豈儒先奧旨應明時而宜出此實
我
聖祖藏書之意以俟
皇上于今日者也昔我
聖祖之藏書也博求鴻碩慎選左右雍雍爲俞俞
焉論難往復若師弟子之告詔焉故臣善以易進

惟求博覽亦不納約

以天地聖人作結何等局面

臣存仁以洪範進臣三吾臣基以史進臣褘以大
學進典則昭垂傳示罔亟不耿獨往冊之筌蹄耳
前聖之糟粕耳而猶襲以重函裹以文錦以為美
談則有之矣
主上何裨焉夫天正文于上而曜緯宣其精若乾
象紀而推步審也地正理于下而隅維奠其極若
嶽瀆固而巡省宜也聖人正位乎中而皇極建其
尊彝訓徵而監誡著也臣不佞繆荷
明綸俾作斯記敢叙書樓所以建立之意以獻而
記其事。樓總若干楹所藏書總若干卷樓成若干
年而臣某為之記

漢南北軍記

王禕

按：古調……漢書述異……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貽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風掃宇內，天戈所麾，逆孛消釋，五年馬上，飛粒髮而汗介胄，纓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巴渝北貉，無勤遠人，卧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尚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

此敘所以置南北軍之意

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

此下南軍官屬

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

此詳北軍官屬

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裡，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乎發南軍。南軍嘗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重，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霸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衛尉擊南越，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蔑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勢惟

此總論南北軍之制

氣格高美筆力遒勁

又因兵勢而及地勢　種[illegible]存[illegible]

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函太華涇渭表裡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肩城環宮路[illegible]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奸膽戰栗駭落孰敢鼎峙以千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矣以鎮安四方藩固萬代夫無敢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畧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作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開[illegible]年[illegible]制[illegible]所仿思仍中國反[illegible]痛不已[illegible]據[illegible]而[illegible]若不能為之[illegible]回

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八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概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若所不能洞了蓋勝之于多筭而出之于萬全非借一千背城而僥倖于深入也惜乎漢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踆以裂

此段惜其之神算而不獲大展于時云

其勢外冦方殷內境自敗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于二簪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于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筭不騁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徒以服南中巴僰之偏方棄孔明失而精力又已竭矣再費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捄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机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且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于蜀漢之事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

詞調[illegible][illegible]來漢之上

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循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故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夫之罘纂鐵然然銘石執烏耳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頹泯烏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予忝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者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律尺考

顧鼎臣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鐘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鐘之長盜以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為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為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父王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王莽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准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然終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形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志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勗尺七釐漢官尺加勗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勗四分渾儀尺加勗六分四釐蔡邕銅籥尺

此以前勗尺為主而較之他尺之不差如此

加勗一寸五分八氂元延明尺加勗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勗一寸八分六氂劉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勗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勗所造四分是豈可以勗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為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訥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宋祁以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不及瑗而高若訥則以為不可依用然則鍾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為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為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之不可盡信矣以為定于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紜率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

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耳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曰棄黍為尺亦無特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為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于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為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至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夔曠之閫域也哉

歲差最妙理微難以更僕悉之此作得其大旨矣

歲差考　沈一貫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作止之期以定幽明而擾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者也大撓以來聖賢代興求測之法亦云屢矣當其時非不犁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與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杪忽之間而人以梗概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也堯典仲冬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自漢元和底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于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

此論歷代之曆上下數百年間之差之故瞭然指掌

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于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于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故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虞喜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年自時厥後或以百年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槩而論之通于古必不合于今密于今輒又疎于古由斯以譚一不精一也然則評往匠之疎密悟晷影之脩短窮玄妙之

天道運行不過陰陽二氣消長之理故治曆者亦不能外此以為推測之法

情狀而契今昔之信徵若其惟郭太史哉太史法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為定法之始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影以求氣至耳古法擇地平衍設水準繩植表其中以度中晷顧表短則分杪大半少之數未明表長則景虛而淡雖設望筩置小表而實影終未可得乃高之為三十六尺之表創為影符以竅取日光實得中影不差毫末積日累月取仲春前後率相等之期參筭得中以為履端履端既正一歲之候從而正矣故治曆者以人而求天者也非

本注預說而小變之遂成名言

詳曆法之差否不是專非識通天人學貫古今者不能有此

以天而從人者也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耳今制渾儀測用二線纖微可考其時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又前古之所未有也故授時之法測影驗氣考古信今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杪所用周天得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杪每年而日却一分五十杪積六十六年有奇而日却一度定為歲差以考往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推來茲則增歲差而損歲餘逆推而上往往皆合故可信將來之無忒也然自春秋

獻公以來推筭冬至凡四十九事授時之法視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為稍密而于中十事猶未合太史以為日行失度之驗顧其同則知其中辨其異則知其變畧其十事之離而觀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前作也然余聞蜀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午以漸而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減筭而推者其法用此然授時知十元之運有增減筭而不知元會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往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午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幼之皆長而無消在老之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類此彼隱君子之言宜為可信聊記之以俟後之考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爾

五德之運考

陸可教

嘗觀五德之論昉於鄒衍其書軼而不傳而後儒者從而推廣之蓋自太昊以至于今皆有所乘以起而其治皆有所應殆詳哉其論之矣夫五行之運萬古無息故四時之相代日月之相軋五者無不迭運于其間而况帝王之興固天地間變革之一大會也而獨無所乘乎顧其所指何代為木何代為金何代為火何代為火與夫政治數色之類閏應之而又有順而相生逆而相尅之論則其理治迂曲而不通其說始紛紜而靡定矣嘗就其說而考之而不得其一定之論者有三生尅之難據也徵驗之無稽也時代之相絆也夫相生者從其所承之序也故太昊為木而炎帝以火承之軒轅為土而少昊以金承之是劉向之說也相尅者從其所不勝者言之也故夏為木而商以金尅之商為金而周以火尅之是鄒衍之旨也然則是向之說獨可推于五帝之前而衍之說獨可推于三季之後矣且夫五帝之相繼三王之代興此其迭尅之際猶可言也若夫唐之繼漢宋之繼唐與夫

我

此一段論徵驗之無稽

國家之繼宋既非順而受之又非尅而代之也果孰為相生乎孰為相尅乎抑其間自為生尅者各有在乎是所謂生尅之難據者也夫帝王命世之符古今論之夥矣乃若周以赤烏之祥漢以黃龍之瑞則明儒碩師皆以為火土之符而程子亦且有唐為土德無水災宋朝水德多河患之語矣然愚以為三川竭而周亡則亦可以言水赤帝呼而漢王則亦可以言火也至于唐宋水災之說尤為難據岙宋水災特其都汴之時耳南遷而後河患不聞而金矣豈金之所乘亦宋之運耶抑宋之運

此一段論時代之分外

已盡而金乘之耶是所謂徵驗之無稽者也且夫五行之數近而支干之更屬遠而寒暑之遞遷固未有絕而不續之處亦未有彼盈而此縮者也何獨至于帝王之乘運而疑之則周之火德何獨長而秦之水德何獨促也則其餘可推矣或曰此閏氣也則秦之閏周三國之閏漢五代之閏唐猶或有說何者其時未久也乃至由晉以迄于唐其間分國以十數歷年以百數何可以閏言也豈五行之運至是絕耶或五行之運無絕而諸國不足以乘之耶乃諸國又各自以其所乘為運而不能以

相一也又豈世統有分裂而運亦因之耶是所謂時代之多舛者也或曰夏之尚忠而用黑也商之尚質而用白也周之尚文而用赤也往往質之經傳而皆合何也曰此亦世儒附會之說也蓋忠而質而文者順其勢也尚白而尚赤者因其時也豈謂必如是而後合于金木火之德耶況當周之盛時杞國猶用黑而宋固用白也又豈以為夏商之餘運在耶且夫色數既各有所尚固代自為制矣而五色之觀五紀之協五事之修何代可廢而廟制之用七樂舞之用八音之用五而律之用六則歷

[illegible]

[illegible]

代無損益然則色數之用又何必加協于所乘之運耶此皆據其已成之說而其自相謬戾每每若此則夫五德之運吾何從而正之然則將遂以為謬悠迂誕而一切去之乎曰否天地有大運帝王有正統統與運合而興替[illegible]漢唐宋我國家是也統與運[illegible]則有[illegible]五代金元之際是也故執是以觀始終[illegible]則[illegible]年矣

圖書考　　沈一貫

大哉象數之理乎理之所始象數之所起乎聖人者達於天地自然之理以觀象數之原故其始也非有所附麗以求信於天下而後世說家工于象數者率喜為新奇牽合文致好自託以求附于聖人而本實益以晦矣今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易大傳之言也然易言河出圖而不言圖之故言洛出書而不言書之故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數之多寡也曰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

也其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者則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之至班固五行志復引歆向之說以為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而後諸家之言易範者必徵圖書而類以九疇配易八卦至宋儒蔡九峯氏乃衍九疇之數作皇極內篇遂以九衍之而世儒復從諛之以為因占設教與易同歸得洪範不傳之秘愚則以為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範之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試舉而論之圖之數一六居北以水位乎北也

二七居前以火位乎南也三八為木木以陽故居左四九為金金以陰故居右五十為土土為中氣故居中陽之數奇奇主天故一三五七九屬之天圖之所為白其文也陰之數偶偶主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圖之所為黑其文也是其于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皆之于易無不合者以之為易則然也乃若書之為範則有可疑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洛書之文也而範之疇合烏語其數則同矣然九疇次序一曰五行何以居上二曰五事何以居前右三曰八政

何以居左而五紀之四何以居前左五為皇極何以居中乎傳云何以居後右七曰稽疑何以居右而庶徵福極何八九而各專一位邪況書之數一三五七九奇也奇皆陽而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之陽與奇邪二四六八者偶也偶屬陰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陰與偶邪若盛陰陽奇偶而惟取其數之九則列數之不必前後左右之分又奚必縱橫其數黑白其文以待禹第而出之邪其為牽合附會可知矣故愚以為圖書皆可以作易而洪範非洛書也至蔡氏皇極

內篇之作又多可論者蓋禹所叙箕子所陳三才之道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非故縱横其文錯綜其目必足其數以求合于洛龜所負之文也若蔡氏必信以為疇之目合于書之九也範之疇循夫易之卦也不知禹雖無文而象數之理已具則易在其中若蔡氏所衍之數期以明範也而自原以至終其積數之八十有一者果若易之有卦乎其於九疇所第自初一以至次九者果皆數之所能盡乎至八十一圖之縱數果若易之有爻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果若卦之有爻詞否乎其于九疇之目自五以金木水火土至于五福六極之理果皆無所捨漏而吉凶災祥休咎亦果足以盡疇乎其亦牽強附可知故愚以為範有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世徒見緯候之書詳聖人受河圖之始因是以信其必然而不知六經未作道未嘗不在也象數未盡理未嘗不明也學者誠達于象數之源以契傳心之要則何有于諸說之紛紛哉

[illegible]

國朝元勲名佐考　張四維

蓋請天下之難必資於武成天下之化必藉乎文武以得天下而芟羅羣雄文以綏天下而維持政教此聖世明良之相遇開億萬載無疆之休也歟夫天生聖人為萬世生靈主必生豪傑以輔成之世至胡元天地大變陳友諒據江西張士誠據姑蘇明玉珍據四川陳友定據福建閩陝則有李思齊張良弼北都則有醜類腥羶紛紛藉藉爭相割據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汛掃華夷當時感風雲而輔成大業者若中山王徐達材畧超衆征討四方功莫尚焉開平王常遇春百戰不衄克復中原功尤偉焉撫定八州所至隨捷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也討平諸[illegible]所向有功黔寧王沐英岐陽王李文忠也克太平下建康援諸國而屢建奇策梁國公趙德勝越國公胡大海也擒友諒殲士誠舉舟師而屢立奇功蔡國公[illegible]滕永義侯桑世傑也又如泗國公耿再成[illegible]下渡江之時[illegible]國公俞通海戰功十出[illegible]一人[illegible]國元勲而配享

[illegible]

以二條詳靖難的臣皆武功也

高廟者也迨
國家之內難又起天下之基業將搖外而瓦剌胡寇答里巴馬等類以及南東諸酋屢肆叛桀我
太宗文皇帝上觀天意下順人情當時依日月而輔正大統者若河間王張玉智畧謹密戰沒東昌東平王朱能降強撫順討服安南武勇著名率義兵以殄妖賊定國公王真也文學發身德謀畧以立武功榮國公姚廣孝也是四人者皆靖難勳臣而侑食
文廟者也然豈專尚武而不及文哉天造草昧之

此叙高帝文臣

時固資干戈撥亂之士而重熙累洽之世尤不能不賴于道化德治之人自十六人之外而文臣又有可言者是故炳幾運籌照回制作誠意伯劉基其人也歟德容學問外爽欽仰學士宋濂其人也徽章溢之為中丞也忠孝全歸宋納之為祭酒也臣僚讓德此皆見于
聖祖之時者也

此叙太宗文臣

張輔平南交封為忠烈陳瑄立漕運謚以恭襄少保黃福之竭誠盡瘁都御史黃佐之表儀縉紳他若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楊文定溥是謂三楊學士皆國之元龜邦之柱礎見于
太宗之時者也自

此叙仁宗以來文臣

仁宗以來若學士劉球之忠凜凜大節若祭酒胡儼之德燈燈真儒陳敬宗之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周恂之才豐而達禮和而恭浩然正氣百折不移誰有若李時勉孝義幼聞踐形寔造誰有似吳敏德吏部魏濬海內達尊左都軒輗百年廉士文清薛瑄之力行好古恭定年富之保民薦賢又有尚書忠肅王翺少保文達李賢侍郎文莊葉盛皆所謂山岳之英人物之秀百年之所涵育一代之所綱常固非末學之所能盡知也夫以先正諸臣既

以上係聖祖至晚朝文臣

有功於國而
朝廷之待之者亦不薄武臣既祭以大羔又有金券金書山河帶礪載在盟府以傳于後文臣既錫以褒謚又使子孫肆業成均隨材任使至于九卿元正可無負于

文武之臣果一屬于

國家國家亦無負于先正矣奈之何子孫有才不才之殊故爵祿有及不及之異有零落里閈與編氓雜處者有投置海島與木石同居者有以祖宗書稿僭錢于人於假浮屠功臣其後式以酹金失侯式以細故除國籍何絕祀陳平絕封馬燧之第

觀此一段令人流涕

此叙我聖祖待功勳名臣之厚所以激勸臣下成一代之盛治者也

為匡汾陽之宅為第吁可鑒哉頃者
先帝慨念鴻勳追思駿德嘗
詔有司修葺名臣墟墓錄用後昆
恩至渥也天下之人欣聞快覩凡負一才挾一藝
者誰不思以功名自見哉愚也素沐化育亦欲出
為
國家效咫尺幸執事進而教之。

寶應新開運河成考

呂調陽

淮揚之間數百里蓋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云其所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由而邵伯故妥無患高郵自白康敏公開越河因為漕利者若千載後乃因其圯壞循老堤築重堤而河之竟亦安流矣獨寶應故氾光湖延袤三十五里瀰漫衍溢不見涯涘而槐角樓處湖中如箕鳥風之所激為洪濤巨浪簸蕩湍悍震天捍日幾與淳灘埒歲漕之至則舟工柁師惕目相戒望雲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遇之舟駛如鶩不崇朝而達于淮雲起膚寸狂飈倏來飄搖沖擊柁不及旋巧不暇施卽敗亡覆沒無完艘若粟之所挽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艘數十一朝之不期胥溺俱沉輸于鮫龍黿鼉之宮而下為魚鼈食也卽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覩已
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方不愛勞費洒沉澹災于是察羣言用大司空議責任撫臣弃圈田之謀視高郵之成事循老堤築長堤為河引水經之挽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簸蕩湍悍震天撼日舟工柁師之所眩瞀辟易而相戒若今若溝渠川涂

恬然而濟昔之胥溺俱沉之處哀號而展轉者一
旦安若衽席但聞呼謣許而欸乃之聲益其便
利大矣予惟縣官倚漕而食寶應當淮揚之間咽
此述寶河之要
喉之地有如湖患為梗漕艘不得前即清濟濁河
疏瀹底定彼漕艘者非放甌壺漿謠可懷挾提挈
而越之亦非放鳥集烏飛兎與馬逝灘然而至者
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寶應之于漕亦急已
曩年之為患議者數數至于今而始河何哉經始
此述成河之難
之慮衆不睹便以唇吻制之甲可乙否莫執其咎
則難役鉅費蚕所出不貲上之不得仰給于外帑

下之不得復括于外庫咸省則不足以就功又于
何取之則難重臣數易在事者率遽廬視之計日
待遷莫適任怨則難幸賴
天子神聖明見萬里毅然獨斷不悼一勞蹔費知
人善任以成有功蓋非臣之力
此歸功于君深得大体
君之德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遺利史
遷興嘆及觀豹所以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為左
右治鄴而君拜臣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用豹
未必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枹臣
如鼓事如車技如馬則惟今日之謂予故記之以

備修河渠書者采焉河南南起新鎮三官廟北經
槐角楼至寶應南門長三十五里新堤廣若干太
役人徒若干費金錢若干緡經始于某年月竣諸
有事於諸役者某某得並書

忠清仁辨

鄧以讚

或有問於予曰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則忠清要矣大道既隱邪害公私害義者何可勝數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亦足風于世而列于仁人之林乃夫子弗輕許焉何也意者忠清與仁亦或有所辨乎余應之曰子獨不見夫楚和之璧靈蛇之珠乎瑩然栗然韞則山輝含則川媚蓋天下稱至寶也亡論魚目燕石卽有片瑕微纇者且不得共席而觀同日而談何者物有至有未至耳夫仁固天下至德也而忠清可若是幾哉是故亡國非忠狥國為忠辱身非清潔身為清此如白堊丹漆一恒人辨之故智者可以意窺勇者可以力求至于仁則精純粹美濟乎其天智雖聰度力難襲取自非深于養者不可一蹴而至譚何容易也故曰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說忠清與仁者莫辨於此矣比干之忠也夷齊之清也心純乎內而行高乎外夫子並許之曰仁謂其仁形于忠清非謂其忠清可以盡仁也故忠者未必仁而仁者必忠清者未必仁而仁者必清此非銳于心淵之微其孰從而辨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故非惟忠清與仁辨卽忠清之間而情偽邪正亦自辨焉是故碎首之與折檻同行而異黨縕袍之與布被同跡而異趨佯驚之御史戕與蹇諤爭列終南之隱士幾與首陽齊高此其與仁背馳無足置辨乃有抗疏明庭批鱗觸忌而或感發于意氣流而為激乃有敝車羸馬不為不欲而或失聲于破釜流而為矯乃有井心鼎鑊臨難不避而或設心于釣奇見為博名高乃有擲金不顧讓國不居而或灰心于末路見為緩既節夫仁者無所為而為者也而或有所為卽私矣甚至忠而激者為私知其激而強忍焉亦為私清而矯者為私知其矯而強制焉亦為私名高非仁而有心于逃名亦非仁變節非仁而有心于守節亦非仁則豈非純心之難哉是故以迹言仁雖以管仲肩仁者之功以心言仁雖以原憲之克伐不行而不可幾及心苟能純則雖負扆而朝負鼎而相不為忠清之累心苟未純則雖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而無當仁之全道嗚呼此忠清仁之大較也假令一忠一清謂足以望仁則何敎忠修潔之士代不乏人而中心安仁者乃不少槩見何哉是不可以無辨

璽之傳失存毀考據精詳篇末精一執中之論尤是卓見不刊世主白板之耻亦破之訛矣

璽辯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為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篆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綬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孫堅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再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為白板天子晉益恥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符堅所併而堅見虜于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益堅未嘗以送晉而璽于此乎亡

白板客以後或謂在晉或謂在燕故下文分兩項說

以歷代相[illegible]

矣謂晉果紿得之于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illegible]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末取朱梁也自言得璽于魏州僧僧得于黃巢亂唐之時而[illegible]則以巳大號則所取于朱梁之璽與所取于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于[illegible]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illegible]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贋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于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于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illegible]宗蔡京乃能復得之于咸陽豈堅之所[illegible]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illegible]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紿述其乃考[illegible]之法又紿述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illegible]傳國其言著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illegible]為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

[illegible]故智

其言者於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冈之福也志于其道者福從之志于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絶傳何有于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世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璽其得秦璽于從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于桑乾河及既得于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奴于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illegible]以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言[illegible]大庶乎禍端永絶也其亦無知之何而為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河源辯

王鏊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厥也雖然予以為必出于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于崑崙天下之水出于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illegible]元世子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illegible]忠[illegible]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illegible]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一千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迹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于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睹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illegible]千[illegible]百川色黄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illegible]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杅[illegible]南子云[illegible]之墟河水出焉

不書非是另立專文探入實據且就此說于此

東北陬亦以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陁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還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

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蓋古之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于天竺稱王宴于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于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親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阸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

謂河有兩源崑崙之名不一元非必崑崙解識

引禹本紀淮南子以折元使所見

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玄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于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果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蔥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注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

以水經郭璞之言為定論此云之學見此河源何此無窮辨

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蔽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原學

陶望齡

君子之學大學也不知學者不能見大不見大而溺於其小則學病今天下之病吾學者有五而異端不與也所謂五者殉小利飾小謹競小節矜小閒騖小辨殉利者虜衆人也而修士非之聯除塗嬰過以皆細自苦言不敢先人行不敢戾俗卒身以此為學世亦從而稱之曰賢良長者也其精意適足以周人之耳目而止節士聞而非之伸眉驤首矜刻而摩當世言先人行離俗卒身以此為學當世亦多有焉雖然氣感而德衰矣聞士以學古多誦為工筆言塗辭為不朽矣簡約而畢名理亦力學而一倦辨士非之曰此夫喪志溺於務華而絕根者也于是言則稱先師論則附倫序聽其說或然考其行實悖適足以譁衆而亂吾道此五者今天下之所謂學哉故而小利收於小謹賊德小節破義小閒滅質小辨亂真小者且馳于世則大學病矣而異端不與焉今所名之以異端者二氏也所以斥二氏者絕欲去智務淡寂滅也而世則多嗜好走殺智以故矣纖靡艷矣其為二氏者固鮮也就有之矣害于世曰有一焉將驅斯人而從之也夫牽率多欲浮械之徒而責之以絕去語點逐華艷者而曰恬淡寂滅也是猶形食者而語之蔡霍廣固者而居之林越也又必不能矣吾黎氏原道也嘵嘵然而與二氏辨其所謂道皆同非道而其所謂二氏又非二氏也譬若不治膏肓迷中風而徒咎吐吸導引之無益不亦迂遠闊事理哉然則學者奈何曰學也者覺也覺而後能見大富人守庾藏食飼其上于不知也日慨慨而憂貧相室者以告焉得之其出而固不知其猜身埶足之癡非好也而慨慨然皆是愛也故心本備足而謬謂虧欠也本明瑩而謬謂汙染也本旁皇四達而謬謂閡隔也皆是類也有聖人焉起而命之曰先覺為之啓其錮發其蔽而後慓然悟曰吾故完也故淨也故廣也天地固與我為體而萬物與我為一矣為聖凡為古今為物我為同異而我大矣故學也者非益其本無而識其本有者也凡學公而欲私虛而欲實學則通天下通天下者固不以天下先己其非愚利鈍窮通巧拙毫末不得入其舍惟以成己而已斯不亦至公而私哉善可舍己仁不讓師納區字而不容包千聖而不

斯不亦至虛而實哉夫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可謂善用私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為亦若是可謂善用實夫人情未有不自急其私而自足于其實者也庭宇不糞除而饁人于田藏金于篋而乞于市世所謂迷罔人矣誠無迷罔則覺覺則見大吁覺矣學詎有他事哉

翰林經濟安歃 卷十 表啟類 廖虞堂

原文　劉虞夔

以上原云之始本乎天文之變因乎時

此原[illegible]三代之[illegible]

昔者聖人贊易于乾坤二位獨制文言蓋以為文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而含章吐曜能呈遁獻之際發神之機爲是故聖皇明之以經緯三才範乘八極權衡萬象任載古今慈天下之事備之乎文而萬世之鴻濛以豈莫非聖皇創制以昭示天下固天之所垂也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則天人之際固自有文章用實之所以彰理之所以著皆造化自然之元氣鼓鑄發舒以露其華而氣之所動則不能無浮沉消息之變故羲皇而下文章之氣每乘乎時其必出于道者不能殊而其言則各自為一家辟天地之常固不易而雲霞之所卷舒終日而為萬狀古今之文固不能一律矣竊論之唐虞三代春秋戰國之文皆道其中之所欲言性情之文也獨其所植于中少異而文亦因之若典謨訓誥君臣敷颺之言則其人皆已有得于道而至于政事之得失理義之晦明有非言無以自見者故出之胸臆而明之于言[illegible]非主于明道而不主于為文春秋[illegible]而戰國攻取之業奮天下士謀國而致身者

有見于利害之勢而已矣凡[illegible]好之詞游雄之談苟不能明析其利害則無以定國是而動人主之聽故天下之所尚務于明己之[illegible]以自[illegible]而務不暇乎文章靡麗之習蓋三代而上以其所得于道者由中而見于文故其文渾然典重中正而不偏春秋而下以其所得于利害者亦由中而見之于文故其文明白暢快詳至要析理之有燦然之光而惟其不本于道故曲而不該該而不純無以邁三代之英而與之並是二者高下不同皆非有意于為文也西漢時若賈董遷向之流亦皆道其中

之所志而非刻雕彩鱸以為工迨相如枚皋王褒崔蔡之徒出則皆以蔓詞綺語博文詭辨相高所言者未必其所志而性情之文變矣百世之後韓吏部歐陽少師蘇長公傑然振起以務為性情之言而士皆因陋就簡竟不能復于古故自西漢來作者僅僅可指數信哉文章之與時高下也嗟夫文之原出于天止于道而昌于氣其所統之者則存于心六經鏗鏘言之品后代之文人雖馳驟飛躍終不能出其環中惟其心之純乎道而已矣夫時有古今心無古今作者求之于心以極其沖虛[illegible]應之致則天地聖人之情可見惟其意不能儼于古要非不根之詞也

原命

傅新德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故儒者之上達率以了性達命為深造呼命豈易言哉吾聞之古凶禍福壽夭其終之相去奚啻九牛毛然而皆歸之於天則命為有定然古訓之言福善禍淫惠迪吉逆凶仁壽暴夭卒由人感天應則命為無定至于顏之短牛之疾跖之壽尼孔[illegible]而孫[illegible]辛[illegible]乎莫得其解也則命又若有定若無定有定令人怠無定令人覿若有定若無定又令人疑且惧然則命不可言乎雖然嘗試言之即吉凶禍福壽夭之謂命

妙吉凶禍福壽夭之謂命語有之天地為爐萬物為銅陰陽為炭造化為工自二儀之混闢以及于萬象之成壞咸為有力者負之而趨人何為獨不然故曰即此之謂命也趨避生乎執一說在塞翁失馬也哀樂起于迷惘說在驪姬之入晉也吾安知夫凶之非吉耶禍之非福而壽之非夭耶故曰妙此之謂命也造化本無工而人生自造化云云者之不齊也石火乎電光乎古之所謂齊萬物[illegible]光者又何物故曰趨此之謂命也惟即故[illegible]雨而等之落葉知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則知命矣惟妙故大毫末於泰山壽殤子于彭祖知死而不忘則知命矣惟超故外物而外生朝徹而見獨知先天之寂寥也而物生之不凋也則知命矣小人則不然惑之深求之篤得之喜失之悲卒流於衡命刑戮之歸而為造物所竊笑甚矣哉其不究于命之大原也嘗為之言曰有定無定若定若不定若以數言也郎之妙之超之以理言也小人之行險以徼倖者貪于數耳君子言理不言數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其斯以為君子矣乎

七日來復解

王家昇

七日來復者何以卦氣言也卦氣起于中孚故坎離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各主一日以三百六十爻當三百六十日其餘五日四分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得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得二十分共得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則每卦各得六日七分也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正合六日七分之筭曰七日者舉成數而言耳此義之可通者也或者謂自姤至復又隔七日而陽始來故曰七日來復變月言日欲見陽長甚速猶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也或又謂自今年之復至明年之始凡歷七月而[illegible]氣漸復故云然者要之皆非也夫自姤以來陰氣方消安得陽氣方消而遽圖其復也自復以後陽氣寖盛安得待其寖盛而後見其復也矧陽氣在天地間無間可息必待七月而後復微亦甚矣米七月而後復也則當先謂之七月矣又何必[illegible]詞而曰七日也哉故復者繼坤而言[illegible]也蓋九月猶為一陽之卦十月而純[illegible]不可得見矣然非盡泯也特以小雪[illegible]

雖存而甚微小雪之後其生氣未萌而未若不成其爲體耳而其收斂包藏者如灰之有燼絲之有綫埋伏綿延以至于冬至而一陽之體成矣所謂環中趣也故謂之曰七日來復言自剝盡至復纔陽坤之一卦而陽氣已即來復幸其不遠也此聖人扶陽之至意也譬之行道者爲剝盡若其出外時也坤在道時也復至家時也七日者程期也方其在道未有所止故嘖其宅而爲坤及其至家已有所歸收斂其來而爲復知行道之人不可以出外而遂謂其亡則剝盡之陽豈可以純坤而剝遂

疑其盡夫陽氣不以純坤而盡則七日之説精爲擬議之詞也而況可以七月解之也哉知此則知天理之在人心雖當不覩不聞之際而喜怒哀樂之端已存雖當梏亡反覆之餘而平旦清明之氣寔未嘗息也存養省察之功在學者之自致何如耳其惟顏子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欲戒迷復之凶者當學顏子之所學

周禮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黄鍾九變注

王肯堂

[illegible]於子冒茆於卯狀變於未此陽氣生長[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氣也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黄泉謂之[illegible]之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謂之夾鍾建[illegible]之律萬物成熟而衆多謂之林鍾又變夾而言[illegible]天以圜丘爲禮變林而言函者地以含容爲德也樂以中聲爲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以仲冬之管爲人宮中央長下之管爲地宮也圜鍾之管七寸四分中令房心之

氣春秋緯文耀鉤及星經云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也函鍾之管六寸中含未坤之氣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黄鍾之管九寸中含虚危之氣虚危宗廟也圜鍾爲宮則以黄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定三者陽律之相繼也黄鍾[illegible]以太蔟而後爲父太蔟以[illegible]以姑洗而後爲天王者父事天而相繼若天之道故以[illegible]祀[illegible]神也函鍾爲宮則以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illegible]用是三者律呂之相生也函鍾以生太蔟而後爲[illegible]呂以生姑洗而後爲母王者母事地[illegible]

與諸家律呂與變更方法卜十一

之功故以是祭地祇也黃鍾為宮則以大呂為角
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是三者律呂之相合也大呂
與黃鍾子丑合也太簇與應鍾寅亥合也相合者
人之情故以是享人鬼也圜鍾之為六變函鍾之
為八變黃鍾之為九變何也曰黃鍾之九生林鍾
之六而林鍾之六生太簇之八是為三統夫律同
之數其大綱無出乎六八九者也然圜鍾胡以不
八而六函鍾胡以不六而八耶隨其方也圜鍾之
律為卯卯之數六也函鍾之律為未未之數八也
然六陰律各居其衝故圜鍾卯律而居酉函鍾未
律而居丑今胡圉于卯與未之數耶曰酉之數亦
六而丑之數亦八也其故何也曰艮始萬物而坤
終之甲為天之首二儀之循環一陽之來復故甲
子至壬申九數甲己合而子午衝故其數皆九乙
丑至壬申八數乙庚合而丑未衝故其數皆八丁
卯至壬申六數丁壬合而卯酉衝故其數皆六也
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圜鍾以之咸池之樂八變而
終函鍾以之簫韶之樂九變而終黃鍾以之自然
之數也圜鍾六變而至卯函鍾八變而至卯黃鍾
九變而至卯卯者幽明之交而陰陽之合也所以

此上言六變八變九變不同之故

此段言樂…論

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大神地祇人鬼可得而
禮也抑是章也可疑者四焉既言樂者又之以五
聲播之以八音矣而於五聲止用其四八音止用
其三音不備何以為樂一也降神之祭專在宮中
止用升歌尚未迎牲豈宜有舞乎而用雲門咸池
九韶三舞於禮不合二也降神之時禮宜簡質雖
商人尚聲其樂猶止三闋而乃用六變八變九變
之多不以清乎三也隋志言律管無次以其為樂
無克諧之理四也蓋嘗考之五聲不言商之為臣
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
無德以王之謙以自牧也朱子亦謂無商調耳非
無商聲也先王鑄鍾以為聲律故以律名鍾惟言
鼗鼓管及琴瑟者為金而設也金石為衆音之綱
領絲竹匏土包括于中合止以木鼓則統而和之
以三者特懸應十二辰非衆音比也古文高簡自
不應以文缺而議聲音缺也古人七日戒三日齋
必見所祭者而又況乎降神之時彼豈徒以[illegible]
塞責而已神不降而吾之祭愈虛苟必如[illegible]
致之寧問繁簡哉則其用舞而至于六變八[illegible]
變之多何感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illegible]

此段言八音止用其三五聲止用其四之疑

此段應前降神用舞及六變八變九變之疑

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太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鍾為宮應鍾為羽則太簇為宮未嘗與七聲外也而以為律管乎次無克諧之理者誤也

三禮解　余有丁

君子之說經也宜何如哉求其致用之實而不必於經傳之虛文也觀其宗意之歸而不必於離合之陳迹也夫經何為者也聖人之心精而不可知于是著之為經而聖人之精以寓；傳何為者也聖人之言渾涵而不可窺于是變之為傳而聖人之旨以明奈何後之學者牴悟不類或更出一己之見而輕棄先儒之言或病其破碎難尋而欲付之無所用之域吁亦過矣愚以為仍其貫勿變其初存其舊說勿更以新意以是而傳之天下俟之無窮當必有曠世相感者矣請得為執事言之夫六經皆聖人之心法也而周禮也者又孔子定以詔萬世之治天下者也夫是禮也儀禮其經也周官其制也禮記其傳也自秦火燔燒之後其書之存亡已不可得而知而漢武之朝乃忽出于後世之論者實紛紛焉是故持兵書而上獻者河間獻王也傳之者劉歆也補之者鄭康成也此三禮始出時之諸儒也自時厥後病其斷爛而欲廢之者王安石也謂其散見于五官而冬官之文不闕者俞庭椿也集三禮而為禮經纂元者吳澄也此

漢以後之諸儒也夫是數君子者其苦心復古考究窮年志則誠可嘉矣愚則以為聖人之心已遠于數千載之上聖經之文已散亂于數代之前而古今異宜有不可以強同者不可泥也古皆有其書則有其官誦之于學官肄之于官府其語言之清濁有一定之準其字畫之多寡有一定之法而後之識其文者寡矣山之東西不同音也字之篆隸不同體也而強欲同之此其可疑者也其文或一時之所定其制或一時之所興而後之知其故者寡矣而古今之文義或有通變也前人之制作

非後人之所常見也而強欲通之此尤其可疑者也愚以為周禮乃周公用世之典而儀禮為之經此二書者斷為聖人之作無疑然其義之難通者已不為寡矣而況于今之禮記雜出于漢儒之附會其所為訓詁尤為難曉若讀宗為雲讀祖為據讀近為祈之類不一而足恐非盡當時之義矣此愚之所以嘆息于傳註之支離而欲獨抱乎遺經者也夫詩書六藝之教必折衷于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于獲麟距隱桓之世未甚遠也甲戌已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因之而不變故其言曰

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諸儒生于數千載之下乃欲掇已去之糟粕煨燼之餘而以已意為之傅會是其智有加乎孔孟哉則禮記終不可明乎亦曰求其致用之實而不必于經傳之虛文也覩其意旨之歸而不必于離合之陳迹也虛心遜氣潛玩其詞以意逆志勿求速解其于經也通其可曉者而其不可曉者姑置焉何也吾惟欲得古人致用之實斯已矣而他何計乎其于傳也通其無可疑者而於可疑者姑俟焉何也吾惟欲會其旨意之歸而已耳而他何屑焉故

其缺者不必為之增羨者不必為之損其錯亂者不必為之更定其不可以句者不必為之強讀其為八十五篇為四十九篇不必為之強辨吾全其本文而已何也懼愈失其真也夫如是則有以見古聖之心會遺經之旨而千萬年之後有聖人出焉亦必信是書之未嘗亡而可以契周公于千載之上矣此愚生瞽音之狂語也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蜡祭解

黃汝良

或問蜡之說曰此農事之祭與借田相為始終者也藉以率之蜡以息之勤農之道備矣[illegible]一張一弛緣乎人情而報本勵功意亦在焉鐵細不遺而聚措必當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先蜡後臘臘者接也去故接新也蜡者索也合物索饗也蜡以息物臘以息民皆歲十二月之祭也漢人不蜡而臘故註周禮者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如蔡邕獨斷則直以臘為蜡矣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註曰蜡也大司樂六變而致羽贏鱗毛介象物及

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示天神註亦曰蜡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註亦曰蜡也夫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則可必以方社山川天宗先祖等並八神而蜡則不可蓋八神者皆有功于農事者也不專于農事不與焉典吾讀陳氏禮書而詳諸郊特牲曰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故先嗇一司嗇二祭百種以報嗇也故百種三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故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迎貓虎而祭之即所謂禽獸者也曰禽獸則祭不止貓虎矣祭坊與水庸事也故坊七

此詳八蜡實

水庸八其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神而祈豊之辭也冀八神饗之使水土平而昆虫草木之害息也鄭玄乃求數百種而數昆虫夫昆虫本欲其毋作而又何祭也即祭昆虫豈獨遺草木哉王肅去昆虫而分貓虎似矣然貓虎皆除田害同功者也郵表畷不分而分貓虎耶其後沙隨程氏又附鄭玄而不得其說乃曰非祀昆虫祀夫能去昆虫者也遂併郵表畷坊水庸皆本其始作之人言之然則古所謂[illegible]豈亦祭其始作者耶且又安得去貓虎皆[illegible]也故

此論[illegible]八蜡之說

八神之說吾以陳氏禮書為當而漢註[illegible]他祀則泥于合享萬物一語然不知萬物者併舉非一之辭如百種而下皆非一物故曰萬也後周因之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蜡于五郊唐因之為百八十七座百九十二座宋因之為四郊東主日西主月南北乃主神農諸[illegible]誤之也夫圜丘方社王宮夜明[illegible]宗亦既有所奠而今併列于蜡然則蜡主日月天宗耶又焉在其主先嗇也明堂位曰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郊特亦云天子大蜡八是知蜡者天子之禮既至仲尼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四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論學書　許　國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孰事興於絕學之後能不牽於世俗一切詞華功利之習慨然有志於學愚不敏竊願就正焉今世號稱士者自童而於塾長而於庠非不日孳孳焉曰吾從事於學也至叩其所以學者茫然不知為何事蓋習俗之溺人久矣其父兄之所責望與師友之所程督日授一書焉曰熟此可以搞文也日課一文焉曰精此可以干祿也未及論其人之何如第學而得富貴則為學成學而不得富貴則以為學不成嗟夫古聖賢之所以學者豈徒以媒富貴而已哉愚聞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故學莫先於立志莫先於義利之辨為人為己之間孔孟道德伊周事業皆志也學以充其志而已矣孰事試觀今世學者其心之所志善耶利耶

切中時弊

為人耶為己耶窮年皓首不離六藝之編口不離性命之談乃其心則[illegible]其身逐逐焉入而莫知其所[illegible]功蓋設此人心之所以淪失其初而世道之所以日趨于下也間亦稍稍有以事功自奮者雖其立朝之節卓犖可觀如漢唐諸名臣猶不免為血氣用事況其下者乎[illegible]有[illegible]欲併誦書著文而廢之亦大誤矣愚觀古聖賢之學未嘗不誦書但其書之誦非以為博也未嘗不著文但其文之著非以為工也夫務博求工皆為人也為人即利也聖賢食不廢膏粱而自[illegible]味衣不廢文繡而自不累於華君子之於學如飢之於食也自飽而已如寒之於衣也自暖而已矣於人何與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由教之謂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學也者亦不可須臾離也以人知而學以人不知而輟焉非學也

解

上執政論士習書　李維禎

某頓首奏記相公閤下世之治亂關乎士習士習之熾惡惟一人率於上而羣然從之寖以成俗則執政是也三代以降歷可指記執政之臣喜文學則士之博習爾雅者進悅事功則士之才識果毅者進崇節義則士之慷慨磊落者進獎恬退則士之翰歛縝飭者進起於頹冥之微而遂以變國家之俗苟以循一時之好而俗之靡也至百餘年不可解當其意所向往下之人爭趨焉以求適于用亦足以新耳目而集治功而其習之久而敝也則

終無裨於世而適足僨事故曰大臣者民之表也不可不慎也

主上臨御以來恭默無事軍國重務悉委一二執政之臣閤下遭時遇會秉慮協謀三載於斯矣亦嘗察今日士習之敝而思所以亟反之乎今六卿百司之臣供職於內藩臬郡縣之臣效勞於外將帥封疆之臣宣力於四遠循循然無敢敗度而叛執者皆曰非士習之善何以有此愚獨以為今日之士習有不善之實而無不善之名者夫其無不善之名也則上下煦煦焉幸旦夕之安而其實之

有不善之實無不善之名二句是綱領

不善也則其流將極重而不可反而國家固受其病其於今世士未敢謂盡無也然自筮仕以賢令歷歲餘矣竊見士之有官守者夙夜憂勤黽黽然救過之不暇至究其所施為要皆因陋就簡以濟目前而未能卓然舉

祖宗之舊章盡釐其相沿之弊而思以圖萬世之安者有之則以為紛更多事矣不論士之可否不計人之賢愚彼曰可行則此亦曰可行彼曰可革則此亦曰可革彼曰可用則此不敢以為非彼曰可斥則此不敢以為是伺言觀色彼此相蒙務歸

於同而後已此今日之士習也故賄賂之門塞矣而黨與之勢漸成浮薄之風替矣而巽愞之俗滋章談道術者[illegible]而衣繩檢秉國是者[illegible]以為常而寡獨斷[illegible]以為秉公附[illegible]以為協和首鼠規避以為[illegible]詭忍默以為重厚信一節之偏長而略終[illegible]行趨愿朴之俗態而藏剋忌之深機若此[illegible]尚同之詐也其所謂有不善之實而無[illegible]彼見夫仕宦者[illegible]於招怨獨見易於[illegible]則可以取名[illegible]干進則不得不[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尚同之故始于執政得上書之旨

俗而適己之便至於國事之成敗利鈍非所計矣故雖號為賢者亦往往委曲遷就以求容其身彼其初執政之臣思以移風易俗議論行事求進於一士以翕然歸之而不知其積習之久大弊極壞遂至有如前所云者昔者晏子[illegible]祿於齊公曰夫據同也非和也同之[illegible]也若以水濟水[illegible]能食之若琴瑟之專誰能聽之夫齊國之士惟據同耳晏子倚且憂之而況今天下之士習皆相率而為同則豈不可為深憂哉雖然閣下欲挽而歸之正亦無難若國事之從違人才之進退權在閣下

此下論[illegible]挽救之方[illegible]之功

閣下之喜怒衆人所毀譽也方形於色而探之者如堵矣方出於聲而應之者如響矣閣下覽古今之故端風化之原舉事必折其中而異同之嫌不計用人必求其當而愛憎之言不行特立獨行者雖隱必錄雷同附和者雖顯必黜則庶乎士氣可奮而流俗之習不至於極重而不可反不然恐他日國家之病無已時也其又聞之士惟信道篤而自知明方能不移於俗舍是則未有不為俗所移[illegible]其原皆在於明學則其中確然有定見故能中立不倚而不必己之同於人亦能虛心受善而不

此論[illegible]

謂今之講學為尚同切中時弊

求人之同於己習俗之善皆從此出而論者復倡為禁止講學之說亦過矣今之所謂講學即其之所謂尚同者也執政之臣以講學師天下不問真偽不察行實惟其同於己者而用之於是天下士徇講學之名而亡其實虛談以求進群居而內交此非士之罪也師之者之失也非師講學者之失也使士同歸於講學而不責實學者之過也閣下於此辨其真偽察其行實而黜陟因之則士皆崇理學之實而不徇講學之名今之士習入豈至於雷同附和如其所云者哉而懲創太過槩然欲禁

絕之使天下謂學不可以講世固未有不學而士習可正者也欲正今之士習莫如除講學之禁欲今士之知學莫如嚴名實之辨語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彼既業談道德矣因其勢而導之核其實而用之其適道也不[illegible]因噎而廢食因刖而廢屨因盜跖之分[illegible]而廢仁義則天下之士皆自以為能實行[illegible]不必講學其習必至於尚同而後已[illegible]閣下庸心於當世之務[illegible]

求[illegible]禁講[illegible]也

甚民以為特時事翻論高閣擬議文高千古

字字懇切

愛民一念可貫金石賢哉其閒當如是

論安民弭變書　　王家屏

時方多故萬姓爰咨上持議論嚚煩終乏及民之政下寔窮愁局蹐路無樂生之心工賈商農多失其策兵災徭賦率土靡寧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鼙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析而四顧無烟荊襄秦洛形勝之區也虎狼馮依而嘯聚相扇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水旱災疫在在丘墟魚之宗藩之坐窘無聊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畫啟飛輓多艱杼柚既空枷鎖猶逼民已窮而事益不可息弊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餓莩原荒未般邊圍蕭條閭里烽火關河武衛陵夷卒伍驕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人事天心種種可駭然此有形之變勞人志士日夜籌畫經略不遺餘力矣而僕所為側身焦思亟亟然憂方莫先于民害夫民害者何也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夫民已困窮若無所賴而有司不之恤斂之不休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逋竄一旦弃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則必有無辜纍死之屍此其為

國家隱憂非細故也夫氣局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巡撫之責故僕敢以迫切之言聞之執事者昔者杞人之憂天墜其見雖迂或者亦未可盡廢也

抑猶洲楼言必珠玉吾帝徽臨叢有以也

請中閣師啟　黃㷆

伏以鰲極高擎八表之清寧永賴龍門宏啟四科之陶鑄方新詎意疏材忽歷華貫引粟深慙乎大茹臚驩敢藉乎需雲恭惟大師相俊嶽生申精符應昴公車射策杏園冠九烈之芳拾瀋風休槐鼎匹三成之象群流霞露六幕趨風武軼高夔已踐由庚之咏嘈從頡誦不忘太乙之寵謂斧藻人倫獎藉何辭于禹末抑薪槱所路子孫或則於顏行遂令槃帨之容得望履綦之後恭承幣櫛憶合組于朱明秋實旋徵俾横經於白燁豈真儻游歲課騁童技以姱時將使貫衡國維紀帝閌而緯俗何承宏意俯愧纖才昔徒結慕於乙霄今遂承温于三采敢不駕驍黃而希驥質嵋崍以為山冀芝髓廬刀餌蓬姿而日化倘龍鱗鳳翼將磨背以時升謹詹十五日之吉敬瀝玉堂言擧金鳥風胡委曠頭曾饗理之華伯樂解䏶疾長几歸之價颸澄閶闔恩桃李動清陰雲接冠纓辭藻頓生彩色[illegible]語儼臨乎蓍蔡有儀式貢乎橋衡永戴鴻私佇觀無私

秀才解額瀝瀝协八

以手青人銘善以精神為色澤骨華采頭目宮神手

請許師相啟　焦竑

伏以寅亮而弼一人望高槐棘吐握而求多士改及茹茅士知元氣之還人嘆儒風之盛欲戴修于典[illegible]仰[illegible]乎鴻慈唯國家設科以來于前代得人為最頃自學疎於根抵浚令文尚乎佻浮修詞者[illegible]除其原談經者鉤深而從謬于理蓋知文詞浮薄之際寔係世道升降之机方海内如波斯頹必達者知風之自並受王明之福允資師匠之功恭惟門下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泰山喬岳無運動之迹人蒙潤而不知甘雨和風以長養為能物有生而咸遂至於文學之偉又皆克襄之餘讀八索九丘之書期於適治黜諸子百家之說萃在[illegible]經將迴文海之倒瀾坐槎士林之朗鑒[illegible]用斯謂真才况炳炳然日星之乘[illegible]其崇紘散木輪明詔体裁痛排於軋茁[illegible]老廟廊風困必歸純粹余謂[illegible]之風師門成秉中行之尚故文章[illegible]乎大誨敢預就之恩深化治斡旋之力[illegible]

句偽天然四六神品

秩乎初筵敬諏月日南呂知秋北平選勝金颸瑤
鄘當煙霞召我之時王欽燕間又文酒啟予之會
下高學之鶴鸞發和奏之笙鏞指蒼淨酌杯搖日
月之光葛蔓調弦座擁神仙之氣崇濁解顧於清
曠之地柳將諭指於道術之門伏望早賜鳴騶不
辭衮履五雲縹緲庶睎極之三台六經紛綸再
覩殿庭之重席共為榮幸寔既數宣

請范居仁啟　焦竑

伏以文苑持衡風仰人倫之鑑賢書奏上幸歸師
匠之模伏知難稱之難人歎遭逢之盛樽俎載修
於燕喜涓塵仰濟乎鴻恩恭惟門下天真朗徹地
望高華体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既德毓兩川之
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閣
天散宜生之苓苓生待為霖而[illegible]仰如泰
山爰轂朝聯付之文柄以棘門易學[illegible]抽疏通
知遠之書以絡弃儒英而縱覽南北東西之上播
璵博采非但為一時宗爾之輝杞梓魚牧固欲作

異日棟梁之用豫於席中之所藏為帝上之珍鵬
搏冥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洲之數一十八人
愧糠粃之在前喜葑菲之無下此上臣寧主不以
已而以人乃志士酧知在立功而立德寘秖承於
大詭敢預秩乎初筵敬諏月日候爽風於伍胥置
清觴於別院鳳城西駛雲屢[illegible]而[illegible]虎座南臨
鳳時來而度水開閑巧轉[illegible]林鳥之啼言花再盈
條晴海榴之弄色一幽窩無[illegible]錯沉不
盡之情瀾所[illegible]儼然不辭貴十古[illegible]解頒引坐得
分雙燭之餘光柳亦[illegible]八梲之遥影

請陶座師啟

湯賓尹

伏以雨露闓新，類並集千人之儁；日星耀盼，眯竊紆一顧之榮。際雲龍風虎而遇，稱乎父乾母坤而恩均大。凜不知其所報，內自顧其無堪。恭惟大宗師台臺國棟廟絃，古調獨英，于東海而今書王簡；獨寫使者之歲，樹幟于南宮而天祿石渠。時叩老人之杖，名裝繡虎，才應世之無雙；大本難學造理之至，眇物無不可範而成也。泥之在鎔，人將有所待而與；馬猶蠅之附驥，遂使小技毫毛絲粟之間，俱無遺漏；且秉一二番吹尺度權衡之中，自有劑量。蔗之郊廟，尚中鐸之可調；拔之泥塗，豈蟻樽而勿舍。仰承宏濤，俯擇纖流，肯使空手枋榆，今共回春于黍谷。敢不磨鈍刀以試剸，策蹇步以斬前勉。立修名庶有青雲之可附，虔懲厚福，豈容白璧之不為。茲者謹詹其日之吉，恩進壺觴，言攀金紹有儀式，貢見雲霞五色相宣。片語嚴臨，想咳唾九天而下；何以明信，祗溪毛澗藻之微。維此作人在春風化日之內，生等不勝感悚懇切之至。

何等滿足有趣

直以千秋業自期非苟且射功名之人者

請館中前輩啟

焦竑

伏以北門視草，並光文，挺於後塵；東觀濫竽，步武奉進乎先達。更聯騎乎矩範，敢恭述於輶軒。恭惟門下清規照世，大雅不群；氣儕十岳之青，華學貫九流之津。涉俯慚末學，亦側英遊；短翮朋飛，附翼層霄之上；祥金可鑄，置身大冶之旁。望懷非遙，傾心自切。諏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群仙；爰從容卿子墨之餘，請倫太史馬牛之走。伏望共酌賢人之酒，來停長者之車。雖拂柳色而賦龍池，自愧空空之學；願隨佩聲而歸鳳沼，願觀濟濟之風。某不任顒望之至。

成祖義師靖難以武戡邦家
列聖衍緒紹休重熙累洽繼濬哲殊資鄰諭易遵
其於易勢爲治脫陰即夷聿求駿德光纘鴻圖望
有間焉天祚明德未有底止兮
天子接萬年之統承以英明奉以祗長孝隆文母
德會叅斯於都盛矣且天德茂存乎十世郊廟之
肇定也憲度纔其傳承豐芑之詒燕也敬承儼其
共貫爾類之永錫也匪翅素靈兆祥之世也顧文
德之純不垂清廟之篇曷以徵傚於後世三后之
德不昧執競之詠曷以積盛於當年郎子長孟堅

叙皮諸人高張當代贊論蔡邕非不竇有其文第
語侵夸誕事涸機祥非舊臣所志況乎握乾述聖
龍池靈武中興德勝諸讖讖者欲在昔帝王有盛
德致大業者乃見於歌頌用告於神明無而歌之
誣也有美不歌拜彤仙室者其何辭之與有臣敢
摭拾
先朝事跡暨今
上所爲祈天永命者昧死作頌一篇頌曰
皇矣上帝睠顧四國眙茲天綏孽胡是蝕九縣騷
迴三精霧塞物極而反作對有德維彼

四祖寔式始基維
高祖誕命赤光示奇聰明神武聖敬孜孜既斜虎
旅亦契鴻耆掃宇平位踐斯籍作此大師奄脫
殄痍不敢自康上帝是祗禋爾六宗遂及百神亦
有雷電曰上帝赦臣無此疆爾界有痡乃自於赫
成祖戡定厥家銳情圖理侍旦非遐政議便殿老
成是堯舊審矜民卹貢懲吞畏天之威郊祀嶽嘉
務本溺卹溥利無涯
昭帝初載實侍皇祖王府閒心餘異可質誠敬孝
謹有聲率土咨彼纤徼深纖續武親親招隱公利

恤伍以
先帝遺命四臣是輔克清大憝綱[illegible]不甚維祖訓
異師惟艾成人是務無偏無[illegible]碎心閒闢
爲目[illegible]全虎[illegible]臨[illegible]彼
章皇[illegible]
英宗亦有文母[illegible]機務惟共既
攬乾綱有虞[illegible]不厭布服以爾忠盡
惠我蒸黎比于
純皇恪遵前[illegible]彼復宿儒見親道
悉備綠耕籍習民[illegible]示肅匪勿殉爲空言德深

地軸

孝宗仁孝聖駿有餘[illegible]降師傅聿戒修[illegible]側身宍
変交儆彌誠奨薦作孝遠貨魁筮盡俗甚制休矣
由庚明良道合終始維貞賢聖六七作[illegible]於
毅皇既英且勇志在萬方横蕩式靖逆[illegible]誅亡[illegible]
符肅清神器以光維新天命自楚承乾緝熙一敬
妙契重玄郊禋惠時嚴父配天孝脉於昭神潛于
淵列敝更新何小弗虔以介眉壽永言保之穆彼
先皇龍飛在基袪奸遠穢開道競時特詔作師保
受命成宜萬年之所合

賈[illegible]

上是當聰明剛健軼美成康孝陵
二慈慮切四方惻然步禱馳使賑荒麟之趾穆穆
皇皇單厚多益肆受命溥將右天基命宥厥心勿
忘見爾儀而息見爾聲而歳天瑞寅禎地符歷良
懷德惟寧邦家其長小臣矢頌儀在虞唐

大閱頌 有序

董份

夫兵者聖王御世所以戢亂致寧懐遠綏近助化
道之流保安陵治之微慮也故忌則施戰寛則訓
習形實相加用之有先後也孔子稱不教而戰是
謂棄民三代以来至周所載其言簡閲之事詳矣
當是時九夷通道而旅庭貢承清于四海甚安不
忘危逆能惟始所以繫苞桑而固磐石為萬世計
也周道既缺軍旅盡廢四夷交侵宣王能選車徒
之盛會諸侯于東都復文武之境土則詩人美之
車攻吉日所由作也若然者豈非遇変而修因難

施儆固中興之茂王而帝王之鉄節歟及至齊侯
定襄則大蒐示禮楚子興伯則五年簡兵皆以横
行中國扶衰起微位在藩臣而矚于征伐君子惧
焉春秋不非者以善用其民能存先王之制也夫
治平盛時有如彼今王名侯則如此信矣兵之簡
閲上世之務也

明興光有四海外控百蛮重譯殊俗盈溢闕廷施
于奕世至

明天子益修禮樂致德順遠方之物異之奏請
謁獻見不可勝道

主上躬于明堂臨觀而四方輻輳焉問者勾奴下
運再入內塞山西被刦
天子憮然詔下廷議於是羣臣皆言曰北虜為患
不靖之日久矣自古而記之頫
皇祖威德驅逐絕遠斥堠遠于沙漠闢地萬里經
日月所出入至異績也今
陛下躬親神武体行逵德奉承天統明開聖緒振
累世之業握萬國之籍廣制馭之道翻懷來之略
響應方外四夷鑾風稱臣来王厥角稽首日不暇
給泰階熙和欽若上下恭輯群后可謂至治而叅

兵干紀至屋
上慮臣等愚不逮事竊以
陛下當百王之運監于上古憲法
祖宗損益潤飾興制改作補前人之未遑成一代
之宏典甚盛偹也而簡閱之禮有司缺而未講夫
禮有六者軍居其一非所以示制作之全也承平
偃武卒遇有事一旦奮勵之難宜及國家小警塈
中冬大司馬之法略采近世之制折衷明之寔軍
陛下幸時臨之六師訓教威靈顯昭外以偹國容
而振軍實內舉制度以貽來久寔萬世之策非但

叙事典雅大有古風

震懾夷虜而已也
制曰可其下大司馬舉行朕將親覧焉可不謂聖
人睹微而作者乎非大聖人其孰能當此受命而
創制者耶臣乃作頌曰
於皇上天肆畀有明厥保定爾其德克承克君克
長萬方来王夙夜惟靖乃戢于兵厥惟戢之匪猷
績之帝授孫子即戎秩之乃命[illegible]爾軍禮司
馬致民爰振其旅芸芸大田野[illegible]庶人莱田
衛師待閑中冬之月馳我君輿自[illegible]官載馳載
驅輦路有就四騵孔昕龍勒絛纓樊鵠大麾弧旌

枉矢鳥旂龍旂天子至止原野之區芟蘭為防置
旃轅門選徒既戒陳之如雲百官象事六師受成
樹表有五即車于營懸鼓鐃鐲振鐸挍鉦識其旗
物辨號名聽誓于陳徇以斬牲乃坐乃作進止
以聲陳師簡衆戰陳不渝鵝鸛魚麗箕張翼舒夭
蓮其軸地潛其樞我同我居我展我維群力並作
衆勇咸附射夫既同舍矢如破挾其戈矛力如熊
虎如霆如雷助王之怒甲如日張旗如雲[illegible]
是震不騫不崩是訓是戒止如干城乃獻夫首[illegible]
言錫福武夫悛心既優既渥皇[illegible]秋是膺[illegible]侯[illegible]那

郊祀頌 有序

方孝孺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恭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戊寅
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
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方當
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
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王路望門降趾而趨
既昇登殿秉圭奠瓚興俯拜跪虔畏慎恭如對天
顏與神明居海王瀆長翕忽瞻若歆若格夜半
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為動容昧爽還坐正
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言曰上之至誠
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
信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睹
陛下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宥逋
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徙(?)貪吏登任才賢寧
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歛
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
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歆甚盛德之明驗也天
所享不常視德有否以為善然有德而生民安治
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

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睹盛儀
謹作頌詞以明
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
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與為[illegible]自唐之
衰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皆于狄(?)赫赫
太祖受天命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役天之常修
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眷黎元若疾在身
大功未終授之
聖孫惟聖天子
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illegible]施大德是
庸衎(?)陳不陳圖圖虛空孰祖之通莫貸之負厥數
千億棄而勿取孰為螟蟊攢之除之降以風雨禋
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咨發[illegible]嘉言衆志必達
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illegible]類[illegible]孫乃詠令
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頒紹欽哉
羣陰天開日舒百神警[illegible]軫出郊[illegible]齋
于祠宮盛服儼恪肅肅予勤栗栗予事上帝仁[illegible]
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illegible]
[illegible]俎既豐粢王既[illegible]地燭煒煌騎[illegible]
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illegible]乃薦[illegible]

銷張符命義殊乎尊諛意合於明謨也敢拜手稽
首而作頌曰
天佑我明奕世載德勉勉我
皇懋建有極得一以貞奉三為式乃集純嘏其數
不億
皇帝之仁煕焉以春斟酌元氣蘇暢句萌
皇帝之明光照四表奧突遐陬天霽日晶
皇帝之武赫聲濯靈奮張魁柄震盪風霆
皇帝之靈江海下谷止輦唯動轉圜匪遠一十八
載禮道無疆儀天作兩叶化合光有秩斯祜既害
永昌相彼秋旻有露以湛錄彼玄樞有純其電里
社自鳴河澄若練乃效瑞篠乃納貞符九閽塵洋
百辟雲趨詒武交錯琮璧紛敷德合于天南極炳
耀德至于地玉芝神草乾愷坤懌民熙物阜孰曰
罔陵孰曰恒升於穆不已歲功文成惟聖時憲緝
熙光明母儀母勞不遑不荒鯀休勿休日慎一日
保毓太和凝承大曆不酬而醉合德以嬉長愉汪
濊永固豐熙如遊建德如在華胥自今以往至萬
斯年睹聖之作衆帝之先七十二家定命我熊下
臣作頌颺于九埏

擬聖母還御慈寧宮恭上聖孝寧親頌　王圖

我
皇上統天嗣歷崇孝就仁薄海內外仰無方之順
德被不匱之宏化以為比蹤虞舜方駕周文數年
以來三至畢誠
兩宮曆祉皇皇乎萃歡于萬國邁迹于千禩矣頃
慈寧宮之役也祇嚴天戒益虔子職襲規於舊圖
構維新命太史諏時定日司空鳩工庀材
皇上復躬臨展視勸相雄成美秉篤於大官餘鏹
出之內帑戒之勿亟勞者彌勤甫歲割謀踰年告
績乃以八月之望奉
聖母還御燕而落之是時也月既盈而紫極增輝
雲物佳而婺星散采自六尚以及掖庭[illegible]僕
湯祝由百辟以洎海宇億兆再詠斯干是皆
皇上大孝格天故貞祥駢集至仁育物故黎庶[illegible]
趨不聲宣揚昭徵休矣乃作頌曰
帝眷我
皇聖哲統天膺圖御籙闢坤轉乾在宥基化孝德
是先握樞道秘深身玄闕嗣服旬歲聲教遐宣

欽用敢墨筆操牘拜手稽首而為頌曰
皇明濊澤西被東漸獻琛納貢桂海冰天惟兹丄
蠻為暴逞鄙蠢聚䖍縶豺牙淊厲鳥飛獸走水鮒
草移游氣漸假靈誅尚稽庶寅之恭戎馬南躍淫
過不先楚氛甚惡狼心早露虎旅預防令佈雷疾
賞並餌香彼攻有備我出不意始而遠至既而鳥
逝大将捫之軫其猶歸風此羣醜纖厥渠魁事等
摧枯勢如解籜雷擊電犇山空谷寂祁消霧歛瀚
海波恬王之德也臣何力焉明明廟謨蹻蹻王造
與神為謀法天立道佈昭

聖武克揚威神以揚戢亂乾從天行振棱藁街懸
咸龍幕解其旂鞭就伐遷索武先七德守在四夷
無壞寡命張皇六師欲振武功須敷文德振武敷
文非勳弗克橐弓鞬干從人來格
二祖鴻功衍之無極

秋防無警頌有序　朱賡

臣聞人君秉宸歷而御萬方玄澤滂流英威煇赫
則徼表引首之國莫不柔柔慴服賊伏邊城
晏然永無羽檄之警金帛之費於戲此帝王之
長策庶之上慶也洪惟我
太祖開業
成祖纂隆皆秉聖握神算驅胡元於絕域建王庭
而掃妖氛斷乃所稱除兇千古雪恥百王者矣而
虜則以騎射為業攻伐其天性也遭中國承平不
開武備時時擁其胡騎闌入関而内蹂蓋烽火不
絕者若而年至我

皇上紹天闡繹黃仁義之統懋昭登之績眾
二祖之鴻謨遠略紹隆而規恢之
皇澤豊沛方内又安然且注意邊陲講徼[illegible]
熊羆之将屬嘐嘐之兵軍儲墉崇[illegible]
以為先勝之謀不虞之備者靡不畢具於是韓
鍾酪之群莫不泥首即序詘膝自知不敢侵軼而
窺塞垣即今秋防将竟軍書靡馳雲火絕[illegible]使九
邊七萃之士金機懸而不張雄劍厲而不試関塞
萬里安於覆盂元元之民何幸而得遭值太平盛

濡禔福臣不佞載筆侍從後快睹
聖天子布德抗稜潛銷夷寇求綏函夏思欲揄揚
盛美傳之罔極於以昭則來裔無鏡終古謹再拜
稽首而獻頌曰惟
皇秉籙式廓帝紘規模豐茂惠浸萌生蠢茲天驕
耳屬德聲相戒聖作無敢抗衡。
天子曰嗟安不忘傾治爾匕將慎詰戎兵有將如
虎有士如林將知忠貴士知將情曾不交壘而勝
勢已成彼虜寅寅亦見其形曰德不可忘備不可
棄歛其驕寒請為外臣綏穆青徼烽撥丹冥瀚海為

隍秋山為城吳鉤含耀越棘韜精士曰我何力惟
將之新將不敢居以歸主明捷彼戎武一年於征
薄伐玁狁六月在行豈如我主銷孽未萌不勞尺
刃疆境敉寧臣拜稽首
天子令名基之構之乃登太平臣拜稽首
天子萬齡不解於德萬國來庭

擬發司農錢遣使分賑郡國恭上　聖

民頌 有序　　舒弘志

主上宸居其域十有四載德茂存乎十世荷天徽
提地釐中外禔福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女魃遠屏
自雨一雨蓋初載之日時和年豐粟紅貫朽此天
之所以順
陛下也間江漢吳越之間長石為崇而秦晉齊魯
燕趙中州方數千里肥墝恒見以歲之不易飢饉
荐臻民羸卒餧重以為
主上憂致數四廢旰食而浮食奇民因緣變心於

萑苻白晝大都剽吏而奪之金河東遐服以礦利
居奇貨西戎冦於關東衛氏搴旗而為禍始天下
思亂者十家而七賴
主上明聖俞輔臣及臺官言緩刑施德
明詔天下溫言撫之煖於布帛惟是
功令蠲其大德於富民而窶人子無家人生産所
願不過一金不獲邀惠於
陛下致弄兵潢池省臣蒿目發憤上書以民之不
天非重施之不足以撫羸尪之衆
上欣然嘉納令司農出尚方金以賑之節度支尚

書郎之賢者分行郡國以勤宣
天子之德意役採省臣言發冏寺金助之夫務穡
勸分未能博恩廣施而矯制發粟固非武皇之明
惠未有湛恩濊澤紛紜天地寂寥宇宙如今日者
赫赫
聖明心孤元元而惠撫之王澤如春民歸如水
皇上之愛黎民緊起溝中而肉白骨也昔漢之事
方斯褊矣臣愚素筆秋館肉食者鄙未能畫一奇
以佐縣官子民之意然
聖澤鬱涌而德不著聞亦史臣之過也誠樂昭明
德光之罔極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戴巍巍履

粟粟遂作頌曰
於赫我
皇萬邦之君涵濡庶類陶冶人羣文謨武烈舜華
堯勳盤游聿戒宵旰載勤毋施寒燠惟德公開射
厥壙隼屏厥妖氛薄海內外以莫不訢協氣宣暢
景星卿雲
帝益撝謙曰天靡恃靡昕靡夕靡收懈弛謂宜降
康穰穰繁祉胡自句芒以及祝氏蘊降熵虐旱雲
如燬自山東西自

高明譬喻 失之不…… 以…… 於…… 以……（眉批）

洞悉特筆 挾帆世錯 渾之頂保 不為以此 所東綠者（眉批）

南之至爰及三吳至於江汜百蒲不登萬姓[illegible]
惟湯有旱惟堯亦水人則何尤數值其否
帝曰咈哉我故之以命彼太常毋泰爾絃命彼大
官毋戒爾筵向隅在耳菜色在前我飢我溺恐是
葉捐卻綺尚方卻馬司涓衣布步禱請命昊天朕
躬有罪民何咎焉殘民若予天不其然赫赫
宸居上格重玄爰沛甘澍暢及八埏惟帝曰嘻民
免其咨雖免其咨亦已後時止革能受屯亭務施
既赦郡國逋
詔度支計地授緡百萬有奇外府既殫內帑無資

旁呈還使天語叮嚀周貧之棄而富是私固近之
比而遠或遺
皇恩既被萬國瞻依天為霽威民為禔福閭閻耀
明感粟回禋遐譽休聲迎樂鼓腹山陬海澨窮簷
蔀屋莫不顒天以效嵩祝
天子萬年綏此百祿倚我
聖祖散財發穀亦然
肅皇加惠煢獨明明天子昭哉嗣服昭哉嗣門德
聖德熠維茲
聖德何以頌之宋僕漢……有唐隨維湯愛民自

須寫收斂 不詭不浮（眉批）

糸權在焉 筆與神流（眉批）

亦自犧維周大賚善人為私何如凱澤遍此蒸黎謂日普照覆盆循遺謂河普潤盈涸有時悠悠於天盛德難窺好生為職常覆是司悠久成物萬古如茲猗與聖德與天昭晳

兩疏贊有序

顧起元

漢地節元康之間天子勵精綜核賢登政舉亦云盛矣疏廣疏受並傅太子於東宮上所器重事非觚觡迺一旦勇決而去若不終日何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事入而不能出豈不以遵軸之好深則無所求而輕人爵圭組之情篤則有所繫而忘天游紱拂袖相尋懸車罕睹茲昔人所為歎也吳門市卒東陵故侯並慕遺榮競稱嘉遯然而雨雪之雰既亟褰衣之逝始堅孰與履盛而思止足之防蹈夷而鑒危殆之患屏衡門以避功之所極返初服以邦名之所歸者哉嗟乎滿則必損張則必弛以博陸之勛京兆之才而不自全則主智多猜君恩難固其可知矣錦許史之寵既啟恭顯之蘖已萌力屏外家心憂後悔衆人睹智士識微鑒寒者豈待折膠覩熱者寧俟鑠石乎出祖傾都散金娛老一時為之歎息千載要其頌聲豈賣高風靡靡微指悠悠世情固未足與議也全是以景彼喆人抗言標賛蓋亦慨功名之會易溺清遡之識難及爾其辭曰

天道虧盈時極則移道若張弓致如累棊流行坎

止晦明之期孰是水心競彼火馳偉哉二疏翼儲麗美銀牓璇題柁經鶴史國之師傅　家之父子高步漢庭嗒並其蹤引隨樂鶴道熱酒龍盛如不足珍將鮮終鉄者硗々通者容々而謝不居適用其中振衣高蹇歸棲于野病思蓴鱸非陸賈析笺燔枯懸車却馬天姿爲真人爵爲假其身不禁其情不搖彼黄諸公翠眾飄々白駒空谷群龍滿朝位以我竊々斯育來所寄皖還而我安與彼上東儕誰協唐許差頌高賢以閱眾甫

宗忠簡公贊

吳伯宗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遷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貞轅而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于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隕于中夜何人之于公則知媢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其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四先生之學各淵源，故吉之詞句以人自相發也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有序　焦竑

自聖道寖遠，古學日布，涉之則茫乎覩海，探之則高於登天。非夫體包坤乾，識域外，百行醇備，玄心內融，不足以繼承先緒，啓後進矣。明興，真儒代作，學人人殊，辟之川途異而驅之成可適，國棟楠異而匠之皆能成室。乾坤載闢，日月重朗，一洗漢宋之賢，而歸之廓如，何其偉也。故謂學為印宗，則河汾之教篤可法；謂學為窾言，則餘干之質行可憑；謂學為旁方，則契悟孰如新會；謂學為家用，則建樹孰如文成。總之可動可靜，能大能小，用之大行，不用之龍蛇，此學之教也。真人御宇，崇勸學為天下先，特進四先生於孔庭，俎豆相輝，金縣互誤，棊明示之鵠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敬為之贊，以誌學之仰止焉。詞曰：

某理道要學問力處

大道一貫，入乃異途，其歸既同，易論厥初。矯矯河汾，學先復性，方距[illegible]以正，亦有餘干，先民是程，忠信篤敬，無遠不行。江門貓道，以靜為倪，顏黔陋巷，點瑟風雩，脫略訓詁，知為妙門，不有新建，孰開羣昏？希古抗心，以言義色，絕步遐哉，茲其軌轍。悟超繫表，神游象先，玄心緬矣，茲為先鞭，靡[illegible]

非玄，即事為理，黙而成之，在於後死。宗廟之美，如管可窺。嗟四先生，明明我師。

元郭太史造簡儀贊有序　　于慎行

蓋聞觀象察法，欽若之文炳矣；寅賓夕餞，敬授之義協焉。是以軒轅改物，受命鳳鳥之官；羲和受成，厥有璣衡之器。豈不以三辰之順逆，四序之樞机者哉。既而保章亡官，靈臺廢業，下哉庸說，厥真倚杵，還盈之論，延而無稽，周髀之說，之術較而不容。維彼渾儀，創自顓頊，取象乎轉轂，折衷乎倚蓋。三體以為準的，玄規因之營度，而六合包外，厥狀渾淪。彼疇人艱於類仰，元太史郭守敬獨秉玄機，凌駕往喆，仰眺九垠，旁羅四極，登臺升庫，遂創新儀，察七政之盈虛，則指掌殆盡；課六曆之疏密，則累黍無爭。通幽洞靈，合符造化，永世昭則。

泱泱乎於茲，殆天啟其衷，顯茲神道者乎。昔成公誓賦，虛握靈蛇之珠；郭璞遺圖，空標東□之寶。薛彼鏤冰，何殊畫餅，而猶市在芸編，珍之無數，況乃入神之制，陶匠堪輿，明時之規，户牖象緯，勛侔孔甲之盤，功百神禹之鼎，豈可使銀書金字未勒元象之文，璇表玉儀有陋昆吾之義者哉。贊曰：

茫茫玄範，莫莫三辰，營彼幅輳，轉于一輪。舊儀洵美，而狀渾淪，卓哉良史，創物維新。其新匪他，維集

而折四游兩軸，當乎二極，南軸攸香，天常下直。維北歆傾，軸焉是式，赤道上載，列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奇焉。樞机所運，五環三旋，去極之度，游則照然。囊括兩儀，珠渾七曜，象在靈臺，不言而告。邈矣維人，何識之妙，配皇□度，成□神造。

瑞應麒麟賛有序　　梁潛

大海之西萬里外其國□□傍島刺有麟生焉其王知其瑞而不敢自有因□□洋來北再□□而言曰茲惟海島蠻夷其何以致此斯其為中國聖人宏化盛德之徵乎謹卜日遣使戒舟航度絕島逾大洋獻之

闕下于時

聖情怡悅萬姓具瞻龍顱而鳳頭麕身而馬蹄文容與閑暇不驚不悚舉出其類者合繩律其步趨中規矩信乎其性至仁而有以賓服乎□□者也於乎盛哉考之往牒禮稱四靈麟蓋為之首而龍與鳳次焉詩詠歌文王之化其頌美揄揚托意于麟者自趾而定而角不一言而已則麟者誠聖世之上瑞也三代以上或在囿或在郊藪然皆為聖世而出記中國有聖人則麟至而又以麟之應為夷狄向化之兆漢武之世麟見于雍而匈奴渾邪來降宣帝時九真國以麟來貢而四夷莫不賓服則其言信然洪惟

皇帝陛下功德盛大仁恩宏暢薄海內外九夷八蠻無不向風順化蓋自三代以降未有過于今日者也夫自周成康至于今幾二千年麟之見纔一二耳而臣獨得遭逢快覩其為欣幸可勝道哉謹頓首百拜而述贊曰

於皇聖德兮如日方升被九有兮超八紘考陽逵兮感至靈極西究兮麟降禎差麟之降兮孔神以明五行粹淑兮匪孕而生四靈合體兮麕身而形其性振振兮含和抱貞淑萬里兮發明庭茲麟之來兮非聖之徵龍顱兮俅俅鳳翮兮翩翩修九門闢兮卿雲溶叅紫禁兮陪玉墀資聖文兮揚佳休千秋萬歲兮麟孰與儔麟孰與儔兮聖澤汪洋龍游宮沼兮鳳鳴朝陽酌丹穴之泉以為醴採玉山之和以為糧擴至仁為囿兮禮以為防嗟維爾麟兮永與翱翔後天不老兮聖壽無疆

續丹扆六箴 有序　　王禕

官箴王闕，古之詔也。唐李衛公獻丹扆六箴于其君，立意措詞，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掬。其殆有所諷刺而救君於失得箴諫之證者矣。然其言猶有剴切，君子病焉。禕不自廢，因擬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為訓、惡可為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扆六箴。

天運不息，帝斷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体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違矣。珮玉晏鳴，荒淫用宣；雞鳴而起，大舜稱賢。

維衮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瞻視所宗。王衣示侈，商祚以亡；估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惇史。

為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奠式陳，貢賦無藝，[illegible]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聲伎奇物，異以為寶，亦何裨補？却馬焚裘，為事非鉅，儉德著聞，孫風共舜。

臣言剴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遂愚則昏；從若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惟堯舜，猶採拒諫，遂非不敢，奚存？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寔難見。心之姦邪，陰潛夜密，察之貴乎能斷。秦斯豈許，唐杞非訣，欺君誤國，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貂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覩堅冰，其初履霜；滔天之水，寔始濫觴。惡過無少，雖小勿將，積之久矣，宗社殄亡。

保泰箴有序　　沈㴶

臣讀易至泰之六爻而得保世之說也曰若是聖人之發慮深而俾裕遠也夫天地分而分定上下合而志同治已辨矣詛已咏矣乃猶兢兢業業匪遑朝夕何哉將以襲亂之後人懷危慮智殫同謀勢畢同力不期交而交不期固而固若夫承休鉢晏則惰㝢之害成文恬武嬉則勸動之態作前有灼然之規而後有不必然之托安而受之不圖其繼從而乘之將不可支是故泰之說有四文泰者勢泰除神泰㝢情泰盡文者則損實勢除則獨尊

神聚則忘而遠情盡則交相暴是故理有必至數有推移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三五之隆猶有盛衰而况於晚近哉哉若乎由此言之厥初固非極泰而後稍陵夷衰微也而非德不飭故所以兢兢也以今天下則誠可謂泰寧矣

二祖開隆

八宗衍裕政誠化敷麗風翔洽廷懸肅慎之楛

蹚雕題之辨庸哉

皇哉雖登閎遐理啚足方斯然而比者朽蠹潛滋蜺舰間作哮脩有難於西烏桓稔禍於北而烏

赤脈亦且蚕突梁指於東隅雖云癬小醜計不煩誅而鬼蜮高宮蘖芽已見揆厥所由恢寧日久綱紀少弛此亦泰之所從來也天際風沙內之勞不勸則人無慮變之規宵衣旰食之政不開興士有懷安之志垂居匪戒乃逸乃康如彼流泉何其有極由斯以談則亦君之保泰之時矣茁征昔督事非獲已禹謨湯誥義有由傳小臣不佞敢效詩書之稱用軫後惶之戒謹拜手稽首而獻箴曰

隆隆天保赫赫惟明有蕩斯受無惕非盈二紀風清九重地密養隆持深撫方載戢

慮於天撥于冈懸出言乃雍無思不測思渊惟何難難於易蘊崇寔難匪[illegible]有自乃雍惟何惟惕惟勤勤則功集惕則謀深毋曰予細民脉孔危毋曰予然人言寔繁朝日夕月毋曰故常灑掃服事維民之童無址莫南摽闢千里響應影隨維垣之耳民之不令具曰予聖毋毀其同而召之讟當思予一言之否臧孰應匪懷民之嬉嬉皆為利来毋檀其聚而貽之菑當思于一人之柳栺孰節厥閑嗛嗛之德人誰我就當其泰清俯躬如疚三事百僚以逮羣臣嘸嘸之澤人誰我依當其泰溢顧茲

聖人薄海内外靡不回面厥角納賮貢琛而稱明德臣不敏無能效美芹之獻敢櫽為金鑑一箴奏進當宁庶乎法誡具在目前儀刑懸諸掌上傾瞻之間其於聖明萬分有一之助容有裨焉亦臣之拳拳思也箴曰

今來古往啓後承前古訓有獲前憲無愆顧允員規日惟明德厥明伊何先王之則儼我王度其式如金亦曰千秋帝覽是臨惟命奚常堯欽舜勅彼昏不知囊懸而射吾皇鑑茲靡嫜於逸惟民罔懷禹泣湯解彼昏不知草菅而芟吾皇鑑茲毋俾於害讒讒吉人蕭輪爰旌有耄遜荒墜邦典刑鑑茲用人念我如羨謨謨昌言貂肆焉宣有丕為監卷舌弗俾鑑茲聽言慎彼防川佳麗可欲緊德之否隆以塗山替以妹喜皇則鑒之聲色不逐麴蘖可耽緊德之尤興以惡旨亡以糟丘皇則鑑之兇能其稣明明儒術曰理之原石渠講漢而秦是燔尚鑒茲哉經史斯論矯矯戎行曰亂之正薄伐猷周而備是遑尚鑒茲哉干戈斯省賞以飾喜喜溢而豐興臺所發依衷靡昔鑑於前王敝袴須功罰以飾怒怒恣而數按指析揚赭衣載路鑑于前王肺

石用恕上下千齡大猷是程比事合類若辨丹青續紛萬緒芳規足視溯流探源若舉一二與治同道主善為師昧爽丕顯惟日孳孳問學為治仁義為譬堯鏡長輝禹金畢貢如日恒焉如月升焉海隅光天追頌藝焉子孫繩繩天子萬年

勤政勸學箴有序

區大相

竊惟自昔三五之隆，必先政學，臣子之義，職在箴規。是以明良合而臯陶賡言，敬義勝而丹書垂戒。故論政首及勤，論學尚惕勵。何則？純心者政學之本也。以無逸之心立政，政乃勤；以無逸之心論學，學乃勵。歷稽哲王，皆隆斯軌，一日二日無曠，惟精惟一允執，政學之傳，所從來矣。盤盂著警，戶牖勤戒，箴銘之風，抑又懋焉。至於大寶丹扆，宵衣無逸，代有作者，凡以豐鴻化而光主德也。臣伏覩

皇上踐祚以來，任賢求治，孜孜宮府，不怠重道崇儒，矻矻寒暑靡輟，蓋十有七載如一日。其於政可謂勤，而學可謂勵矣。顧理道廣博，難窮也；德業淵微，誰竟也。矧夫政者難然而易隳，學者難進而易退。苟一念逸，則貽鮮終之誚；一息逸，則喪垂成之業。臣乃推政學之原，究純心之義，爰制斯箴，備省覽焉。箴曰：

哲王凝圖，統御萬方。總攬威福，調劑紀綱。度天秪民，惟學與政。莫不以罔念者作狂，而克念者惟聖。緊惟乾行，自強不息。政學始終，不遑暇食。當思創

守之艱，罔敢惰淫之即。惟無逸乃有逸，雖不聞亦式。何以立政，其道在勤，無以怠荒而間皇仁。何以懋學，其功貴勵，無以宴安而隳厥志。緬彼聖哲，兢業萬幾，天工允釐，彼胡不知，則謂九重可樂，胡自勤苦為。緬彼顯王，拮据荊革，日旰行彼，庸弗悟，則謂五位至安，胡以不自康。毋曰細娛無傷吾政，恐以細娛而殘生靈之命；毋曰玩惕無損吾學，恐以玩惕而喪幾微之幾。嗚呼！欲不可縱，時不可失，啟沃聖佚，豫乃亡。彼秦氏之衡石，與隋氏之傳餐，徒為叢脞矣。取圖雖允，為帝王之德，有嚴有翼。微臣獻箴，用贊丕績。

儲闈勸講箴　　翁正春

箴曰惟辟統天懋建
元良海潤星輝黃離蒼震靈姿玉瑩睿質龍蟠神
明誕啓睿游象泉渙畫俠圖精涌邃古丘索典墳
包羅在我放勳精一光被八區重華問察風動海
隅祇台惜陰有與有則建中銘盤不邇不殖緝熙
登屽日晨不食遊義世拱遜條拜昌咸陽爐經六
籍海飫豐沛四傳四德隱迹換文息焉無改東封
三摠十漸鮮克有終赫矣
皇儲養殊章布闈谷口耳實聞注膺似金在冶如
璞未雕表端影直睨見雪消理折毫芒識判白黑
樂善不倦開卷有益勿謂已哲察見淵魚未形注
目著頑筮龜勿謂已聰鍾辨高左無聲傾耳詩書
鄒魯勿謂已聖智驚群思遜志時敏日居月諸勿
謂已尊威紀衆怒和顏虛受康前置座細旃討論
無間十寒克念作聖箴五登三鶴禁優游無忕衆
楚暌古有獲光前接武毋蒸焦火懼其燎原浸淫
道義撲于未然同玩轃封虞其衝穴培植靈源防
于未決積縷為帛聚土成山片善一得地两天參
豫以成乾象以養正昭曠獨觀忽荒敬勝書披夕

閱惟時惟幾從人舍己居高聽卑敎粹
青宮譽騰紫宙四海傾心謳歌輻輳恭敷翊鑒仰
俾瑚襄服之
潛邸萬福無疆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五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聖功說　陳懿典

嘗讀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聖功亦鉅矣而以蒙養盡此何以說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曰不失則大人之學問僅僅保其赤子之初非有所增加也然世不察蒙養之誼乃不以葆塞其蒙為養而以開鑿其蒙為養不知此蒙體即赤子之心也此赤子之心體即聖人之心體也以葆塞養則不失以開鑿養則失失與不失此聖狂之所以分也然人生而靜感物而動習俗之化誘耳目之燻染自受氣屬毛以來以迄孩提少長無一刻不相刃相劘蓋不待壯艾而後馳騖汨沒也苟不加意蒙養赤子之良幾何而不彫斲無餘乎先王知其然故未生而有胎教始生而槩之以禮能言而教之無誑稍長而教之捉攜舞像君之元子卿士大夫之適子皆七歲而入小學其養之之具詳而有漸次第而不寬假凡以保其蒙禮而

求不失赤子之初也蓋在赤子曰不學不慮在聖人曰無思無為夫聖人之出官天地府萬物皆森人羣陶鑄品彙豈有不思不為而獨運於冥冥之表者經綸萬變而不雜知故制作萬端而不參情識因其自然循其天倪猶然不學不慮之初乃所稱無思無為也乃所稱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然則聖功豈有他哉第善養其蒙體而已凡所謂幼儀弟子職與夫師保凝承入學齒讓禮樂詩書無非所以養之以求其不失也故聰明不患其不開也懼其開而流於機智也聞見不憂其不廣也懼其廣而漸至於肆大而泛濫也奇衺淫巧之觀毋令得外侵殘忿恣睢之態毋令得萌知金始鎔知泉始發一毫之渣滓泥濁不容於其間則蒙體全而今日赤子之知能即他日聖神之功化矣乃知大易與孟氏之言真可以互相發而聖功果不出於蒙養也自此意一失毋論不知教即教而徒博洽應對為務者皆開鑿之養而非葆塞之養也

淡泊寧靜說

舒弘志

昔蜀諸葛武侯嘗言吾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固武侯相業根本亦吾輩所當終身佩服而不可須臾忘者有味哉此二語也嘗為之說曰水之性清土汨之則清者濁矣木之性靜風搖之則靜者擾矣人之性貞欲眩之則貞者雜矣夫人心之初湛然漠然曷嘗有一毫私智妄念於其間哉迨夫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之餘不攖情於濃艷則役志於紛華試語之以淡泊說之以寧靜鮮不相顧竊笑共指以為迂談不知吾心無[illegible]自淡泊寧靜中來粵稽上古有蔬食水飲而樂在其中有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彼仲尼至聖顏淵大賢豈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與人殊哉養其性真之天方與造化俱與萬物遊其視塵俗之紛紛擾擾蓋不啻蚊虻之過前雀鹿蝴蝶之倏為有無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古聖賢之高風武侯雖賢疑未及此而就其所養亦稍有近似者方其高卧南陽抱膝長吟遊廬以居躬耕以寡慾迹其所處若將終身焉曷嘗一念之動於功名富貴哉及其應三顧[illegible]之略出師二表忠

貫日月木牛流馬妙絕古今自非養之素定見之素高疇克至此萬代而下稱為人中卧龍而譚相業者必歸之也孔明蓋庶幾知道者與奈何世道愈下學術愈漓食不斷養生而務為五齊八珍之腴衣不斷蔽體而務為齊紈蜀綵之麗居不斷安身而務為瓊樓玉宇之制推之目欲視美色耳欲聽淫聲嗜欲無涯則求所以足之之計亦無所不至由是甘媚竈之羞效齊人之行營營然日舉其身心而奔馳于聲華利欲之塲而不為之少息何者嗜好亂于中衆欲牽于外惟不淡泊故不寧靜終其身卑卑焉志為物喪而一無所表樹可愧矣士君子固有志爾志於道德者功名富貴舉不足以動其心是故棲遲丘壑笑傲風雲朝一藜夕一藿其視鼎珍法膳曾弗腴於此矣衣敝緼服懸鶉其視絺繡龍袞曾弗閑於此矣繩樞甕牖其視瓊臺瑤室曾弗華於此矣自淺夫俗士觀之若曰君子之淡泊自處如此而不知君子之心且泰然無累浩然無欲至寧至靜而其天不撓由是出其才以建大功立大節當大難之衝若探囊而索迎刃而解何者素所畜積也視之紛華濃艷者竟

雖默易從必自上始

何如。雖然。城中高髻四方一尺。然則欲返淡泊之風。崇寧靜之化。又必有所以倡之者。愚因試俟之言而有感於心。乃冐為聽說。以俟知道君子。

候氣說

陶[illegible]齡

人所微而顯之人所難而易之信于偽則先道

樂之作何也。以示同也。大同之道。三才合體。幽明一量。雖然。世之儒者。不得則疑焉。聖人同形氣發三者。豈非所繇為人者哉。一可見而兩不可測。可見起闔。不測成通。聖人合其闔而用其通於見。因發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樂。樂氣之為同易知也。叶庸啼中階閘下天而為八音六律之制。以寓之亂氣喻欲均𨷋乎物。而為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綵竹灰琯之為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為微妙。噫亦謬矣。候氣之法。始見于司馬彪續漢書。後史言之甚備。其制先治一密室。令地極平。以木為案。置十二琯。各如其方。實以葭莩之灰。覆以經縠。埋琯令其上齊。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琯應之。餘月皆與律琯長短相應。如鍼之治病。深淺淵則氣達耳。布方列位。徒取備制。實無與也。語曰。東風至而酒湛溢。蠶珥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章知

考證嚴緊有據

灰傳之識不制管也

歲莫紀日無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豈幽登高而察氣禮此以象候者也人之于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以時變矣非候哉葭琯之制取微於顯託驗于必非有他謬巧也然琯乘于氣自長自短聲出于琯自清自濁陽萌於復故子月為天統音尚其中故黄鐘為君聲因天因地能鬼能人道生數數主律自然為綱故足貴已而鄙生小物務新聽見傅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來去古甚近皆云黄鍾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甚遠而李氏信呂覽浮浪之說執以為三寸九分

另得真說衍造

夫歷世以降諸解非泛沿襲未竟循可無論至于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聞其世因氣辨聲可為左驗至于次第益之則為九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李過之辨斯為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觸為聲中於宮而莫知其然又況於八音之為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唯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矣論樂者幸無神其說而深言之

日月交食說

傅新德

先提起分明以形交食之何者識覺

或有問於予曰日月食之為天變昭昭矣乃其交食之故古今星曆家雜言之而卒不得其一然則孰為正應之曰子亦知日月之所以分明乎不知日月之所以分明則不知日月之所以合食蓋昔之論月者曰月本無光受日之照乃光信斯言也日與月遥對幾億萬里然且能曜之使光而況月與之同度反能掩其光乎論日者曰日衝有暗大地之影即暗信斯言也暗影之大於月當不下幾百倍則凡食月必既必經夜而後可乃何止於時

刻分度之間乎愚嘗以二說求之於日月食終有所不通者竊以為月自有光而月之光非日離也日自有暗而日之暗非地影也顧月有光而光生於暗日之受食也正當其纏時也日有暗而暗含於明月之受食也適值其暗衝也難者曰月纏為水水體全黑是安有光而月明萬古又何處有暗是大不然凡宇宙間之闔闢互用未有陰仍陰陽自陽者月之魄本純陰於卦為坎而坎中有先天一畫之真陽故為陽之母明漸生焉厥象玉蟾日之體本純陽於卦為離而離中有後

玄蛇有兆致

天一畫之真陰故為陰之父晦虛會焉厥象爲離凡二曜之合璧者皆陰地也而交食者皆陰勝也陰中之陽未生而以其陰體遽加於離之外交陽中之陰對衝而以其精宣渦射於坎之中交起以精祲蕩焉薄蝕生焉分則各自為明合則交相為晦當合而合則為晦為蔽不當合而合則為食為變故必知其所謂明而謂知其所為食必知其明之分而後知其食之合也然余又聞之易家箕觜所云天人感召之故桴鼓不爽故變不虛生惟人所致有道之世則當食不食蓋人定而天從之矣

豈護於陰陽貞勝之數哉後世直付之一星史耳奏鼓用牲曰是固然而姑然推驗咎徵曰是適然而未必然嗚呼其亦弗思也已雖然人知天變之交食而不知吾心之交食知致警於為治而不知

象家之先游神之處

致警於為學此猶未足以語觀象玩占之旨也夫日乾陽之精也吾人之神明之月坤濁之精也吾人之氣魄之吾乃狂燥其熱焦火則志意動氣而吾心之明倚陰疲其衰凝冰則志不帥氣而吾心之皎日昏交而蝕之使純陽無陰而萬里明淨此道家之玄訣釋之上乘而亦吾儒之一貫也

雷說

劉基

見假天人誅人之辯 仁人猶有不能得遂非仁 況天不能 有以兆之 地震始於 辯否

有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是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衡因罪之輕重而前後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行戮者以何

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遜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秉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腹當刳脂擅威作福誅害正直而逭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肆夫乎賤焉使彼有心覗天之意而謂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耶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

是正大之論

䔍而激，而發也。陽氣團〻陰〻必迫〻〻極而迸〻〻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燧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妖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于木石，豈木石亦罪而震以威之耶？

琴說

宋濂

客有為予言：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底，被之以絲，則鏗〻然，泠〻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琴矣。」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來者，亟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耶？」反側視之，良久，曰：「是又不類嶽首而越底者耶？」以指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間，復曰：「是又不類鏗〻然、泠〻然之可聽者耶？」遂飯其人而歸，師之。三年，蚤夜不輟，自以為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瞿然曰：「子習者何也？」曰：「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氏聞之，蹙額曰：「子紿我矣。子澹乎若太羹玄酒，樸乎若黃桴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乎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謳。吾不知子琴之為筑，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嗟乎！琴之為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鄉愿為君子，日愛之而不知厭者，尚何怪乎？感所言，作琴說。

獲麟說　王安

春秋何以終于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成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譸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為瑞矣又見獲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illegible]有蜮災不絕書斯[illegible]瑞也所以為[illegible]

為聖人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逐鹿說　　許觀

終南有猛虎逐鹿鹿走崖窮其自謂必死乃墜崖虎貪鹿亦隨而墜並死深淵中樵者遇而獲之玄微子曰吁嗟哉虎知虎之能死鹿而不知崖之能死虎也故貪鹿而忘陷于崖雖□□□之必欲食我也我隨崖虎必從之使虎而陷我我得無死虎耶甚矣鹿勞之害而急也故先墜意虎必墜虎果隨之墜意在食鹿而不知為鹿所愚也亦其貪暴之性使然雖然而不悟者夫豈惟虎為然哉秦失鹿項羽逐之而不知漢高為之崖故秦鹿走垓下羽隨而逐之垓下又不知垓下為漢高之崖而韓信又崖中死羽石也鹿逐而羽亡并為漢高獵之使虎不貪暴崖惡得而死之使項羽不貪暴垓下惡得而死之虎不知崖之為□所陷又不知垓下之為先死所嗟夫虎不□□□項羽不悟而死於垓下亦可謂貪暴□

翰林經濟□賦一五春說類　十七

聖駕躬耕帝籍賦　　顔尚臣

帝在位之八載兮大業朗以凝宣闡兩儀以作宇兮掩六極以為郛四時肇其順序八政飭而罔愆惟東南兮薄海暨西北兮窮遐莫不褫氈裘而襲弁帶服鉞来而止戈鋭循且迦王事之本念民事之艱虞古昔以示勸躬往耕乎籍田是月也星躔辰角日移參尾大畢司辰句芒佐理律應夾鐘節惟雨水當木德之在馭見斗杓之東指宵霧漬于原隰協風被于蘭芷林谷煙以葱蒨華綴露而旖旎長川濺兮流碧芳草靡兮成綺倉庚忽其有聲

翰林經濟□賦一五春賦類　十八

四移作而伊始耄耋井與千塵咸戒期於于耜先是乃命司空治館舍吾視壇行宮起乎國東制作準於星纏周正遮而匝地閭道路乎中天絳殿崔嵬而曜景標闕岌業而凌煙華蓋蝸翻而蔽路璇廊虬結而蜿蜒青幄嚴其雲駐翠葆颭而亂飄宵覩樯之崇臺隆崯崛嶫乎其間濟平疇於大野激流水於源泉闢方中兮千畝亘四徼兮陌阡巷天造而地設以待我

聖天子之幸焉爾乃即齋宮出宣室儼朱紘戴青幘祝史正辭咸巫獻吉瑤輅朝嚴金根宵飭服蔥

聖駕臨雍賦　許國

[illegible]

天牖民之孔易抱
君師於四方厥綏猷其惟后治時又而陳常於我
明之十葉戢干戈而矢德建首善自
神京中四方而作則惟　聖皇之嗣服紹
列祖而崇文席久道之道化徽五典而作新既建
極以敷錫役隆樹其風聲歲初元之丁卯月載紀
乎王春
皇諏吉而擇黃應天地之文明於是宗伯草儀全
吾除道青衿望幸喜色相告
天子乃服皮弁乘玉輿駕翠虬驂文螭鏗和鸞之
鳴樹日月之旂虎賁後翼龍驤前驅都民擁道而
夾觀紛總總其承輝同成悉率六館髦士公卿世
胄遠夷侍子紫蹕喁喁望風迎拜於
警蹕之嚴聲騁參離之華蓋從鑾笏以周旋間俎
豆而萃繚繚皇皇濟濟蹌蹌北面肅拜祇謁
素王戟門動色芹藻存芳霓旌羽葆容與登堂五
更三老倚珍醑觴博士橫經鱗次鴈行
天顏穆穆衿珮鏘鏘爛如星麗照若春暘於論鼓
鐘於樂宮墻環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莫不歎

手加額祝
皇壽以無疆猗與休哉昔在三五重道崇儒粤我
祖宗文教緝熙忻曠典之復覩見從官之威儀垂
縫增氣自　上作之作舞教應風行化馳始自識
向達於華夷朱崖鐵勒荷笈知歸彼設的射者
競趨卑漢室與唐宗空拜老而增舍猗璧水之蕩
蕩照鶯旂之于邁俊乂咸造
謨訓適新僉曰休哉
天子作人鉅禮告竣
綸音申勵六龍旋軫千騎回旆遄
輦道以言復　垂衣裳而致治迄四海之絃誦嚮
五雲之佳氣家禮樂而戶詩書拔煙霞而偃烽燧
抽毫作賦光于世世辭曰
壁流縈迴環宮墻兮棫樸敷文育群良兮
翠華蒞止師道光兮肅雍展謁
黄幄張兮
聖有謨訓炳琳琅兮昭回雲漢為天章兮青衿威
蕤佩無忘兮載戢載橐肆陳常兮沛然
德教軼陶唐兮

桓榮為之傅左浮丘而右園綺兮成壐綬而雅步進讜言而亡諱兮斷帝範之顛踬雖勉思其必誅兮剔金虎之蘊崇德漸劘而不替兮巡玉格而穹窿將

皇朝之景祚兮歷萬世而無終臣濯髮而降身兮幸須臾于玉檻願葵傾而藿向兮敬揚頌于銅龍

頌曰

於赫國本處貳明離華渚流虹玄鳥降祉英賢早擢講幄再闢伯招升堂務光函席夙夜孜孜輔游是親理則探聖言則窮神如珪如璋月故月新吾君有子頌聲振振漢烈重光聖作物覩七鬯承休八荒宅宇玉帛萬方鞏業千古於斯萬年受天之祜

日方升賦

張位

上天之載陰陽相推一元樞紐萬象昭回咨旭升而英奐慎烈度以往來彼晝夜之代謝差循環而迭催推夫滅宿澄霞登光露暉望舒既匿啓明向徵雞喔喔而必鳴鐘闃隱而依稀闊漏聲已催鄉曉之箭金門曙色甫辨入朝之衣于時晦昧盡歛豐隆正東瞳瞳焱焱朧朧緊運行而出震忽高懸以麗空望之儼然爰在扶桑之上即之可愛乃由嵎谷之中越彼海嶠升此層霄金烏呈曜白駒蹉蹉離躍涵煇而未晉羲和弭節而方昭杲

矣朝陽共覩三覩之近旭然始旦奚誇一舍之遙翕赫洶霍熠爍旁煌容光畢照輿房咸彰驅浮雲而散彩遵黃道以相羊擬諸形容如銅槃之出櫝窺其景耀若寶鏡之飈光連珠翕艴合璧靈榮進進未已遲遲上征栢如飴之湛露報御苑之新晴揚光熹微雖未極萬方之照春和爛朗已先增三殿之明爾乃臨仙掌映龍樓搖雉尾下螭頭鋪光瀉瑞鷄疑浮射綺疏而麗萬戶浸瑤階而瞭九斿黃屋騰輝瑤氣聿飄乎武帳赤城生白炎光漸漏于皇州況乎曉風披拂積靄清夷璇空朗象淑

夸父逐日若也小兒辯日之遠近從前諸仲居皆也

業輕移恔堯天之化育壯漢宮之威儀載馳載驅
嘗嘆夸父之走戒遠[illegible]齊小兒之疑惟時后
牧就列變禹司宸傾葵麗采紫榆承輪暗溥天之
杳睇仰明德之維新如日之升咸仰
望與之大就之如日共欽
君春之仁兼祥集景福同撫乾道晏日中納重輪
之上瑞謝豐部之顧厭持寸陰而四表以格動日
表而覆盆昇鑒小臣作賦敢啓丹衷願與日以同
久歷萬禩而無窮

論撰淳量積燒倚天昔人謂二京三都可為五經鼓吹予于是亦云

音律整物詞致豐畫

日重光賦　　黃　輝

天無二日瑞有重光燦赤文兮內溢施丹霞兮外
颺儷醇精而圜抱屬感魄以旁張恭一體之分氣
遂合彩而為章彬璘兮讚儀艷映掩抑兮羲和麗
祥旦旦重華老尼徵于俊帝雖雖兩作良有取于
庖皇爾其露幄晨源是絕偏轉隱瑤圃兮乍還出
金門兮甫練烏連蟾以從谷龍扶光而服纓雖若
盤以涼涼已輣規而電電逮乎溫源謝浴典阿騰
晞群陰吞露積陽吐霏散方宮之淑景胃圓羅以
曾暉迷十煇之回感薄三素以希徹若乃晷則衡
陽。圭灌昆吾中崇蓋而交景屬利眼以分矖何兩
珥之足擬即四彗其猶殊紛綸兮匪衆燎之繞轂
煒燁兮寧群焰之隨珠于是黃道揚旌赤標安轡
偶豈明以再中繼離照而不易氣獨貌乎丹顯精
悅承于火燧三千里之圜徑陰貫連環十六所之
周驅文彌決驟原夫陽宗積耀天統合貞惟陽也
故寔而善滿惟滿也故仁以生明月鏡猶資其代
照星芒亦賴以繁生即爾重光之外廓彌知純體
之內盈故其精精似青翼翼似黑煌煌赤縞光無
窮乙雖首列于三精實演華于太極粉化國兮舒

幾以剡未習駕泰陵以為舟鼓閭洛而為機張武炎以為颿期洙泗之可涉風興夜寐偟偟粲粲然如上帝之在目睫否是何如孝廉曰此僕亦昔之所究心者也李與子同返於是執手降堂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在世陰陰兮植恒索塗愈脩陰兮惘其靈根離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泯兮樂幽追寥乘青驪兮天之與兮資以自兮任重道遠何特而止兮朝斯夕斯循斯於殘齒兮

憎巧七

劉孔當

維歲之七月七日柳子夜歸自外覞然無徒蕭然獨坐將偃息乎寂寞之場將寐乎華胥之所于時蘭缸攜座梧露沾巾繁星入户皎月在庭俄有婢娟似神非神瓊珮垂藻霧蹈結雲儼然頎子曰惟一孫將以是夕請于河漢我司司巧以餘賞人惟子材行宜為世珍然而進無所通退不見稱啓龍鮮試夜光無因惟不而巧以躋于今吾將易而淡而鑿而力心渾而所向無不而忻而將有意乎柳子聞言而漁忽若剌心涑肩斂運幗幗蹙蹙蒲伏而言曰蘖土愚臣臣臣拙落久日久矣誠不知自拙以致此今天孫儼然而庭教之是天哀臣而賜之天孫也雖然臣知有拙稚未聞巧能謂天孫之所謂巧者何似而臣得審處焉天孫曰夫巧天造之機而造化之秘也神神奇奇莫可端倪姑就于自為子悉數厥初生人五官既具上古代繫下暨代綫其中有心厥巧攸緊是故盤望竊覬淵深泚睇望頳伺色先意承志是命曰目巧未命先唯未言先諾疾者拊鼓慧頻厥角是命曰耳巧游心審句縈尾結繩俛長俛短一縱一橫是命曰舌巧

易其所從，故使說過而獲驅馳，無容，臣誠不忍以
彼易此，而況巧亦無用，天孫已矣，無復望臣，臣將
守臣之拙，以竊附於成庭陵陽之民，若夫携持號
號乎虔，是珍飫於[illegible]也，人謂之臣如
不能於是，天孫雖然[illegible]所得，閉户視之，萬
里一路。

巢雲七　　貝瓊

[illegible]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崖，危乎孤鶴之託一枝，而
雲氣出入乎戶牖，與野馬絪縕不絕，遂以巢雲而
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
而過焉，恒方據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
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
固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益
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
而為名，則彼之困於假者矣，病也，抑須悔之迹既
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觀
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屬
群山，死死下起，鬱鬱龍鱗，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椽
之約之，如鼓如翼，文窗洞開，朱拱鈎連，盤盤囷囷，
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冬熾，無冰夏
寒，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楊子有言曰：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漢之田
蚡、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覆炎之為貴也，吾惡為
哉，曰：下隔高原，我圍我樊，輦石其間，可游可觀，鑿
而成窪，壘而成嶺，錯落星布，嵌巖雲滃，或背而崩，
或環而拱，虎豹縱橫，駝馬交馳，種神[illegible]壁華榦，斤斲

華詞壯麗 與波千古

隴境與心訴物以樂動異卉駢生條條上諫同戲
激芳紅褒翠涌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金谷既虛
而二十四友為何宜來皆之所戒彼見[illegible]其隊乎
曰高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其入恨洞庭
為池浩浩沄沄鳧鷖往來候鴈千群霜降之秋雷
奮之春以豆其壅以泄其煩則挹氣泊夕賓結隣
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古昔園有時當以望氛祲
察其豐凶若華華姑蘇恒勞民為之而猶危累基
者君子不予也矧其下者築千金以奉一己樂之
所在患必隨之曰風吹衆差柱促絃張乍抑乍揚

[illegible]

移宮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鶯停鵠
翔揚紙臨娟吐氣蘭芳晝夜何其厭厭未央絕纓
繼權炳燭倚觸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孔子曰鄭
衛之音比于[illegible]吳之越自越之楚而息於
此耳誰知之天籟發蘇門之嘯歌韻不愈乎世俗
之好以喪吾真耶[illegible]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
過氣熾薰灼融常[illegible]六博蹴鞠狹邪宿留
平樂百金一擲割鮮[illegible]視四嶽其
視巢雲為何如對曰[illegible]窺
矜其驕奢荒淫無度[illegible]

俱有精思 不為詞人 曠

豈不亦悲夫曰入黃閣趨紫垣理萬民總百官金
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戟堂垂曲旃魚鑰初啓
鶴蓋雲園左右之人衣襞綺紈祿周三族國延子
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對
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嘗知校能矣翅
鵬鶚之相篤又可以妄覬之耶苟居其位必不克
矣曰然則與其卷舒一壑一丘嶺秀汲清委化而
休非幾於潔身亂倫之流歟對曰生覩於彼而不
覩乎此孰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為物蔽天
天地而有時不足固也蔽於山澤而有時不足蔽

風韻[illegible] 字下鮫人泣也

也況溢知濤洶乎其不可排也回旋知雲飛乎其
不可執也蔽乎內外為吾之藩籬也彌乎六合為
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而肥吾之
友也茫茫然莫知其所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
於是拉弘景招太白小匡廬卑少室逍遙倘佯以
永朝夕視彼壯麗之居非吾之所安閒曠之圃非
吾之所遊馳騁非吾之所事聲伎非吾之所惑而
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其寂寂
也東吳生恍焉若失逌為之嘆曰吾子可謂不屈
於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
惡觀物之過乎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逐蛛其計

翰墨林七更有序　　金寔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古以知粹謹飭被召，選得美名，於翰[illegible]神開悟其性，嗜清玩高古之類，嘗名其齋曰米家船。少傅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記之。予乃為作七更，擬其辭以進於道，意旨辭屬視古之作，昔固未免有捧心之誚，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而不悖乎者也。

覺非先生久容闔閭，心厭喧囂，恒於煙靜，思若無聊。安得絕境於馬，消搖滌濯，頌咏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千于，若彼空谷足音跫然。主人出迎，不言心愉，眄睞以目，升自賓階，少叙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于地，匪穹于苓，無松之感，非栢之[illegible]，縱闔若錯，置琴瑟其几，萬截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之可尋。少安無躁，頤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焚沉薰惠，緩宮急羽，高卑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消短清，猗蘭㕍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illegible]未能得其髣恍，毋勞爾為也。主人曰：[illegible]聖于不得與記物設教，啓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必正，神明其意

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與，雲漢其章，防危捕鋒，料敵審己，貿不可僨，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勍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採勝心，毋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蒼然，科斗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踏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閒存，彷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窗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圖最近事，然一好者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人曰：五色作繢，肇自[illegible]，後世因之，書事由始，晉宋以降，好尚益起，顧吳荊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別品第，既嗜成癖，千金莫以勞搜，清流貴動，丹[illegible]適情，游藝物合玄理，[illegible]錄實臨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其[illegible]。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食，宵恒失寐，[illegible]工思極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illegible]正聲[illegible]，競趨靡麗，大樸日亡，奚得

出鸞入鴛御地作全声

擎壤以反渾庬。主人曰。經緯天地、軫轕後先、用典政通。体随世遷、秦漢雄深、斉梁骿骸、韓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頼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燿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生。走將漱其芳潤、吼其華英、寤寐于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虚盈也。君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灵、未暇細論、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礼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氣利攸行、走將齊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宜之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附光首。請先群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為道淵藪。

十五卷全

新刻皇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卷之十六

建極殿大學士　蛟門沈一貫　删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　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賀武宗皇帝南巡回鑾帳詞　楊廷和

伏以蓍象亘天、太白統五兵之運；四時成歲、徂劉亶七月之威。道在古而有徵、事於今而為烈。恭惟欽差總督軍務後軍都督府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布昭湯武、通駿文聲、率寧人有指之歸、思受命

無疆之恤。版章士宇、德既洽于羣生；帶礪山河、恩尤篤于同姓。北辰居而星拱、垂衣仰穆穆之容；大風起而雲飛、整旅示桓桓之勇。徵兵宣府、肇斷河流；檄候秦關、丸封函谷。百蠻奔走、南踰銅柱之邦；萬里謳歌、西出玉門之路。天保以上治內、下武之聲繼文。四方清偃草之風、萬姓樂止戈之化。迺有么麽小智、敢懷弗靖之圖；肆茲惡毒、橫流、故犯必誅之令。曰彼宸濠者、寔我藩服。鳥禽獸飽而忘恩、蜂蠆昇而成螫。秉珪綴組、罔思植國之仁；嘯侶命徒、自速覆宗之禍。執迷不返、謂暴無傷。虛煩几杖

之施、竟作家門之蠹。于屏祇戕、方磨相鼠之牙；陛郡攖鋒、已觸羝羊之角。張蝟毛而自固、奮螳臂以求伸。禍等三監、在周師之必討；罪浮七國、至漢法所能容。反狀既聞、皇怒斯赫。爰下親征之詔、纓興問罪之師。以律則威在和而克、視民如子、天下之所共知。應敵以兵、聖人之不得已。勝神靈于破竹、揚殺氣于前矛。人一闔心、共抵滅宮之掌；士均鼓勇、期燃董卓之臍。電掣雷轟、威雲風之入陣；山搖谷應、見草木之皆兵。䄡馬石頭城、歛氛埃而披白日；洗兵天塹水、截滄浪以奠滄溟、風聲遠被于鶴

唳月捷縱闢于露布、封尸蔽野、空棲幕上之烏；列刃橫江、可掬舟中之指。鬼神助順、天地合謀。哀假息之涸魚、痛傾巢之仆卵。壺漿齊慶、室家徯商后之來蘇；扶杖往迎、父老欣漢儀之再見。檻車獨赴、類俘濞于丹徒、接檣一空、若破瞞于赤壁。士民如故、並同鴻鴈之安；人臣無將、已快鯨鯢之戮。于是執俘以獻太廟、然祖宗在天之靈；行賞盛臨以賜諸侯、為臣于不忠之戒。其等觀兩階之舞、已觀德于龍光；上萬年之觴、更承恩于虎拜。爰輯芻蕘之語、用裨騎吹之謡。詞曰。

六龍親馭臨江渚慰滿王師時雨捲地風濤入雲旗幟擂碎震天金鼓狂虜氣沮孑遺大關偶春頭如鼠愛歸蘄牂橋離赴水慟如許 皇天眷佑明朝使中興將士鬭如貔虎奏凱歸門獻俘郊廟喜動洋洋萬姓都人私語道今日躬逢周宣漢武但願萬年常教為帝王 右調㳷大樂

懷龍門詞　　劉基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為衣兮白[illegible]為[illegible]彼秋蘭兮佩玽玕。吞和與遊兮中黃與[illegible]兮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兮美且仁。自我不見兮不知幾春仰玄雲兮盻參辰為合為離兮誰識其因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隨。

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青髮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食紫虹漱石泉兮灑松風遨衍乎兮從赤松逍遙樂兮無窮安得羽翼兮致我與同

辭劍圖詞　　胡儼

貫弓兮執矢望昭關兮東馳思公子兮弗諼孰閼余兮渴飢旦暮兮以趋江之流兮潸且速濟彼遑遑兮求索渺浩蕩兮何之索索兮遺我心之悲兮莫予知風蕭蕭兮江日黃蘼蕪綠兮杜蘅芳野閴寂兮無人悅四顧兮彷徨桂櫂兮松舟艤汎汎兮中流攜余兮阨濟欲報兮焉酬寶劍兮陸離爰解贈兮莫我留執圭兮弗有顧百金兮何求江上兮丈人義重兮山丘撫新圖兮增慨嘆遐思兮千秋

孤憤詞　　宋濂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擯斥者。識與不識咸寃之。濂因本其志為著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慎者讀焉其亦知所懼也夫辭曰。

哀予生之匪淑兮耿鬱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假微詞以自吐。曩有志乎學古兮指前修以作則。非秋蘭莫敢紉兮非申椒吾焉食伏所履之正直兮謂無施而不可悲世途之嶮巇兮胥獨中茲危禍胡蔓菲之小文兮竟成之于貝錦剛指方以為圓兮揆人情為已甚伊翩翩之公子兮余素得而友之握手以示肺肝兮若斷金而弗疑何中心之多變兮一旋踵而弗予識既擠予於坑穽兮復縶兮而下石汝面目之無怍兮曾何詳之弗深縱捐予其焉傷兮吾懼戕汝之良心睹日月之光照兮聞雷霆之隱聦予固不足畏兮汝寧不畏于天天道微而難索兮斷焉足以責汝彼黃鳥之嚶嚶兮猶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美軀兮乃一禽之不如予固約結而罔措兮又為汝而歔欷嗟受命之蹇僊兮豈獨汝之為尤蛟龍鬬于深淵兮寧無損于鰌鰍汝雖不我陷兮予安往而遊因惟飲泣而

無所訴兮傷予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獨不鑒我之幽枉皎皎之白璧兮無瑕其為燕石也纖纖之素縞兮反謂其如玄漆也欲力舐以渫文兮其柰患于無辭咎繇之不吾出兮將有決而誰知哉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苟自經于溝瀆兮愿君子之見嗤夜漫漫而不旦兮悲風颯其四來秋蟲響于空墻兮似助予之悲哀六合之至廣兮寘一身而無所魂悅悅兮有悲兮雖生存而如歿昔公冶之所遭兮夫何有于不仁在縲紲而非罪兮亦魯叟之所稱果自反而弗疚兮縱濁辱其如禁浮雲過而日潔兮春冰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為愳兮愳吾德之未明意欣欣以超絕兮振冠纓而起行取瑤琴以彈之兮有和衍之新聲樂天命以自慶兮究年歲而不再更

原心亭銘

董其昌

三才未分渾淪一氣氣本靈虛陶鼓天地天地有心惟人攸寄圓顱方趾含陰抱陽中有主者巍巍堂堂綱紀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與形相依太凝未判朕蔽障非心本體如鏡現相像本不有物常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罔覺應不失宗以靜為心心不屬靜喜怒哀樂發于真性濫焉牢籠彌增線鏡以動為心動即屬情欲也無涯聲色縱橫隨波逐浪醉歿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為要既識真心觸機是道糟粕非粗神化非妙何以識之心有靜時靜而忽應不及思維未發氣象于此可知既已知之存養省察活潑潑地常惺惺去習而安焉先登搭筏亭揭原心至數異存銘以志警丹書並尊

九德銘有序

顧東謙

愚讀書見吳陶謨始稱知人而大禹則難之乎巧言令色孔壬心竊疑之以為何知人之難若是也觀其備陳九德而後知大禹之慎不虛即皋陶所稱亦無非重為巧言令色孔壬慮也何也人之難知非悖德者之難知也難似德而非德者之難知也放齊之稱丹朱也不以啓明乎而實則嚚訟矣驩兜之稱共工也不以鳩功乎而實則象恭矣四岳之稱崇伯也不以治才乎而實則方命圮族矣當時非帝堯之神智有以洞灼其真而斟酌其用則皋而置之登庸若采豈有類哉然而猶未免失之鯀也蓋媟不類矯猶不比蘭侏不並汪傍不及鑑人人能知之若乃腊鼠而璞質烏而鶴步西巫匙服而桀自非神智鮮不為其所眩惑者則以德辨人又不若以德辨德以德辨德庶巧令者無所容而人品始見彼皋陶之以九德辨也誠非如儒者所稱成德不偏之謂也正慮天下有似德非德者以所趾腤章托之乎寬柔以曲謹炫灌托之乎愿亂以模棱悍悍托之乎擾直以察擠忿雅托之乎簡剛而至于所稱彊義又多出于血氣之[illegible]

隆之徒于是九德之名雖為國家重而其實反為國家婉設許之[illegible]不得累常稱帝德罔愆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illegible]而不言廣與栗也豈帝德而有偏乎[illegible]一精濃而沆岳氣分離天之[illegible]與[illegible]頗列九德[illegible]以取人[illegible]辨以[illegible]德者近于太嚴不知侯若射之所的也苟志于的矣雖乏多識之算不失為良工真若德之所的也苟合于真矣雖乏兼長之行不失為良士故皋陶以九德名吉而又曰三德可以有家六德可以有邦夫亦謂士修其真即一德皆可以致用與巧言令色孔壬者自別耳若則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者明天子事也寅恭和衷衆德兼收者賢相臣事也徵其似而修其真修其真而會其全者又士受知于君相者事也不其然則無論有負朝廷作人至意而其所行亦甚薄矣典謨具在撫卷惕然是用作九德銘以自警銘曰

猗古虞皋岳牧在廷師師濟濟德畏孔壬孔壬謂何巧言令色象恭滔天似德非德爰有皋陶倡論

知人乃言采采九德是徵一德曰寬必原諸栗寬本非弛恢然有則二德曰柔必原諸立柔本非靡安然能植三曰愿恭愿何以恭敦朴之度有來肅雝四曰亂敬亂何以敬[illegible]之才[illegible]無競擾毅居五雅意自果不則[illegible]六正容可掬不則過峻便傷絕俗德七爲簡簡也維廉於隅有定所以無傾德八爲剛剛也維[illegible]無欺所以不屈至于彊義彊德斯名氣配諸理九德用成何事可虛何行可襲虛爲襲亦非古之吉況今

聖哲追唐匹虞三事贊襄式克都俞遵命實難毋黜而玉高楚可遷毋滯而谷鵠礪之佩哲夫不遺玄酒雖淡朝夕可酹敬矢銘言旣鵠乃侯誰當善射于此足彀

蒼雲軒銘

宋濂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尊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況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為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于事為之先子陵視光武少相交善使光武能任人可謂盡力于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牢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哉子陵祠堂以蒼雲名軒余高其出處之義也敘銘銘曰

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與樂隱偃而弗為卓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為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飭隱以欺是誣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貌固以遠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歛與施或不盈握或雨四垂庶乎于道之歸

座右銘有小序

趙壹

予讀大戴禮至武王鑑席口牖諸銘未嘗不慨然深思云以彼親戒而安無諸之列猶日怵惕焉懼怠之乘也故無處而不戒如焉庶日顧諟以自儆心乎吾儕自省何以顧[illegible]言心識而忘勸戒哉爰製一銘書之座右銘曰

乾開坤闢人參為三人貴伊何匪乾胡配日與月與迅如奔駛爾嬉而遊歲不爾俟相古哲士人紀人綱爾胡不足令彼獨芳萬古人心爾胡忘正不自身先其何能令忿懲在始慾窒自源一星之火至于燎原無競爾智純白不偏無騁爾辯多言逸忘無暴人短無先人長善弗人同爾亦何臧亭我容人無人容我大儀吹萬于何不可心不可飾天不可欺禍福何常惟人自召謀臧惟遐不臧惟近爾則誰憐胡不思奮

銅雀硯銘

唐順之

昔維瓦哉歌舞焉今維硯[illegible]嗚呼其為瓦也不知其為硯也其為硯也[illegible]妾榭零落不[illegible]其不復[illegible]瓦也英雄[illegible]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嘗慨然有感于物化也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宋訥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粤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于今。欽惟

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囂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于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奉告成功，請文劉石，詔臣訥為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言曰：維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于肆類，僅見于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于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

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合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謟祀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于

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擇士。

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齊明承事，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兄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本始以昭報典者至矣。其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illegible]盛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illegible]濟天下，保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大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區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敘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

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眞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求之無斁。謹為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正昭聖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于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于元氏，而亦用又。豊功盛德，後先輝

洽乎參天貳地卽諸書所稱曰曆運曰丕顯者何
以加焉用是登我道化保世滋大者四十五年于
玆而遺藝餘烈將億萬世是賴而凌越絶振古耀
今蓋自三五而降功德並茂未有及我
肅皇帝者也猗與盛哉臣觀帝王之事世移代遞
彌遠彌著寔惟嗣世君臣詠歌紀述敷張揚厲以
示無窮兮
肅皇帝之神功聖德若玆顯鑠何可不勒之金石
以垂來世臣不自量竊彷古義勉極摸擬少述聖
美于萬分之一謹拜稽首作辭曰天眷我明聖主

乃生於乎
世宗旣聖旣神鳳翔郢都龍興漢水邇踐王猷遐
追帝軌晋明出地乾健純天學包伊洛理析幽玄
訏謨宏深睿思横溢文武弛張神行莫測先朝委
柄下美天綱
世宗曰嗟哉函正我邦大業在予予敢不愼銳意
中興登于嘉靖求賢選輔圖惟紀原乾爲國蠹浦
刷靡存權璫鎭藩其來惟漸一朝除之如芟斯摒
神凝治道恭默以思講筵朝御書幄宵垂緝敬維
一聖學之基作箴自省千聖是師孝大尊親禮嚴

事父曠典肇新鴻儀畢具玆震上仙經天悼慕追
欽純山六飛躬扎深知稼穡小人之依大田歲籍
方社時祈一精格帝五氣循期沴弭封條和召濯
枝幾務獨親威權由己賞不升遐刑不何適如日
之照如風之行端居龍見淵默雷聲迎塵惜旅羽
檄孔棘赫然一怒蹤潛遯息舂玆島夷毒我東南
天戈一指則莫我敢堪泮水陳俘我亭虜侯臭服
奮兮虎皮櫜胄台階以正皇路以平上恬下熙時
雍有年凡此神功越此聖德蕩蕩巍巍濯濯赫赫
萬世承流首正仰則穹壤悠悠視此貞石

平虜碑　　康海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擬據河套數年秣馬
勵兵將圖大舉入寇我延綏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
都御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劉文講畫戰守
之法緩急遠近部署成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
營于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
鳳主之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
劉文主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官都督僉事梁震
主之十四日己卯虜由定邊乾溝劄崖墩入鐵柱
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清
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率所部叅將某守備某
馳兵往赴明日乙丑戰于郜家寨柳家營及葛家山
斬其傑者數百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清沙
峴游擊將軍李勲守備陶希皋可趨清沙峴伏道
以俟紅古城半箇城要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縉可
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剌都鹽池鳴沙洲石溝可
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清沙峴文督
戰當衝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于半箇城
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
所獲鞍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

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叅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于
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鞍馬二
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
鑾遊擊蔣存禮鄭時又遇虜于興武營大戰破之
叅將史經劉潮分佈韋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
劉文驅虜結營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二
百三十所獲鞍馬二百又二器物二千一百六十
又六虜安得以甘心於是遵故海剌都鹽池鳴
沙石溝抵青牛冨有之地雖其經行不敢正目視
昔年駐掠函隴而諸將閉門籲天不能得一遺矢
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套秣馬勵兵欲圖大舉
二旬之內連獲三捷蓋維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
諸將得以攄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為難
豈不信哉㞐公受命以來實若鎮四関也斬獲虜
首殆及千餘威寧細溝之功北征以役謂為再見
視威寧細溝不知相去幾許而堂與本兵大臣必
有休休之心翊贊
皇度者矣方諸雅冊周宣之武不足言也邊方父
老以予撰碑叙述其事且以將來銘曰

惟明九葉篤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內
治既洽恩被邊防未遑有莪拂義必匡蠢茲酋虜
潛蠕生梗教既未淶蔡亦屢猶元臣若德波下厥
常盤據河套未逐驅攘豈天厭逆乃爾非方屢犯
屢挫曾不飛戕公用赫怒久伐斯張青沙之役易
若驅羊興武既臧乾淇大捷反軔凱旋惟囊
恭惟神武所向必戡以此元老惟德之行弗崇虛
斂克屏請往猜勍努勤底勝否[illegible]不奮黍佐
孔良節制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夸昆是惶皇
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
尚慎勿忘

篇中以岳武穆忠義且氣象森嚴若泰山喬岳……之人 [illegible]

叙岳武穆之功并其待……精核……一字必斷 [illegible]

精忠廟碑

徐有楨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
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
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石彗溢
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若
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冦難禍亂之虞而可以
救乎亡滅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
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
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
岳武穆侯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旣北狩而高宗

南渡也華風載淪戎禍方熾不啻天柱崩而地維
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
立侯乃起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
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
盜傾偽齊以屬金人其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
非矯偽而為者也故能始終以恢復為己任才與
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
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蔽于奸志讐忍耻自棄其
上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illegible]宋之不幸中國之
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illegible]明方郾城戰勝進

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汴遁而詔輒班師使王以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坐挫其伐乘屢捷之勢
偪扶窮之虜而殲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
凱旋師歸身謝罪頋不愈于縮手就俘而志不得
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之人
惟趙宋國之破西羌嘗遣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岑
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
之受託賠列極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
而即行彼高宗之去岑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
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所為又非王
之所肯為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
嗚呼于此亦可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
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嘆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
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于萬世者乎歲己
巳之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萬師
上皇未復冠方凌偪乃命侍講臣理等十有五人
分鎮要地過亂畧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理
寔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周
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

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宣
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効力其明
年春程以
召還乃具列王之功于禮當祀者以聞
詔可祠既成
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于
是書其事于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
碑陰又為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既以慰王之
靈于冥漠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毋豫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伏劍兮南遊
剔国耻兮復君讐王之烈兮冠九州羌彼奸兮忠
是就神胡為兮滞留駕風鵬兮驂雲虬捲鄉邑兮
少休堂有醴兮俎有羞式燕享兮春與秋
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弭節兮廻旌
肆容與兮翱翔肅羽騎兮成行彎強弧兮射天狼
皇干戈載戢兮無水旱傷獨我祀兮永與嵩江之
福我民兮佑我
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中央

奇氣勃勃雄渾恣肆而條鬯尤深於書

涿州重修張翼德廟碑

傅新德

國朝鼎建幽燕道出西二百里有古涿鹿郡寔為京師扞蔽盖有張侯廟云按漢志侯仕昭烈帝為車騎將軍領司隷校尉與關壯繆侯同輔昭烈興漢業齎志而歿今婦人女子皆知與劉關將稱也侯亦豈爽偏天下而涿人祀之者何涿侯之所自出也又廟像三人駢列而額獨稱侯者何重侯之所自出也談者以為侯雄畧猛鷙亞於壽亭然桃園結義前無衡敵以為祀侯權輿止此耳愚謂侯之所難及者有三而摧鋒陷堅不與焉當夫炎政中微帝圖瓜裂盜名竊地者不可勝數牒隂漢賊也權隂睎翼也而侯所與傾心草澤中者乃堂堂帝胄此與鄧高密杖策河上奚異是為擇君之明也其難一矣及其間關于離喪之際崎嶇于危敗之間勢已八九不可為矣而矢志不回將濯質于湯谷旋皇輿于東庚是為蒙難之忠也其難二矣語有之交朋有信同心斷金而張陳不免凶終蕭朱至于隙末何者積睽約之漸也侯與昭烈壽亭雷陳契合相信以死及其報吳之師不難以死赴同讐之誼是謂守義之烈也其難三矣今國家北拒虜南防倭

將士怯懦慄軍長冠誠得熊虎之士不二心之臣如侯其人者數輩何至使聖明旰食乎而卒無有窺左足應者疑無以風之風之宜自近始按勞定國死勤事禦灾捍患此四德侯兼有之是宜祀以風世涿故多慷慨俠士意有不快猛氣咆勃目營盡裂惜不能用之于正聞侯之風可以興起矣舊廟偪樸黯昧不足以揭虔妥靈天子曰吁孰是式閭表墓而令像教凌夷其奚以飭俎豆於長久亟發內帑新治之於是撤朽剜蝕扶欹植頹丹雘巍煥牧牧渠渠其於風起忠義不為無助乃命臣某碑而銘之銘曰

九有蠻泥炎精霧塞逢辰之屯虢虢張侯作漢息壤洪流其堙致命中山雲揚龍矯軼絶塵三柔重英一騎環鐵萬敵慑竣剄擒顏卻允張我武人百其身惟友及昆金堅布信飴賤賓仁如何彼蒼興山止簣中道淹淪譬彼隕墜光完魄碎恒為明神聖鼎幽燕屹其承輔寔風我人　帝篤不忘乃命司空遺廟維新崇棟捐捐蛙鼓坎坎萬舞侁侁阤蘭洲芬清酒肥羜伏臘明禋髹虬翼翥嚴右羽衛雙甃儼轄旌旆飛揚陰風馳驟來格來親護我王國畿祓妖厲式殺祗臣嶽嶽西山並表銘勒千秋萬春

凝朝會樂章十二首　王景

天命有德之舞

堪輿寧叶氣蒸萬靈芝嘉禾生祥飈瑞露凝光精一莖九穗有三登田畯駿奔進

天延薦　宗廟將德馨時和歲豐樂太平乃知

天子在樹德雲龍風虎開休禎

瑞道昌至治明萬化滋植召八荒狩於野梯来我條桑載生載成以玄以黃以登于明堂至和磅礴黼黻文章繅為五采絲上補虞舜裳

騶虞至周服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畜行不踐生草

聖皇御宸極德澤被枯槁林邑神聖初召南風化百邁遐躅前無偶啓貞符垂沐久

箕疇演洛之靈玄龜出

聖之徵　皇孝理表八紘役五神策六丁亂五總符十朋介金石利永貞

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壽與天齊弁

黃河清七百里水精宮下見底

聖人在位天心合弁六合澄清萬國文明揖雜佩兮蒲津遺玉玦兮龍門川后踶而陳辭兮錫纂蒼

于　聖

天子踐祚宏拓皇謨義聲翕沓陰肅陽噓東款扶桑西徼余喜瀚海祝栗統為一家繩章索引咸傳于都莫不震慴天休涵濡侁侁狂狂以拱宸樞玉帛匪頒王會有圖萬歲千秋協我貞符

明德新民之舞

聖人召和黃流獻奇澄波清且漣漪敵薄龍門震盪坤倪萬雷呿張光燭化機上下一照機動天隨天啓

聖神河水為清天啓　聖神治化底成

聖德天齊造化降精

聖德天齊心與道凝萬國一統

聖聖相承

祥開函宇地出嘉禾端倪叶應大瑞是荷同穎異畝瑞協周家以濯仁風以昭泰和惟

皇忠厚被草木懋昭大道同變化是知

聖心能致和上與天運同亨嘉

德動天鑒慶雲呈祥紛為華蓋燁為天章郁郁芬芬氤氳茫茫映日烜彩隨風飛揚昭回麗河漢覆壽彌下方

此龍馬來廷

此甘露降

神聖揚清芬凓暢融天光

天之駟龍之媒產大宛儆渥洼追流星躡天衢汗流赤心九垓歷閶闔覲玉臺西風十二閑爭稱龍馬來蹴踏五雲騰神[illegible][illegible]謳蕩蕩天門開

和氣叶甘露凝陋寶裝挾金莖厭厭浥浥瀼瀼熒熒而於燦其英如錫如飴如珠如脂不隨日以晞

天子神聖與天合德至和攸釋以濡天液

天子聖仁與天同甦至和氤氳以播靈芬瑞應之彰有莬其芬於萬斯年受天之慶

此四夷來賓

聖皇御天治化依甦文武並用其幾孔神杜日月之所照莫不獻贄而效珍昔天率土悉妾悉臣環拱北辰以訖至仁德懸被乎留爽聲教暨乎八寅陋漢唐之用師伐成周之王會其道斯何王者無外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續卷

建極殿大學士　紋門沈一貫　刪定

東閣大學士　金庭朱賡　校正

翰林院修撰　蘭嵎朱之蕃　評閱

請以機務諮詢輔臣以職掌責成九卿以糾繩據聽言官疏

戴章甫

臣聞之天下猶一身然夫中必深拱百節効力耳聽目視然後天君泰然不若殺盭而隨之矣亦猶一家然夫家必家督宗秩紀綱持衆耕職任事而家政齊焉不若頹墮叢脞因之矣故虞廷圖治首先宅揆而亮工熙載明目達聰尤兢兢焉誠重之也我

國家稽古定制既以輔臣以贊襄密勿設九卿以弼成化理設言官以糾察補拾綱舉目張絲聯繩絡列聖又以精神心術運用而鼓舞之績奏恭隆而化臻熙洽有以哉肆我

皇上親政以來經筵有訪乎毫有召批答咨詢不移晷刻何嘗不親輔臣乎大事請旨細事專決六曹卒屬韜鈐並進何嘗不任九卿乎乃今則大謬不然矣政本之地樞機所屬無論造膝前席邈不

可望使之寄身手將信將疑之府化進于無殺無輔之端進退不得関其忠謀為不得展其志派睽介特往往以身為射鵠也而輔臣溺其職矣喉舌之司承宣所係無論持恩異數杳不可望使之虛擁荷政之名陰掣肘隨之肘上意所欲逆接故事以請訓詞及之矣上意所不便隨職掌以奏諸怒加之矣邀恩不及往往以肉為例游也而九卿溺其職矣耳目之臣血脈所關無論闕門止輦寂不可聞使之循涂于法從之班循跡于柱桂之地用循不用抱寒蟬而不鳴進循不進積薪而日壅

垂手喪氣以其職為充耳也而言官溺其職矣夫此三臣者上而主德賴以維持下而蒼生賴以覆露大而社稷賴以磐肇小而機務賴以調停近而奸蠹賴以扶剔遠而四方賴以宣靖

皇上雖聰明神聖總攬萬幾不遺細微

皇上雖綜核名實總之率作不過寧乎以亮以熙猶兢兢明目達聰咨岳詢牧鼻舉重揚側陋蜜庸熙載奮武敷施不遺餘力今

皇上悉屏勿務深宮靜攝所賴開通天下之氣節宣暢天下之性情區區奏牘之批答文移之報可

君上不行為之征

傳旅稽遲每至累月廢閣案為故常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整頓明作難頹墮玩愒易經遠綿
理難因循廢弛易張皇振刷難曆越耗蠹易節不
敢以兢業欽翼日日不遑暇者責難于
疏趾之前乃台衡之地逼近
宸居獨不可手勅時一咨詢乎六曹之牘職掌輻
輳獨不可每事時一責成乎耳目之司言計常審
獨不可虛心時一採聽乎日今肖小熕而正氣消
豺狼攫而雞犬晝封豕跳梁乎閭徼奸雄為蠹乎
腹心如紈袴之家門墻未改而鼠乎雀角已伏而
伺其便如血肉之軀外貌可觀而肩孔千瘡已通
而潰其堤及今更張已索中流之維楫過此圖度
徒補亡羊之空牢且
祖宗蕲憤作久學求俊[illegible]簡拔以貽
陛下　陛下不受[illegible]以體之[illegible]之亦欲其
吐一得之奇展[illegible]其徒取充位今之昇
喝内廷外衛為[illegible]不然矣奈之何所尊
非所用所用非所尊[illegible]其委托為任則魚
水之歡不洽而朝廷[illegible]人疑大臣其誰
弾壓而把持之卿貳[illegible]為任則股肱

之誼不立而朝無任事之臣猝有大利大害其誰
批亢而導窾之言官不以糾繩補察為任則紀綱
之司不肅而朝廷無骨鯁之臣猝有大奸大蠹誰
摘發而梘剔之此三者皆非細故以恬熙無事之
朝智士痛哭流涕陳言而下諱況今之時何時
可泄泄容容漫不加之意乎語曰不見其形願察
其影臣願
皇上深推理亂之原灼見治忽之機惕然改圖悚
然信任無幾衆賢進而治化成于以熙上理恢鴻
謨亦何難之有懇不勝惓惓仰惟
聖明裁擇謹疏

擬勅九邊將士實修戰備城守毋得出戰首功希敘疏　許獬

臣惟國家之事莫患于虛虛則國未必受其利而已受其害人臣之弊又往往出于虛虛則已可以有其功而不恤國之釀其禍因仍漸久類行然皆而在九邊為尤甚蓋今之馭虜者遼左薊右則談戰備門以為接頭以東則談戰與其戰已夫遼歲之虜虛亦敵大折衄而謂若速平松海之間在在秣馬厲兵烔然出塞□□□□□萬騎防祖廟布大嘉于天下歲與虜月無虛不之刑赦節而悍戎心哉惟是于閃之賞通則使僥倖之實啟覆冒之賞行則覬覦之情多日以出塞報而虛以實在邊隱所不明言而廟堂亦置不問夫試度九邊之勢虜即不入能擁數萬衆馳劍伊吾喋血祁連運行四遠而根不絕乎能成師以出塞壓壘三軍決機兩陣以殲犁醜乎降胡健卒投虛伺閒以撓天之倖俘馘于老稚能利動而破精騎雄行以逞乎虜即入能應聲而俘無貽屠掠乎能授桴當隊縱擊而橫驅之乎擄獲戴邊燎原獨□無小飾手數者皆所未能而

虜功日奏優敘時蒙吾蠹其虛也吾受其虛而小之冒纍典大之開邊衅徒以一人之私而壞國家九伐之柄以一時之賞而貽國家數世之患也夫戰守恃吾所備無恃而忘自備國事之謂何且即欲威行出塞亦必有陰陽淺深之術迭示而交攻之于彼則形分于我則力厚然後可以得志乃彼部落之錯雜易于合力以向我而我九邊之渙散難于併謀以制敵日惴惴焉邊不終日而況可啟之衅乎如近日遼左失亡大將東□不能問貽中國羞可鑒已衆之□□□□非敢為喋血之會鳴鏑長城之下也有要而請一家亦足以辦之寧渠至煩師旅乎使彼以好走險之思逞發憤之憤以速衆敵而樹蓬偶哉無亦多方撫慰以使其勢之不合而九邊諸境如所為墩堡結城之備皆無日不討而備之錯綜有烽燧之警未必大舉而吾亦不坐受其困時固吾圉安吾常吾未嘗言功而國家亦不大受其害不然一邊瑕而九邊皆瑕矣人臣虛冒其功而實禍彼國家矣故臣之不欲輕言出塞非怯也謂不修備而務搗巢者虛也彼周言城方又言薄伐而三捷之期與孔亟之戒交相勵也

其意深哉此萬世制馭長策周歌之以遺師今
敕之以俻邊是在
聖明垂念而已

兩大議論

建文皇帝己典議　袁懋謙

國家稽古定制因時立隆可謂大備於禮樂矣三
百餘年所未厭於人心者有二從建文之號以祖
宗孫洪武泰之謚以兄掩弟兩者忌諱太深公論
不著非所以示天下萬世公也因而缺祀使神明
之統與治教之紀同號天潢之派與無依之[illegible]
盡此案
七廟神靈所共安乎夫土木之變非
景何以守正統之業
景不可謂無功於
英徐石之起微天順亦何然推
景帝之位　英何必有憾於
景亂而繼之順而受之兄弟相代以保宗社不相
嫌也別建文何罪於
成祖　成祖亦何憾於建文而徒以叔姪相代之
故既去其歷年復以形迹相避之嫌更民其血食
此其何說也此必非
高祖之心而亦非
成祖之心也夫達孝者敬所尊愛所親建文非
高祖所愛乎

建文皇帝祀典議　蔡毅中

今上追孝祖宗廟款祀事垂三十年咸秩
天地神祇仰承
列聖祖考下洽四方萬姓以致乂安遍于六合之
建崇報
聖母上加徽號即尭舜惇庸武周達孝無以加矣
臺長臣因疏　建文君祀典上請
命下廷臣生遭聖明迸泳恩澤請舉衆議明不敢
議之說者曰　建文君
高皇帝冢孫繼文太宗嗣五年正朔統順系明未
有親嗣正統五年而不得入太廟享帝祀者禮宜
置主太廟大祫而享之臣以為不敢議也夫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祫祭天子四時之
大祭也謂羣祭于太廟而合享之今欲崇祀則必
先正　廟號正
廟號則必先明正統號尊正統則
成祖叔父也　建文侄行也以侄行坐祀叔父之
上于禮有諸故靖難之後革以天子之禮而革除
其紀年之號彼時在廷諸臣[illegible]竊謂然後舉行
豈得然哉入廟一事儲敢議[illegible]漢孺子嬰

弱不能振位淪他姓而光武中興未聞絕其號絕
其祀今　建文雖係革除而山河無改社稷尤仍
其視子嬰何啻千萬臣又以為不惑子嬰史闕于
篡逆之臣光武實中興而繼絕不正其統誰以
移不係其號祀將何附如人自取其物于人而後
又尊其人而臣事之不情甚矣況文非他也子姓
行也何以自處此不敢議二也說者又曰以
景皇帝為比欲先議追謚而後崇祀此益不可議
矣夫
英宗兄弟行耳禮曰兄弟相繼為又且土木之變
中國無君矣
景皇帝奉
太后命以主　宗廟社稷之事奪門之后雖欲不
謚烏得不謚雖欲不祀烏敢不祀而欲禮以情隱
数緣時降惡乎可哉此不敢之議三也或者又曰
留京誕育之地臨涖之所其靈必依于其地議祔
食于
高皇帝之側或祔食于　懿文太子之側則洋洋
廟格一脉同堂亦以為不敢議也昔漢獻懿廟主
藏之祫室終不得與祫食之例況允庸之君舉而

列之
高皇帝之側曰祔食乎則配享者乎況
懿文之祭今主維存而祀之其祀用…
位號而以五年南面之帝親得附食于…
無處則已有處必哀痛而不享耳不…
安也且祝詞告辭稱謂何名此不敢議者四也武
者又可別立一廟于陪京九廟之傍或立于其陵
寢所在臣愚以為不敢議也古者之祀亦有為祧
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漸
稀昔者嘗在煬宮春秋非之豈有今當一百四十
餘年之後一旦取無祀之主復祭宮以升乎祭宮

則必奉名奉名則必奉　勅奉
勅以建之三祭何名凡此之議于義不通于禮未合
臣以為尤不可妄議也曰然則如之何哉曰自古
聖王因時制禮緣情起義今之時何時哉
文皇帝承
高皇大統弘文廣武功高百代垂創而開域中其
功固與
高皇並其功大者享報厚當必有億萬世無疆之
休諸難雖有戰爭之迹而要之帝王之處天下與

小民之處家不同也所重在
宗社生靈而私情無論耳註必帝王即今武升家
且不重天親而重國法矣詩之不敢議也勢之不
得議也情焉得而議詩詩始泯其議以俟萬世後
紀年者補然而不敢盡言也

治以不治御蠻之道此上古之術也

川貴用兵議

李衞昌

國家定鼎方夏環海內外置吏維潘狗印管冉駹之間設宣慰安撫從其俗長之彼時物力充兵勢勁豈不能殲厥醜類悉夷為郡縣無亦以蠻夷屈獠因敢攜貳以中國勞蠻夷不若使蠻夷之自為理耶以國有圉也嗣後逆萬開作耶就羈縻則楊酋狂逞于播州安酋陸梁于貴竹乃具兵酋陽則又有谷彭元錦辟害銅仁則又有答張富是皆所謂仍從前開觀覽而動而播酋則當矢為振刷計者曰窩縣之內安容反側今來惡為平材官傾

二說俱尚未為不可第固持權變則將亦不當以執一論也

飛不乏也而蜀蛇搞賞易給也勦之便為持重者曰兵革始戢杳殘未瘳而乃提師深入踊巢山披絕谷蝮蠆榛莽盡可為難主客勞逸其利在彼撫之便而愚則以二說俱未當也我先自完而後可勦我能為勦而後可撫謀徇食肉戰厥市人是為嘗試不名為勦偏將反中孤但搖控曲為調停是為講和不名為撫滋蔓難圖善勦者相彼机宜誅分首從寓撫于勦不傷眾而彼自服也善撫者直常在我而常在彼寓勦于撫不損威而彼亦無不服也蓋勦與撫兩事而異用異用而同體今黔楚

此處必机宜有可

川蜀烽燧日舉馳而聞于蜎動以月計下其事厥掌又以月計遷延題覆又以月計其畫之催偏則如焚如溺而拯救者方且秦越視之並無定畫夫兵机事也應机而發急于脫兔尚慮噬臍矧濡緩若是不適以明

國家之怠玩而愈長其驕肆為今之計不必論其勦與撫而當論其所以勦與撫議定計而出十不先一不然而漫焉從事則將以調停為撫之之不定後始議勦勦之不可又且羈縻嘆歲月卒無成功東事可鑒已是故屏怯之卒難以得志則兵

運役以足上意

宜練也餽粮千里士有飢色則餉宜充也而淺劣之夫不可主將則帥宜擇也得其帥而為之治粟為之訓卒而於播州要害之所做三鎮故事轄三省而宿重兵明下之令啓其悔禍即不然而敢逆䝉行則吾有成算在是則所為常先為勝可勦可撫而其勢卒歸于撫者也蓋播連黔楚楊酋首惡而安酋之與諸苗則聲勢相倚定一播而諸酋不煩傳檄矣頑愚之所慮則又不在夷情而在廟謨方今免置之賢長城之將詎曰無之然眼前未必當即當矣而吾慮其兵有兵矣而吾慮其餉兵強食

正謀用將得人就是得机

國家則募民所願者自擇便又復終身不賦或量
賦下三年後此其恤人情甚善異時納穀要以除
爵免罪則以虛名為德耳我
國家設為開中以粟易引以引易鹽而轉販江淮
間夫民情趨利甚于名利厚則衆務此其廣招來
甚善。乃今行之不二百年敝矣其非法敝所為行
法者敝也屯政則敝于召募開荒則敝于復除積
穀則敝于折納試言其故夫客兵與土著不並存
也方始募客兵時為土著弱耳不知客強則主愈
弱弱則無當于用而官且愈賤之于是豪者得以

侵其上賤者得以役其籍此無所控而官亦置不
問又且不得以覈其故是將安歸軍衛敝軍衛敗
故也致敝也初令開荒者永復不賦以為廣求者
不知無賦則無名籍凡田皆公土之籍而後得私
其業不籍則縣而屬之官有力得漁之其豪宗
戚誰不生心故復除之利厚則巧奪之端多開者
勞大而利小故開荒敝也往者所納為開中又而
粟多無所洩也故以錢洩之而不塞竇邊洩而不
復積益計利則輸粟不若折納便計勞則輸于邊
不若輸于部便人利便而習佚則開中不可復故

積穀敝也夫守法者必極其終之所以敝求敝者
必反其始之所以行不反其始敝將日長日甚一
日法何由行是故欲興屯則莫若復軍政欲廣粟
則莫若嚴清查欲多積則莫若復開中如是而下
必成之令行必復之政則屯修于內荒開塞下而
君兼舉則穀必多矣此必然之議也頃天下有必
行之策不必有必行之勢夫勢者上下之所共操
也上則操重下則操衆今之所操勢雖愈重故上
之所行莫為令下之所執是為俗令在必行下固莫
敢格也俗之所積上亦莫可返也久習而驟反之則

人心搖必安而大搖之則衆口譁譁搖則任事者危
譁則奉行者阻此所以數議而數不行也愚故以
為欲復舊制則又莫若調新政在腹裏則當以開
為屯在塞下則當以屯為開在屯與開未成之先
則當先積以資屯開在屯與開已成之後則又當因
屯以滅積穀何謂以開為屯屯田侵占非朝夕矣
今欲按籍而履畝勢必害成嘗聞西北固多甌脫
即東南湖海之濱斥鹵亦多有之稍加自墾皆土
腴也誠廣為營度而嚴責成焉有可屯之軍而無
田者則計丁以及田有可屯之田而無軍者則勾

句語整然

而憂擇害而計偃心析肝而不能旦夕寧者也愚
臣足未履荷蘭之地身未歷白洋河之境必欲懸
絕ㄑ數之如倒囊出物則愚焉能然竊以理勢度
之大都不出塞與疏兩者須塞可矣開之家灣之
口所決深廣不下百尺捲埽而投之雖與河爭
也捧土而附之難與瀉也則塞未易言也濬
可矣廣之李吉口而下至歸徐至宿遷上下五百
餘里湮為平陸旦夕而爲之卽神禹不能也獨力
而豚之卽北山愚公不能也則濬未易言也夫未
易言也而遂可支吾推調皇ㄑ然聽其橫溢而莫

翰林經濟宏猷■續表議　二十三

為之計哉今欲塞之吾以為必先于濬嘗讀河臣
之疏有曰蒙牆口決勢雖南徙然千二里之下若
王家口至李吉等口百有餘里消ㄑ之河流猶在
也屹然之長堤猶在也則其勢固可因也今誠能
因流藉堤集丁夫且[illegible]其流且淪深各若干廣
各若干而又于決口之上擇其地勢可固者開支
河以分其流王家口之東詳疏濬既成放全河以
奪其流夫流既有所分又有所奪然後決口緩決
口緩然後捲埽可得而施也[illegible]河平
陸而高五百里而遙一旦[illegible]知其幾歲

有此二論

可謂識得蘇長公之氣味

月計費不知其幾鉅萬奈何以有限之財力投之
無窮之深淵乎不知今日之河而非護
陵寢通運道則已誠護
陵寢通運道此銖錙之費不損令河倏然而再潰
不知其所委于波臣者幾許也與其委之波臣也
無寧消此費也或者又曰河之行也汪洋而瀰漫
排山而走石今第令所疏濬者深可一二丈許廣
可一二十丈許一旦夫水而行衝之刷之則狹若
可廣淺若可深是事半而功倍也噫吾非不知事
半而功倍之為逸也但治河之時皆方春及秋之

一轉波瀾

翰林經濟宏猷■續失議　二十四

時彼其時水勢差緩就其淺矣恐不能濬之使深
就其狹矣恐不能刷之使廣及至夫夏潦漲天洪
濤亘地勢若奔馬瀉若建瓴而吾又高其堤以束
之則愈激激則愈怒彼不以其力刷廣而反以其
力潰堤不以其力嚙深而以其力決堰吾懼夫蒙
墻之轍不遠也是豈可不為之寒心者也臣讀先
臣楊光訓之疏有曰水必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塞
亦必盡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全塞故以臣愚見必
令王家口至邳宿一帶舊河挑不厭廣鑿不厭深
無使來有餘而納不足無使入口闊而下洛隘無

水勢奔來則人力當視而用

但從海運進入力獲工而治河尚有定之可乎

使吞入多而出洩少然後有以受其流又必從淮
安以下海口以上浮沙壅淤去處待刷浮撈使得
所容納然後有以盡受其流夫有以盡受其流然
後上流可殺上流殺然後壅決之勢可以塞決之
功成然後水有所歸而不至橫潰蕩漾
陵寢可固運道可通生民免魚鼈之害而
國家享漕河之利不必投璧而河流自安不必歌
瓠子而汎濫自息夫禹之治水順水之性也今水性
趨南而吾已拂其性而障之東之而又不能廣為
容受而欲其帖然就吾故道收其利而免其害也

詎可得哉方今諸臣議論滋多意見各別為河南
計也者則欲開故河引水而東為山東計也者則
謂河身低王家口高即引之徒費河未必東流右

開故河決口新河非為見

自決口南順其勢而築堤以護
陵自滁州上下引漕渠而建閘以通運不知大臣
為國家計事當權其利害又當權其利害之大小
當計費又當以所計之費與所營之利害互權其
大小當融偏見秉公心又當以大公之心與利害大
小互權而不為枘鑿者誤河誠南不經泗乎不遶
陵寢乎王家口誠高越數里不故道乎故道不二

運河利害盡且乎此閘之見為國家無窮之利

百年乎口之高諒不高于龍門伊闕獨不能浚之
使深乎且對河有迎溜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建
閘引漕不謂非策然使漕渠常如今日則可萬一
肥蟲為祟咽喉不通誰飛輓若築堤護
陵不謂非暫保目前然以不測之河臨逼
陵寢百年無事不見謂安萬一子胥不仁陽侯為
虐奔濤捲浪潰堤及
陵足舉
皇陵所試之一擲也豈不危哉故河南行有三害
東行從故道有利而無害語曰無與禍鄰又曰無

把一反覆醒目

徼天幸知乎此可以談河之得失而決從違矣若
夫決隄既成虞其土新而堅以築之虞其累築而
厚以增之則有隄係在右夫隄河所以濟虛其或淺
或深而以平底先之欲其愈趨愈低而以水平準
之則有河臣在至于舜九河故智以疏其勢而令
全河之水不盡匯于一淮開於河石礦以通乎漕
而念往來運艘不坐受夫吝溢此又百年經久之
策愚臣所欲得堅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格君心當自身始

曹可前

格君心難，格吾心不易。君心之難格，難在上感；吾心之難格，難在内澄。上感若累日月，濡急一朝，臨悟之有餘；内澄者累日月淘洗，一朝纔往之，猶未足。則雖謂格吾心難于格君心可也。何皆格之為言革也，抑革其非，使妄念不得出而與事焚；又至也，引此至彼，使正念得往而與理俱。此詎容易能乎？身不能扞非而責君之非，身不能至善而責君之善，于情為不恕，于理為不順，于機為不肯。此其勢不能偏得之君亦明矣。矧人主養尊處優，為一切可欲中之已深，錮之已久，而大臣一旦責之曰：不格心不可為天下。將必令易其所素欲，而投之以其所甚不欲，乃稱愉快大人情，規遠圖，替近適，斬後欲，去前驩樂，然而從之，皆有幾？而況正君之說，不必盡出于正身之口，輒奉日煩而堂簾日隔，吁亦何怪！已宋儒有感仁矣！則其人格君心之難，其術慨然揭之，曰格君心當自身始。蓋孟氏所稱正己物正，正君而國定之大人類皆如此。余獨竊嘆格吾心之難，殆猶甚于君心者。何者？大臣百官之標也，海内之望也，歷練久而識趣弘，區之

沉溺富貴，心于市而身于壟者，要非所處于大臣。惟是才與量副，則見謂天下可惟吾斡旋，而究未免喜事，格喜事之心難；才與量不副，則見謂天下非吾所得旋轉，而究未免厭事，格厭事之心難。身與君相遇，則于功名明得意，或有更一法長一弊，利目前釀後患者，而格吾意功名之心難；身與君不相遇，則以意氣增慷慨，至有一言塞責，一激明忠，一去而付國事于不可為者，而格吾憑意氣之心猶難。惟古大臣任天下則不然，以人主操闔，以百執事持方，而自立于不方不圓之間，左畫方而右畫圓，以移易主志，絶壹舉動。是故端委切于引裾，垂紳嚴于請劍，歛容密于造膝，屏氣烈于剖心。人主嘔喻受言而不知其繇，天下飽德揚和而不知誰之賜，斯上臣之極軌、致主之令摹矣。若徒云家無重賄之藏，而後國無大盈之積；室無衣帛之御，而後宫無曳地之風；外無卜晝之酣，而後内無長夜之飲，猶淺之乎律大臣者也。嘗觀華野傅岩二君子，其素風婞節養之生平者，固足以動聿求而來物色。即其師保左右之時，如所為押弗順黷餘祀，舉從容論列，無躁容，無盛氣，而兩主自孚如

其指則身正之明效非於是故尹之稱曰阿衡說亦曰木從繩則正衡平也自格其心故平經直也自格其心故直通于平直之故無愚主德矣

尊美屏惡論　王

國家有並存之政而人主猶貴有純然獨斷之心何也國家理亂何以相尋其推挽維繫之原莫不以政哉然而人主之心則所關不細矣政之有美與惡非混而難見也此當尊與彼當屏又非隱而難知也乃商利害實因華往往不出此而出彼者則心之為而非政之為也蓋下之利病勞逸生殺予奪無一不出于上上之精神舉動條教號令無一不關于下而上之此心此令人未必純凝聚于政而時溢于政之外以故美惡兩若或分途以待其擇而精不流貫矣或迭出以操其重而神不剖決矣或明知之而不自持不免興廢相忤矣或澀試之而不暇恤不免利害溷殽矣遂令美政陰銷陰餂退而處其負惡致[illegible]進而處其勝是非不知尊以有所奪之也非不知屏以有所蔽之也未易然也大抵美惡之[illegible]分也易見而美惡之究竟也難言惟析者當燭之于利害必至之後而嘗燭之于利害未成之先燭之于其後則他日治亂皆[illegible]醞釀之而美不舉惡不屏雖聖王無以治天下受之于其先則今日亟畫無不豫應之而美不

心思情欲違害上人之所必從而一行以祖之操作何患天下難治也是

尊。惡不屏。雖聖教終至于禍天下。已之心思靡一不周到。而美惡一一立剖也。何政不舉。已之情欲靡一不過抑。而美惡一一立斷也。何政不舉。已之注措靡一不周詳。而美之尊惡之屏一一可刑。今善後也。何政不舉。非然。美者雖循必屈一人之情以圖治。然後能出之為精明。為寬大。為和靖。顧于天下便矣。而于人主則甚不便。惡者易恣。非屈一人之情以圖治。必將至出之為媮婷。為暴戾。為貪黷。顧于人主便矣。而于天下甚不便。故欲便天下而無便已矣。若開其便天下之心。而杜其便已之

反說行り

心。以獨運于美惡之外。此又從政者要機也。雖然古今不乏留心于政者。至徐處其與除多所未當則又何也。操憂勤者或失于快調。機務者或傷于雜。彼見世方治平。以為可恣。雖而理會不思美者有其治者也。惡者有其亂者也。下此不審何恃以保泰寧也。彼又不勝其近小。遂錯雜而行之。曾不思得欲其全纖微得乃全得也。失何必全纖微失卽。全失也。于此不嚴。何恃于昌化理也。故夫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治道大凡備是也。君人者誠味斯言。必純其心而後可幾耳。

詞華富贍如名花中天花現月既賞不瞬

孔明自比管樂論

張以誠

古人處天下幾盡之時。而思以功業自明。則其籌之也無遺慮。而其概然自許也。必不虛。苟至身後功質前言而毛髮不爽。然後知其心最苦而識最定也。夫孔明所處何如時。非天下幾盡之時乎。曹瞞起事。董卓已據天下之半。而有之孫權承父兄之業。保有江東。與國所遺。縱有幾何。當此之時。將欲出吾身而大有功。則必從奸雄之用。頗雅志之謂何。孔明非策士者倫也。足所不忍。將起而伸大義于天下。則奸雄蟠踞已深。漢室事勢已去。孔明

開說從入……不得不爾

非空談者倫也。是所不敢不得已。而轉展躊躇思天下之猶可為與已之猶可以為。而自比管樂。蓋管樂非庸人也。其所豎立又非便便易就者也。齊雖泱泱大國哉。以方于秦與晉與楚。風猶在下。管仲用之。而一匡糾合。其與也忽焉。燕弱國也。又殘破之餘也。樂毅用之。而一朝下齊七十餘城。前無衡陣。所謂人皆處極難之會。而建非常之功。亦可以觀略矣。孔明遭時不辰。動皆掣肘。知其難者也。知其難而必欲圖王昭烈也。其自比管樂也。其匡時之極思乎。試觀其劭對昭烈者于曹操。則曰雖

議論從來步驟森嚴

此段見孔明時之難

人即知性知天之法也性故難知曰故者以利為本天故難知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求之有其法也求之有其法與異學殊方可以備學而合況所求者善也善之在古今猶其在鄉國耳嗟乎論續者可徒曰存而不論已哉

學詩文者必有要論

錢象坤

學者工夫兩大關鍵泛濫而無歸宿知要者學之必得其宗

今天下譚學術者其語汪瀚而無極矜意見而強駕其上蓋無不曰孔孟于我為鼻祖而曾不于真正工夫尋其要領譬之登泰山者去其階梯遊大海者舍其津筏也夫欲一聖賢之道統而覓聖賢之工夫學且荒廢而肆徒求聖賢之工夫而不自求吾心之本體學又龐雜而紛盡工夫以尋本體即本體以為工夫此學者之階梯津筏也昔者顏子嘆聖人之道高堅前後欲從末由而其功不離博約曾子惟一貫乃發之門弟子則曰忠恕夫博約可以見卓爾忠恕可以悟一貫然而外心無所謂文禮外心以求之無所謂博約而忠恕者又非外此心而盡之推之也則聖人之學可知已何也人心由繼善而來原有一中之天理即所謂太極即所謂至善學者不求端于一中即不知此心之本體顧人身之交其情喜怒哀樂其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位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是數者隨感而動隨應而生皆不離此一中而其感不一其應不齊慾或牽之氣或激之遇或戕之困或迫之藉非逐事逐物體認涵養鮮不汩沒變亂而

聖賢要從也不過博約一貫學事人能反之何患之而非學也

何以約而歸之于中故悖之□之盡之惟之聖賢
之學無非日以此心提醒□□□□恐懼惟恐幾
微少差而其畔道愈遠歸為吐不離矣有子之學
幾于化而不遷不貳終其身拳拳弗失曾子之學
則日日三省至于一旦力久而後唯學其可以岐
李者工夫而二之耶此孟氏之學所以無集義求
放心而顏路孔子也夫合求放心而專集義則良
知已晦窮閒竟辨吾不知所集者何物合集義而
專求放心則荊棘叢生斧斤日尋又不知所求
者何物故合而求之心為本體求放心集義為工

夫為實非兩物矣求璧于山尋珠于淵入陰陵大
澤苦不通及其得之也則又割之琢之磨之瑩之
而其光明閒爭始還本真而成希世之寶學其可
悠肆鹵莽而為之耶故學聖人者以中為本體斷
制乎不容疑矣始之以靜觀靜觀則體現于夜氣
義定于應酬無取與宜力□常一使此中之體寔
明當閒而不至于晦蝕繼之以學問學問則見真
博綜于典籍辨難于講論必合體認證以□使
此中之理實見得其所不□于臆度固我終之以
堅定堅定則守一雍雍不能為之□變攻不能為

之撼新奇怪異之說不能為之惑從容鎮定常適
常泰要吾一中之學真可以參贊位育直為天下
國家之用而不淪于空虛無物蓋天下萬事萬物
各有歸宿然必先知其歸宿之地然後循序漸進
以歸至善是學別無門徑別無機括孔孟以後正
學湮蔽獨程朱之學得其本原程氏學在主敬故
其功只在謹獨朱氏學在窮理故其功至于繭絲
牛毛主敬以澄此心而其知愈清窮理以明此心
而其知愈微總之用心于一中之學得孔孟之傳
也後之學者以一中為本體以知止為工夫以孔
孟為正的以程朱為入門而於真學庶矣

化育是玄妙不可言知底是欲使不可捉欲知其化從天下之地之一之人

獨知致知學知困知此乃知之一致而非[illegible]大道

以見造化之理非從莫所當知

知天地之化育論

王陸

吾心之誠天人合一者也惟聖人誠通天地以為心故聖人心同天地以為化蓋天地無心不誠誠以為心故其陶冶鼓鑄盈虛屈伸皆實理也而至誠者出即心即誠即聖無感不神無應不妙天地之心吾其心天地之化吾其化吾所謂一之極而兩之儀三之才皆是物矣至誠知天地之化育有味乎合一之旨乎且知果且易言乎哉蓋聞以獨知語知者見謂知為有人己也非然也聞以致知語知者見謂知為有內外也非然也又聞以學知困知語知者見謂知為有聞見也非然也甚焉者以推測摩擬索之而不得以臆想懸思索之而不得以按圖脈覆索之而不得唯是舉天下之實理一稟于誠舉至誠之能知一契于默斯則舍心無理舍理無誠舍誠無聖神之來智藏往而庶可通于[illegible]知之說已奈之何設為不必然之議者曰天與人若以遠邇殊氣與理若以形神殊道與器若以上下殊故無心成化[illegible]熟為一原也而有無二[illegible]心普萬物情順萬事[illegible]而心情剖之天德曰生大寶曰位亟陰也不[illegible]之

天然之識不為粉飾工夫

形神二字見破知之之妙處

能知化故行許[illegible]體此意[illegible]玄形容[illegible]寫過真

是天地迺與聖人兩而知化之知殆未免相左而無當者執知言象不言意言流不言源不幾乎執高山以畀海病一絲以廢緯哉非其質矣何者知不為迹惟其理知不惟人為其天吾見誠與心一心與聖一聖與天一誠則公公則無私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民非有二也誠則純純則不貳故得一以清得一以寧得一以貞非有二也誠則應應則無不格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與人不愛其情非有二也此無他衆人知其形聖人知其神庸人知其迹聖人知其原賢人君子知其略

聖人知其微亡論知也將化自我成育自我樞即天之能覆不能載地之能載不能覆而無覆無載有全能即天地之道不能栽天地之宜不能補而規天條地無餘力自古聖帝明王哲后察桐旋乾轉坤先天地而知其始后天地而知其終鮮不由此道也其知之不可及如此夫雖然未有天地先有此理既有聖人具有此理故凡斟酌損益經權闔闢惟一誠以妙應其間究言之則混沌未開聖人以意創始經綸未起聖人明炳幾先幾與意聖人之良知在焉先與始聖人之行所知在焉宇

從容之人積於有光能

宿在乎手造化在乎身即天以易知不加于此偏
曰耳目之知則管窺蠡測者日簧鼓于天地間將
大知小知㸦其旨矣子思曰自誠謂之性孟子曰
堯舜性之也明于性之説斯通所謂知焉

進德修業自警文

張以誠

古調古詞不作土梗石浮之音

自昔鴻儒修士炳道德之光攄龍虎之藻勛名著
于竹帛聲稱浹于寰區者罔不進取是孜孜益行
成于斯毀于隨業精于勤荒于嬉苟非朝乾夕惕
持兢業之精日就月將嚴時敏之幾則以勤始者
以婾終以勵進者以怠限欲希賢希哲胡不勉思
進修之功由己德業之崇惟勤照安之傷毒惕
惰荒之無聞因投筆而援筆以自儆之意于斯文

從容問題示人好下手用功

德何由進功基敬慎方寸弗操乃生悔吝倏游八
然怨馳萬仞追嘯逐物相劘相刃焦火凝氷何不

以難敏則萬理日昭此知王道子何謂學閑只在求放心此言可以驗矣

知自振尚嚴操持毋開欲竇惺惺常凝塞源斯濬
萬理昭晰五官是順動容周旋乃德之行克檢弗
檢賢愚頓殊倘蕩規而踰矩即纖微而亦汚仰邇
明聖動為世揆均此賦受胡不蹍途循循繩尺罔
敢或逾咨雎跬跆戒彼淺夫毋慚屋漏毋愧衾裯
直內方外身與道遊兢兢業業終始不偷惟言惟
行君子樞紐言之傷易是躬之咎陋彼鄙鄙𠐊諺
知吼鼓撞厚顏言工行否謫詭抹朝滑階其口沓
沓謇謇棄德弗肴羞茲縱誕金緘是守行之不利
躬修之愆云胡怠弃志道罔堅義弗能能善弗能

遊居諸玩惕嗜欲留連從容昧㫬日乾乾行如
不及存心前賢領德易虧而難崇行易馳而難力
是故檢之貴恆戒之在豫君子之修業惟專
斯成尚或分其是逸遊游翰分心他岐志外
營神眩多岐則將迷所樸濫漫沖霄而罷是謂
紛雜胡業无容尚其懲此欲我靈明勿二勿三惟
一惟精求假仰優游耽于逸樂氣靡弗振志奮後
部勉汝形骸解汝鞶絡片晷之棄前閏盡落是謂
荒惰胡業弗振尚其懲此勤思奮作青緗浩瀚邈
志于學又或玉樓砥頹銀海泔洋旋行旋止時作
時忘神閑日障溺懷樂康俳徊顧息肆習靡常是
謂作輟胡業不荒尚其戒此毅然自強殫力淬志
黽勉從從祛彼三弊之累況游二酉之籍披玄參
于究委厥食素于雞趾志不役于耽逸功無間于
昕夕服膺勿替則學日益懋德業無二轍進修恆
困淮輕佻之累最大故矯警之功尤殷闢毋捷而
蹈浮薄毋從聽而滋躐紛毋以凡例而懈志毋以
一賢而困術毋絕繼棄軌而冥行毋積怠成而廢
沈淪委靡于獨知時惕勵于厥身功無念之釋
於逸無急之不臻庶乎業日富而富有德日新起而

翰林掌院題名記　　王衡

高皇初設弘文館後改為翰林院
成祖以來以內閣參機務而洗翰之選然位僅于
五品掌篆者或以卿貳來或由庶遷當是任者無
簿書期會之煩惟是古今掌故相與探討其諸一
切軍國機宜
宗社隱憂即萬目抱杞亦惟是形之文墨議論而
已故他曹競競惟日不足而是曹獨紓徐容與于
楮墨間餘他曹朝晝可夕晝否得効其涓滴之效
于　當宁而吾曹獨若無所事事迹見以無關緩
急迺重之特甚蓋竊有以仰窺
國家建官之意甚深而所屬望者甚閎也今夫庖
治庖祝治尸各有司也匠主斲陶主埴各有營也
六曹不離其局九棘不相為用今天下鉅國機宜
與夫
宗社隱憂不必分曹奏不必借箸籌而善敗當否
之歸孰其環中以應無窮身不越職業之司而善
嘗職者卒不出此文墨議論且受成焉蓋凡心逐
于紛遝之務則慮煩而不清情疲于簿書之圖則
見雜而不定識迷于當局之勞則鏡昏而不照乃

是至改為獷騎洽于藩鎮而古法蕩然矣求其庶幾其為宋之廂兵義兵乎愚嘗謂方與遼邈江湖山澤田多不堪井授則寓兵于農似難復古矣屯田一法雖古人一時之權宜而實後世可遵之善政蓋農合一誠最便而屯田于無事則耕之所入即餉也不必更籍于農為也論于有事則屯田之卒即兵也又不必召募為也此與井田之制頗稍不類而或不致為民累如今日之流弊耳方今皇上之初設所衛也取彼有罪者分置中外食以月廩豈天下草創不能多得佐上以為可守姑

用是以為防扞亦有寓兵于農之意乎平居則操演臨事則征遣豈其使之虛糜倉廩實魚乎歲久以來奉行遂有官軍不耕之說致使為農者竭晝勤力以奉木偶之軍士而一旦有警被堅執銳者又復召之民間則是既耕鑿以養軍而又且剜肉以養兵即無論毆市民而爭戰事必無辜而農亦何昔削腹以奉尤且不給哉至於制馭無方驕悍為虐將以衛民且以戕民更不殆言矣為今之計莫若復屯田欲復屯田莫若修鹽法其他郡縣海陬要害之地無間軍兵悉宜擇可耕之

區立籍分屬令彼得自耕自食仍立師儒之官訓以忠義戰守之法而選良將帥以統之夫復屯田則彼有廬井室家之念有廬井室家之念則民知自頭而不畏死民不畏死則敵知惜且以地之所獲為糧精則民不告羸而國用足內以臧百姓之國外以壯干城之固無非當今之良[illegible]兵于農者哉雖然古之兵農惟恐其不合今之兵農又恐其不分何也農資兵兵藉農而其利溥者兵農合也民無憂轉餉兵亦無憂枵腹若令分而實不分也其合者以井田而其分者以屯田也[illegible]

時之術也今天下洶洶多故處分得宜當尚可為失今不計則孟氏所云三年之艾豈卒辦哉竊恐其無及矣作務農講武考

修省兩端在聖主有默運之能在世主有遵守之戒以不古也

歷代災異修省實政考

馮奕垣

天之有災異也為譴告人君設也而君之動修省也為挽回天意計也顧修有修之實而所據修為非所以為修省有省之實而感借撤樂非所以為省能實修能實省則災可轉而為祥異可反而為常而無傷于太平之理以戲豫為修以馳驅為省則災者日以太甚異者日以熾仍禍亂起而國家遂至于不可收拾故夫修省非難也實修而省者難也粵稽諸古災異之來不獨在昏亂之國即明盛之朝亦有之而修省之實則難望于昏亂之君惟明盛之主稱焉是故潦莫如堯旱莫如湯草木鳥獸之妖莫如高宗太戊烈風流星之變莫如周成宋景然夷考其時災彌亟治彌隆君不以此傷明而反以益聖世不以此釀亂而反以滋治若是者何也彼其視萬民之昏墊不啻其身溺也彼其視旱魃之惔焚不啻其身焦也彼其視桑穀之生雉之雊風之烈熒惑之犯不啻其身孽也故咨岳命官而九年底績代牲剪爪而千里來雲政修而祥桑歿事正而鼎雉消東土迎而反風善言出而星感彼其宵旰之所經營念慮之所刻責無非實

若古若陰甚詳明人君之所當鑒

必實修者

心實政實修實救故人事盡于下天心應于上速如鼓桴捷如影響審是以還歷天之君間亦時有然求諸漢唐宋指不多屈略舉一二吾于漢得一人焉曰文帝次則光武次則唐之太宗宋之藝祖仁宗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詔曰朕不去治育羣生累三光之明二三執政吾股肱也其省繇賦戍以匡朕不逮噫何懇惻也建武中地震詔曰地靜而不動者也今而震裂咎在君上其令勿輸今年租案繫囚減死噫何諄切也貞觀中畿內蝗帝取吞之十四年大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規徵以十漸規而太宗嘉納開寶五年大雨河決開首相訪時政缺失慶曆間久旱宮中焚香[illegible]京師疫出犀角二以活百姓然此備因其[illegible]之時言也吾考數君之平日宵旰則憂勞民瘼憐恤與利除害史不絕書蠲租減死殆無虛日是豈災至而後省其省也在未有災之先所潛通遠矣人豈無災而不修其修也在未有災之始所感[illegible]此豈非修省之令圖而萬古之君鑒哉下此則變日以多君日以肆憲憲欣欣之談盈耳而憂勤震虩之儆罔聞間有一二好名之主亦或以孜孜修省為

欲治之君不世出故修省之實亦不世有何況以干默運消弭哉

泥一己之精思以繩上帝蒼蒼正宜深勵之不可不修省乃今之何測推事可知矣

事爲耳矣疑賢而罪已彌文爲耳矣甚者天變也而以為不足畏無問修矣又甚者大旱也而曰乾封太白入井也而曰渴非徒不修且以修為戲矣噫其視赫赫之天何如哉蓋嘗合而論之災異之來也有所因又有所不可知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則天必先出災異以譴告之然自古有道之主孰過堯湯以下諸君文帝以下諸君而青災迭見何為者也世無道則芝草不生鳳凰麒麟不見鳳一見于漢桓之元嘉丹芝見于靈之元和蒼龍十六縣篤于石虎芝草數爲供奉于宮祀又河為

翰林經濟宗獻 續卷考 五十二

者也余以為天之災一而其所以為災者二固有人君失道天心震怒而特加譴告者亦有元氣不足沴戾橫溢結而為孽為孛為疫為厲雖天不能自主而于君無與者譬則父之于子有因其荒淫恣肆譴而之者亦有內不身禁恣憶憑生而無係于子者吾觀叔季之世祇升座不生烟雌雊為雄不一而足豈無因致然則所謂天心震怒而特譴者也堯之水湯之旱文帝之裂山隕石此何譴何告則所謂元氣不足結而為疫為沴為孛為孽者理誠有之顧堯舜諸君不謂災變之無與于我而

君心天心原不相離故作者纔如影響之應

天即為君之父而君即為天之子一体而分無貳切

少解修省之功季世昏主又不謂災禊之譴謫乎我而其處泄泄之實則其治亂相反固已宗致爲至于不救而善至于不勝書無或乎譬子之事親也親愛之固喜而不忘親怒之亦勞而不怨親之怒而以我也固吾罪無所容而求所以自解而親之怒而非以我也吾亦藉以內省庶幾承歡諭道之一助及其怒平氣定還而頤其有肖子未有不欣然悅者夫事天之實亦若是而已矣故曰上天災異原以儆昏主非以儆堯湯然而實修實省者堯湯是也不知修不知省者季世是也吾夫名為

翰林經濟宗獻 續卷考

修而實非修名為省而實非省即中主皆然吾無容喙之矣嗟乎一念放肆治忽隨之千古善敗求為殷鑒稽古者能不為之太息乎作修省實政考

學詩文工夫口訣辯　　王衡

大以射喻學見由我而不由人之意

夫能砥礪鍛矢發弓彎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末嘗不中秋毫然其能復其處不可謂射設五寸之的引百步之遠求紀昌飛衛而盡其省括之法百發而可必其中則以善名無師之與有師異也夫學聖人之道者亦然今夫道者以孔孟為的孔孟之言工夫不可以一端盡如所謂詩文約禮一貫忠恕與夫知有養氣之類夥矣而總之不外于此

山孔孟以見正脉

心孔曰正心孟曰盡心又曰求放心正者立其體也盡者極其量也求者還其初也夫萬化紛紜而

方寸為之橐籥百為還沓而世腔可以樞紐求之萬化百為之賾則博而寡要端之方寸一腔之內則簡而易操吾誠涵養于幾微宥密之地而體驗于觀聞顯見之交力持其操舍存一之端而克辨

洞觀為學之源必根精奧立論

其察識擴充之術使無不正也無不盡也無不求也將無事而體已完有事而用自著其驗之也則天地民物不出于一掬其效之也則位育中和可周于萬彙此聖賢之真學問孔孟之實工夫也孔孟之後歷漢而唐汶汶耳至于程朱二氏始顯揭其宗乃程之工夫在主敬朱之工夫在致知格物其言固未始有背于道而近儒者復矯之以主靜致良知之說則已左袒于子淵而目程朱為鈍根矣噫譚道術者何多岐也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執其橐籥于方寸則可以窮萬化于紛紜守其樞紐于一腔則可以定百為之還沓而以主敬入者謹此心者也安在其異于主靜以致知格物進者辨此心者也安在其異于良知夫當千百世之下而接其不傳之秘舍吾心又何所取工夫乎顧夫事心之功持己而求之則冥行而無當就有道而正之則審術而不差冥行而

聯絡有情回顧有法真大家法來

無當將支離汗漫而無以造于聖賢之域審術而不差即步趨規矩而徐以得乎孔孟之傳此善射者所以求紀昌飛衛學之而不以妄發中秋毫者為絕技也通是說者可以語學矣

學以孔孟為宗辯　　李衡昌

嗟夫學術之壞也非夫明背聖賢者之過學聖賢者之過也才縱者不能無佹得失術深者不能無巧進退往々竊取聖人一語以自便其私而綜其實不然處實獨不處名何其譎也夫聖人無必然之心而有必然之趨其必然者以身為以為則而不必然者一時竊之以為攎孔子之志學孟子之學孔子皆是物也而學者皆獨肯于孔子所謂無可無不可在天下迫而起不得已而應無所用其中堅云耳如以理則雖舉世以其可易孔子之不可孔子不與易也非不欲易政為其必然而不可易也易不云乎君子以立不易方方者坤德也至靜而德方君子服焉即孔子之自叙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矩所以為方也方矩之所出而方豈矩哉是以曰從心不踰至從心不踰則方也幾乎圓矣大凡天下有必然之心者不能借于必然之趨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乃其所以能不踰者也若刓方以為圓則孔子所以自名正以開天下無忌憚之路而不觚之嘆鄉愿之惡又何以解哉學孔子之學者孟子也孟子所稱古之制即孔子之所謂

矩也孔子以我制矩動無不方孟子以矩制我義以方外者也直養而塞天地充無穿窬而不可勝用其于矩也質其有內矣假而後合矜而未化視孔子或少遜焉然不合即離不矜即縱不能為孟子者未有能學孔子者也而後儒之言曰知欲圓行欲方夫智以為方用也因意之所中匠心之所成有法無法因時為業如是焉則貴耳而必曰欲圓將無又為刓方者地耶孔子之傳易曰卦之德方以智又曰聖人以此洗心以此知智之為方用也孔子之志學孟之學孔皆未有遊于方之外者也即孔子亦曰丘遊方之內者也至于今而學術大壞矣本懊熟也而以為近情本趨逐也而以為從道有孤峙其間者相與目笑之曰曷為此不可一世也嗟夫無可無不可孔子以為涉世而學者以為藏身然斯道也必有天下盡化而為鄉愿則耳又安知所謂矩與所謂制也哉雖然古之鄉愿今之賢者何則彼猶慕忠信廉潔而思似之也是夫亡方之意也今亡已夫

皇長子婚禮頌有序

王衡

臣聞主器莫若長子王化肇於二南蓋大君燕翼垂休天綱肇定而後王鴻圖緒緒人道攸端禮謹婚媾之儀易列乾坤之象天心與子式弘一代之經陰德承陽肇厥元良之儷虞風成于媯降夏德熾于塗徵商基簡配之祥周重姜承之教遐睇昔王傳祚之遠流覽三代有道之長寔由閨闈之能刑爰及家邦之用御迨我盛世益謹令模我

皇上慈孝協于

帝心恩澤曁于兆庶民無怨曠世享清寧兆叶握

蘭之徵光啓　前星之爛

青郊履武　丹穴成文羽籥干戈既豫四時之誨

朝覲訟獄咸占六合之歸惟

皇長子日就溫文夙開睿智曰長曰賢知景命之有屬以伉以儷宜大禮之早頒輶車遣使于皇華

宮中與思于寤寐卜從昆命斷出

宸衷六禮納吉于黃琮　中禁載揚于青輅椒圖奠瑞紫泥色動金函葛谷承祧紅蠟香飛寶珞慶

隆

九廟既歆主鬯之得人歡洽重閨亦喜含飴之有日臣備員玉署叨覩

龍光歷覩前代凡有休美必被之雅頌播之金石皆以闡揚隆典昭示來茲輦轢一時之懿也不兼燕陋作頌一篇敢拜手稽首以獻辭曰

維體出震乃貞萬方兩儀肇立厥配柔剛關雎好逑人倫止始衍祚承祧國有攸明

聖祖訓辟文華綱常所係擇淑宜家於赫我

皇誕宏休作大烈顯謨化清六幕占叶完王幼海

澄波誕育　儲君體睿凝和明兩作離續茲元緒

重潤重輝宜承天序四海延頸德聞是敷迨金環

玉　沖茂承符若夫　大章廷涓嘉日黃道開禧

宮筮吉中勅慎選周道南容夭桃式好申以結褵容儀褘褕書傳月下以迓升纓懽聲載野紫笙迭

奏彩鳳雙鳴吾

君有子宗社基禎億萬斯年子以及子小臣作頌

用歌熙嘉

離蓋罪己之言即稽之禹湯而不啻其實知非之念即較之伯玉而不以為遲夫一輪臺也昔何以開今何以棄顧未獲之地衆圖之惟艱而已戍之我疆崖之存贖豈衛霍之勇略少衰抑昆明之雄心頓異是知欲無封而不戒戒無極而不明敵者知欲斯醉甘麯糵而詎知其毒明於知愛斯覺去喻嚮而查覺其清彼秦鹿之未失緊悅節以俱醒將漢旆之四百非一悔之所繫遑謂輪臺一詔嗔吞旆偃演吞而黑壘嘆挾續以如豫父老須臾而顧固是有終之盛節而垂世之王文也因賦其事而繫之辭曰

締締而衆漢伐振兮始開洛罷卜興亡兮佳兵不祥戢之藏兮生財有道無太廣兮伊將介鎮兮衣裳兮西域都護廣地衆兮日以嗟嗟悔無兵兮自是漢旆厥靈長兮收之桑榆永無荒兮

尺牘初徵十二卷

〔清〕李漁輯

清順治十七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序

古者非文詞不爲功春秋若公孫僑晏嬰叔向之徒皆有
選也戰國波詭無可觀者獨件
[illegible]矣邪其詞致斐疊然
[illegible]所謂又烏足爲天下士哉
武雄才其賜嚴助揚僕吾丘壽
王璽書云過絕俗驅駕耳
武帝之賜中宮世蔓無次
益衰於茲可觀矣若邴丞

京兆薛宣奏傳移書下
棐後世可及然君房言語
下孟公尺牘人皆藏之
茂如也東漢遠不及前魏氏風
[illegible]初綺文過其質晉代徒尚玄
[illegible]競爲組織唐宋以來雅
者簡有而俚鄙者如家人見婦
子語於乎此亦足以見古今升
降之大端矣西蜀楊先生彙爲
一編而瑯琊又增葺之此非藝

苑之雄師而薄號之僅覯哉李予笠翁以爲習於耳目者數見不鮮安知今人不勝於古遂取近世賢公卿以及騷人名士之往來贈答輯成一書嗟乎其志亦苦矣夫古者之遺文載於碑碣藏於金石不爲不壽矣然皆淪沒于山崖墟莽之際剝蝕於風霜水火之間而況霏屑於寸管尺帛標流於魚箋雁足者欲使

之久于碑碣而存於金石又可得乎自李子蒐獵幽隱付此剞劂吾知時移世遠以後尚必有數百本流傳民間好事者寶而傳之大者載于史牒小者存爲稗乘或入松之之註或編孝標之錄則其爲不刊之書亦可得而知者也予嘉其意因論次古今作者而述之于前斯事雖細而有關於風會者不識而因以

見李子之功不可泯沒也故特
表而出之若欲私論衡爲秘帳
則吾豈敢
皆
順治庚子中秋前五日梅村道
人題於金閶舟次

徵尺牘啓

今天下之爲詩賦古文辭者既已家靈蛇而戶鳴鳳矣
故自京都以至遠所鄰谷無不有集無不有藂征之集
至於手翰則畧不問焉夫一日之間不無通好君臣父
子夫婦朋友皆有關問而頗無鄙陋窒㦤拂䘖施之赫
蹏有柔面目矣夫詩賦古文辭間或不作無傷大雅而
削牘披函使通人見鄙無乃不可之大者三十年關兵
燹以來金石鴻編遺棄殆盡而況名賢手迹耶僕廣爲
[illegible]又[illegible]用[illegible]是編顏日藏徵然以天下之大上
自縉紳先生下至民間婦子其爲頻牘豈可勝道使既
非實事使者又不能齎三寸弱翰遍走區城今郎以初
徵爲媒見斯集者諒有同心倘蒙不鄙悉爲郵寄則僕
得以竟此鴻願豈獨二徵三徵四徵而已耶

西湖流寓客李漁敬啓

凡例五條

一文章自鼎革以來無論詩賦古文新奇錯出卽傳奇野史亦復疊架盈車唯尺牘絕無新刻四方流布盡屬陳言夫詩賦古文傳奇野史百人之中作者不過一二尺牘一事貴如天子亦有賜問之書下及庶人不無相通之札無人可以不作是文字中之水火菽粟也茲獨殫苦心輯爲是刻本欲遠換前古恐佚不勝繁然卽爲取今人亦足果人樹幟矣故僅蒐新而不及古作

一從來尺牘之選類皆分門斷部以便稽分之目畧而不論每有掛一漏萬之恨卽區別位置亦大有可商者矣予謂世間文字無一不可分類獨尺牘一種設類可分々之必有牽制割裂之患如一幅中首敘寒温中談肝膈繞終一節復啓他端有十篇而及數事者分入此類則彼類見遺脗合首篇則終篇背謬然必條分縷剖始能各有所歸而鴻襍大篇盡從支解之厄矣是集貲盡推畝別創一格文不分類使淹雅之士喜其錯綜目則分門使採擬之時兼其稗益而復於一類之中更詳分數類有事參稽者不必穿搜曲撿字字揣摩言々足采從來方便法門有簡捷于此者乎

一四海甚大名彥如林瑤札不止數篇英流巢多未覩緣閒見寡陋不能廣羅特借是集徵文以覩二集之盛若是編徵到名稱隨錄隨刊不分次第有布衣韋帶翻居紳笏之前宿士先賢偶列時髦之後者總以所得之先後爲序初無軒輊于其間也

一集[illegible]論難之牘累々千言洋々數紙收帙不多采又不免遺珠之憾然終不勝節取之法得我爲作者之罪人歟且識見淺陋不敢以選政自居僅任蒐輯之役而已

一查類之法有綱有條先閱綱目看所查之事在何類之中次閱條目認定所査之事在某類某條之下每查一首但取書中心鍵一揭便在目前不煩再撿第二葉矣逐段有乚相隔事在某段止閱某段則前後皆可不閱然此皆爲淺學者設若夫名通弘博之士爲用稽査併總目而去之可也

尺牘初徵分類便查綱目

尺牘初徵分類便查條目

○慶賀類

榮銓　復楊孝廉 八卷十二　與沈廣文 八卷十二
赴任　其二 一卷廿五○以上新任　與劉宜興 二卷十九第二段○以上復任
陞遷　與李本寧 七卷第七　復劉三守 十一卷十二
與尹中丞 七卷第七○以上賀　復胡彥遠 二卷五第二段○以上答
內擢　與鄧侍御 七卷第六　與楊鵬池 十二卷十二首段
外轉　答劉范董 九卷第一　答黃復初 九卷第七
與葉總督 九卷廿五
致仕　送銓部 一卷廿二○以上寄　致柴振華 九卷十九後段○以上答
晝錦　與尹中丞 七卷第七

誥封　復汀郡丞 九卷十七前段　其四 十卷第三
膺薦　與本寧 五卷第十○以上賀　謝沈同庶 八卷十二
與張文學 十二卷第七○以上答
[illegible]　與王霖宇 十二卷十七
○慰唁類
喪親　與賀知忍 五卷十七前段　答萬年少 一卷十六第二段
喪子　答葛龍池 九卷廿三　寄陳和仲 十一卷廿八
喪偶　與陸衡如 六卷十二○以上慰　報野君 六卷二十
復徐侍御 十卷第五○以上答

[illegible]　與張寬夫 四卷第七　報惠周 四卷廿三
答趙吳江 五卷十八第二段　與胡彥遠 六卷十七○以上喪子
與來南峰 二卷廿七○以上喪女
悼友　寄徐元歎 二卷十七　與曾堯臣 五卷十一後段
復沈君典 十一卷第五段　與程巨源 十一卷十八
助喪　與何鳳亭 四卷十八　與盧思仁 四卷廿一
與何鳳亭 四卷十八　答支中丞 九卷廿一
會葬　東汪與可 八卷第四
下第　與孟誕先 二卷十八　寄施得全 四卷第六首段

寄吳無稱 一卷三十前段○以上慰　與吳玄水 九卷三第四段
復徐侍御 十卷第六後段　與徐茂昭 十一卷第二○以上答
遭謗　復劉後如 八卷十一　與于中甫 九卷十四
與王父母 九卷二十　答夏鍾梅 十二卷第四
與徐永平 五卷十三首段　答吳師海 五卷廿六
答陳如葵 五卷十四○以上慰　答李心白 五卷十五○以上答
風波　致辣侍御 九卷十一　答麻老師 九卷二十○以上慰
答親知 十一卷廿一　答潘中丞 二卷十五段○以上答
遷謫　與季天中 八卷廿三後段　[illegible] 五卷十九

慰官　慰王俯哉十一卷廿八　與孫月峰八卷十四○以上慰
寄聲下十一卷廿一　答泰漆寧八卷廿一
答茅鹿門十卷十九前段　與馬賓卿四卷十六第二段○以上答
禍患　與吳仲木八卷第五○以上慰　復石袖八卷第二
復白雲八卷第三○以上答
失盜　與張二哥十三卷第九
○餽遺類
器玩　與黃石齋五卷十三○以上送紙筆　答沈稱咸十一卷第九○以上謝筆
與房汝欽十一卷三第二段○以上謝硯　答趙岐陽十五卷十五
謝友三卷第五　復陳于到十一卷十八○以上謝書畫
復沈君典十一卷第一○以上送圖章　報顧賓甫四卷十七○以上送扇
又復彥遠二卷第六末段○以上謝扇　贈友人破注十一卷十九○以上送書
答陳心石六卷三十○以上謝錫　答餽十一卷廿六○以上謝巾襪
謝王孝廉十卷十八後段○以上謝雜物　與孫愷陽十二卷十三○以上送嬰兒用物
謝友七卷第九　與沈茂仁四卷十七○以上謝嬰兒用物
謝章江十二卷第五○以上謝鞋件　與鄭太和二卷第二○以上送匾額
與劉國將十二卷第…○以上送鞋件
資財　分俸與友人十一卷廿三　貸友人薪水十一卷十九

送友人卷資十二卷十六○以上送　報許同生六卷十三首段○以上送
還友人第一卷第一　答田平鄉五卷十三○以上郵金
食品　致金北部七卷廿三　簡汪我生十卷廿六前段○以上送酒
謝洪明允四卷第五　與裴博士十一卷十八
謝送油酒十卷十七○以上謝酒　與陸蕙畝十一卷十四○以上送魚
簡汪我生十卷廿六後段○以上送餐　上張釣老四卷十八○以上辭飲餞
寄陸蕙畝十一卷十四○以上餽櫻　與蔣馭閎十一卷十六
答李生洲六卷廿八○以上謝菜實　與周緇甫十一卷第六○以上送菜餅
寄卓靜巖二卷第一首段○以上謝菜餅　與介臣六卷廿八
與吳子厚八卷第八　與心衡八卷第七○以上謝齋供
畜物　與鄧將軍五卷十七○以上謝鶴　答馬廓庵四卷十七○以上送鶴
花卉　致蔡又舒十一卷十三　復袁少室七卷廿三
謝惠秋蘭七卷第二
答餽　答吳生白六卷廿八　復周行之四卷十九
延發　與林生四卷十八前段
婚嫁　與王又韓八卷廿九後段
○飲宴類
節令　新年招客十一卷第十二　上巳招同人十一卷十七

夏日邀同人 十卷十五 招陳章侯 三卷廿五
訪友人登高 十一卷十六 冬夜訪孫爽台 十卷十四
除夕與胡旅堂 十六卷十七 訪卓靜巖 八卷二十
喜慶 招親舊 十一卷廿四 邀姻友 十一卷廿四
嫁女招客 十一卷廿四 北歸東親友 十一卷廿九
賞玩 邀賓牡丹 二卷廿九 邀黃心泉 十卷十八
答友人泛湖 三卷廿九
雜收 與王又韓 一卷廿四第二段 其二 一卷廿六○以上請文官
與鄧將軍 四卷十九○以上請武弁 招李太僕 七卷第八○以上觀演戲
[illegible]
與嚴元役 四卷第八 招丁野鶴三首 一卷廿二
邀徐賓暘 十卷十八 答阮霞輿 七卷十四前段○以上泛招
與徐啓詹 三卷第三○以上答招
辭謝 戲辭陳將軍 十一卷第二○以上辭宴 徐賓暘 三卷第四
與查伊璜 六卷十二第二段○以上謝宴 與蘇澳生 六卷第六首段○以上逃席
○造訪類
承訪 與張華平 七卷廿五前段 報徐野君 六卷十五
詳會 與陳眉公 四卷三十 復胡彥遠 二卷第五首段
失訪 寄繆湘芷 一卷十五前段 與河間 五卷第十

失迎 復沈茂仁 四卷十八 謝黃孝廉 十卷十八前段○以上謝
復王長公 十一卷第一○以上答
失留 與支寧瑕 六卷第一首段 與詹汝欽 十一卷第三首段
豪飲 與夏彝仲 七卷第三前段
雜收 與王湯谷 十卷廿四○以上辭召見 與衛澹足 十卷廿四○以上遠謙避嫌
○迎送類 留別附
迎 與周順元 十二卷第十三 迎某公新任 十二卷十九
迎遠來客 十二卷十九○以上迎 與李五 十二卷第十○以上答
送 與王又韓 八卷廿九前段 與楊鵬池 十二卷第十二○以上送
[illegible]
朱漳南 八卷廿一 謝翁丹山 二卷廿七○以上答
留 留友人 十一卷十六○以上留 與劉 十二卷第四○以上辭保留
別 與隱餘 五卷第十 又與湘芷 五卷廿四
與凝叔 七卷廿六首段 與張華平 十卷廿五後段
留別蔣 十一卷二十 與王華亭 十二卷十五第二段、以上別
與李續溪 十二卷第十五○以上不及別 與季大中 八卷廿三前段
復北浪 二卷廿九○以上惜別
○期約類
約往 與余巷 八卷第三 東吳次尾 三卷廿五

東蘄巷偕 三卷廿六　與姚山期 十一卷二十

其二 十一卷十八

邀來　東支美中 三卷三十　與吳霞城 三卷第一

與王鄞生 五卷第九後段　與徐野君 六卷廿七後段

招金茂生 六卷廿七　與如上座 五卷十六

與徐伯魯 四卷十八　答朱游瀛 三卷十五後段

答徐蘭生 七卷十二第五六段　與黃伯 七卷廿七

復清海 八卷第二○以上邀　報卓辛彝 四卷第九末段

報宓周 四卷廿三　答林若撫 七卷十五○以上答

[illegible] 餘目

約會行　訂友 十卷廿八○以上約　復周六符 十一卷廿六

與徐乾之 四卷廿九末段○以上會

失約　與王子嚴 七卷十一首段○以上期不至　與金伯韶 四卷十九○以上責爽約

寄湖上 二卷十六前二段○以上謝失約

○音問類

得書　與吳玄水 九卷第三首段　又與彥遠 二卷第六首段

報仲韶 四卷廿九首段

不得書　寄李善夫 六卷廿九中段

浮沉　報張宓周 五卷第七前段

雅收　復楊洞岳 五卷第一末段○以上空函　與鑑㴭 十二卷十一後段

復劉鶴字 十二卷十二○以上辭手札

○寒暄類

敘舊　復淨遠 八卷第二　答葛年少 一卷十六前段

復吳無稱 二卷第二首段　與文桂林 一卷十九首段

疏濶　報卓辛彝 四卷第九　與張倜初 五卷十四廿二段

與王柱山 九卷二十前段

思念　寄尉仲馭 一卷十七前段　復俞識軒 五卷第一前二段

復楊洞岳 五卷第一首段　與王鄞生 五卷第九前段

[illegible] 餘目

京仰　與高雲客 六卷十八　寄李本寧 五卷第三

○情誼類

族誼　高藝表太史 五卷第四

世誼　與楊濟安 九卷十五前段　與張伯睿 十一卷廿七

年誼　與王豐輿 五卷第二首段

○稱美類

才品　答張泠石 七卷十五第二段　與冒嵩少 一卷四第二段

與柴嘉定 七卷十八　與劉宜興 二卷十九首段

與胡彥遠 一卷廿三　寄李笠翁 七卷廿八

與王辰玉 五卷五第二段○以上寄　答友 四卷第廿前後二首
與山陰 四卷十五○以上答　寄李本寧 五卷第三
斷策 與卓辛發 六卷第七後段　與馮書先 一卷十一後段
政蹟 與葉瘦仙 一卷十二　復雜 八卷十三
與夏發仲 七卷三第二段　與李撫臺 九卷十二
答顧平湖 九卷第三　復萬五谿 九卷廿七
復汀郡丞汪 九卷十七　與柴鴻生 九卷廿八首段
致柴延喜 十一卷廿一　門人賀 二卷廿一首段
與康聯蔭 十一卷第五

條目

功勳 與萬震澤 五卷第五前段　王石雲 六卷四第三段
爵商 與鄭太和 三卷第二　與吳悟齋 九卷廿四
報許同生 六卷十三後段
遺樂 寄錢堅白 七卷第五　與唐凝庵 五卷第六首段
貽兄 寄卓靜嶷 二卷第一中段
佳子弟 與徐武令 二卷十二第三段　與師惟審 四卷廿三
與聞隱鱗 四卷廿二末一句
叅孫 致祁世培 七卷第二前半段　寄錢堅白 七卷五第二段
○誡諭類

知己 與孫伯泉 九卷廿五以上知己　○謝劉誠庵 七卷十五前段○以上感知己
恩遇 與目尚少 一卷四第三段　答洪 十二卷第四
答同年 十二卷廿三
援拯 與御史 二卷廿八　高參戎太史 五卷第四
答同年 十一卷廿三前段
揄揚 與文太靑 四卷廿六首段　東旅堂 八卷十五後段
護庇 與王又韓 一卷廿六首段
錢穀 答李旌德 四卷十七　與同年 十一卷第九前段
○勸勉類

條目

勸學 與朱珉左 六卷第四　與偕 七卷第八
寄左公子 九卷十三
勸仕 答劉侍御 十一卷第五　答孔四可 九卷第六○以上勸
答湯應之 十一卷第十○以上答
勢治 門人賀 二卷廿一第二段　與柴嘉定 二卷廿二第三段
東周玉繩 五卷十九　與符曾 五卷廿一
龔華茂 六卷第二　又與龔 六卷第三
其四 九卷第二　與王桂山 九卷二十前段
勸退 與徐武令 二卷十二第四段　答龔仲震 六卷二十第三段

答王子嚴 一卷廿四　寄朱子瑕 七卷第二段○以上[illegible]

報隱踈 五卷第九○以上答

與李天挺 八卷第五　報濟去華 十一卷廿九

復法海 三卷第九　其二 十一卷十九

與陸夢鶴 六卷第三

勸友人 十卷十八

與胡恒蒼 十卷十四

答陳令威 五卷十三　答熊經略 九卷第十

答葛龍池 九卷廿一

與周與亭 九卷廿四

與聞子將 九卷十四○十四以上勸　與父書 十卷第一○以上答

報仲詔 四卷廿五第三段　寄汪澄源 三卷十三後段

與徐懋昭 十一卷第二十段

與賀知恐 五卷十七後段

○期望類

與鄒達山 四卷第三後段

致祁世培　復楊洞岳 五卷一第二段○以上答

答黃白安 九卷第六後段

規誡類

誡幼子 五卷廿一　與同志 五卷二十

其三 五卷三十

復葉番先 三卷第十

與王履洲 九卷廿四

寄弟 十卷第四　答王子嚴 一卷廿四

簡夏懷碧 五卷十八

報鶴林上人 四卷廿一

與屠長卿 五卷十六

與聞隱鱗 四卷廿三

答朱昌王 五卷十四

○責讓類

讓馬瑤草 一卷第二　報父 一卷第三

戲為晉人 十卷廿一　答李儀賓 十二卷第三

○鄙薄類

葉長洲 二卷　與吳次尾 三卷廿八

答同社 七卷廿三　答李伯襄 八卷十四

○嘲謔類

與李過庵 二卷第三　簡項聽所 五卷十八
與賀伯闇 四卷二十
○謙抑類 附自命
才識同前 報非仲行 五卷第九前段　答文 四卷第四前後二首
其二 四卷十一　與翁長卿二 二卷廿六第二段
品行 與王德仁 九卷廿六前段
政治 與葉臞仙 一卷十一後段　與某同年 三卷第一
答柴延喜 九卷十七後段　與柴延喜人 九卷廿後段
自命 答何非鳴 一卷十七末段

○敘述類
往事 寄鄒迪山 四卷第一首段　與徐武令 二卷十二首段
近况 答萬年少 一卷十六第三段　與文桂林 一卷十八第三段
與嚴三求 六卷第六　與唐凝庵 五卷六第二段
·答龔仲震 六卷二十前二段○以上概述　與徐武令 二卷十二第三段
其五 四卷十二第二段　候潘二音 二卷廿六第一段
與詹汝欽 十一卷第三段　答張尹來 二卷第四段以上俗冗○
與徐中丞 九卷廿二　與關子將 九卷十四段以上煩冗○
與龔孝升 三卷八前段○以上獎叙　與陸歷京 三卷第三

與柴嘉定 二卷廿二首段　與徐武令 二卷十二首段
與閔懸鮮 四卷廿三後段○以上褒獎　與李國徵 九卷八前段
與姊 三卷第九首段　又 九卷十八○以上旅況
又與彥遠 二卷第九前段○以上慰旅況　報潘去華 十一卷二十
與翁長卿二 二卷廿四第三段　將赴浙獄 三卷十
寄曹太初 三卷十四
志願 與王德仁 九卷廿六後段

○囑託類
薦揚 與顧益卿 十一卷第六　與周龍侯 十二卷十七
與顧篤卿 四卷廿九　答同年 十卷廿三○以上求
寄某當事 三卷第六末段○以上答
照拂 上趙定宇 十一卷第七　與朱邇君 十一卷第六
援拯 高蓼莪 五卷第四後段　致倪鴻寶 七卷第四後段
與常鎮道 九卷十三
昭雪 復當道 九卷十六　啓陳楚石 八卷十四
為梁天署 三卷十五
寬假 與大司成 三卷第一
解紛 與陳伯符 四卷廿一　寄卓靜嚴 二卷第一末段○以上求

與盧元則四卷第五以上答○　為故人子十一卷十二
貴財　與盧思仁四卷廿一
○薦引類
薦仕宦　與丁又韓一卷廿五末段　與徐永平五卷十三後段
與霍顯用九卷第八　與宋選君十一卷第六
薦屬吏　與文桂林一卷十八末段　報仲詔四卷廿五末段
復侍御九卷十七　答鍾西星十一卷第七
與同年十二卷第七　與薛十二卷第七○以上薦
復莊浪二卷廿九末段○以上答
[illegible]　條目
薦治民　致岳舜收二卷第二
薦年家　與總憲七卷三十
薦同宗　與居冲陽十二卷十六
薦文士　與繆湘芷一卷十五　與某當事三卷第六
其五四卷十二末段　答李旌德四卷十七
與胡雪田六卷第八　與丁珊庵七卷第九
寄陳亮工七卷廿五　與康咏濟九卷第一
與王敬美十一卷第三　與顧益卿十一卷第六
與居冲陽十二卷十六　與周龍侯十二卷十七

與吳球峰七卷廿六　與柴鴻生九卷廿八後段
其三十卷十一後段　答滸生五卷十九
答李蒼水八卷廿四後段○以上薦　答賀公訓七卷十四後段
與陳靜壺十一卷十○以上答
薦貧士　與徐惟得四卷廿八　與文桂林一卷十八第四段
寄某當事三卷第六
薦寒士　與顧益卿十一卷第六　朱翰撰十一卷第八
寄繆湘芷一卷十五　與胡雪田六卷第八
薦術士　與郭篤卿四卷廿九　東漪節之十卷十九
[illegible]　條目
與何士抑十一卷第八　與包嚴叟四卷廿六
薦筆買十一卷十七　與諸秋鶴三卷第五○以上薦
與友人四卷二十　答友薦筆買十一卷十六○以上答
薦耆老　與李景魯三卷廿九
薦館附辭館　與同年十一卷第九後段　與陳飛卿四卷廿五後段
與姜仲文十卷第五○以上辭館
薦僧　與王又韓一卷十四末段　與范太濛十二卷第九
謝薦　與文太清四卷廿六
○仕止類

答張紹和 九卷第八　復吳刑部 四卷第五
報憲同 五卷第八　與李子敏 五卷第十
報李玄白 五卷十七　答朱近修 六卷十二第二段
與范路公 六卷廿四　復崇德尹 三卷十三○以上乞答求詩文
與錢簡棲 一卷廿四末段　覆紀孝廉 三卷第二
與倚性頤 一卷第五　答陳則梁 九卷第五○以上答求序
答曹允躬 五卷十四　答沈英多 八卷廿六
答陳似木 八卷廿七○以上答求墓銘行狀　答艮人○十卷第四後段以上答索和
跋詩文　答范路公 二卷第一後段　上金鼎兒 二卷第九首段○以上求
答沈晉餘 六卷第九　復李笠翁 三卷第四
其二 卜卷第八○以上答　與吳國華 四卷廿七後段
報莊仲㝢 五卷廿九第二段○以上謝借筆
刻詩文　寄施得全 四卷六第四段　其三 十卷十三後段○以上求助刻
與龔孝升 十卷十二○以上勸壽梓　與吳弭之 八卷第七
與翁佩隱 十卷十四　與張太學 十卷十七○以上勸人代友刻
與潘美含 三卷十七○以上附刻
野史　與 二卷廿九　答丁惠安 三卷第五
詞曲　與友論曲 三卷廿四　與查伊璜 六卷十二第三段○以上論曲

又與彥遠 二卷五第三段○以上寄畫
乞畫　與倚性頤 一卷第五　與覺浪 二卷第八
寄黃秋帘 八卷第九
論字畫　與倪鴻寶二首 五卷廿三　復呂文倩 六卷第五
與蘇澳生 六卷第六後段○以上論字　與友人 三卷廿二○以上論畫
求字畫　與黃石齋 五卷十三　與繆湘芷 六卷廿四
與汪生 二卷十四　又 十一卷十四○以上求字
與繆湘芷 六卷廿五　答汪季良 七卷廿四
書扇答徐 十卷十七　與易州 十二卷第四○以上答求字
與祁止祥 六卷廿六○以上求畫　又覆彥遠 二卷六第三段○以上答求畫
送字畫　寄金伯維 七卷廿四○以上送字　與沈自玉 六卷第六首段○以上答送字
○閒情類
山水　與姚若侯 二卷第八　與李素心 二卷第八
與范文白 二卷第九　與王天庚 二卷十八
奉太史 四卷廿四　上黃老師 五卷十九
與弟匡侯 一卷廿七　與家淑子 一卷廿九
與獨漏 八卷第六　寄毛家姊 十卷第二
其二 一卷廿一　與倪三蘭 卷第四後段

條目 七

尺牘初徵一卷目次

兄歸而遂萊舞之樂使林探淵鳥共悟和薰少需濟
風以濟玄化自吾兄弟成就之但使明主不聞讓
論國澤滯于枯池推轅還車徒闘將伯亦逃人之所
懷音遯士之所遐嘆也鴻寳來聚四五日劃石捺
傳翰極湖西盍自王謝以來之所未見想伯兄於刻
上得之不淺也鴻寳歸悉至情謝謝

與胄菴少　倪元璐鴻寶

家放以來投林取密一溪戶外有如鴻溝遂妝三龍
聲獸河漢然而夢寐夜中未嘗略述昔人云情隨玄
階滿心與超處絕不其然乎台翁擬骨絕古自弟所
見自命尊推之矣雖復皓首未有能舉其背項者之
日相司馬天下其定山民歸之一矣嗟乎夷齊恩不
報益以再三誠不自意翁之肺肝刻切至於如此耶
役三嘆歸師十吏與緒次端懸河不能窮此此城也
須開大事既義或可少假湖山小游古士來春三月
六橋之上日極三能矣弟何以多事勞漲為情推所
怒乃近事可笑什伯于前使弟漲于不得如此後迎
物者而至之耶

與僧性頤　柳伸　錢謙益牧齋

不肖孽深障重慈母奄逝伏承大德遠賜弔唁法門
眷屬慈悲哀愍感泣之餘不勝悄絕承示教昔遊種
種屬累流通證明雖在苦塊之中五內崩潰倘能仰
宣佛法即可俯答慈恩自當瀝血敷文滴淚和墨豈
敢以荒迷為辭廢業自解哉第夙轉思維殊多疑惑
庸敢披露真心附茲下問竊嘗謂大藏經論浩如烟
海諸大法師論師疏鈔詮解不啻入海算沙雖復窮
年研味皓首披陳尚不能了後人更於何處別出手
眼撥從有一知半見自謂名通嘗諸日月中天而爝
炎熒火依微自照不亦勞而無功乎維摩詰所說經
倏秀才時曾為葉公疏義言簡義精嘗謂如郭象注
莊子術解易可以離經而孤行也今之擬微於肇公
同乎異乎如其同也何取於以水濟水曾無益乎牛
毛徒自添其蛇足如其異也不冒吳兆借王之譏則
貽珷玞亂玉之誚矣法華直解未達諸觀拔倒斷駁
當亦如是楞嚴一經梁長水之會解經無盡之刪定
近代又有交光法師親承記莂大剛密微師之要領

指歸何若豈欲效評唱之宗風以文句爲牽動乎抑
以宗判教則尋行數墨畢竟剜肉成瘡以教明宗則
何後擧前又是無風起浪從茲學人之擬議未篆佛
祖之印可殆不如不作之爲愈也目連順法其見慈
心循本而談亦有未安試請大德深自思維果能具
目連之六通向如來之正覺揚龍含議葎筏幽明不
妨代金口爲宣說現白毫而濟度若猶未也則水陸
之齋饌慈悲之法儀翹勤頂禮利益宏多何必粧演
科儀自創壇宇昔人勘婆子機緣亦焚琉鈔伏願大
[illegible]堯之狂言回乘輪之末路于鄙人作婆子觀
于蒲著述作疏鈔觀似能懸鏡靠一乘之大郎是演
法門無盡之發心允炳然大千俱了若不肯見發祭
眉過茲多門惟有燃燈炷香向佛前發露懺悔而已
知我罪我惟師命之

答錢彥林 若節

張 溥 天如 二首

憶自白門狀敘忽然抗手彼此自覺氣悲然猶冀一
遇可長周旋旋辨既而有司按泰律凡挂聖賢經理
者必詰斥不進遂至菰蘆中後嘗謂吾彥林而弟彪
亦牢守海壖無由望見雲物此雖巳事言之輒爲憮
悴嗣後變告日憒弟固不習斷爛邸報而耳之所及
淚條陰逆書生單怯兩手不能持一孔狗夫復何辭
人文聚一選弟祇爲吳地諸文作驛騎郎執殳無當
安敢混分介生月旦哉來章一帙殊病其少所賜檄
書讀之益人性情稱名之美得其正中但恨弟未諳
不能艳厥旨趣兼不合以禍蒙珠玉耳弟嘗謂士無
強弱要在所存至憂患之時尤當不失衿具舉業雖
非竹素所尚苟其中心正學明著橫側倒監咸可觀
而得其人非彥林不能作非彥林亦不識別也北聞
魏子敬惡耗是豈傳者之失耶彼蒼之酷忠孝一時
俱盡每念及必弁酒咽淚計惟綜連遺文不沒賢者
之論著猶力所可爲耳受先之太君七十介生之太
君五十祇兄弟咸洗爵進言願一聽新句和吉之詞
其辭借于弇山烏鳴也幸即賦授慎無憖此

答周勒卣

客歲聘倩尹始接覽手緘悽爲深至極其脊伃彼時
便欲作報章聞兄巳楚游遂忽忽不果綿延脅次回

未嘗一日忘漢前也當今經業塈頽士鮮實學世所號爲魁然者成取徑時體掇其不偷之詞自名詭特此種實未夢見諸子何有六經而見獨畜勇自立務尋根本選言必要諸理擇學必由於聖博大雄深弟巳先爲作評矣觀浙斯道吾吳落落自震川先生後尙未有繼昌時盛業事在吾黨應社諸人便不宜自菲也三復兄言若爲發誹但粉滌鄙詞獎必過理似爲溺耳毎私慕古不朽三事德存於我可漸累致功責有其而不能無藉於天惟立言一端學者本等而體統浩大難於審細非一人可爲歷稽古來經史文集暨有明制書皆有缺畧爲後人補取之地當世大人先生其綜洽者未可望步或姑存之以待後遇若吾社所屬數人咸有著作考述之才不宜碌碌逐時蹉過年歲斷令按部分班各以齊之所近羅極論著其爲不誅至于舉業之說心術既正學問巳許自爾光贊淳明尙從事游於行墨之長短斯亦木木忘其本源未見充濟也

報某同年　張采 受先 二首

然兄不相聞問巳三年矣今不知何故遂淤倒至此弟割半月之俸佐其一七貧交之力巳竭恐不能副其所需足下於此兄可謂世情之外古人之中矣

與艾千子　陳際泰 大士 四首

大集刻成未如成幸遂惠百餘册敝鄉多有不得見而覓弟轉請者少則不足分給徒啓爭端耳風雅道華不可救藥挽回後進實藉同心惟足下力之幸懷詩書篋以寄統惟賜教

答徐山人

去冬一友遊麻城此友工時藝能詩兼通許負黍越人術自恃所技之推使弟作書薦之弟與一友書云前遊麻城者聞皆賣衣巾廢而歸弟不信以爲天下無此陋邪天下無此至地至今弟爲此生非有他端用驗前事耳其友答書云先生可謂工於裝修賣衣巾廢恐終不免此生竟狼狽而歸而後知遊道之難也以門下高姿又挾孫吳爲重其於敝地亦宜所遇否乎陳生日日思一望見而日日未果門下之憾陳生翩翩不如陳生自歎之甚也然遊道固然歟抑敝地

之風有偶同麻城者歟崇數數到門弟初不盡知爲即使弟盡知之區區一身爲環而索者所投將亦笑見之難則所爲日日未果者可思也

與葉膠仙

老年臺作令天下第一煩難之地而意加適而貌加充弟得之於傳聞者如此仙於水仙於令戰勝而肥倘得仍其故稱而曰膠仙已耶仙人偶飛遊下界以已之膠爾一切生靈而使之肥功成行滿復歸大羅天上老年翁今日是矣弟年來疲應闕邊信急冒險入城賊蹂躪郡邑前代所未有至尊焦勞自憂社稷弟輩徒索長安米三鄉之恥在身而弟輩之恥在心前輩恥有恥在心然一毫未讓莫展而其恥遂在面老年翁雖處天下第一煩難之地然無封疆之責身與心俱泰然其與膠仙也乎

○與馮書先 猶節

弟入夜即從貴陽署中聞邸報知老年翁榮任漳南而彌節關閩於汀州之上杭其地去弟胞衣啣地之所但三十里而近耳弟之母族妻族以及友生皆在象洞弟所生崖甚好事者構書院數椽以使學者弟爲題對聯云念兒時釣弋依然過故國故鄉不堪回首喜今日琴書有主冀多方多士共此楸枰則象洞之爲弟故鄉明矣弟於老年翁雖欲不公祖之安得而不公祖之夫欲拯天下之難者必先立於無難之地以觀難之所在今仕者以江福爲神皋而福侯於江上杭又候於福之諸郡老公祖雍容而統之以坐籌天下之勢得其要領而後移以大任以應明天子之求雖靖邊剿寇直從杭上渡師陶士行建功猶深其得力匪在運甓時也老公祖風度明定豈以弟言爲佞哉

與郡太守

某廿年訓族務實知節自有祿米故風俗敦樸家戶殷給近來子弟不承於惟與遊手遊食不農不商賭博爲徒無擇頑俊黠而貧者以此爲營生之路愚而富者落其數中牢絡不可復出兩貧而陷一富兩黠而陷一愚陷人者徒手皆錢威比封君其爲所陷者甘輸歲貲破於官訟有數日而傾千金之子者錢一

人已視爲輕得易失之物非賓非盜特爲沽買搭衆薗肥酣歌取盡今日好過明日從無更誘新盜復尋舊識長此不已坐使敦樸之風變成偷朮殷給之家化爲盜藪父老太息間有阿止輒擯背而仍之其中父兄有饑數者不能禁勢則施辭以悅衆曰彼自吐情謂不如是當饑死耳人情苟可賒死何求不得蓋懼其爲盜也不知所得之財以供酒肉非以供饔飱也且饑寒爲盜不如賭博爲盜之更確也目今營深險之地合輕聚之子夜聚曉散不可迹求夫佻生盜後生盜醉飽而無知生盜醉飽而無繼亦生盜則賭博者固盜之原也今地方衆隙萬端更以此革益之其何能淑又困力告竭兵吏帶罪徵比急逾風火此輩獨坐拘其咎淑衆惟正出斯概之死不獨私家困毀而已其主名了然在胸未便即顯台法伏乞給示以鋤其黨遏其勢所謂令治而後乃誅也其雖爲敝族發然敝鄉如敝族者不少風一可以杜百邪

與王又將　黎元寬左嚴

廿年之故不可勝道然而天者益天淵者益淵即田海中未嘗不有其大常耳每思觀光上國時覽身六奇書奇人之數今日雖復星散雲流猶不能不形寤寐雖復再歷百生又不能不留此異熟種子也從須識師處乃得聞台翁起於大叢林新構坐間亦爲掀髯而起衣帶一木鯉魚不行知無爲陳人苛責麻城士大夫林立文章治軍討論之時亦有究心無上乘者乎天然和尚近住錫棲賢須識爲之行腳中興祖庭人有同志知台翁必且領袖宰官作大檀施矣望之令叔子巖家報叱字

○寄繆湘芷同年　包爾與長明

昨歲歲底偶從醉里過湖上一舟三宿載雪而歸盡掌秫氣中仙僧欲動其下麴即去亭也而急景道盡不皇扶展衝寒一披玉削時序使然非直興畢免買至鷲湖適敝友王仲遠爲六樹三丝之游囊筆將發遂邀諸翁是行也不獲一見繆先生即再假張天雨黃公望倪仰迹耶仲遠爲敝郡沈子居高忍而道宗伯諸公實有水青之契與翁高齋秋水不通俗諛倘可指之客否猶慚隕咳唾乎仲遠尚能出其餘技爲

滿紙滄洲也

答萬年少　　陳子龍　二首

自邗之春訖丁之冬中間千有餘日雖山川間之干戈繼作然渺河梁以抒悵望雲龍而不得晉遊夕未嘗不明月欲墜也流人作孽淮西獨設闘足下遭太夫人之戚欲將一介而羣儀嘆嘯如彼遐遂使古義墜廢至今罪戾極深便應斥絕而足下尚推風昔遠使軟辭告哀綣悵何小人之薄而君子之厚耶春夏僕僕京華趨走朝貴之門俯仰輿臺之側生

平意氣不勝搖落牽率以來發疾交侵昔時風流何可再問弟年已及立足下又稍過之嗟竹素之難期望丹砂之可學能不愴然耶足下姿制朗逸才情雄麗孔嘉之藥其事多端至於朝吟紫鈇之詩夕誦相如之賦鳴琴在堂風人所羨又聞遠宗伯筵卜居吳市使後世繼士銜吳越之篇者增此勝流何其盛然

與蔣馭閎

南驛至得所寄荔枝啓甕芬發沾手擷啜甘香經日此菜見重於世始自開元帝之鄉致蔡忠惠之譜品首此菜奇遇今乃得足下賦使此菜精色俱暢夫物生南海荒昧之區蕭條自遠苟有其美王公貴人莫不珍之士貴自取亦猶是也矣必馳務乃發華彩哉僕近益荒偷承索新製令人赧然

寄周仲馭　　張明弼　公亮　二首

石門別後遂似蘇武李陵各居異國頃復湖李得吾仲馭手札引以巨公通其聲氣此誼固今人所罕矣嗜昔家居一闊時杳或存形相今在萬里之外思見

雲林一花一木皆爲骨肉又況連榻席雞鳴風雨無不并及之人也耶此鄉所苦書已推其驟至儁所痛幸者吾之詩文一過嶺外便如猛虎長蛇不可搏擊頃雖漸音紛紜偶一遊華便所以平視昌黎俯視餘子又兩見一聆一啄俱有父風龍目秋滿得一南開闕曾日役短毫奔走前修此亦足以敵公鄉而敵鼎軸石渠金馬蘭台烏臺我見無數蒙人燃生蘭死皆以居之於我何有哉

答何非鳴

姚儀部還得親翁手書始知再返南昌一行作吏八年不調親翁之戀南浦西山何無厭離耶家無擔資可以上慰慈親下畢婚嫁巢不離枝枝頭欲乾爲令如此亦云酷矣然以弟視親翁如泊岸之船倶然失脚沿流泝洄猝未得上而津涯已近心神尚有可恃若弟則初泝之人未得中津况云彼岸望見近岸之人了不得上雖其人不知自怪彼望之者豈得不爲之怵心變色哉揭陽夥稱善地弟作令三月朝發符牒暮閱詞案欲偷眼黃岐一吸大海之氣猶不可得正賦三萬逋及萬餘流賊滿山日傳死獄平生偶入公庭見笞撻號咷輒閉其目今桁楊置側血肉流前傷慈損性中夜彷徨加以此鄉蜮用沙含蠆將尾螫弟又懶癖自護孤立行意者當能而能無慈激處而淚也耶弟所快者弟之詩文似韓蘇嶺外流傳倘斥嘗不待停筆可得數紙江山氣動風雨來歸觀彼人世蜣螂作山高於嵩岳螻蟻爲城廣於秦漢者又焉知吾胸中之巔塊乎

與文桂林　文霞亭

君簡薦𫛞綠陰爲去歲假歸閒廢之候流光荏苒契濶興懷惟是老宗翁高誼有加真守任郎吳越隣比得精教寧因知九里非遥萬間不廣也弟埋戸日久以三徑爲五嶽亦即以爲武陵桃源枕石偷安祇藷假息卿笑倚漆卿辭之多事然亦可謂不謀其夕者矣家姪再遊湖上踐友人之約過宗父門廢而不一望顏色心所未安弟亦欲借候起居問自公之闇稍有疑香清宴納之虛問乎此予頗爲父執諸公所念歛牧老許霞老輩皆極提契而其如貧生無計何以此卻成都八百桑不爲食宴也錢糖新令爲弟厚友與進頌老宗翁俾試或有所稟承亦欲老宗翁知乎板賢令物色宜先耳并識之不具

與卓幸爽　譚元禮 服膺 二首

讀大作噉使人哦石破天驚逗秋雨之句又輙使人想見身長七尺鬚眉莽莽之偉人也如面矣又何恨于未見乎驚喜交集不禁亂下點定惟凡于筆墨外求之

其二

秋翠山果分淸咊太傍性好持鰲而有殺身之戚偷
邀慈力得茨溪池䦨登商拜惡口腹已邪

復胡彥遠　王永吉鐵山　二首

通籍十六年纔移郎署雖將命不獨而不佞之才疎
識脆弗克振拔以自奮於熙朝亦略可概見矣方今
內外交訌西北異畢東南大水四方擾擾恐生他變
輕躁狂直如不佞豈有才略可效匡襄適足以買禍
而自敗耳天下事舍須名世應運而起早奏安攘廊
淸大猷彥遠勉之向令仁縣雖盡此心未殊實效不

意商民見思尸而祝之如此也椽筆揄揚過甚讀之
汗出浹背矣謹謝教至于守口愼動行以和靜二語
非知之難不能言之難行將佩之終身以作韋弦道
義骨肉此誼于古人中求之可多得哉門下奇才至
性一往孤行自有第一等功名第一等事業彪炳宇
內樹駿流鴻勉之勉之康小范適在舍間發椷共讀
嘆爲異人閱至脊尾乃見門下相念聲氣投合千里
響應若此他日握手促膝喜可知已小兒過承垂注
業以台翰示之俾知自勵以不負盛雅率復未盡

又復彥遠

永吉頓首自得都門信勢甚猖獗杞人之憂臥不安
枕方嘆謀國何人致此積弱門庭之寇既入堂奧腹
心之寇又逼咽喉泄泄悠悠以社稷爲兒戲醸禍至
此心竊痛之根之於手斜憂時憤俗情見乎詞與不
孝實有同心焉范文正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于
彥遠親見之矣十餘年來天下盡成水火交戰不已
卒之陽不勝陰小人在位婦寺乘權造成一片陰霾
世界又何怪彌寇之不披猖乎讀書人流覽經史與

古之故孝忠之事討無不洞悉及至做官便留憒憒
亦稱何與足下生有至性又能多讀異書處爲眞儒
出則必爲名世生平見一好人便留胸臆間屛指曰
是必能爲國家做事者矣足下幸自愛爲文爲人皆
近世所不數數見者然亦不可太孤文孤則險人孤
則僻僻做大事業人本識要兒涵養更不可少須要滲
滲淵淵使人不可測識耳一詩奉懷書扇頭寄山人
于懷袖佐以晶章玉環所謂一片冰心在玉壺也聊
寫心期統祈鑒納永吉白

韻中佳將集。二同人披讀痛飲以傾吐積懷道有
一字未正想已徹覺茲不備

答王子敏　嚴沆灝亭

都下曾兩奉手書隨有報章郵及故里兼有小詩識
懷竊謂吾兄久已在泉石之際念我勞人不謝征塵
未返漢廣猶歌琵琶下覆既慰且嘆也邇來遊道之
難非可言狀平時抵掌論心吾吾自許一出春明路
非故我即弟即命東來人備概如紙薄罔不待　功
令森禁而後與所發也田園可樂芝艸堪娛馳吾忍

以玉椰之命高源從人和必定擬千秋之也追蹤勝
賤之多也小兩不敢爲吾兄惜敬簡二三知媿不致
如前所稱紙薄者爲殷勤說項令割倖相並借此郎
還鄉野梅花春醺俾予姊兄弟稱觴歌舞於前與美
之慕之小詩書扇頭亦即此抱也　厄助百年康爵
惟鑒而存之

與錢簡栖　江盈科進之

寓長安辱門下見贈詩篇琳琅在握自明非實所爲
奇意不佞何懇至耶後聞有荊南之行因知王[illegible]益
務千載而下重見錢郎一番看殺此歸自滇黔萬里
委頓兒曹出荊南諸刻相示車塵未滌快讀終篇乃
憶向所聆教特蜀門下一班今睹全豹快可知已三
吳詞賦門下直凌前薪大爲此道增色委序敢謂著
笠可弁綺裳者乎

與王又蕃　張九徵公選　二首

前駕過京口兒輩孺稚不及一挹青雀爲三山遊殊
悵然也焦黃名地以兄敏才八面必已奏刀有餘當
今可以自抒經濟作苦擬果者實非存令一官如不

佞等閑輪掣肘徒作仰屋歎耳麻有先達某先生敝
郡儒文宗也以耆壽里居歸然若魯靈光乃側聞叛
僕豪宗時相窺伺唯門下矜憫而護視之此自仁人
意中事不待饒舌之豈于耳種種未盡向容再悉

其二

榮行未及折柳殊用悵然計此日已抵楚黃清慎勤
古所傳令譜也在兄更淼以風雅行所無事奏刀滿
志矣

與王又蕃父母　曹航昌[illegible]

與弟匡疾　　稽永福

吳門風景何如自作吏後恐彼地又少一酒人矣寄春二三月湖山漲陡發灘勢奔流傍人拍舷作歌瞬息百里如惜徐歸不使已過舊山皆眼前真事也幸知之

與家淑子

寒暑兩曉有缺音信越水楚山動成修阻想吾兄山居掩卷政足南窗門停問字之車座有揮麈之客嘯應絕俗閒可娛情春郊鶯至撿點雙柑秋院鶴來嘯歌一拂挑青燈而課子坐白晝以彈琴覺一日似兩日之語猶見少也以視弟勞勞簿書不遑朝夕屢過嚴瀨何曾一拜清風常至西湖未得飽看明月積辛積瘁招怨招尤俗吏之苦焉能超脫幸有以教之

都門別友　　范印心 正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涔涔下前二詩頗作小楷書白箋之正面炎涼翻若有狹待人誦冰雪之何念洒內正人不我遐棄如此因用以自敕生全之功不在參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壓多寶船也

寄吳無稱　　韓詩 聖秋

弟老失意甚為扼腕然此公火色鳶肩不愁其不起身也近知九哥善飯願慰遠思中聞道進此五十衰白之年尚鹿鹿名場自春徂冬自朝至暮何事是我近裏着已者一旦眼光落地淡淡失向豈不大哀也哉九哥胸無宿物日多直言早爾人更須作爾中今年已食蔬明年即引退南山柔東剛豆祖豎有餘耳

尺牘初徵二卷目次

尺牘初徵卷之二

湖上笠翁李　漁　笠鴻
曹　溶　秋岳

寄卓靜談

仲夏獲拜二函，數千里殷殷，快若披面，見貽珍藥，惟愧過隘。長病浮生，銘覼倍切，老伯填過敝郡，童姿鶴髮，飄飄神仙中人。言其端緒，行成帙，始知台翁學所自，來衆正盈廷，波常不靜，大君子一出以中和之氣，息其紛呶，此蓊薈中人深有太平之望也。

與谷霖蒼

王元曦　湯谷

日望鴛湖雯水，如有豐城劍氣照耀斗間，則知門下為今之雷煥矣。及拔尊選，更如廣陵入月濤，似神而非潔雪翠毬，不依於塵坌中讀之，毛骨灑然，則又將以門下為枚乘也。永叔以古文變士習，然必於隨州麋麓中得韓愈文，古學力振，門下酷喜昌黎古今人，真有同嗜哉。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良晤非遙，開徑以待。

答范瀞公銓曹

魏象樞　環極

數日前小亭接誦佳什，如耳鈞天雅奏，躍然欣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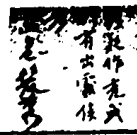
岜汜隨錄其什一呈兆向邈數言弁敎并祈速與余
鈋使徵鄣亦叅鍾呂是真詩海慈航也蹈風無任瞻
湖

寄妹丈董天鑑孝廉

自歸里近千夕方再爲二十一史開一生面未了者
纔數朝耳乃値戎馬生郊難倣集戶冗爲病困不得
不挾策出遊向湖山一遊完此公案入夏甫就緒矣
乃兩顴有魔時岑岑作眩因又外樂筆硯即有二三

方外樂從我遊便覺夙緣頓清病亦減半近又手抄
關尹抱朴叅同契諸書發其漭與讀書樂事古不我
欺今竟放開手眼將手錄漢魏諸詩矣聞吾兄今年
亦手鈔輿地志廣伯生所未備并有刪課及傍綴法
苑珠林咄嗟董生一何壯耶與地同功吾二人可不
必互訊加飧知其强飯但弟猶黹庀湖山見家方徤
武鴞居耳根絫索時有嘶嘶聲乃能伏几疾書眞如
飄風過眼破壯不驚似此道力殊大范睟乎也秋風
報㓜遊賦歸與當携所錄互覯冉多預藏名山頎我
五丁之役

為諸生上當事乞館

朱京寄涉平

某聞古之達人君子負奇節慷慨者波引孤悲頎皆
惟其私詐益古人得一者必思曲成之使能信意以
卒其業或氣薄風霜或感遇余存傳之史冊將祇令
讀者欷噓慨嘆惻肋心脾性情感人固無足怪也昔
杜密爲北海相給鄭玄使學卒成大儒范文正公覩
學雖陽有素遊者頻上謁公欲其志給之後朝廷徵
篤學之士召孫郎昔索遊孫明復也公喫曰吾罪大
矣脩泰來至老郎不如此後猶湎沒耶所以司馬公

謂士人以生計足否杜祁公亦以生事有無爲問彼
誠慮之誠惜之也某又聞之士窮節見某以爲非然
也古之騎評貧賤者詩不失布衣飽食耳能益突蒞
師死不過累妻子使上有垂年之老秀髮之親經爾
不宛黏蓄何以形羸貌瘁吻燥腸枯爲下者乃呻呼
即徘此必非人情知上溯而賢負槩之歎下觀先哲
捲微之譏某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三歎酒涕滂沱
也某今年二十有九父母今年六十有九曆田數畝
糧役之餘僅存珠粒餬口之計惟在硯田而來年適

飢無地食計衣謀又已告窮處絕矣悠悠歲月思一
讀未盡之書而耿耿懷抱不成寢寐常飢不已號寒
有聲非生際此寧不悲哉昔昌黎上宰相書比之溺
於水爇於火發以爲文人之詞特也然耶今而知水
火之爲猶未足云也公倘能薦之格外稍加垂憐使
暫免於窮餓之水火非力竭智以圖上進則尺寸皆
公之所成也鄙結之報何日敢忘某不勝惶恐

答同年　翁世庸　用公

達辱注存意誠清切但念萍蹤何係重輕乃煩羽翰

之擲獲若是來札云爲官與爲客無異弟思之殊不
然古之服官爲篤自飭芳潔自好時稍不合輒解綬
去棄之輕于鴻毛也今法網既密人渴古道官
如驪珠和璧垂華什襲尚恐有失且又徬徨[illegible]愁
長安如爲客之東西南北適意無拘而謝盡逢迎窘
折之態耶甚矣爲官之不如爲客遠矣年兄幸弗以
官之心視客也宜辦率此附答勿他及肅頓首白

與徐武令書　陸圻　麗京

西陵諸子季過三十逆會所值都爲無人撥之漢季
孝[illegible]顯尚不稱老而歲月遷流壯志推[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
通夜之悲安仁有二毛之痛也因思吾黨數人陸伏
里巷交踰金石出以文相從入以行誼相砥嘗如
子雲載酒見過或復閉閣照蘇不變要以歌呼要汝
何曾皆譁方將凌長風排青雲待詔明光之庭論思
請切之地我錄于佩萸以不負所學也奈何有志無
時遂從淪落倏忽之間所更非一比家艱庭抗義先
朋同根之悲已恨恨不能言而向之諸子或作佮躬
耕或以教授自給賈販營業僕與虎臣際叔魏美又

復講三七之技探四獻之程聚師雜流曾何足數昭
云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政此類也然不得時則
蓬累而行寧希衣而輕世肆志方諸先哲亦無慚焉
但韋氏世顯既傳一經靖節田園亦著責子人情欲
得佳子弟譬如芝蘭之產階庭鳳雛之出丹穴不論
窮達亦以云可樂耳今同盟多未舉子舉子矣或晚
尚幼如尊君者尚不先於諸公而得子如足下季較
長駸駸及舞象矣聞之多讀書喜者作矜志節有錚
穎凡此者皆老師宿儒所[illegible][illegible]而足下[illegible]優爲之甚

重非子奇秉異而復生公超命世而所出僕甚愛之
重之但恐子姪行不能效之也夫黃琬屬對世英駭
異文考作賦王逸輟筆以足下之才克之以所未足
卿尊君貽書避之況如僕之碌碌不足數者哉然僕
更有勉者癡固進榮執薄守節上論非之陳琳居袁
署曹在魏檄吳有蔵惡焉足下亦既習聞過庭守高
尚之志可謂皎然不欺矣然行道半于九十畏子悲
其素絲此言雖于末路牽于習染也方今少季當塵
務足獻詩入關甫能答策便已稽鞋組茂名義繫情

好爵則喚然朶頤神往膴素則事謝丘壑妄謂傾朝
之未推不量險塗之難御卒之非常之變起于卒然
事會之來動有蹉跌此機警之徒沈與之士入山惟
恐不深曳尾惟恐不蚤况可褰裳而蹈其波哉僕季
甫及壯精力便已衰退嘗恐憂能傷人潘先朝露郎
家之子姪何知此意計惟足下領袖彥賓與開說
使得共梁鴻申屠蟠遊是僕之至願也至通家繼庭
所生子少足下一歲其人爽倜有父風近得恭教虎
臣際叔之門屏棄制舉經義日為史論擬書凡二篇

首尾條貫盡掃溫麗又白六絕史漢文選諸書頗追
稱引亦能擊斷嗟乎鯉庭可謂有子矣青湘繼業璧
烏積經庶幾近之惟足下孩之以篇章中之以世好
引之以保性真堅之以辭閒達則大節貞定有雌乎
之操庶不掘泥滄海啜醨糟丘斯真名教之所寄耳
還詩七章文二首並瑰奇已附評次不再言

答濟中丞　　許元春 友夏 七首

每辱尊者垂念致函欲往從之道阻且長而方伯翁
未公吾師也二十年如一日亦渺渺章門脉脉難語

年來雖未離竹籬茆舍一步然其夢魂亦往往在塵
外亭秋屏闌之間矣孟子誕先扁舟上謁於其行也
甚愧其恥衆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請爲孟子誦是
詩賜元春衰骨薄命無意當時頃又萬事懶逃雖以
麻姑搔癢之不能起而朝賢過訪欲同才者試以吏
事郎不敢有七不堪之說而殺陽臨嶠維谷自鍼欲
一至虔中就大君子而商之亦無緣焉兩家爺一令
清游如做豕行棘中一丞邪窮如跛牛曳泥廁令令
非脾搖洞上丞亦可幸無邪安得執手板以事夫子

尹民先未履滇南之麓已作七人之樂亦絕世所究
也聖世方撥巖谷而反益託于丘壑此可解不可解
耶近刻過莊一冊尋味再剝因風請教不勝仰止

寄湖上諸兄

弟十五年不到吳越幾爲眞楚人又兩年來不入郡
縣幾爲眞村中人惟南昌得以有我於春襄陽得以
有我於秋春則病歸秋得石逕常自思惟楚人重鄉
村人習懶西子湖頭年年說過李三長衡訴之於死
予澥印持孟陽恐公無物訴之於先生者鬚毛報霜

死者化爲芝菌往者樵風不便今幸吾弟在彼義當
一往省覲之不知何故拙我雙屐此其故亦不可自
解也然弟久而未老老而未白白而未衰才求盡興
未敢秋冬之際已無負於明聖春夏鉄陷當許弟此
湖孟陽冊我僮我寒燠我諸兄弟酒我吟我嘯我麻
將軍上馬要篆猶自壯也收予皇帝有云好留顏色
在離別只今年諸兄但好留顏色而已寄訊李郎仲
孫吾於渠家尊甫負愧不已弟到江東即當發車過
辰痛之誓破俗尊不哭之戒也家弟至杭想常晤對

家性清正勤行有志古昔雖木之教即當於我斷金
中得之印持過西昌曾過余小屋否子昕子問爲我
致聲葥石草不足觀所以寄觀者欲令諸兄弟知我
終身猶昔也

寄徐元歎

年來音信之稀心緒之荒詩文之不進遊事之減少
皆生于蔡鍾二公之逝甚矣朋友之重也去秋偶然
一晩尋履大厎人世寥味豈待經此變幻而後悟耶
見祭伯敬文不但淚成血血成白乳乳又成金石矣

中所云人方歎先生之厚而予反病其待士之輕一
二老弟所服膺交游之道恩莫如知感莫如規規地
上人止見奇骨規地下人更見深情弟因天下所可
讀此者元歎耳茶香設祭錯降告哀當此際也元歎
二群友惜已方浮湘今世下名可見也
伊何伯敬素有倪元鎮畫極其寶愛臨終以歸居易
今在弟所弟出入携將未嘗暫離即用此語作元集
伯敬二公祠時以香烟作供名曰祠語作祠畫記頗
自以爲妙想大都我輩妙想即是前賢先友精魂之
所必歸决定不妄也伯敬與兄分手茶時述訊用爲

承例弟當繼行之自明年始如何如何

與鍾居易

初構一亭已而爲墻爲逕爲閣爲樹爲門爲臺上添茅爲洲爲橋爲竹路點染着色大有名園風氣大有山水深杳之致而名歸梓秋山水節淵彤聊和帶一落其窠臼也恨不得令兄住住其中又恨不得兄一來步躡之恭艇已可慨夜閒提民惟水生可到寒河能乘興一勃榜人知類與兄有於買酒自實逸也

與王天庚

西江人士讀書有風槩弟樂與之遊精神不實得旌而遲過九奇三疊之間鏗鏗雖跡深恨宮亭綠淺但有詩云白石清泉難滙語此來真不爲廬山見山水間真人當一賞弟們有謝耳發病杜門見兄與秋鶚聲爲羽客聊一啓扉出郎掩之曰無淵乃公爲也弱水司馬徑得在霞表矣文弱又未免從入雲霧從來人羨貧賤寂寞俱非無見人弟亦倘與之合耳

與孫誕光

弟憂居未得計階不在得失之數然企正希得之如弟自得之猶淺惟兄仍失之如弟自失之甚深也兄與正希自在得失之中者反未必如是耳傳兄此番文佳妙京師爭以爲當元且出自同事下第諸公平常如嫦之口益覺其可喜弟往所謂傳誦落第之文弟疾于獲售之篇真不誣也

寄四弟

要兩姊子答應此方人癡蠢弟可使船帶回每姊價可二三十金却要面不可修長於寒碧一尺五寸手指莫似懸趺脚比蘇州梢婆要小一尺又要是女身千二尚不足十歲願有餘是其年也會鄭超宗當得可者

與劉宜興芷菴　再見　姚希孟 孟長 二首

從九疇兄處瞻拜下風則高情道韻溢於鬚眉之外叩之如考鐘伐鼓鏗鏘交應而静對霽月困寂無聲益以威風之質而馴就木雞之養此真經世偉人不肯目中所僻睹也削溪初返愷悌神明騰播於遠邇無端致疑因禁而得謗乃道愛在人直道未泯丘湖泳深皆峴山之淚正如慈母見出驕兒弱

女連臂號呼必欲返之而後止此今日之人情也去還來實二百年來寥寥僅有他日循吏傳中可作佳話九里之潤旁及吳門不肖亦身沾之不腆爲荆溪士民稍合浦還珠之慶而已更伏間不肖將母南旋擬躡爵扶節探銅官諸山之勝或當與使君締方外之遊達辱惠存先此载謝

棠長洲蔡同

有一事有關於敝地及貴鄉者人人欲言而囁嚅不敢言不肖愚人也僭舌爲老父母陳之貴鄉先喆其烈獻風節烱焉天壤者更僕未易悉然而令人敗顏何地無之如長樂之陳瑞號文峰者其貽玷貴鄉不小也瑞柔受江陵參養吮舐醜態靡所不爲至其稱冠麻經匍伏帷門向張太夫人厥角稽首媚及小豎康門掃地班班記載中者覽之令人嘔噦今姑摘王弇州首輔傳中一段呈覽想有道者見之恨不能夾閩江之水以湔桑梓之恥瑞在臺中巡方敝地從來閩有埋輪攬轡之風也不知何故有一生祠在虎丘凡過其地者必唾而去之幸祠宇久圮物爲樵蘇近其令郎培所公過虎丘忽有鼎新之意聞者爭爲擯斥而昨歲鳩工庀材落成有漸矣此培老拘貲爲之耶抑徼惠於地方之寵靈也從來父子賢不肖不相及且一時宰衡俱出培老之門但有孝子慈孫必不能改之事即使輪奐崢嶸而直道之鈇鉞文人之彈刺益起嘲集反爲地下人增一重公案不若泯于忘言之爲愈也生公片石風流作題爲江南之冠但可使韋白諸公與拾宅之短簡聯翩嘯咏於清風朗月[illegible]況猶然不韻者恐其飛魄亦踽踽不敢棲而況遺穢青史玷辱名邦者乎有一二同志亦欲人告撫臺而弟先以聞之老父母倘可寢幸速毀之若互僉亦有次第則商之衆議擇一名賢而祀之未爲不可也或此事亦撫臺所預聞者似不妨轉布不能命備卑史職竊比於我兩當

門人賀公調

古有兒歸其述吏治之美令人浣魁三日新婦洗手作羹湯不獨本事尊姑旁及娣姒下迨臧獲須人人調其口今世善承尊嫜者多矣其于娣姒未必無間

至于飢飽詢問其飢飽有無哉此民生之所以日蹙也求論云留心教養殫力推誠此眞愷悌君子之言衙此數字靡獨有祝則龔黃劉仇不是過矣若論官途利鈍亦造物主之善事上官誰不佩此爲韋弦而名聲未必得其值得而值失之目中所見比比也不肖爲諸生時志欲作一令謝伐鼓坐堂皇撫咲聲咳皆可行菩薩行造無量福功成謝絀不在廟廊與徵書而在焚香夜告之時幸得通籍什與願左浮沉數年旋遭世變將終身不得行其意此一恨也足下勉

旃愼勿輕視此官過此以往漸臻津要便不免與世局流轉事事皆窒礙矣書到之日正值拖關與稱禘對坐七日應酬筆牘一切屏絕而尊作適來其歸甚遽不容不答遂破禁作此數行春夏間古白到射氏當有復也

與柴嘉定延喜　　何如寵芝嶽

燕消解被條忽經年追念昔遊恍如隔世然又如旦暮事也陡吧退飛幸遂自謝之想依依于今絕諸爲難且春來一病幾死近始有生理然不覺熟文滿面

郵舉在縣因之世急都盡長林偃息未卜歲年免一江南北杳不相聞接手札知一行作吏事事勢人然吾丈練識通才豈憂盤錯部中諸態皆實心實政種種嘉猷讀之起舞竊意水利之後唯當以地方利病爲行止又以事勢難易人情順逆爲行止若兩釐意見不同或親至其庭以一片至誠心忠言緩頰陳說便宜賢者自能亮之而官有一節曜科撫字之間臨時斟酌想吾丈自有妙裁也至甚後之籌待以期月或可安則安之恐墨綬銅符處處皆費心力嘉巳嚴

邑若更加煩焉不如意事難保盡無未有堪鄖理者不意高見謂何凡此眼纔过見實然越人操舟自附樽俎爲人作計徒滋謗耶沈痾初復勉强手勤不備不莊

與繆湘芷　　吳太沖渚各

捧讀大作極得阮公詠懷之神神識在塵情之外所謂智合於道者耶歎服之餘懷袖中颯然有凉風乎果矣謝謝

謝繆湘芷年兄　　沈捷大臣

齋亭清艷與花色爭人所見既殊不覺竟辭尚未瞭言謝也昨晚復醉歸燈下讀三詩沉辭爲醒欲求新佳篇其如捧心之訥何

與翁長卿一　　許應元 君山 五首

少別遂復逾年信問希闊望風增慨禮部報至大爲足下喜躍非苟以利達爲足下榮足下休養醇質踐蹈仁義造次儒者以待時命而果有聞於世此爲善慶異乎昔私朋比拳拳之情也　國家開設羅網以待賢者比歲奬右浮靡天下從風遂使老成道棄此

於世道誠非小係不圖里選孝廉復見今日公及良用皆號君子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今一邑而得君子二以此知海內有人也時時接見孫那問足下動止知頗不諧俗有辭尊居卑之意竊爲足下計非便也僕曩歲初嬰世務不堪羈束竊有鄙陋以爲足下足下厚戒僕以淺中訓大聚案者無幾乃今頗不能爲大人稍安即無事特其亦不能隨俊遊成月以佚常調可以撫督今之教職其勞若畏人不在京師庶係下足下謝致官可於繼畢外求予願與良用深

討之居常論議不爲苟忌處世寧復可爾切宜詳外宜慎默賢人君子以是爲周身之防幸留意

與翁長卿二

夏杪奉違忽茲玄月山川修阻延想爲勞遠惟閒宴游處之樂迓思曹署稱事之美勸德弗違則相追琢試願無府去左右也比年以來就與識守求值變故遁走南北聚處益寡雖復時一相存旋即分背日遠德義悶然不見已缺省意交遊當過增積已猶知之大其論何退食一室之中時覽經史尋義未得復爲

事擾出與俗人交同觀異趣城守深閉擴如拘繫當此之時思與足下及伯生等偃仰古今開口論天下事爲厭而退安猶不說何可得也捉筆爲文心意斷亂終不能就思有所得轉口他語隨復遺忘自少時見柳子厚書時謂有此以爲不然乃今信古人言不妄也積嬰禍家禍游至六年之間兄弟父子皆罹閔慘老母高年傷哭幼艾弱子孰焚遠隔萬里志業未就而搖蕩其情使之勞然無所抵泊諸孫孩稚誰矜能親撫一思及未嘗不神竦肉駭也足下亦兩經

謝彎書復知此不爲謬語奴貴歸草草附報不盡願言

與來南峰年伯

元晉蒙嘗積貽罰家門令孫久孝敬有愆而譴天不延在遠聞音悲痛無已靜言思之不詳自元伏惟伯父大人鍾念獨至痛割尤深繫以禱守無由奔慰惟昔千禹視元猶爺不鄙寒薄締以姻好子禹之子元視猶子也而不義不慈有愆無素竟疾翁然遂成奄忽追惟夙昔以慚以悲撫諸遺孩譴相矜視每一念及神爽飛越茲遣奴賫歸致薄奠并省拖兒及三稚等輒令走慰堂下申此下忱元既不能自抑哀情然猶願伯父節思損愛以天自釋不盡願言

謝翁丹山年兄

乖隔歲餘得承賜語已出望外至領游徼遠薦江行孔安爲賜實弘且後矣使一故人過即斥四兵爲衛殆不可勝計然則兒於不肖可謂破格而元無乃竭人之力耶若乃蕪惠之勤情好之密有不假言謝矣貂割貂割旬有五日乃抵京口使者返草率附謝不盡願言

與御史大夫屠公

庚戌春言者以某蠢於班行宜就遣出夕是時某在岷蜀萬里之外曾無游碧袞交之素藉鮮肺腑底裏之援如將就以倚鬼投之荒裔亦奚以辯獨明公毅明本心深考素履抗言於朝終得無負清議前年待次選部凡後至者皆隨到隨得雖復而某獨連蹇歲餘始改授懶微當時亦無以爲異者獨明公谷嗟太息頗亦見謂以自守而歎當事者之未然也夫以某

之迂愚不適世用即使老死草野亦何足道至於良而名之以汚辭而詆之以躁將使來修潔之士飭衛扶義之夫解體不復肯砥節礪行勤身著事則所係亦若不小矣悠悠者豈以是爲意哉明公耀獨見於泐泐之中別希聲於咬哇之日使靜退者稍得吐氣此於世教非小小補扶植之惠非某獨蒙亦不敢以爲私謝今天子所倚注者獨明公高朗令終夷險一節而特立之節正直貞素之風與李元禮魏玄成千古相望凡海內深識之士無不聽望進退以下

否泰非復有待其進熱爲訣者即使若是亦有言
所此業獨幸得爲大君子所與足用自考則竊欣欣
不能忘也勤修固陋之躬不敢隳失用此報知已爾
吏人去便輒布鄙誠并候萬福伏惟台照不宣

邀賞牡丹　馮如京 秋水 三首

久不返署即衙圃三徑亦已就荒矧說家園茂至歯
貴一花中州蔚越雜之西土豈真有九衢者類與衡
茂而類哇豈草之間間明三秀單舒折宛舞蝶飄揚
荄有足適牧命奚童爰烹非市駿之草盤不入略之
味掃徑以俟幸即惠臨

復莊淚叔氏

別已經年而眠止一夕語云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一
月既見遂足三秋乎旅館岑寂用灰客爲主法邀賓
載座有客祁祁調弄花之技鼓南風之響羞解俗頤
甚適甚適趙作良驥之才正恐肉相者又失之瘦驄
形公既具豢風之目叔氏復囘伯樂之盼而任忍令
長鳴櫪下爲鹽車困哉恐上之撫軍當必價重千金
矣

東支美中

向讀小青傳想見其爲人近讀硯亭諸品益深景慕
老先生以瑞世之學飈鴻陸之羽亦知世有咏芾時
懸徐孺之榻乎特因令子惠侯柱玉來交與余紛狀
范文白輩遂爲興稱揚抗風雅亦一大快事也是言
夙駕余日望之

尺牘初徵三卷目次

尺牘初徵卷之三

湖上笠翁李　漁兔輯

與大司成　陳汝璣 立甫 三首

抵瀛海恭然絕不見有邀客之語同寮李別駕來時飲我酒出其子製義讀之鄉鄉可誦其子非監中翰年矣母夫人思之甚且安所得司成與遊者作說客令母子相依卒歲乎別駕曰母過陳生夫婦大喜出金壘海錯為陳郎壽不佞既醉歎為書獻函丈下乞二月之假母令主者以牘持其後有如仁兄弗聽也者不佞翁則何詞以解于別駕當此兩手距地出肺肝之斯亦非仁兄之所忍也

與其同年

長安看花並馬為快巳而同除目同理官事事附驥尤自會心家大人書來輙言神君所至謳誦無巳且舉以勵策不佞弟不知駑驥一瞬千里儳焉十舍猥云希驥力巳疲矣斯非不佞所敢任也

與吳霞城

使者云明公北上道當繹浙東爾則越故明公之并

門人者其忍不一顧焉而掉臂以去乎故樂故引以佚

復紀孝康求序　呂　陽 全五 四首

文之美者必有所以似之門下為書丹史之紉珊然而來駸然而往難乎其似矣何世有求筆而回道人鬚眉悉備而神氣索然非畫者之不肖而回道人之不可肖也右其回道人耶

與鄭太和學博

有奇山水必有奇人猶龍之游乎淵豹之藏乎穴也門下居羅陽山中青林綠蔭次前行觴俯盟之間道風自扇其淘徵君林和靖之流亞歟國家有此儒臣而今其據鈞床擁翠屏怡松菊以老將安車蒲輪徵遺訪落之典其不可問耶抑天際真人非尋常編享可覬耶學海人龍四言用屆貴宅以當本道貳廳與日旌其門曰此山中宰相家也榮施多矣

致岳舜牧恭憲

翁自京回過李家門有戒心乖宗瀚瀛俱猶從花道出博典過舒旋風于侯館貴治玉山人也與翁非有姻婭之親金蘭之侶而片言俱及錫于故人隆誼五十金不索償殊伴翁間關行李一葦航之淮水湯湯江流括括皆舒公之潤也分袂以來倍念無已幸聞台臺光蒞茲土先歸玉山而又回旋鳳修文玉堂之耗且信且疑著龜未卜當年恩寵爺所身被敢移而爲諸公耶伊故人子免于周章亦枌榆異地之光也翹首星門慈顏若接翁不敢負旋老又寧敢負覬翁哉

與徐眉眉

不飲六歲戒豕肉三十餘年矣江東滋味非肉不飽予何人斯敢有異好實以偃鼠飲河滿腹而止飛鳥剁啄一飽爲榮書不云乎庶艱食鮮食鮮食之美多于肉食也而或豐之則不如其肉食也

與陸麗京　查繼佐 伊璜

翁此番作客似放南歸今始歸來知已而目亦稍晚則翁之梧稿當不知何似幸生平不對鏡看面顏耳吾兄驥壤事業肯容翁追隨快柳容次第採上也

復李笠翁　唐宇昭 雲客

國門千金久矣無人敢覬小巫何人敢執部斤從事

耶示草完趙前一冊陶舍親欲留貯行笥以若嚴陵山色未汲飭奉然返棹自當敬歸必不作烏有先生耳

答張尹來　孫治 字宇台 二首

野人麋鹿之性蔵之舊矣顧猶濡迹城市者足下豈以僕爲有所愛耶昔君公儈牛于平原仲子鼓刀于井里彼豈不能如梁鴻出關斂迹蹈海哉顧或以甘毳奉親或以懷德緘行亦各有其微趣也若僕則不然居之斗筲行無半菽局促轅下卧泣牛衣所謂進退維谷無可如何耳足下愛我乃欲爲營菟裘恐足下貧士亦不能助我買山錢也言之腐心實增歎慨

與仁菴上座

比歲以來蹤跡各異師與夢破高蹈空門治龍數人淹留下里形殊白黑迹有聖凡相去之遠殆天壤累聞師道闡玄風慧同照日東陵尊者南嶽高僧方之于今無有或二治雖駑鈍能不望雲門而翹首瞻鹿苑而欣心哉近知移杖還山即欲覗面以求教旨人殊謝客敢外潯陽之會願切徐陵實同智者之書

悵望惠揚仁風袪我鄙吝耳又以師江北之行卧訛在迴恐會晤不及先此布懷書不能悉我勞如何

答丁惠安　范驤 文白

昔五祖演以小艶詩說佛非面足下說佛果作艶詞此二反也然展閱三十餘冊不見艶詞惟見淨名方等世人尚以小說家目之政是神力不共故也且淨戒非小敎專是大乘人語未許燈板蔗黃古德所云嗅有膽匐不膽匐惟有着身不着身作者聽之而已

與諸秋鶴　李如泌 邦臣

書家用筆與他家不同必得名手得散卓遺法者如〻〻使左右手耳不敢不以公之右軍即不多取亦爲齊之同好

求笠翁凡

見懷佳什音節高古自非貞元以下詩弟自六紙陋漫和四章實栞傭以多爲貴應助卻巳擬背耳

謝友

烟雲之賜逼真北阮筆意儀時懶一展玩他人也謝謝

與朱詞客　　御名頓首

賜教諸大作。真云行間字裏。但帶香氣。恃此之燕語。一月定當名遍都下。長卿故善遊。有此絕賞作行色。雖適千里。何必三月聚糧。坐卧其下。真快事。不啻再請。

乞茗　　高致之戾

項拜新芥之貺。適煮惠泉正熱。即以試之。色勝千番。鄉與海棠師俱。豈為雨師所奪耶。有真正倒後乞分些許。得嘗其味足矣。不似饕餮盧仝。動必以碗計也。

卷三　　六

寄朱皆事　　失名

前以梁羽貴聽。適逢關禁森嚴之時。不免有防風後至之歎。然年翁向時高誼。使人胸脾顛甲賈串。夢魂未啻。何時可報萬一也。茲啟某兄名某者。天下士也。人文都據第一。壽年來家計蕭騷。無以為薪火計。浪跡鍾霙。勝情御李。此邦人士。悉荷年翁薦蒸之賜。某兄以他出。獨背恩施。仰冀同仁。更加優異。此兄異時致身而後。必能報酬。特爲于弟亦切同體之賜。于無窮矣。服肋尊委。字字銘心。前冊即當自効。弟之綿力。以銀千鈞則不足。以呼龍則有餘。但非其人。抑不能冬生一穗耳。

與陳平遠　　胡介彥遠

弟坐處樓屋如山。屋深如巷。三面圍牆。修篁拂簷。如華嶽三峰。卓立參昂。終日霾地。無時蔽天。蠢然飲食寢處其中。能蹲哉。圖豕哉。塞雞哉。此宗人之獄。名高牆也。比日海風之儆。但然如沈。越人曰。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奈何其長為籠鵝豕乎。開月換與聲令入雙谿。兄能同之否。如以為遠。則即冷泉靈鷲之間住耶。否則覓地於烏盆橋上下人家池館之可賃居者亦得。但得昂首一看天足矣。

卷三　　七

與吳駿公先輩

昨坐對竟日。見先生神意不佳。幸善為眠食。五臟寧名缺陷。既落世網。中順行逆行。冷煖自喻。要之。古廟香爐。酬價本頗。我輩唯以不負三生為大耳。從來悲業文人。皆道人之名根色想未淨。惻底瀝流者。故世遇卒坎坷多故。正以助發其迴首拂衣也。介此行稍有詠芬之籍。亦決策長往矣。願翁唐人不待管絃終。

掃靜背花去之句嘆曰爽然道人不皆如是耶
顚倒心迹背馳雲山待人而其奇日大想先生有同
慨也介以十月行矣誠知已與重諾若平生茲日斜
岐路轉覺悵然唯萬萬珍重

與龔孝升先生

比介以舊恙未復杜門松下偶愛閒寂復返疎慵緒
經製悲遂還却一比黃葉寺門春花稚路同一人間
如兩天地因憶唐人有宮狀與北宮愁傷夫人驚落
被冷雕鞍黏阿房賦一宮之內一日之間而氣候不

齊語眞幾心甘苦之言也春風駘蕩吹面不寒夢裡
客鄉思心欲碎矣承許循和佐公詩船行此行跨鶴
賴此纏縣望即挪蹤以慰羈愁偶書舊詞數章并寄
開齋一絲病中若不能記憶不能多書也爲謝白門
二集水底沂洄谷中香魂又自傷憔悴矣

與婦

旅人介所拜少君夫人桃開是日十月廿四日所次
黃河之第八閘錦庄記別少君四十有二日爲路一
千五百里矣漸與鄉遠轉與旅俠觀南望旅關在

泐天滅沒之際想見登樓望遠行人亦在何山外也
家中自老父以下各安善否少君與憨哥無恙乎旅
行無次不得家園一信爲恨旅人以十月五日渡江
爲淮揚舊遊淹留十日中間詩酒唱酬旅況未惡獨
恨至公路哭薊大哥其家已扶柩還東徐比造隰西
已爲異姓託處詩云死其死矣他人入室正是此境
悽愴感恨極難爲懷也是日遂登舟明日入河大抵
月初可達臨淸矣別來能專意向上一着否結稿以
來未嘗有此遠別新詩嘗看可一一和之

復法海長老

蒙公來承書問款懇慕拜恩者知道人未忘夙昔也
感愧感愧納予從客雲來每開法游門庭孤峻造履
殷勤深慰所懷年來懸羊捕標排門糝市先宗標格
掃地無餘識者心傷久矣乃衆盲群咻之日殊見能
斷斷持之豈特不負大雄已哉嗣今以往願益堅本
願十年讀書十年行腳然後徐應人天勝侍開柙一
絲九鼎全提旣畢是則塵利身心全報佛恩之日也
介受法見痛懷恩深義重不敢爲行路之言伏唯深

易蒼谷老人已長往矣我誰爲承其平生哉想一慨然也

復葉蒼仙

自故人使遊洲上時形夢想去冬辱手書遠存即報數行不謂竟寄沉矣今夏又接故人上巳書並惠詩讀之反覆情際深厚幾於淚零嗟乎作仙須著山愛苦節如此而才情繼綿如經春之花斷無不見身當世而寂寂同草木朽者也獨身世之際曾不得比於萊佛其不可解然亦未必非造物用成之意大率我輩半身之負多而發身之勇少也而英雄成事者多得之憂患激發志氣沉鬱中我輩二三舊交志節才情畧相似其失之散緩疎脫可與學道難與釋務亦畧相似也蒼仙念之江南盜賊橫行米價倍常僕句促牖下情狀可想秋冬之交擬從淇江一看朱處若洄上客未還正好同爲下邳遊一發壯懷耳淮揚之交前書甚詳恨未達其中如年少志節才情真今世所無也幸留晨夕此外桐軒上人邢臘洞然與僕一見契甚亦不嘗以湖海之氣而失元能也介白

將赴浙獄遺友人

魏學洢 子敬

閹之殺忠良也以什伯紀有死於所謂有死獄也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溷隨流隨斂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皆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綴其節俾尸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獲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試讀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烈其人既死猶追贓三千三百廢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償必至累辦俱傾根莖盡斬而後已洢嘗終夜環走慟極成瘋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身仗義貸以多金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在財猶得出詔獄入法司俾父子相訣而斃不致割絕慘毒遂至此也豈意徧告親知百無一應推諉遷延備極詐孤獨范陽長者爲倡醵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羂物以相稱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僅數十青蚨而已仰夾存難後顏回顧所施吻哉已矣勿復言矣俗人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猶謂妻子貧困耳

今則枉刑坐贓罪延其繫獄白吏子孫其受刑有什
伯于昼吏者禍詩禍謡之說皆恃不驗凡後倒行逆
施茲茲天道尚可問邪今追北伊仰將就浙獄矣
先子罹禍人不手援豈先子既幾犯有出而援者
哉即或有之顧背不能活父而今以自活非賞消之
不知速死之為愈也嗟乎悲哉司馬遷羞貧賤輕仁
義也頗怪其習于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殖游俠
諸篇烏得不傷于積哉先予所第術所以山川也若
厄鄉務娶醉娛傷天地鄙賤甚可共語背先子檻車

發乎塗嘖嘖奇足下不置僕艮鄰賓客候從俱似逆
領足下意者及扶櫬南返又開經綸甚悉然嘆足
下義士故枚血布此知回怨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
苟存此心亦足慰恩父予雙親于地下也臨書哽咽
不能更言

復崇德尹

失名

遊子出遊尚恬舒雅懌夫覬想猶賦召棠況治縣親
沐浴恩而粗識歌詠有不一唱而三歎也耶

寄沃潛源

失名

兩年間凡托兩佈衣為郵二君議法詩備庶幾僧代
不啻仁兄以何服相視也世態漸波乃遊朋之徒史
甚願足下好其真者無若不肯謝為棄公所笑耳其
生來讀足下書詩詞閱罷慨然事事決心背面之說
豈所宜談要之我輩交許不應作今人亦不應誕作
古人說作古人反不若今人之為愈也善哉諸葛武
侯之言日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不
衰請與足下共勖之

東呂心和

來朝千秋且宜治管弦效華封人之祝竊惟足
下或未必肯容又恐苦羔雁盈庭徒煩應答每欲
入山避之不耐煩而煩兄耶用是祇奉清函以當
春酒惟兄鑒之驪黃之外以後生辰兩從簡質省市
者擔者之憧憧亦避轍中一便事也如何如何

寄曹太初水部

吾丈賜履所至電爛風偃不但以文章潤色國家
以道德師表海宇而更以功業銘旂常勳竹帛其分
華夏黨者可勝算耶不肖淵敗以來僻居百粵僅以

十年想亦非久昔人謂飲泣爲昏眼之媒茹痛爲白髮之斧不肖之痛泣已久何怪乎雙眸昏暗鬢髮即故人不辨不識也歸箋不勝惓惓

答朱海瀛

足下大孝欲爲令先人决千齡至計造物者尤嫉以牛眠馬嘶爲獻烏陵一坏忽蒙見擇中之所棄乙之所取是非何常大都此事可遇不可求善人獲福則常理耳月中樂子皆來就足下樂生佳士得親足下亦渠上顧西湖秋月僕且專之足下儻不違秋期顧分十夕清光爲供

爲梁天署訟寃

再見 陸圻 麗京

梁生文辰者博覽負志節之士也紛綸五經貫穿六籍海內爭得之以爲師而梁生亦且貧無立錐不得不藉舌耕心織養從事有年所矣今歲迫於大學生沈冏彥之請延始館於其家然卑比坐談左圖右史豈暇問督郵帖檄之呼騶佇追索之乖哉延滿月二十八日值縣尉率鈴下五百入主人之門斯時縣尉東向主人西向而梁生亦復屏處其間徒以入則教授子弟出則息對賓客此師席之恒例也此及佗人而梁生就縱縣尉與司胥鄧役門下餘人怏悶彥相對危坐不知何故縱彥逃去追既逸之後尉反飛誣梁生冀相分謗嗟乎冤哉是不可解者也夫冏彥自說而梁生不聞則彥之責交明矣縣尉以煌煌憲檄商商公徒鬧而繞之而故開一角使得脫去則尉之賄縱又明矣今尉胥以辯飽之餘敗延公事而謂梁生從絳紗帳中能臥熟上人翁邪尉胥奉公掩捕不能請長纓出朱絲以縶之而謂梁生一手一足能禁祀而留之持其踵而拘之邪要之國彥雖逃尚有子姓族屬尉胥既縱必知蹤跡去來獨此一刪紙梁生者非親非戚無罪無辜身爲李樹之僵橫彼城門之火此殆猾尉嫁禍於避而國彥所藉以緩兵者雖幽之十季梁未慊有賊禁火而悲昔白晴而哭恐國彥終不爲梁生出也且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漢之律不過五宗 本朝誅鋤大逆亦不及姻婭以外性方正學之宗羅織門生故吏咸共參夷然未聞擴求龍門之序黯盛學士之徒以此知教學不相及而師資

伊步侍從伏乞明公援之犴狴立與開釋明旨于
甚闇郡士類幸甚若既而不欲必使況生門中
聽呼簿罰之慘痛恐論者不察以公冶之因致罹
孔子貿貿之禍傷及曾參則凡設函丈受業徒者不
免人人自危矣其尚士餘生不聞外事獨此同盟大
義不得不少為陳請且以門徒之戀及師傳遂首
垢面敢傷風化為害非小竊為明公惜此舉於郡邑
也昨承省天若於鈇不勝惕慄遂旅寀疾書微愚叔鄰悉面大天否立拜矣

與潘美合　毛先舒馳黃

莫春握手雖偏信宿迺未盡積悰意極悵悵僕分材
智罷下又稔弛素業猥被諸君拂拭欲延登几筵款
長光覓從恨非具耳故行欲與足下商推僕文且未
欲排尊選緣無佳文刻之政不足自榮況同人文多
佳篇今資費凡告之僕豈當作猪肝之累耶故如阮
公之坐韵不及公榮遠公之社飲不禁元亮古人自
復各半已意何關豈好今如見遺便足能以劉阮相
目於僕甚願足下持僕鄙意與冰修寅工道之此
市誠宗本無所激先舒頓首

與張祖望書

與足下別財兩月耳蕭然非評若踰年載念採遂之
候足下過吾極論文輒不合者久之已退又出足下
所著反覆徵有衡拈故不能默默足下詩共推齊軌
少陵今文又躡蹤昌黎李唐二大足下之所彀括可
謂封鄭闢泰下隴并蜀如此甚盛羹與足下有云非
謂欲若加銜轡束絆驥足也乃足下都不然之崔駰
騎論兵法何渠帥古此自足下所見至云文無事經
訓取快意洞胸譬如銜山川者任步淵垂象者任目
胸臆意抉無可不可卽猶殊所察禹貢所敘古今不
同制可悉屏置矣然而今詩有選律取殊雅頌則三
百篇為可廢也今世占卜不準古十翼義類是易可
廢也今為政者不稽古建官三百有六十為禮儀者
未嘗純用古冠婚執贄抽帶投巾說纓之節委是禮
可廢也故果如足下談典籍之敝絕久矣豈其然邪
假令未學摘辭職夢浮外果欲荒墜廢緒必也足下
望如劉歆之於左氏相國與建恢張絕系況歷觀作
者進辭樹壓靡弗折衷將足下欲倍之與且夫諸子

然後復綴之以峰再作亭榭橋道諸物意亦正各文
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雜之以他物如是則安得
佳即佳又安得傳乎湖有一二花乎彤蔡王趙並倪
諸家時亦工似然多雷同而少變化其匠意布置千
幅若一此湖游涉未遠足不登奇山水臨草又少目
不見舊稿本故如此耳僕家藏名蹟雖不廣每見前
賢多有不同故以爲當今寶鮮佳手縱佳亦不傳世
有知者即不以此言爲画苑評章知亦不以爲非丹
青藥石也

與友論曲

聲音之道與人心通故終日正襟危坐莊論以所不
逮不爲動也及宛轉甕褕之上其流也真足以雪人
之淚其笑也真足以解人之顏其嘔嘔絮絮也真足
以感人兒女之態顧學士大夫能知其義而不工於
歌歌工能按節而又不解其旨兩者抑鬱遂令作者
未必登歌歌者或未盡佳也近代作者姑無其論即
先世傳本頗多可議下里賤工無從討求即三吳少
年尚有微瑕勢不能盡取諸本裁削之又不能盡刻

於行于堂下句櫛而字比之後之流弊長此安窮哉
僕欲後有作者悉慮則毋取淫猥之事挨實則勿傷
文獻之舊藉勸百諷一非所以訓若事有悠謬使世
信琵琶爲伯喈本傳白兔爲智遠實錄豈不貽惑方
來裴至于伶人入喉不宜過巧登場介頭無許太俳
數者亦今時之一救也感心動魄莫此爲甚故願天
下之慎言之耳若猜宮徵術聲韻僕于諸家論中詳
之矣不贅

東王振嶽

諸長祚 秋暘 四首

穩臥空山不聞剝啄忽傳尊社新篇自天際飛來嗽
齒一讀不覺神飛竹葉矣急呼大白捕澆千秋之壘
方爲獨得

招陳章侯乞巧

齊西芙蓉樹下笠郭作樓凉風颯颯洞穿八牖況巧
雲如蔟正掛簷頭已命長鬚剖瓜作供兒幸急來當
以鵲橋相渡

東吳次尾

紫騮青雀群聚招提郊有德星懸我湖曲矣君山可

答李艾山

辱惠平庵詩令原之論潤暘之情與風雅正宗並推不朽諦觀是集大約存者什之三耳頗覺未盡所長非平不純純處不可無氣非純不正正處不可無鋒非正不老老處不可無色高舉雄徙古人所以錚錚平庵生平最長于律所刻諸篇純正與老都不易及獨是色澤少枯鋒芒太歛運氣不徙時有率筆便覺願唐余首鑒多弟意當不止此然已足雄視中原矣

正念弟山經逝無可與談得宗臣二子甚善近日談詩者多廣頁長編剛剞不少逸解紫色辨之者誰果有能者當亟獎拔之第須放清眼孔嚴別淄澠毋使野狐禪張牙露嘴便謂已登堂奧也

與吳次尾　周立勳 勒卣

名者無窮無盡不測去來不可見聞之物也故兒童餅餌可以泣而爭爭而得者耶遂成當另有道綱冠其首前序為諸子強作非不肯自命於天下者也然此意亦置無道我輩可與人同浸予

答友人湖舫之約　范驤 文白

爽氣朝看月明夜泛自是雅人深致此間湖舫遨賞不日午不放舟未薄暮促歸棹山色政青艇蹤事又喧闐苛酒亦戲拈云坐上山青客正宣船頭月出人剛去蓋實錄也願與雅人一雪斯語

與祝進士南紳　費尚伊 二首

接齒牙冷然聆然若條風穿日之照我也吉祥精舍異日當訂兄翁坐旃檀林下香巢衣將升承索拙興十首飯呈覽飯時且勿遽讀恐不免噴案

與李具督給諫

舸載美人將着屐衡霍理楫沅湘范蠡五湖何足多讓恨其落落艳緊不能一陪杖履得無傖父乎倘歌者繇如之便附此為候其人中州人也挾長袖而入楚將無與鼓舞門者猶邪然落落穆穆固自可兒幸稍憐之不既

柬李綏翁　李一貞 木仙

焚香啜茗排几靜閱無聲戲大則驚雷走電細亦繪月描風總人間世未有之秘不啻駭目蕩心已也昔

人云施耐菴水滸成子嗣三世皆啞儼甚為足下危之蹤然旁引曲喻提醒痴頑有裨風教不淺豈破索搗虛輩可同日語也國門紙貴信然信然

東高之候

詩值多艱倏傾壁立仰面則鄙夷交至糊口殆躋斯文歸然七尺鬱爾一腔何堪為知己道耶偶拈一律用寄屑頭倘憐其𪘏情楚激試讀一過以當秋蛩之振羽如何

尺牘初徵四卷目次

尺牘初徵卷之四

湖上笠翁李　漁　輯

寄鄒連山書

董以寧文友

足下頗記憶少時否足下少時時時過僕僕方穉而先君耳每邀足下共吹蘆笙竹笛為嬉戲足下以年稍長不爲也而勸僕以讀書中表之情何云二姓嗌是聯姻上宅足下又與大人並登賢書遂不敢以鴈行齒然足下視僕則固曩時昆弟也爲盟一訂半皆父執重荷獎被登之末座於時大江南北彙刻新篇

僕十年丹鉛之置寔由茲始至於今諸君子多擢上第生花數之座讀中秘書次亦起家爲郎官綰印綬居民上即不然亦舉孝廉入長安之門爲向日知交游眷甚豪舉也屈指鷗盟舊人惟許士申人與僕猶然數卷離條悲歌相對耳無所短長之效已見於茲僕亦向何言哉且連年客游又不幸有犬馬疾日念艮切黃車騎過里鷄黍言歡足下獨不念二三兄弟乎何爲至今不歸也近秦書從山右來始知足下頗念僕遠寄皂帽戚德殊重又得高孝廉選闕孝廉鼎

栩孫明經枝麗國茂才玄瑞懷我國儀諸子進游軼
詩不意文舉乃復知有劉備拙韻洲貴幸為僕各致
之方今海內晏安天子重文學非復昔臣進頌之年
李膺黨錮之日矣吾盟夙望頗多以高文典册粉藻
太平一時吳越之彥皆得以文章著名聲氣相應鏘
廚俊及莰蒇皆禮樂之士為我語諸君子顧無隳爾
公先生風緒為至足下授書絳縣交山右豪傑之士
一時門下多英妙差足快意况乃者南宮之期又近
矣上郭隗之臺題名千佛經上歸來擁節為二三兄
弟光寵適然意得行念少游指點昔年飲酒賦詩度
復相與唱和往還其快意當不止是也僕蓋特將寄
之五詩將意不盡所云

答顧修遠書 景顧壬午作　董以寧

盟太以寧頓首邇者聲壇多壘不玉帛而兵戎下邑
靡所適從敢不惟命是聽先生披榛采蘭兼收蕭艾
不以予小子不佞齒牙及之則先生之惠也自盟於
姑蘇以歸造先生之廬約於三月望日待先生於鴛
湖及抵敝邑不幸而有姊之喪不獲覩桃棠雉從吳

越諸君子賦詩高會此非鄙人之意也夫敝邑十年
之前無老成典型如先生者足以羽儀四國間有舊
人身將隱矣披荊棘闢草萊得與四國左右周旋是
惟是毛子黃子鄒子龔子及鄙人為政二三兄弟申
之以盟誓質之以神明閒不稱白一心焚香告祖以
相要結也豈惟文章是賴定欲如來教繼玄臺諸先
生之後振起理學丹鷄白犬尚猶簽之繼是以有梁
溪之會繼是以有陽羨之會澄江之會蓋歷年於茲
矣禾中之盟黃子鄒子龔子與焉不虞四國首尾圖
神憤祀以踰此盟遂嫁禍於敝邑敝邑何罪之有其
或以四國之故不敢召衆以開敵敝邑亦既聞之矣
息衆自在二三兄弟已告之神而咸歸於好曰願如
初約則神之靈敝邑之幸也乃者先生惠賜書詞以
瞬發詔及敝邑敝邑二三兄弟無不願奉鞭弭以從
先生提命因敝邑有細人流言于我曰欲從先生游
者必謝爾二三兄弟因是痛心疾首寔應月憎故盛
意久不報知先生固吳越之宗盟而天下之望也豈
其示人不廣必不其然矣況惟我二三兄弟不能協

和而有貳心其又敢邀惠於先生以觀公[illegible]
舊猶是同氣也則敝邑新舊少長咸在先生惠顧而
賜之盟則敝邑幸甚

答友　謝境貴忠

兄之賞弊弟也非弟之真也取其似也然弟正願兄
舉似而已若求吾真則瘢垢百出矣如貌山水正在
彷彿不然川巖豈免頑石污瀦之病哉少君之攜李
夫人也領其似也延壽之畫毛嬙也貢其真也使當
時有善嬙者圖其貌而隱其疵豈非昭陽殿第一人
哉故東真則傾國難邀禁庭之一顧舉似則翩翩步
足動天子之感思真之不勝似也審矣何也以我者
容我也弟之願兄者此也

答友

秀才如積薪弟依序爲寫作老蠹十七年後來髦士
居我上者何可指數鮮能爍發月異月新後生不棄
便譽我爲松柏不過謂能然仗風霜經歲月　哽
頭皮之別號耳若以此爲廟廊法物未必然也存桃
秋菊時至競賞豈在年德哉足下英年早第鶩俐畏
羨乃得推獎過當將無脣齒李觀公耶主臣主臣
損惠同門稱許謝

謝洪明允　何偉然仙臞

酒資捐贈且佐之籌直矣我於醉鄉德何醇也歸特
貫中泠一甕相報濟公曰是何取償之薄仙臞云一
以醇一以濟適相當也

復吳刑部球峯

所委講思勞頓之後自不能任蔬飯而知炊出
勞薪特朋食難而知柄常牛露使非投之知味當不
兄原矣紅葉滿路山行可期候公之餘殷齒先躍

與盧元則

所喻陳家園昔岡雕欄畫棟自是酹國華林以之籠
花鬟柳十倍金屋然巳宅鬼久矣命之者所迷夜造
門視之惟見欹石隱雲病蛙哭月蹲踞四顧悽涕欲
飛倘貯人其中必致山妖贈巧樂之章蜂火照芙蓉
之篇何譬於陳郎乃敢以此居爲卜復舟之能有茅
益數椽廣雖不盈丈而蔬墻蘿幃自成庭宇窗門外
練砌藪如芸圃地彌天青碧爲狀臨波延竚宛有人

浣紗此間匪此不可駐飲嵐臥石之仙姬也如慨見
念且不必輸稅但欲書剡溪藤數尺爲報耳幸卽見
弟顒爲擁篲

與泰如如女史

俠者麥於濫直似酒池肉林但今日屬饜以往如如
必謂仙郎肉食人矣淸虛月府何處能容則今之飫
我固墮落我也若如如明月印之澄波投之濁水不
損淸虛何不可往

寄施得全

兄行時意月宮人臥轍因留未竟歡匪後舉乃落第
二榜天意人緣抑何左乎然錦袍終爲宋五所奪不
必男河篇見志也交籍中得雋者十餘人一乘如秋
江不能曳練光祇客弟因冷如故所幸盡腐未溢有
字餘饑懷差不惡兄近況何似長憶白燕否比有裝
金屋待之者恐兄來時燕子樓空矣弟日來無可破
寥寂同肩吾有臺閣之選梓木蕭而市門如沸後之
盡走可卜但綿力不任又不欲黃帽郎插入故決策
於足下倘足下念海內之待哺而先之德則此有以

眼者皆知感也燁燁文星寧不效靈

與陸叔度

前詩呈教見女情多風雲致少未可令疏亮士見也
紅葉十首旣無刻玉之巧徒有題紅之怨何不抹煞
弟以霜楓作此艷觀絕似弟輩冷落人做豪華事或
以自託卽命意已可笑無論詩矣歸楮酒興如生龍
何緣與兄痛飲

○答楊文若

米顛之石妙在楊次公攫取倘次公以金償而顛以

金償則石辱矣若云是丘壑於几上淸泉白石寧獨
私一楊生

與張寬夫

葦家二珠出自老蚌先生垂老轉奪其一生人之痛
此爲最矣早知多才者爲白玉樓所羨艷何如化一
雅男子憨然臃腫之爲得乎二詩相唁觸夫關情不
特吊長公也

與程公車

芳言既爭奇於藝林識古復逞巧於鸚鵡何能代爲

乞鑒序命多矣非閣好事家延阿蘇以舌開敘大足鼓掌丈夫掉三寸舌不能爲帝王師以一羽倫而以舌相推重置之翠模之間加之綠衣之上而駢以師保之美名不其令絳帳先生妬死耶

與駿元復

非爲端客索文逋寄於傖祖之吏甫閣筆而殘照流樹底矣思挿雅庭便隔蓬壺硯田之序何啻耕奴耶恨絕恨絕明日更爲長夜之娛火芋芥羹自是我輩雞臛鳳炙琳頭一石汩汩作聲足下聞之能不延流

王地耶

與彥達　紀映鍾伯紫

大作突然而來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洋洋灝灝莫辨涯岸惝怳久之秣陵王氣諸句是詩中眼目而我兩人心事地步也一言九鼎眞有馬當灘須之力拜服拜服　弟意欲屬采芝固巷同和贈送河渚夾帶鍾山如史遷作列傳法亦一快事也卽此五詩各裝一册爲五岳肘後之佩頂摩穹蒼手弄白日時一讀之不數謝朓驚人句耳

報卓辛彝　駱弘璉仲

大之相與有違而親近而疎日押處而見鄙遥聞發而想慕何則跡昵者味短而趣合者情深也傑雖與門下同里乎每一向往輒復神飛甫擬出門便爾與齋千里命駕殊愧古人勇決矣意落落穆穆世人之所棄政門下之所收乎客冬從武林歸遂望斗室中有宵光燭天私謂貧家安有是急物色之得一帙乃辛彝近義也伏而讀之囧巳嬌嬌作奪霞之鳳搏秋之隼矣傾心向注怒如調饑而冗孏相循潤疎猶故要以丈夫與味何必引青松指白日載書刑馬而後稱相知也哉茲復不遺尺書見及披肝瀝膽同氣有加至欲進不佞而商千秋之業從源當世得失之林噫門下爲失言矣夫傑於此道猶矮人觀塲耳安能以堂下之身而平齋廷之訟哉然竊謂甲子以來搆管之士日尋干戈分曹對壘彼其人材力所至皆足建旗鼓而覇一方然其開欺世盜名亦復不少矣此不過虬指一隅之雄非中原爭鼎之技也一旦大命有時負人間出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門下勉之

長門下珂月弟也珂月方面主盟介走海內宗匠門下與爲雁行伽材亦仰伯仲一棲兩雄自足千古足下一入吳門而傾其都人何足怪乃都人士復輕信足下之言而謬及于僕僕何人哉悉索敝賦不足以當大國之萬一其爲取與黃池之盟雖然僕願竊有請也昔遠公遨淵明入社淵明曰吾平生喜飲酒不禁則入矣遠公許之遂造焉後勉令就舍竟攢眉而去今僕平生絕喜不作文字諸公許之乎毋令僕攢眉也一笑修報後時幸垂鑒詧

其二

拜手教之辱未嘗不相許以臭味之同相期以文章之事足下於我意良厚矣雖然僕所謂五石之瓠也濩落無用虛度歲年邇更事奪其志荒廢筆墨耶郵故步亦已蕩失矣足下豈猶以往日江郎者而惓惓惓曰之不置耶茲賀父母以宰相器小試百里足下亦以天下材自見一方使山城無不起之瘡痍無不舉之頹廢吾邑賢士大夫實嘉賴之如僕者邀賢侯之福藉先人之餘粗給衣食日手一編優游化日爲世世人吾以藏吾拙也足下毋曰此自了漢不足與論亦幸弗曰此無用之用有深於用者也

其三

殘臘蕭條忽一夕而獲徑寸之珠者四紙窗竹屋之下狩一展玩夜光燭天以此傲里中富兒拜賜後矣

其四

長日掩關高臥北窗見新荷布綠亭亭水際而尊翰冉冉從雲中下也捧讀數過宛如面談淸香沁心又不數池中菡萏矣蒙示尊翰極荷不遺似尚以弟爲臭味也者乃弟自去春焚置筆硯即甲戌房稿閉目不窺丙丁之役此復何與吾事乎殆無異向桃源避秦人問漢魏間事有瞪目直視而已雖然太原王氣業有定爲拔幟立幟非異人任弟且拭目俟之

其五

憶秋仲上短緘茲值太史青雲之日矣融風布澤亞歲迎祥玉堂之上際良辰而綏景福[illegible]可知也弟南歸以來嘗爲小女營嫁雖拮据數月而蕭然無物然嬰室之室緣此旋復罄如自笑五攫兵裝爲期尚杳

乃盜不過門試庶幾可高枕而効少文之所游乎客第恂恂馴謹雅不敢乜功借氣習伏謁寡下武當自徽既盼矧其爲駱生屋上北迪也北地凝寒加絮自玉

辟友稱山人　　薛岡千仞

山人之號不著于古古有其人盛行于今今鮮其實不佞竊謂山人者山中之人非無位者之通稱也如洗耳許由飲牛巢父採薇夷齊身至老死何嘗一日離其嶺首陽哉雖此四君足以當之長沮桀溺荷蕢丈人晨門接輿於陵商山園君子耳方之箕潁首陽非其倫矣况今人哉不佞少而孤垂髫涉世上承曾祖之緒長存康濟之心知已不遇青衿肒薄光陰虛邁年齒蹉跎雖爲堯舜之民已食周家之粟四海馬蹄兩都車轍風塵有債丘壑無期何意君侯輒施殊惠投以隹什嗔作山人思惟慚愧安敢仰承指君侯視今日遊客動號山人以爲無位者之通稱而加不佞然非不佞所願當矣有人于此苟無其位實有其文遊大人以成名或呼處士或曰布衣名副厥實誰日不宜何必假山人以爲重有志之士咸耻斯名若俟獨不聞今之爲山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匪韋縫家起卑陋雖親斷貴故盜美名思溷衣冠以徼盼睞一也既盜美名頓忘本佃未通章句亦議風騷詰其所學泯無應聲二也薄操一藝襍處嘉賓月席花筵旅進旅退揖讓半作佑之不疑三也一聞好客百計求交耽耽貴人以爲奇貨甫擬交歡反誇介紹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旨婉轉趨承日事左右以求譽言五也偶然邂逅退卽造門懷刺遍投謁日不足執贄足恭從閽人始六也年無老幼稚總晚生交無淺深稱皆知己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也既稱山人略無野致輕衣肥馬廣夏修庖馳騁國門以明得意八也貪借厥寵舌可厭嫌稍拂我情日常罵座自取貴人憎門兜見九也其最甚者交好陽條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長快我齒頰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略人有此類恥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嗟乎卞和已死玉石俱呈伯樂不顧牛驥並走縉紳先生漫不加察以我平等之禮借

彼欺人之術遂使衆人國士左縣互居老雀山雞易
庭共畜宜乎君侯稱我如是士固有志稱非其志豈
所甘心君侯一代偉人人倫之鑒品之不同有如其
面色並君子區別宜精孰蹈孰夷弗為所眩山人之
名道是美稱實成醜號自有好者請貽其人勿施我
輩若君侯不諒必欲概施不知稱名之不善甚于稽
生之不堪書以絶交請從此別不佞栖遯情濃遊遨
與談他日能拂衣紅塵濯纓碧沚君侯貽書存問如
是我稱不佞雲大烟扉中不敢不欣然拜受

與山陰王靜觀　沈承

沈郎家住要水湄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實紙上交而
已里人笑罵沈郎不值半錢而王先生不違五百里
走雙魚貽我更千萬聲奇我靜觀靜觀那不慮人并
笑罵王郎也弟于世間絶意不望相知人於人前絶
意不開相知口惟憶客歲江上逢兩友過索沈郎於
彼郎中爾時草牀瓦盆呼酒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為
有古風有古趣不圖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
人生何必時俗語亦何必思神僊但願對偶則了大
吐肝腸痛哭一場足了事矣雖然兄須見沈郎抒洩
郎冷冷落落無爽膽小醉則又顛顛狂狂無定準恐
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弟兩置于皆私
詫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睛善譽人情如此亦乎無長
物近蕪幾幅作報料靜觀夾不以盈數罪人耳彼復
草嚇碎世膽又出我旋草可謂咄咄偪人適因從居
未暇作序無已請那以箋代何如中有一二語為人
笑罵而實笑罵人者恐大尊道侯見削去

與馬愼卿門生　馮夢禎開之

足下名借鳶書者屢矣須行取之選何為在諸君後
登爾時尚未及格耶僕生平拓落無他腸信心而行
不復知有丘陵坑坎一旦遭厥亦非無因五湖三畝
足供歲寒目下年荒粟貴未免暫憂饘粥然視古人
之三旬九食釜中生蛙者不啻陶朱猗頓敢復求
多乎得罪之故同門弟兄之在輦下者略能言之足
下他日入長安當滿耳矣僕生平學道甚媿無力至
當此等事自覺伎倆無窮胸懷坦然不待排遣萬卷
可盡五岳可期足下當我賀無煩見慰也會晤不知

何時冀足下持節作使君于此或能以江干車馬[illegible]灑來塵耳

答李雁德

昨歲姚生宗宸索書倉卒附候親見省存推鄭姚生及其諸子老驥與三汗血俱夥伯樂之馭他日同致千里評惟桃李之光生亦借以生色矣丘孝廉來辱惠手報兼以多儀謬見推奬情隆語謙感媿何已丘君佳士亦厚姚生言其幼子更奇受知門下希待爲拂拭一青其矜想憐才熱腸注存久矣

[illegible]報顧賓謝

九日佳節不能從諸君泛菊乃杜門了館課此千古悶人事粗蕪辱珍翰即紙啟墨淪永不敢歌秋風矣

答馬廓菴

猫一頭奉寄此猫純黑光可鑒目炬炯炯羣中最雄者家剩君甚惜之弟重煩獨人命不敢恡也約鼠盡日或奉使而前幸以見返如何如何

與沈茂仁

背得逸駒二葉出家剩君手製今遺令郎君所郎君脈之與福并爾不佞病寒不解且欲成瘧不佞此[illegible]善病令爾銷盡衣冠累我邪

與徐伯魯

頃客問疾不佞好見之一坐移日體中幾不支可謂惡客矣已戒童子勿再入惡客足下吾所願見不在此列即來當爲強起也

復沈茂仁

昨足下過不佞劇有借來者時不佞與管使君敘矧童子謝借來者誤謝足下足下亮之玄珠印完謹上十冊

上張鈞老

不佞遲南發當不下旬日朝夕幸足舉火不敢數煩臺餽重累清德謹辭諸庖廩

與何鳳亭

徐生倉忽念之酸心不佞此日排悶遲旬日門下亦作南行客遊魂旅櫬何時返故鄉也仰冀一爲之處不欲門下獨爲君子謹助二金

與林生

非徒何辱，抑如不獲命，即十往返不惜也。明府背附上乞賜封致之，蓋于負恩不佞每見賢父子如負芒刺，反辱引謝，愧如之何。

與鄧將軍

家畜此酒，得飲壯士，主人即不能飲，不辱此酒矣。橋梱月且，與將軍共之，幸毋以書生棄我。

復周行之

七言宴和，不減白雲。容勉和之，何日戒行，李不腆之儀，引意幸存之。細君亦有所修于嫂氏，匪報也，永以

爲好也。兩日遂闕追隨，如何如何。

與周行之

送足下詩不難，爲故人作馬，顧不能，柰何。即今日未行，詰朝當追送江滸，或有以報，未可知也。足下過此，不佞不能館，即它日詠無禮，誚其首乎。敢叅自求，惟足下原之。

與金伯韶

向偕際公房蓉嶺將旗，至何翩翩也。次日別二項，即偏輕矜足下相見，篤欲湖上，遇足下竟以玄都之驪

負孤足下，其何有於不佞，乃不念不佞邂逅見出門所日爲歲乎。昨夕月大佳，幸二斗不似足下負我于夜踏歌與自不淺，今遣書讓足下，足下有意乎，今日之事，足下爲政矣。

與賀伯闇

吾與足下謔，足下遂太怒，足下愈大怒，吾愈謔足下，果不出吾計中也。足下性剛急，吾故學北上老翁小抑足下，猶于乃不可教乎。足下試念之，焉有漢開之而薄故人，且薄賀伯闇，何以爲漢關之足下，即恭謝

吾吾不難，引過，吾即引過，足下愈不出吾計中，愈不可雅矣。足下請深念之，不者，吾且停桡，何上，謾足下一笑爲樂也。

與友人

不佞不善臨池，家有毛穎先生數十輩，老棄篋笥中，柰何敢復覲他家？曾擇即且共人索觀其高都甚之賦，不足供也。君家桂樹芳叢，坐太小之麓而欲以應寄附，盖之過，辱尚頻，適以揄懸。

恢友人

見背聽于業不見其進大者太怪尚須陶化之足下於舉子業可謂儼之九秋之奕矣更不煩刻意但蕩滌散心以待爪熟蒂落可也

上陸臺翁

即日翁滿七袠老臣壽國當爲蒼生稱慶非獨申私祝也聲從乙文遂成嵩山須以嶽貢措大無物申意惟差排毛穎君耳一笑

報鶴林上人

物嚴大衆飢粥無策龍天決大動心若貸金逐什一恐非解紛建觀師以爲然僕不敢左袒也公當與有識者熟籌之月內尚不能出門先此

與盧恩仁

羨于幹以母喪不舉謀於弟弟邪莒之力不堪佐之不得已而告急於足下倘無意出師梁且哭秦庭七日夜不休也足下能無動乎

與陳伯符

馬心易之貧困弟極念之恨力薄不能巾意圖以形跡見詠嘖有煩言足下相見幸爲一笑解之無令江甘杜若自相乖刺也

與師惟審

足下行矣延津之劍何時復合耶鄴中名勝之區得足下可謂有遊鴻經如便行俠維論以豁遠眸也小詩一篇奉送所謂聲布鼓于雷門耳惟足下教之賢郎具英物來秋見蒙章綠當爲足下慶

報憲周　再見 薛岡 千仞 九首

昨冬文孝廉經滄附致八行慰足下西河之慟書去而猶恐所聞者誤不意果然世寧有仁人如我憲尉而難于者乎龍駒鳳雛匪可易得曉至者貴物理同之願足下待造物也僕于華嶽三峰興復不淺遠承見召逸興遄飛與足下把酒吟詩其上春以爲期致緯貞集姑存篋中俟有便使當爲足下乞一言

與閻隱鱗

邇來意況何若氣體何若弟思人生最難兼事生世族享清福對好兒孫不涉世路求之今日惟尊兄當之天于尊兄可謂不薄尊前花下光景足珍願惜生無故之戚弟條條馬牛竟忘年歲昨書兄齡始及巳

昔弟市游時曾與婦約當以五十為期刻集製棺材門待死即安車不復出今年百花節而至不但無可集之文且無買棺之資而猶勞勞奔走足無寧時况世情日薄世路日欲安得吾蒼蠅稚子附賢郎驥騄之足一日千里將我重負耶

○奉大司馬六叔父

不奉顏色歲踰又邇恭喜叔父花甲方迴如東海朝昇之日漸中于天大爭走萬里捧觴而姪無能以其撰身轉易一物奉致竊思大人之壽與恒人不同恒人之壽齒髮已耳故壽之者得擬麻姑之醴安期之棗東方先生之桃叔父大人之壽與帶礪山河同其長久惟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足以擬之因欲做詩人天保之義撰長言為壽草屢屬而婁更經數月未能良以久照久成與大人之久道非語言所易存物言且不敢輕致而况物乎此者汗漫之蹤一浮于淮再放于瑯琊所見無非黃河泰山惟取以祝遐算與帶礪事業同其長久耳

奉太史七叔父

得途次見懷詩如見七叔面此其喜比見而更[illegible]中多佳山水七叔此行可稱勝遊弟念暑酷不便登臨然荔枝非炎月不得食也有遊覽新詠能寄示否來各四絕呈上乞賜直敎

與陳飛卿文學

足下與僕比屋而居遂至數載不相見癸丑夏僕一返里中今宣遠憩忽甚覺萬心馴足下處宣遠猶遠大存古道非里中擾擾滿豪兒可擎敬服敬服張太史瑞右先生欲為公子延塾師客有以足下姓名聞者而太史置之于僕僕因言足下文章行誼足公子所宜延師但恐足下高飛在即不能延致索僕八行托江令公致足下併為勸駕書到正屆公事之期足下為健後願從者早來韓太史三冬燈火以貢春闈良是大鵬之息不[illegible]

○報仲韶

除日書恵與春風並至寒谷為之頓和承命筆劄耗神弟誠以為苦但衣食于此若制此若則有更若于此者為之奈何歲內所為文計不下百數十首衣食

餘貲購得一二作玩深足娛弄恨不能縮地出與仁兄輩而賞之黃中宜遂作古人此兄乎日不請君耳目心胸似皆未廣弟開其稍負仁兄高誼然弟深知仁兄非爲德不終之人厚其死宜甚于厚其生也包丈名士膽者弟石交小就州倅地得廣川以才士爲小吏而得依仁兄東下此千載一時仁兄培植善類如四時之下五穀此兄官聲未起能弗借齒牙餘論乎

與包巖叟

[illegible]諸不爲不快聚而忽散安得不眷眷于懷顧弟年七十有六喜談內養與兄同調弟與同舍清遊者廿晝夜能盡豚肩斗酒而又善飯夕御女子數人思望兄顏色與之見當歡然

與文太清光祿

數月金陵解衣推食而又每每先于所往廿年所曆愈久愈真何敢忘也不佞弟貢文爲活是天所命不嘗逆天浪遊既鮮遊福亦短遊才須奉命走彼地主人誠如棠公有好譽能之癖而獨不好真龍然不佞弟乃爲足下屋上之烏不願爲他人軒前之鶴而甚爲此君之畫龍乎兄下弟歸弟亦將就北道耳

與吳國華小侯

自衆人咻之而今之爲詩者無求意高辭新卽格端調正門路不至錯走斯已幸矣足下詩如山禮門義路無一苟步而奇俊之辭呈露非躬負海內難得之才况以少年得之他日升堂入室不知作何等觀也僕老矣深慨詞壇無人不意晚而得足下三復諸作豁目快心連宵以此爲下酒物中間僕有率意處過我[illegible]稍削潤之以石攻玉以鐵點金足下付之一笑不必以爲然也

與徐翁巾城　再見譚元春友夏

淨名皆蝸國而名隸貢籍則蟲之宮也鄭衛勝流不開而洗耳乃頻齒類耶頻齒不已更損金錢耶春乎生有耕桑之願而分之以市馬有薦疏入索九丘之志而雜之以制科趣卑而技無成以此蓄念者宿驕然卓然貞不可及也卽入城搆謝故奢一晤先寄求教

與徐惟得憲長　鍾惺伯敬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此見其冬月無衣無粟哀之甚而叩其家中窮若狀有十百倍無衣無粟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此宇下飲咏思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登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棊道家年少稔翁欲因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薄甚罪甚

與譚友夏

奇俊拚搏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濟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一篇中作事作詩必欲一一使讀者亦是文之病不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又與友夏

輒訊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服訊今人也思之

與郭篤卿

擬道荊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承天謁陵故遂不能由此道歸耳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思兄與弟同好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都一二也幸隨分推薦但莫爲之鍾伯敬一流人耳

寄馬仲良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兄札中兄得無竊喜乎旅病之人視家居如仙乃復以衆事見令何忍也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爲絕筆不意此役業緣尚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矣不能多談

與徐執之

昨損悲湖筆處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其佳處覺毫閒與腕欲相距續致稍次者正與弟手相宜尋書一

紙為報北上無定期窮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處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為不患不相見患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尺牘初徵五卷目次

尺牘初徵卷之五

湖上笠翁李　漁笠鴻輯
陳與郊[illegible]

復俞議軒比部

暴不佞弟之至名邦也得一望見台顏不勝愉快乃數日而門下有白岳之遊悦然如失其與主於夜企之庶幾旋駕比踰月而弟方卷裝長者亦正解裝相對悵然遂申盟好高齋譚燕人世所希至於今而舉往之峰委蛇之密室與夫砌之幽卉几之溫硯古本之鐘之尊種種腹遺々如在目前則念尊文之情可卷見也春初踰月遲若九秋兹且易年反如旦暮則昔干紫氣而今苦於緇塵其淹速自不侔耶忽承雲翰儼嗣前歡諗知道履日嘉名德益懋盛矣盛矣來歲吳山花石得一臨幸焉否也

復楊澗岳

僕拜逆光範荅二十年往矣闊然問候亦十五六年而緬想一堂晨夕謙笑則未始不如昨日益信流光迅疾真類隙駒就使鄙生得到赤松青草湖伏謂臺下歧太翁背過吳峰浙水細談累月歎歎若兹時亦矣兒孫若之便石僑迹哉今太翁有孫幾人大小兒幾歲郡府左右有無竹樹池亭我翁收精飲華於商山中定得一片紫芝地同日月不老出其緒論以教下僚故人則私竊望之奈何言謝公投身事乎僕當年在長安尚不愛東方生陸沉大官珍肉今蒙天放正合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仡行鄉閭醒聽漁歌以此斷送一生至足矣肯以殘年更投苦海自令垂朽之骨為人牙頰間物耶僕更二年即六十止二子而一子又無孫頗以淵明自寬不至作仰屋歎耳萬里蓽依顧掃棗無一物可展而貢上白雲又不煩分供惟台慈之鑒原焉

與王豊與覲察

不佞仲弟辱殷同升於臺下為世譜界弟而季公斗弍又辱交好於臺下為孔李通家宜不欲數數承候乎伏惟建節巴川控制蜀楚戟門無擱謁區區巖穴之士安得輙上書乃此惟鄉通塗竊欽帶績知非久端笏而入杖鉞而出培國家熈洽之運僕唤故臣者俊矣若不佞一投耕釣萬事去心弟願為眠唯之[illegible]

不能不傳心於世焉

寄李本寧太史

下走束髮以來仰臺下如仰左馬而始終幾緊挑贄無階徃託邢子愿爲媒近又託胡元瑞爲紹介而自慚薄劣卒不敢輕謁門墻然每讀雄文每思何以得充李相公書記不虛生一世也匪朝伊夕廁詞門借臺下爲宗伯不則先爲詹尹爲大司成於時山斗彌高祇增延企又奚自而踐掃門之役耶推鼎餘丹不惜被其雞犬倘得比於宇下之小物而錫之圭匕化此塵凡郎鄙且衰亦二三子之附庸矣謹齋宿申其結戀如此

與李九我太史

十許年中蒙閣下視不佞猶弟則視小兒固猶子也令兒祖皐赴監學荒質魯望夫子加滕而誘進焉命以新題策之時務懇懇分過庭之訓訓之豈惟小子即不佞沒齒感至恩矣辛卯場中蒙曾植翁馮琢翁兩先生掄拔閒且入彀而臨試者有意斥落破帙二豈終不敢以尺牢間爲彼耽耽至今心怍寧蘇所而

得過耳便聞求一及之

徐賓陽太學

形骸之名水陸方丈之筵儼如上賓豈所以酌心知耶且令僕偕諸長者前逼夕靡寧頫此申謝并希宛致諸長者張郎益麗語益雅雅閣下且據有之妙致人作春明夢也高朋滿座詩酒日新恨不得頫唐其間窺閣下麈尾動靜耳對盛饌不安欲遽歸歸而想像又與復不淺安得置我于村醪野蔌之坐爛醉麗人傍十日也

高參我太史

不肖荒離末裔敢縣援天祿石渠之宗況在網羅進通譜牒寧不深愧且畏頫山陰世次具載乘中而錄亦徙浙錄浙徙閩又具聞之先世輒上狀台翁不以月昧爲恥又郎懇言家難竊怦怦悅悅焉蒙閣下譬而收之爲泰岱之土壤崑崙之細流榮幸甚矣僕儕而救之孟夫子謂同室鬬冠鄉鄰則閉戶信乎一本離離之百世猶休戚也台翁千古高義淡人肌骨豈易笮舌頌而狗馬旌報昔我遷祖東溪公遊府郡丞

陛以松故附之外今謬不肖于臨司者亦指時判
陷父子大僇直指臺卽聖人乎慈母乎能不見拾撲
而疑閩三至而枝梧起乎雖然直指臺何心哉霆砰
霆射者天之肅萬物也非天怒也風和雨甘者天
之育萬物也非天私喜也弟天高恐聽高非得當代
一大人鼎翰天其開霽耶斯閣下俯念同宗卽發咫
尺之書委曲開陳其必惻然哀憐然太虛者也謹布
謝申懇伏惟慈鑒

與王辰玉太史　　陳與郊

去冬蒙手命之辱荷佩刺心卽慰藉非常讀之不覺
偃僂而所以靴弟者至矣顧弟自投草土寒谷死灰
不深負春風披拂耶伏想清和著作日富當令屈宋
迴席班馬望塵董賈在門應問何但三試三壓並驅
文殺而已也老師感時憂國正氣來天顧伯兄以少
恐濟之

與葛震甫開府

亡別十三年生平管鮑之知與酒謳若語之歡洽俱
不敢序矣今臺下爲則爲名而不佞弟爲樵[illegible][illegible]下

歟伐與黃河泰山相帶礪而不佞弟業在屈爪一芥
又安敢追序耶一蛇上天一蛇蟄卽朽不願存風知
奇何醫無閭三詣焉萍跡山中適歸義寺遠公持其
師雲松書來薛蘿謂蘗門高僧無役僧地遂不佞
片函充典謁不知不佞非貂家小子亦何路通山公
顧也相公倘猶念招提且晚乎庶幾賜借雖一尺地
伏枕馳神北面但有戀結

與周懷魯開府

臺下駐節吳門相去一衣帶水耳而不肖羈身屛側

旦暮棄館瞻迴戟門何殊萬里往年之宿眷卽日之
寸心空擬轉聊翩雜蘩也星廻歲易倏爾再春閩台
臺瓜期在此月矣依依魂夢遙戀行臺顧得假與爲
燕燕談邪台臺還朝國事非艸莽者所敢問唯是吳
越大祲之後憂亡患饑不無以洲渚爲營窟棘荆爲
庚麋蔦一黃巾青犢者陰哨其間明使君或一問之
至尊斯社稷徙薪策也願爲東南留意留意

與唐凝庵少卿

別如昨日倏閱十年雖一再相聞何解勞結聞翁丈

爲園甚曠喬木蕭森百務百就此天相爲人成
也而又多良朋勝侶嘯吟其中或命酒微歌或手談
坐隱無一非希有之樂弟竊擬之列仙中人其誰曰
不然弟在斗邑中邑中以不遂俗偶請謁輒題曰
以不喜出門輒題曰適以不向人訴塵産日削輒題
曰小饒拔之寔無一焉長安近事如傀儡如蠻觸如
黄雀螳螂知不滿仁兄一笑弟世局至此設有非常
殊擾人耳奈何

報張憲周大參

再見　薛岡千仞　十首

足下在西塞從貴蜀陸君之爲別駕者一寓書反汝
上又從貴州陸君之爲吏目者一寓書而來翰中語
不及登其浮沉耶丈夫雄飛雌伏遠處四隅霄壤落
落縮地無術所藉以慰相思者惟是八行而江鯉雲
鴻又不足憑洵不如魂夢中縱得聆笑言而接顏色
天下事庸有不若夢者乎僕年已四十蕭梳形骸漸
欲向稿尚不能勒一家之言高自標致忽忽悠悠亦
如在夢差可送日若一甦惺反思去日不大可畏乎
足下一代偉人令借作周召分陝而鎮誰謂西方牟
睇太華一柱足支哉狀色當銜河壁遶郭大助[illegible]
恨無從攜足下數人新句踏取高峰頂搔首問青天
也近得佳兒否念之

報憲周

跡雖萬里心實一堂不意足下之於鄙人亦然屢勞
腆俸何德以承三世靡錫命足稱異數即擬奉命揣
之風謠而會使者急返立索報音不佞無八叉七步
之才未敢率意而就知足下當以薦擢入京此時必
有長言請教三都賦成玄晏自宜有序當爲足下圖
之

北老渙滄如巳爲說詩無不邸人覲柳字

與李國徵學師

人方梯山航海訪道尋眞僕有眞人至其里乃不能
昕夕參侍而反以面目向風塵更以八口非硯田不
餬吾鄉非餬口之地不得不移其身于河東而移其
驟于河內先生之點文能使頑鐵成金若能以此法
指西關前之石圖且卷詩書而向關里便可昕夕于
先生之側也唉唉別後新稿想當日積高山流水鼓
向何人偶遣小力歸仆敬訊道候有來懷不附諸什

[illegible]從兎作揩未敢即致願以歸日

報莊仲肩孝廉

僕詩如其人哀發面目弟可向白首㶉鶒婦若使對二八嬌娃有掩袖而走耳足下雖嬌娃爲我貧賤之交猶㶉鶒也願存老婦之心一哄新句大佳能選勝又能寫勝無如足下矣小作既承點鐵僕于棄稿安敢辭攻玉耶王丈未之聽讀其詩想見其人和則未可必也

與王鄞生導輩

不記何年何地別先生先生如青山白雲無時不在我月也姚子雲言駕至急欲走晤知館錫太史家貴人可閼性所限見先生能過我寓齋乎尊不空也

報隱鱗

從右仲得手書承念久客勸我還山所賜之醉津津在筆感激可勝弟之游跡未有久于此番都城大疫老友相繼作古人大可悲駭六十老翁更何所望不挨兄言亦自媿其歸之不早但弟性不能營絕少儲蓄落落荊榛裝無計遽然使十年不者將十年不歸

于因萬不得已欲從水程秋仲或可解纜馴指西泠落葉多覓黃花待我也丹青曹君在都而弟無交當托人求之以答尊委今尚未能

與本寧先生

小春花放希見少刪如此炎旱百物焦枯而玉蘭盛芳可稱三花樹矣三花仙本足徵先生百歲長生而蘭稱玉又類階前玉樹堪作賢公子三槐齊芳之讖良可喜也[闕]即不敢當與社中諸丈各賦一詩以紀其盛恐主人亦不能無言

與李子敘

爲子述作移居詩四首雙柑樹詩一首呈兄轉致弟詩債債矣子述酒債未償乞兄哄而遂之

與隱鱗

不得久擾雙眼都壞會與兄言今歲當整頓故業尋故人餬口而不意其以猴去也不得已留白下度暑暑中無所事得了詩文宿逋亦釋一肩重負弟北矣研田分定食粟有方如何可言

報河間徐恭宇太守

那當孔道知太守必苦客故過而不相聞追者到仆
遠矣過門不入捉不得無見憾乎新刻三種附往見
其言如見其人

與熊子芽 再見 四首

譚元春 友夏

久不讀兄文滔滔洋洋至此 弟嘗言閉門人方可游
閉門即是患游即是學雖然未盡其妙也閉門可學
出游可思兄之思所以滔滔洋洋 弟猶知之況兄之
游哉案頭偶有同人會卷二本損其一歸兄兄能讀
此辣文餘人不關也

復雲松大師

萬里辱惠書既垂念篤矣回頭舊夢已破十年大師
猶不忘故偷父乎偷父今結魚鳥緣人事都絕無能
為法侶先導祇于最契萬制府潘小司寇二公充介
紹耳然而法力道堅自足動群公卿僕安能益須彌
芥子也

與曾堯臣

弟中秋後游峴首鹿門之間冬煖如秋有與無所不
則人天歎喜至相界樹歸路得一奇石空中名皺物

百二十天之力始得致於漢由漢入西江水抵寒河
遂為園中物又得一大堤女字剪剪者李郎貧士致
此與人總及岸對石與娅娅未及入房石未及上砌
而房仲使致書與詩又得吾兄新舊兩書則是人天
歡喜無已時而弟遇多奇也但其中有咽而不能句
句而不能反復者則吾友士雲之診也嗟夫造物往
往收弟所親愛而如吾堯臣者又隔數千里而尚未
一見其形狀也士雲之亡既三日夜不去心故其序
房仲詩亦遲三日始泚筆其文頗有情理香味亦似
石與娅有以致之者堯臣試觀之以為然否又未知
於堯臣所謂皈依淨土者何如也石頭說法點頭念
佛當亦不遠耳

答李徽甫酌甫

承伯仲垂問鄙衆讀札中語甚妙竊以為娟姿不是
極美觀逝佳麗即是極醜亂舞兩風亦有些些嫵到
之趣格之奇此子恨不大作又恨不大醜醜之則
似輕身遠之亦似無謂所以未免悶人未免觖欲耳
昔付一笑以當面談

答陳令威

闞門見長之地亦叢忌之地百惟愼重弟方爲世詬病而效喋喋于人可笑也

再見 魏大中 孔時

與徐永平

譽之眞金然烈火煅之其色逾顯衆口之鑠其何傷焉令不肖亦在洪鑪中觀何以自見也敝同年陳令威弟鄉舉同門也今理關門而列銜得與賢者同署聚困衡久矣思翹然一見其奇其人非無奇者惟台丈一左右之

與黃石齋

蠡卷奉上求書先人行實及贈弟入洛諸詠爲弟三徑之資董卷以暇了之墨四笏筆十矢茶一笹皆僻輸騎所有事焉者也

答田平鄉

入都候道者屢有恭容之聲而此風不戒蔓延在都下者其志甚于恭客也不肖僻二三黃偩于此足餽其口而止不敢復爲恭客積台覬附壁伏祈察原想下肖丁且畹閒亦得遂初衣之願矣

與□制初

從邸裘得翁臺從封事得翁臺而竟于車座馬足間矣翁臺也稱不自意鄙人之姓名亦在翁臺臂次敝同年錢御冷道之年兄丈忠大刻種種瑤而請之諸斯理經世之文咸具而按捐程古尤精佩服佩服捐刻二種呈教則家世織般之業云爾不足當大觀也

答曹允聯

泰山其顏豈有若可似而形容叙述貴不敢辭顧何以扇服徵耶行器未蒙見寄然弟亦當于歸川時了此耳無庸亟亟也姚公孤爽氣亮節品既不羣而片言定濟事之紛感尤次骨載在嘿桑之末章矣

答陳如葵

人之信毀也易于信譽而人之譽人也又不能如毀人者用意之深今日而始得當以報臺下使者當徵知之似紫之身候逆搖落僚不仰閒艮膳非遂不一

答樂日上

勿辱遠念感荷不淺所委當即致之恭儉美德也子輿氏以不侮不奪爲恭儉之實大瀟風教體諒而以

小嫌搦豪抑豈有依艸附木者不無小有傍奪乎足
間淬小敝以爲利而大漸代受其名乎此不可不察
也伏唯留意

答趙岐陽

石刻見惠古文奇字鐵畫銀鉤儼如蒙雨登衡山巔
讀岣嶁碑一時奇托不在人間世也

答李心白

中不肖取投于世實甚願何如台臺見投于昔日篇
那指佞獲報甚者屈軼幸生于堯階耳非然者誰許
之當門而不鋤也

答潘生　再見馮夢禎　閩之入首

周元孚僕之好友留心經世頗具隻眼渠亦甚許足
下足下他日定有遠大之奇及今與此友盤桓最爲
有益百柄絮衣平時或妨籠箧天寒歲暮有時得用
惟足下勉之元孚于經世事僕無間然獨出世事未
免夏蟲疑冰至欲□見神通方始相信更爲可笑士
固有能有不能耶陳公衡便不與爲甚爲憂之然渠
自有命倘德業有成則師友之事也

與屠長卿

謝生回得手報爲慰伯母大慶弟未及親致觴祝殊
非子姪之誼終期歲內補之但不能必何月耳談玄
者紛紛甲可乙否迄無定論秦皇漢武竭天下以奉
之不足徒爲後世笑何況我輩請以一丸泥封戶而
專意無生之業何如不然如謝生之說其作用在一
身即無大效亦無大害若黃白女鼎之說爲害甚博
拒之可也足下慧業文人即不爲神仙不害千古幸
不爲此輩所惑足下比來生計何狀能經年不出豈
真得點金術乎

與如上座

洪鐘不叩不鳴公須無俗事入城吾幾失公矣蛣蜣
六郎之說理在目前言超象外敢不擊節以副賞音
詰朝有文詠之會欲致上座使粗心俗士一聆河漢
之譚豈不快哉

與屠

閩人林生尚炅布衣之俠薜若與太史其妾劉媛曲
中名姬相從十二年而死林痛之甚能言之徒不忍

珠玉貢其哀思足下道機雖深柔情未斷能不為[illegible]
生差排新陽乎圖其事便造詣敬為布此林與劉姬
相遇頗未足下如不厭聽林能齊齊讀之鍾情如是
亦可紀也

與賀知忍

九月中旬偶憩寒山寺中偶得尊大人之訃傷哉奈
何至此初夏吳閶舟中與尊大人共啖鰣魚復周旋
虞山此時尊大人猶健如虎議論如懸河相對至夜
分僕亦不能支如此人謂當期頤未已奈何卒有大

變耶知昆季傷痛當何所不至某亦不能以節哀勸
也但尊大人家業頗盛側目者多善後之策孝子慈
孫當亟圖之不可自為異同啓釁速禍僕料足下不
能為吳太伯必能調停于昆季間如所謂范宣子讓
其下皆讓則大人往裘可永保無他矣

報李玄白

序方構思復以客至截斷完郎馳上跋語不妨先付
工人書牘往來掌大紙足矣不煩長箋也并告

與鄧將軍

个孤將軍所目耳遂令人牽思承惠孤鶴謹領[illegible]
凌霄之姿奈何作人股掌間物支公真知言也翔翮
既就不佞且乘之去為十洲三島之遊寧復戀人間
世耶敬謝

答趙吳江明府

浙中旱甚水底揚塵初六竟日雨少有生色然高田
之禾尚未能入十郎日得甘霖猶可救也貴治水田
鄉當必無恙得無為鄰境指所乎聞至并精稀之惠
其感多情承令嗣之變是第幾郎掌珠墜地一時肝

腸便欲決裂然門下方憂一方亦于幸少寬私痛加
護道體徐生以四月下旬會于檇李今不知所向一
相見便遺就鳴琴之署矣

簡夏懐碧

麗人果解事此君針透量酬之金帛可也若郎欲為
之作緣恐職方亦自擬擬買魚餵猫則可買鯽魚餵
猫無此理矣

再見王思任　李重　大首

簡項聰所

收得如皮章節年兄從此當投誠折體勞不啻以歸

借分陰莫名言也滿惜之具彼以役之江時流菜子
思請界之火雖然但可爲同心者告以兄勤敏爲學
有心經世究不至河漢斯言

誡幼子

日月如流分陰可惜汝不立志向上一味侈惰傲忽
從此墮落安所底乎損家庭之素尚激耻笑於鄉人
便是下流矣汝廿則爲之昔規收折節於弄戲張充
易操於暫腐士安感任母之誨而受書甄琛懺耽博
之言以進業亡羊補牢未爲晚也不然自暴自棄汝

自受之後時而悔恐其無及

與倚曾姪

芝蘭琪樹欲生階庭然而保護匡持正何可少吾侄
乍離佔畢小就一官屆其遊往之氣身處矮簷之下
小心翼翼以盡行己事上之道可也況存心濟物於
物必有所濟幸毋以小而忽之凡事要不失儒者家
風而已樵標酒盞非臨民所宜惟留意慎毖焉

與唐雲客

十室如斗日展新詩便覺清風習習滿几案間不啻

招宗珠玄氷九也滌暑解煩於是乎賴謹步數言求
政恭巴音於部護之側多見其不知量耳然以爲愛
正碧彈駁開我蓬心

與倪鴻寶論書法　再見黃道周 石齋四首

書字自以遒媚爲宗加之渾深不墮佻靡便足上流
矣常大人稱右軍書亦云洞精筆勢遒媚逼人而已
虞褚而下趨奇露艷筆意偏徃屢見蹶踬顏柳繼之
援戈舞錐千筆一意自此以還遂復頹撒畧不堪觀
才姿不逮乃詆前人以爲軟美可嘆也宋時不向右

軍令人大輕松雪俱爲浮遊未得言詮

其二

陳雪雖之爲松雪倪鴻寶之爲子瞻不獨規模應則
其神理亦且超前矣董先輩法力包舉臨摹之制極
於前賢率其姿力亦時難佳邢子愿米仲詔各有其
能大要貞元而後永徽而前求其米筆亦不復可得
矣此俱鄙事留之俟人終漢吾曹勿着此乎

與繆湘芷

湘芷兄兼念深至蜀道水曹盤錯木葉叱馭之身

淺微省不過爲不肖勤厥羽翼不置青路耳世寄芳玉骨金心能閱度日者丹樹獨余隨處自著在熱場中從生猛火每念尊公盛德令弟英姿得以粉著餘香旁修萊綵何樂如之浮雲變態朝夕屢常雖武亦武青均之幻氣稍稱三老又得遂福林泉命泰身安何可及也不肖以去腐游山墜于懸崖之下左手右足俱不自支遂絕意世路若平自棄何可復收舞見人改官變躐常爲深歎性分中自有經綸大爵高官何與人事正于閒定中可以自致不爲遠耳敝鄉冠

蓋頻仍日夕爲蒼生痛楚何期得與台兄晤話附空函去以證來時

又與湘芷

諸兄言別幸過一晤僕亦越鳥早晚南枝杳飛之情何勝睠然

答潘虔臺　節取　　艾南英千子

燮君雅士也不孝生平不樂干有司而遊客之來敝邑者則未嘗不與之周旋甚臨邛文雅安邑門庭使其無累地方亦古人風流之一二但詢之令君則云未嘗過此想由他途入白門耶適金陵友人有以畫工薦者詢其長長於畫菜能寫菜之神與其壯老風晴雨雪之變即令備畫諸種製作一屏取先儒咬得菜根斷百事可做之義顏其堂曰首可且自爲記使朝夕顧之以自勵亦法衛武公老而自警湯武之聖而不忘盤銘几杖戶牖之箴也老公祖以爲何如

與潘虔臺　節取

不孝居此半月間見頗詳已目擊某令若杖斃五命矣細詢之自至蒞以來已杖斃六十餘命嗚呼朝廷

祖宗法度珍重民命至再至三即犯重辟亦必法司定議而後成獄奈何草菅至此昔賢云佛也敢不得惟皇帝赦得今不孝云皇帝也救不得惟老公副救得倘借冉諭使之易恐爲慈計今至人覲之時可活數十無辜之命其爲太夫人期頤之助固十倍千編橋渡蟻也恃在愛末故敢語及幸縣其無他

與陳令威兵部　　柴紹勲

每憶厠陪杖履徜徉終日蘭漪是投嚶鳴相感即西園飛蓋之灕南州解榻之誼不是過也雄姉既遠煩

仰浮雲黯然銷魂者久之。親翁以干將之才，當盤錯
之任，甫下車而英聲遠播，折衝于樽俎，屹國勢于
長城，勒燕標麟，將惟親翁是望。親翁之出，曾幾何時，
都門可駭之事，層出疊見。猖獗之疏，大快人心，本非
無因而發。或見其肺肝之有內庭訖而事為口實，牢
不可解。故舉朝爭之不得，相公爭之不得，廷杖及于
曹郎，緹騎逮乎侍御。侍御之逮，相門之鬧，有目者總
未經見。水火之形已成，玄黃之戰未已，歷稽往事，曾
有如此世界而不銅駝荊棘者乎。那得不令軒冕興

泠泉石倩濃。親翁惠廻之吉想，與日俱茂。燕雲邈樹，
褰裳既難，嗣音久絶。茲因鄒父母之便，稍布區區。

答吳師尹觀察

祖臺以間世之品，秉憲於浙，心盟皦日，政肅清霜，嘉
肺無瑕，途之究染，野絶吠罹之擾，寒畯負才之士，
翦拂而御知遇者，歡聲溢中外。矧弟蒙昌獸之眷，莊
愛倍深，而花柄攸切者乎。計疏諱軍一語，大可駭愕。
當日洶洶，荷戈環列，城闔微祖臺威信素孚，變且叵
測。今一下而莫不驚其迄今感者有心，頌者有口，

以此議祖臺乎。諱軍之外無別辭，亦見良心不昧，且
議之以因循政績，班班從來有勤，銳如祖臺者，司討
諸公未必非護惜正人，特以微言寓責也。曾何傷于
日月乎。公論已明，行將大用，弟不知肯垂念弁州，仍
節鉞蒞之否耳。

答洪中丞清遠

袞衣入處，以謁補赴闕。南北風馬牛，遂成睽隔。而
冀華茂歸，得卿瑜拜瞻，覩感作無已。荊冠發難，老親
翁且勤且撫，幸覆蕩平，方謂厲造三藩，聲施千禩，而

悠悠之口，反以此為過，將銜在掖下，見有媒孽者，分
向要人力爭之。今疏更屬浮誕，已移書諸同潮代鳴
不平，但爪代尚未有期，出處關係非小，倘得首榮歸
隰召，亦定不遠耳。率爾不既。

與後東德升諸兄弟 冊節 周順昌

計遊關分袂，節序倏更，獨坐靜思，長安花何如，故園
梆三百五十人，未知肝膽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牀
夜話，上下千古，喪南望迢迢，覺鳥啼雲散，俱是增故
舊之思，鄉闊之感，欲以微辭解之，苦不能消，惟啜清

荼數鋪伏枕求睡夢中所見或亂文勝客或相抑敵
嫦甚至牽衣齧肩之態俱恍恍欲何醒來益令人百
端交集語云晝思夜結良然月中分兵部觀政殊無
政可觀不過作揖打躬升堂畫卯而已天下事之以
虛文相蒙者多半類是閒中接邸報閱之遂庭告急
日甚有志者得不深札人之慮乎今設以書生當局
其籌邊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錢穀之數天下
幾何懵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爲人殷
緣謂了許工夫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笑也弟

職應司刑偶展大明律一卷深文刻字多所未諳少
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語也最恨者
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計惡計
大計小計貪計富計遲計速第思今日正委吏乘田
東西南北惟命之日只宜信心做去美惡貪富升沉
遲速何所不可且幸叨一第郎不敢云報國開第二
字原吾輩本來面目併此而喪何以自立此第可自
信四知已亦可信弟者也先儒云學者不可把第一
等事讓與別人做又謂惟淡可以從儉惟儉可以養廉

有以哉有味哉開眷以此意示之其事者不謂迂也
謂嬌弟正甘心獨怪夫世之不爲嬌不爲嬌者衆亦
相顧大笑意氣相期孰如吾五人近於介傍中側得
一真士相合尤奇時正辭部日也耳目甚衆彼獨以
白髮挺立於冢宰前了無退避狀無不憮掌弟謂諸
兒人身上那一件不思者假此見尤犯仕途大忌何
以獨眞鳥鬚藥豈少哉實是有血性男子急訪之乃
丙午科鹿善繼也果雅負北方之望弟即以是笑問
渠亦駭焉遂過我竟日揚權千載抵掌時事言朗朗

可聽也至一種然腸勁骨有衣蔬食之志視吾五人
殊不減多謂燕市中無荊卿高漸離也竟代四知已
而交矣四知已亦爲之快心否百餘日不得一晤幾
成鬱結病候一夕風雨破紙窗亂入愁不能寐伸筆
書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

答王遜李　三見　馮夢禎開之　三首

僕所習先輩舉業甚少徹併後亦遂爲人持去我輩
李惟與君名維禎者構習極廣足下如未識其人當
爲紹介然恐見尚不滿項庭堅文紀前輩文字如箭

剧器物雖有毀嘗存其真今但為刪潤何與削力竹杖漆斷紋琴乎一笑

其二

足下經義如快馬攸陣所向披靡此道中飛將軍也一旦遇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者能無屈抑特愛及此惟盡撤外緣齋心槁形以進之

其三

伯仲不能久淹不及少效磋切然顧此兄兼收秋實以存遠大勿懷世俗近名之情惟足下以僕意中之

利鈍有時非戰之罪慎無輕議改絃

尺牘初徵六卷目次

湖上笠翁李　漁笠鴻輯
趙維[illegible]參閱

與支仲假年兄

春菲紆道過我雅有坐夜扁舟之致業許留而輒去豈真承興來興盡返耶過日秋蟋爲爽知兄奇思勃發高文豪詠有可卜戊辰大業者幸忠一二教我爾揄留時必是元城公爲政吾兩人且勿論山陰兄謝何懋之世局日新滄桑倏忽到留時又未知和尚在鉢盂在耳不腆將念併狂刻渊覽使兄知爲儒作用

與支越樣

過讀邸書天變人事日異月新燕燕前路實未可據處此世界即黑頭宰相似猶不若皓首廣文之爲適所恨者多此折腰態耳若長公之急急於此似又非算此局止宜爲貧非可爲富如果志在行道何不身寄百里造福一方也然抒發其生平之爲愉快乎

與沈伯子

近作鏤刻沉徹能驚人亦能悶人驚人可悶人則不可且其悶人處又往往不以意以辭意悶人不可辭悶人尤不可且辭之悶人又往往非以自撰以莊子書自撰語悶人不可莊子書悶人尤不可背讀兄歷試卷知兄本色全以雋爽妍秀動人縈露諸篇絕少此四字舍已之長而襲其渾致淳固之貌以爭勝於鬭雞走狗之場必無幸矣吾浙之善莊子書者無如翁一嶽一嶽高發在甲子七篇七篇得力又全在首篇今其文具在脅肩屑摹擬子書否若一嶽之天生品格自然與人不同又無論莊子不莊子而所以爲一嶽者更可熟思也何如何如

與華茂明府　張　墉石宗（四首）

十月初十日歸湖上魏塘一兩尚沉罰底遂逡不敢發恐鴉鴉之聲唐突庭際賀燕耳兄才大而胆薄守峻而性慨行高而氣傲恃己而不肯聽于人此華省六館之良而非守令之器東鄰謙三西鄰蒞再盧遜恬退之緣則有餘緊無留牘催無遺科立殿循良之實恐未足也竊冀兄大其膽以其量平其氣使人賦詩而刃游于虛武者其濟乎第患難奔馳年年作客狗溺倦矣既不能效邪許助而妄肆揶揄之言不合

爿宜狂奴故態幸一笑置之

又與龔華茂

佟中丞向雲倩言華老作令自有餘第不知能辦贓否余聞此益爲兄慮非得手札絕無投艱任重之慮徒作怨生望死之言不勝駭異今日作令尚得鳴琴種花哉民愁生怨訕謗至煩剸繫猶可爲計獨錢穀收解不清至爲上官所挾便有性命子孫憂將順趨承役胥長技尙謹防之苟外借籌與局中游亦絕不同兄須整頓精神以保終譽毋使人謂兄只會辭官

不會做官也余年來日日分謗此行前望分禪多病無能不得赴召果采堯言亦足徵補海嶽也無物將忱以此代貧者之贈

與陸夢鶴明府

余前居北關日久侷蹐非稜小寓器凳寬然便覓夜安眠想天寒風緊貴邑福堂中除重囚外貧無標繫可保釋者乎幸兄撥半刻暇先取監簿詳閱見有情輕者再取原卷質之毋訊吏胥更胥多欲毋詢原告原告挾讐斷自一心即無疑枉矣余所在劉羽沈公

祖署中因嚴爽亦有此請公祖廚樂附之性非一戶查美意竟爲奸胥所奪瘐斃者累累余至今猶悔失人與言與老所知也惟兄豈余詳明故以此言告冀廣好生之德祝伯母遐齡勿怪余多事饒舌

王石雲先生

某荷國士之知屈指踰十年銘肌如一日安歷間時驚烽火懸念啓處中心若焚屢附郵訊不知皆得達乎比見榮補版曹始知出山之信雖私爲慶忭不敢片楮輕入都門閒借司餼竊謂紅舒電爍之獻正當

試之盤錯旋念三空四盡之日不免大費經籌目今健穀已盈飽騰有賴樹鄭侯第一功不止爲建牙開府地也某五入棘闈皆遭駁放五年中三遭大戚繼以婚嫁夙貧之家萬難支吾飢來驅人萍梗未定稍得膏火助當決策深山簡練揣摩仰報恩遇至若提攜噓植不能無望于師客路空囊自知皇恐浸迹近狀者窮呼天疾呼親侍天地父母之心不加督過耳

與朱岷左　張元怙丈仲二首

拙句請教可以鏃溪酒相償相如云使城入趙而璧

留蔡城不入請完璧歸趙與才老顛補貴文處既有
此書當備一力往索蔡邕得曹娥碑夜摸手摩其文
而讀吾輩垂老讀書尚可遲旦暮耶切囑

柬朱璧以

每得作句每逢好花輙念病叟所爲人皆集于菀子卄
獨集于枯只此一段懷抱風致度越等倫數倍惟有
閉戶讀書庶可明報耳近讀杜詩其愛君憂國苦樂
痛癢一一托之于詩真得三百篇遺旨如盧駱王楊
高岑王孟到底是風雲月露之詞視杜先生有間矣

意到偶及

復呂文倩　宋高治 培宗 三首

翁向有譜序三五通奉之同好其中原流切要處已
少少畫之大約此道登堂推文三橋而何雪漁則敦
麗變化搜泰漢之理而舞蹈之至陳文叔則精工盡
美更秀穩無疵其原出自何而的系相沿不得不以
嫵香歸之時人求新翁此求古時人求工翁此求拙
時人求奇翁此求真翁之不逮時在此而時之可商
者亦在此也兒問的派有心哉暇時列所從來備商

之何如

與沈自玉

拙冊皆彚大肇始至郎借重啟軍非敢忽也亦欲令
玩者知有後勁耳書畫論四十二則附政幸勿晒其
迂誕出利斧削定之舊璽四勿係家藏潮額十矢重
搆之買者少貴臨池之用天寒如洗庭前掃除瑩潔
今夜氷輪垂顧定有佳色惟即振衣無負良景

與蘇澳生

非席間無朱虛侯便成開市致先生匿影遁去未申

杯敬歎仄何似其虓心宇學有年楚中丁麗老草書
隹隷書更作近日書家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僅求新
異而已要之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嘗少離法度
至於漢隷以森嚴爲雄逸以遒勁爲圓通結構無痕
藏巧於拙麗老可兩無負也及鍾繇帥籙種種入妙
私心好之今閒自柯山入省適翁欲集諸名手寫文
一冊名曰文字師意圖作文作字其師之敢求慨揮
一頁弁之冊端珍重百拜矣

答嚴三求　張憩 伯持

辱埀注眞至并訊邇來晨夕何人想見道脟關切示
以求友之誼感哉感哉竊謂閱世久者所嬰世網槪
復不淺胸中機變隨諳練而日增雖與作緣除數十
年深山蒲團上人惟一二英年得天趣多者庶幾近
道比又得二友一日劉子次達一日盛子淸溪其人
雋爽好讀書皆將來卓然有用之才尤喜其諳練疎
而機變少與之盤桓較畧且以歲寒友相期大約淸
溪亭立秀上其品似竹次達勁倣類松而經冬彌復
見其蒼翠獨余愛他風雪偃仰自放殊爲慚負梅花
耳聊附一笑

與卓辛彝

徐士俊 野君 五首

氷雪上公車鞅掌盡瘁而仁兄不以爲勞春暮南還
冬殘北指短衣窄袖半染京塵弟之得曆芝顔僅在
靈壽禪林小樓片刻而已思之可勝惆悵今且上苑
春明看花馬首人生得意事仁兄唾手拔之不知視
我輩老蠧魚何時化爲脉望若弟之視兄則惟咏美
人如花隔雲端之何安敢云同學少年皆不賤耶猶
記癸酉科偕仁兄被放之後遊跡柳堂月下泛小舟

以娛燈前賭椽栗爲戲手製餠餌聚友朋大嚼以消
磨歲月兩人胸次各各不忘而乘車戴笠氷炭懸殊
跨馬擔簦雲泥迥隔更可賀者仁兄高步瀛洲花磚
日影稱金閨之名彥讀中秘之異書儲相他年登仙
此日此皆從氷雪中磨鍊出來嘗見幾時用小小印
章文曰富貴吾所自有何前朔不爽若此然弟竊仁
兄自許又豈僅區區富貴也哉懸揣依依願言不盡

與胡雪川

日者高車北上弟不及一攀馬首疎懶之罪又何可
言弟思吾兄疇昔忠孝之懷現於眉頰至於言及名
山大川悲歌慷慨之士未嘗不沓嗟色動邇聞吾兄
補大行之職行人者以遠使用者也名山大川久掃
烟迹以待而所謂悲歌慷慨之士得望見龍門便欲
拂拭生羽儀品題增聲價即如周子大赤者與弟生
同邑長同塾提手之情深于骨肉其爲文縱橫奇崛
俯視一世出其緒餘爲詩古文辭品復跌宕吞吐如
瑤天笙鶴近以直北黃金臺高插天半效徒步入燕
故事思得長者一青盼或不至金臺牀頭即不然組

擲碎胡琴亦不虛仗劍孤往之意弟向推此君詩畫
雙妙以爲今之摩詰吾兄所過快意之地命此君圖
寫之自經筆有生氣此亦豪士本懷不惜爲君發墨
者也故敢奉書以聞幸吾兄留意

答沈晉餘

客歲從內弟案頭窺見仁兄新刻不禁解頤遂爲偕
筆數語今復接琅函十五義匡鼎來來使弟幾無坐
處矣西湖梨棗光照園門弟何能忘一辭之贊倘亦
摩詰所云遯人傳香粉不自省羅衣時耶文章意氣

會合有期從前疏濶之罪一切謝去幸此後得時時
奉教耳原稿謹璧梓成祈見惠數部鼓吹詩腸餘不
覼縷

與卓左車

丁卯渡頭一敘凡六易星霜四方之士且落落如晨
星矣獨念老伯桑梓盟壇何至爲白門楊柳所絆使
不肖未能時時與玄亭問奇字耶邇來作製當必槩
得一字不啻得麻姑一米今奉拙刻三種實亟於
就正亦寓投桃報瓊之意耳伯紫兄近况若何烏衣

巷風景如故否與言及此復爾凄然茲以君家啟事
便附數行奉候起居嘆謂秦淮水潤時竟不通雙
鯉也

與陸升黌

宅上之巢青閣雲間董宗伯眉道人兩公素所盤桓
處也不佞何幸頻來下榻於茲追想高風攀躋不及
然心竊自喜謂名園向無俗客則風雅林中或虛一
席以待後人是未可知耳因成小詩傳粲兼請畫發
金石圖書之秘爲閣中十月[illegible]茂樹陰陰竹風梧櫚

兎泉芥茗相對朋評良亦一時勝事足下共許之否
帶水非遙行將至矣

與徐野君

陸進 蕭思 三首

先生楚游三載昨聞歸里江山花月想於古錦囊中
收拾殆盡何時一至巢青閣上悉傾珠玉細數離悰
即刻燭剪蔬庶足千古耳同盟王又韓風流豪爽文
壇夙推飛將邇來政務殷王子岡多才得南州高
士之模楷爲不淺也近有詩詞數種亟欲就正大方
幸蒙青眼之施即是青雲之附勿因帶水漾隔吝[illegible]

敬拐付待以俟

與査伊璜

先生度雪方深于雲直上凡屬聲氣之末罔不思附
龍門昨者擁帚談易直使田何王弼拜在下風拱聽
之餘益增佩服至于棨戟絳帷歌舞恍惚身十洲三
島間不知此外之勞勞車馬塵為何物也承賜佳製
種種且補實甫漢卿之闕璟天筆鶴尚在雲山先生
之開導群迷者夥矣當此布謝容當趨悉

荅朱近修師

聯遶絳帳者十有六年方諸立雪之誼負慚無似幸
於越州公署得佐周旋稍慰離索復爾別去不覺神
往江帆項荷師臺投我珠玉照耀蓬蒿五中銘之正
使寸草心長春暉難報耳至若大集新成辱問𢹂扯
于下士自揣劣非玄晏安敢弁冕三都但得附驥
之足馳騁中原俾海上潮聲時聆鐘踏則含宮嚼徵
皆師臺之賜也崩勒佈復憑楮曷勝主臣

與陸衡如　周漢傑房仲

前得家訊知兄遁日亦遭鼓盆之戹古來貧士多以
室謫爲憂少此一段因緣似亦脫然寂累但在家出
家非俗慮掃除都盡者未易語此形影單寒固非丈
夫所惜而一切措置動多掣肘則弟自遭戹後歷歷
嘗之兄便能作頭陀行徑乎不腆附唁諸未一一

報許同生　再見　趙維寰鈍叟

扇頭佳句已獲世寶乃復重以分係雖使我荷味頓
腴而以雀鼠爲糜吏耗不堪愧乎當今世界尊官固
不易做如守令一局差可置身而翁藝猶拂袖賦歸
超然塵壒之外金牛兩埃亦何減彭澤三徑也回視

風波之民真不啻逕庭矣

與徐野君　卓天寅火傳

萬里橋西子美擁青高嘯辱在猶子未得長侍教言
誰謂非肉食者前在省中見舍弟案頭有老伯製詞
一本水窗無事幸賜簡讀未能擁爐命酌供雪兒之
歌亦庶幾秋墻旗亭甲乙以消丙夜望之

寄徐野君　姚佺山期　三首

三十年者年稍德不曾于吳而曾于楚又楚之儲壞
相逢杯酒大約造物好奇遊康非而趨野徑迂境、

境皆如是也既命小友竊附同心此後凡在選事之[?]
林彼此相共矣以同道相成甚勿以老而棄我乎[?]於
一生甚孤遁心獨往如鴒獨飛不顧後群然世間怨
誹亦不無憂心悄悄今者荊吳延訪關人風雅之林
似有泡而助我者庶不畏脣流之訾我恨我而欲殺
我矣吾道其不孤乎前見王麟老古文甚喜每一題
至擬熟於翻案之法張融云文章無[?]悲凡舊一翻即
新而又設設有風霜之氣是又吾黨之標幟選筆也
因是急欲往雲間武林二處一徵便速蒐文獻之事

若到湖上何人可恃為領袖幸與燭老商量一書少
我指南稔知東南之間錢氏爾氏戰於牛角血地數
千里其旗幟[?]蔽天皆誓慎交同聲二字吾老矣姑當
年少吾豈可以入其軍中若老成大雅如徐先生者
吾為之執鞭所欣慕也同社中有此等否如其不能
以兩公之心為心者不妨即止不惟不可強亦不必
也恃吾黨素心愈少愈貴耳

答徐野君　　卓發之左車[?]

數年不握手天石來始得一間近侵[?]棲作作破除世
諸直顯門風可謂全提正令於末法者世上野下咲[?]
一一當師子吼將何處生活耶拙作不可以告人仁兄
愛我但作想當然傳奇一看可耳近有補園十六題
在寒氏含姪處或仁兄神游此中便可為指數首或
畫作輞川絕句或作各體俱隨意但須有以寄示為
慰天涯知己只此可當覿面相呈耳途間潦筆不能
更言

報徐野君

弟方鬻宅買山為投老計兩侯來接手教得悉近履

鄉天上變瑶階入幽谷但弟方切畏人避世之想因
兄遂復一蔵諸新貴人面目自恨入山未深猶有問
津桃源者耳小青劇方圖卒業乃聞已付剞氏何不
卻寄一冊耶何時復得白門一敘念之悵然

與卓辛葵[?]　　駱弘珪仲如

張使旋拜讀德音繼訊成仲兄益悉近祉深慰馳想
邇來世運漸就[?]泰寧然所稱鍊石所稱廟堂諸公之
補綴者正自不少台翁翱翔仙著[?]婆娑水雞飲下靜
覩成局已審且覩爰立出其素所儲蓄者而次第佈

之第雖老猶得拭硯弘覽將鼓腹而歌太平也新又
毋下車匝月雖未大有所設施然從旅問所聽其風
采有可愛畏若斯者吾邑之福惟是自秋以來旱澇
相循恐西成不免失望輟耕隴上之大嘆嘆虎豚伺
間而發憂方大耳無以勝之易以安之術正欲爲今
之論法渤海者下一轉語不審台翁以爲何如野君
近況奚若吟興想益豪然不從狗屠擊筑者悲歌燕
市而日共皐夔爭勝負揚間豈所謂窮而後工者非
耶

與鄭孝威　　諸九鼎駿男

淮揚浪迹已次星週籍甚欽遲庶成握手幽蘭難結
道履未親延望海陵時深浩嘆秋間返里行李忽遲
遇合爲奇欣快何似方期促膝披襟爲十日之快譚
揚千秋之風雅乃伯紫使至啓函發緘遽爾言旋仰
屋抽思錯愕累夕參商既合參差徙吹復承獎借感
愧未當僕以下才處末世自宜閉戶學道何堪出門
論交乃竹意友聲輒同性命猶之學琴者志結于望
羊習射者心存乎懸虱以僕志意竊云似之當陳之

訂發篋中心政不勉旃以承高誼又允爲集竟不恡
觀欲問于雲之奇未發中郎之秘悵結無已鄭緘得
便幸以相貽魁結懸想無不悉

與胡彥遠　　陳　參平遠

京姪之逝總以愛女蘭摧玉折眞不堪回想然細讀
來教亦是平日許多微細積漸沾泥惹絮耳竟使是
天然之則猶貧返觀照膽之原昔賢所云急手脫去
做案判棘非所望也至家門之說則不然陽和之氣
未必不在嚴寒結凍中但早一日不得耳正若要來

無方若更種種提掇何時是了不如一總不記爲善
看來人世滋味卽復蘭玉盈階袍笏盈床祇我胸中
多架一栅傀儡究竟何趣何味人情大戚於沒趣味
此身世中求少趣味往往受累在此如蜃樓海市一
起一滅闇不勝悲喜矣達人觀之以爲何如

除夕與劉旅堂　　丘象隨季貞

歲行盡矣人意蕭條不如吾輩一生應得幾許年華
當如是除去耶回首欻然百感交集幸友兄襍被過
西軒當燒紅蠟兩枝辛盤五供椒酒數行與友兄相

指今歲三千八十四日中得勝文幾人得詩八千詩
幾首飲酒幾石笑殺阿契幾人清寫一行平話以遺
今文何如

與高雲客

僕生東海匿跡淮陰孤蹤落落竟不知南海之濱
道山之麓有大君子雲客其人者則丘生不得與海
内名人方幅齒遇亦自愧已僕記丙申之秋獲與朝
于旅堂定交淮上旅堂學識沈深人倫高矩不妄有
交遊獨與僕莊有物外之契要平生之言接侍以來

覺文章性命身世之故事得所歸宿其明年丁酉
分手西門客舍柳條東山瓜苦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茲二月初吉特擊楫渡江抱年來著書升旅堂一奉
茲正而旅堂亦正操舟北渡將視僕淮陰過予吳之
行春橋下握手道故欣慨交心語未更端即爲僕稱
閩南高雲客至性不移交道中可託緩急者也自是
同舟數日夕輒稱雲客不去口實旋從行篋出雲客
手書不下六七緘每緘紙尾未有不及丘生者嗟乎
僕何人斯乃辱海内有道記注若此耶足下愛旅堂

即愛僕僕雖不知雲客知吾旅堂知吾旅堂之交定
不苟然者也竊約何期金石共矢矣頃下榻旅堂日
從遊西陵南屏間與諸同人作平原之飲湖山如畫
勝友如雲輒恨吾雲客不同此集昨暮入河渚經營
買山曲渚廻塘茶香筍肥移我情矣久悉足下亦有
移妻子就旅堂共隱之約諸葛隆中幼安海外江海
橫流之日唯在依託命世善爲行藏是今日第一事
耳兩兄業成僕定誅茅結隣來作附庸諒不我拒舟
次與旅堂作奉懷詩書便面請正出入懷袖不啻身

侍襟帶間矣

寄徐野君　陸上瀾　在生

分袂忽踰三載每念仁兄高情綺舉夢寐以之而聚
首之期良未可必賢者相遇若是之難乎時於天石
處詢及起居知仁兄勝情豪舉風發泉流輙醉酒遥
贊也辱示新咏秀惠芊眠逼真徐庾風格寄懷一什
益感注存昔人有云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弟今
直欲似之矣前伊公二刻想見五陵風致從遊有此
雋人當不寂寞也何時放棹鴛湖於蒹葭白露間作

舉以相界至於七言古則斷當法少陵而兼長吉諸近體則必取王孟高岑而賈郊島元白蘇元和長慶自不及大曆以為久有定論非創通之說也景陵拘墟之見欲操戈於北地濟南諸公嘗之持務藿以入戾門捧糞壤以塞孟津劍首一吹何關聲響之數乎退之有云文無古今惟其是而已然所謂是者要不離乎左國班馬大家諸文若夫晉宋之騈語致辭齊梁之蕪音畢何退之未嘗涉筆焉然則無古今者文家之心而惟其是者作文之法也海內名山三百支

山三千而金簡登封必以泰岱為歸百川奔注經流支派水經不能盡載而朝宗東下必以海若為歸歟虞顏柳書法各得一體而臨池神品則以右軍為尚魯國皆儒服而蕭氏之願學在孔子夫作詩之法亦必先定其規模豈有異於是乎塤天初雨讀周易稍暇偶書所懷以備前議之未足

答賀無黨　陸埜　左擕

聞到括蒼動定嘉勝良慰且聽情高詣雅善纏綿楚客有懷佳之吟詩人多反側之義方之明公風流共

貴矣但游東鄰小姬聞已為武弁所得耶鄙才人不為厮養卒婦殊可悼惜也然何地無才豈必鍾美於是武帝好馬而天馬來葉公好龍而真龍降歸碧玉於汝南接桃根於江滸亦在乎覽者之自得耳傳不云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與繆湘芷先生　程光禋　奭先

日日讀佳篇但憾其少何當覓一長箋奉求大書得讀之數日乃為快耳茲上涇連一幅恐新何為光重以家母壽六十欲製一屏為貧子者難乎日無以為

養而獨于此一日覺未能脫然免俗耳

與范潞公　再見　姚佺　山期

聞人亦有忙事鹿鹿麴糟有妨政務今日雨窗撰成天一閣記先將奉教其風雅轉小序不出明午脫稿矣雖然輕塵足岳墜露增流不惟無益徒自貽耳奈何

與其同學　再見　朱尚治　培宗　三首

讀兄新制丹烟候足絳雪自飛竟可蝉虫五岳灑淬十洲矣近代惟王遵巖為此道巨擘此老氣可御

書風雅者畏其汪洋不近邊涯其實不從此老腹中穿過豆眼蟯股必至作紫玉杜蘭之響可惆惜哉閒兄近皆震川世遊巖手足也弟故妄言之然不免爲小巫饒舌

與其同學

乳畔帶來抱是一等配酬其中外留分愚却是頑水一滴障滿胸膛耳向來履道遊巖不過借作清涼散游去頑根若死指一位遊巖在膛便是泥菩薩千年呆坐矣偶念前札之泥故再質之高明

書卒鹿遺秋送言春大義必首一作不惜一開心扣開卻心卿也于

與楊季平 黃石齋先生高足

尊師已作千秋之業吾兄不欲其腕澤萎枯吐鳳飛鵬逕無寧毋完竟傳人事大傳文事小便使隻字不存鴻章盡落亦不失爲張睢陽文文山也近日搆得一椽爲老母供西方諸聖適生豚子命名雲兒即以雲生名堂敢求入雲之筆書之并望以此作跋何日踵領并暢廷談

與繆湘芷先生 俞時篤 企延

項者奉候起居因閽者苦辭而退繼讀華翰爲書古

前十九首前賢多讚此詩如弟拙劣何克堪之但亦台命又不敢辭謹彷褚河南雜法呈教前定爲廿幅太短而潤合增其四雖留餘地頗覺乃拘東坡所云餘紙留待五百年後作跋尾我社翁聆此語定噴飯滿案也

寄胡彥遠 陸嘉淑 冰修

遠違色笑忽更半載春間聞駐棹鵰溪次日即問之主人而台旌已旋反矣悵然悵然昨從閣兄處見尊札不啻簡遠重髮懷抱又辰以姓名欲使子獻迴棹

正平屢刺僕何人乃辱足下念如此年來頹廢益自不支每開卷見古人輙爲短氣且何以自策勵寸陰片晷馳逐際影庶幾託之空言劉會孟宋之遺人李月溪江南故老才薄氣淺又未知其究竟也爾底西歸寧爾附候

與祁止祥先生 陸雋

遠致經年想只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懷而六橋花柳便覺黯然無色柰何先生主盟風雅筆墨之內皆其化工丘壑烟雲咄嗟而辦雋顧時時傷侍左右

瑤玉柄麈尾驅除俗塵不如何時更續前此盤桓之
樂耳茲因便羽敬懇簽數紙增耀寒齋得荷慨然
榮踰九錫矣

與徐野君先生

記十餘齡時一識台顏于家塾雖親附之意已切奉
教之禮尚疏昨歲月草草完姻矣嗄學之末正思摯
脩喬陰而先生尚滯楚天夢想緣楊赤壁間有此流
寓文人追蹤蘊子使爲不禁神往耳茲藉衡陽便雁
敬修寸牘遙候興居如歷慎集中又增幾許遊覽之

何他日歸來當洒埽巢青舊地與先生小飲深譚於
錦囊快讀但儒于學問不進依然吳下阿蒙恐先生
不屑教耳然不屑之教是亦教也望之望之

招余茂生　陳琬

向承枉訪夙誼藹然今茲文旆何之也想當三巷必
還駕吳門竹几藤床諒多著作渴望携來教我歐兒
必賜留神貌猶嗾清便是曲料阿木其習歌無害耳
二種拙書孩政良久希既命寫仍携一二善刀者至
使早畢災梨之願耳僮走請是必撥他冗臨之

與郭恭求　陳于泰　三首

先生之學之行如芝蘭幽谷無人自芳學僕文章煞
岐聊然聲悅者不爲不多僕似無所贊矣必責僕以
言僕固妄敢無言也高年古道後生典刑涼風初厲
伏惟珍重自玉

答李生洲

嘉果見餉矜紛之若而分以斗邪西拔附壁寒士以
寒爲常不煩故人戀戀也

答費學卿

尤築仲方伯在敝同年中最爲憐才遇夜光明月雖
不能以連城論之然决不至按劍也今賫以八行知
兄嫌于自衒也先託便鴻致之矣

與介臣　釋正嵒　嵒堂

力承盛供已損壁陰重以衡塞擁送雖出自弘願初
不以是爲勞然端坐受供者可不知來處耶愧謝
謝

答吳生白　趙志皋

鼎既不衣十計恐非所以事長者然得無已厚乎卿

以先借花之供無詐其不皮也

與王鑑玄中翰　沈演何山

書則鍾呂人別王先生目中已有定甚不遠千里邀引仙舟先生惠然肯來不佞當效家東老飲呂仙故事重邀仙客留題也至于一二萬金此彈指間可了事倘側身千爐昕其甸匍下風願作紙燭雞犬不識先生肯以不肖為淮南子否

寄李善夫光祿　費學伊

仰自荊南歸云仁兄蓬戶而蔬食也布衣而草

論前無古人矣顧檢案中裝不得仁兄一字為恨中散絕交似不當緊施於弟不然者豈白首如新而弁髦遺之哉緣洗眞指人漢再附尺一漢之廣矣江之永矣望仁兄如姑射仙人安得促膝劇談一滌其塵襟乎言之黯然神往矣

與姜山啓

湖上游人如雲買小舟如蓮葉者亦如洛陽紙價倘邀龍盂頓免襄春之歎矣

答陳心不

某終日偃屏有泥水自蔽之癖求昔高賢交友彼我若擬開口一笑欲去復停眞不易得也淸既相餉素交箱𣵀散蘚二鎖授之閽丁使蔣生逕益深非羊裘仲不從開也

尺牘新鈔七卷目次

湖上笠翁李漁笠鴻輯

陳紹英 孤菴 五首

復龔大司寇

故監其屍不循道擬請墻上撐出此識者一片婆心伏承明問開之樊之柳尚不容踰墻有夾其何敢婦不敢說法徇議啓啟

寄朱子瑕

與兄羈棲東粵遷次南鄉本時之楚囚也湖唱大江東斗酒慰勞實情有萬不得已別兄涉舟水底寄命路人倉皇取道以維時幾有一線可乘之隙實勢有萬不可已長途官兵盜水火刻刻爲難閩四越月出萬死抵家老幼男婦二十四人幸皆無恙若再與兄羈旅盤桓閩粵西之兵隨相繼下德慶又一番流離死亡之患矣郎脫此患弟過南昌綫十日便有金帥事十八灘前後能掩身六甲不盡爲皆乎吾兄於湖行不登舟一把背紛諒兄非恝然必勢不獲已情有所萬不忍也今反側嚮寧看守之禁已嚴不乘時急埋歸衣覺奠前聰夷馬革適丈夫事耶然湖一片水鄉人心魂不美故鄉生處好旦人情乎何仍遷延躊使風雅相望鋒鏑相尋嗟嗟乎假我失知死所情測泣下因風寄言

乞花帖致甯玉臣

秋蘭產于揚溪土人攜易草蔬值賤而品最貴有一莖數花如鐵線者有一莖一花如春蘭者秋清氣吐馥郁倍常得于好事家覓其久養浴稍宿盆則根葉紆結有同谿蒲石髮尤爲蕭善

謝惠秋蘭

[illegible]行無幾便爾拂衣清晝漸長與猶堪給秋蘭遠存云耤便足可以郵致不謂特遣使命甚悉稱芝陳入重累採芝仙子紉佩雅情懺悔多事

答沈燦若

僕衰病餘生學修出世事春三月六時懺堂兩眠過從不及相接還復病務終日偃卧篤枉又不能相接茲幸初攢淋漓禪榻間猶能強起隱几履草寒白庶幾一迹可以謝過其原舊研席之于其夫人誌宜一側名但從來諸盛頭不敢以禮先仰卸旋亦未嘗通

一刺其尊人知有恙惟時訊親知中亦家管一候之
人議其旁曰此向來無多往還者今亦作任安卯近
聞有口買大厦不以安老親故詩中微傷言之不矣
風人之遺然亦不合時宜一班矣尊公復返樓水何
日來想未免作蟠桃會上人也

與夏彝仲明府　柴世堯壽儀　四首

雙鳧榮槃自分道出西湖折柳班荊一攄紆軫不謂
紫氣潛度使人望塵不及至今蹀躞年兄木天著作
嗟乎暫播越歌數月以來雲垂風抗化馳若神騰遐
邇望路躍應龍于洪濤未足方其千一也文人
善吏專古以爲難兄出緒餘辦之不獨增光吾宗矣
吳興公令君聯捷每與稠人皆齒芬所致嗣後郵筒
相及祈爲謝膺章有四兄頗得相晤否草率勒候托
逖生家兄作叢郵外附拙稿求政向許作玄晏不卜
鳴琴之暇猶能踐此諾不

致祁世培侍御

弟垂翼歸里僕馬皆瘏隔岸越山宛如三島可望而
不可卽𣊬飢之懷何可輸言年兄嘯傲鑑湖蕩漾之
間花開命酒月皎携琴爲樂已傍列年伯母純和乎
錫驩然安鍾鼎之奉乎弱水崑崙去此非遠惟是聖
明側席鈞軸需賢鄭仙楚畹兩兄托弟致言望淵源
之出甚切不日將沛直指之綸破幽厓之蔀矣弟才
匪世資久就懶慢朱滄修先生旬宣秦中絕不相聞
謬加推舉恩命忽及驚愧無所措毋論才非民社萬
難仰承且先子尚在淺土家慈年來善病煢然一子
安忍絕裾按臺巡畢年兄定得把晤幸爲道弟至情
懇述留養則母子依依胥戴鴻造不淺烏私迫切千
萬禱

致倪鴻寶侍讀

癸酉冬長安接台輝今獲稀覯易矣言念德意耿耿
不能忘珂從過西湖萍蹤無恒遂成疏節年翁啓沃
之烈風著平章之暑日宏用人惟舊簡自帝心枚卜
吉從直且晚聞事矣世堯息影臺蕩以候公車舍妹
婿錢邵伯相邀入閩嶺峻溪迴閱歷蔚狀北至而知
宦路欲險更彼過之妹婿競官守不敢少踰閩人
王素所見諒不意撫軍新蒞忽有爲之緘倉猝恐先

人難免成心年翁能推薄分賜之援于予倘陡游之
厌可然先張之弧游脫高厚之恩世世以之矣

寄錢塘白庵師

逖違仍墻數稔於此不獨衣衣仍吼卯亦候桃
俱躁清夜自思濶器之萃擢髮莫數矣愧以庸瑣
之流受知夫子暨林張兩師在三深恩愧未克副領
表師建牙敞地林師闔浙往還循得厲行變立時荷
群耳之籌獨師鑾醉榮竊逝騁龍弄鳳翱翰林泉觴
酒風徒令神遊台使遠辱寄什無量覽沐啟東長
跽讀之何師臺不為予雲之慮而慰誨殷勤更諭最
誨也既感且懸旋復自慰方今中外孔棘瀾愁羔安
老師主盟清江碧嶂之間查管者述盤輿看山高風
曠懷益靖飾能彭鏘共百一况師母夫人眉案相莊
吉慶共履三世兄飛鳴朔蒙旦暮雲霄兼靖飾所不
能兼不尤千古僅見乎覽揆在近擬訂局門二三子
旅進萬年之觴乃郝世培將母郊居陳渭璜羊羽源
因心仕路金君啓滌而請假且使者遊行未能留矣
尚有欲狀　甲戌入都驚聞先子病狀跟蹌歸來不
及與試三載苦塊至今甫得什服雖下帷山中紬理
舊業素麻善病兼多酬應之擾放浪津梁未知安在
近刻二冊呈教惟師莞丹鉛之幸甚

與胡彥遠　李人龍劍城

僻處山阿聞諸濱有彥遠胡長公考覽輯於千仞之
上而不與世共步履時於道闇相對即細訪高蹤道
闇曰此不可得而疏也不意流離患難中與定山共
晨夕或晤談一室或尋跡窮崖無日不仰止彥遠定
山曰此不可得而親也不可得疏不可得親皆足以
見彥遠而不可以盡彥遠也懷企乃三年之久而欣
逢在一席之談夢想冏圖苑之巔而飯依值棲水之
側親炙道範眞可以容千人萬人又如不見一人是
日正欲長跪請教酒後滌倒又迫于武林之役不敢
驚長者之卧悵悵而去徒令孺子望圯上而嘆息也
康山雖小小丘巒然古之君子每隱寓於斯倘盟兄
不我遺棄一泉一石得偏高賢指顧清淡流光孤峰
發彩矣郎不才如悰請築特室以聽玄言便中附訂

與孫侍御

孫聞大拜烏臺北向在鮮蓋身垣重地耳目世寄以名公倬犖磊然司糾察之任万岳訂對氣象而况至人作用譬之央鈞魚腸火化木冶已久徐而出之匪斬犀兕水截蛟龍有固然耳敬抗首竊見矣之

與李本寧

比諗由陝入晉大是快事長鋏大劍翁何所不可第醍醐氊裘之鄉諸寵姬不耐耳嚴君平蘄州有九涉其人計翁踪履所至于吳於越於蜀于洛于秦于晉幾半宇內昔馬遷之文浮湘轉勝杜陵之詩入夔冷□□□得之蓬窗葦牖之間與險阻艱難之日爲若翁躬際太平又親以宦轍臨之文章詞賦卓越千古豈偶然哉使至拜命之辱極感雅念此行食棗而甘齒頰餘貴幸分以相啖

與尹中丞

足下持節在里縫繼諸故人日置酒高會又皆分俸以恤貧者諸故人大喜過望相如之歸成都買臣之還會稽其爲榮快無踰于此者其間一衣帶木獨阻聞言發思如結側聽軒車將發前途一介祗送前

薊州天下精兵處也郵吏治文書幕府上首功不無事矣性強飭自愛

與陶丞尉

兩生來說木人花鳥之喻不覺絕倒此二美眞天下奇麗一時並出無論黛眉餘瀟灑墨成雲題葉新詞樂府爭艷而齲齒一笑回眸洗人我莊司空見慣未免銷魂動魄合眼老僧定不忘隔壁欸聲也秋水碧色芙蕖正開今日艤擢湖湄同台翁過訪北山似可邀天坐中如南山即掀簾一見可矣昨賦詩甚佳而□□不畏與舍弟聊一效翟傳先生拂廄

招李太僕

家有青衣一隊能爲杳渺之音仁翁試過蕭齋銜杯而聽之不敢費公錦纏頭但賦一詩見贈足矣

與胥

聞有荊南訪舊之行將迎者致敬有加耶抑執羔鴈先之也足下清年美質雅度冲襟鴻騫鳳翥天啓之矣所企揔絕紛華益加陶鑄終先公未究之志嗣不佞相求之雅世故有耕而穫者未有鹵莽滅裂而得

者足下高明。自能早辨。魯待不依之數歟。

與王賜菴　汪 煉南

敝同年曾生東白。文章意氣。久爲吾黨冠。兒入都時。謂詩道及德意。口碑不忘。時以數奇不偶。鎩羽南還。弟身非庠詣。建送丘爲刺。刺此懷耳端交集。然幸託仁人宇下。獲所依歸。望老父母時進而教誨之。不啻弟親承聆咳矣。

與王又韓　周 損 逸害

發婦劉氏爲八甲里役。其招求批。無所希倖。祇緣里[illegible]其父子繼歿。其家亦係發婦董事。劉發恐彼年弱不力。役爲所累。不如己之老健。堪持門戶也。故願與之分認戶役。本發刻下營葬其夫。偪弟充葬師行。卿已大嚼其家。何日矣。今以此相委。欲以老父臺之輪壘卜。形家之寅抒卯發耳。附陳以博一笑。

謝友　韓 敬 求仲

新兒甫四月。便黠慧異常。兒皆稱嘉庇也。屯拜之錫。度週歲時。便可著爲繞膝行矣。謝謝。

[illegible]

施遂辰 [illegible]

來永得悟栁花下。殊快素懷。貽拜佳什二律。將是真名家高妄。字字傳神。如此作看花詩。若遠若近。深得少陵波瀾老成之意。堪爲此花冠絶。不但在是會鬯創舊輩也。弟不敢追和。聊成十數韻。亦告人避俗踪之書而歸。學迦耳。正足爲知己一笑。

與王子嚴　再見　曹 胤昌 石霞　三首

發緣猶矜。霜紅如潑。道人日出谷口。望仙馭飛來。忽接來章。輙使猿鶴齊聲。寫無好主。雖粗山醜水。不足辱靈運登躡。而咫尺洪崖。拍肩無計。亦未免乘心之離逖矣。老社臺得無與徐野老因浪園一步地。稍滅風流耶。寄蘭兄札中。有俚言一聯。露上台覽。或回心枉轡。爲十日追桓。未可知也。望之望之。佳什非凉高妙。爽激脫于自然。胎以元聲。吐爲絶調。南徐小阮。備極誦揚。弟無容置喙。必欲以九魂之音。編領鍾呂。則社翁先生同野老兄過濮湄之泉。乃不知從何來。今隔屏寄聲。問遠欲死。何序之有。焉原稍悟。迺以聽下回。中秋詠和兩律。呈笑山居無扇。答遣從買之郡中。報蘭之章。話而不賦。爲我問蘭公十二郎契潤相思。

那得作如此冒頭六朝文字檄來浪裡罰以百斗
兄不見顧則亦遂據草報不盡

答徐蘭生

襄者翦秋湖于江南無恙約姻指腹商懇分山潤日
暮別耳何圖漏室破舟不可收拾苦天海浪見及餘
波戊巳之年遂瀕九死頗聞道嚴祥安幅巾草履陶
情山水間雖黃生南畝飴餉無人而避世墻東和光
足老高吟鐵馬亂雨楸枰亦復何減佛頭風致而弟
乃從大小招魂再聚五體覩道兒多轉一胎劫來然

予山哀怨之章尚是觸眼酸心非封肝割骨之痛也
年來梁哀夏甫土室藏影其中雙目不見日月自分
委形待盡退床當酬之樂臨歧兒女之盟留此一片
癡腸待他生發付不意瑤函半天而下把讀驚喜繼
之以泣又入署貽子嚴祉翁鶴影霽心引人道妙備
問吉祉殊慰積思獨淚團紅葉放津燒山于翁慈貫
歸舟齊來一看爲悵悵耳各秋太白東坡聯袂來集
詩賦之大指照無生教弟觀忍蒲團日尋種子語多
與祕諦亦證奇始信六合之外別有天地非我能解

生描摹所到貴鄉海波尚飛巫山雨色覺袖難開何
嘗一葉飛來入石舫虹廬乎仙歸佛宇必埋庾信哀
絃似鷓鴣春怨爲鐵脊梁所矣王又韓父妙慧業文
人現救苦大士身弟衆殺中感獨憐之唯其恒居推
獎吾兄如元直之擬臥龍然丁酉江舲春漲制明聖
湖殘桃敗柳來慰其風雨之思何爲不可也王句虹
社兄病滯選壽三日夜別去到今引爲西陵之恨子
嚴兄道心佛緣獨不肯一遊山弟嘗有詩云無客獨
能尋鳥件幾人眞爲看山來失之於兩王子者將欲

取償於吾兄曾不識五更將散之筵尚有十二年老
朋講坐死期否道隱僧乎僧則鉢鉢何必不楚魏美
累盡氣清弟便拈瓣香望兩高事之吾輩文章性命
道請之妙正如馬跡蛛絲若斷若續獨深望吾子來
相斯夕者誠恐江令筆花結果不得丁丁雨落恰有
一着下不來時故以尖筆奉進彼二士則何間然予
嚴署中一展覩徒出其詩索序始稍以文字如故我
非今我也且于泉石抑何落落徐野君詩文祭酒是
君家物乎籠樊二年而乃一見又橫江飛去矣良友

排矜共難如此所望于後流者又安可必耶借領成
一詩奉笑採股刺刺援觚匆匆未遑楚澀蕪言先寄
為壽

答賀公調　馮承龍六錫

弟與年臺舉同籍而仕同方偶有天幸在年臺以異
才治小邑日惟栽花鳴琴事自就理錫弟百爾棘手
靡一善狀近復遭燹倏之變一榻之外滿目丘墟靡
知所處年兄其何以策我乎徐生文藻蔚然知為九
方阜所致定久矣科試尚遠頃季考之役已拔冥前
茅稍為之地卓生尚未獲識荊請以異日終不令交
臂而失之也

答阮霞輿吏部　再見陳紹英

師家孟公好客尊家步兵好飲使卿孟相遇當無投
轄之煩弟荒蕪塾味徒羨軒騎耳馬金疲分自仙曹
吏為郎重徐李漢桃天下無多求者謝謝

東滸吉悟

腹心病深我崇股體安得動搖無慧明日援兵發舟
矣安步徐行之而歎所語于匡救設世事大抵如此
資安所利賴耶歲事云非得取椒花共觴太平便命
齊含鼓掌象何意我生便作此語可長嘆也

答林若撫

場屋老矣久厭之後涉筆反如試羅兵承華命非敢
自遠弟科跼散人役列滞梵相宇中自顧不頃不得
不卻走耳大刻領教容謝

謝劉認菴相公

某以覺下之質猥蒙師相青黃五達之衢忘其駑下
皆藉佑樂一顧也秋風颯發每思奮翮以報品題而
炊熟夢迴依然故我因念古人感泣於遇窮寄愁於
報罷亦以慚負賞音不盡為踏蹬計耳郭章卿品藻
高卓初以試事介逐微且失意避人于塡當前坐失
把把數也何如敬綠返棹附候道履兼謝嚇頒

答張泠石

越關津數十里許與講舸相值咫尺咫閒枚穿銜激蕩
然兼葭秋水之思副河山邈綿日月迅馳花明鶯老
一別兩期每㭊外蔭舟橋前櫃板高風可掘落月在
梁顧漢不才屢附長槳明時泉石錮於青育文章今

其光焰朽株槃木孰爲之容能適於用翁盤潜神虚
白之室爭眞太玄之門與時無心惟古是好獨如世
需仁賢湯飢飢食皆學術足以撐決天地之根蹈綸
足以補助時勢之缺而猶謂莊荃自守其䀝聽之遠
辱眷施未知所報深秋挹𩑹虔布素悃未盡

答潘藻生

弟鹿鹿拮据既以世上緣槃不能謝復爲衰血小熱
彼巳都不肯釋遂終日從塵沙涉淖中直沉到底青
鄉事達白髮日新此往不知所税遂決意乞一官營
江黃野蔓聊就花賞終春秋耳頃緣話別問渡雪天
期迫務忙信宿遄返遙盼台光五雲競爽乃辱下詢
誤今話舊誼重情深佩之以行江淮間秖可從星宿
載高深也

謝柴延喜親家

弟以三之日辭廣陵放舟不經故道託䑸長風盡脫
外湖之險九日艤舟清源上流爲驩雖娌僕數人致
不堪問茶𦵔也副精河伯效靈難片月倒流沙頒柳
碧而布帆無恙茲抱如浣入口以往遍皆水岡嶼川

鏡裡檣壁樹頗長作經川莫測津岸止敗葉蒹葭出
没舟際而巳弟南北問渡者屢無此詫觀竊計何以
方物老觀翁汪洋之度湛深之澤仰摸以詠以游式
歌且雖者庶幾焉耳別怨雨旬秋且燕令未知僕輩
刈穫何似然畜獄峙而衆山皆俯江河湖澗百川自
下揆於理勢應無負德意者第尚任畚鍤於他人之
田不得不以心計代手足耳路抵夏鎮草勤布謝語
云去滋遠戴滋深政此日情事也

東江骨肉

弟三十無自然之靈兩髩有相欺之色決計托後學
以千里携家十指裝橇半年望國門投世閱長安監
背近可捫矣米粲價筍虛爲典閥所稽不攜頻所以
導之先令小力徼請話澗年來問徑山下嬍泥首面
承未敢絮絮因風也

東顧定水

廣陵以北大㳇稽天時見柳梢出没波際舟如芥
容與水晶宮中差無龍負不至玉色無礙翠茲已歌
天津橋上之亭濤烟若在耳後彩酒杯茶瓮來得出

放能不近市囂一几一榻俊光雲氣時來座間者[illegible]
況爲我卜之弟即跨蹇驢問徑矣不更爽[illegible]

與柴嘉定　　劉鴻訓寄岳

千載之後無由見蔫雅川王爵爲何如人乃有風神
縹緲音節琳球加柴使君其人者何不可飛鳧日邊
燒丹勾漏予自粵江上片縷纖雲弟每一懷及仙仙
欲攀與李小蓬楊倒孩用王雒諸公淮津道之如出
一舌年兄眞不食烟火者哉人既入抄區區吏事不
閎河知況自嘐城來者藉藉頌音幾案朝神之耳弟
愉快又當何如小詩寄政乞點削之臨緘耿耿

其二

劉生携手教來久稽奉答然非付劉生持歸慮其無
以塞命亦劉生意也海上仙人時時藉楊枝霑麗膏
露治積陰符與日俱懋矣嚮來寄安元旭書無不爲
年兄推轂者年兄何借亦野人有淵邪人自輸之耳
往所乞佘竹箋肯見遺否

其三

薊門定海之間有年兄在弟得時分佘竹之所[illegible]

中有鬼遊之不去亦須勉作塗鴉但未敢悔年兄一
笑耳手教厲我肫另輙染一箋求政年兄弟爲我翬
斧其詞無論其筆法可也

謝天部范滌公惠試恭詩紀　　郭　亮

古人讀書於蕭瑟崢嶸處每有會人大蕭瑟與崢嶸
合言可以悟道可以証品今乃于兄翁見之每見兄
翁臨當世之事一意擔當絕無怯惜意其詩當付鐵
綽板唱大江東去乃亥和春雅一本自然賦詠若彼
寄托若此是眞蕭瑟崢嶸者哉一再諷讀積精蓄思
一朝自至并其境地俱泯所謂海上之游山川林木
羣陽卵至寂寞窅冥先生將移我情品骨道力又僅
詩情已乎

寄繆湘芷同年　　高世泰

毫師兄來何幸華翰注存至以敝帚業見訪也應命
之書忘其鄙拙乃因得起居嘉祉君虞子之丞衆靖
節之樂伯玉方在知非夫子自許知命年翁其奚從
乎毫師兄盛稱年翁端居讀書[illegible]不悉所讀何書只
目獨不喜讀佛書噫是仰窺年翁之卓識達尚不隨

世俗爲流轉矣弟見夫侘傺亡聊之輩多爲言出□夫既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安所托而逃焉此固無如世何者也乃若世之所超我之所避世之所棄我之所取則又世莫如我何者也獨居無局是何學乎非羲文周孔四聖人日與相對吾誰與歸故于兩年來爍立課格日玩一占測而復始誓將終老不知年翁僅以教之拙刻六種奉博捐掌笑其多事矣其不經俱于是乎在臨風悯然

復柴振華兵道　　鄭以偉　方水

都下掘衣時聆扇玉之誨一行入山遂爲萍梗桃花流遠瞻望雲山無從問雁秖煩頒注已耳門下文武殿邦斗山繫望道宜超而直上塗乃取于斜飛至淮揚之擢公論始爲一伸然舳艫銜尾夙夜轉輸今歲之饑獨先非門下拚茶拮据何以弭此生甲前淺俗丙尾瑣離歲月已如下坂之輪衰病使人深秋之葉歷流乞歸未蒙見俞松風之夢常在叢菊之懷未忘豈能如台翁所策耶倘得遂初福州恭訪武能滌□現花之側未可知耳伻旋率勒伏祈諒鑒忠□

聖明南顧

寄卓澹巖　　姚玄燦　留含

閩警以來北五閩月所在竊發引領王師有如傳渴然今昔殊異其實賊即是民有驅之使然者也撫勦得宜一良守令事耳壽用極極赴壯者爲上策以委肯爲便鉄久懸而京都未删五月京兆但知梳櫛自肥求其精盗安民亦可訓不諳時務者矣年臺讀秘之暇留心時政亦肯取窮民肝膈之隱致之當事否耶

寄卓辛彝　　關鍵　六玲

古來神物之興類能雲雨天下利澤四海年翁不忘故鄉民生豈非太平有期而倒懸可立振耶語云上有稷契則下遂巢繇鄙人得以安覽松風皆故人君房之賜也愚膝無補山海獨念芸閣之典章保無殘闕鼎湖之記注有待綴成此二事非子升自命者不任余年翁其誰長安諸知己不及將通尺素見時悉爲道意近狀無事襆陳惟言臣朔饑欲死而已札颯兩來尚惟珍重

與汪羽六　趙芬

呂姬若金室麗妃旋宮伏女不納之藻扇離帳而令幽夢芳魂狠藉于敗薪之上有肉者均爲分痛仁丈以一矢下情城置之歌臺舞榭之側貢爲陰德庫獨風流

復友

龍女欲來宜有風鬟雨鬢但使裙拖湘水襪染香塵著甚風景催粧詩雖無當大雅但自落無玉樓金屋鵲鴛鳳臺等字差免俗耳惟吾兄點定

致金比部

薝漿梅釀耶破曉寒乃伴以剞刻恐不足當下酒物也奈何

答嗣祉

弟雖不肖乃上帝戲臣非若章奏客也請繳此做昔崔儦謂登我堂者必讀遍五千卷使嫌不妒讀書則崔氏之堂非目不識丁者不內矣聲應氣求理有固然無足怪者

復黃少室　錢遡　道民

水仙蘇杭有厭本乃蒜葱耳花香不減茅蔡不甚甜白門此種絕佳弟愛逾此君仁兄見贈極爲知心深水仙詩惟徐文長一絕最奇謂當以爲報夫有花如此自宜與梅蘭共契乃雜虻九錫竟使與鄭躅比肩弟甚寃之敢質之仁兄不卜以弟爲知言否

寄金伯維

去年初夏托僧潭空以書軸奉寄至今聞復丕訊之則云浮沉矣邇來府俗假慕清事拾得塗鴉一幅敝高懸淨室中豈以詩翫軒銘胃作維摩室記耶令重

錄一遍專力賷似倘無當名園則不如潭空藏拙之爲愈也

答汪季良

榜字無當大觀覥顏書上弟于此道欠工不過托名爲游食計耳譬之乞兒唱蓮花落爲生計正不論歌之工拙也若謂銳意臨池欲希前哲則誑人可欺能欺足下乎

與韓季若

飲餞爲婚古之人有行之者王敦之于阮修也[illegible]

皆名士慕義故爭輸恐後今之名義何在尚望此手
荆布自是美談凡有女者亦何妨練裳布被以遣但
知蕎夫子非長貧便有理會耳

復朱無瑕女史

花如美人詩如名花芬烈撲脥益助春嬌羨服羨服
楊小玉出自蘭皋蕙畝自解吐芳嘖嘖然不意其工
于藻句若此別詩字字血淚幾成妃子紅冰使有心
人見之寧令鳳臺久寂鸞閣長扃耶

寄都門社友　祝世培嘉植

入燕之舉彼此勸駕者五年無縮地之術有登天之
難兄乃先著祖鞭翩翩而往才既云高足亦爲捷矣
弟以半生滄忽坐失太平甫咏出門輒憂荒亂諸親
知數言殷切極體行藏弟自籌之吉星在度到處洞
天遭值其枯淪海亦竭有絕裾而往耳

寄陳亮工　沈鼎新自玉　三首

羽南歸備述周亭隹勝盤飧芬郁令人西向涎流不
知何川作倒峽雖故事羽南文采風華卓有鶱雲之
氣試目個病而羽差弱恐圖南之不前自非假其羽
翰何能振拔東鄰自媒嫫慚乃笑故不惜費手之力

答一生上人

夙卯草草書去若欲北爲梨香鉢非自聚恆河沙不
可也夫羨福者修福羨慧者修慧僕所交者皆以多
福多慧自命知操何修乎間有好修有願無力尚須
上人載之大願船也

與吳球峯

聞先生前賞徐郎傳三復不置今徐某卽其人也予
傳則賞予人則棄不幾葉公之好龍耶一笑

與凝叔　葉承圻葛莊　二首

比日惘惘殊甚不自識其何解歸程已促而友朋山
水到處難忘兄誼篤同氣如吾兄者乎弟向負廓落
以爲四海諸公朝夕其處何有往來今此依依頗爲
腐生詞謔于情誠未得所窮也別巳兼旬若撰當復
盈尺前所垂教弟已瀏覽數晨夕不能遽釋大抵天
資高朗而以讀書積氣氣或浮而難鎮及其醇也然
後肆焉故旁見側出皆吾才分所餘而不欲人受之
易求作文于凝叔猶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弟望羗

莫及矣年且差長而師心竊脉如涉樵途觀吾疑紛則翔翁尉青浩落無際歎羨之餘垂頭袍愧猶幸殘叔不爽時提誨之然事事不如人至弟而極非罪應制舉業也今礱選尊製七篇錄測無當尚祈正之但為鼠曳者半著中受鼠害最劇官爽所不能加萬惟見宥寒暖不時山居尤宜珍攝兒體清羸弟每係念因鄙言加慎慰藉何如

與韋伯

行期已迫無任驚痛悠思一面千萬委曲圖之或吾見竟懇家君入署一見不則託青藜轉致此真一刻千金之時當面失之別後相思亦何益也佇望良圖不勝哀禱

與繆湘芷　洪吉臣　龔之

佳咏奇快兩絕可驚風雨泣鬼神又不止芙蓉泣露香蘭笑矣容購箋索書王李哲菱鍾譚虎盛得吾見振起斯文哉眉天半大海迴瀾于今復見何快如之

答朱相公　朱　名

不孝素無貲可以聚書故鄴架之貧非于[illegible]

手錄數種恐厨鄴架藥樹耳秋間造謁或挈籃以從

寄李笠翁　胡日新　天又

僕浪游人間竟不知如此世界尚有笠翁其人為騷雅文壇搾持傾把其賦長卿也其史司馬也其怨三閭也其曠漆園也其高太白也其諧曼倩也其真耶龍耶笠翁耶眉崑崙而足淵渟硯酒波而筆搖岳笠翁果何人安能不顛倒予以神魂驅馳我以夢寐乎今先生固不乏執卵之士然先生床側又烏可無胡子其人哉當先生擁書把酒兼漢鞭秦醉嘯兩峰之巔酣卧六橋之側是時僕或岸幘而歌或曳裾而起或出莊語或出痴語狂語亦古亦今非依非儒之語喃舞乎先生之旁以為文心筆興之起予如君武之于少陵昌黎之于張籍百穀之于受碩文長之于宗道若是則烏可一日無胡子其人于先生之座右乎哉灞陵藥客支杖板橋欲渺無從秣江六戶矣長風時至尚惠我以好音

與方去羽　馬文燦　含英

憶余初入靈山即得讀文吾兒一見忘形快談終日

勝㮨賞奇之外，凡冷泉松澗鬱嶺楓酣，我兩人未免不相對怡悅，迴貯幽興，惟恐功名迫人。如是者十載。弟別谿山靈鷲諸勝，獨爲兄有，又十餘年，而陵谷變矣。彼此音問遂疎，久之途過，始知吾兄已經解脫，果名士風流，竟爲散聖安禪，即令人可羨而不可及。近訊令親，知吾兄又於語深設絳，賢者固不可測。弟即欲買棹相探，而適有武夷之行，歸來約在湖吟菊笑時，當躬叩禪扉，抵掌話淵，且悉九曲諸勝，爲吾兄數日清供也。

寄表弟卓太史　沈宗壇 鶴舲

序手教注存骨肉之情，知己之感，使人佩詠無既。自念一生迂拙，兼以賦命不猶人，所云流我必不轉人，所亦央我必滕。革年來盜寇縱橫，一身多難，故肯帶一氈，遲疑未得，非敢自外嘘植也。表弟續予淸時榮問，休暢咳吐，意指之微，可憐懞寒，末由從此躬耕力食，爲太平之民，無非天上貴人之賜矣。若夫造福鄉邦，行其所是，此正賢者盡力時，弟惟有加額而已。但太平指日，玉堂之夔蜚酣，恐予舍之懷亦動，何日懵谿故岡，使賤兄弟仗庇松風，或可披帷一話。茲因習便附此數行，世法寒暄，都忘簡率。

與總憲　再貝錢　春梅谷

余同老爲先君大座師，而詩訓其孫也；余老爲大座師，而敬藏其子也。不約借來，而俱有求於閣下，豈非以翁臺必厚其舊僚，而弟自不能薄諸世講乎？適已而陳令導之使前，幸垂青照。不盡。

尺牘初徵八卷目次

尺牘初徵卷之八

湖上笠翁李漁

釋道忞　玉首

復白雲鹿門禪師

六十不造屋七十不造衣此方內常語耳若夫出格而遊方之外如趙州八十猶行腳寶掌千歲走支那則兒與翁輩不過出幼孩穉而已六十二而造殿蠱雲霄正是其時彼五十稱壽而勞人遠祝不亦笑殺二閩黎哉怛不及走候恕不過督

與元長蔣孝廉

數載阻胡隔越久乖魚雁頃接玉如弟書始知借寓江上闔門俱慶福履如宜忻慰忻慰念自京板蕩來魑魅之覆亾者十而九抑不似揚之埽土盡也民至埽土盡豈非樂深而哀甚者耶於最甚之中無豐德厚福而獲安全焉有是理哉則謂非天之脊居士不可獨公車頓于癸未之役袖忱廿泉淑靈之氣未發越居士耳然貧道邇來覩睹宰宮輩以癸未起家者數矣非其名折則其身敗者有之甚而身名俱敗者亦有之則又安知非天之與居士後爾當

與居士先翁所冀愁明明德以終逆天之麻也耳

步尚艱惟冀順時珍愛

復清海曾太史

一夏貧病交煎苦惱無量幸而宮有瓜棗雲堅節愉明湖差足樂饑耳奘典之嚴雖未有期然各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倏不適哉余較相如病尤渴者敬以來歲春頰爲約

復淨遠禪師

湖山明媚風日和融造託幽玄扣關問故歆最上之高流飫稱心之雅論開聰對古壁移榻就青陰弟于茲時盤怸今夕是何夕矣乃塵纓未脫僊花難留徘徊松徑話別谿橋則又何啻下（不獨無祁門日家且無[illegible]提心）嵩山兮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而已哉次日即趨神道路訪靈兒于梟亭之西塢承翰簡遂不能以時裁答媿惋如何武林谿卩弟已處處誌之矣未審他日再來逞諦桃源路否

復石祁道人

明夷蒙難在昔聖賢莫可彌紀至若山僧又不足言

矣東既之問自是業種五百生前發當事者有成公于我輩哉即有成心愈微風負難逃此我輩學佛之徒明見三世果因而不從達世儒淺天與命之說也如此則尚恐此番償酬不足致有餘欸可畏又焉肎打向別處流轉乎辱念殷殷玉形鄙詠是將不朽山僧也抑山僧何幸小出而大遇哉

復白雲鹿門禪師

歷攷古今弘法嬰難自師子尊者以下無慮數十輩類皆瑰偉權奇生知博達之士豈大川利涉必需善

水舟師而艱險危虞天固不以等流嘗試與夫弟子本碌碌常行乃膺天私篤亦得隨墮其中顧何福要天而幸躡昔賢芳躅哉今見獨為余擴膺致欸者毋以余尤存世俗知見即以世俗所應喧者而喧余乎深荷厚遺更銘雅愛不盡不盡

與全菴進上座

釋通琇 玉林 三首

知掩室面壁甚慰甚慰年來深喜枯冷夏秋之交或當孤筇潛過乎分寥寂也雖行止不可知姑沒言之不盡

與衡書記

某今日趁早凉往草堂辛公即買舟到谿果蓋度旦必林泉林泉又惟幽者為勝耳彥達已回不平遠乞致聲功臣政云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自鶩鶩見吾常來此似為船于菴下誌嘅然振衣千仞岡灌足萬里流庶幾此兩賢乎欲言統俟面悉不一

與竹林山主

聰公輩苦心今又鼓勇出山迺復遇如斯阻隔是不肖終無緣一到竹林也凡事有緣則行無緣則止

終不可彊公再執而不化則余必在千山萬山之外矣

柬汪與可居士

釋正嵒 豁堂 十首

萬林先生當代人文宗望殘臘二十年所僅獲附蔡先簪適歲殘日迫想赴送之事斷無幾幅僞哉難乎其為清白後矣憶公平日趨門者如市其身肯未寒且市化為水況更世難能無改歲寒之色惟肯公一人誠叔世之古人也乃今卜地古蕩卜日戊申營葬以生平自能制節以往更宜以義同人一往赴送則

前代高風復見今日知抱國士之戚者當不以世俗
忘情強與人事也

與李天瞿居士

居士八載之期疾如過隙丈夫一諾豈顧時流方今大道頹瀾異見蜂起實望有力如天老宿者出而吹毛共掃狐窟雪竇二公雖之周旋或亦天與者境以磨道骨不然主者何以自解耶

與法弟獅幢

項聞吾弟別受新條有容膝之安無枵腹之慮以方

盛之年游歷蓋之藏設非大福德人那得此大便宜事於此日漸月漬使及其之齒必且鐘堅仗利可入面受敵即賢聖猶望影而懼況庸輩哉今彼風方熾請稍俟之天定自能勝人則尺蠖之屈未嘗非造物者之所以成神龍也至若邑者回思三十年前所失不知幾許今日徒有臨風美明亦復何益

與吳仲木居士

曩聞尊公北信一時慰然雖過舊習頭起遂不知氣之過激語之太直也雖作近傷時有失風人之旨

多憤俗嫉非道者所宜然世際春秋處士得而言切當燈爐野史可以備遺故斧聲燭影之疑反藉參詳於俗紀界虎投財之閣亦嘗取快于詩人今以人論地故不免刪事無明若觀世論交亦頗賢其情實錄設引外自嫌忍癢不搔以諱自忌隱痛不砭外不敢顯彰君子之善內不敢直據時昔之心此猶喉之着鯁有非賤性所能忍也

與瑞舟師

兩承衝寒過訪皆不及信宿留連殊多未盡放生社

之舉轉業河為慈水已是勝緣更含菱米種蓮香亦復與西方何遠以施微報師之仁壽可同彼佛無盡矣

與聖木師

山中衆首月無虛日不知被甚業風吹散動隔數年徒為高峰白雲所笑兄雖孤寂老窮較我為甚然冷泉無恙勝我多矣凡於對境逢緣處但作知足想不作不足歎便是離憂安穩幢矣

與獨嘯禪師淨照法主

東西所需金銀二泉悶則高發頻則快飲湖山幽勝獨得超然春秋霽靑無日不往自謂此生但爲吾有無端膽作蟲豸打入保社都將此樂全副讓與二老時值院務蝟攻世諦蜂集回望舊遊六如仙凡升謫不免淸夜淒然時發懶公之嘆若非二老在前猶我或落俗漢手中縱不妬殺即當恨殺矣不如二老正在猶草蔭松陰滌塵茗相視而笑日空海宇還爲我留地抑笑我失策那雖然人間淸樂造物大忌居者當自珍惜無太狼藉似我致貽後車之戒此浪子悔客之熱腸幸勿疑我之不實也別久書此以代捧腹

與吳巽之

比見近作益古雅精出自是必傳之業奈世俗悠悠雖交滿海內曾未有爲老居士計此敢望司徒以金藥惠我侯有微緣當與知己謀爲公壽即未能盡付衆人至心血所鍾必不忍置之可惜也歎十年道誼除卻已身大事餘習未忘僅此一項耳望無虛所往萬萬

與心衡法師

遊者指點泉百歲食粥可益三峰之腹則果而十方之腹則枵矣雖藉此城之力得感香界之施然剩王之肉塡客之饞即寬心了不可得亦何以自安執事諸公衆大居士皆藉道重百耳同音幾於靈山一會重見今日琶鼓相逢殊足千古幸爲一一道謝

與吳子厚居士

今冬南園雖幸小稔然償負一空甚於大祲況江陰屬歷陽侯接踵爲虐則珠視其粒素封猶然況寧甫居士以計口課入之家竟減一壯夫歲食以供禪旅此雖子厚孝長兩居士作緣有自然非此老道骨宿深安能施越常情有若是耶神契之交不敢泛形齒頰惟此老默然相喻于不言耳

復王東里居士

釋明方　石雨

下雪峰滿擬走候道履奈隨緣轉旋覽古汀淹灊山水曾以數行遣徒代訊復爲永安路由至今覓便無郵每念華林把臂若非老居士打開格則豹又焉能令貧道肆口恣心橫拈倒弄爲作家相見也呵呵冬制正結建寧之普明而冷瞻友道至捧讀翰招住持

三平不勝踴躍忝先一日爲琥陽蠡峰邀往來文字
命而至然積想未消終嘗向百六滌盪與老韓覿面
相見不須向侍者處尋消問息也偶爾伴居草草不
宜

寄曹秋岳居士　釋道盛 覺浪

衲前在龍淵寘塔正當擊木尋珠聚沙稱佛之時而
高軒偕棻翁屢顧如春風吹卉花鳥遑機自應有冷
眼俊心觸發天分者得非主賓酬唱之妙寄哉錢牧
老數會省中以悲大師全集屬爲序極稱粵中幸大

護法得傳寫正本來江南校梓使法乳流通則曹溪
肉祖儼然未壞也文節師來乃知至孝格心得見親
啓手足此靈源以逝者如斯所讀之萬卷昔今在何
處父子間當有不昧者惜此薪傳之盡則何能徐師
川之獨入燈林哉特述懲詩聊表微意嘉禾拙錄幷
塵慧眼或笑故紙有時亦堪合藥也

復大中丞益城姚居士　釋通容 費隱

令弟向在金粟每稱諸台臺胸藏二酉道佩三車儒
雅風流興於陶謝即世離世火裏清蓮處塵出塵汚

中白玉私欲一覩光顏未能如願也不意今秋其地
太白峰拆開崇德寺使其剃髮入盆廻避不得自此
擔笋拔耙何日能脫身總伏承玉章煥煥佳何琳琳
觸人心目神御蕭然眞風何月消之恢詩中有禪哉
但此段機思妙造騰騰躍躍活活潑潑推其原始從
何處發來不可以玄妙解亦不可以有道通於是了
併得去則見當人自古至今從始至終本命元辰安
身立命之處不被一切塵緣文海詩江所浸漬纏是
出情離謂火裏蓮汚中玉而名狀描畫亦令屬飽滿

云耳憶見如此不知高明何以誨山野容也聊步一
偈敬請大教

復劉後如　再見　陳與郊 廣野 七首

前者偶從邸報驚覩尊銜知必有鬼矢焉中之顧道
道遠不及問承手諭殛識所從來嗟嗟與非類者同
宵如蹈蒺藜如近溷廁未有不罹其刺而被其汚者
亦致爾遭爾所幸讜夫見法公論彌彰夫況揭其肺
肝懸之紙上誰不爲見下斷舌何何也計析俞不在
且聰乎全之全之

復樹孝廉

不肖蒙尊公知遇與父與師而三自返海濱一日而不三四領者非人也故承榮問知新拜討沈措為門下喜又甚為門下贈贈者累時已非非見已於妻人不但天下邪雖然當代名臣原不以科第為甲乙交見文貞之遜文敏文定也在世丈力之而已

與沈廣文

仁丈如此渴抱如此碩德而天且以博士酬之抑命邇人頭乎然得名邦嘉予弟雅雍預木衙有舉書之樂而宅有蘭玉之秀亦足暢敘晚懷覘不肖弟豈不一第豈不一官而未路若斯何益耶

柬陳子淵

古今稱不朽者三而僕則謂功德在天地間亦浸久浸微惟立言垂世雖去之千百載一展卷而如聽其言如見其心斯其為不朽最盛僕伏海壖即先生名久矣適得史品一書讀之神王頓安得一見而見十三經解詁半生寢食其間滿露與大願也

謝沈同漁

草木之華倘產先人之嗣蒙長者注意世好從而大之名画名篇觸目盡琳琅珠玉拜賜逾百朋矣謹當什襲藏去為榮先此鳴謝

復羅

自臺下撫綏寧邑不寧捍患弭災桑田滄海樹廟食百世功即一訟牒一征繇必藹藹得民之情恤民之隱問民之有餘不足而左右緩急之慈母不是過故寧之人從黃髮以及齠丱從晃衣裳以至裼博[illegible]無不津津頌焉歌謠之不足繪画之繪画之不足條顯而碑記之之祠之碑乃衆庶意也意本衆庶其舉也即拔山之力不能鼓之而使聚其欲舉也即懲河之辯亦不能說之而使停雖蒙臺下教止之惡得而止之耶且宇下士民或云私乳估翼乃今北則稱李西則茗雪閒士大夫善文者文善画者画爭欲托附不朽宛然足牛部史記也僕一懶措大耳筆研荒澀即不能從檇李茗雪之士大夫其何能御三老子弟之情而不使之一舒也台命惡辱謹力疾頓首以謝

與孫月峰

華上風波遂至此極耶彼有北之大橫流屛奇必蓋遂我皆若將若我皆者惡知從風高吳阿閃縱扉大林豐州瀾之正所以禍之也特我兩人共此衆境而弟不能飲又不能棊輸丈兩籌殊愧殊愧

啓陳楚石

黃洪憲 懋中

弟家食已幾十年杜門掃軌與世無競而寥廓之羽猶來矰弋非不知身遠蹟矣尋用文之而衣垢不忘滌面垢不忘額此亦人情故時有不平之鳴形諸奏牘甕下入乘樞衡牛喘凡問學忍字下有寂鉢之究而不為一伸雪乎前後疏稍呈覽百凡可照雪處毋客鼎言俾癃棄之人亦得潔身而隱無道泉石滄也則拜長者之賜渥矣

答李伯襄

王思任 季重

靈谷協妙寺前淵亦可約唐存憶同往則妙若呂豫石一險奇遊君氣足未行而壯先走李玄著雨纏搖斷下魚往來三山街遊興人下馬是其木等山水之冊着不得也

復青參上人

紫柏憨山皆向上甜鍾聰明大才力者但一為夏日一為冬日不若將藏月川酌而用之然以思意許說老佛原是慈悲婆目者把門低行者上半雖是護語亦覺有味耳

復秦朱明

一字三呼遲不止此讀廣遊則漢晉唐宋騷賦誄贊祭文詩銘等作叶韻者皆在古杪間一轉不可泥求之也切字法惟竺乾等韻不差然亦須有傳授至若常半切可以意會耳大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譬之愛眇二字卒然起者為驚猝惜猝斂而伸之則為不然不肯之辭急呼則為痛辭嗍徵燄則為見女子快活之辭非一端可盡只在唇吻間輕重緩急寫出也

與鼎見論易

太極先陰兩儀枚畫焉知太極之不方兩儀之不墮耶

東旅堂居七

可見釋道忞 木陳

入關河洛之間。有假髮風鬟。振衣物表。楚士見之

悲。解。儒。逢之而泣者。若而人。心嚮往之。尚未詳其造道何如也。既而稍恐其深詣于柴山與然之日。益心許之。不自謂今春竟得把臂西子湖頭。促膝傾倒。亦三生快事。但恨一見不再見。倘張賀深耳。承手教揄揚太甚。貧道自愧聲聞過情。貴編老熟勝冷眼可稱道峰外護。外點雲窓錢允式潘太行薛子蓮呂子隱諸君子。皆承枉顧。能與旅堂有縞紵者。定與貧道有臭味也。敢忘乖違。祇把清光懸樹以俟。

爲荊子與與止大　賀詮（順卷二首）

余不至武陵源。十有五年予森矣。雖過九里十三步街中。亦無所顧。始蘊多佳麗。西湖饒嬌嬌媚態。愈多。使風。益少。弟謂此輩止可與大寢貫共語耳。偶至太平。閱予被滿此世未見。而此心悶然。及相贈于繚緲樓。不四三語。而嘆爲天人不虛也。兩月以來。情真語篤。才艷驚人。弟閱人多矣。或有貌無才。或才高貌劣。未有如子之有才且大。有貌而稱絕者也。所恨造物與子才。不與子福。且經未有之亂。罹生離之慘。每言

使俗子能解不過一方情痛而已

至此。我心如割。以情種而逢至人。其一番悲痛。俗子所能解也。別時忡忡。沿路悲泣。發箬嶺之巔。望子在白雲下。放聲慟哭。不顧左右。嗟乎。千蹤在雜沓中。諒亦同此。次日申刻至新安。尚未將當事者。亦不知究竟何如。三月間能重會否。子爲蕩子所累。吾爲浮名所驅。茲茲南北。正不知天意何如耳。與夫同當春一字。序別而淚隨筆流。文不成句。悵惑之中。苦無所囑。惟子慎醫藥。堅行持戒。氣倘而已。別札未便序及。故再述梗槩。以畢離恨。惟子密而觀之。勿等閒也。

事如許以爲馬

其二

前書憐子。而未詳所以憐子之道。然亦不欲預言所以憐子之道也。弟至新安。晤當事者。恐某某之宛述予之情狀。當事者亦大不勝情。但事關清務。展救爲難。籌之再三。而始以徽州封之旗甲。遍行撤派。益旗甲亦當日損糧之人也。故皆俯首願爲之償。不俟頭會箕斂。而某某便爲完人。但申請之間。少遲何時耳。予夫婦即可溢歸。爲庶爲清門矣。弟恐予之遲久留念。余爲予徙居之費。予可向前山觀。亦道人處取之。

身于戎月念朱日由績溪趨旌德返蕪湖隨便歸余
時欲取予遲之天生是以不得不用忍情予勿以
予為深念

與左崑山　　黃澍 三首

記舊年九月與大將軍會於潯陽也指江為誓左手
把酒杯右手抹兩眼淚如奔溜將三軍之士皆哭君
侯謂澍曰有某在不畀公徒哭 澍再拜謝曰前西征
之期君侯輸指數予曰比今整刷甲士須百日若吾
左右手偏稗惠登相徐勇等以兵會調毛顯文于光

息激劉洪起于汝寧一鼓作氣吾以身先之明年三
月上巳吾與鎬衣解渦陵禮報聖天子甚嘉悅 澍又
再拜謝曰壯哉大將軍其志壯其事艷毋論今聖人
嘉悅宗祊而下皆式靈也今明年見告矣又三月矣
澍昨聞兵蕿曰見民間有賣酒果携陌紙錢如上墳
者敬望皇陵樹綢發而雲煙悽心肝催裂欲從馬上
墜路旁以死縱不能生報帝弍者死為苦忍悵悵然
走承天道乎惠登相徐勇皆不期先後至至皆以勁
旅俱與君侯九月之言大符合 澍昨按其營而喜曰

天也毛顯文投揭願以長鎗手三千援應於小池領
劉洪起之偵者亦云各寨兵可得二萬堪備前驅者
萬人惟所命耳由此觀之是天子之靈使諸路恰然
輻湊以佐將軍成此不世之奇功時哉弗可失也惠
登相沉毅剛健力任大事徐亦驕踔善用兵皆願為
聖朝死弟謂當及其鋒而用之鬪賊之守承天者驕
如野鴞又逆料我兵之不即捨所廳而徑趨安陸吾
誠以全旅方陣而前而合弟年來所關結之義勇擇
副將之有耐心者總之俾各頭目各獻其所長各擇

其地利之要害部署畧定 澍願翼之為君侯清道 澍
標三營留鄭廉一旅以佐雄鎮之守郢者而 澍以余
啓元賈一選二將自隨兵雖無多 澍用之日久自得
相機宜審利害不至狠很也是用屬書于君侯一請
出師之期一請進勦之宜不敢哭也微公不畀我徒
哭之言謹屏氣忍須臾死以待命

又與左崑山　稍節　　黃澍

接來書併移諭未竟繞几大呼曰大將軍於五月朔
出師討賊於承天左右皆歎呼舊年九月江上一哭

有者當矣適左掌科催期之文已至不服另爲啟
以台移移之君侯冠大兵前矛許元戎中權而列湖
與王撫軍爲後勁甚善前謝願從台臺前矛得早望
見陵園樹而喜若後勁則不敢先撫軍而馳以蹈輕
躁之誚伏思副監軍也不敢以巡方規制君察嚴糾
彈之職願得身充行伍知行間之利病與將士之勇
與怯及賊勢之果强果弱亦職內之當然也雖前矛
可逭輕躁之誚惟何撫軍原議君守省會昨移文亦
要索其部以往云奉爲撫臣事關陵寢萬無按兵坐

視省會之理持論甚正而於今日之事機又當細論
也在君侯則以恢陵爲急在何撫軍則以守省會爲
重愚意留撫軍於省不惟我輩無內顧亦藉撫軍推
衙督率司道郡縣俾火藥糧餉源源不絕於者行者
皆從陵寢起見副既無輕躁之誚撫軍又何坐視之
嫌乎先商之君侯酌其進止然後入移何撫軍爲堅
留之議事至要不容再緩也臨楮再拜

訂卓靜巖　俞汝言 右吉

頃此佳辰忍棄故人于旅邸蔓青苜蓿貧家本實

嘗不得燕谷而多費韻少陵除夕之行袒跣呼盧古
人亦復如是豈其鄙此而不尚乎或者菲夜將半過
勞從者則請以卜夜者卜晝何如

答秦泰寧　趙孫梅谷 二首

昔先君與東林爲蘭譃之交先君不敢賁友不肯不
敢背父盟十年前已編管黨人之籍豈亟老復背改
頭換面以冀倖脫乎哉況不比丑刑僅存三柢及於
寬政喜可知也

與王鑑心

大號何減治安而絕無痛哭流涕太息之激尤爲得
體台臺嗣此名齊泰岱不第貴在日月際也可任羨
服謹已絲錄原本奉歸並謝

柬漳存　諸允修 二首

修自慚謭劣徒逐車塵既無金鏡之錄以亦萬年之
觴浸爲逐隊之行而展千里之懷且途事孔亟搜括
無涯入告有心回天無計蓋下不乏佳猷幸惠而示
我同爲地方計又安也

謝張西銘

野樗淩老沉茫復恭久悵霜蟹之及甫敢辭
初度瑤眺肯將而別巳纔之遠望龍門徒有白雲在
天之想耳肅勒謝函莫知所騐

與季天中諫給　　陸雲龍雨侯

天變賠別燕雁翻飛君向白猿僕隨赤霞驚一路老
紅憐紫醬纖作愁城也間憶裝月僕豈見義不勇特
以尊公年局懸車尊堂帷君獨予驪來難遂不欲輕
試不測之淵耳今則雙白在堂何闕空切足下身非
鬼子乃履寒冰土炕茅齋豺狼窺戶當共松濤夜沸

狐嗥馬嘶冷月淒霜照人顏色足下一往壯心不爲
搖奪亦見不逆一爲着思不禁戚戚也雖然虞翻南
海韓愈潮陽古恒有之汨羅之港屈子傷猶乃離騷
一經事足千古足下八叉賦就風具隽才宜弄筆墨
成一家言他日携歸與僕繼讀豈非一快與哉足下
盛氣烈腸故不以兒女語相慰征鴻愿序幸弄一行

謝季詵兮侍御

足下綸綍遍天下不殊讓王伏然諾不侵固一河
東守不伎所以欲執鞭者乙未幸而御李言諧水乳

臭叶芝蘭虛左時闕倩陂不齊雖依樓幸令今魚巾
耶俗爲思還假之羽羽恭不必然聲發而有以爲家
也感且何如至偶原之遠疏欲身代非泥于僕而其
誼不可想耶此尤僕所醉心也僕環艸之心無僕名
言使函杼心暁惟涵照老臨門不嘶臨風一到也

答李蒼木庶常

損書知不忘愚父子也足下終賈之才修翮萬里猶
爾十年乃守天禄巧令君践祖武耳今振履木天矣
調鸚鵡之舌翠蒼頡之書似有不給然退食之餘亦

宜留意經濟文定公相業豈難追續耶小兒過承獎
借悵其不逢務遠有命弟亦不爲介然第三都賦就
皇甫無人予慮久成得意不偶所悵索解人不得耳
天上故人肯一垂手乎此兒腹笥頗弘腕復雋捷能
補三餘之匹成五王之制也風便草草仰答景雲
魏闕何限凝睇

貽沈恭袁侍御

金陵春半梅已空枝惆悵臨岐不堪持贈猶喜干旄
所指堤柳眉舒桃李豔發湖明山秀景色宜人已今

小兒持杯擬酒為平原飲無遽東渡也

與陳次升　失名

叢傳家渭陽于斐滄又聞風徽久矣二十年將森卿交永遂識韓之廟即于午春有幸先生在寓營追隨今見年臺之後信宿山館是時亦未見我季方何綠之聲也頃來湖上風景如昨惟是于期已謝呂安復亡蕭條索寞悲入秋心湖蕩道駕枉臨有失倒屣矣卧病山館遂欲東棹買舟三日不得一片蒲帆詢其故則以大兵巷至雀舫鶩飛無復有停橈待繫者矣

客邸苦于調攝不揣欲奉價于紀綱思借年翁自用筏舫相送一程如不能抵吳門即至嘉禾亦可但須兩隻方可船頭蔽青船尾若洒也然弟計程計力斷不敢彌窄秋少米論米家書畫船背借令俗人倚棲否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為老年翁詠于古矣

復

陳之遲　丈升

之遲仰止高山積年所矣初于帖括中敬羨才華繼于封事中側聞風采所悵盈盈一水阻我登龍而今華蓋文車儼然至止是長房有靈而縮之地也

鳥腸歸屏殷求見皆以他故相左而掃門待剳候與又以貴冗見辭豈黃人紫氣不容無道者接見耶茲以青雀鶩飛致來雲翰寒家自鼎革以後數時長物悉歸烏有陸處無屋舟居無水者十年于茲矣邇來幾構鵠棲不過遠出甬梲桂楸不特不能備亦且無所用之執途人而問焉皆知陳氏無浮家也然以小事重屏台命即日無之亦何難隨假一舟冒為巳有而台臺計工給賃資無虧是以不費之惠而悔不吝之名雖至愚者猶能出此乃細鎊此際一避

則百避豈其復有存者非不欲為徵生高乞醯無可乞耳不若緣情直告猶荷見原然藉杭為泉貨所賤必無久絕舟車之理俟之旦暮必有至者肅此布覆臨緘無任悚恐

答沈英多　失名

聞諱公之訃而謹然臨尊公之喪而愴然以千古之事責之後死而泫然對難骨而幸然良友之有子也小服國拔狀以復前命然不文無以慰孝思柰何

與詹捬南

計陽春稱星照臨矣貧家無絲髮事有子惟仰蒞[illegible]其在諸生者容一造謁謁後非試事不敢以見無事而數數見與見而及他事者弟無此等予今老公祖無此等治民也

答陳似木

汪仁和之使至讀所以繇先德者微孝思矣狀草不肖之責敢日月紛如蝟毛而後死者遂不得與於斯文也獨旦暮未可期耳

與萊陽宋稼廂

王鳳鳴 布山 四首

足下乃以我爲沈玄機耶酒後耳熱未免如鋸之屑遇拂武安今早悔甚然亦是我輩鬚眉語偶儐傳作二句曰好勤悔隨至寡言道所欽不敢斯當與足下共之

柬家明石將軍

項與子京小宋坐隱椅襲中弟已得龍鬚草數莖玉莨符三二合矣吾道兒高卧北窗不去乘却金鼎翅委符于河河魚河魚笑甚弟兼有藥苓一味可以寥之而與黃鶴爰同觀先生勿曰爾非萬事足中陳生

一笑

復景陵談只收

別諱予不覺忽忽秋矣信州城中添却王生一影雖衣冠不偕然心知其非此土信美也正想念間忽見青鳥銜來兼報雙成有主弟此時不覺歌迷香而枕神雞閉門蕩又早不是兄點也坐上諸君子或咏窈窕之章或蔣蓬首之什弟則日月下佯詐足下佯縮此一種佳話已自往因中種之幽蘭在抱唱北宮端正好何必復向淮南友大小山叢以折桂令也曲房中自有博議弟則非將薇露濯我塵襟不敢輕落一筆頃已欲信宿訪西子于湖湄波若耶之溪畔相晤何時相思何已

答友人索書

弟何知書吾兄適有野鶩之好郎間有意之所至亦何能潑墨淋漓接袍狂叫如張顛之濡髮米顛之涉術哉近得一知已如藉茅王先生竟云弟書似吾家推宜自媿然竊自喜足下以佘稗箋紙請遂我足下不節弟妹欲不廉矣此地無不律之佳者惟不能書

故擇之尤堅足下分一二件兼佐以麻腧紫粉小註
州從事侍之翁乃得神仙蕉敢揚瀲泜雲腑中小齡
耳一笑

與王又韓　曹倦圃 秋岳

仙教飄然持裾無計竹祭夜泉要然爲四叔之滿矣
作者暨史函文集詩詞祈領簽假讀翁日焚水沉數
片受用選濤聃瞬間與函湦冰壺不之有異一片輪
囊極知開罪逾涯然楚人方物包茅之貢以表明信
而已伏冀春涵曷勝寅恪

寄卓大史　俞時篤 企□

台翁人侍彤闈翔翔乎一人左右篤聞古之大臣位
彌隆而心彌下凡山林遺逸高亢之士時或稱而道
之以示其意之所嚮翁素陋劣未足以語好學獨行
而六藝之末偏取一得以自好殫精三十餘年雖未
能超軼漢魏而唐宋諸名家亦可彷彿一二竊思司
馬相如文中之傑也苟非同里之人稱道於武皇之
側雖有燄天之淼烏能顯名當世今台翁既爲昭代
公卿而翁又幸附里閈之末倘猶齒牙之惠則拙書
雖小伎亦足邀榮士君子之林矣吾杭褚遂良善書
魏徵薦之文皇詎非前券也哉敬以隋冰一卷獻之
記曹以代長卿子虛之賦

尺牘初徵九卷目次

尺牘初徵卷之九

湖上笠翁李　漁　蒐輯

答劉范董　附見　魏大中孔時

推晉而得台臺則晉重朝端之失台臺也則朝端輕內外輕重之間當事者似猶失其所位置乃日者風靈之所推擊祥麟瑞鳳胥嗁驚弦台臺而在亦必爲羣小所側目矣則先以台臺重晉而稍需之異日以重朝端未可謂天之無意於台臺也

與康味滄

試事在邇法鑒當空桃李在公門矣即無言寧患其不成蹊也而一二親舊不無望不肖爲之先容於左右者其淹滯而食貧者尤甚今具列其名於別楮老父母第就試日之文而高下之稍爲加等以示鼓舞可矣庶材者亦自見其材不以不肖掩也至豚兒學濂尚係初學榜尾厠名已幸萬不敢以不肖故枉其貴以塞寒士之路天日在上無一誑語真切真切

其二

試前嘗以腐語求告老父母矣目者悉願談及求[illegible]

試文過蒙獎拔津津不倦感刻感刻然得無迷嗟之非其玉樹之間耶學語未成翁帽遊張反而自知沐愛逾涯劇露其醜儘其名或反前于孤寒而有文者愚父子於是得罪於州閭鄉黨也詳名送府等次視之使濂兒知淺學之不可倖遊而鼓其進是大有造於濂兒也使縉紳子弟皆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成鼓其進是大有造於天下之爲縉紳子弟也大子弟不問其所諸何如而以父兄故槩覬前列嘗亦太倖矣且縉紳子弟之未能文者而槩爾前列無論非寀士所甘抑何以謝諸縉紳子弟之翩翩而實能文者也

其三

頃連公祖垂顧微露苦心調停之語弟固已深言其不可不可矣事關錢糧一升一勺亦須承旨恐額外之增難倡亦難遵也米色不佳寧易米無踰格數日之力決於須臾百代瞻仰在此一舉真切真切

其四

不謂憂憂乎其難如此其濟則老父母之功下[illegible]

弟之罪知宏羨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也。

與吳玄水

正作書遣价奉候。而台教適至。氣機之動。有天合耶。大范蒙有切責。小范亦無完膚。至伏莽之戎。更歷深念。則弟之爲翁丈勸駕者。尤爲至矣。上天垂象。憂心如惔。數晚前又聞有點兒直東南西北間。不知作何占也。豚兒於此道徒苦三戰三北。鮑子不以爲怯耶。至點鐵之處。俱度金針。更拜教思無極矣。

答顧平湖

善觀花者。於其蓓蕾丰采照映。其氣已干霄而直上乎。復清規於大壞之後。賢者猶戛戛乎難之。而臺下善刀而游肯綮之間。無弗裕如也。即言輕如絮。安得不逢人而說項耶。

與曹允㜸

登堂叩別。日至渭陽歸與。歸與而弟與行。偏此心遂惘如也。二三月間當爲支脈遺聘。其儀一切長息肅呼。不堪伏仗兄慈。從容經畫。至感至感。

答劉無錫

炭首得接芝宇。皎皎風塵。心識之矣。貴座師徵言其槩。此中賢者更道其詳。真一時神駿也。目前小挫。能羈千里耶。

與丞簿尉各父母

僕無以事臺下。惟不敢以半字相干而已矣。出門後。容有依艸附木。以寒家爲辭者。臺下只觀事理當何如。或以數字密問之小兒。更善。小兒自讀書外。不知門外事也。

與宋叔茂

十年慕弟能和。乃秋水同心。敢不自矢耶。別諭惓惓。能忘忘之。利可割割之。其忘之割之。而必不可以忘。必不可以割也。系在交契。敢不臨機老諸公之後。

答韓恭嶽

每親芝宇。如飲醇酎。周規折矩。在汪汪千頃中。所爲望之敬生。即之意消也。不肖推闒無似。正如枯木槎枒。了無生意。吾無媛態。人亦報之白眼。揣分宜然。每借方石讚羨。殷玄度爲後生典型。台臺何以亦有愚不肖於意中。而儼然惠問耶。民生日蹙。悲在倉吏。

望風解綬者若而人郡邑無貪殘之吏而清淨寧一以撫之知飲酎者徧江以西也

答陳則梁

則梁海內奇士遇則梁而不言失人遇則梁而漫言失言辱以棘枳之役見委不敢辭亦復有欲欲之愚思效於高明也四聖人開物成務萃之一易揣為龍浪笑傲之書大宋諸儒覩而未應首肯且則梁序之註之箋之屑之沾沾不置豈為其善謔浪笑傲而已也至二一腔奇憤時露毫端或亦非與世無患之道世

問有幾則梁而不善刀藏之令謗謗者得窺測于左右耶見見輩與則梁交非徒人間酒肉聲氣而已者故效其狂愚亦望有以教之也

答王石門

山以東六郡無尺土一民不受軍興之擾追人淮人無絲毫裨補土著者更若其偏處為難也送往事居拮据征繕安得不喪其樂生之心自非察吏安民綢繆巡行其間早已存存多事矣曹鄆鄒滕紛紛見告事起倉卒勢如拉朽防河護運此為急者招撫解[illegible]

當有微機如純用兵力相角不無玉石俱焚且治術下治古有明訓想民受戮更屬可憫萬一勝負之數與盜共之則所傷更多知門下神算咄嗟定變之下多所生全也

答李四可

方內春春多事矣班行中固不乏人而有其心者或才詘之不逮有其才者或年力之少衰聽履之耳日切一日計門下賞孝端之計以行三朝鼎革幾許危疑神主嘗賜東西交棘門下何能恝然於此即兩尊

人在念而令弟舞珥獨為稚子儒郎門下此駁而前不爆絕禍矣

答吳生

忘當其窮時易濟學當其窮時易精變當其窮時易盡毋以汲汲功名分其時日也拳拳

答黃白安

共處一城中日碌碌馬後塵無片晷之隙一與上下千古此意何窮所教正德初年事非見蘊苦心大用不及此頗共局徵有非正德初武廟微有佚志者今

上聖明也正德初閹人具有智勇爲今外廷自以人所倒柔之彼未知所以自奉也顧其不可急持而當以靜鎮兄臺之見遠矣合外內之道也似業之身更逢搭洛長林豐艸洪食當者久之一肩擔荷惟恐兄臺硬脊梁耳

與鹿乾嶽

諸葛武侯之出師也鞠躬盡瘁而付成敗利鈍於不敢知裴晉公之討蔡也曰賊滅則歸闕有期賊在則朝天無日邇經臣舉動未中欲會言官徵引掣肘之

緣未執其咎而閣樞毅然請易願以身往雖武侯晉公何以加焉顧中亟罷樞外亟罷撫而還朝期于歲終是又舉二公所不敢期者而有其期也犁庭掃穴事未可知閣臣又必非漫然者山海去陵京不千里而近不堪再跌矣全在付託得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有幾斟酌去取仁兄得與其謀伏惟爲社稷慎重求得其人還朝之期稍緩時日弟猿朋儔倡久已見疑需次得差便微鹽匣手飯疏以沒齒矣

答黃復初

平康之世用賢者常用之近多故之秋用賢者常用之遠剔黜之變一動而不可收拾惟向之置人者餘在賢不賢之間也然則今日之遠用台臺者非爲不知台臺矣

與霍賦用

禰中事弟不能知而王述文李尋仲今所號爲賢者也舉而聽之兩賢打蛇得七寸矣

答張紹和

某十年焚棄筆硯倉父面目何堪攜挾西子先生必

再見吳麟徵

欲窺見底裏近於不恕聊錄一首發地下梟且夢之翁無端纂此苦海也餘俟續呈

寄黃撫軍

兩浙邇年顛連狀閱之上者絕少朝廷視其斂于兩浙猶汲水於江海也不知其源已竭矣即如三餉不能遽錮若少弛之以爲守土計亦不錮之錮也老公祖肯昌言之乎徵等當從而和之

與沈菁莪

昨朱葵石過此頃聞年翁近況弟之心身亦愁之

報矣年翁既蔵淮洪之役便于肩背稍輕且間數日水長前路應無他處翁南歸北上總在中秋後郎君吉期自當如命但諸事未備即隱之一犬亦須自嚮萬一南歸不果當如之何此亦翁乞身之一節也東信甚迫柰何

又

留都爲諸賢星聚之地兄翁人倫冠冕提挈其間必有所以壯豐鎬之色式鐘鼓之盛者翁之小草原非本懷蒙上諸公亦非真有彈結相胥桴鼓相應者

過妬人清泉白石耳小臣無控辭例姑往觀之明年此際當返居羊之肆第不識兄翁得長有此秣陵風月否耳僧寮倚南鳥北鴈奇聲爲慰

答熊經略芝岡　三見　姚希孟孟長　九首

昨歲蒙老師手教迄今數月尚無一字𡚒報然師臺所索者誦禱之詞而樂羊之謗書業已盈篋矣天不祐社稷使老師不得行其志偷閑一帶危若累卵摧萬里之長城而又付之它人之手不肯爲此焦辱敝舌非爲老師爲封疆也凡疏揭中必欲剖心以鳴[illegible]之是便覺以君父爲戲爲人分過引咎責躬討[illegible]意篤此孤孽自處之道也即百凡酬答之文稍稍斂其詞鋒斂其筆鋒而劑以溫厚和平斯合於古大臣矣老師未淨很烱先蹈虎尾凡英雄之氣孤憤之心皆著一毫不得正於此處觀𠦪非徒曰象難柔順爲明夷之道也提筆氣咽詞不倫次

致練侍御任渴

憶甲子秋冬間方舟並上抵掌論心已嘆將事之日非慮吾黨之將及矣如老公祖者雖爲群邪所嫉然

不過以難助謝之徜徉故園尚有餘適若翁者不特池魚可憂抑且連雞生縶兩三年間直從刀山劒樹之巔飛越而過耳翁與木菴兄皆以鑠骨之餘別開生面然鉛槧腐儒總是乘雁雙鳧非盛衰所關升喪素節如老公祖者尚猥于啓事屈軼受厭于砂礫神羊見制于封狐天下澄清寧無待耶然赫䑕正中天之時宿蘊無遺例之布玟菜有象彈冠可期什版雖以翁輩作糠粃鋒車終借翁蘂爲簸篩耶因風布訊殊無猊言惟祝旦夕嚴裝以慰海宙之望

答□虎臣

長安棋局祇宜旁觀不宜對手弈固旁觀人而旁觀既久則旁觀之旁觀者誤以為有所指點而竊竊揣摩之固不若拋却楸枰自理樵柯之為快然偷閒看棋觀破無限機關北局終歛手畢竟滿盤俱空楚家漢家蜀黨洛黨皆棋也弈正欲從棋盤街上學出世法非學入世法也仁兄書中之語涉委巳甚與日相對請試爛柯人眼力何如

與李撫臺

不肖惟願人也生平不能作違心語若直道之書亦如有物在胸吐之乃已老公祖入吳而地方享安靜之福使不肖兼衡茅土室得逍遙安枕伊誰賜也至狂瀾之中凝然屹立不獨為上品峻防維而且為國脉關繫重人知其合於河上蓋公之旨而不知實有淮南北海之功故因諸使君之請聊一標揭之不意管蠡之見亦頗有當於高深也老公祖將行矣倘一日未離茲土則風霆雨露或有片時可覓者尚祈留意以終副喁喁之望其敝鄉水利一事度非數月可

歉然有似訟而實急者此類是也有答林公祖一書幾呈台覽或可備入告之一班

與常鎮道吳訥如

邇來縣令之難貴不出於上臺而出於愛憎恩怨之口越俎旁操肆其辣手將置上臺於何地所以敝邑之人爭為吳縣父母中不平之鳴也彼有敝門生吾某性本強項尚以鋤強剪横興利除害為念而人情土俗一切勿問其嚴峻之過誠不容諱而未至草菅民命如暴公子之流也鄉紳之不快者因丈田一事道欲去之猝有延評之推已而知其流傳失真据摭無據旁觀者搤腕稱冤即下石者咋舌謗過然已無及於事矣夫溺冷灰蹤破甑此常情也聞此邦鄉紳猶憾未已恐羅織舉狀展轉相鬭惟老公祖力為護持以全其末路若流言果真弟且首為鳴鼓之攻而無奈描寫沸騰多從得罪巨室始也老公祖試委細察之或更一賢之孫宗伯何如

寄左公子

每於邸中將道家諸世丈時動九原之感至尊公其

不肖謹不滿見君家大小阮髫鬌當年英評尤令人懷明青箱舊業知必能振起之毋徒以其弘碧血照染箕裘也顧望顧業此時正議易名之典極周諸公皆有行略在不佞處而尊公生平事蹟不佞抽之腹笥十僅二三故未能縷述以備掌故便間幸寄示之至屬

與周子將

知兄潛跡空山使剝啄問奇者無從物色聞之甚慰碌碌應酬終無了期非懶刺報謝則載酒邀賓斷送

自己皆奉他人袁石公所謂如妓如奴殆不是過弟不幸稍犯此症而兄更劇然弟不畏人之根而畏人之喜柴門晝閉避客如蛇蝎即以簡佑獲鼻吾輩甘之敢以此方進之於兄兄能劑而服之否也

與于中甫先生

每從二三交知中占候起居知宿疾都可嘗治別墅以次落成尋方檢藥之暇日與魚鳥相親境况之樂可知已然閒居者不能絕蜩沸蛙聲村居者不能斷雞鳴犬吠幸勿以此為耳根之礙自增其中憚若以

天下逝之則與鶴唳猿啼無異昔唐有華獄者論斷春一時朝士僉之坐中聞鶻音流泳而嘆李泌曰此鳥人以為惡若以好音聽之翻覺可喜請飲酒不聞鴞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竟夕不厭先生通來若遠若近鴞聲不絕於耳不知浮幾大白矣書往聊供一笑

與楊濟宸　再見陳汝璧[illegible]

臺下之財策大廷而蜚聲青瑣也海內士人以為閩然而家君子實籍以博知人之明臺下之施于家君

渥矣即不敢討借時亦拜貺與通家之未席丈子藉寵寧有既哉外吏之苦維浙為甚此臺下備嘗所可喜者隨按君讀青衿弟子語多霏微可觀恭當心賞其某某以俟秋風而未知得當與否也嫩散之性罪與日積明公共以牙頰餘馨振起之

與孫月峰

普陀之使至得明公七月書正明公偶小極夐畔橋側披襟當涼風時也未幾有奉常之命知明公[illegible]能常有此樂然論者以為必明公出而後國是可[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事可弛可張也其居九畝之園且兩歲
常有促不肯行者曰老母在堂宜林樾而喜明公在
位踞寇而慶不肯未敢應無論方以內即英簡之楚
如不肯者自是車斗中物明公即愛我安能躁起而
振之乎近聞周二督閫親學夏鄭崑巖佾兵并陸海
內才士蒸蒸輩出恐巖穴中尚多此曹願明公留意
焉天下事非一人可辦明公寬其塗精其選求之名
下索之格外兼而用之異日始無之人之嘆耳

復當道

共六年司理始得開曹是時以台下寵靈赫然在上
絕無毫髮旦語及將母南旋林居三歲寒暑殊風
波條起旦殺于鑠金杼投于慈母異哉誰測樸人引
繩而反象琢輪之斲也左官之後杜門自責何敢尤
人維是臺下晉秉銓衡保持善類凡抱絲粟之才者
靡不彈冠而慶某獨以菲劣廿守林泉之下能無悒
藥征而咕家學乎大人君子恩不替夙交仁不遺小
物儼然垂問其試謂其素無大慝誹非實事橫厲而
使之以効鉛刀之用耶心事表白則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天地大矣亦何敢浩然自縱放長林豐艸耶
負知己以為先大理羞

荅柴延喜兵憲　何如寵

握別以來歲忽行盡幸賜公即具悉征途安穩德門
亨吉甚休甚休令郎神觀益勝一戰而霸必是役也
至僕叨國恩厚而報國之事則無措手愛我者固
當憂陳平之憂而莫孫樂晉參之樂耳冗極疲極不
盡欲言

復汀郡丞沈大竹　趙最

遂使惠存可勝銘戢頃候台旌入省一敘渴悰兼賀
五花之錫也輝老召對之日曾婉轉致喙期清廉
蘭之嫌以修惠芷之好覩其意頗自冰融今果聯對
歎然豈非盛德感人之所致耶

復汀郡丞汪補君

前捧翰教具悉尊旨冗不及答歉疚可知遂使至知
新羅寧謐向非龔黃司化其何能轉佩刀而牛犢之
渤海高聲行列御屏之右矣

使侍御高雲岫

罪者騶輅夙駕不肯䝉入直蘭臺不及祗候郊門丕
今歉豕冢下詢汀鄴術艮敢不具以實對如攜鄴汪
丞上杭羅令皆不服詳其木末以仰副以人事君之
盛心則于里并州萝魂如縈也注以朝屏迎刃之才
飲冰枚薤之節而御之以集木臨谷之心為吳梅谷
先生所極賞此誠足何宜重地寧非師帥為優羅則
夙負文名誓棲枳棘爱乎北犀頒治與人而鄴惄措
倆之間厥功尤著伏祈老年伯樂籠早諸夾袋先收
首借剗光入告我后未必非激揚吏治之一助也

答穆湘翁房師　呂潛

秋雲既杳江花半禿何足來華衰之褒耶在老師循
循善誘而弟子含蓋滋甚矣捧讀佳篇語語深悲字
字真愛不禁旅魂之暗傷也即當什襲藏之時時披
對一瓣香可以朝夕矣

又

湖頭雪光耀日風景良佳惜以愁腸對之翻成苦狀
惟有蒙頭被中學袁生高臥寧復効灞陵驢背作長
吟也

致柴振華同年　錢奐坤啓

濟舟過淮往以五月為期今四月悉渡淮門此從來
僅見測成勞者以年翁為最總漕一啓特順風之呼
耳令郎年丈粹清宏才杳曹沐之劍濟孟明之舟必
且樹幟南宮看五色雲爍爍天際也式穀蓮生道年
翁猶子之愛甚篤弟以多病乞身獲遂所請數卷殘
書一條布被以此來即以此去誠無所黍獨遇此不
世出之主騎年伴食未効涓埃術省不能無愧耳

答周尚寶　馮琦　八月首[illegible]

向讀門下一二封事私心甚壯之以為通達類賈太
傅雙直類汲長孺不佞即為執鞭所欣慕也丈夫意
氣萬里比鄰豈必拔塵而游乃稱平生驥哉客歲棲
遲文之役七澤之材不可勝收而不佞形過鑑窮垂為
大國觀笑獨得一二國士如令姪比者私以自快耳
方將因令侄以交于門下乃尺書未發而尊翰儼然
臨之且讀且作且以未先施為媿及閱所著于書
超遠者當在柱下史關令尹之間非徒懸書國門一
字千金而已置之几案間永以為寶

答麻老師

老師雅抱匪躬高標振俗琴鶴之風切劘欲仰而省垣忽特興議此即與老師品格無損毫髮然亦以此驗人心厭實而趨華世道傳訛而罪璞可太息也議之初起門生六七人同詣太宰具道老師生平太宰亦自知老師者第難違省中意而又留兩房公皆敢府所注意者孤根易動百足難僵如不肯韭雖數人何益于泰華之毫末哉往歲有湖湘之役甚有形迹照窮之愚事幸而發惟老師庇蔭寶波及之今者叨從諫發之後飲水知源何敢忘所由進也

與王柱山

一違光儀十易寒暑人世幾許長此離群旅客都下數年而丈不出出都五月而丈人登天故欲時告兩人邪抑龍劍不分介自有時也汲黯出朝王陽結綬自使貪人屏氣正士彈冠然獨處盛名既是難居之地眾所嚴憚即為招怨之媒惟當老成持重須服群情招不來麾不去澄不清撓不濁與西臺體段又自稍不同耳

答葛龍池

彼哉者挾天欺人處之之法惟在使是非曲直了然明白而不必盡與之較蓋處惡人如追窮寇故常開一面使之自走不應致之死地危地以激之必鬭也許參之說不過恐公明正其罪故大詬相鬨以相劫持然天下亦有羞成怒假成真者不可不防近日刁風頗熾朝中但據一面之詞武王先入之說即使事體與日自明而日前所損已大矣大略玉不能與瓦爭富不能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惜體面不能與無賴惡少爭此事與理之最章明較著者冀翁丈熟籌而善處之

答支中丞

睽違數載未通音驛極因遼使敢布腹心故少司馬余老師敬歷中外為時名卿罷官前歸遼先朝露傷哉吾師不于故閭又不于二三子之手也聞其藉官衛託孝感都門諸弟子偕王孝廉往經紀其事而懇兵部差官護喪今猶幸在仁人之境故敢以告惟臺下惠顧同仞之好垂德不報特遣一力風諭諸[illegible]弗

間覺不可耐滿盈之狀動乎四體僕不憂其進而反憂其退矣

與梁總督

頃貴陽借重則不佞間語所知如門下磊落之才寧綏而為之擇地安綏而為之擇官遂至今日部青始騐然千盤鳥道萬里狼烟以累賢者勞于奔命則生幸坦任怨敢任德乎

與孫伯泉仲泉

再見許應元茗山三首

奉違三時矣佩服德愛未嘗暫釋今朋友道喪胥教

誨敦故舊置不講久矣而門下昆弟獨孳孳為之元於世迂疏無當而門下昆季獨收之以為可教此與嘗昌歜羊棗何異取與當否所不取知然元之為私感宦何如也舍弟旅處昏夕顧拂此猶銘刻弟恐不一意問學仰負明教諸郎君玉立蓬麻之附因已得所然嚴師之益竊望二丈不淺也倘有差使草草布此外舍弟昔一緘敢勞從者一致之不欲去人知舍弟所在也

與王懋仁侍御

旬日再奉教札開誨勤至及諭遺讒被謗因緣所自雖遭顛躓而猶惓惓不忘夙矜兄之川心可謂厚矣僕樹立無素不能取鄉曲之舉又冥賦愚闇率冑任真內之則德義虛薄無中乎盈衍之素外之則操行冑鄙無允顯昭灼之觀故使惡聲流聞謗毀叢集修之實難聚之易甚尚何言哉僕本貧家上有老母素無明柔之業家乏紀綱之僕不能胝胝徽祿以挂世網昔聶政狗屠也猶幸日有甘膬以奉朝夕黃叔度牛醫之子茅容田野之畎耳咸能砥節修行竭力養

母見重於當世取與於名友而僕力耕不可積著無嘗兄弟二人皆為士人而使堂上恒憂朝夕僕寧可復為人耶小人訕笑君子不與僕復何心尚忝厤仕兄雖履困不如僕之前後跋躓也此事既竣則將拂衣東歸以求初志舍弟漸知事庶幾干祿以養母耳布衣蔬食聊以卒歲種樹灌園可以永日荷有餘暇亦將方羊翰墨之林游心道術窺抉微眇高可希游夏下不失遊之此亦僕夙昔之永懷也苟其無知則終焉而已臨鬱鬱恭久寡與悲歡聊復一發以當對

儀幸勿訝其不遜

復萬五谿先生

恭進遠門墻迨今十載前歳便道過大賢之里雖得振起稍聞緒論而役事促迫即復東行自茲奔走南北遂不能修候跡止乃承長者先垂悲問賜以佳儀撫念俊厚愧赧感刻登勝匪匪伏惟明公道業純備德望隆洽經綸之徒咸謂宜在三事折衝萬里而乃親栖聲光俯邈部雖萊公北門希文延夏前史故事不爲左屈然我覩之望實切都人之心列被樂育

而荷閫治者乎日來畿輔震動而西陲晏然捍天子右顧之慮勲伐茂矣乃今知禮樂詩書信儒之具也使者返承此布謝

復卓幸發 沈幾 去妊

翁拘牽迂腐不善通方今日爭雄長者若一槩抹殺固非平論欲隨聲附和實有所不能謬意目前時病非文章之衰乃友道之薄誤認標榜稱揚足以興相爲之意一切砥礪相成之雅蕩然矣安得一大心學問者喚醒醉夢使古誼復見今日耶

與柴鴻生 再見 繆昌期 尚

練川江左秀區其文章人物真足掩映吳會天下以製錦之才一一品題即山川草木俱被文繡不獨謳俗之吏新也每得練川諸子書輒交口誦君侯不已長蘅赤貧自守度不輕有所干然明歲公車裝難辦恐不成行唯君侯預畫之爺此意不敢聞于長蘅也又長蘅之姪李宜之即庶常遂予其文筆奇矯如翔龍舞鳳後來儁異度無能過之者幸君侯另設一座以待此生此生非久自放出一頭地當共在塵埃中非君侯不能識別耳恃兄翁之雅汗漫及之

與柴廷喜 再見 劉宗建 二季 旨族

日有小札奉致不卜能免浮沈否年翁所稱兩張生其人文品秀足徵鑒賞之超絕往來兩邑至今爲未撤手事事迷謬安得年翁提指使有隙光山僻小吏亦足稱雄與漢夜郎王相比足矣言之可發一咲

復王慎所

作令子韶令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尋峽絕塵乃就傚寒者問道聞偏集塵頻長君寫端于所命不言

長君磨礪君敢鬪亦君敢圖[illegible]敬拜使者之辱

與署篆陰公祖

敝邑舊有迎神之舉每致於盜肆行春春多事以故節蒙上臺禁止停關多年民荷安堵近且復興此議茲皆市棍出頭斂分以其餘充私囊耳隣郡盜賊公行爲一不加禁止小民無知爲容慢藏誨淫誨盜奔有不戒警及庫獄此之爲但勞民傷財而已也伏乞郎賜枋禁以默銷無窮之變地方幸甚

答陳則梁

尚教傾倒傾倒僅得如干之數亦甚羞澁可念矣君鐵羽而南我濡首而北爲之黯然

寄某　　失名

小僕歸傳誨言知先生以光風霽月之懷忽發[illegible]迅霆之怒藥石之教語語沁心知非眼待不肖者也春間兩接尊翰索負藥産使者坐待月餘而負者方在無措于鬼運窮途恭候命恐蹈罪戾勉措百金權宜其急一聽先生裁奪者也今開佑補之數頗不相當或未悉王人之口而司入者詞出焉能必其至公無偽乎至于述捐頑民肅附于邑使者赫赫若拘不能追其升合不能何人遽能責其全納耶

與王父母　　失名

才頑從訟楚屬故智邇來子弟而毀謗父師背小而目陵官長惡習種種皆爲亂階當事不加痛懲是孔孟受制于中傷也即冰櫱聲如老父臺尚不免于萋斐但可知矣向者與馬[illegible]吟詩爲父臺百口總直遭之不客已耳非不秀曲于其間哉

尺牘初徵十卷目次

尺牘初徵卷之十

湖上笠翁李漁輯

語非徵索非三代以下之人非家漢以後之文也

與母書　宋氏華亭人進士沈泓之母　宋氏

女奉親命使歸于沈良人修德以刑家饁耕相敬白首靜好是所願也吳天不弔奪其所天傑然嫠婦命之孥也夫又何尤藐諸遺孤呱呱五月幾其有立繼詩禮而奉烝嘗良人不死矣日有妹氏儼然來歸儔且愧焉夫臣之事君二心者謂之賊婦之從夫二天者謂之淫中流栢舟南山盤石亦已微之顏色告之話言矣而男氏未嘗雞鳴而出或者哀其無依也來謀諸父乎母也天只明告以志若舅姑父母合志同劉惟有蹐游而死耳一身而事二人九原可作憝於心訛於類女勿爲也

與父書　栢舟仁和人吳太史女陳大生婦　吳栢　栢舟

蒙諭檢韻摘辭非婦女事女豈不知但女于此道似有天緣每于疾病時愁處無可寄懷便信口一吟覺鬱都舒而憂盡釋也如所謂吟安一字撚髯聳肩之苦頗覺無之若夫勞心費思反以增病則女已久焚筆所挾者稍失寧俟父今日評騭相商乎

寄毛家姊

聞富春至桐江百餘里間水若練藍山如屏折氣青空欲滴石子紅白可數水碓舂雲烟灘吼雪此碩人之考槃神仙之窟宅也姊遂得飽目耶至樂至樂吾鄉兩峰十二橋想爾特亦不復懷思矣將無遂忘歸故土乎

其二

卓文君恭才越禮不欲爲貞婦而爲俠婦此千古奇女子也宇宙寥寥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白頭吟具在讀者能不憐其才乎琴臺無恙則憑而弔之姊定有佳什毋謂妹兒拘拘迹與之左遂不一示也

其三

見姊寄兄書云三峽數百里絕壁如屏拔峰若劍猿接臂而飲水鳥博音而入雲登崖者驚挂帆之危涉川者指揚鞭之險奇不亂天高柯行日佳勝耐概目不暇接姊有天緣而得至此也健羨健羨昔人有遊遍八州而未得遊益州者遂以爲生平恨姊視此何

如哉倘有圖可寄妹擬作婦閨臥遊人也

其四

花誥誕膺龍章寵錫想冠裳服飾迥別當年真大羅仙子哉以覲二妹之飛蓬緇服當不類同胞中人也姊聚見之亦應羞伍雖然妹等拭目遙歸欲借餘光久矣語有之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吾姊得無意乎

寄呂家姊

[illegible]迴文但聞其事未見其辭昨見父所錄璇璣圖詩尺幅之中字不及千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餘首分章斷句剖析詳明真奇觀也似此巧思妙手當有神工鬼斧嘌椰贊成非關人力竇氏郎有不悔感格乎亟宜索觀知開闢以來未有此奇婦也

其二

肝腸弄璋又不如斷雖然生男勿喜女勿悲古言之矣安見異日非乘龍之料乎予之有無皆出前定小姆回云妹心不樂是不安命也千萬自珍以攝玉體甚幸

其三

白髮三千丈此詩人鋪張語耳泥之則是向癡人說夢也即如不貪夜識金銀氣此極奇語然須以不解解之如必求其何以夜識雖起杜老于九京彼亦不能以解解也此妹在家時習聞父兄之論若此引申觸類真可勝窮善夫孟夫子之言曰以意逆志真千古讀詩之法

答良人 秦氏武林人適諸生錢郎以夭亡 秦氏

[illegible]大人安好何似念甚念甚寄來微物二種用佐晚[illegible]頃君代獻來札云食少不寐且咳嗽多痰讀之甚為憂念食少因胸胃結滯不寐乃神氣不凝服藥靜坐當即霍然咳嗽一恙速宜調治脫體常聞久嗽成癆不可不慎幸厚自愛以慰鄙懷曉賬無恙勿念讀君惠詩佳甚自愧木石之姿不敢效唱隨之詠然若亦何恐以珠玉委泥沙也

寄弟 嫂吳武林閨秀俞佳瓊英

聞弟欲往南都萬萬不可先人去世四載是遺小妹小弟出繼他氏今門存者惟姊與弟耳又不幸奄奄

待遊人耳度不能久住人世是老母所倚惟汝[illegible]
中風癱之苦跋涉之勞在汝身受者不過旬日而高
堂之垂念無已時也且思弟行後老母朝夕之需何
所取給當此桂薪珠粒之日豈可向人稱貸乎何不
叢時務乃爾昔淵明絕諾爲因也至今猶譏其不孝
弟今何爲耶此行斷宜中止明早姊來與弟面議

與姜仲文先生　三見　姚希孟孟長

來歲讀書之計先生過采蒭菲終始弱替不休何人
邪感但不肖自揣政如號寒小兒不能自語而
[illegible]他人語又如[illegible][illegible]老農不能自藝而代他人藝豈
特自誤兼亦誤他世之橫經授徒者於餬口濶囊則
得矣如畫墁之術何且不肖與令子周旋剖心相眎
久矣淵城一曲終朝入耳其離譎之故或開闢下帷
時就正於有道或開甕罷傳仍叢帥其昕夕先生自
有裁酌非不肖所敢僭商而必使不肖久居此地海
內有識之士必有聞而竊笑者風檣摧而終去舊就
質而旋歸豈非其所樂哉無久而不捨之理也

彼徐侍御季民

不肖週年所遭可謂巠阻備嘗不意棄捐之禍[illegible]
青闈高堂之侍驚口誰憐欲以子兼婦彼以父攝母
[illegible]數月以來硯田不治筆象常虛咄咄書空徒銷
永日耳紛紜異同之論不肖有所聞於長老豈其漫
然無概於中但潛惕飛躍各遵其位而敢矢口譚天
下事正如老女不嫁惟有屈首低眉敵鍼紉郎米
豈云雜已非其職若進而商姑姊之行藏評男子之
好醜不祥甚矣至若立朝振采餘光及人使幽谷生
[illegible]枯萎再甲其爲榮施何以加焉

復張元艮

某君者齊與龔叔子遊翩翩雅儁弟頗有意其爲人
昨冬承面教弟已心許謂獎與才士自是吾輩本懷
所謂曾爲浪子偏憐客也發尊函爲之愕然自恨無
以取信於人敝座師極承相信使弟欲借之以自潤
者貧兒可得暴富矣愛我者莫如元長奈何以市交
見易不特洗耳兼欲投淵敬謝明教別出他途某君
亦可息是念矣鬱輪袍雖工不若撫高山而待鍾期
也

復錢蘇門論玄學　胡介

三教聖人之道不出一心但了一心并無三教須彌芥子一勺恒河止是愚夫愚婦本來體段肯認作聖用便生伎倆之想即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亦蔡家丹沙狡獪變化耳僕自總角喜病多聞羽流下者吐納上者守屍最上者播弄精魂耳識想不除因緣流轉彼亦忍情割慾窮年累月究與秋草冬螻終歸歇滅豈不哀哉比學道兄見訪披襟深論命宗之傳最為中正性宗一路恨猶未徹然門頭戶口已辨相識從來玄學中所不易見也加以絕無一累實有春秋頤聆開會相逢於鶴背上耳弟南還即當為兄留意以報台愛此方根性淺薄邪教盛行非兄養道之地兄久事玄學不能改途而趣向上然知見亦不得壞也壞則易入岐塗耳本無一物何用合虛不於心上生心便知道不可道僕之事告唯此而已

答彭城舊年少

早春伯玉見訪河渚展讀手書及所惠詩惘然如一見數人耳承起居平復漸念愁懸減慰無量時余適有吳興檇李之役出門時過訊伯玉歸期云在夏五方謝應雜沓倦於作書及初夏歸自檇李而伯玉行矣悵惘欲絕仲夏遂以積勞成病因病掩關不見一客故人雖數入夢而嗣音莫識也記兄唱和序中云自唐虞三千年來未嘗有此一日也他人或以為狂弟獨歎為不偶然耳祝允明與唐六如雪中乞食唱蓮花落亦曰自太白二千年後無此樂矣徐青藤道文待中郎始著與石簣斜連東越亦恨相見晚讀元白神變之作少陵夢李之詩知千古人賢相遇流濕就燥出於天性文章有神變有道不苟然也每與扇人諷覽隴西道人詩詞論畫使人心折爽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唯吾年少可不負此語然則雖與兄生不同時亦有我不見古人古人不見我之恨況把臂一堂倡酬間作至今讀倡和詩者人人謂如出一手憔悴之子姚嫩姬姜媞有神助矣今我輩年齒日大時會難知茲方批門落拓時宜以平生著作稍加芟薙多寫副本以備水火盜賊之虞以俟後之知言者與兄宿昔淡重了此亦是平生一事也弟

介牘

與萬道心

介頓首道心賢任足下僕自五月接足下所寄訃音直使五內摧裂僕自束髮受書卽傷朋友道喪矣不妄交一人戊子遊淮陰辱今先子與朱張兩先生館子之館遂許君房之言各有心期非時流諛附者也今年辱今先子千里見訪留敝廬者兩月聯床深話每每達旦或至泣下覺心理冥合又有進焉方期嗣後作仵行遊結茆階隱貫憶笑言如昨遂永隔泉壤此海內志士所共悲悼而僕傷心之感又沒齒以之矣訃到卽與平遠蕃仙爲位草堂哭之其文書軸寄陳靈車左右僕之不能卽詣隴西已詳於軸文想今先子定能乘鸞於九原也明歲自當躬宿頓首一哭并欲一省足下靜動定今他無所望唯足下知持身擇交能壯門頭父書善繼述先人不生之志足矣父執如祖命伯玉公秋師處諸君子定能古道相易及門之士聞有稱左車其人者蕃仙頗稱其志義想定能與足下相成也爲僕道意臨楮悲來百不及一

與秋岳先輩

雕鹿之性淹迹京華自應發病而病發不已從萬苦中忽憶東坡有甚欲不得處語轉卻一關遂盡絕人事僧不跨鞍足不踰閾者幾二旬矣杜門服藥外日炷香閱楞嚴經一二卷飽飯後經行松下數回顧影自笑竟似慈仁寺一掛搭僧矣中庭散擧中暫得身心寂滅之樂大幸大幸老杜集誰還鄭架所餚到介旬日行矣近詩幸多督惠教警嚴老氣將人無以媿本僕矣

與姜如須 余儀十首

足下丙戌以前詩未免鍾譚習氣然學鍾譚者有習氣篤鍾譚者亦有習氣是以僕不學亦不罵也大抵我輩爲詩須以古人之格律行自己之性情卽供奉少陵亦不可拾其牙後慧況餘子乎此所謂寧爲雞口毋爲牛後者也北地濟南二李非不挺特蒼藍直是蹈襲太過遂不能獨有一代耶足下勉之海內知此者少僕將捫舌不言矣

其二

承命屬僕選足下詩僕何敢任之然非僕又何人敢
選足下詩也足下丙戌以前詩一篇不足錄丁亥以
後詩如青霞白雪照耀江山又如漸離擊筑荊卿和
歌悲感燕市是何氣韻之沉雄而音節之瀏漑也僕
與足下切劘今古期於學問相長爲足下刪其十之
六存其十之四庶幾披沙見金不敢爲刪友中之諸
臣媚子以負足下足下其謂我爲狂乎後世誰相知
定吾文此甚言相知之難也

其三

郎廊賦詩惟我兩人各成八首而詩又最佳旂鼓
相當轟轟大樂諸子皆從壁上觀亦足以顧盼自雄
也林若撫雖老而意氣不衰詩若於押韻太多若迸
心欲手老氣無敵吳中原讓此老但妒奈其窮困何
耳僕方以酒洗之極至沉醉然僕即還白門矣足下
多釀洞庭春醪其浙浮酒船中必有數首好詩供我
歡嘆賞也

其四

吳門山水可愛足下做梁鴻之義寄跡皋伯通廡下
僕亦効陸魯望張志和往來煙蕪雨笠之間吳中有
兩窮公兩狂生大有氣色昨從鄧尉歸一夜得詩三
十首自謂彷彿少陵秦州雜咏舉視足下以爲何如
關雲長聞甘寧隔水語驚曰此興覇聲也遂舉軍而
退足下將毋聞興覇之聲而閣筆耶

與劉伯宗

僕目中未見讀書人昨與足下談始知名下定無虛
士然議論與僕少不合者以足下待古人恕而僕待
古人嚴耳他不具論即如僕所言王導不忠阮籍不
孝乃確乎不易之論而足下謂傷於太刻僕終未敢
以爲然也導藉亂臣賊子之資而反博忠臣孝子
之名此其罪更浮於不忠不孝者足下試取其本傳
細觀之當不以余言爲河漢耳秦淮水漲小閣臨流
嗌肯過我再與足下奮袖抵掌上下古今也

與龔孝升三牘

先生過嶺諸詩磊砢多節目下手如截雲斷雪濯濯
秋稜稜浚浚乎鮑謝矣近人作三四首七言律詩應酬
山水便刻成一帙逢人特贈半入皮光業苦海耳顧

先生刻此詩爲儀人之詮前人之藥使彖展少年知詩之不可輕作如此亦救世之一端也

○其二

彖華二字是前生風塵痛自湔除不能斷絕往昔遊與中有彖士贈我千金一日皈依散去乃至囊無一錢友人貴我爲彖華所誤將欲手以就酸澁矜守財虜所爲實不能也蕭恵關云人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歳猶爲夭耳僕與先生同享此福同受此病淡泊寧静是百尺竿頭進一步語矣

○其三

契濶彌歳竹結雜勞回憶青溪恍如隔世山阿桂樹空發淮南齋閣芙蓉長留冀北是以文酒之社遂爾寂寥舫展之遊旅虚時日自歸京輦已歷炎涼想餐衛適宜寢興多福僕本愁人命領磨蝎窮年徧揣瑚豚吟境著爲古今詩品界一書上泝風騷下迄昭代靡不經綸條貫然陟依朋格律肇情追討淇盡遠摭記室近歷迪功仰望明公助我制删庶元規削倖壬隱成書守湔而賚子山物集伏惟調攝自愛爲佳

與翁楓[illegible]

吳門一别倏忽數年雲樹之思䕶縈夢寐求此絲欲圖脈書以陰雨阻人不能再登龍門覩塵尾以爲恨也今僕又將歸矣不得不以一言通於閣下黄房師十五年之苦心惟在風雅一道雖未能追踪供奉拾遺其視歷下瑯琊則炎然不屑也可謂一時之傑每攬易簀之遺言輒泫然而流涕今爲什徒存不謀殺青恐遂零落淪於烟草閣下有先師之義僕有死友之情正宜協力以圖不朽昔子雲草玄侯芭傳頌昌黎遺集李漢成編閣下其肯竟讓古人乎況卿墅先生移家吳郡而本世孤子亦漸成人閣下不忘息壤僕願執鞭從事圖門名山甫歳月刷印耳

○與胡恒[illegible]

金沙雖僻小然頗繁劇難治以高才理之自可迎刃而解也黄山谷云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共酒公私皆辦矣伏惟留神毋以吏牘自苦

○冬杪訂孫守台夜飲　陸圻麗京

炎行盡矣進足下擁爐火燃芋談天人之略語云
短若夜長何不秉燭游正此時也

夏月延同人

天氣炎蒸遍足下輩作河朔避暑飲雖無建安瓜李
亦有澆杏之酥醉即從北窗下卧也何如何如

賀戴子登入學

足下髮未燥頭名耀膠庠北之公明十五講學邯鄲
在昉十六秀才第一抑何偉也至凌霄之姿旦暮搏
華角而上則類宮一章賦又青雲始基耳甚喜甚喜

賀丁飛濤登賢書

賢能之書足下裒然高列工歌鹿鳴吏借績食皆稽
古之力也將來泥金之捷即在孝廉舡中試看道傍
柳汁當又染衣矣

賀張嗣留中進士

南宮榜放足下名字震海內矣慈恩之醉曲江之遊
正看花得意時從此一歲九遷乘鈞臺閣為霖為雨
知不負先資拜獻時也

為黃乞梨汁

孰除中貞一娟清癯似消渴疾欲得張公大谷梨作
汁飲之

問睦驥武疾

傑與子同一身也聞體中小極豈爽甫語多茂弘事
煩所致耶念之甚遲知問

賀毛馳黃娶妾

聞足下已得艷淑矣舟檝既迎桃葉新詩可付雪兒
但專房歡宴時嬌驕傾城提稱欲仙恐明珠十斛不
足償也

答吳志伊問疾

吾體稍步步耳食烏喙數枚乃知

賀李笠翁新娶

足下秋水為神冰雪為姿乃以南國之才人耦秦樓
之仙女真可云名士悅傾城矣傑既乏同聲之歌書
之合歡之扇得不從雲漢間遙祝天雞不鳴河鼓緩
渝也

東臨安妓

聞卿清心玉映本姬家婦也因亂為兵所掠淪落平

思問于覩縷不止辱宦[illegible]郎之手矣知[illegible]
故夫蘼蕪飲恨會須尋大俠以完破鏡但此時折宦
遲次恐未能援棱拒之耳柰何

柬沈邁似

問小史素質叅紅蓮聖卿美麗自喜今見卿明明如
行玉山覺昔人形穢矣進日侯卿書窗問但當書練
裙六幅不似他人愛卿或令斷袖起也

書扇答徐孝先

吾書不足作佳觀唯臨摹十七帖差可耳友人孫宇
台及從子僎胡書皆工于吾可更問之

與譚友夏　　再見　鍾惺伯敬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人心不
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一友夏也

與張太學

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自名根淡薄不
沾滯處爲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謝送油酒　　馮子振

某平生無貊可解有螢在衷君之賜大矣

夜欲醉竹葉則恐負蘭膏容思所以處之

勸友人　　余大有

聞吾丈病中將壻移怒于僕僕無損我我之損于僕
者多矣幸重垂堂之戒勿以明月珠輕似彈雀

柬友　　錢福鶴灘

天下有二難登天難求人更難有二苦黃連苦貧窮
更苦人間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有二險江湖險
人心更險知其難守其苦耐其薄測其險可以處世

過董心泉文學　　再見　何如寵芝岳

軒外蓮正開屈丈過飯雖乏張具而岕茶池炙足佐
雅譚唯登臨無不受赫曦也

邀徐賓陽

夜來太史奏少微東行挾河鼓于衣帶當之者輝映
百里矣雖烹葵市釀了不知愧恃有毛薛信陵故事
耳座匪顧公韓旻辟克解煩足下定要致之不然恐
客星落落如失耶

謝黃孝廉

吾丈淌內人龍也向欲趨而望見顏色乃枉駕誤迎造門復不遇豈積誠之未至耶雖是須錫太珍不勝且又不敢不拜合媿受之不覺案有奇尊紛有異書歎袖中有燁燁鴻寶矣薑布謝

柬馮節之太學

吾丈雄文碩望奕奕與會間出對彤庭何慮不冠俊髦屬善相洪生至令之一報雁塔之題惟門下子之譯必奇中也

答茅鹿門

不佞疎懶無當於世受斥宜矣白雲青山性之所適今日天與而敢不取乎翁眠食想益健聞道體偶爾違和此不足介意譬如富家時有小小疎虞乃能多方防禦以遠大盜老年小疾亦壽康一助也來生日在左右以神駿而處伯樂之廐千里之價不難致矣

報李君實

何令未與相識林中人豈可輕以筆牘通之明珠在握當深加護惜若也輒投自爲爲足下二義俱大豈敢有愛於足下幸深思之要當有以相慰

戲爲晉人讓殷羨書　李漁笠翁 十五首

隱居京日似晉人原有此書從名山搜出不意其爲藏作也

某某某仝頓首洪喬足下遙論洪喬退咸所彼吏民交格古今以官名隱章者仲舉于魚得殷公而三從示縞帶與有榮問獨憶洪喬拜命出都時僕等曾以藪賤仰附行李展問故人濫交深形忘不覺鄙事爲竊翁計洪喬信友有多受受則分致久矣今遲之歲月寂杳然深訝故人爾偕盡默然不應始而怪既而疑疑而更訊始知洪喬恥作致書郵棄次石頭盡浮沉於江矣僕輩始喟然曰賢者之不可測如此乎

僕輩自省亦甚闇於物情矣洪喬何人二千石何官而魚雁使之耶雖然古之君子然諾自慎與其負人於末無寧拒人於初使洪喬當授書之日嚴辭以謝曰某奉天子命往蒞是方動止舉措咸繫觀瞻而假與人關通筆札代致寒暄非所以肅官箴示民聽也不敢奉教則僕等方頓首旌謝過不暇敢復强乎乃蒙大雅兼賜鑒錄是徐生之劍已許之于心何於陵之內乃唾之門外冊乃衡之本末自刺謬乎[illegible]而所以爲託者祇尺一書耳使僕等不幸一旦以[illegible]了

累洪裔登亦曰泣者自泣呼者自呼洪裔登故所
奴乎且洪裔才望公輔之器下應外補然既非州命
即俯視州事又登得曰民者自民士者自士洪裔豈
能為州從事乎吾知洪裔必不出此特借細事明不
屑耳然君子一言一動民胥則傚茲洪裔投諸江知
非詭詞也僕慮後世為人致書而失之或且有隱匿
假借一切鄙細之行者皆託石頭擲故事以自解洪
裔不幾作千古匠倡之偏乎匿怨而友左丘所恥敢
不辭矯直以自下執事然君子所為衆人不識在洪
裔必自有說其明教解惑幸甚

與王侍御先生

昨某公日傳德意謂明公好賢之切不減緇衣篋以
為府森嚴未便拜客即日按臨東越命 適 拜覲於舟
中此禮賢之異格也 適 何人斯亦獲蒙此乃其公又
慮隨從諸人不知 適 為應召而來也或擯斥不傳有
妨德意預戒司閽一識眼面以便將命此非仰體明
公吐握之誠何以屈體乃爾榮藉又當何以 適 於是
日即懷短刺候節鉞於山陰道中乃前旌初發之際
日方亭午及至駕抵西興則薄暮矣竊見兩郡士民
蜂屯蟻集皆執刺以瞻風采與道府縣令諸官亦且
屏息道旁不敢擠投一謁 適 倘於此時刻意求榮因
顧忌諱鹵莽謁見於官吏士民之前不幾大駭觀聽
而為直指威嚴之累乎是以懷刺而返不復求見寧
受方命之罪不干越禮之嫌明公或有以諒之也總
之明公之欲委曲賜見者乃憐才好士之高風而厥
生之不敢孟浪求見者乃踰垣裂坏之遺意兩說不
妨並存俟明公出境之日修此缺典未為進也茲恐
明公待 適 不至不罪 適 而罪將命之吏故布此以聞

與衛濟足侍御

武林自下兩獲追隨非係夙緣即由天幸不然何相
遇之頻也客歲浪遊不返未及候送台旌反拜種種
什物之賜凭几據床即懷明德何日能忘蒙授李馬
二函至今猶存敝篋祇以俗冗牽制心欲去而足不
前然明公鳴賢之念則已盡矣昔必身受隆恩始德
曹丘哉誰什襲藏之做他日而然 適 別後復遊湖上
得受知於湯谷先生非有半面之緣一面之紹[illegible]以

雖皆未刻流覽見聞謬厠神交之列遂蒙特達之知每見當途貴游輒道李生不去口然漁亦頗知自愛執經問字而外未嘗以一事仰于故年來知遇雖多食貧尚如故也此等遇合得非愛我者所樂聞乎近悶耶抄知明公特膺 簡命按此州喜而不寐者數夕然以他人處此未免以德望返照娵生微福之心而漁則未敢也向承明公式閭數四推食再三江寧之人無不竊見今聞授綸袍而去者復乘騍馬而來同社諸君誰不爲漁作送窮文者雖漁謹飾有素

豈惡招搖杜門掃軌不與外事其如他人之不信何稍涉瓜李之嫌即妨神明之舉非所以報知己也是以于闈報之日即萠避之思乘斧未入之先（其事更不可太□）携（所爲大率類此）妻孥女達別金陵仍作西湖之寓客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此知幾守分之事也請以故人先之茲以直指公還臺之便敬附一函稍申燕賀他無所懇臨蒞方新政繁事劇願爲蒼生愛護以副頌禱不宣

與張華平太史

明公以太史之尊訪布衣之廢尊卑倒置使道路驚傳漁以他事入城未及倒屣晚歸聆蓼匪先生傳述明公憐恤至意真不啻口漁聞之唏吁欸息幾于流下數行繼復發讀即蒙殊眷使得常侍左右其爲嘘植匡扶又當何似必不使江搢書生落魄遂至此耳所恨識韓最晚用袂甚速滿日衷言無由一吐雖有神馳心告而已嗟乎李子數奇遇知己于臨別之際猶之王嬙命薄識明君于遣嫁之時自面紅顏于古一歎興言及此感慨何如臨緘不勝太息

簡汪我生

錫山人來遺我泉醪一甕云是惠山寺高僧手釀漁性不飲敬送劉伯倫必能辨其眞贋兒兒者亦他友所餽寒家久持不殺之戒并致司庖非云獻節亦匪報瓊與當無用之地日損糠粃數升不若轉奉鄉厨兩有所裨且寄聞時未必不呼李生共啖（漁感其分）其得計又不止此也一咲一咲

與陳紙翁

吳門返棹急欲過從苦爲泥濘羈步雨霽即叩東山也河豚之命向誌心版甫到即向醫師覓之其不能

必得者以吳儂讀書論太熟堅守不時不食之戒猶
稍過期即孳而郊走故無有持衆忌之物而求售于
人者然于此時貿新絲羅新穀者則競有之豈啻論
止戒後時不戒先時耶附及以博一笑

答同席諸子

昨與二三同調聯袂朱門飛觴稱席聆清歌覩妙舞
固閑中一適也乃弟非別那强之願曲便爾品題優
劣鑒然言之弟亦傷于不恕然胸中所見自謂忝內
之絲勝于堂上之竹堂上之竹又勝于階下之肉非

好爲昔人下轉語也大約即不如離近不如遠和諧
托出不若使人想像於無窮耳我輩生平著述不宜
傾篋示人使海內因國門而思名山亦是此意不肯
能言而不能行奈何

柬徐豫公

聞兄即日如楚不一勝別並避渭城之餞邪彼土產
鹿其所值賤歸時背攜百觔爲贈乎客子未行先
索方物可笑也然恐足下返棹時或攜他美物啖我
啖我疢我也美疢不如惡石幸識斯言

訂友同赴廣陵

入口驅人將有奈淮之役非晤介弟知足下自新安
返棹腰纏不解即擬爲跨鶴之行竊謂與[illegible]兩情脗
無相共倘解組之期不甚相遠謹相訂偕行不敢希
效李郭之同舟即以蒼蠅舴艋尾于舳艫之後亦叨
附驥之榮矣

向隣翁索菊

向人索花于巳爲韻事于人則不韻甚矣然不向吾
翁索花于巳爲不韻于吾翁亦非韻事也聞今歲糀
菊獨繁主人旦夕飽看頗有倦色且乞者不自某始
敢循例奉丐數本点綴荒籬知白衣送酒時必不能
忘舊主人也

貽陸誕先

客有工琴者偶過荒齋請試其技弟素不善此未嘗
蓄之（嘗作決澗無絃不耐）然索之不得未免彰吾俗態遂謅詞以應而客
今童子求假于兄兄倘兄吝而不發或姑遲之皆有意
窘翁也謔兄不忍爲故疾書以告

柬趙髯伯

日暮途窮料無首丘之日欲得數椽小屋老于此邪然不欲近市市太喧不欲居鄉鄉有暴客之警非恒非寂問幸比尊件爲羈人留意

尺牘初徵十一卷目次

尺牘初徵卷之廿一

湖上笠翁李漁蒐輯

張鳳翼伯起

復沈君典殿撰

分手後即驅車下瀨至濟陰始得大廷對策之報知足下為我輩生色隨命童指烹鮮取酒欲呼起舞紀之一律語不必佳情見于辭矣抵家甫浹旬而手教忽至念及老母弱息愛僕何切徐公望先生古人也但明于謀國而昧于謀身重于惜才而輕于自惜好以不貲之軀為庸醫試方惟足下調護規正之匪獨私鄉書同年亦為國家惜一良相材耳僕偶得漢玉印其文剝乃不平之仍用漢篆篆尊字坐督良工琢成用以寄遠庶幾丹誠久而不磨惟足下存之幸甚顧長君化為異物足下書至即付其家焚之以當絮酒棐褚諸丈當一一道雅意

復王長公元美

曩奉造知座上有尊題者故躐閣者且勿通刺即司空金吾儻嘗識而非不可奉其塵特以不鳴不躍不欲入爐冶之門登煌煌之堂耳且周覽名園陟担

玄觀見白鷴鶡鳴舞籠中黃冠緇衣有炎素之周紛息爭有倜儻之氣徘徊樂玩久之然後登舟解維此行不爲虛矣乃門下引爲巳辛是行與竟入而責辟彊之逢迎剡溪廻棹而望安道以供其也作泛泛者且爲不情別二十年受知門下者哉

戲辭陳將軍邀聽作樂書

猥辱三遣使召令聽樂僕無師曠之聰伯牙之賞何以堪此晝襄荒園可聆鈞天之奏不獨且當令伍員桓伊吹笛高漸離擊筑南郭吹竽駟勃吹簫禰衡擊鼓劉晝嗚笳阮咸彈琵琶李元忠鼓箏桓譚嵇康鼓琴自足與神飫耳不願聞鐃歌鼓吹也一笑

與徐懋耶書

與足下別時計足下怏怏以僕自廢爲恨無何而勞秋官作詩勸駕僕戲相勞云僕之不舉進士不得爲士矣然不得爲人乎舉坐大笑語云古之君子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且如三十年一世耳其間舉進士者大約三千五百人豈皆不朽耶其間不舉進士者豈皆與草木同腐朽耶日來勸僕

行者北北皆知名丈夫而老母斷以僕爲是乃知潘岳母知足之戒爲信史也知足下念僕惜僕故書此以廣足下杜恕謂張子臺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王密謂華表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並可謂今人必不如古耶周君北征更須足下爲之左右淮陰有爲德不卒之憾今惟足下卒之

與王敬美

聞足下當入賀討一面候顧久抱病掩關及起而問訊云已過吳門數日矣方切自尤懶慢乃荷不遺投以甄錄佐以贒書啓緘厚顏恍若對面漫賦小詩書之素箋寄答雅意請觀日來作用復是吳下阿蒙否周君貌雖少寢其人大雅以爲氣質淪落不偶右人以麗澤延之入京倘投刺門屏幸毋失之子羽也

與詹汝欽少恭

辱不鄙千里命駕信宿傾倒極慰生平惜弱體易憊任追陪不能久掩御者帳甚承惠末硯具見不爽物以人重無論上下駟皆爲白眉晴窓爇名香試揮灑如對故人樂當何如僕頼先君子[illegible]御十日

餘餉了口不足且延師課兒鳩工乘屋估值其直不
能不營營無卜式助邊之大計而效關譯爲人傭書
以供紙筆可笑也

答薩京卿進士

春杪方種藥理蔬童子忽自外入傳報捷者盈足下
門令人輟耰擲耜却憶曩歲放榜之辰方倉皇求裝
而足下獨喪其童僕訴語交至爲行道者心惻令風
景不殊時人情大相懸矣荆山之璧方其未售至於
再刖及其旣剖則雖欲以六城易之可得哉妙歲琛
林遭時釋褐延登大受拭目屈指當建禹功於宇內
溢姬仁於域中足下事也五湖笠澤野人所有足下
烏得而奸之習懶未及走賀馳此道喜

答駒太學

荆溪之役不得與兒曹俱遂無緣奉晤門下雙鳳翩
翩計日齊鳴欣慰辱甘包魚之貺自應爲悅已者容
不憚染翰何至數數指惠豈念故人食貧借徵書爲
周恤計耶尊君傳復爲石工助拙警則娛母御鉛華
愈添醜態耳一笑一笑

與康驃漢　再見爲濟川三有堀

櫂城敝旬也而兼邊文吏也而兼武民事也而兼軍
能弘斯任非兄而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皆出吾同
榜誠足賀也詩扇二握辭翰皆拙聊以當遠望耳

答劉侍御

再承翰札以出處見咨吾丈素有才名無顯過乃以
數年公用而責之一旦數官叢袞而歸之一人此在
吾丈何損鵬之垂天以六月息驥一蹶終不害其歷
塊籋雲而馳也丈夫盛年壯志正宜經營四方士論
所不乘未有詘而不伸者願吾丈早出補官急收桑
榆之効閒居太久令人不復與世事相宜無遽自阻
負苒時虛歲月耳

答王撫院

伏誦辯揭事理了然公論非久且大定矣代者屢推
不報殆聖主欲慰邊人借寇之懷耳黃鄉兄才具有
餘處邊地亦無過其調暫屈終無傷道到也調任例
當赴補今至而未補者尚數人若不至徑補何以謝
長安邸舍諸君也其以質對伏惟鑒原

報李玄白

三見　馮夢禎

來作十篇濃淡質文之間已臻妙境無論更進守此不變來秋解元穩如探石矣

與顧益卿

其生辭詩兼善書雄談清言俱靡靡可聽其愛之重之愧無長物以河潤之謹資之一言令執贄門下門下幸進此生來偶而試其技如其言不虛或稍借一言于舊部曲此生當免餓死豈但無饑耶

與朱逖君

敝鄉同年其淪落既久不得已挾青氈而仕初得宣城斗大邑諸生不滿百明興來無登名賢書者其地可知矣茲起復入京幸遭吾丈當路此孤千載一時敢邀寵臨與一善地不惟敝同年蒙造弟亦感戴無涯矣寶山揮手其力甚易遂忘其疏野而請之

與周罷市

倒囊一盆藥草所煮餌之已癒疾良驗惟試之

答鍾西星

其書生一旦奉器使佐下風如青兒步絕壑倀倀乎無所之非門下俯念舊誼手提而口諭之將無所稅駕矣

寄鄒爾瞻

弟青山十年無復彈冠之想諸君子貿引而出之月之廿日赴役桐川矣老作州從事未免手板向人一一能一蛇道故委蛇夫復何言世道一新諸君子爵用非道而公論所最稱附者足下仰知有道不以升沉介懷然豈能不為相知生色耶

與陸敬承

兼青山而作州從事風塵咄咄大自勞人蒞桐川倏已六日嘗指可以知鼎味矣廟堂諸公不知肯遂釋老馮唐不勉旃故人努力天上不盡

上趙定宇先生

夢禎向以不肖斥逐海內交游咸共非笑以為不祥之物而屢遠之獨門下察其無他曲加誘接至蒙草木氣味之獎以故夢禎遂惑其愚頑不敢自外于左右茲者仰仗噓植再得復還自散冗之中廁師儒之列深愧菲劣何以致此竊念初離泥塗羽翮脆弱舊

時態作或未忘情見曲木而猶驚撫故劍而欲眠恐終沉緬有負陶鎔惟門下始終拂拭提而飭之使不墮落爲士林訕笑感戢寧有量哉

朱翰撰蘭與　劉宗周 念臺八首

奧生名東者以州青遊四方即日有長安之行彼中之貴人往還便有桂玉之憂惟足下不吝階前尺地以陶鑄之此生爲僕寫一照甚似其他點染俱入佳境足下儻有意幸進而試之

與何士抑

婺州米生其人佳士爲五七言詩頗有韻而困于炊玉不得已以青烏赤霆之術糊口四方竊走雲間布此惟足下廣爲噓借令此生得有三徑之資造就大矣

與陳季象

旬日見僧孺知足下病爬瘙相念甚切昨奉教具悉所苦佛慧錦尚未到今以弟所有先償乾家所與頗住風味在天目上今春少許不能多也一切痛苦無非風業足下幸以慧力鏟除少差便當苞稻以蓋

紓懷

與張二哥

未至南旺十餘里見去役踉蹌道上即驚起問故得遭盜狀良苦昨晤大哥輒念起居不已老師清白聲節鼎鐺能辨何以不信于若曹乎聞所居大嚇故宜爾爾不如別卜城市爲策長也幸與老師計之

與張邳州

聞此中酷疲而吾丈德聲藏道發硎之初固無全牛也第恐棲棘之鸞且莫遇之耳

與同年張日觀

屠長卿索居無聊聞丈時加濡沫雪中送炭政不在多爲德必卒孫願望焉又聞丈欲爲令器擇師弟門人陸時仲其文章行誼足稱異士之特且居父憂于遠館尤便生平不輕薦師非信陸生之深而特丈知愛之摯豈敢喋喋風便馳此

答沈釋咸

寄來毛穎凡弟俱一一可當百惜僕書拙辱此君耳謹謝

與李君實

兩公來得手書知有補鑣之事得之亦佳但足下萬里八駿豈須念豹殊哉

答湯應之黃門

再見 張鳳翼 伯起

俗者啓行不得一舉祖自是野人常態然於交知不能忘情方用爲謎乃荷不我尤而存之感愧感愧且辱訪我以中翰鼓我以太僕乃知我於三老之餘期我以一割之用惠甚淵也第折芰爲坐以荷爲肉瓠瓠盈酒言談彌日逢盧葦門琴書自娛且無羨乎足下之青瑣翔盧趙之中翰太僕哉孔子有言吾有布水之心子有軒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似爲今日發也然足下扶搖而直上二君久屈而少伸亦自助故人色喜率爾奉復不畢所欲言

新年招客

沈宜民 亮臣

終年碌碌并得安閒養筋骨者惟歲首數日耳乃望門投刺僕僕往還是討安閒不得反爲碌碌發棚此倒不知剏自何人其罪業不在作俑下也今日初服仙子過我屠蘇尚在辛盤未徹痛飲一番爲今歲樂事之首二三知己列名于左幸拉與偕來

與胡長民

趙時揖 聲伯 七首

何見藏書者綿兩月架間鑰深扃經年手不敢翻倜一翻閱護惜之功多于吟誦因訓駒影幾何遊巡整理間便能有十行可讀墨污脊侵猶非大害所害者枯腸餓欲死蠹魚飽欲死耳 弟梅洲所藏數千卷悉古兵燹其未經手腦者尖去更早所餘殘箱十餘箱反頼脊浸墨污始獲保全豈書與故人尚有未盡之緣耶送來書目悉鄴架所能幸假抄補零帙寥寥未必非狠藉之報正在懺除可無點污之慮也

與陳瓠翁

邇來善琴者吳下陳山民超然獨步昨聆一曲冷然豈我爺墊間指亦躍躍思動其雅不善彈直欲一爬心癢耳焦桐乞假片刻數响之後當即告還

簡居停

小奚不解事爲旅中第一苦境況一出不歸歸即飽食而臥奚君家長年敏甚日來倒應多端幸給我數朝使琴書有託并令奴子得明師也

與李笠翁索醉

聞吾兄來自閩陵，載鬱金香不下數十斛。含劉伶阮籍嵇潛與共醉耶。何聞兄自負凡事皆位置得宜蘇數百里外驅入我輩腹中則位置趣生，獺得所矣。不可不加謹告。

與陳階尺索畫

吾兄作一幅便稽滯半年或數月，名人聲價不得不爾。然聞古人興到時，筆酣墨飽，揮袖淋漓，頃刻數十幅。此法亦不可不學。欲學此法，請以執之縑素試之。

與朱見符

欲爲先人覓一坏土，不敢妄希富貴，求世世出賢子孫足矣。然恐此事較希富貴更難。倘兄不惜曾廖注騎之勞，則難者當亦易也。

爲故人子告貸

此時悅顏強笑，低視露齒，向人談緩急事，必有以手急捫其舌者。否則顧左右而言他，戒閽者勿再入此客而已。此爲世俗恆情，非所論於長厚君子也。故人子某於門下壻甥之親，貧困不能給饘粥，恩有所仰。告彈喘未敢啓齒，乃爲某爲緩頰。某知先生慷慨任義，憫恤孤貧，必不施捫舌之手。且聞日飯浮屠，歲費米不下百石，豈其惜此升斗，視周親不浮屠若耶。或豐或約，酌其焦枯，總使恩自公出，非某所敢竊市也。

與友人

再見 陸雲龍 雨侯 三首

不佞窮甚，張思光無船可牽，行路之餘，僦居無值。足下不能以片席地容我膝乎。執能效郭有道灑掃以去，不致狼籍也。

貽李維章借帳

跋涉長途，行李爲累，衾枕而外，不復多携一物。乃炎暑漸逼，白鳥侵人，孱軀不堪咀嚼，無已乞衛于君。不必羅綺，即得絺綌障之，勝鐵甲十重矣。

借棋子

弟久出乍歸，楸枰塵滿，黑白子散擲欲盡，老廉頗欲用趙，而無其人，何以據壘爭勝哉。敢向仁翁一假，行與客手戰。仁翁有暇，來作爛柯人。

致蔡又舒

柴鏊 虎修

色如菽肪暗香幽遠素蘭所以名也多方搜覓僅得一枝爲我兄清供倚到時須先白舍妹是花也非卿也庶幾不聽唑鳴飛牽羊脚

與陸蕙畝

頃閱行李歸有棗魚六尺許修㬪如玉長與身三之詢之識者則曰鯊魚豈即㢘鰛之詩所咏者乎刻下食指方動吾兄以此味當之何如

又

足跡不出戶外吳南趙北不知誰是東西聞吾兄已

攷定輿圖覓得蜀紙一幅暇時爲弟勾出懸之敝齋使知山川險隘道里修阻較宗少文五嶽圖不止徒餐秀色也明詩選竟併望勿秘

寄陸蕙畝　　葉永垓 其京 五首

敝邑適當歉歲新穀雖登困箱如罄向恃負郭之輸不免有啼饑之戚矧吾舅日索米市中不知如何憔悴也謹分數日之糧少飫萊蕪塵甑㯽長爲慮易以米提倘墨浪恒濡硯田告稔不必更覓麯生索數歟飽也

訂友人登高

戲臺調馬九井歐詩皆詰辰佳事也擬登吳山眺平湖望江水奚奴進酒我輩分箋洵豪舉矣但顛毛種種不必更效參軍故事辰以爲期徼進珊步

與柴浣修

每過白雪齋貪看紅紫愛惹香光遂不揣東施效顰西子隙地方詠向平泉乞分佳卉觀右軍林禽帖知古人亦常相餉兄可播植幸孔子見投必不若王處仲錯認澡豆也一笑

留友人

聞將駕木蘭問途仙里念鴛鴦之同夢不禁歸思勞勞偶有所商欲暫羈行李弟恐歸時蕭責懲期不免恨弟作石尤風耳

答友薦筆貲

碌碌行李間雖忝卡儀不得暢談乘曲武庫未開至今尚勞夢想也其兄工于散卓重經鑒賞自非凡品但弟非柳公權恐未印解集爪之銳承教當頌揚之以求無負

上巳招同人　葉永堪更生　四首

蘭亭一集詒懲千古若云不可追踪則吾不敢信也捌風日晴和落紅襂路步步引人入勝境雙溪瀲灩儘可浮觴我輩賦才頗覺當不至罹金谷罰耳明曉爲期敢勤玉趾

薦筆賈

憶昔逐征車周旋汴梁道中快聆霏屑欣挹冲襟分袂以來未嘗不望南雲而企結也顧客其者素有時名乃其業又不敢時人苟且台翁墨妙其客筆精相見自有神契也介之記室幸賜垂青

與友

崖俗僻心疎懶成癖久希候問僅切調饑台翁以岱宗濵渤方且下視丘洞而借譽如斯益令人顧形自愧其見才品雙擅誠如明敎乃知朗鑒不爽但弟自顧薄劣不能如玄晏之亞太冲是所惴惴耳

從友人借僕

昔韓愈李若水更相爲僕今弟無此良友而一身難兼願仁兄而乞其餘不必俊且頴撲而用命弟且慶得人矣

復陳于到　范鳳翼太濛

昔人有以增塑爲業備極工巧而業不進一夕夢中聞伽藍語曰汝非有夙慧具佛一體者奈何欲塑如來今嘗以嫂氏所製大士見道奇妙非常今人莫可髣髴豈嫂氏爲大士分身抑自塑大士者耶當日致謝香祝門下舉子以答慈貺

與其博士　詹爲善長卿

漏下十三刻使者叩門授餐邀月對飲自成主客與闌酒蔬就枕游華胥覺來按脰尚猶果然書此爲謝

與程巨源

程嬰父吾黨清才暴疾而殞所幸遺稿尚存不與身命俱盡每一展閱輒生人琴之感昨聞其葬所謂埋玉樹箸土中情何能已已

其二

別足下久訪戴之興頗饒第恐足下高致少遜安道不能爲王子猷主人俟秋風颯颯終造竹下破足下酐麥也

資友人薪水 三見 陸雲龍 雨侯 三首

嘗讀稻耕白水新秋青山之句未嘗不撫卷太息非嘆斯人嘆爲觀昔者忽令斯人至此極也昨某述吾兄所處幾至此矣弟之近狀雖去兄不遠猶頗知已相資稍謀旦夕昔以嘆人者嘆于人乎薄遺稍支饘粥容圖所以爲繼者

貽王勉齋

祥琴既畢故物遺歸顧昔也兹兵作禁中頗牧今兹籌餉作關內鄭侯但今天下已失其半而籓鎮之横索貂璫之濫誦猶若其全東南殘瘠奚以堪之漏巵而緩民力不能無望于台臺幸脂車慰郭野之望

謝曹汝珍

陳思竟得洛川耶鄒生弄管寒谷爲春旅邸殊不寂寞矣況河東陋絕更覺聊穩篇藝尤可貿也小詩附呈以資一噱

贈友人磁注 再見 陸敏樹 蕙聯

道宜興得壺數執今以一相贈體製頗不懸柔溢于盧仝七碗便不能容惟足下當使之

與姚山期 孫永仁 匡民

不登虎丘三載矣歷盡艱遂始返故山乃貧兒今已暴富所載惠泉不下數十甓又一僧倘以秋水借山翁不衫不履翛然而來當同坐生公石上作數日盧仝也

留別蔣意臣

離韓侯釣臺僅百里泥泥茫茫絕無臨流之趣月起坐船頭又爲鼓柝聒耳令人煩懣忽生可惜此萬頃清光不在西湖在黃河也往昔過山陰聊毋一移舟郎換一世界精神鼓舞忘倦忘歸不意渡河來種種皆杜宇聲促人歸去北游意興已蕭索矣何物秦華竟阻我登眺之緣耶抑僕本泉石人長安酒樓不容此簪冠草屨者上繁華寂寞各有畛域當亦踰越不得耳有負招携諒恕膠固

報仲韶 三見 薛岡 千仞

承示險韻諸大作以瞿塘棧道布作平地非仁兄手筆不能也思句固不減思主人欲策蹇徑造華嶺守者爲開柴荆

寄贊下諸公　　瞿良相　儆軒

余仗諸人之力得放歸田間漱石枕流無所不適所最愜者公論耳公論一日不明余得亭一日神仙之福諸公愛我俱乞聽其自然萬勿以僥失之焉還之塞翁使其去福而就禍也

答桂鄉紳　　許直　若曾

前發于腰痛楚萬狀豈弟年時疵悅下板此挺然者不欲爲五斗所折故造物以此相成耶一朝三訊具仍至詣容少間趨謝不盡

致柴延喜兵憲　　劉宗周　念臺

時方多故所在蠢蠢淮揚當南北要害治兵一席特簡年臺意在消患未萌乎近聞大浸爲殃民其魚矣流離之輩不無嘯聚爲奸者非年臺風稜威望彈壓有素繼之以安集撫綏其能不爲泰晉縉從此勳勞懋著浸浸大川矣其事猶明聆教有日臨楮無任馳瞻

答魏知賜晴　　繆昌期　當時　二首

論仕途之險者動曰風波烏知其不風而波也若待風而後波則坦夷極矣何仕途之足畏哉弟今日之事風波耶抑不風之波耶旁觀自有定論然猶慮波及不波使陸地有風濤之厄諸君子其各愼之

答同年

彈指一別寒暑八更豈特滄桑陵谷楸枰屢換弟輩直從戟林劍鋒中騰躍而出留此殘喘老年翁首先被濯昇聞天聽從茲以後始有和之者知已一人何敢讓也以年翁崚嶒氣骨歷落肝腸循良之報未收浮湛之踪如故弟素饒熱腸兼懷彝秉但以杜鵑啼月無裨蜀帝精衛銜泥難實大河耳然敢不中心藏之

分俸遺友人　　李清　映碧

昔公孫脫粟見誚友人人謂友之薄予謂業沾微祿亦不得作措大相也弟不敢爲客但惟力是視薄贈知不能大有所資然惟故人視我之力耳

沈雲生生第五子　四兒　　陸雲龍　雨侯　四首

賢甥蘭玉盈前仰尊公得分甘擁抱作王右軍人倫大樂也茲復有首麟之喜始自眉哉五常已備八龍

可抑特作丹桂歌。以爲靈椿賀

、遜姻友

僕行年三十。乃有此兒。未知歟後爲豬爲龍。但得少遂老成弄孫之願耳。薄具湯餅以集周親。移玉。

、招親舊

歲月遷流。便已老大。鬢髮如戟。建豎何如。有捐擗痛耳。故稱慶哉。惟飭一卮以上老母。幸過而同之。

嫁女招客

隱之方賣犬資嫁。媿不能華几筵。然欲坦腹郎一覘

先民丰範。敬掃三徑以迎。

、賀友人生子　再見　趙時揖　聲伯　二首

聆足下育麟久矣。乃今始一努力耶。懷中綵筆。慶有傳人。幸多治湯餅。以博同人快聚。

賀生孫

足下年正富。即有弄孫之樂。屢聚螢窗。先欲遺貽厥者矣。青紫相攜。饋猶未自一看繃褓便可知也。聊呈康爵以致賀私

三見　陸敏樹　蓮勝　四首

求馬伯休

往過宅時。見竹色沾衣。迎風如嘯。樂之而未敢乞[illegible]割愛也。今聞宅歸滿營矣。乘兵士未入。敢丐數竿。補園中隙地。他時喬梓過我。如當撫愁迎舞。欵欵如逢故人。不則徒爲薪伐材耳。奚惜焉。

從友索園蔬

春雨粗足。菜甲怒生。貴園丁所漑。必異市中。以其鮮而潔也。藜藿之腸。可借宿飽。小摘以佐脫粟。何如。

從友索下酒物

客有遺弟酒者。不知弟之飲少亦醉也。無以侑之。更

易醉。肥蟹大蠔。所不敢希。水族山蔬。副清虛之府。可以稍緩顏唇耳。君共問之庖人。

借二十一史

今之名士。八比自豪。語古今若爰居鐘鼓。僕甚笑之。由秦漢暨宋元諸史。僕俱繙閱品騭。而未及其全做。從臺下干之。倘從此得以商推古今。縱橫論天下事。則臺下之賜也。

與友　三見　趙時揖　聲伯

向居富春山。春漲時。願從鄰人乞桴一乘。聊息三

十里。綠崖紫嶂。紅樹青林。如電光撥眼。快事無二。及茲鞋蘇歸。虎號雨急。足力憊極。不能支。苦事亦無二也。又見人從白洋泛小艇。回請一與浮海。是日風烈潮洶。倏悚中。恍有奇趣。及與謀而返。徒步艱辛苦趣更倍于前。昨年試學騎馬。與陳狐翁同游西谿。去時按轡徐行。未覺甚暢。歸來馬性怒作。騰躍而前。几墜者數。快則快矣。苦亦同之。自此遊興不敢再發。近見吾兄乘馬甚駿。故態復生。乞借我于平堤一試。苦樂聽焉。六轡既調。想無大患。若浮海乘桴之念。咋舌不敢復萌矣。

復周六符　　三兄　趙維寰　鈍叟

筆貫至。得兄手教。欲挈弟爲燕山遊。弟年來單騎長途。殊苦寂寞。得兄朝夕。雖執鞭所忻慕焉。但吾輩作此遊者。必左顧右盼。非腰纏滿志。未易登途。弟妄意兄之有是言。無是事也。別諭弟貧不能爲賈人曹丘。知兄諒我。

答槐　　李雯　舒章

巾履之錫。拜惠良深。冠雖欲彈。然欲步趨。足下其道

無由一笑。

與張百普　　張蔚然　維成

諸豚子幸附雖壇。不佞因得時闖鴻寶。祇能歎服。竟不知文東年伯祖。乃門下曾王父。姦四代通家矣。瞻泉芝之草。生有根源。孔子老聃。交非一世。何快如之。憶不佞丱角時。每得年伯祖遺文於襍簏中。詫爲異寶。但恨祇見其一斑。茲辱命。得藉此一窺全豹。固所願也。候痰喘稍可。便當捉筆

答張石宗　　伍瑞隆　國開

南安道上得觀濤揚。東海祠中。復聆玄屑。石宗興才端品。朱儀伯推重于前。龔華茂。閔裴卿歎賞于後。真一字不虛也。接來教。知有目疾。豈即疽毒所移乎。天生石宗。眼如簸箕。留看千古以上。千古以下。可無西河之慮也。其日誕辰。不得與九如之祝。曾憶赤松子受群仙拱賀。以一大斗一玉樹枝爲獻。今效群仙奉祝。幸無鄙棄之。

賀友遷居　　陸一瀞　宗百

良禽擇木。自古云然。矧在亂離之世乎。安土重遷之

豈惟是燕雀處堂豈止觸驚耳今見足下身予從
危愈令我輩自危醵金買酒奉詣新居非祗賀廈落
欲藉明鑒爲蓍龜一决趨避之策耳如其拒之是欲
獨善其身也足下豈其然

答　　失名

野性喜僻不樂城居自處人境以來筋骨衰于應酬
家産落于交際故决策居鄉蓋懶與各各居其半非
若狡兎先知預爲三窟計也縱鼎鼎不敢承且刻下
修雞塒尚在鳩工客來亦無坐處俟塌圖告成之
後彌屈高車見枉滿酌村醪當以牛背笛聲相侑耳

慰王倘哉　　陸雲龍雨侯

居今之世亦難矣無才見輕有才見嫉才之大者尤
射之的宜台臺之遷延不出也今且借遷延泥台臺
矣昔囚脫脫之豈今反難逐之哉顧離纖月儘可追
逐句曲殘芝足供採擷爲語高賜無煩作爲鼠嚇也

寄陳和仲

別來無幾聞此白眉陳氏失一難矣豈特足下頓冷
塤篪即余撫朱絃亦復誰賞知己斷矣不禁愴然輓

綿無從徑增怏結

北歸東親友乞聚

金臺舊游動輒經年欝欝舟居又經匝月言念平生
故舊迹遍山河今喜抵鴛松榆矣異地而思豈容交
臂而失但苦應酬未了不能遂作平原歡請以十日
之飲約爲竟日之談或可少舒欝結幸賜過臨

尺牘初徵十二卷目次

尺牘初徵卷之十二

湖上笠翁李漁笠鴻輯

是卷所載，皆宦途酬應之文及世情瑣屑之事。人韻客不無病其纖貌，但既已別類分門，不得不求其兼備，譬之藥籠中物，無一不宜有也。識者諒之。

公致陳學臺　失名

從來學宮俎豆之典，非特崇奬先賢，亦以風起後進。頃老公祖送周奉常入祠，傾城聚觀，有晞噓泣下者。

可見人心之同，然又有伍少參寧方先生，持身介特，秉性剛嚴，抗疏於前星未定之時，掛冠在稅監方張之日。一生出處，炳炳可觀。既賦歸來，閉門養重，公嘗有云：居官不狥情，居家不請託，可謂真士夫矣。此兩者，真吾輩之金科，尤末流之砥柱。惟公能言之，亦能賢之。眾醉獨醒，固自超然流俗之外；眾好必察，亦不奇人。雖壁之間，豈獨吳下之錚錚，實為人倫之表表。[illegible]墓木既拱，齒頰猶芬，而未沾明德之馨，猶俟蓋棺[illegible]論，揆之輿情，實為未愜。近來鄉賢陳乞紛紛，非[illegible]

於役者每切愼重文移詳覈勤經歲月若海內孝
[illegible]其仰與台臺所稔知如此公者似當照例參酌事
例免遣凡檄行學入祠以慰輿望不肖非敢言至此
亦惜斯民直道之公絕非鄉邦阿私之好伏惟采聽
臨楮主臣

答陳永嘉　　失名

同門諸君不肖甚才足下期足下以石渠而竟得一
令夫今豈薄哉念足下少年才子或輕視漸菅未免
以百里爲龐士元累耳又聞足下不能遠其鄉人鄉

人入境者趾相錯也此亦居官一忌令人祇有司爲
俗吏人之情無不慕雅惡俗而吏之俗勢實使然若
欲反俗爲雅立見敗事惟足下念之休寧令能詩好
客客爭附之比知自悔所損亦多不可不戒也

答袁明府

蒙諭南州君書僕雖久杜貴游於足下義不容閉戶
弟厥嗣近欲於制中遍娶孤姪氣焰灼人僕不惴以
次公勢位何常語語之且戲云昔齊人涕泣而女於
吳今吳人涕泣而女於齊吳中相傳爲笑遂成嫌隙

此自深所知也今若懊惱通昔恐反重爲足下累門
此君世路人也見僕遭遇若此即無嘆且易之矧[illegible]
昕我哉此言有一非真則鬼神實殛之惟高明矜原
幸甚

答李儀賓書

高皇帝三尺法明如日星凜若霜雪囑托有禁固義
賓與舉人所當共守者也惟足下不知法又不畏法
故不惟自囑托而又假人之名以囑托惟區區知法
又畏法故不惟自不敢囑托而又惡人假已之名以

囑托今足下既知過貴於能改不然不有人非將有
鬼責矣且足下自應在江右守貴郡主墳墓尚未挑
敗吾吳士風爲也

賀友登武科　　曹棫　次鷹

方今世故多端災祲疊見掃除似不在文墨足下拾
五寸管毅然掾丈二矛可稱卓識且文雄綉虎技擅
落雕自宜往輒摧鋒取巍科如拾芥豈彼力窮穿札
扶寸管以自多三石弧開覩一丁而不識者可同年
語哉祭征虜羊叔子今復見之何慮不乘時封[illegible]

答程儲道　鈕

此來運弁頗無良心隨路揶和非委之道路則借口弁收而或有揚其波者小灘充弁且直走郡下券言自口不依叱去之示敬新運必作正恐逐處稽查當有艮法耳拜命率復希亮不備

答洪

老公祖之蒞敝郡五邑無不受庇而寒門三世久戴孫草之天豈縈惠顧近川之同舟倘亦未忘數年前江漢之陳之鄒衙耶不揣以一姪一孫妥微成玉則既允之有造矣廼老奴不堪爲別家奴受患老公祖復廉而湔雪之則無一夫不被其澤又不止祖孫父子而已親疎貴賤無一不在骿幪恩重身輕報於何有惟儀圖繡平原以少旌銘刻他復何能稱塞乎哉

答夏鍾梅

弟性拙才疎年衰身病無歲不乞骸而天聽甚高今不以避賢去而以避地去君恩乎亦台庇也買舟南下與老年翁開口一笑便足千古矣先是潑弁狂走叫號弟叱去之亦不謂有爲之聽熒者弟知此弊與

年翁契於唾天耳惟是其漸之長恐不免卒爲淸議則可大憂也一詩災正不堪覆公家贇謗媿之媿之

與劉岡騎

足下刀圭之妙樂道者多僕與週旋尤爲忻仰想榜緋旗門冠裳被體亦已久矣一刺聊致傾諸未能破格表異所云半紙人情耳

與柴蓮生司城　張恩哲 邁達

三衢舟次得覲龍光提所聽以啓迷皆何異飲渴者以玄露贈妻子以錯刀況復飲郇廚拜璽貺乎戴德而南以二十四日受事芳規懿矩燦然在庭湛澤深仁翔于詹簷惟有歎服恪遵而已辟則雛鵝之拙得鳳窠居之雖毛羽不即五色當亦小異凡鳥矣台臺補袞鴻猷自應立晉頊間倘游刃之餘念及弁州父老子弟幸教誨時時及之俾得策駑厲蹇勉追後塵百世之感也諸不一一

謝章江諸同社　陸運昌 夢鶴 四首

不肖製錦非工操刀罔效六年于此罪狀萬端台臺好篤緇衣皆同昌歜齒芬頰及青盼屢加誼良厚矣

芳與章錦屏復賁寒將珠璣之色映人貂襜之贈莫
報頎已循分甲顏至今未敢釋也敬秉江離以申鄙
悰濟濟多賢未能遍謝惟逢人齒及之草勒不盡

復張忍卷

恭聞歸舟已定掛席有期傾向者同鄉聚首忘其夲
寂令門下行而不肯有無倡之嗟矣夫行者有贈而
門下反睨居者乎不敢不拜又不敢拜所登盛雅謹
載別楮惟門下原之

與錢梅谷　　失名

弟某樗庸駑鈍不堪世用幸逢聖朝器使之寬兼荷
明德滋培之久濫竽西鄙已愧僨轅誤及諒移彌懸
負乘循揣省分未審何以報國恩酬知遇也頃引疾
自裁未蒙允放謹于某月某日循例移梧受事矣惟
是兩粵重地原非譾劣所能勝邇因徵發驛騷加派
重困依山憑海之衷番每虓虓虎視斬木揭竿之徒
盜動見賜與甚至亂民一呼舉國如沸而綱紀蕩然
可憂更大矣翁臺純忠體國倚界籌邊倘不靳耳提
為區區指示俾惟某一人受益即五嶺百粵實嘉賴
之綠循故事先報代期種種積悰另容嗣候造禀不
敢具騈啓統乞台慈鑒原臨楮曷勝瞻企

鄭長樂士弘　　柴世基式穀

弟夏五抵當湖首蒞爽塏到處一般況味不似仁兄
高據琴堂瀟灑飛甘展擴悉如意也弟意寓境漸入
無事劇調為榮譬則繭正繅而易之絃正調而更之
於聲名則得於已於人俱無補也來教亦然非貫心
為政者不能具此確見握鉛槧輒妙忘此言廉令五
斗所餘幾何而分壽家君過腆赧汗在顏銘感在心

有三復隰桑之句而已

與張文學　　龔五謨華茂

艸木榮枯何關邑令每見諸兄篇什慚愧不可言賈
北部序不堪投剞劂也

與同年　　再見　陳汝璧立甫　三首

李本寧幸列屬下一代才士入明公金閨隊中李不
安于朝而在外多遇知己是可喜也

與陳靜臺

哀生來荷翰睨銘感曷勝哀生少而俊茂曾擲縣

搜輯之所不從心者，俟後衆而已。

與吳霞城

不佞歸除越，李盜聞高雅于陳公衡云。比至越，而明公之成法森如也，流風藹如也。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不佞有聊幸焉，乃武林王理君道明公事甚詳。大約以聽斷平反為主，而不屑屑摘發以徼直指公一日之知，故在越時不見有赫赫之名，而去之後，上下追思，如失慈母。不佞承明公之後，慕明公之德，而力不及遠甚，競競步焉趨焉之是謹，而未知究竟作何狀也。明公其有以教之。

復謝令君

再見　趙維寰　虎史

鄉飲事奉台命再及，隨督廪生某等再行徧訪，又更數日矣。頃來仍以之人報，大都人品清濁，必以類從。往年採訪者皆熟練世故之人，故隨取隨得，而今屬之獨行修士，宜乎其不相入也。讀欽降憲約，原有苟非其人，寧曠此典之語，不若照年原申其嚴，亦不失慎重大典之意。或台臺自有灼見，行學取結，弟自不難，惟命是從。

諭請賑諸生

諸士九之請賑者，盡託於海變，不知其中亦有差等。有家本食貧而被害尤劇者，非已而名東西兩路門。復聽其從實核報，業即具文中縣矣。若其他被害雖劇，而生計饒可自營，與生計雖窘而住居原不瀕海者，勢固難於偏及。諸士試度此等時勢，能有破格大賚否？苟非大賚而忍垢體垢面，終日號呼以希升斗錙銖之獲，古有寧死而不食嗟來者，獨非士乎？幸諸士各自為計，去食存信，正惟此日，勉之勉之。

與吳磊齋給諫　薛邦瑞　大年　二首

海上碧雲，時繫寤寐，因風悵想，莫寄遙心。年臺遵養蔚廬，孝履延吉，即今素麐馴于阡上，晧烏集於隴間，瑞應聿彰，行將祥琴一鼓，履舄星辰，仰慰聖明仄席也。弟蚊負經年，過愆日積，頃以曠職求去，雖未荷報允，然歸心已在濠梁魚樂之間矣。拂衣伊邇，趨對無從，去後瞻戀，惟于年臺是望，某惟有矢環盟草而已。

與范太濛

貴地有講師汰如及若行聞宗卓錫吳門，皆有伽藍

之奇□□極施未集往往香積生塵知台翁風因不□
幸以神通力一振起之

與王華亭　　　趙　春　併谷十首

闔齊家口幸完而凌陽且決貫治新橋等處復湧矣
郎今翁府尊必經之地乞命彼地少備夫役候之弟
不能及也敢告之下執事

與同寅

開水喋發東内覺且有決者矣乞年丈責成一吏寸
之在弟所轄者弟不敢辭也便郵率具不盡

又與王華亭

欲治無自同之策而借庇千年丈年丈曾無異視也
弟與數百萬黃白有賴手須雲天耳善後之策年丈
自有妙裁弟何能贊一辭肅此還謝不一

與蠡縣黃三衙

彈丸之地藉芘仁人君子災而不害况臺下當其勞
而共處其過乎即刻促成何異玄圭之告又仍經畫
之妙矣率占附謝乃臺下每用手板非共所能承也
嗣後幸以折柬相遺

與王華亭

勘堤之役卜以何日倘勤玉趾弟不前知又恐卻晉
衛桃丘之約耳顧力奉訊幸惠然命之

復王見洲

會獄受成于主者得與心知艮晤幸甚於卜明卜地
在年丈同楊鵬老主之弟有邀奉而已餘復不次

復宋先之年兄

邑分南北以致雁影差池恨無縮地法也秕政何足
為年丈胡盧然不敢辜剪拂至意輒附一摺博粲

復劉鶴宇

孫生卷領到乞為聲致遲報還宅即檢存也昜東過
抑已經告改今尚執之則非所望于知己矣

與楊鵬池

台臺以卓魯芳猷榮躋華秩蘭臺青瑣唯所簡而晉
之真大愉快哉惟是謭劣迂生託締金蘭而承昔沐
耳提面命為我指南實四載于茲矣今台臺鼓翼天
池緬懷舊好誰為我二天乎一芹不腆聊見縞紵小
詩二章書扇頭志別然聲慙巴里乞台臺終了以教

之懇領黯然諸不糊糠

復孫燈陽

試卷一經巨眼便可懸國門矣以此報成非于太尊感不獨在弟也勞神容陷謝

復劉三守　　王宗棟 石公七首

門下榮投不佞未及賀厦昨劉憲丈恭承折命實與門下共事一方座中與傷丈得一快偶而又為門下喜遇賢堂翁也適荷節既可任修職弟以疎節者偕此其何以堪敬附大紅與腳色過謙並繳上捧業占覆不盡

與孫燈陽

昨親感維鱗種不覺為之起舞菲物數種聊以抒弟傾向之意乞年丈分致之毋以鮮褻拒我幸甚

復王華亭

弟見桑弧之度不勝歲月如流之感豈得數馬齒于人前哉承念可任纂刻第種種腆覥則有萬不敢拜者敬藉手上謝

與周調元

臺下熬火欲燃橋門暫駐蓋自鄒報傳來而歐陽子矜心搖搖已在函丈之下矣況不佞非夙忻御李棟願識韓者哉茲因貴役印送之便率附蕪書聊當勤駕不敢為駢語恩頌典籤也伏冀恐然為任照若

與劉

承乏四年積愆萬狀向承卵翼幸獲免今茲是別移印非不佞所宜然因此避賢庶幾地方早領新公之惠豈以陳人復敢辛子矜父老于道乎乞台臺論止且恐無濟于事徒增一番跋涉也率此附謝并復

與汪生

張道臺有冊葉委不佞代題計非借重如椽未免辱命輒以急足奉懇此係送按君者恐不宜行草如翁丈前為史貢士體何如

與易州張兵尊

職遵老大人台命冊葉稀寫已完輒差役呈繳但不無詩同衆白字借塗鴉慚負降委不任刖越之恩耳

與清軍道　　卜夢吉 十首

晚生卜夢吉景仰之誠懷之久矣未由快覩乃今闕命幸將

重爵使受吉則步趨長者之後喜動顏色寧惟居士
若氏也哉紫氣西來清塵在望御李之意勃勃然與
往役俱馳矣不盡

與李緝溪司成

向荷摯綢每深銘刻況忠信不昭洞酌而肆筵特涵
公辱報李罰何驅車復急如是而不伏門九頓豈情
也哉唯是日者方抱隕珠之痛徵聞捲鋒之聲轍不
得停遂難全禮茲已從通濟登舟矣捉筆將謝且以
告罪不一

與王華亭

恭聞藥喜且視事矣弟蓋與鏇吾之民共忻躍也伏
念勞薪之命不能終戀槃土又違教暱未別而情乜
黯然不知年丈何以策之學院經臨弟自周旋夬不
敢為大國開斧命之辱也拜瀚教之辱

與李

不佞復家命旨即自顧不堪而幸藉提所為思而
兼之以慶也伏任當在月外諸役無所用之悉令還
聽驅使率勦附謝不盡

送友人邢試卷賓

聖世張彌天之巨網台丈植冲斗之崇標命卅奚疑
入彀可待故鹿鳴以昭盛事而鴻漸以介昌期此丈
夫稱為得意亦知己藉之分榮者也弟極具花儀聊
修故事仰賜俯存幸荷無極

與王太尊廣科額

職奉檄考校遺才據諸生群然陳乞謂商賜諭編戶
則二十城之細也而科名自來不乏乃今則纖然紫
甲矣夫貢額定於八文查劾剔郡邑每發大魁則議

增貢額蓋迎共鄉里之機加以作興之意鼓舞院易
造就實多故職此番收錄雖不敢大逾台限以滋市
恩之譏亦不敢拘泥往例以起尼才之嘆伏乞老大
人俯賜據充多為陶鑄將溝斷可列犧樽而明珠不
沉滄海甲職幸甚諸生幸甚

與居冲陽　楊鶴　修齡二首

貴宗長卿先生與弟石交有年矣以哭沈君典假道
貴治長卿高才淪落世所共嘆況有宗盟者乎阮家
於咨與鄰宗相見其情好之篤豈待旁人鼓[illegible]

與薛

向者辱在同舟伏荷梓情重承繾綣自兩浙得天福星移照而英摹距遠失其憑依矣雁緣宜候正切跂予而忽有石堰場候任大使張天澤者為不佞舊吏輙借為魚服聊致相思台臺倘惠念同曹則此屋上烏者其必蒙愛及之可無煩致囑耳臨風拂紙翹望神飛

與周龍侯

定興王光宇係敝同年定興予鄉張國聘則敝同年之的弼也倘[illegible]渭陽之情而弟誼切于友于之誼意欲居間于陳部尊懇為收錄而礙涉未同之詞台翁與部尊誼深函溶況言重鼎彝輙敢合辭以請倘辱俯俞豈惟敝同年感頌抑亦弟誼之光耳率爾輙瀆懇顏惶悚

與王霖宇東鹿

講上與父母喬遷州縣俱辱簡文公眾祀帳宜有同心翁丈為發一節欽外推轄而弟乞言于歐陽孫公可乎敢以懇之下情[illegible]幸即圖之

與袁　褚元忠

王文科脫選翁丈申府否若申則弟擬檄原詳庶不至兩處懸前件耳鄭簡之便輙此附訊伏祈批示以便遵從不盡

與王所夢

非易水並書清言麗然適也歸而塵級滿補矣梨園于既蒙俯容輙令奉謁音未必繞梁恐座客倦而思卧弟又不勝惶怍耳

復孫[illegible]

識輿坡芹[illegible]未而愈顯而切也幸相須用讀書人淘不虛耳謹謝

與倪小泉

舊以地方僻陋壘辱台愛不自覺其瑣瀆也屢煩工部又不止向所覥惠在口體之間而已于其還也敬奉額以謝

答馬

承教邊軍嗷嗷餉司藐藐亦以見士飽馬騰之難而燦然不能穿及齊稿矣閑之愧之

迎遠來客　失名

迢迢紫氣。爰自西來。燁燁德星。冇將入舍。旌旄知不遠矣。偶以事羈。不及作函關令。敢馳一介。往逆行李。[illegible]則躬執糞除之役。[illegible]儿下榻。以佽徐孺之臨

迎新任　失名

來從儿閣。惠我東閣。開望所孚。茲黔黎企。其不敢踰等自處。謹從騎竹童。群叔迎郊原。先馳一役。遠將忱悃。仰惟叱馭道廊。以慰雲霓之望。